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〇〇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二〇〇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沚亭删定文集二卷

〔清〕孫廷銓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七年慕天顔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沚亭文集二卷》提要

孫文定公集序

青州師尚父賜履之區也滄海環衛龜蒙亘蜒所稱泱泱大國之風者耶唐宋執政如文昭文正代多名賢我

世祖章皇帝膺圖受籙今

皇上凝命承統三十五年來帷幄絲綸弼贊啓沃者山左六君子而益都居其二焉大學士馮公與吾師孫文定公樞宇相

望後先標映如金水二星之麗
天或躔太陽之前或從太陽之
後璿璣玉衡占天咫者灼灼能
數之也文定公文章雄海内人
得之奉為土苴金硎再際風雲

歷清要司選曹正人君子仰如
斗杓凛然苦寒色正典試關中
訪求王端毅嘉謨懿行詢李崆
峒康對山王棍野諸先生之後
蒐討遺佚一縑片字不惜兼金

斯文未喪天之付公者匪渺小
矣及其佐地官補樞貳旋晉大
司馬再轉司農無一非軍國重
寄質明而出夜分而入條議章
奏灑灑千萬言固不讓長沙江

都之策朝夕
召對密陳口疏者尤多家人父子
莫得而知也
先帝眷公之深倚公之重簡入
政府所謂社稷臣者豈異人任

公顧執雖進易退之節屢疏請
告歸而燕游午橋盤桓晝錦海
内望公之再起謂安石不出如
蒼生何比其没也咸惜公未竟
其用而益想慕其文章經濟著

之簡編鑿鑿可副名實予得請
於公子孟君從事卒業亟彙輯
而付之梓人孟子曰誦其詩讀
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立身千載
而下尚論千載以前藏之名山

傳之其人吾黨之所有事也而
況予親炙之者乎蓋公秉泰嶽
黄河之精瀠洄磅礴其氣骨方
嚴姿賦魁傑故其文日光玉潔
與金天相晶映其胷中瀰淪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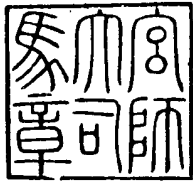
世無所不該故其文含英吐華
陸海畢備而要本於忠君愛國
綱常名教之大出其緒餘著春
秋分考歸厚錄若干卷儼然繼
尼山之絕筆存三代之直道推

而極之坡公刑賞忠厚之遺意也嗚呼顧不偉哉予自丙戌受知以後謁公於邸第雙藤倚門焚香讀書執手道故之下諄諄以事業相期許語予曰古之君

子能謀王體而斷國論者未嘗不原本於學漢唐以降腐儒倖子誤軍師負君父前車後轍相望而不知戒由其不學然也詩有之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

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任天下事者不可以不學吾其衰矣惟予勉之二十餘年服膺斯言有志而未之逮今余謬

叨
皇上不世之知遺大投艱才不副任鰓鰓焉有臨深履薄之恐讀公之遺文丹心汗青千秋彪炳摩挲卷帙燭影熒熒於簾几間

靈風肅然如聞告語昌禁涕洳之交頤也不忍不援筆而為之序因述生平知遇之詳公之愛人以德若此

旹

康熙歲次戊午端陽日關中門人慕天顔拜譔

沚亭文集上卷

目錄

沚亭刪定文集卷上

益都孫廷銓伯度氏纂

讓兵部尚書疏

吏部左侍郎臣孫廷銓謹

奏爲籲聞　新命攝分難堪謹據實控辭乞回
天聽以重中樞事臣本庸材十載之間忝竊佐銓叨蒙
恩不謂不奇受任不謂不重虛非其據久矣難安
乘有狗馬之疾兩目羞明常昏昏不辨每遇寒

暑作輟無時徒以假同未久未敢遽以病陳乃
忽于本月二十三日恭奉
上傳諭吏部中樞重任宜慎簡畀孫廷銓著陞兵部
尚書特諭臣不覺聞　命心驚神爽飛越竊念
臣自備員銓屬中歷常僕通政以逮佐計佐樞
大率竊位素餐因人碌碌退曾無一事之效進
曾無一得之陳考其前功荒疏如此况今三歷
川兵干戈未戢中樞之任繁重何等即有精贍

敏幹之才猶難勝任豈臣寡昧所能綜詳豈臣
脆薄所能擔負夫不自知其不才而妄受之是
自欺也旣自知其不才而姑任之是罔
上也臣自量甚明恐受任太過與其識短才窮
貽累於後孰與量能受職致慎於初以此中夜
徬徨不能成寐伏懇收回
成命另簡賢能俾臣蒲柳微容得安愚分仰中樞重
地亦不至以匪材貽誤封疆矣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公于甲午三月以戸部左侍郎蒙
恩歸省乙未四月赴
闕五月補兵部左侍郎八月轉吏部左侍郎十月
特簡兵部尚書丙申四月轉戸部尚書皆出于
先皇帝特達之知其居本兵者不及七閱月故中樞
方略未及施設而疏章亦無多也今不載

請責成督撫疏

戸部尚書臣孫廷銓謹
奏爲請責督撫以清釐之實效事臣部所司錢糧
解部者十無二三大勢皆係坐撥軍糈近因各
處呼餉孔急錢糧拖欠甚多以故叅罰不得不
嚴催督不得不力而論者或以爲積逋並徵叅
罰太密以致民困于敲朴官疲于降罰不得不
思爲變通之計或議分年帶徵或議引

赦蠲免或謂錢糧之叅處當以他效而議寛或謂降
革之嚴罰宜以責成而留任獨念及欠餉一節
不能復引輕罰則又議及撥實在除積欠置遠
省撥近協儘欠數抵存留顧除積欠是矣而錢
糧止有此數鈌額無項可還撥協于近省是矣
而近省所餘無多所協未必遂足以欠數抵存
留是矣而存留迭裁充餉實與起解不殊在言
者無非念民力之當寛人才之可惜耳而時値

餉絀兵飢可憂方大其在臣部勢必並濟兼籌
是欲槩從寬減則兵食至重恐有脫巾掉臂之
虞一意嚴追則迫切官民復有斃馬竭漁之患
所恃以清釐克救可佐司計之窮者惟督撫是
賴耳即以積欠一事言之有官欠役欠民欠之
殊類有能言之者矣但思錢糧出乎地丁乃今
日賦役止照萬曆初年是未嘗加重矣其各省
新舊荒亡數年以來業已一一除盡矣其節年
所報水旱災傷又無不照例蠲免矣不知何事
復致民欠之甚多也若民欠無多弊盡官役在
各督撫不過一番歲叅幾行催檄數語批駁歸
罪有司請
旨嚴處其事畢矣至於多方調劑事事講求使前此
之借冒何法而清後此之侵那何禁而止鮮有
確立章程直陳方略明白入
告一力擔承者也即民欠亦時有之要其在零星小

戶者猶少而在豪民富室蠹役紳衿者頗多彼
其力能操有司之短長而不肖有司又有慾無
剛明明受其貽累而不敢發此所以往往繁州
大縣積歲相沿有必不能免議之有司有必不
肯完糧之花戶又不盡官之不賢吏之不肖也
臣請
敕下各該督撫嚴查官役之欠必窮其根因悉其情
狀有積弊相仍必重創之有利害輕重宜相權
者則折衷而行之有廉幹有司以綜核招怨為
人借端中傷者則多方為之護持有上官額外
之征求以致有司那借無還者則力行禁絕而
以身為之倡有部議言官之所未及發而實關
錢糧利弊之大計者則鑿鑿指陳直言而勿隱
因地因時因人因法詳議方略不時奏
聞以此救弊而弊不清興利而利不溥未之有也至
民欠果多不過擇其豪猾大戶習慣成風者時

時摘叅一二人依法嚴處以儆其餘則零星小
戶未有不爭輸恐後者也伏乞
睿鑒採擇施行

請查墾荒疏

戶部尚書臣孫廷銓謹

奏爲各省除荒甚多報墾無幾請
勑嚴查以裕　國賦事竊惟天下本富在土田其餘
稅雜征旣無多贏又非生財大道不足賴也臣
於順治十年待罪計曹此時一歲所入正雜錢
糧計得一千五百餘萬而出數亦稱是未嘗告
乏及茲再入計曹而一歲入數漲至二千萬乃

尚不敷出爲數甚多是曾不三四年間入數已
增至四五百萬而出數之增又不止此也要此
四五百萬又非正賦錢糧大抵皆搜括裁扣之
所得夫恃搜括裁扣以爲
國計已非長策况至今日又已搜無可搜裁無可
裁耶無已還當於本富圖之查順治元年以來
南北諸省除荒之數計地不下二百萬頃計銀
五百五十萬有奇而河南爲甚數年以來中更

興屯改屯總之報墾無多夫古人成邑成聚不過一二年今此各省戢兵臥鼓多者十年少者七八年豈尚難爲生聚耶即以臣鄉山東言之除荒大勢多在西三府而往昔所經大道之旁一望皆黃茅白土近一兩年再經其地頗多開熟村烟相接鷄犬相聞該撫藩司開荒甚多將次入告豈他省獨無之耶臣又聞之道路之口皆云河南

一省額外熟地頗多如其果爾不知從前除荒未確抑或年來以次漸開大抵河南自十三年以前歲有河決工築之費里甲貼派較多其苦實甚他省即令熟地果有羸餘亦不必深究隱漏以示寬恤臣請

勅下該撫按自十四年爲始一力清釐通行所屬査報開墾如仍前不報然後多設方略履畝均丈果有清出額外熟田即以隱漏治罪其在州縣奉行亦不得聽憑豪右勾通里役積書蠧甲均派致小戶懸增賠累而豪猾依舊隱熟其餘各省亦依此意悉行均丈使地畝一清盡力開墾其開多報早者立行敘錄如此則地闢糧增

國賦漸裕較之搜括裁扣補苴目前相去萬萬矣

臣愚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按明末河南地畝入藩產者十分之七在民間者所餘無幾當日在王家其賦役多寡已難考究而鼎革荒廢冊版圖散失爲數益復難清大幸中州額外田土不啻什伯通國皆知茲當進兵滇黔司農仰屋朝議有加賦之說茲欲發此事者故不得已而作是言也

請更定考成疏

戸部尚書加一級臣孫廷銓謹

奏爲請更定考成之法以垂可久事竊惟州縣徵收歲額錢糧一年之內不論一官數官止作十分以計完欠考成此舊例也止緣十三年江督歲叅疏內將各官接管分數不論多寡又復各作十分合而計之遂至一縣止有十分之錢糧開欠反有數十分以後遂以爲例行之經年叅

欠日以益多降革日以益衆而拖欠如故缺餉轉多叅罰宜雲紛紛見告議者以爲分數密則降革多降革多則更代頻更代頻則耽延久耽延久則弊孔滋弊孔滋則頭緒亂是以求速而反遲求完而反欠職此故耳臣再思之臣部考成款項不下二十條每項各有十分頭緒已自繁難今一項頓至數十分未免滋擾且一年之內不惟官有印署欠同處異截算難均即一官任內整年零日一例十分亦覺未甚畫一况其任淺者或未及一月或未經旬日以一歲十分之數計之則其任內應徵錢糧止計毫釐即令全欠亦止欠毫釐耳而以各作十分之法論之則所欠之毫釐遂當作爲十分夫毫釐之與十分其處分相去亦太懸矣近見各督撫歲叅文册到部以分數太多案牘加繁糾紛錯雜查算難周至於部覆每

題寛限至再至三尚難清結葢因分外立分其數展轉無定頭緒既繁造報易淆又復往返道途耽遲時日是考成雖嚴寔益少而累多也夫法嚴則立法平則行法簡則遁法繁則亂不嚴之弊官民玩愒財用不充此臣等司計者之責也過嚴之弊一意督責使官民無所措手足而究反至于廢事此亦臣等司計者之責也臣愚以爲不如仍復舊例合作十分在有司易於奉行在

督撫易於查叅在臣部易於磨算可以免輕重
不均之歎可以省往來駁造之擾且舊例處分
亦已不為不嚴期于持之得平行之可久不可
不察也臣愚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讓太子太保疏

戶部尚書加一級臣孫廷銓謹
奏為微臣驚聞　寵命揣分難堪叩乞
天恩辭免宮銜以安愚分事臣於今月初八日閱邸
抄伏蒙
恩命加臣太子太保調吏部尚書不覺聞
命心驚自顧處非其據念臣忝竊
國恩榮逾十載歷管樞計碌碌無奇常懷過量之憂

已非止足之分統均何地又可躐登冗復宮保
重銜　隆恩洊至自惟菲陋愈益驚惶竊惟職
業者人臣所可自勉而處之不顧其後則必有
覆餗之虞名器者朝廷所以勸勞而施之或逾
其涯則不免負乘之恥嘗攷歷朝官制其太子
官僚無常職而稱清要者例由太子賓客以漸
至太子三少又由太子三少以漸至太子三太
此數官者品秩雖有不同要皆青宮坐論之官

非如六曹百職各有司存可與之計量品級皆
同則並授者也分位既高曠恩難冀官不必備
要在得人故為人臣者或有顯績可嘉或有成
勞積考則以是授之即其在所宜然亦必漸進
有序未有無勞無績無故超加者也夫使無勞
無績之人可以濫被則彼有勞有績者又將何
以待之況無故濫叨已為不可今又驟跨三少
躐陟崇階設官之意既未即安揣分之情恐難

自昧伏冀
睿慈斟酌典文循由舊制慎惜名器以待有功容臣
辭免太子太保仍以尚書職銜赴吏部辦事雖
量材授職已屬逾涯庶幾竊位冒官少逭重戾
矣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請正人心公疏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臣孫廷銓等謹
奏為孝弟關　王治之大悖德非　盛世之宜謹
據事駁參以正人心以維風化事竊惟古先哲
后興道致治之大端莫不以扶綱常正人心為
亟務蓋以綱常為德教之本人心乃風俗之原
所謂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固不越乎此也恭惟
皇上御極以來懋學力行光昭孝治孜孜靡已以臣

等下愚之情仰惟　至意固將謂化行自上風
示臣民俾其觀感興行共臻唐虞三代之治甚
盛心也不謂澆風未息薄俗相仍尚有如今日
所見聞者前京官甄別之後有科道糾拾之舉
所劾詞臣非同生家門惡蹟援其胞弟朝生為
證臣等竊議以為弟訐兄私有傷風化然尚謂
言者偶據所聞未必其弟之甘心面訐而手授
之也繼又見操撫參疏有棄逃賢揭兄成賢一

事則幽私隱醜半屬閨門有行路之人所羞道
者而詬闢骨肉侈口横陳居然出于詩書黌序
之中乃始歎人心之薄風俗之敝誠不可不爲
之立其防也夫父子相隱孔子以爲直在其中
攘羊非美俗也隱惡非公義也獨其爲親者諱
則聖人于此有恕詞焉者夫固謂所傷者小所
全者大也如述賢之事固未必所揭之悉誣即
使果不誣矣而不孝之子不令之臣不友之兄

不恭之弟一門聚慝動衆駭聞要而論之均不
可以處
堯舜之世爲　堯舜之民也或謂大奸巇昧不有親
者攻之不足爲惡人之炯戒似乎如述賢所爲
當亦功令所不禁者則是證父攘羊以爲直而
柳下惠司馬牛有惡兄而不發其罪後世不得
稱聖賢也夫聖人立教常爲世道人心之防使
述賢而無此揭即綱漏吞舟遺奸之慮所失不
過一人今述賢而有此揭使又從而效之禍發
同氣敗壞彝倫所慮乃關萬世權其輕重自有
攸分即
盛朝亦何樂有若兄若弟無良相怨之人瀆亂維新
之治也耶諸如此者臣等謂宜竝
勅所司平情嚴鞫若有虛誣加等反坐即其不誣如
成賢一輩者固當盡法以著貪淫之戒如述賢
一輩者亦當薄懲以張名教之維先儒有言爲

人臣者必使臣爲人子者必使子稱此而言於
以振衰俗扶雅化非細故也臣等職在統均皆
與有人心風化之責見此詭異未容緘默不言
伏乞
天嚴垂察天下幸甚

請寬有司考成疏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臣孫廷銓謹

奏為遵

諭陳言第一款有司考成煩碎地方積弊難返請稍議寬減以漸圖振救事從來 國家政治得失其議發于部院臺諫展轉相承以至乎民間其作而行之者則州縣有司而已顧議者常不知任者之難議者但言之成理不難操持一切以

督責羣吏初不顧其力之所可及勢之所能行文法科條之所齟齬得失利弊之所倚伏無怪乎今日之有司法網徒繁廉能絕少甚且投繯自刎之接踵相尋也臣愚以為欲責有司之効當稍寬其力欲盡有司之才當稍恤其艱每見淳朴州縣訟簡糧完即庸才治之無不歷轉至如蘇松等處繁劇州縣有自明季二十餘年未陞一官及

本朝十七年來亦復如是者豈其官此地者偏皆貪濁不肖曾無一人焉中才平流可以徼幸無罪免全而去者耶固以人情險難錢糧拖欠積弊已成雖有善者莫可誰何也即其次或不至此然亦有積資累薦歷俸十年或七八年勢若可全而偶以一眚甚微前功盡棄究竟詿誤而去人見 功令之煩地方之累如此其不可為也是其選授之初即已頹然自廢無復望陞之心

其不肖者或益為貪肆取適目前即其賢者亦才屈力窮喟焉興歎袖手待廢而已如是則是以地方成敗人才而不以人才轉移地方也夫治篤疾者以漸蘇之正傾屋者以漸扶之至于用人圖治何獨不然臣謂自今州縣有司宜以三載考績為定據無論在任多年但以一考無過者即得陞遷其餘所歷年分雖有參罰未銷不礙陞轉如是則地方雖難當必有竭蹶黽勉

以庶幾一考者是亦挽回扶救之有其漸也再如前官欠糧後官帶徵前官逸賊後官代緝稍一違限皆有嚴罰雖其職分宜然究竟罪非己作今乃罰則同科而功無一錄何以服勞吏之心恤代佃之欺耶況今日有司如修城捐賑不過微勞皆有敘錄果能一歲之欠帶徵全完一案之逃代緝全獲較之於彼更爲實績且前之人專辦而不足後之人兼濟而有餘此其才力

必有過人者請
勅諭撫按特爲題敘准作正薦一次庶功罪明而人
心思奮矣伏乞
睿鑒施行

請興屯政疏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臣孫廷銓謹
奏爲遵
諭陳言第二款請詳求養兵之法以蘇民困以培
國本事竊觀古帝王混一區夏之後無歲不捐租薄賦與民休息故其時百姓和樂國運靈長良以其湛恩滋澤入人者深也今
皇上威加四海尺土一民悉遵　王路正當輕徭薄

賦愛養休息之時也而按時審勢似有所深願而未遑者則以兵食至重府無餘藏不能不需之於民耳然以目前計之一歲之賦曾不敷一歲之餉況後此者民力日疲而有限兵食日增而未窮吏何以給之以
皇上神略開天佐命之臣老成尚在不於此時計其通久尚何待耶考明初有軍屯之制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及其有事調發方措給行糧兵

休事已旋卽停給歲費不過數百萬自此而外
則皆天府之藏也亦安得不左藏充溢紅朽相
因坐享殷富之利耶
皇上親政以來廷議亦及兵屯矣及經部覆事下督
撫往往以外議掎阻輒寢不行不過以兵力無
多調征分防之外固無閒力可耕耳今四方大
定征調用稀至于分防之說尤非將略所宜蓋
古人有言山有猛虎藜藿不採言其威神在已

無遠弗震也若必畫地分土尺寸而守之將卻
而無威兵分而愈弱人將易之何變之足防也
臣謂宜
勅下各督撫鎮道凡有零兵散布皆宜收還本營以
時訓練汛地有事則星馳電發捲甲而趨之雖
遠必赴卽有小醜妄肆當必有震于先聲而不
敢動者兵力不分然後徐令講求屯政於其屯
營近處或有荒田可墾或因明季舊屯作何方

略可以有成悉心實力確議具題該部卽措給
牛種俾其刻日興事俟二三年後籽粒收熟軍
食可賴則此一鎮錢糧卽可永停不撥然後再
將其已試之效徧發諸處照例舉行而其首事
著績之官亦應破格優敘夫古人一言悟主尚
可爵拜通侯似此兵食大計若果有人能爲
國家興萬年之利著先事之勳此其爲效當不在
攻城略地開疆展土之下卽酬以封侯世賞誰

曰不宜而其以次修舉者亦優敘世廕之如此
則前事可師施行有漸卽不能一時盡收其利
但使一二先有成勞卽歲減司農數十萬之金
錢　國計可以日盈民力亦可漸息此聖子神
孫萬世之計也

諫罷南巡九卿衙門公疏

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臣孫廷銓等謹
奏爲乞罷南巡以全至計以重本圖事昨七月二
十九日臣等於　協和門恭奉
諭旨備知　法駕將有　南巡江表之行又計及地
方勞費錢糧務在節儲扈從並從減省無慮不
周無微不燭臣等恢聽之餘切念君逸臣勞古
之義也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也臣等糜祿有

年分猷無効留不能施微勞抒一得爲
國除賊顧獨焦勞
君父不自暇逸計安天下而爲此行臣等義宜荷戈
前驅同仇共憤夫復何辭獨有䌫䌫過計者一
隅未靖其事小　朝廷者四方之望　君身者
萬化之原其計大今大兵已發逆寇殄滅可期
即令釜底遊魂漏網宵遁止宜出師　命將計
日掃除考古創業之君亦有親履行間不辭勞
瘁者矣然必其時大勢未定強敵尚存非親行
督率不足以鼓將帥之氣寒敵人之心若夫大
業已成強敵已殲即間有餘孽跳梁不過偏師
小隊折箠而箠之未有以萬乘之尊輒爲微孽
小醜而動者也今
皇上既以節愛爲心所過之處自無勞費之虞然以
臣等妄計之　大駕既出若扈從威儀太從減
損則不足以肅觀瞻嚴警衛若仍須張皇六師

備陳羽騎則舟車之需輸輓之煩將有不期勞
而已勞不期費而必費者恐亦不少也況江海
之間風濤險越兼之水土未便霧露不時上之
繫
皇太后惓惓顧愛之心下之懸億萬臣民　京師根
本之慮其與一隅未靖孰重孰輕不可不察也
臣等伏望
皇上居重馭輕特罷此行但遣謀略大臣審察形勢

條議方略不時馳奏
皇上但從容指授不越樽俎而定之狂氛自除人心
自定何必輟萬幾之繁遠臨江海之地哉臣等
區區愚慮伏望
睿鑒採擇焉

請復歷補學道疏

吏部尚書臣孫廷銓謹
奏爲請復學臣歷補之例以便久行事竊按學道
一官考之前代原無考補之典及查
本朝經制自順治元年以來內而各部郎中外而方
面各道皆得按其俸薦歷補此缺載在缺冊甚
明也自四年以後以坊刻淆雜文體不正始議
考補學道以釐正之此法初行仰係內閣會同

吏禮二部考試亦原無吏禮二部自行會考之
例逮行之既久不無滯礙者人才文望遂地而
有今止取考于部屬豈在外府道等官同係科
甲遂無一人知文者耶一也部屬考送之例每
一學道缺出禮部咨送兩人戶兵刑工每部各
送一人然而各部屬員有限屢考屢取除該部
管事出差之外常苦乏員咨送既未必皆齊參
參數員考補多缺豈遂遽得真才二也考學道

原以正文體今

盛朝文教翔洽士風丕變其蕪雜舊習久已還返清

明凡循沓按科而計之其至今日應爲司道之

人皆是文體釐正之後甲第所收之士豈其始

進之文旣已必正而後取之今又慮其不正而

更須考之三也文習旣已返正衡文者不患其

不明止患其不公而不公之弊乃大于不明今

于其始授慮其不明而考之是矣至於不公則

安從而考之是遺其大而止務其細四也臣愚

以爲凡考試各官出于

宸斷者皆經

神明睿照鑒其外而並得其內觀其文而遂盡其人

取舍之間原有

至鑒故考試足重也今學道一官旣奉有

特旨罷其

欽試卽內閣諸臣亦不與其事矣若獨臣等吏禮二

部會同考之以臣等拘拘之識尋行數墨所見

不出于尺幅之外其與他端何足以知之不如

一切停其考試仍照初年舊例於科甲各官中

內而部郎外而府道按其俸薦遂時遇缺陞補

似直捷而易行久遠而不弊更可以絕揣摩抑

奔競也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勑部議覆施行

條議監司陞轉疏

吏部尚書臣孫廷銓謹

奏爲司道出缺太頻以致陞遷太驟尚且懸缺太多請稍寬成例以通銓法之窮以責久任之效事竊惟司道等官大者控制千里小亦表帥郡邑任至重也職任太重則易置不得太輕乃近日循例遷序僕僕更調上自藩臬下及副僉自非有叅罰事故多者到任一年少者纔兩三月

鮮有不易者人見其轉移靡定時日無多居是官者率皆苟且爲心賢愚同槩官方亂而治效不臻未必不由乎此也試原其故則更調之速乃緣出缺之頻出缺之頻乃緣叅罰之密查臣部十六年一歲間監司等官以降革去任者凡四十有一員及至查俸序陞悉索三年之知府與夫二年之部郎盡數塡補尚餘不敷巡道二十餘缺曠日遲久塡補無人臣部力求變通乃以二年之知府半年之部郎題明通融陞補僅乃塡完今幾何時節次陞遷之餘又懸十餘缺矣夫部屬官員通俸二年而轉監司不可謂不速化矣尚覺乏人如此顧安從得斗量車載不可勝用之人以備方面之選乎且其懸缺悉係巡道亦有由然查司道止分守巡不得兼銜坐缺臣部近奉屢

旨遵行及詳查直省司道員數而守道止有七十餘

員巡道乃至一百三十餘員此項來兼銜陞轉不得不爲通融調劑之緣由也今以巡轉守數尚可企以守轉巡何由得足臣愚以爲法例者出于

上而可通人才者求之下而有盡與其屢叅屢補接管者無殊于前人何如久任不移詿誤者徐觀其後效請繼今以往凡司道等官除

大計處分及特究貪酷提問應行離任外其餘一

切事情俱令戴罪供職如有成勞歷薦准其開復則出缺不苦于太頻矣同知升轉僉事雖近例未行而載在品級考甚明請繼今以往查同知科甲出身俸滿有薦者得與在內部郎一體升轉僉事則填補不患乎乏人矣此皆因銓法之窮稍思變通難拘成例伏乞
勅下臣部詳議具覆施行

條議委署官員疏

吏部尚書臣孫廷銓謹
奏爲委署功過宜分陞遷不應一例請申明核實之法以收用人之効事竊惟
國家命官期得實効至于地方初造破格用人恐借端僥倖者多非久任責成無以綜核功罪查歷年以來川湖廣西雲貴地方委用官員屢經
題　請實授在臣部題　准事例止因邊地初

開一時乏人料理故但據其開列職名即與
題補實授及各官一經實授即應與資陞部選之官一體序俸陞遷乃至于甫受方面歷俸未經數月輒得遷轉內地者雖資序勢有適然而事理淆屬未當蓋委署之官原非應得止爲邊地需人既已破格用之若遇內地有缺遽又循例陞之是在此官止爲借徑而在邊地依舊乏人官既倖得于前効又無徵于後其于地人相

需之初議亦大不符矣臣請自今以後凡邊地
委署官員題 請實授者臣部量加署職字樣
俟其歷俸二年之後果有闢地增糧安民靖盜
實蹟可觀者該督撫據實 題明臣部方與題
准實授一體序俸陞遷若署職二年之內不
稱職者即行 題叅不准實授未幾已轉內地
者俟其扺俸應陞之日仍以邊方缺出陞補庶
邊地收用人之効而官方絕僥倖之端矣如臣

言可採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請舉大禮疏

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臣孫廷銓等謹
奏為請舉
尊號大典以慰輿情事臣等伏覩
皇上御極以來道洽神人昭明百度一切典文細大
兼舉其最重者如
祖
宗列聖入 廟與思 顯號徽稱煌煌備至凡屬臣

民莫不歡欣踴躍覩大禮之有成矣至如
慈寧
坤寧及 宮闈之中應加典禮尚未舉行或者 至
孝情文久在擬議尚煩
睿思裁定有非外庭所得知第中外之情有怵惕而
未敢安者以謂
皇上大孝統天推 恩錫類其在臣下即一命之榮
已無不光邀 綸綍施及所親是羣下悉沐

新仁獨
至尊尚邇嘉禮此臣庶微情所爲躊躇懷想而日夜
以幾者也伏望
皇上亟敕該部詳議典禮剋期舉行以荅臣民之望
臣等不勝至願伏惟
睿裁省覽施行臣等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再求歸省疏

吏部尚書臣孫廷銓謹
奏爲援例懇 恩給假省親事伏惟
皇上初登大寶諄諄以孝治爲先凡屬臣子咸知被
服雅化惻然動罔極之思伏念臣有父母皆已
年逾七旬屬又善病臣父有瘡生於齦齶飲食
日減久而未痊臣母病入膏肓不時發作即痛
貫心脅號呼徹天積有歲年毀瘠骨立醫藥所
不能愈針砭所不能療每有家信及臣必縷縷
紛紛訴說病苦十言九淚盼臣一見如在目前
靜言思之令人悲動數年來臣每懷歸省輒以
辦事年限未足雖中情迫切未敢上 聞屢作
家書多方解慰謬指歸期又自展日延月動復
經年恐遽告以無期觸其悲慟疾病轉加也明
知誑語之非且復慰情爲亟不意今者來信頻
聞說病轉劇臣即木石爲類中夜難復自安查

臣部定例在京各官辦事六年者准與給假省親臣自順治十二年五月補授兵部侍郎歷至今日已及六載伏懇
天恩鑒微臣之苦情
敕下臣部查照省親定例准其給假暫歸但得臣父臣母之積病見臣而少寬微臣之積私見父母而少慰其感戴 洪慈誓竭犬馬世世生生未足云報矣

代某御史草條陳六事疏

請推廣德化以釀太平至治事臣聞帝王御世之大權不過德威二端所謂德者禮樂教化是也其道猶天之有春夏以生育長養為事者也所謂威者甲兵刑罰是也其道猶天之有秋冬以虔劉肅殺為務者也蓋四時具而後歲功成二氣協而後王道備其用雖有不同要之天道歸於好生王道歸于成物而已故太和之氣于是乎成熙皡之理于是乎登甚彰彰也其或生成之效事有適違則必其四時之氣有偏勝而道有偏廢也
皇上以威定天下而又勤勤乎思以德綏之宜乎天下之治比屋可封比隆陶唐之世而或不盡然者則意者禁奸止暴之意多而勸善廸德之務尚未曉然共白于天下也臣謹謬竭愚慮開列六條曰舉孝義以興行曰重師儒以廣化曰獎

廉善以育德曰旌節烈以勸忠曰崇恬退以礪
下曰明禮讓以安上皆本　今日已行之事而
推廣言之各具另疏敷明其意以便　省覽非
敢期效于目前或可收功于異日亦移風易俗
久安長治之一助也伏惟
天心垂察俯賜採擇焉
第一條
請舉孝義以興行事竊觀帝王致治以教孝爲

先蓋天道人倫之極致而忠臣義士所從出也
今
皇上特隆孝治著在　令甲共巡方復　命亦已令
其歲歲旌表照例施行然其間未聞有至性獨
行著聞于朝流及天下者則有司奉行不力文
具之設未足動衆也臣請于常例遵行外
皇上特渙綸音並令廷臣及在外撫按博行采訪無
論官紳士庶果有孝行顯著鄉里共推遠近流
聞兼復學問該洽動有方略可爲世儀者即開
列實蹟連名保舉再
勅下該部勘詳拔其尤者一二人官紳則增其祿秩
士庶則破格簡拔其有累世同居闔門雍睦急
公好義化行里閭樂道安貧不願仕者亦如往
代旌表義門之例　賜特勅褒嘉以風示天下
使若求之即得則國人物寔足流光史籍即
使求之而未必即得天下從此亦曉然于

興朝孝治之意不吝爵級寔求之而不獲非置之
而不講當必有爭自濯磨敦門內之行以畱
待異日之旌者其于移孝作忠未必無小補也
第二條
請重師儒以廣化事竊惟廣文一官勢處微末
而古人甚重之者以庠序學校之官爲興賢育
士之本誠得人以教士則名公鉅卿時時興起
其間所云師道立而善人多不可不汲汲也故

明初盛時甚重學官之選故耆儒輩出凡文章
大業如校書纂史典試分房皆得預聞禮待既
優才品亦著甚盛事也其後稍益輕微以致儒
風不振司教等官止為老儒腐生銷歸之地日
就途窮苟祿為幸求其振拔矯厲風節自敦以
興起士類者蓋絕響至今矣今
皇上歲舉賓興求士如此其亟也然而師道未立則
多士不興多士不興而賓興歲舉則是所舉不

副所求名應而實不應也臣愚以為欲求真才
先廣教化欲廣教化先重師儒按今在外教職
例得陞補國學今又添設翰林院待詔孔目等
官亦取諸此與斯選者非不榮重也要皆積日
計俸得之即兼及薦錄亦皆空文無事實者也
臣請
勑下提學各官晉心諮訪其教職之中不分甲乙明
經果有敦修行誼裨益名教兼以博學宏文羽
翼經傳著有成書可為典要及教訓有方多士
式化者即開具實行并所著述轉達撫按特疏
薦舉到部勘詳不謬俸滿之日方得陞補前項
京官再照明初舊例得與編纂之任果其試之
而稱職不妨量才敘遷不限以官其雖有文望
而體製輕薄修飾詞賦徒釣浮名無關行義者
不在此舉如是則上以實求下不得不以實應
師儒道重則碩儒立興于以培養士氣教育英

才為國家收作人之效者將必由此矣

第三條

請獎廉善以育德事周禮以六計弊吏而廉善
為稱首廉能顧次之蓋其視撫字之吏重于催
科所謂善政得民財不如善教之得民心也漢
詔亦曰悃愊無華之吏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謂
其惠養元元為國家惜元氣慮至深遠也
本朝定鼎以來兵興未已軍需煩多以故歲征輸

之令重欠糧之罰誠非得已顧牧民之吏遂莫不汲汲然以此爲專務惟恐一挂叅罰卽有他端之善將累前途于是乎愛百姓之念不如其惜功名而勤撫字之心不敵其畏罪辜以此救時似足集事以此垂後非所以爲名也彼漢廷之爵恭卓茂獨何人哉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稍破成格叅州縣之官有寛和愛民賢良表著者一二人略其錢糧叅罰特與遷擢

計天下之大有司之衆拔一二人未必遂至弛歲叅之禁恣逋欠之弊而垂之天下後世使咸知　興朝之初其重循吏如此其愛養百姓如此未嘗專以催科爲課吏首務于以夌跨前代垂憲後王德甚盛也

第四條

請旌節烈以勸忠事帝王取天下于人而又爲之旌其死事之臣者以爲眞主之典本乎天授非人力所能爭且天下之善一也故不以抗新朝爲罪而以死故主爲忠不以生反側爲疑而以旌節義爲急蓋旌彼之臣所以激此之士表前之義所以勵後之忠誠有深意也宋藝祖取天下於周而贈其拒命之韓通明太祖取金陵於元而葬其守死之福壽考其時則明之爲明尚在友諒士誠之未下宋之爲宋尚在南唐蜀漢之未賓也乃自此以往天下卒無有能抗二

帝之典者以激發忠義有以大服乎天下之心也今

皇上表忠揚烈前聖同符其於故明甲申殉難諸臣范景文倪元璐輩既已表章之崇祀之矣獨江南既下之後尚有一二明臣執節守義以身徇國者尚未嘉獎此豈惡之而不旌或以爲天下未平其事固有待也今

皇圖久定僭亂已消固宜有善必彰無幽不闡伏乞

敕下該部於前項明臣詳加採訪列名上　聞俾得
與倪范諸人一例褒嘉郎傳之史冊不特遠邁
宋明卽周武王之封墓表閭不是過矣

第五條

請崇恬退以勵下事古帝王旣開功名之門以
奔走天下士而又必以禮進退之所以養天下
士大夫之廉恥而正其趨也夫人必有廉恥而
後有學問有事功亦必知進退而後有廉恥若

舍此而言才言能則其人品可知也伏見近年
以來部院諸大臣鮮能以禮引退者前京官有
斟別之舉如禮部侍郎李奭棠以疾罷去先經
自請而未得工部尙書劉昌引年致仕　恩禮
甚榮而奉　諭自陳之先可以得請而不請是
二者人皆惜之或謂
皇上念諸臣經事之久旣不忍其遽去在臣下何敢
遽辭然臣觀古昔主　相愛當必全始全終若
浮沉戀位過稍數生不知省改則小者以罪廢
大者以法死亦大負　主上愛臣之初心矣且
易進難退者下士之行也貪位持祿者庸臣之
態也設令其陰懷貪位之計而陽託戀闕之忠
其爲大臣也難矣
皇上本期其戀闕之忠而或適遂其貪位之計則所
得於大臣之效抑又微矣臣愚以爲養士大夫
之廉恥當自進退大臣始凡其有父母之喪及

引年養病體勘得實者謂宜許其引退若果才
猷可念　恩眷未衰不妨逾時再行起用不至
流爲茍且戀位之風自餘小臣庶士瞻望下風
以相感發庶幾廉恥之道明而學問事功從此
皆得實用矣

第六條

爲明禮讓以安上事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故朝廷非禮不尊鄉黨非禮不睦推之以辨明

品秩敬戒官聯使尊卑大小皆知遵　朝廷之
制而不敢踰越卽所以尊　朝廷也
皇上御極以來孜孜齊民以禮如官民服物有辨文
武相見有儀亦旣著爲　令甲屢
旨飭行矣頋沿習之久積弊猶存或上官而謾罵僚
屬士紳而不讓公府庶民而僭品官之衣帶下
僚而褻侍從之威儀古人之檢身也取于自約
而今率託於自大古人之接物也取于相讓而

今率出於相凌甚非所以安上下定民志也伏
乞
皇上敕下所司斟酌舊章再加詳定其內外大小衙
門除章服已有定制外諸如接見之儀文移之
式稱謂之正凡前　令所未詳者皆須徵據典
文辨白名分確立章程務使卑者不得上陵高
者亦不得下慢如其率意肆行僭侈非分不待
上陵者明爲厲禁卽下慢者亦詳立嚴罰庶大

小有別官民有等俾中外臣民人人遵　朝廷
之制而　朝廷益尊矣

秦關發策五問

問上之好尚下之風俗古昔君道休明淳風汾穆忠質文道若循環而皆不失爲至治果其風會然與抑有以轉移輔養不盡信之適然也悯俗之論謂風會流極其趨日下昔賢非之夫既曰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又曰王者有更制之名無改道之實此其說將安所取衷與

本朝自舊邦新命立政簡嚴俗黜浮靡民無游惰最號易治也乃自

御夏以來訓廸孜孜於今三年矣宜四方之被之若偃草然而傷殘未必即起暴亂未必即戢智詐未必即黜其故何與夫不知其治視其俗不知其國視其民謂其爲治化之成也今欲化民成俗敬循三統以爲治其道安倣顧與諸士慮之

問天下之治安在民民之治安在吏親民莫如守令則守令者天下治亂之原也漢史稱循良吏惟孝宣時爲最盛豈適萃其時抑存乎上之作之也唐宋來或疏督守而書屏或令朝臣出爲州郡未嘗不示寵重何循良不多槩見耶前史所傳廉平善治幾同威鳳祥麟而明季之亂民流盜起議者以爲守令致之其信然與今

皇靈赫濯版圖式廓百姓安集慶更生矣猶虞蕭蕭哀鴻傷於政虎計所以安慰瘡痍之惟良守令最急而良吏可坐致與釐剔弊而作新闓爲

國家求久安長治之效將由何道哉諸生自田間來嘗必有味甘棠歌萇楚者幸言所見將釆風焉

問盛世齊民以禮其次以刑記曰禮者體也刑者例也禮以防德刑以防淫豈聖人治禮之意卽治刑之意與樂順此生刑反此作抑刑不惟與禮配又將與樂合與聖人制刑通五倫貫萬端意甚深遠也三代以上條目不可槩見而秋官大司寇審獄之法五聽三刺及赦宥之文詳哉言之民生其間熙熙然後世法令滋彰打網日甚豈其今古殊情將由禮

教之衰令民振振有辭與今
皇上篤意欽恤
頒定律書一代章程昭然懋著矣然議者又以謂治不在法而在用法之人兼得法外之意夫堯舜降典折民惟明克允今其法雖不可見而意可見能中其說雖謂好生至今存可也

問則壤定賦經國首務三代取民勿過什一尚矣漢至三十稅一而國用足何歟唐租庸調之法猶爲官授民田至楊炎改爲兩稅古法盡亡士大夫譏之然至今所行炎之兩稅也豈不宜於古而顧宜於今歟上征無藝民力告竭勢若焚膏
皇清蠲除三餉救民湯火近復詳定賦法務在寬民以前代全書爲準議者猶謂此其中季之額

而非其初年之額推原始事歸於洗滌其槩可得言歟下以經野上以體國周禮一書理財居半鹽筴鼓鑄皆以佐賦之乏而田賦本也諸士其籌之勿曰問錢穀則不對

問大度之主必稱善任合賢智忠佞而皆有以盡其才彼御之之方豈果務在不測與夫天地至遠也而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志同君臣至辨也而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地之交以氣今不言氣而言志固亦志在而氣從矣抑君臣之衷與天地之志同歟異歟君臣之和晏大夫嘗辨言之公孫弘嘗推言之顧君之和在治其亢此一難也臣之和在治其同又一難也從來開創著代必際君臣之盛未有不虛己以求其臣者故泰五以柔中為主而二以剛中應之以謂人臣有治泰之才者也故爻辭備焉亦可推究其旨與天道不遠人事可徵諸生覃心天人之際久矣幸暢言之

擬上諭兵部將欽定修練儲備四事刊書頒布直省文武等官務共圖實遵依限報竣昭朝廷保民至意羣臣謝表 崇禎十三年

庚辰會試

伏以王猷式固因未雨而定民星聖慮克宣布巽風以咨卿月佩球刀之大訓金石為辭借雲漢之餘章河山壯氣百僚共肅萬國以寧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建一人於民上君天下者曰天王渺萬處於幾先勞聖心者稱聖治維垣賡於周雅式懷德之為寧共咨動於虞廷共俾予而作治一人不忘國卹百爾敢怠民瘼春秋城緣陵而必書事關保乂王朝會牧野而作誓教在止齊三年蓄乃九年餘何愁飽食之飈去一器成且二器具可使磨劒以橫行在太平而必防況小腆之未靖若乃晏圖逸豫誰念經營蕩蕩巖城難蔭咸陽之漆洋洋小駟偏還韓原之泥粟已盡於雒倉式同碩鼠銅高峙於秦關安用

長人思古之王於今是賴茲維伏遇[illegible]在宥函三清寧時一廿盤學道時勤恭默之思衛室求言不盡吁咈之意隆尊親於古典仁孝夙成升文武以大猷張弛畢備夫何鯨鯢之未掃以致鴻雁之靡寧爰納樞臣之謀畢篤下民之問乃勤播告益厪綢繆謂宜壯百雉於雲觀無論中七之一小九之一揮萬軍如風雨使之投石者三超乘者三采芑可乎采薇可乎勿生庚癸之怨敵于惟爾鍛汝惟爾當如甲戌

之師猶恐密慮托於空文成書癈爲故紙乃嚴欽命式布弘文一言以勵庶明尺書而走萬里使憑城者依以爲守人人有祭征魯儒將之風戰野者因以成師一一備趙營平老成之慮臣等志銳請纓技窮投筆賊平何日空懷報國之心臣罪安辭莫效寧民之計秦寇深矣當匹馬以無還晉國和乎宜群臣之共憤敢不尊訏謨爲定命洊辰告於遠猷臨睿覽而知天地之心則七萃王卒桓桓非彪以非虎飽牛酒而

望軍中之氣則六屬犀甲曄曄如墨以如荼伏願聖度恢弘神武不殺因四裔以爲守先維宗子之城積衆志以成師不借南陽之甲太倉紅粟藏諸井竈之間武庫青霜寄之衽席之上則寅清貞於百度揳揄射而蟄尾風清光華弘於一人軫翼明而攙槍宵落矣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聖人順萬事而無情論

聖人之養心也不治動而治靜其應感也不從物而從心動而後制制者不靜所以爲制者又不靜也從其未動而治之自起自止而其度不傷故不絕動也而已無弗靜矣物至而量之逐物非心也求爲離物又無所得覩心也因其來而順應之猶移茅靡而未始出吾宗故不必過乎物也而已無弗適乎心矣何則人生而靜者性也感物而動者情也作而致之者

才也形而上者道也今引才歸情引情歸道定性無餘事矣而大賢猶難之此知不動之爲靜而不知動之有不動也明道喻定性於橫渠而曰聖人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情者欲也君子之所愼也乃易曰爻彖以情言吉凶以情遷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夫偶僞爲言則情者誠也君子之所求也天地以之而況於人乎凡人內無所守攻者四至其心之起有物杀之焱發風生往不知鄉來不知舍視聽皆賊也聰明皆僞也則禮樂皆纆也形神俱敝智者羨起而矯之曰寧爲腹不爲目也目上天耳下淵也一謂枯柳一謂馬蹄一謂木葉幹殼萬物龍從而我封戎曰如是可謂能忘情矣乃昔者黃帝憂世不治焦然奸黯亦獨何哉吾謂言情宜考其邪正無間於動靜苟得其正矣謂情而可忘而不可忘不得其正謂情而不可忘而可忘聖人曰吾不忘而不攖其害忘之而不遏其用則蓄道以待物者是矣踔然道猶金石一調不更

事猶琴瑟每絃改調情者內景也事者外景也而以其情容與扈冶波瀾曲折於事之中內不失已外不傷物惟聖人能夫聖人亦人情也今使無端而歌無端而哭無端而歌哭橫生此必狂人過墟墓而不悲闘笙簧而不樂此必愚人白刃交前而抑揄不已鐘鼓晏衎而涕泣沾衾也此必回惑失志之人而已狂之情躁故不感而生愚之情伏故感而不生惑之情亂故淆於所感恒人無一焉而卒不逮聖人者以喜

怒哀樂發皆中節之和也夫事縣於後而情設於前
雖有明智必有往而不合之處事變於前而情滯於
後雖云正感必有偏而不舉之憂故天事持盈地事
上功王事定傾陽積大夏陰積大冬聖人順之以合
德合明山爲積德川爲積刑聖人順之以著始觀成
鬼神治幽禮樂治明聖人順之以爲天下正順事之
情非任也不順非能忘也聖人任之也而有似乎忘
之者正焉耳正不可以苟合故始之以惟幾惟深正

不可以屢遷故終之以何思何慮若夫聖人之情則
亦有之鼖鼓軒舞鳴絃在戶淸虛日來愉愉孔懷聖
人喜也而在牀在旁迷陽生蠱聖人無之故一人喜
萬人歡天下不以爲泰進厥虓虎如雷如霆小用析
惕大用甲兵聖人怒也而投袂奮劒屨及窒皇聖人
無之故一人怒萬人肅天下不以爲懟牂羊在牧飛
鴻未集繁霜零雨憂心孔疚聖人哀也而鍾楓心疾
登山揮淚聖人無之故一人哀萬人恤天下不以爲
傷鼓瑟承筐盈缶載酒執法在前監史在後聖人樂
也而垂髫扶輿駟鐵從狩聖人無之故一人樂萬人
康天下不以爲淫此無他節故也和故也不節則繁
繁則亂治亂莫如止故樹一義曰思不出其位止也
又樹一義曰擬議以成變化抑何其不遽止與不和
則鬱鬱則潰守潰莫如開故發一解曰懲忿窒慾開
也又發一解曰艮其背不獲其身抑安所用開與是
以聖人既知不動之爲靜又知動之有不動也不動

之爲靜柰何碎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員
曲直不能逃也動之有不動柰何辟雰鳥之麗空也
卷舒自如而于太虛初未有點也故無智而任數不
若委蛇以觀化雕琢而見異不若委心而任運此亦
用情之大較矣聖人之教善言情者莫如詩善用情
者莫如春秋好色不淫怨誹不亂善善欲長惡惡欲
短是亦多情何傷於治孔子居業以憤樂而及其憫
俗又復以憂患未嘗暫忘而門人以謂毋意毋必毋

罔毋我此如光耀之間於無有誰能病之曲學失旨標崇虛無用智不精數逆其害因欲忘我忘我不得見欲而遯因欲離物夫無也者即妙萬物而爲言抑安所恃以爲開物成務之矩乎至持之無故滅之益起老莊之學流爲申韓其勢使然無惑乎其以仁義爲道德之賊也故君子主靜

朱藤賦

官曹右廂有藤蜿然昔文定吳公手植於此歷玆百有餘年喪亂弘多衆芳顚頓此藤壯紆連綣晩而彌茂宰士廳除復得一焉宛轉益古雖委抽不齊而異陰同秀省中僚友每於退食婆娑其下傷哲人之已萎感斯木之後雕言於懷遂作斯賦

朝隮山林之畏佳兮羣木散而難名乘羲陽以濩澤

兮紛蕪薈其衆榮夫何朱藤之蜿蜿兮獨托根於玆庭爾其引疎蔓抽華葉寫頳鱗鼓玄鬣寒鐵規圓靑瑱矩折經盤礎而屢廻夌喬松而上接其屈而徐征也似幽履之抱道而伏其施而善麗也如素士之宗義而協於是乎結羃衡宇浮景春陰朱曦旦爽碧露宵沈綺疏臥影苔徑垂霙搆丰茸而自巧纈密麗而難尋日過庭而隔照風吹壁而散陰簾櫳晩翠樹接寒音若夫綠蕚初苞紫英乍吐葳蕤四照縹纓萬縷

淨若舒霞紕猶纂組感帷幌兮近人羅檐扃兮當戶
香冉冉而度墀花霏霏其欲雨於斯時也爰有五紵
素絲兩絇赤舄躋彼公堂澄此列辟百僚既正從容
退食遵石甃之逶迤迴蘿院之乍闢牽纏葉兮入門
蒹繁條以蕭槭髾餘梢於幌巾零遺香乎岸幘欣虛
宇之清吹相與解帶乎其側乃巾筦簟乃御圖籍紫
雲委於丹階菲英綴其研席聯森綠之承橑惜餘京
之在石指曹郎而示之謂吏人其不可摘乎

趵突泉仙跡記

濟南池館之勝有趵突泉者水湧若輪渟泓數畝節
宇虛敞遊觀者萃焉崇禎庚午秋一日道士晨起忽
有醉墨淋漓大字數行在呂公閣側壁間憑虛縱書
高出泉池之上殆非人跡所及俄頃之間官民赴集
徘徊賞歎讀其詩曰大仙何處黃鶴舞來鵲橋通白
雪樓勝地自逢人作主好風飄桂我驚秋千層松菊
山山月十里芰荷葉葉舟舊迹幾行雲海渺湧輪亭

上望悠悠純陽題墨迹奇放又在空中相與諦觀良
是仙迹遂趣香茗羅拜而去既有知其事者乃諸生
出闗後夜飲泉亭秋凉有月醉後發狂一人立於水
中一人踏於臂上濡紙書之道士先眠未之見耳天
下異聞奇事得無多類是耶

偶至桃花山寺記

癸卯六月七日還自
孝陵將達於薊州車塵塞途驕陽在背欲息無所遙見山木蒼然梵刹隱見同遊指而色喜乃尋徑透迤而上萬木矗矗起於谷底仄徑劣步漸躡樹杪而行輒以其盤之高爲谷之深就進則林茂其上泉出其下延瞰則泉落其上林森其下旣到寺崖壁削洗藤蘿蒙密泉流磵戸松影在庭泉響於石則樹與之行

石瀨於林則泉與之止𡹁蟬吟鳥逼林晴徙皆聒聒不能去客之來此者莫不改視易慮翕習曠瀁不自知其忘疲也坦園先生曰山遊難可預期即期之必且不果至惟目遇即從意到即往當不乏勝情佳遇耳或乃覿面失之雖相贈語將不見信可若何乎曰雖其不信泉石有靈我實私之自盟可也雖然曷志之坦園冰壺及銓乃各成詩二首

遊盤山千像寺記

遊盤山者陟其東麓有寺曰千像阻九華峰而居前則大壑臨之古佑唐寺也初上二三里漸入松石森森礚礚蒼我心目稍進石澗之水隔樹遠聞側瀨淒清半嶺而下其過人遠落者松樹漸稠不知聲在何處尚沓沓未已過此盤折而行乍上乍下足前却之目左右之身俯仰之森森礚礚百狀於前仰視聳若樓觀下視空谷寂歷林下若有人居視之則屋察之

則石凡不可以上不可以足之地松石輒益爭之寺緣峻坂而升旁逼中深粗具威儀寺僧之闢地而居者磴道四懸茶煙磬響出於蒼崖翠壁之上牽引徐進輒歷磙於巨石若驚若伏若引若拒立者跂跂攢者錯錯墜者慄慄抗者稜稜時時有藤幕之松覆之客至此者好猿升鵠立拊其背而下窺或枕藉之遙相語也其曰搖動石者兩石相戴大於車輪試單臂徐引則左右動搖若多人共牽則不復得試刻日驗

之其動則影爲之移不動則刓如故此又何理也按彼佛氏之說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豈其動者固是心匪石耶若是則影曷移豈其見移者亦是心非眼耶抑藁問動說留於意根將不動而動不移而移又皆是耳非心耶莊生有云同我異我誰使正之此不可以儒理測明矣

李繪先五龍山圖題辭

繪先學士謁歸上黨卜築五龍山中久臥忘起及來京邑乃作此圖用識遂初之意我友馮易齋曰此其人類有道者其卜居也山徑蒼深喬松萬顆考槃在澗喪亂不侵類可樂者夫吾人一近榮祿趣舍頓殊即有青山可以寄傲精舍可以讀書將憖置之不復措意者可勝道哉若夫身在巖廊志存丘壑而澹于慮矣未必不乘於事跡於俗矣未必無累於心馳情

結想空托寤言如繪先之圖雖寄趣有殊亦遭時之異也余曰雖然天下事迹則難定亦可意求勢則易乘亦可趣涉彼夫過屠門而大嚼亦各有其趣然若取其道而反用之則火宅爲之生凉塵勞爲之易慮凝視聽於空堂之上而波濤生於屋壁松風起於坐隅皆是道也即君之冶水與顏山之敞廬圖而存之豈遠遠遜於此山之下哉又數日繪先持以示余按其泉石雲樹諸可樂者悉於是乎在即卜築主人亦

若招招相待於松雲秋水之間可提杖從之而一至者是繪先之樂未始非余之樂也獨憶易齋向者之云心焉繫之恒有物存又若遺之不盡遣者其故何也茲將返而歸之遂繫之以詞　誰畫蕭蕭上黨山白雲層樹晚峰閒何時一洗紅塵耳吹入松濤萬壑間

選唐人絕句題辭

是集得唐人五言絕句詩凡二百餘首七言絕句詩凡四百餘首皆採之於宋洪邁萬首集中分爲定別二卷大約唐人絕句皆取以被之聲歌而實不盡愜必欲擇其風雅近古可資長言吟歎宣情導滯者乃得之今所集錄率本此意若再益以風格遒邁流連不絕斯上乘矣然景盧遇壽皇之世以舊宰領郡提舉宮觀君臣契洽迥絕恒度及奉詔命收書又賜賚

甚優今觀其書紕繆頗甚一四唐詩人前後畧無甄敘風氣易觀二巷談小說優俳雜唱並以入集非所以裒對王上三一詩前後迭出東塗西抹莫辨主人而壽皇當時賞其博洽優其賜賚至乃因緣求請遂乞御書題其軒堂何所遇之多幸也是集偶就原本鈔集益二十得一其有原本未載或一過偶遺者又於于鱗選中採廿餘首聊復附綴之故遂無詮次若夫眠食閒暇憒悴之餘聊一把卷臨除松下吟諷庶

亦足以宣情導滯用消長日云爾

康熙庚戌夏四月沚亭灌長書甄雅堂

頫山雜記手稿題辭

曩作此藁遂已栽木非敢以擬作者秖以危病頻年喜得復延視息譬如小兒學語雖則撟舌未成音調但得之無作響於心便已快然兒輩不爲匿醜原藁竟付裝潢於今忽復五稔病痾相尋婆娑老矣並此鄙拙可復得哉炳燭之明孰若朝曦小子識之

康熙庚戌六月伏日灌長氏重書

舊本聖教序題辭

東觀餘論云文皇製此序懷仁集右軍書累年方就與右軍遺帖纖微克肖近世翰林侍書多學此碑了無高韻目為院體故今士大夫玩此者少然學之不至者自俗耳其碑中字未甞俗也斯言可為篤論

辛丑夏六月書於息壤之居

重修玉皇宮碑

顏山之坡舊有玉清宮以奉

天帝而俯仰眺聽之美具焉其上則蒼巒翠巘捲雲烟而朝暮也其前則虹梁漁浦溯洄瀰而上下也其左右則女環山郭人家春樹倒夕陽而隱見也儒者之論曰今夫天玄漠無名而獨為萬物始彼聖人者乾乾奉若慮其有無怳惚不可為象也乃始以帝名之書曰欽若昊天詩曰皇矣上帝崇之至也夫繇亍

氣廣大也故稱昊焉不可階而升也故稱上焉究則所謂理氣道化而已無他神異也若復有人焉服氣煉形必假於人為然後可以騎日月遊太清而為洳穆之宰如道籙所云者不亦誣乎吾又安知昔之人主所為太乙仙壇玉清昭應竭天下之力以事神宮者非多欲之為而況於環堵數畝之宮不越草莽即自謂窮極土木又烏足以集鸞鶴朝絳節而謂上帝之陟降或在斯耶雖然無名者道也有為者教也王

度所不及而神道陰翊之又教外之教也彼夫百姓之能攘攘多故無所忌而輕為不善惟不知有天耳若知有天而昭事之則愚夫婦之委土而祀與榭作聖人之泰壇而饗其事異其義均也頃者顏山諸勝悉已就理獨此宮尚在荒榛別駕葉君以謀於衆已有其端而未果者民趙再哲者忼慨好義願輸貲力以為衆先鄉里信之因石於山而人樂就求材於谷而人樂施既而償酒漿輸陶瓦者錯於途効畚鍤程

土物者塞於庭再哲夙夜在公凡所營度頗有意緒於是乎棟宇加隆臺觀加崇門庭加闢未幾新宮巍然而獨者之勝畢集是其經始也衆議皆難之矣今舉之神且速若此者是則帝之在人心與道之在天下不言而同符無為而自至者也嗟乎是宮之托於勝地也舊矣自宋大觀以來士大夫起而新之者衆矣獨泰定間一成於王福胡溪今再成於趙再哲皆一夫之力也而其功用遂與諸大夫侔斯益信強力集事存乎其人而孳孳為善者其亦不可以畏難而自阻也

故明太子太保戶部尚書白陽畢公墓碑

往年余以侍郎佐計時　王師方下楚蜀煩於征調余以職司憂之每咨議朝列間兵部尚書張公秉貞曰公卿有兵戶部畢公可規隨也又何訪焉昔余嘗以曹郎事公久其端廉精力有夏忠靖郭湯陰所不及惜遭木造處橫流而曾不得比烈也非其不幸哉後二十年余罷政里居通州知州畢君際有公仲子也以墓碑請余以不詳公事辭畢君曰公得無以前

代事不錄耶恭惟我
世祖皇帝躬秉大誼褒揚忠節以順治九年　特詔錄甲申死事諸臣范景文倪元璐等立祠京師贈謚有差於以策勵臣勞不遺異代恩至盛也先君子忠於所事勞於其官視死事諸臣無後先公何疑焉余乃受其狀而次之公諱自嚴字白陽淄川人曾祖恪祖忠臣皆不仕父木有名諸生間皆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以公貴也公年二十舉於鄉又四

年中萬曆壬辰進士授松江府推官陞刑部主事丁光祿公艱服除補舊職改工部歷都水郎中簡淮徐參議丁太夫人艱服除補冀寧晉副使分守河東引疾去官再舉卓異起參政備兵臨洮以按察使調榆林加右布政使內陞太僕卿以僉都御史防海天津轉戶部侍郎督津餉尋省津撫兼領之加右都御史移南京掌院轉南戶部尚書再引疾罷崇禎初起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在位五年致仕卒贈少保公為

推官年最少有能名扼於僉人不得與考選僅以部郎擢移公不以介意也既居方面遂督薛三才疏請與俱而晉撫留之力公以副使引疾者蓋難於去就也其在臨洮榆林皆以威信行邊郡而却贖鍰以實倉粟核撫賞之濫額數千金尤其卓卓者也時萬曆之末百度咸弛廷臣以門戶相傾軋巧宦者皆托與援規速化公獨淡泊自如常曰擇官而仕非人臣所敢出也吾盡吾職而已以故歷方面者十三年不得

名泰昌新政稍勤乃有太僕之命是時我
太祖龍興遼海已奄有盛京進逼西河中朝震恐以
天津咽喉犄角地設海防巡撫即以委公公拜命疾
行衆心以定而建牙之初部曲草創公請調浙直水
兵而造戰艦部議不從再請募二萬人以成軍需五
十萬又不從僅許馬價甲仗四萬兩而三部互諉不
即給公曲計補苴置鎮海前後奇兵四營親都試於
直沽諸口而葺故墩臺以傳海上烽軍聲以振公至

日水師舊伍僅二千及晉餉部則合行營兵得二萬
一千人馬千疋戰艦甲仗火攻具稱是蓋受事纔歲
餘而所費縣官七萬而已山東之平徐鴻儒也公簡
師會討至德州而妖黨于志弘起武邑行營將董世
賢還軍殲之賊平而保撫之兵始至旣破鄒縣妖賊
悉平而手擒鴻儒者實公行營將來燕禧也諸鎮撫
皆受上賞公僅晉右都不言功也初津門之設鎮也
一侍郎督餉侍郎遷去。代之居二年乃兼餉撫自

公始時　天兵再取廣寧邊守僅山海一綫開軍需
米豆歲百二十萬草六百萬爲關運而別將駐師皮
島歲需二十萬爲鮮運皆倚辦於公旣海道期程不
可常而鮮運道尤險惡米豆或截漕或召買必預集
河干伺便發而運價領於戶部不時給芻草則輕浮
不可以舟皆僦買邊縣價重則妨國價輕蠹食則病
民愆期則病軍議者齟齬不一公獨權衡精當每流
涕上書以爭之歲甲子關門呼餉島帥亦告急公以

便宜截漕粟十萬濟之廷議莫能難也在事四年權
宜撙節所省累億萬而餘銀且五萬米豆二萬餘其
精覈如此旣位尚書司南計有請歸楚賦疏格於部
議再以漕折呼籲乃得請南中賴之其疏略曰國用
方匱而借南濟北顧不至厲南可也天啓四年南倉
臣委曲圖全實借解南糧之始其時倉粟尚多石直
六錢以六錢給北軍則不足給南軍則有餘故以吳
越之漕折二十二萬解南京而以江西之南糧三十

七萬改北運今南庾僅支一年而復以吳越漕折盡
起北解轉眼告罄數萬饑軍圜視而起其禍尚忍言
哉公之辨析利害持正昌言皆此類也會魏璫欲賣
南京草場公持不可先是公之在津鎮也璫逮廢弁
公不爲發及地震陳言以愼內批節恩澤惜人才罷
內操四事請已亟忤客魏矣至是再三阻之慮攖其
害乃引疾歸時莊烈帝在信邸久以名德知公崇禎
改元乃詔起公入掌國計按明初九邊止有官軍無

主客名其餉有屯政有鹽引有近邊民運而戶部之
太倉不與焉自客軍設而客餉增及邊商本色改而
屯政盡壞乃發太倉銀以贍邊曰年例萬曆以前僅
四十六萬至是三百八十萬而關鮮客薊通津新餉
又五百萬矣其太倉庫銀萬曆初積至一千二百萬
後四方用兵耗費略盡及客魏盜帑藏以結邊帥群
小蠹窟其中而累朝之積掃地無餘天啓六年尚得
十一萬有奇比公受事不滿三萬自是左支右絀歲

入不敷出者三百萬於是加田賦增鹽課減官吏生
徒優免祿食一切之政不能復罷人主焦然時中夜
召公問計公曰國用不足冗冒多而吏奬滋也惟核
汰一法可以下九邊督鎭詰問士馬之數酌戰守以
爲厚薄而改通倉輕賚以歸京倉稽汰西邊撫賞歲
省數十萬香蠟芻豆舊以京商採買隸中官公改官
買又省十二三而京商無抑配破家之患一日召對
平臺首問公及兵尚書天下兵餉數兵尚書惘然不

能對公爲奏某某地兵幾何最悉乃自陳所司餉額
某某新舊幾何今已發未發各幾何一代軍實粲如
指掌百僚聳聽皆嘆服不可及會軍興旁午中旨日
夜嘗數十下公立奏成手中一二中機宜朝右倚以
安危焉前天啓中尚書郭允厚請預徵明年遼餉三
之一至是復遣京卿守催歷徵舊餉十之五公疏曰
軍興孔亟不得已而催舊餉實於本年完京邊之五
非索於本年之外亦非全徵大糧之五也遼餉畝加

九釐預徵僅科此項若概徵大擡三分則民病矣請列其目頒天下横征者罪之時四方饑旱羣盜蜂起供億煩難咨怨不可止然而公之意亦足白於天下矣故事朝審錄囚吏部尚書定案壬申歲特名公主之蓋異數也時東林浙黨搆既久即所稱中立者亦別樹氣類爲一部日窺伺爭勝負國計邊防一不問於是人主益孤無倚思欲復委中涓張彝憲者一日來總戶工二部踞上座掣公肘時摭細微激帝怒公

引罪而已先是溫體仁訐錢謙益黨事帝名羣臣切責不已公慨然曰臣知籌國計盡職守耳不知黨爲何事蓋公立朝一以公義爲可否獄立冰凝無所附麗諸公皆心知其賢以不已助莫爲推援也體仁既入閣專事文深內求人主微指與俱上下時軍需益亟更嚴考成法即循吏以尤異進者核不及額不與也於是吏部之考選並關戶部而體仁所欲進退者每授意公公不應乞骸骨奏上溫旨慰留再三上乃

留中不出最後累疏上辭益切帝度公不可留頗望蓋公持國計六年所凡京邊出納酌劑盈絀權衡不失錙銖先是諸軍脫巾無虛歲而終公在位無聞者故帝不可一日無公而公實病日增劇於是君臣交難而鄭友玄之事起友玄者新授御史也與體仁異體仁患之乃摘其前令青浦闕金花額臨考補解爲欺謾而公核考成不即發爲黨狗帝怒逮友玄而下公於理南北九卿監寺科道前後九十餘人連章

論救不已得放歸尋以籌餉功予原官致仕銀幣嘉賚焉崇禎戊寅公考終於里壽七十撫臣以聞得贈廕葬祭如故事公生平無所嗜好得專一思慮於軍國計案牘旁午神理豁如執簡御繁應機立斷所歷卿貳皆劇職錢穀浩瀚緒散絲棼皆手自會計老吏退立而已奏議一百三十六卷文集編類書又三百卷張尚書又言公每視事畢人吏退散獨扃戶取會計籍日遴除之納夾帶中次出吏籍羣書凡有裨時

政者手錄竟日以爲常此立言之所以富也初公既以微罪去其繼公者心計不如操履又異徒悠游養虛好用浮薄口給之人或以書生奏記一言而合輒引拔要職得領大農金錢督糧市馬譸張紛挐迄無成效以至於亡天下於是乃思公矣配胡氏累封一品夫人三子際壯際有際孚俱廕官未仕而通州君以文學吏治世其家舊史氏曰並烈之世求治太急嘗厲法禁用伺察以起媮竊平臺便殿召對無時未

謂不精勤也然其長僞者徒以大言敗事而文巧者又用苛察以中人主之意即一二老成黃髮之臣勤其官守著有勞績將以圖實效計久遠而卒以苛責疑形困頓扼塞以去如畢公者豈非遇而不遇者與銘曰公序鹽筴利安可盡神明昔賢荼法之論上下兩等去泰去甚計可經常唯中等近黥估騰口願先輸鏹聞者色喜若饑得糧使者亟請余不謂臧力紬情見公私俱傷類便伺急暨我紀綱用絕新議以守舊章其後公生亦掌　國計論說芬繁鹽筴實最先輸而訟致煩廷議羣公見逼瞑目攘臂某惟守舊得公遺意質之先民庶幾無罪作爲銘詞以示來世

沚亭文集下卷

目錄

泚亭删定文集卷下

益都孫廷銓伯度氏纂

陝西鄉試錄序

皇清宅夏三載歲維丙戌秋宗貢士俊乂彙征亦既允之崇之及其鋒而驟進用之甚盛典也撰臣進曰肆茲疆啓南服待澤日益又禮樂將興器大則麗衆精多則用弘朅惜此稜車怒馬不一求多於丘園也

皇上曰俞疇咨若予采余一人不愛爵綬以慶來章我國家不憚征繕以蒸髦士由是郡國論秀浹歲再舉關中之役則臣廷銓偕臣實秀實奉茲命既戒既思幾幾難之馳至與同事諸臣必公必慮覃精嚴校得士若而人錄文以獻臣因得稽首颺言臣維制科代興軌也功令所在嚮臻輻輳固有法焉以準之然遞遞法未變

也盛則羣才龍變其中翼樞極佐者定而有餘
及其弊也文具無實上以名求下以貌應即求
一職一事之效而不足是其渺然玄感别有相
動者存乎機焉而非法之所盡也然機又有間
古符盛時耕販屠釣卿相在焉呼之或出故時
循法中時遊法外遇合奇成就更奇不則操名
從人侂成俏敗所期未得而法已敝壊不可用
是其渺然相動以玄感者又非特機也志與氣

也志氣將開𡪶光潛耀如黄鍾飛灰𪏆賓起鐵
求之夢卜則在夢卜求之辟舉則在辟舉求之
孝弟力田則在孝弟力田求之弘詞詩賦甲乙
明經則亦在弘詞詩賦甲乙明經之數者豈有
常法究亦曷嘗非法也今
聖人宅統中外大業立成弓旌網紘已徧海澨矣廼
者
臨軒策士一因前法無取驟更且多士甫釋簦蹻即

游石渠登玉堂清華侍從榮遇莫儔乃銓除未
半旁求四出以恩數若彼求之若斯之亟也或
乃曰才者材也雖有鄧林日尋斧柯條枝盡矣
其若匠石屢顧何臣謂不爾才猶水也闕之日
敗汲之日新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蓋言廢
也詩曰挹彼注兹可以濯罍言其用而不竭也
故水大而羣物畢浮才盛而羣策畢附且其消
長亦何常之有興國見多衰世見少乃興國之

才固衰世之遺也應在休命之符作以
聖人之氣灑然有異故詩書芳澤湙湛自好被服造
次淵源所漸成才什三而上之磨世礪鈍道立
廉隅綜其華實歸於大雅成才什九
皇上求賢若渴志氣著見之日久矣多士慮無不潔
齊以應之抑應之亦有分焉何則凡一代之興
其王侯將相竝起方州或得之馬上不盡事詩
書又其踴躍赴功名者偏全奇正雜然竝進固

不必皆廉若鮑叔信若尾生也至乎
今日則不然
天子龍翔東北而雷奮中邦其風雨奉之者非
帝室之懿親則
先朝之耆舊虎旅信臣既不外求士生此際卽多機
幹負不羈氣亦將安施夫無適用奇宜一歸於
正故論才今日不逞遠引意但得如叔孫通張
倉其人者相與明禮儀定章程斟酌前典勒成

一代之制天下乃識
朝廷之尊又得黃次公廉叔度輩數十人布在州郡
撫穫鉏靖棘荆一洗潢池兵氣草去竊苗鬬無
害馬天下乃樂
朝廷之大治獄如張廷尉察吏如鼎公子少息貪殘
以安民命天下乃服
朝廷之平恕而出入風議從容
禁闥

主聖臣直敷闡讜論似不可無周昌梗概汲黯戇直
者天下且益仰
朝廷之清明諸士自碩懷來問茲所以應
天子之求者有一於此否昔延陵季子聽秦聲謂其
夏而能大雖先王之遺民亦地氣使然周漢以
來偉人輩起固河嶽之宗也今雖喪亂之餘多
士流連憤烈以文爲雄感其發心夏聲猶在以
項所云寧無意乎臣且爲歌同澤之章與德音

之歎矣

來子成春秋志在序

說春秋葢如說詩然皆以意逆志之書也詩之志存乎美刺衛宏毛鄭說人人殊春秋之志存乎褒譏左氏公穀說人人殊要無違乎美刺褒譏之正而止爾雖然詩人詠歎其辭隱約其旨而緇衣之好賢猶振振然巷伯之惡惡有甚甚之辭焉春秋則繁殺其辭隱約其旨褒貶不嫌同好美惡不嫌同辭是其志則一而逆之者或難易殊也漢置春秋博士之學左氏

獨後出爲公羊穀梁者從而非之然公穀去聖人差遠爲左氏者亦非之膏肓墨守廢疾益交譏也至宋儒削斷三傳其說千指如祭仲之行權也鬻拳之兵諫也季友之必緩追逸賊也趙宣孟之弒君而稱賢大夫也衛出公之得以王父命辭父命也後學執爲談柄似矣而胡氏遂盡廢其書刱爲新例後世取之以便制科然立於趙宋以指春秋其於隱桓加遠矣尉未知聖人之志果在彼歟在此歟我友來子以治春秋得上第已而棄去其說更爲論著以成此書其意頗異乎四家益以諸儒之說可以理裁聖人之旨斷難例拘其或經有微文前後互見爲傳所未發者則表而出之其有經意顯白本無義例而傳好爲曲說失實滋疑者則辨而正之其有此傳所引而彼傳或殊此傳所進而彼傳或退之排詆紛紜棼然淆亂則折衷而求其必合皆比經發義錯傳成文綴以世史附以新意著爲百有八篇號曰春秋志在葢言聖

人之志之所在也或云先儒說春秋者皆兼總條貫分別義類章句而訓注之其言皆有統緒故雖繁稱博舉終歸整齊今來子之書自抒己志而已卽一言一事不憚諄復往往文止而復起義盡而更生非意所及卽君或數年年或數事事或數人數十人闕然無一詞焉豈聖人之志固有至有不至歟何詳畧之異也夫善解紛者不複言善治獄者不煩辭從其大而斷定之揆其隱而微中之卽有不及而其全理固

已渙然于吾所及之中矣來子之書不失褒譏之正者也如必章句訓注而已是韓嬰之外傳不得稱詩而董子之繁露不得繫以春秋也豈通人之論哉

張坦公岱史序

蓋五嶽竝峙而岱以宗稱言生物之府羣嶽是崇焉昔人云王者受命著代必臻乎泰山虞有時巡周有明堂鄭有湯沐之祊邑則古先哲后之有事于玆山也益畧可攷焉迨乎秦漢封禪事作金泥玉簡之秘白雲青氣之祥史多侈言而後之王者常效之後之儒者顧常非之今昔之論不必一迹而名山顯位神氣靈昌能令千古雄才之主更姓改物罔不致事用

虔其爲繼帝出震無疑也余家顏山南連萊蕪谷不百里間嘗登泰山之巔而延望焉古迹漫滅多矣而近今爲獨詳且怪後世之事簡畧其文不雅馴不足以稱玆山之神麗繼古觀也間取太史公書應劭封禪儀酈道元水經注散見舊文壇壝宮闕碑版松雲猶足以彷彿昔容想見盛迹每欲采唐宋以還狩祭之事文詞爾雅竝其佚聞勝談與夫人物棲遁可用爲儀者附綴漢魏之後爲岱宗志畧一書僕僕未遑

也少司空河北張公博學洽聞昔游于東是徵是考聞投所緝岱史藁本以示予因得縱覽其略則依舊史而剪去繁蕪事無足傳則寧削其牘文無足采則寧略其人斯則猶夫余之志也若其事典而核義嚴而辨文麗而則將必有以斟酌典文攷正得失以助成議禮考文之治而焜耀來兹者豈第披圖按牒作山水吟歎之資已邪其命以史也諒哉屬有顧生捜採山間異聞錄以貽余兼余見聞所及或偶遺于斯史者間錄數行質之於公請得附入因並志而序之

傅掌雷山陵工餘雜咏序

癸卯六月百執事有
孝陵之役維時大司空傅公親行　園廟方在版築之間露宿喁立日以爲常用意斯以慤矣一日過其寓舍荒村古寺薜荔山光筆牀書卷婆娑案几竊意其不遑讀也居數月　山陵告成發其歸裝有詩滿篋不第　園陵白露愀焉念舊之思凡山川物候人事客懷莫不槩衆雖稱隨筆蓋俯仰亦多意焉以予

所聞衆人之論有幹才者不必具勝情有遐心者不必堪瘁事故搖膝吟咏風傳素士而語於治劇則疎竹頭木屑綜於密才而語於講藝則廢凡古者大司空之任叅乎三公郎後世冬官之職掌於繕部斜虞鈎考以授梓人其大司空不過坐尚書省抑尺一而已不親細事也今傅公之佹焉在此也以謂
先朝原廟靈神所依小臣猶將勉焉況賴舊恩以登三事敢辭瘁乎顧邪許之聲不絕於耳胥靡工師不

離於側然且孤吟遥想不滞於心永歎長言不輟於
筆何事之備也吾讀斯編也歎夫達人固有贍才而
賢者之爲非衆人之論之所盡也

梁蒼巖蕉林近稿序

詩必襲唐非也然離唐必傖善爲詩者必不傖詩必
貌漢魏亦非也然離漢魏必纖善爲詩者必不纖夫
不爲纖必朴乃可顧朴又近傖而非傖之謂朴也不
爲傖必娟秀乃可顧娟秀又近纖而非纖之謂娟秀
也予毎持此意讀近人詩稱意甚少曁與梁蒼巖先
生同佐中銓毎藤陰日夕吏散人稀閒談詩意輒與
微意有合請觀一二新篇抑又令更探篋中秘本亹

亹讀之鮮不合矣予乃歎曰昔季札觀於周樂而歎
鄭聲之已細美唐叔之後衰有以哉夫古人郊廟登
歌朝聘宴饗殷勤贈答悉託之乎詩以謂感神人和
上下莫善乎詩也後人或能稱其一義賦其一辭而
國之盛衰家之競弱士大夫之貞淫善敗罔不於是
乎覘之是雖善鑒存乎覽觀抑亦至心形諸載筆也
夫然則舍舂容爾雅而學彼寒鷄餓鵲冤憤而脈婦
人衣斯其于詩也則謂之何今蒼巖以盛年華胄擅

制作才久矣起草明光握符樞密將以裁定禍亂黻
黼盛治爲國元臣其意計深遠矣宜其吐音春容爾
雅且渢渢多風一如此也其在今日倘有賦詩言志
以繼古人之風者予其知所宗稱矣

南二太致爽堂詩稿序

秦人之於聲詩自昔爛然蓋豳雅二南之外又有秦
風且由周至唐歷都關陝郊畤之歌明堂之獻關河
覊旅之賦秦宮漢殿之辭羣萃畢集於斯地者氣澤
所濡雖後千年猶周之舊也然北地以後亦少衰矣
余讀司空南氏致爽堂詩何其風流篤厚之似北地
也夫司空以渭南之世上躡鉉衡雅懷康濟以勛節
終迹其所至固未嘗有當世詩名也今集中編錄蓋

略可睹焉彼夫蚤年脫穎壯歲登朝入主郎官出典
大郡立教河汾之上視師榆塞之中遇物流連觸緒
生響襟懷雅暢不爲寒蟬之音固其所也余獨異其
撫閩之日蠻裔抗順授鉞專征萬弩雨集於前千艦
雷奔於後方且托物寄興從容吟嘯於鯨波鱷浪之
中意象俱閒聲情竝壯若天下事舉無足撓我神摽
我慮者此則其定亂之原建功之本也迨曳履宸霄
返服嶽鄙時則悵歎烽烟兼抑夷猶丘壑一觴一咏

撫物感時則駸駸乎仲宣灞岸之篇正長朔風之句矣綜而論之則沉亮之節有餘儇薄之累已盡也測其所造當兄事崆峒平揖槐野辟鏞鐘蕤鼓鏗戛西序初無繁音悅人或乃以其哀絲濫竹之聲臨風嗚咽欲與之競爽爭鳴殊覺非類耳夫天寶之音繁聲入破識者兆見不祥錢受之論詩也引此以病鍾伯敬似矣而又深訾北地然則有明之末之詩其爲繁聲入破也多矣即欲得此風流篤厚者爲幽凉破

傷之一救豈可得哉此余三復致爽堂詩以謂寧爲此無爲彼者意在斯乎余非夙知司空者也司空旣歿其弟之子柳州理廷鉉嘗從余遊得此集而讀之爲叙其槩如此

金紫汾疏草序

夫諫官操持白簡職在糾繩上以切摩人主下以彈射百僚即稍稍過當世不得而訾之再若其人胸多機鏡筆挾風霆遭遇盛時天子數數然敞衢室而延問之如此則丰裁峻上意氣增生于以爲直臣名諫不難雖然古之人或從容風議而一言悟主或夫人不言而見憚壬人若但挾其鋒氣鷙擊苛舉一切以爲重則所爲直臣名諫信亦無足難也以余觀紫汾

都諫則異于是初紫汾久練疆邑拔居梧垣侍
世祖皇帝最久當是時睿思淵穆留意綜核之治公聽並觀以爲之招不復使物有遁情人有伏言一時臺諫諸賢亦莫不翹翹以應之言路號爲極盛上自宰衡以至于羣吏鰓鰓惕息以避談議猶慮不免葢
朝廷之信嚮言臣若此其浹且重也然每春秋簡閱覈名實而殿最之內擢什三外遷什七且
上諭侍臣是不因詞多不緣詞寡其故何與豈非聖

人之慮固出物表旣欲用其敢言殄羣下之雷同而作其謇諤又欲用其不妄言養天下之濟定而静其紛紜者耶夫以紫汾之人之才生逢今日若使豎稜露爽以精采射人勁氣宜爲稱首顧其爲人淡退雅懿居恒坦然如不願以悻直厲物爲快者則何也當紫汾之居禮垣會有塲屋之獄死者相屬天怒震疊降詰所司之不言羣情爲之慄慄或謂是宜有所攻發以自解免紫汾守其常度從容引罪而

巳顧上亦不深罪之夫言諫臣之專職也好言朝廷之盛事也以吾觀諫臣之才之氣於其所言若覩諫臣之識之大力之定於其所不言耳紫汾旣以舊望簡陟清卿家食待次乃次其後先封事錄而存之觀其嘉言石畫殫慮封疆及重銓敘籌邊實釐財賦矜赦宥明典制皆槩槩千言不殫再四猶謂闕如其於糾察肅瀓指斥短長則一二而巳固知乘時之向以立權因人之惡以市重君子有不樂爲惟事有百年之計動操萬世之慮或略之而不言言之而不中斯固達人志士所爲太息而謀之累牘而未巳者也吾讀紫汾之作而窺其慮計論其心迹大略如此益歎世祖皇帝之知人而紫汾遭際盛時又不徒以言顯也

鄉志序

嘗覩昔人風土記載之書收入說郛中者無慮數百種不必皆有體裁班部竟稱必傳之作正如枝竹橫窗拳石點案旣有情致便爲雅觀耳今海內郡國州縣之志無處蔑有而以予所聞姑蘇名郡也而長吳之志到今不成武功縣志疎疎數十葉耳而以康海之筆志家稱之此皆不以繁簡零頓分工拙也明矣至析邑而鄉析鄉而里社裒然有志古未嘗聞而靑

別駕葉君與伴寉翁舅氏姑剏爲之按其書則郡邑志之一斑也顧前書中或以疎遠而未詳或以後時而未備則宜於此焉具矣顏黃門曰博士買驢書券三紙尚未有驢字惡其多文也然王褒僮約措摭細碎傳會笑端刺刺數紙幾令讀者俯仰錯唉尚未得休顧又不厭其煩者徒以有筆耳後之采輶佚聞以成廣志者其亦有資於是乎則別駕君已有說於前矣

沚園圖自序

予有半畝蔬圃在孝水之涘面山背郭梧柳深茂淸流貫之其臨水處可因高爲臺俯仰瞻眺若盛夏之日解帶婆娑濯纓其側于時復値白鳥逈波文魚激水四園山色遠近窺人亦誠足使幽情暢敘也又雙峰竝起于其南峽間故有橫橋廣渡循峽徐進則泉湧山根往往觸石而出晴瀾漾漪逶迤乎此梁之下居人爲隄禁之半入郭間用脊浣漱半瀠沙石瀉于

廣川齒齒潺湲過予短垣而去是一水分流皆爲園有因采蒹葭之詩命之曰在沚之園予旣羈紲仕路寒暑未得甦息常懷拙辞理釣之思茲爲書兒輩臨流作屋又命武林陸生爲寫此圖顧園無可圖也圖其山溪林木周給于園者若夫車息馬煩疲形倦想聊一展對則不禁其適適然如在濠梁之上矣夫士君子之處世也休拙安乎所遇而拘曠存乎用心彼其欲泼者其樂微雖平泉金谷極宇內之綺麗猶未

足以騁其淫志而充其侈心夫苟寧澹寂求凡物皆可流連自得而況乎山高水清近在襟帶歸雲晴樹具不移席如予圖者雖無綺麗之觀安在乎不可以托業怡生消釋疑滯也耶然則後之君子覽此圖者幸勿駕言廣大而笑予之陋也

驪城詩集自序

鼓笳數驚起而爲吏又近塞垣欲准嚋昔人橫琴在堂洋洋綠槐白水間或非資矣乃我友或書示之曰人情旣不能無所寄今予之爲吏晨興不遑櫛卽登對移教未罷境內父老諸少年隷逮胥屬庭旣盈矣爭欲言事又有周走而嘷者曰賓至矣卽倉皇投袂起呼駕如不及搖搖出郭門去恭㬟道周瞻上客車塵或游徼從軍中來授以羽書則負弩矢前驅厩脫

下周視虎落喋喋而佔佔以若所爲亦勞且勤矣顧烏謂寄哉夫人情所寄旣不能無所殊異上士澄懷以味道下士嬰欲以私智達人釋之曲士執之又其放者俛仰天地之間百年恆若跼促至欲畔散六經滅棄風雅以除累去滯則甚矣夫農吒負耒而歌樵牧旦出負薪飯牛嘗至夜半驩然一飽奉腹而嘻廉賈操舟車犯霜露逐風浪稍稍居物致羸則舉觴相屬士人揣摹伏讀而志在卿相仡仡忘寒暑終不謂

疲誠各有寄爾也今日作吏所寄尤多巧者旣以權取富厚憑寵自放又思赫赫名務動爲大厭靜而樂動無事嘗咻咻小事則張之苟可得名不必實苟可以獲上不問民心希其能者每見歎誉即上官亦稱服其才以爲有用且私念此必蘭臺麟閣中人矣今覩子似弗能寄此者則安寄乎噫吾寄之驪之吟矣

詩集自序

今海內言詩家紛紛矣余生平自顧才弱不敢言詩即使姑妄言之殫智竭想終亦不似非謂其麤成音節少滋濡於芳華氣澤之間之難能也若夫古詩樂府選體之高者常夌轢騷賦出入風雅則不可能也初盛唐人所爲排律近體壯密沉澹含咀元氣未嘗削斲爲工巧而穠華掩映自然合節則不可能也其絕句迺上若臨江哀笛闘天霜鶴振蕩廓落音止響

騰使聽者意氣寥慄而莫可端倪抑又不可能也於是遂輟不復爲休退之後去而學琴嘗窮日夜忘盥櫛以事之再歷寒暑才得四五弄又以臂疾廢不復爲顧古調不彈久矣今可能者僅譜流傳及末師手授耳自叔夜旣徂廣陵散當時巳絕乃其法至今猶有存者是耶非耶試按索之幾不成調矣況龜山雍門之遺意乎然則聲音之道可譜者非其至也又況手授則人殊按圖則家異一指之輸破碎枉撓失其

家法煩手則入於淫聲猛起或譏其北鄙寗復有絃外之音至精之理乎夫規矩非大匠之巧也而舍規矩無所試其巧搏拊非至樂之情也而舍搏拊烏乎用其情向嘗取古譜時師之法相膠戾者反覆極意按之頗有所央擇其亂者去之俾歸於繁殺之中得數十事並所自刪詩得百餘首錄以問之同好非敢必謂能也平居嘗感於齊苙之語諸大夫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云云有挾瑟上堂之意焉夫必果能而後可也則謀樂何日矣

漢史億自序

古今言良史家獨盛稱三史葢云司馬班范之書也少小時心知好之但常苦其浩漫難遺忘既行作吏乃始得荀悅袁宏兩漢紀讀之一出班書之後一出范書之前皆約漢事爲編年私謂詳約得衷次敘有意善本也乃司馬溫公修資治通鑑全書頗不甚用之而宋神宗題其書曰過荀悅漢紀遠矣於意亦不謂然葢資治一書方格整齊猶書法之有歐顏無處

無鋒而漢紀差近鍾司徒書時具意外十二種筆意也且漢史諸家善爲論議含吐抑揚不甚費辭而讀之令人感動毎恠今人編輯小本綱鑑皆刊削殆盡獨於胡致堂諸君子嗚呼噫嘻之說編錄無遺令觀者唯恐臥翻不似近時丁東阿讀史漫錄一集爲多意緒猶有漢人風也玆余病廢連年無以消夏間取前數子之書時復縱觀覺與書生時另一意况三十年來固嘗游歷廢興從事中外久留郎署出入臺閣

以今兕古流連三復卽與初作吏時又另一意也於是披讀所到意偶有觸輒書數語用備遺忘既集錄之爲二卷曰漢史億言億之而已既定則取穀山漫錄一重讀之其間意議暗合者什一初欲盡削之又念漢臣霍諝有言人心不同其若面焉者斯蓋謂其究隆高卑之形耳至如鼻從目橫耳在眼上未有不然者也推而語於文字間有同而不同者若公穀二傳票姚跌宕之文恰如出一人卽孟堅之作漢書直

入史記半部時小異耳世亦不爲怪也有不同而欲求同者王仲淹處隋唐間著書兩種一以象論語一以象春秋儒者從而非笑之譬則人言孔子貌似陽虎曷嘗以病宣尼優孟襲衣冠抵掌而談楚王之前王謂孫叔敖乃復生也豈遂足以相楚乎由是觀之卽令人面畢同其妍媸可立辨者當亦必有故矣遂不去也

顏山雜記自序

余幼讀書談鄉里事嘗有二疑一龍圖范老本吳人嘗守青州青州至今傳范井固也何顏城僻在深山乃亦有范泉將無影響又陳仲子者旣隱處於陵皇甫謐高士傳及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又有適楚見聘之文且賴妻言而止以仲子窮餓又動與妻俱意楚國遠矣安從得車糧資此遠輿後讀宋史乃知仲淹少長于長山及舉進士第一猶名朱說舊讀書長白

山而此泉亦其奇蹟非宦蹟也又讀春秋傳魯成公九年而楚入渠丘後竟滅莒又滅魯直與齊接今顏山上古長城乃齊楚之防塞去於陵百里耳當仲子世魯雖未滅意楚人役焉啓疆逼齊已甚卽達不過二三百里耳因歎人不讀書見聞寡陋以視天下事固鮮不影響者也甲辰冬余病罷官兀兀歸卧以山居少累遐之越歲日漸能視腕漸能書屬長夏無事兼所居近山松下多風亦不甚暑聊疏鄉里間事以

遺慷或一日間月三數日輒得一條手自錄之數月遂成卷帙因題曰顏山雜記以示友人蒙曰是當爲顏城作志余曰志家文繁而不殺益細大畢舉皆須有義例茲余所記特里巷細言紀近不能及遠矧鄉者諸鄉先輩郡有志邑有志志邑而鄉舉矣安用枝指爲曰然則不失爲荊楚歲時記襄陽人物志耶余曰彼子虛三都之舊似詭瑰麗筆不勝書茲顏城三里山郭耳競爲其書恐亦不得也

翟先生醫書序

玉華徵君近今之越人也弱冠聰悟有異質沉博多聞從太公宦遊武昌嬰弱疾增劇會遇名醫數月得差從此刻意方書窮治寘紬如是七年轉得統緒既盡發古人之奥府又能以意参互用之及歸爲諸生治博士言而其好方書日益甚鄉里友朋或病者時一投藥試之並輒間可而小試小效大試大效以是不復能自避闔輸蹄童叟日集門庭以考祥永命者

四十餘年於茲所活人不可量數矣順治戊子 徵書下撫軍撫軍下所在郡縣守令到門勸爲之駕趣乘傳詣京既至館於光祿署酒醴餼牽大官朝夕供張甚厚又數
召入 禁門皆適以他故中休未得輒
賜燕見會有心害其能居數月罷去年七十餘悲後生之不敏懼古學之淪亡或束書不讀或復讀之不能通其意將以救人之術爲適足殺人者蓋多多矣

乃綜辯舊聞考其同異辨其源流摘其謬誤著其統
要其未發者即原本經義間以己意疏演茲論次之
著書數編名曰脉訣彙編說統經絡考藥性對搭本
草古方講意痘疹科彙編婦人良方醫學啓蒙小兒
十三科諸書上之究悉精微察見天人理氣之統其
下復堪衆著萃驗俾後之學者不迷向方故其理遠
而詞氣近也初家光祿與徵君爲總角交意相得學
相長徵君有得以告他人罕能驗之以告光祿未嘗

不稱善也光祿既避俗多年園居無事乃取所著書
一一手自校讎以付小子俾序而刊行之夫無救人
之權藉而有其術君子之器也無救人之事實而有
其意仁人長者之用心也不能躬自救人而樂於布
其言傳其事使後之人有所興起而此道不至於衰
絕猶不失仁人君子之遺風餘善也家光祿之及此
也亦猶行古之道也夫

壽趙太公堅垣先生八旬雙壽序

蓋予幼則聞鄉之先達壽者名甚高而踵相接也其
時去太平未遠薦紳間古道猶存上者乃登三事次
亦中二千石至六百石致政邑居者一時尚有數公
皆皤皤黃髮間爲洛社之遊望之者益嘗心儀其盛
而難其繼也乃今且三十年而得外臺趙先生初先
生在御史臺執法殿中風議藉甚以視學南下先大
父瀞水君以中表觴之予始以諸生見覩其論議博

朗精釆射人雖貲重用事而言無枝葉心無城府豁
達直躬人也嗣值天下多故借先生兩出爲方面抗
賊楚蜀間而予適與其叔子韞退同學里門又同舉
爲進士韞退蚤悟有辭名能文章時時道其家法則
予益習其家既予行作吏韞退亦省覲入楚還爲大
行每有書問往來得悉先生起居且道及治狀則予
又益習其官盜時闖孽滔天楚豫之郊飈廻雲捲先
生所治又當其衝迄六七年而國狗之爽無能仰窺

樓櫓而一矢相加遺也及予量移過里則先生先在焉適值閩左震驚有登陴之役乃得追隨晨夕縱談睥睨之巔又出其守楚者以守里一切塹壘木樵丁寧皷翢非是也無以方畧置者而是時蓋逾六之年矣每有急警城上集議洶洶至夜半諸少年皆疲劇徙倚或乃鼾齁斜臥先生方言議風發屹立如山窕左足者未嘗尺寸失也數月既罷鄉里安全爲杯酒之會少長咸集競舉大白浮先生揚觶相屬人盡其

意酬之郎素號酒狂劇飲乃至不勝逸去墮珥遺簪而先生一石不亂益精明會又各散去先生起治晉陽以異等晉秩飭兵廬州所在著名迹且數年乃歸卧顏山爲林泉祭酒又十餘季而所謂言議風發精采山立者猶昨也歲之九秋爲先生初度及李夫人壽齊眉于八袠有文學李叟者來謀曰以向所稱先達壽耆之事吾黨侈談頋有鹿車偕隱起蓬蒿問登朝五十年而孫子如林琴瑟如故若先生者乎有父子相繼出入蘭臺青瑣爲侍從臣又建節專州總持方畧醲酒臨江以厲武節登高作賦以壯文鋒若先生者乎有白髮懸車老當益壯載其餘福饟及鄉鄰野老爭席而不驚窮乏待潤而舉火若先生者乎夫鄉之壽耇其足榮尚如此又則今者

天子躬攬萬機與天下更始年歲饑登海內曠然興於恩數朝有

聖人野有遺老然則士大夫飾其羔羊率其子弟稱

觴壽者之堂於以風太平樂嘉祉亦無忝昔者之盛也君盍詞以文之予曰固也顧其叔子韞退把筆妙天下今將以不敏之辭儷其眉壽之庭質則野文則不屬玆雖受辭於君少次第之余懼其無似也叟曰似矣趣具朋尊邀諸公旦日進祝之

重修顏文姜祠廟疏引

孝婦顏文姜祠者在今益都縣孝水源上古淄州界也攷之志乘碑版文姜以唐天寶五年立廟於水次續於朱梁乾化而盛著於宋咸平熙寧間歷世相沿修而勿墜然則靈貺響臻迄今蓋千餘歲矣記稱文姜系家先賢事姑至孝勤於遠汲因感靈泉湧闔澤潤無窮後人因即其居而祠之顧天寶以前歷年久遠碑刻漫滅莫遡厥初而宋教授商億議郎陳琦皆

引朱梁刺史高霸之記今亦靡得而詳焉獨熙寧中

神宗皇帝郊見

上帝褒禮羣神乃按州狀披圖經稱制勑肇錫嘉名曰順德夫人仍賜靈泉廟額讀其中書門下文牒文詞爾雅字畫工整至今爛然猶可攷信焉按古者婦人以姓爲謚微之則曰姬尊之則曰夫人衛有莊姜魯有文姜穆姜哀姜皆著姓也熙寧以前夫人稱姜者何盍無聞焉耳矣循是往者政和宣和迨金亓阜昌至正歷有明三百年中福饗尤異豐碑遺搆翕葩勿絕靡不頌其靈異謹其祈嚮咸云水境之內即有水旱兵荒輒禱而不害世代滋渺榮貺益甄乃刺史州將郡邑叅佐奔走祈報之典與夫鄉人士思人愛樹之詞耳非有守臣上圖記天子降璽書省院雜署軍州從事如熙寧故事昭光典冊者也夫立百行之原宜得衆心之聚斯廟之立既非禨祥巫祝怨荒怪誕不應經義者可得而髣髴矣邑有先德而不報是

棄典也前王有嘉禮而後代弗章是變古易常也天子敬神重祀而守臣不博采境內以聞是有司之責也今攷靈泉古廟後枕長城山麓前臨水泉非工非匠雲構自然泉水之旁繞以迴廊寢殿之側祠曰公姑祠曰父母公姑之側祠有曰王友父母之側祠有曰郭公父老皆言有事此祠者也夫生而事之死而能世世俎豆之惟夫人之孝爲不匱愛其德以及其所事又敬其祠以及其所有事惟鄉人之追孝爲不

袁緣鄉人之心而爲之報苟有守臣乘之省院上之
天子未有不披圖降典如熙寧故事者也靈泉旣出
廟下滙爲潑池觱沸鯢旋瀉於石澗古爲孝婦河者
亦猶愚公可命谷耳而後魏酈道亓水經注謂隴水
南出長城中北流至般陽縣故城西南與般水會又
逕於陵過梁鄒入于濟瀆按之良是而其文或又爲
瀧水謂卽古袁水也邪乘遂謂泉生室內發乎籠中
俗因襲籠水之目益遠矣嘗尋經脉水隴水出泰隴

山新陽峽其流入渭水故古詩曰隴頭流水鳴聲嗚
咽遥望秦川肝腸斷絕瀧水出桂陽武溪入於瀧中
所云巖柯嶀景崩浪飛山方斯二水實爲乖絕夫襲
瀧爲籠旣傳疑義袁實類孝字形相訛疑此注文恐
當是古孝水耳今混混長源澄淸未改而椶題零落
漸就蓁蕪將遠近之人拜謁祠下瞻就彷徨勿寧謂
此邦之人褒表功德今不逮古矧茲者
聖圖弘昌百神受職徧遣祠官懷柔河嶽卽匹夫匹
婦苟一節可風者莫不受之巡方下之祠部十餘季
問表章不知凡幾獨此廟貌闕而不修祀典曠而弗
舉不特鄉之父老恥之守土之賢大夫亦恥之項過
少司馬副都御史撫軍耿公偶述其畧公慨然曰是
余心也將庀材鳩工度幾何而可予爲我集鄉三老
而計之是用考其源流志其興廢告諸四方苟有能
推惟今
皇帝孝治之意以無忘鄉先賢神明之業以佐成賢

大夫崇德好古之心者實圖力之至陳琦之碑謂廟
戶郭劾姑之遠親自天寶以前世掌其事則啓閉灑
掃實有常職其來舊矣今郭氏絕傳而日傳日畢日
邵古置廟戶尚有三家稍復免之俾專其事亦盛舉
也惟當事諸公之議其長利焉

馮氏祖本閣帖跋

按宋初兩王著一翰林學士知制誥以酒狂黜一太宗侍書每暇日問以筆法則此帖所自昉也太宗既垂情翰墨命著勒成此帖大臣登進兩府乃得賜之人間以爲難得必其君臣皆有精鑒然後爲人寶重若此也乃後人彈駁蜂起眞僞雜糅恐奉詔之作未應至此或謂太宗借王氏書以集閣帖十卷後於謝公帖親跋三字還之則知當時摹勒墨本不獨內府

所藏其傳歷既非一家閒有錯訛失序摹者未敢遽改遂仍舊貫刻以成編非必其辨認遠遜後人或亦傳疑微意宜爾也顧其板燬於慶曆卽晚出榻本至今亦五百餘年傳者益寡予友侍讀學士馮孔博出其家藏因得縱觀以視世本眞鼻祖耳孫斷難伯仲過此世代益遐覯止爲難馮氏珍此雖百世可知也

西嶽題名

予遊秦有四快一登華嶽西南二峰二浴溫泉三攜陶令王丞杜拾遺詩於松檜峰頭細讀一過四得劉紘以爲解亢有二恨一未得登玉女峰二未得窮覽西安府古名人墨妙碑刻

丙戌九月二日北海孫廷銓題於華山松檜峰

夢山堂記

予嘗夢中見岱姝不似岱而往往奇於岱嘗夢入名山姝非意所期而往往得佳趣與賢主人

戊戌八月三日之夜夢遊山上一平臺北顧一城樓開相望西望百步之內塔寺鬱然南望平疇綠野往往見人鋤笠往來揖讓笑語東望來路乃忽遠近雲霏烟凝四山蒼然於精舍南牕下據几爲魏石生書扇作此語旦而志之夢山堂記

爲王雲侶畫蕉子贊

往見老遲游戲是圖觸意像形則史顆軀虎卧龍翔海立雲扶或劒而俠或紳而儒于髯猰童彼髡靜姝簪筆巾袷鍪弧鹿轤鐩氣濺湧異態同趨翩翩信陵或立狗屠傺侯自天乃勦博徒債斯亂雄屈乃治符咄咄墨狂嬉與罵乎雲侶拾之適得文娱展素宛然白璧玄珠秋毫非細叙脚微纖霙霙色起曄曄神舒譬聞天籟刁調噫呼聲瞻帝釋龍象華敷雲萃閫漢地獄變夾得其象外何醜何姱聊復爾爾耑酒百壺

小像自題

顏不如少智不如老今我固我誰為醜好變化密移日易月遷悲歡得喪聚散雲烟至人體物晤此空華汝見恒河亦有變耶

又題

此道人何委遲不言不笑見天爨人言是我我為誰

箋

竊聞握手贈言君子重拳拳之意抽毫作賦達人寄悵悵之心人而有懷誰能無語況乃僕者慕義如馳聞風欲溯今對嵩高而不頌將挹河漢以何塗原夫疚疾塞其蓬心簿書塡其鞅掌風流不競疎絕抱膝之音塞默無文祇觸低頭之誚實自塗澤而愧拙敢挾

功令以文疎恐負華牋敬完白璧

畱地方官公書 時值于孽之變

竊惟敝鎮山城雖小附近編氓亦有萬家但以去縣遼遠又在兩府四縣之交五方雜處人情易驚設官分署不無深意似非可有可無之官也且

國初定鼎屢議裁官此缺亦費斟量卒以事繁任重議裁不得照舊議留正備他盜與非常耳目今東府逋逃未靖震鄰正在多虞幸有葉別駕公清查牌甲嚴詰奸宄料理城守萬家之聚賴以奠安則此地此

官又似非可有可無之時也若當無事議裁既借多事以留員及茲多事需官又以無事而越俎或亦諸臺之所深念也茲適奉憲檄委署日照鎮人聞此不勝彷徨竊念該縣離鎮五百餘里合共常城飄然遠去萬一本鎮有事當復呼應何人是鎮人有官而無官將致地方無事而有事也伏惟台臺慈照俯順輿情念此山城正資保障轉達上臺留有備之賢能銷未形之他變庶地方安堵邀庇弘多矣非不知一時僚屬空署擇人倍費清心或該縣近隣賢能佐貳尚不乏人且本鎮亦有監獄城池悉屬公務料理需人又不但治等之身家私計而已也謹此合詞上瀆伏惟鑒照可勝翹馳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任公墓誌銘

吾黨多士大夫而其孝友有稱鬪老而孺慕不衰者文水最著昔甲申之變公自賊中逃歸父老奔問官守余適從之因得其死生情狀又見其創痕自髮際垂於眉末殷然尚未復也心甚壯之自是又復十年公爲大司寇

予告以歸方招余爲林泉之遊曾幾何時而遽聞其沒也今太公年八十餘千里移書問其誌余益發書

而歎甚傷其意也爲述其略焉按狀任氏之先出於黃帝其在成周則薛伯足徵也漢唐以下歷世久遠或見或隱靡得而詳明洪武初有曰全者始自樂安徙居益都之南鄙五世滋大又一傳而昌曰經則公祖父也樂善羞行施於鄉黨是生太公曰克明則彬彬儒行比迹康成太丘之間矣而夫人曰楊氏明詩習禮嚴毅有風裁家法最善首舉維公名濬字文水及長狀貌魁巺韜而軼羣綜博貫穿細大兼舉爲文階扳如雲舉岳峙與人交意豁如也少遊諸生談經折角又獨留意古今治平大略或慷慨談時雖當世之能臣無能易其說也而獨承歡子舍浣濯厠牏則婉如也愉如也似不能言者年三十舉於鄉又六年賜進士第初除知芮城又調榆次芮城困彈丸而榆次巖邑也其令芮城勞之來之不厭其簡其令榆次勞之來之亦不憚其煩居三年署循吏卓異上考擢儀曹尋改御史按視蘇松蘇松之土沃士也其俗文

辯而巧其吏舞文而多猾其長令攫金滿籯而善事上官故爲難治比公爲之期年報政載鶴二石二書畫百卷以歸其民似釋負也其吏似行霜也其令長似洗髓而易腸也而吳之士顧又似瘠者而是時闖賊煽禍已熾秦燉晉震動蜀楚直走大梁大梁者中都陛寢之屏蔽又周潞諸藩連封接軫宗器存焉故賊之操之爲已亟而前此捍禦之策又虛無具則危道也適公按吳復命中途抵里未及詣闕而當宁議

守大梁者皆推轂公於是復以御史監軍大梁受事兩月方簡料師徒修飾戰具誓師厲衆擐甲登陴而賊勢憑陵百萬之衆蜂屯蟻附於汴城之下矣公遂激厲親藩器甲授之弓人寶玉出於王府調和文武撫勉百姓明信賞罰手劒而從之城以內百萬戶莫不振振然而城之下百萬賊無能役焉以是者悉銳不克賊老自歸而公亦以中鉛折肱得告還里無何賊焰燎原中原板蕩莫可收拾公復受命起復總督

聞命疾馳方欲匹馬渡河號召忠義招集往日守汴部曲僚屬共圖國難未至河一日程夜宿長垣適賊以偏師潛行呼於城下其門自開公尚未之覺也披衣問之則賊在閫中矣公既被執從者皆驚相失獨二僕不肯去遂俱驅至彰德陷之不屈脅之不屈執而兵之鈹交於顱反皮障眼血流被胸憤絕不復自覺賊驚相顧自相語也已而解縛復甦檻車北去比至都則賊之前隊已陷都城爭取府庫掠民間子女信信相爭不復他顧遂得間逸歸則所爲見其創痕自髮際垂及顴末者也未幾

大清入關殲賊定鼎使者四出訪求耆舊或以其名

上　聞趨起送入京授戶部右侍郎督理京省錢法

時　大命初集百費繁興公私廩藏焚劫靡遺公收括銅料招揀工匠躬督率之以是倉卒取給用罔不贍數月以太夫人病劇得請歸省旋丁內艱服闋復補前職尋遷左侍郎總督倉場又晉都察院右都御

史先是明末漕政弊壞京軍缺餉以致不支及

大清開國需漕倍重王公勳爵集於京師則有祿賜文武新舊官僚九職以上則有歲俸八旗甲士未授田者尚多則有月餉或授田矣而災傷水旱之不獲斧斯車甲莫取資焉　官家計丁而償者則又有滂糧是皆於漕乎給之需之如此其亟也而明朝領運皆衛所世官其旗甲則其軍餘也官有常職旗有見丁更番而來不煩改設玆改命之後悉已就裁更置

流官衛設一人又時或缺焉未補領運無人或多委
署既未必賢矣而旗甲聽其自招又往往聚遊手而
付之以是需漕日亟而浸漕日甚比其抵通或復收
兌不時倉蠹爲奸吏有徵求官無勾考或有運糧萬
計一粒無交者亦將借口焉公以公廉自律而群下
無敢干者掛欠遂驟減於前又漕糧抵壩正兌悉入
京庾改兌則入通倉其入京庾者五斛盤剝有費入
廒尖耗有加此皆於正糧之外兌之於南登之於北

自明末來閘壩衝決船袋耗折歷茲復京運遲留
輦下百萬之衆待餔者急不能徐期以故改京倉爲
河兌千艘萬車雲集壩上日不暇給又其盤閘尖耗
之數遂不復問之如是則倉與漕蒙官與旗市利歸
官胥而虧在　公家矣公特疏駁正收其半以實
京庾舍其半以寬漕力自是公儲耗米歲增十萬有
餘三歲遷刑部尚書凡有大獄原情比肆手自定擬
有煆煉周內者絕勿聽以是稱平無何遘疾懷歸以

原官致仕優游田野中歲卒
天子悼之特遣行人臨祭營葬事焉迹其行事則可
謂公忠者乎若夫其天性之篤著述之富生沒之年
子女姻婭之譜則有厥弟沚之記載存他人言之勿
肖也故不復附焉銘曰
騎箕尾乎道將藏爲雷雨乎澤將長惟君與父何用
不臧有廢而興天道難量攀龍墮髯求死不得乎爲
我心傷乘雲歸矣而憖遺一老宛然在堂悠悠千載

誰相望且歸休乎山之陽

山西按察司僉事靜遠李君墓誌銘

李君易簀之明年予過德水其孤曰澄來告於舟次請銘焉憶昔與君同年謁選在都借居僧舍杯酒晤言相與陟彼西山瞻望京邑感時增歎故其生平知之最悉君諱讚明字揚休德州人曾祖曰志皐祖父曰芝父曰應科少遊諸生間即俯視一切囊無一錢而意常自豪年三十有八始舉於鄉五十成進士授眞定理官初君少年跌宕爲豪遊又博聞多藝每自

喜擅場飛文騰翰抵掌縱談斐然文人也俄而彈箏拊瑟墮珥遺簪博塞呼盧一石不醉即爲酒人俄而戎服佩兩鞬帶曼胡纓射石擊劒滅光而馳即爲武人俄而犢車適市過狗屠淵跡陸沉問牛得馬物無匿情即不知爲何許人既理眞定念畿輔要津又時方値多難書生坐嘯必絀於時既至得以其意爲治乃出其餘智鈎深致遠調御才異盡得其用按囚有張天倫者俠民也時中貴方張即走卒廝養虎視天下旗校過眞定淫遅不法調良家婦天倫不勝義憤起而格殺之自分死矣君力脫之未幾恒山城下會有兵事城中震驚君夜遣壯士决滹沱河水遶出敵營而別部敢死士百人夜乘其怠奮擊之遂解去及李賊逼京畿閹臣李建泰視師幷壓君請從軍適儒將漏師內變閣部兵潰無所屬乃還

大淸定鼎詔拜禮部主客員外郎遷榆林兵備榆林地控西邊自罷互市西人益恣剽掠卒無寧日君以

便宜開市與之約法爲治簡易邊境少安時撫軍好動以爲不足於武剛劾去之自是諸苛法復行軍民失利無何變作撫軍死矣後起補山西驛鹽僉事抗姜瓖之亂城守有功詔得叙錄適流痰結集卧病引歸村居勸農以自給會有　詔蠲租州之猾吏欲匿之薦紳先生心知其不可而躊躇不言公慨然發其事州人賴之其爲吏者怨之或曰君愚者也今夫智者虛而善託苟容而寡忤利則歸己怨則歸人乃當

世所稱賢豪有能名者也今也反之可謂智乎或曰不然君子之持躬也正以廣其與物也直方以大既從大夫之後矣當以濟物爲心苟有以佐國家利百姓雖犯難可也又優遊數年以病終銘曰　峩冠短劒惡乎量豐翰枌息惡乎藏亓公多藝以用光武公善諱膚且康吁嗟公乎不可忘

王肅然墓誌銘

王君肅然者似隱而達似俠而度今其沒也其甥徐夜姪子士驥實來致其狀因請銘焉徐夜者桓臺高士也士驥者後進英達之弁冕也予既重二子之行而累欷其狀則撫而誌之按君於序名與仁字善長其先自諸城遷於新城益累世閥達矣曾祖太僕重光祖觀察之猷皆以死勤事父考功象春則庚戌制科海內所稱季木先生者也先生以名高當世多所

抵觸以至廢錮晚而悔之既自名春又仁名子先生之志也君幼而警悟承其家學無慮爲博士高第且坐進清華矣屬天下多難諸爲儒者脆弱不勝或抱書竄伏山谷無所得食乃去之學擊劒射獵戲車弄馬皆絕人蓋其天性也甲申之難有鄉先生使持節總師河上者君仗劒從之得以軍興法相署置無何闖逆陷闕庭海內雲擾甫行而中罷其部曲或散或留依先生以自保君在幬人中益謹身去就不敢妄

與人然竟以目嫉名㩳阸會幾不免者數矣自是易
名山立以自別異而其爲人排患難赴緩急自如也
會
聖人定鼎拊髀思賢凡鄉國所貢材武竝優其常調
以觀示之君謂此壯夫業也遂起以武科應遊於京
師諸曹貴人間壯其奇俠多願交者及當對策　殿
庭例有內大臣承　詔都肄之拔其騎射尤異者以
補內侍隸衛將軍得出入　掖庭居則期門宿衛出

則扈從
乘輿鞬韝居馬上抱弩負箙行豹尾中時從南苑射
熊闗獸久則出爲偏將軍甚寵赫也是時君材居最
當預之私念如此即留　闕下無歸居單子弱無若
是何遂不就而退營長白山居修漁佃樹蓺之事益
治壺觴園果以延望四方客遊有山志者至則招之
語小契洽倒屣之有快書致之古物奇器不能名者
爲識別之獨不喜對俗儒隸人曰眞學人固當落落
定不於客坐把書且儒門清貴何至向輿儓借聲埶
乎乃其搆讒㩳阸卒亦以是也少年嘗於方外得煉
汞法試輒不成晚益篤好之遂以是終其癖尚如此
世傳王陽能作黃金爲吏頗廉而車馬鮮盛然自劉
向之徒嘗得淮南秘書以典尚方鑄作費金甚多而
卒不驗將谷永所云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
之蕩蕩若繫風捕影終不可得其果是耶抑則貧窮
亦有命也或謂以君之才守其家學倘不中廢清華

宜可得惜也其䩨韋跗注君子也昔班生未遇困於
傭書以叔皮爲父孟堅爲兄皆儒林之瑰寶也然仲
升投筆憤發卒立功萬里之外以取封侯士各有志
亦何傷乎顧其修短無如命何君卒於康熙六年四
月得年四十有六娶趙氏置側室葉氏有子四人士
楚士埜士梵士蔎語在狀中不悉書　銘曰
藍之田玉騂連烏衣巷世稱賢珥漢貂秘孔編彼姝
子都且姸投簪筆佩兩鞬周有虎漢有班騁逸駕鞭

後先時則邢壯而顚登桓臺望肅然墳燋蕘旒芊芊返眞宅固且安宜孫子永萬年

叔父南昌公行略

嗚呼余叔父義侶公之沒也傷哉叔父長余十有五年其自總髮而能從之遊者十餘年先我而捷秋闈六年及同列庚辰甲榜其相去數百里且數千里而仕者又四五年而於今益二惠弱一焉傷哉余叔父之沒也叔父諱景昌字仰之先世爲益都人洪武初始自府城東南隅徙居孝婦鄉歷世未有顯者以故譜牒不詳數傳而始祖曰富富生金金生紀紀生延齡延壽延福孟好武任俠爲千夫長季少年跌宕吹簫蹋鞠爲狹斜之遊俱不事生產仲獨折節好儒以義高鄉閭鄉閭有大事常爲三老祭酒是所稱栁溪公而公祖父者也生湘潭丞嗜陽公齊濰縣敎諭贈光祿大夫戶部尚書加一級晟陽公震卽余小子大父而公則湘潭君冢嗣也公生而姿穎九歲能文初湘潭君篤學力行聲名藉甚無慮所交遊皆一時人譽後率爲名公鉅卿且出其門下者多矣公自總角

而與諸公遊諸公莫不避席揖而進之公旣生有令儀爲人慷慨博達善談諧義氣軒軒千人自廢十七爲諸生屢試高等載酒談經履滿戶外逮至三十有六癸酉始以禮經舉於鄕時朝議方立限字格主司以此斤斤繩士獨公雄文自放所著論策皆通達博雅卓冠一時主司心知其逾格而無以奪之雖抑居後列其論文卒著爲程式云庚辰四十有三捷禮闈對策賜第壬午授清苑知縣淸苑居三輔要津多貴

戚近臣號稱難治又軍興旁午徵調不時賫糧車甲咄嗟而辦民未嘗病之旣而帶甲滿地畿輔震驚添註股肱大僚行部視師建牙保定城守戒嚴悉倚公爲左右手枕戈登陴六月而息行當論功適以內艱解任家食逾歲遭國變擬野服以沒世矣屬

大清啓運徵車四出趣所在有司舉遺賢身勸爲之駕服闋逾歲以乙酉敦趣赴部再補南昌時江省初闢山谷之間反側未服防師數萬悉萃會城索餉則荆榛滿眼輿怨觔魚停徵則庚癸頻呼滐虞猰狗時防帥金聲桓者心懷不測專貪自恣奴視文吏守令以下莫不震讋或至膝行蛇語公獨長揖不屈聲桓每覗眈眈以其廉善得民且諸臺交稱之不能罪也戊子及瓜署上考論賫薦行取銓曹已上單矣忽金逆發難據省城陳兵四掠公聞變詣按君要與俱死爲亂兵獲致之金逆叱之不屈榜之不屈左右欲兵之其黨曰此民望也舍之得民乃不殺而囚之數日

得間夜逸時從者散失且盡乃獨行薙鬚髮走匿匡廬山佛寺間憂鬱病作行念老親轉劇聞大將軍固山譚泰提師掃除金逆過鄱陽將抵省會乃自廬山歸於大軍大將軍望見偉儀且念其不屈憐甚許以督糧備兵司道之職以病辭請間而任許之得休民舍數日竟不起矣有門人萬生義先者具其事於兩臺兩臺乃捐金給照護喪而歸傷哉予叔父之沒也叔父生於萬曆戊戌四月初三日丑時卒於順治戊

子十一月十七日子時享年五十一歲亍配欒氏早
卒繼配石氏男四人長廷鑌次廷鈞出嗣次廷釬次
廷鉞俱庠生女四人億庚辰初第按除目叔父及余
皆應爲令余念文弱不勝吏事戚戚憂之以及於病
叔父數有慰言會同鄉諸大夫迎賀有一先達自令
爲郎其人蹣跚老醜衆屬目之叔父指謂余曰若獨
非令我輩豈遽不逮若乎而安用憂爲余爲意解而
詎知其遂不逮若耶傷哉於叔父之葬也謹述其略
如此

先大夫行實

先光祿府君在殯之三月不孝小子既遵奉遺命卜
兆于務子之原將請銘焉爰述懿行以告君子蓋執
筆泫然迷惘不備又念先君生平好直惡佞諛言不
至於前不敢緣飾文辭掩其素志謹述一二大節用
備采擇先君諱元昌晼號大山其先益都附郭東南
隅人明初遠祖曰克讓數傳至富不知誰何遷顏城
孝感社富生金金生紀是爲表時公生三子中曰延
壽是爲贈尚書柳溪公生二子次曰震是爲濰縣教
諭贈尚書晸陽公晸陽公冢嗣則先君也自柳溪公
前家世恂恂常以孝謹退讓著於鄉閭而先君剛直
果毅與人洞達無隱匿至其意之所是則斷辭一跡
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也讀書好深湛之思刻文切理
不憙滑澤枝葉之習年二十七始遊庠序既而屢進
不偶終不易其所學論難齗齗確如也既舉亾姊及
不孝弟妹食指日繁拮据惕惕靡有遺力愈益操持

耿介不肯降志而辱其身初有訖爲子錢居息之事者嘗一爲之即焚籍棄去曰此非君子之用心乃退居傳經以自給每寓於酒顧影獨進或乃召集諸弟羣從而飲之時諸父並復少年嶽嶽既過三爵英辯鋒起一言無當先君常乘醉呵之蘧然皆謝不敢時先敎諭公偶一過門正直謹諱謂此嶲嶲者盡醉耶既而察之方歡洽甚又聽其言皆有理緒更悄然獨喜而去亦終不以爲過也不孝能勝句讀授以古史

大略能舉似矣授以先輩經義晝日或有他營夜者猶就臥內講之貫之反之覆之一義至於十反必使知其故乃已顧獨不令學爲文辭以謂必待其從容將自有之不煩吾力也蓋小子十有三歲而一日捉筆爲文先君閱而賞之其終以成立者則先君之善誘也先君壯年論事慷慨激發蕿形於色既無所施試年未五十婚嫁粗畢遂乃閉門却掃漸疎外事門前種柳堂後刈蘖署其門曰辟俗理舷枕隱六問藥

籠潤納野人與語嘗有貧賤交遊一旦豪貴車馬過存一聞其聲即飄然引去終不復接對其憤時迕俗皆此類也性好綜詳臨事必先立矩度即斷竹敗瓦處之必安其據用之必當其材小子婆娑仕途未嘗一日肯就祿養或寒暑節令間製衣帛欲進前爲壽度非其意也又則趦趄遲回而不進蓋不敢以進也晚營孝水之濱俯仰靜觀窮年兀對倦則策杖獨尋從容信步山邊林下邂逅忘機輒爲盤桓移日兒輩

或念其勞間以僕馬追隨進者則悵然而返亦其素懷微尚然也

世祖皇帝之嚴法令也小子方隨班九列惕惕於功令之間問所以自安全之道先君移教曰

主上精明人臣奉法此至治之徵也令甲雖嚴不加於忠信之臣清白之吏但使汝一心奉

國不自惰褕退食之次尚足從容曷有意外之干足驚坦坦之度哉若子弟家僮有吾家法在想邇教勅

當不以累汝也甲午之夏辛丑之秋小子兩奉
恩命賜告歸省見老父精神强健飲啖勝常私心甚慰迨甲辰冬末小子移病歸來而先君微傷憔悴相見惻然有吾衰之歎謂方當以藥餌扶之不虞浹歲之間遽嬰篤疾一至此也初先教諭公之將謁選也時有所舉叚於鄉鄰既卒於官未及償報先君與諸父乃分任之先君既畢報矣諸父或不時給遂歷多年先君病中檢料及之曰此區區者而今先人有遺

負之名義不可居也一旦發廩爲盡償之會有其家長既沒者子弟謝初不知先君遣報曰君則不知矣如我知之何付之然後已一日逍遥曳杖呼小子而詔之曰吾茲年逾七十尚自勤劬意謂淡泊惜福尚可延祺十年不謂今者乃遘斯疾但自今以往毎日一人家門見骨肉聚集飲食無恙蜓以爲安若得延過冬月吾無患矣即臧獲亦骨肉也汝知之乎小子聞此不禁涕淚之横集也念先君直道而行奉下憮

其方嚴朋儕畏其清峻初似難親及其久也方且愛慕思戀懷之不去者豈非以推情與物若此之乎恕哉於乎如我公者雖孤情自照而隱不違親雖矯時礪俗而動不驚衆所以難也猶憶小子兒時先君于秋夜庭前置之背上指東方長星而示之益如昨日耳而今已矣不復奉晨昏不復追讌笑矣嗚呼痛哉先君生於萬曆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卒於康熙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三累封光祿大夫

戶部尚書加一級配夫人張氏卒之日有子四人長不孝廷銓次廷鍾青州府學生次廷錫陝西保安知縣次廷鑑官監生女二人俱前卒孫男十二人寶仍寶侗俱庠生廷銓出寶何寶似俱庠生寶倌寶仔廷鍾出寶儀寶儒寶倫寶伸寶傳廷錫出寶修廷鑑出孫女九人曾孫男四人融祥寶似出嗣端寶侗出續端寶仍出曾孫女三人茲卜以康熙五年十月之吉歸厝於新阡先君篤志勵行七十餘年窮居不濫在

醜不爭儉而能施貴而能下黔婁之謚曰康栁下易名以惠以今絜古抑可謂無遺行無愧辭者也不孝鄙詞荒略哀不擇音惟仁人長者哀而賜之銘殁存不朽矣

先君一七祭文

維年月日孤子廷銓等暨孫某曾孫某謹以菽水常儀奠於顯考府君之靈曰惟考厭離塵濁遊神太始日月不居忽焉一七雖靈柩在堂而音容窅若諸孤叩慟煢煢曷依欲奉晨昏不可再得敬陳勺水彷彿生平孤兒在此靈其顧之

二七祭文

惟考厭離塵濁遊神太始日月不居忽焉再七兼復

歲除星紀已週而音容永隔歲華將旦而靈馭曷歸遺此諸孤銜辛茹慟感時睹物惄焉疚心彷彿生平薦陳勺水惟靈不遠眷此孤兒

三七祭文

惟考厭離塵濁返神太始日月不居忽焉三七兼復春和星紀載回而音容永隔羣生樂育而靈馭曷歸遺此諸孤銜辛茹慟感時物之遷序空衣裳之在陳彷彿生平薦陳勺水惟靈不遠眷此孤兒

四七祭文

惟考厭離塵濁返神太始流光易逝日月不居忽焉四七之辰更逢三五之夕華月流輝而音容永隔春燈在戶而靈馭曷歸愁遺諸孤㖿悲茹慟感時物之遷序追讌笑以無從彷彿生平薦陳勺水惟靈不遠聰此孤兒

五七祭文

惟考厭離塵濁返神太始日月易逝五七載迴杖屨

非遥慈顏永隔手澤猶在書閣塵封遺此諸孤煢煢何怙搴幃永慟尚憶遺徽緬惟我考生存之年執義則如山不移勵志則絜氷斯潔理必沿流以揆本學乃刋華而就實壯歲食貧取必嚴於一介耆年錫祉意不動乎秋毫雖孤情自照而隱不違親雖矯時礪俗而動不驚衆斯乃龐公懷鹿門之期太丘負潁川之望以故含華隱曜高風上徹於
九重履素秉謙義問懸馳於百位用能重光祖德啓我後人家學者佩趨庭之訓不遠求師服官者凛淸白之貽無敢變節是宜遐登上壽庶幾振厲頹風何乃儵期遽升鶴馭俾老成典黄耉之思後生歎哲人之萎靡不素車白馬走集千里於門庭繐帳靈旗欲起九原於長夜路人含慟矧我諸孤春雨秋霜痛松楸之易拱遺編斷簡奉琴瑟以何年彷彿生平奠陳勺水維靈不遠鑒此哀悰

大襄祭文

嗚呼我考之殯於斯堂也十月於茲矣緬惟生平秉道履方遺榮守素不詭隨於流俗不搖奪於衆論不移節於貧賤不見悅於紛華庶幾三代遺直大雅君子也至於懿德修能受茲備福鄉黨稱仁聞風慕義可謂得其名矣上仙之日齊於孔年可謂得其壽矣履坦終生曾無悔吝可謂康寧襲吉矣諸孤成立孫曾滿門可謂大啓厥後矣隱德徹於
九重義問流於百位其生也可謂榮矣觴奠者巷無

居人陳誄者走乎千里其歿也可謂哀矣兹將以日
日之吉恭奉靈輀安厝於務子之新壠念前此慈顏
雖隔繐帳可依自兹靈旐一遷墓門永閉煢煢孤子
哽慟曷極幸此諸吉協從輀車夙駕敬陳勺水用佈
哀悰

誡子箴一

咨小子仍汝生有徵母病兒餞憔悴不勝時予顧汝
丙夜未寧捲書在牀而拔栗於瓶及汝胥育我心則
起粲頰摅顏肩目可喜初名汝倜義取瑟兮望爾斯
才篤志弗逃予承先祚秉義以濟流光餘寵洊汝兄
弟青青子衿莘於橋門典學齒胄實惟　國恩咨爾
小子尚省夙愆無白日昭昭而恬彼狂言淑人儀一
進退有常無啓處靡寧而忽焉翺翔白圭可磨失詞
何補語諸趙孟之婾而又甚於遂武相彼楚人見嗤
猴冠無我顏厚貽彼齒粲新息誡子黃門訓家靜以
生福無爲禍芽不密失臣不密失身秉心塞淵萬物
乃覩敬儀孔顯履信無咎永惟斯言以眷爾後

誡子箴二

咨小子侗汝弱而聰曾未免於懷而羸疾是攻維父及母中食投箸怵汝不育以疑以豫秋霜還序增歎牛衣予豈棄汝若遺而實去奮於闈兩月來歸載旋載奔謂汝死矣宛然候門色敷體瑩投懷而嬉予以汝卜亦弋言獲之汝年既成爾志斯愉握鉛懷槧振此文塗辟予肯播與汝終酖嗟嗟奈何而湛於酒良賈深藏上德不有嗟嗟奈何而騰說自口杯斝在御

鑱氣盛譁聽者已倦汝曾不思灌夫禍竇子反敗楚不戒於微終無處所衛公抑抑乃作賓筵守缾之智不尚有慾惟節養和惟嘿養神夫惟大雅是式先民寧爲金人無爲竹林及爾曾玄敬佩斯箴

北曲雙調新水令　自笑

山東鄙人起爲朝吏支離拙訥初無瓌瓏會通之材餔糟啜醨之智而謬致通津顧朝士懷才孔多願忠者衆旨酒一盛禍父覗之處非其據能無恧乎於是相與招撫細碎督以不急之務咎以非所任之事脂策輪攻交章迭起必欲鋤而去之僕閉閣思過之餘日夜以幾與得黜削以避賢路遂丘樊不意復被　朝恩許其留任雖謡諑暫息或非

其意也詩不云乎亦云可使怨及朋友歌以訊之

俺本待灌園學稼老孤村樂　皇朝太平熙運青山橫北郭流水入西鄰瓦鉢磁盆守愚賤半生分

駐馬聽

玉陛宣綸四野弓旌招大隱金臺求駿一封表薦動朝臣十年長樂曉鐘聞千門過雨春花潤渾忘了北山文西風斷卻猿鶴信

沉醉東風

又不是扶社稷調羹補袞動君王逆耳批鱗論官階
署兩宮消永日只餐三頓慚愧煞咏毛詩坎坎伐輪
寸草春暉未報恩因此上惹動了飛章論本

殿前歡

那一班直節紀綱臣青霜白簡甚情親遮莫是公孤
三事名特進怎禁當衆口紛紜旋風般不住輪依公
論煞是一言難盡也只合低頭認罪終不然覥面求
人

鴈魚落

准備着褫羅袍稱放民荷簑笠爲寒畯永辭別青鎖
闈沒指望黃金印

得勝令

呀謝天恩雨露一番新又蹉跎風月逐閑身似這般
遇事渾無事不信道無神却有神就罰了柴薪有月
米何須惱革了宮動着朝衣則做人

川撥棹

聽原因請先生三自忖抵多少羽扇綸巾東閣平津
灑落君臣圖畫麒麟便不沙也渾俗同塵綿裏藏珍
博的箇駟馬高門畫皷聲頻響鈔精銀翠袖紅裙賓
鼎雷紋繡被蘭薰對人前撐達些賢豪氣分也不枉
他守寒窓且謄本

七弟兄

爭似您青草閑閑門等閑不覺春光褪把一個洛陽
街花攢錦簇美前程生扭做望江亭風清月冷喬丰

韻

梅花酒

顛倒是鳩拙無倫那裏也龍性難馴只如今風沙摧
鬢短霜雪上頭新踏紫陌踐紅塵逐馬隊入鷄羣愁
曉角悵斜曛羞前輩讓時人充話柄弄彈文弄彈文
恰便像直舍郎果偷了金李司徒眞傳了粉

收江南

呀青門栅色一般春他年年安排青眼送行人有一

日掛朝簪歸去禮白雲但乞求的　皇恩有准園收
芋栗未全貧

鴛鴦煞

鸞凰久上河南尹干戈近罷珠厓郡看從容宣室求
賢沒動靜細柳移軍暢道是四海歡騰千年曆引若
論起文武官紳果然是諸公滾滾多豪俊就放了俺
朽木陳人只當個野鹿山麋打甚麼緊

北曲仙侶點絳唇　歸田

予滯留京邸復六七年家有　老親端居善病又
素秉鹿門之遜尚御魚軒而不居小子顧娑娑終
日心焉愧之剏陶令園田荒蕪可念長統釣弋樂
志無時休亭退谷彼何人哉辛丑秋七月勃興歸
省之思懷疏將進友人遽止之共謂·國有嚴稽
一請不得致觸藩也退而卜之兆曰可遂得告斷
命之晨渙然如病初愈灑然如釋重負比及秋務

露瀼則在舟中矣是用作歌以志喜焉

解組辭朝東門祖道清秋照攬戀逍遙螺黛晴如揥

混江龍

徘徊瞻眺又子見那芙蓉雙闕入天高昨日個隨班
待漏今日個先路鳴鑣投至得野老還成村社會端
的是　天恩希遘聖人朝任幾番新貴上青天只一
生用拙存吾道博得個斑衣故里煞强如玉珮丹霄

油葫蘆

野店疎林過草橋美煞他送河梁故舊交都道是先生此去其實抄喜的是錦堂歡鳩杖雙親老茱萸會鴈序列時髦裛天香孫枝砌綉宛雲路雛鳳啼毛漫憑青史笑兒曹從來白髮無公道且白去吟南郭嘯東皋

天下樂

休題起政事堂前逞俊髦雲也波霄燗錦袍大古來紅塵清夢少一會家憶村鄰詩酒狂想湖山風月招

恨不將黃鶴樓搥碎了

那吒令

因此上聽雞人報曉望螭頭拜表望螭頭拜表把烏情懇告把烏情懇告感龍天放饒跳出了是非場蹬脫了連環套且徜徉明月清宵

雀踏枝

乍離了鬧炒炒聒耳金鐎旋駕起虛飄飄載酒蘭橈歸去波江上垂綸洞裏吹簫便做道俗緣未了也應黃髮老漁樵

寄生草

可正是收韁馬須趁早開花結果憑天道粧么做勢傷時調且吟風弄月從吾好閃煞人雄門畫戟虎頭牌喜煞人神錢花鼓牛王廟

么篇

趂着這風波靜去路遙過了些朱樓半面斜陽照聽了些紅霞萬縷征鴻叫看了些青林一抹輕烟罩早

望見白雲親舍鳳凰山頓忘了黃粱客夢邯鄲道

賺煞

爲甚麼嬾上嚇蠻書單奏陳情表滿盤棋只看那後來一着拚着醉東風愛眠原上草又弄荷珠繞扇輕搖纔看了丹青幀七夕河橋早見那雪點寒梅小院飄守着咱泛流霞雙親壽考仗着咱鎮江山吾皇有道儘教俺放了假的村童燈毬

沚亭文集二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廷銓撰廷銓有南征紀畧已著錄是集爲其門人慕天顏所編國初景運光明人才蔚起廷銓文筆雖未能與一時作者抗衡而平正通達究無纖仄噍殺之音蓋時會之盛爲之也

薪齋初集八卷二集八卷三集八卷

〔清〕呂陽撰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清順治至康熙遞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薪齋集八卷》提要

原缺第一葉

府諸體人推東西京及魏晉若枚叔之佳麗平子之艷發思王之感蕩張潘左陸之采縟莫不辭潤金石思欝風雲盡致極妍矣義熙以來淵明作家稱簡淡然子瞻謂其質而實綺臞而寔腴所以為隱逸詩人之宗齊梁而後弊于靡非獘於文若蘊之不厚出之不嫻如縞而無音春而無花山水而無雲物之蔚薈渟之瀠天地之大

序

枯黯矣今觀全五詩何其森嚴
婉縟鶱蒐爍目鏗前人未鏗之韻
布苒人未布之采至於斯乎或
謂全五古詩逼徐庾近幹逼溫
李似之矣抑未知全五之志也全

五以孝友爲本靜穆爲品經術
爲資諸子百家爲驂使當其興
緒類髑豪鋆待攄神遊希夷形
兀槁木句煅月煉而出之不知其
爲掇徐庾之艷也并不知其爲吮

漢魏之雋也不知其爲續溫李
之靉也并不知其爲協初盛唐之
什也惟欲撈千古之秘竅五聲之
變成一家之言而已是以解組而
怡然飲不勝蕉葉而曠肽或索

居謝壇坫或閉業屨滿戶外而陶
陶然此物此志也自茲以往揚扢
箕雅鼓吹和平嗣響郊廟之樂
章壇場風流之茂制上此物此
志也若夫緣情以物取性之近

謝華啟秀脩氣之先讀全五詩者豈無寒音而深感歟

順治癸巳季秋門弟高世泰敬題

呂全五薪齋初集卷之一

詩

舟次桐廬與趙月潭語作山水因及養心之要
書此自省
悲美人
牧童
過越州
贈永康侯徐如蒼太夫人壽
代浦晴郊贈郭純素
與秦以巽山中讀書
過天台

再過天台
樵漁
桐江懷古 二首
乞兒
閨思
讀醒貪簡要錄有感
村興
宦遊有感
乙酉仲秋陳伯衍爲予作小像詩以誌感

祝近思叔稀齡
贈浦斗涵德壽

卷之二

敘
劉易齋先生集序
會舉錄序
辛未房書湘艷選序
戚少保練兵書序
秦馭甫行卷序

楊龍友山水移序
壬午行卷舞咬序
秦太清先生暨施孺人長君公安暨華孺人一
堂四壽序
戚价臣行稿序
副總戎賀仁宇治兵序
序嘉善黜忠叔孝廉文稿
蔣德侯徃徑山作僧序
永嘉茂才何諱士標林諱健文序

卷之三

記

傳

引言

目錄終

薪齋初集卷之一

錫山呂　陽金五著
同盟黃家舒漢臣選

詩

越遊紀勝之一

聞猿宵宿闊聽鳥欲栖樓太史溪頭月詩人好唱酬

奇絕

其二

五葉秧開日黃鶯樹樹啼山花殘不盡和雨半成泥

其三

瀘州傳妙藥颺鼠亦飛仙頑浴龍鬚菜殘英味太玄

其四

探幽單騎絕訪舊一舟逢野老羞猿臂仙樓隔幾重

其五

奔流瀑深岫雲雨如奇獸光影日夕移仙姬雖判繡

其六

大道吾無隱芳心是藥用吹香亭上宿仙侶一壇烟

其七

山而當車隱逢岐竹四闌憑高經數武回首渡頭非

其八

馬足欺紅葉人情逐繡裙春來愁作客無夢不湘雲

其九

驛舍一兩間進遲君子駕朱輪大火流何日休林下

其十

好鳥皆能語綿蠻小雅通鳥栖林點墨曾見白頭公

其十一

草屋穿林入牽衣稚子迎相逢半相識談笑一樽盈

其十二

小橋盈尺水荷芰葉青青故友洲邊別相看愧鶺鴒

其十三

山房僧磬寂雨和木魚聲臥佛應投錫來聽石澗鳴

其十四

草衣多著綠偏逐馬頭紅杏臉逢人赤羞迎對面風

其十五

豐山有棋局日月竒光燭黑白等閒分離維從白鶴

其十六

蟹井嘗飛雨螺崗解吐雲巖前有奇字不用篆籀文

其十七

風波今覺少曾築夢歸堂緱氏山頭月吹笙引夜鶴

其十八

破衲登高坐談玄過五千松濤飛鯉石奇勝自天然

其十九

少女溪邊出臨流拭素鬟短衣羞襞積添線理針工

其二十

尺水灣灣護苕溪處士家新炊魚子粒初摘嫩瓜華

其二十一

瓊海多奇藥雞窠畜小兒他年應駕鶴采玉峻靈坻

其二十二

麥徑分晴雨歡愁逈一村枝頭啼布穀婦子荷鋤奔

過嚴先生釣臺

去歲江中去今來月下來魚竿高百尺釣叟坐三台

吊三閭大夫

石綴千年碧花飛五月紅汨羅應有淚長貯楚江筒

龍舟

蠶葉三眠后龍船競渡忙百花洲裡沸五子樹邊薰

酉事有慨

揮劍出伊吾遥登望鄉嶺阿瓜豈有知雪夜塗膏冷

其二

深山有文豹曠野無飛爆韓范著威廉一軍皆可敎

懷古廉吏

雙鵲依清吏飛鳴良自然廉溪如可汲休浴古貪泉

其二

三杯蒲艾酒百里芰荷衣秋滿無多事人受一錢歸

其三

挾果嘗迷路貪珠珠不歸沉香投水去薏苡亦應揮

漏澤園

古墓松楸寂千年共一堆虎頭馳驟足對景也應灰

禁宰耕牛

耨土惟牛力春冰犂未息屠夫何不仁甘向鼎中食

其二

吳牛愁見月夢覺皆驚花歎彼食牛人盤中餐白骨

美人

安絃彈夜月潑墨畫秋蟲閨閣纖纖手珊瑚百尺目

其二
朱桃炤紅頰近水光彌曄拭秋悲所思風流兼義俠
適越擔書簏臨岐手相挾前魚疑泣君錦水傷予妾
其三
宿處州下河渡
水明千巖疾雲來百粤重舟隨明月遠星影落芙蓉
太白得意詩
青田舟次
仙掌承零露盤珠走太空月高橋影外人臥水聲中
又似右丞
縉雲聞鐘

雞人頻唱曉一夕五敲鐘始信楓橋泊聞聲夜半逢
東嘉舟次陰雨
雨溼舟人笠風牽海客衣斷橋猶可渡烏鵲欲何飛
新昌道中
馬首欲何之尋向天台去仙人安在哉空山惟白蘋
過天台
蟻頂高還下蹄輪斷復聯方平應坐此招我種藍田
其二
岈幘乘山栢青袍雪草綠荒祠神儼然禹后圖玄玉
其三
松風如舞翻虎踞山門疏投轄草菴中居僧來僻勞
過黃巖峻嶺之一
驅車白雲中雲過車還滯度嶺人不知白雲自搖曳
其二
野屋惟牽葛新田半種稌山家弓繳少匊手探烏雛
其三
正月山花滿不衣風自煖江東獨早春梨栗無人管
其四

秋岫憐榆白春園妬杏紅化工惟肖物俗眼自難通
懷陸叔平舊友
畫石儀能佈安琴怒欲歡東南才已盡季雅是琅玕
弔楊聖西門兄
王質仙柯爛稽康琴尾焚曾聞無定河猶作歸與嘆
西湖晚眺
瞪目孤山邊狂呼董北苑揮毫如轉蓬洞泝風委婉
過新昌
蠟屐登山脆胎市涉水艱途窮非有慟殊遜阮稽間

眞神仙者最能同歎

見[illegible]骨

枯骨浮荒岾無孫誰是祖道旁如有情掀箕役新土

渡黃河

天遠日非遠山高松亦高簡書王事重河廣不容舠

登南明山

頂首南明佛曇華護韋䭾談禪一字無說理理已屈

其二

不落理障

鶯囀垂楊巧光紫希一飽我心如老禪衣衲參溪菲

嘲山婦之一

村粧膏沐廢蓬鬢幾忘梳笑飲菜萸醽風前學舞蘽

其二

山妻新合巹淡靚無脂粉偕老百年盟芳情視朝槿

憶天台

吾本塵俗吏何修到此山劉晨如悞入再悞豈應還

其二

雲來闌闠中人去雲不去夢攜芙蓉裳牽雲嫁天女

懷古釋少康

佛向口中漩一聲遺一錢乞來還捨去祇爲富兒捐

春景

桃花開欲盡帶雨生蘚笋榆火熟醉醪麥苗尋截稲

宿岩前鋪

山房蝸角小簾外春雲窈清夢咽箜篌枝頭叫黃鳥

其二

入春纔半月槲線牽羅幭帷罩濕松雲新詩記陳碣

懷高士

黃閣分滕韻青樓傾[illegible]醽擔魚換酒來有客休頻問

其二

錦此可謂兩詩

床前鼓清瑟堦下鳴蟋蟀往復如斷章陶詩五言律

其三

天書刻玄琢勾畫雲舒卷悟者豈皆仙生來塵俗淺

見癡者

山中盛牙爪癡草焚其居斷澗俄成洫新畬戲蝍蛆

惡恠者

古易思占泰東衣還束帶胡爲舞象年自乘天倫外

其二

巷犬迎[illegible]吠山雞驚孔去當前自失之見聖何足據

舟過館頭驛

月瀉江潮晚山銜海檝紆參軍來絳帳談笑悉陰符

有感

舉世誰青眼纖瑕登白簡幽人愛出山宦客愁何限

西神山麓

逶見仙源客單衣度石門雲深無伴侶白鹿自言言

其二

冷月流花座清風渡草橋樂天終古恨對此也應消

村居之一

小艇隨孤嶼幽棲戴遠亭荷衣猶卸綠魚眼自流青

其二

無懷本非氏老子亦何名有欲方推王忘情可息兵

其三

梅枝斜倚月桃葉正當風共此墻東地清濃自不同

晚宿 皇城公署

雨後苔衣滑燈前螢火青同來黃閣晚炙酒勸長星

五言絕句在諸體中最難益考意郎夫之耳諸篇清遠雲澗大約摩詰十九少陵十一

錢塘停棹

舟泊南屏畫風聲鬭急弦菜花分麥綠桃葉染櫻鮮笠濕清明雨裙拖上巳烟欲舒天目轉剪紙度飛鳶

歲時風景歷歷在目惟香山能之

過窑碁驛

諸峯皆峻絕窑碁獨參天雲布衣裳滿花舖茵褥平鳥巢盤繭合人足馬頭連登眺同康樂與夫亦可憐

山從人面起雲向馬頭生此尤與勁

東嘉墨池

墨池纔尺水能與百丈泉仙姬貽綵筆堯母贈花箋

佛向青蓮洛天從色石穿幾人稱繡虎不負此名園

高唐驛節

落日過高唐車人戒履霜三驚烽燧火一變海洲桑臣子愁朝食飢民忍夕糠攙星應旦滅重見古明堂

自省

爲愛羝羊角愁銜野兕觥三緘嘗珮韌一敬可書紳動寂占星象行藏抱易龜稽中無愧怍或免罪愆貽

菜花

丹花春谷滿惟有菜花黃君子茹根久農夫愛葉長

不復可辨

清香霜後菊嫩綠水中菖莫厭春回老糟糠未可忘

贈友人書画

潑墨成蠅狀縱橫萬里間波瀾平處老枝葉冗辭删
餓貯雙荷葉貧看半豹斑練裙留古蹟霞彩絢雕欄

水鳬

一水浴雙鳬身輕荇帶扶歡來妻翡翠醉去友鵜鶘
狎露飛平渚鷲瀾宿聚蘆敢同山雉色華羽耀深籔

寒食即事

夢裏尋鄉思舟中憶故人山桃飛片片野火熱輪輪
浣婦依龍井樵兒過玉津吳人多客越花謝却忘春

不逮畫

樂清道中

一過天台郡三瞻玉甑峰登臨同卧佛採擷類遊蜂
拙句奚囊滿玄書石屋重晨鐘何處是巖下老僧逢

山房夜咏

閒宰東家豕還聽北里雞修容慚蔚荇交頸泣鳬鷖
夢夢蒼天老栖栖孔聖迷何如僧睡足一枕日輪西

永康道中

曲徑驅車遠周行惠我多人情分菽麥官迹比絲蘿
一笑乾坤老三號日月過青門應罷相長此種園莎

盤石硯師

晚宿烏牛浦朝來古鹿城風濤兀上起露布幄中行
鈐閣青萍靜樓舡翠羽迎桓桓黃石老白面一書生

題江心寺

森森江心寺疎鐘四遠聞西祠樵叟卓東謁相公文
峭閣吹臺近浮居華蓋分中流有王屋不患海波頻

和劉虛受韻贈袁重其遷居

六關栖荊日連枝是卯君安門來紫燕移榻就玄雲
母老傳書力兄閒種紙勤潁川多孝子不似或攸分

其二

江左桃源近城闉見此君萱花依寶樹蕉葉蔭朝雲
舊宇鳩栖寂新巢烏哺勤半言堂室好姜被總無分

王元美論詩謂虛響易工沉實難至二首亦稍兼擅出自和韻尤不易得

謁　陵過昌平州

白浮村裏繫朱纓介冑前驅道左迎遥禮　裕陵猶
踧踖敢云潛令只山行

發十二陵

鳳舞龍蹲一劃門山爲肱股水爲屑羣猴未敢窺松
栗爲扃秋嘗卜獻新

西湖

六橋花影漾輕舠舞扇歌衣醉小桃金主不知西子
色漫推尤物是西郊

顔回

與回終日有何言却向如愚坐屢前若使如愚終不
發要心寧肯付流泉

其二

終朝對聖寂如顚退後緣何語氣遷祇爲化工留不
任齋忘坐裏失長年

村景

莎衣漉雨繫孤蓬對景浮沉闒闠風乳鴨睡同遊客
醉杜鵑啼染杏花紅

似陸天隨

其二

水落層岩怒欲飛紛紛桃瓣渡危磯香裙濕透看花
雨笑舞春衫暮未歸

其三

亂流驚石響琮琤上有秋仙奕画杯彼此不分清濁
韻再聽松杪吽鵂鶹

其四

三眠葉底卧螵蛸四月鄕村豈寂寥紫笋白魚堪下
酒醬翁筱叟盡攜瓢

其五

三間野屋憑雲鎖一井泉泥和草封雨打鵁鶄蘆荻
岸骨舡轉過石橋東

懷人

夜半誰來氷雪姿慇懃素簡索新詩燈花爲我煎香
沐鏡影知誰撩鬢絲

贈袁重其尊慈吳孺人

霜閨剪手綉琅玕有子臨池墨未寒却恨魚腸浮墜
骨飛來蝴蝶紙灰乾

夢中咏桂

緋桃三月點人衣桂子開初葉巳微春夢欲隨龍雨
贅秋香敢逐燕泥歸

牡丹

丹州驛馬自轔轔誰識姚黃魏紫珍天后移來精舍裏衆香歛衽合稱臣

其二

沉香亭畔一枝春暮暮朝朝紅粉痕人說西湖堪破國不知此種却亡秦

既望

每怪蟾宮二八偏漫隨弦影度花前天邊若有公輸子應費嫦娥匠作錢

春日經內苑即景

晴光初動玉泉邊弱柳風斜縷萬千太液波翻疑噴雪建章鶯囀欲調絃金鰲影狎魚龍戲玉勒嘶高虎豹眠自是禁城春色好渭流脂入御溝鮮

藻適清遠岑嘉州賈舍人早朝詩未易伯仲

甲申孟春三日督師赴發

飛輪彩騎出江皋遙拱征西將士袍拭劍乍揮龍角斷彎弓長聽虎蹄號依依柳色春王月習習松煙都尉刀蒼嶺欲圖銅柱績陰平捷邏取功高

炎夏晚眺

南風晚扇北窗時蓮瓣香浮濕鷺鷥椎髻山妻燃麥罷科頭野老聽鶯遲蟲穿古砌蘚邊月瑟偎深閨字裏詩小草孤眠清夢冷披裘猶恐鶴猿疑

贈山居

短袖迎風可辟寒恩公石上弄雙丸間關漫逞公孫辨叱御曾投方朔竿自古勞人多草草敢云頹骨亦珊珊竹林幾亟沾仙氣好傍中洲種若蘭

懷人

風前澹宕憶嬋娟鄰地江波異樣鮮翡翠屏邊鶯燕

落芙蓉帳裏翠蓮偏新歡莫問如何夜舊舞徒悲長恨天露浥曉粧羞着鏡凭欄搔首石人憐

村屋談玄

江左庾郎氣自溫家家售宅敢題門嬰居側陋無葵櫓陳巷蕭疎有兎積煮石頻年肥可瘦燒丹到老腐為新雞皮未足烹牛鼎且共莊生說大椿

吳興道中懷舊

小繫浮家桑柘邊一畦寒菜露珠漩漁童自掠菰蒪利耘老仍參風月禪罨畫溪頭圖古木霅樽亭畔寫

流泉平生餔啜煙霞塢劉寵何須帶一錢

早渡錢塘

霧隱吳山冉冉青千門白練浪初渟舟人索渡頻招
客野鳥銜蘆欲點蜓石鏡乍開王者氣東山時作老
僧形江頭餞飲三升醞何必居官九日醒

遊越州懷謝康樂

康樂開山自始寧懸崖繡斧挾天丁石牛延頸通蠶
箇嶲虎撐牙破鹿亭玉曆未須看莢葉金書乍簡動
台星與人不識隨刊力惟禮空王頌佛靈

富春舟次咏月

月漾千江分外清中涵岫影復如瑩羣猿有臂招飛
鵠粉蝶何情夢大鵬百道秋光梭遠練幾番花信濯
香蘅臣心欲比江流潔石轉金銷誓不傾

越州途次即景

美人三五過長楊挈筥携筐傍短墻醒眼欲看桃李
醉閒情轉聽鷓鴣忙西樓對語羞鸚鵡南嶺孤征跨
驌驦使客無心穿栁巷也停煙渚濯玄纕

過中渡

羅浮紫蔕落青苔滿院花茵湮草鬆紅日半山香飯
熟青霞五嶺秀蘭開遊人寶騎鸎飛勒淑女胭脂點
定臺驛使倉皇隨路埽登高作賦大夫來

山庄步月

瀼瀼草露浸衣裙夙夜衾裯濕幾分月下蛛絲纏密
蘭林中鳥跡画奇文每疑鄉夢家居少却笑山庄水
與頻楊栁衰秋猶自綠何如桂子足清芬

東甌夜棹

華蓋東携玉女鬟三生石上訪仙才龍鬚已墮龍湫

在雁宕遙分雁嶺來洞口漁人迷晉魏江頭妓女怯
樓臺歸來飽挹蛟蜃氣却認西施舌吐縺

吳門袁泰徵隱君溺水不起吳孺人嫿居鞠子
重其兄傭書以膳其母時人作霜哺篇以美
之賦贈篇端

裴樓絮首泣波臣五指經綸素繭匀淮海未旌陽烏
節孤蘆先飽哺烏貧和灰學寫曹娥字嚙血書傳洛
女真詩伯漫撈江底月應詒彩筆照氷輪

贈夏郡尊棨陛

北海眞人佩玉符專城拜遣出句吳雙魚刺史千書
擁五馬端州一硯無香案吏傳清白樣麥田人獻瑞
黃圖膠東已卧山陽守漫祖河干送大夫

正始兄關署中蜡月桂花着子和韻

鷲嶺仙花八月開姮娥忽孕小寒胎迎春雁沐天香
去破臘梅傳貴本來玉蘂含珠妃子色丹心吐白狀
元才六朝爭羨燕山種莫覡河陽强自猜

其二

大寒日日桂花開入樹先留八月胎體白不隨銀杏

落心紅如見荔枝來百千金粟浮餘粒十二干支產
異才月裏借來傳臘意東君何事漫相猜

贈養泉叔祖九十

携瓢負畚足生生心作良疇善是耕三世遺民尊祖
臘七朝耆老話簪纓汀鷗野鶴怡吾性古谷愚溪任
客名甥舅一椽栖藥市韓康先已得身輕

過八仁孝子之母有疾進廿李療之立愈諸名
公皆有贈予亦步韻贈之

蟵寶何須蟹眼煎携來療毋姆怡然花生佛地成蘇
海藥滿仙堦變葛川指樹呼名推聖果持籌去核媿
廉泉慈幃已得車薪助笑比蟠桃味更全

輓申維乂尊慈徐孺人

春碗靡蕪學畫蘭誰携筐筥實頻蘩香羅草暗人猶
績寶鈿花明鬢自鬅文定克垂忠孝字參知雅配鳳
鸞班遺栝一旦承朝露煎水求氷事已難

雲陽道中艤舟步月訪友不遇

春光瀲灧漸舒霞色借湘靈繫臂紗飛鳥乍翔還倚
樹行人擬渡復乘騧相思叔夜來何晚獨眺淵明去

已斜遥指丹樓多美婢好留佳句寫層葩

壽高敦甫尊慈顧夫人

支石機邊有麗人臨風覓偶得高辛香奩載捧宮衣
襲黼黻平分象笏勻忠憲有孫皆玉筍端文半子亦
卿雲祈年但比迴文字一縷能添一歲春

壽詩最忌入俗如此
庭見蒼篇皆不多見

括蒼紀勝

蒼嶺空中布雷雨萬松深秀玄都府九盤遥簇似蓮
花少微星炤青芝圃展足一登煙雨樓振衣三拜眞

君王欲追邑鬼寫碑文恐棄深潭摹塌寂龍淵劍躍
奸溪邊上拂蒼丘綠波嫵持登木合守懸崖一夫當
關萬夫拒誰云幽亥小蓬萊亦仙亦吏芳名古燃藜
熱鼎上方山琉華變質成艮瑪馬氏簪裾白鶴翔葉
公杖履青龍舞我築忘歸吏隱嶺春雲滿塢耕香稌
莫愁一句一緣無紗溪二女貽仙縷

奇快沉鬱無所不有
此拾遺渼陂行也

武新昌邀飲南明山石佛寺

我愛南明入處幽相看天姥笑盈眸丹霞蔚起凌山

鳳古檜叢生怒石牛寶地泉流頻説法蓮花漏滿恰
更籌阿尼佛頂封塵土紺宇陁陊幾踐蹂座上講師
徒寂寂峽間鳴鹿自呦呦浮屠數撮撐雲小鋸解中
開切玉柔石浪莊飄塵外磬白蘋洲戲水中儵海鷗
石虎騰五指芥子須彌聚一丘丈八高身蕈草化僧
三易手寸金鏤中秋月漾青崖口小雪霜飛紅樹頭
未了堂中蝴蝶夢濯纓亭上玉貂裘收來滿座珠璣
落爲對清眞武邑侯

手覺華髮結化爲樓
臺雲昏於此詩見之

舟次桐廬與趙月潭語佳山水因及養心之要

書此自省

山容日夕改山體自崆峒虎卧千年石龍吟百尺松
虛車輪自轉寒火氣猶烿慾靜如塡壑言玄似吐虹
空門徒寂寞藥引亦朦朦入夜冰才欲迎風滬悄通
願將蔬水淨洗此甲兵忡

貨山水間悟出格物
至理可當三教參月

悲美人

輕風動羅袷裁成合歡箑纖手折蓮花紅顏懼相壓

後園觀刈田秧針水初揷七八月之間萬花皆折甲
老至怯修容鮮粉藏陳匣

牧童

牛郎卧草間飯牛如養狙水深而草肥雨至不知去
牽牛過山嶺下山追日馭行行一鞭遲夢夢三杯飫
展足天地寬長謠宮羽具前途顯者來行色何匆遽

過越州

寶林超海忽飛來宛委相携曲鑑臺蘭渚峰頭看月
面薔薇洞口挹雲愳休將羅苧題黃絹却認投醪是

玉盃雪夜買舟曾訪戴林間戍市寔推梅鏡湖長炤
曹娥月夢筆應描夷旦鬆兩部鼓吹傾八斗一行修
竹比三槐蕺亭老姥憎題扇智永臨書鎖鐵鏑風景
不殊人物異秦山何望趙陵隤養成雙鶴凌霄翮豈
伴孤麋困鹿胎

贈永康侯徐如蒼太夫人壽

昔人多愛日恒用酒祈年流觴漾萱草稱兕雜花鈿
公侯掀鳳翼文武慶蟬聯所有千乘名而無負郭田
神氣日益上春秋自轉旋雲移宮樹色宸翰五花箋

坐客思歌舞來彈錦瑟絃曲中惟五桂字內寫三遷
函關飛紫霧海屋貢金錢夢帝齡予九皈禪功滿千
積年兼積祜如日復如川霞流仙客指鳳集美人肩
簪筆吟前句威儀棣棣篇

代浦晴郊贈郭純素

我交純素一廿載形踪落落情磊磊履禮周公不我
欺為仁顏氏亦吾宰幹衣適體胼裘純藜糗充腸亦
醯醢貴人邀之不可得下士借焉莫能浼緣君氣骨
挺喬松但有蒼寒無霧鬟未嘗投刺謁一人以故知

交絕欵乃如愚謭劣幸君收琴服追隨嘗不逮間臨
清水濯玄纓時踏芳郊尋細蒠衿佩差池雜楚雲話
言一二恭湖海乃知情至語不多誰謂時移心亦改
嗟我零丁君有人一耕一讀家聲倍耕者嗣肱藝稻
粱讀者儲才荷鼎鼐堦庭玉樹欺謝玄扇箑風流狎
裴頠君家懿美難悉陳先此短章君或采

與秦以巽山中讀書

離市入山屋擔輕書並粟雯聞鳥語愁欲下中庭啄
貽儂尺玉書贈汝糧傾斛

過天台

龍符山前巨人跡委羽流磯似方舄靈石衝鋒捲合
[illegible]朱霞四起城為赤紫芝瑤草滿金庭玉女蓮花覲
肘腋一日安洲負海鰲千年斛斗陰雲積閶風臺上
閬仙遊龍湫窟裏龍涎碧願師拾得友承禎拼耨仙
人田半百護聖瓜生貘不吞望潮魚躍皆名釋笑登
分繡與清平未及丹丘安竈石

雲書鳥篆光怪陸離
遊名山詩非此不稱

再過天台

少時不信天台遠笑覓藍輿窺絕巘冉冉劉仙去白雲一去千春不復反吐納長松飯朮苓吁嗟已矣生何晚山前藜杖吐青蛟石上棋枰化玄緜思搜金簡洞庭邊寡慾清心探道本雖欲從之吾未由昔年所見成矛盾

此學道人吟詠自邨語會者絕少

樵漁

薪夫過山脊途遇五尾鹿百草煎朱曦青松高莫摘槖無沽酒錢徒手羞巾幗投斧去垂綸得魚長一尺

或以粟易之歡飲一浮白懷安非所娛改業今殊昔年少慣陶漁白頭空瘦瘠

桐江懷古

桐溪有異人指桐卽吾姓疑是嚴先生皓魄流明鏡

其二

錦繡峰前石崛崛子陵奇諫官棄不受垂竿衣羊皮豈希萬世名行藏良委蛇後人苦不知肥遯比伊耆

乞兒

山民解耕佃父子猶無賸山婦篦玄黃縫衣終乏綫

長年寒食多永夜雞聲倦煮菜作鱸魚膾扮當白麪誰家碧玉樓笑舞鮫鯖宴錦幔接層霄紅頰裝寶鈿甁中龍鮓豐瓜子金百片豐嗇何相殊單簷與別院乞兒一豆羹攏上三杯奠寄語北邙邊千錢曾下嚥

因果輪廻之言却無僧家梵唄氣習之只如漢魏諸艷歌多風著入使人意消

閨思

幽閨寂寂涼飈起汗漫雲鬟散成鬌輕綃欲刺未能針空擲床前數端綺嬌啼欲乳兒佌佌鶯鶯應歎人完未加餐努力畢前功終日疎慵心手費忽聞桑濮

訊音通又以前功情不旣深惟顧頼欲如何惟有弛針就嘉意

讀醒貪簡要錄有感

四民惟農勞而居士之下想以謀食麤不如謀道雅胡為榮達人名實相孚寡趨利如飛鵠營名同逸馬一椽兮民村丹樓與翠厦一粒兮民脂芳膏與鮮鮓口體窮精華肝腸獨苟且彼豈不知菁作事多推野試讀醒貪篇雖云盡聾啞

村興

秋陰肅羣草露滴空堦澌欲銜桃李恩悲爾蘋蘩微
生材天所槩金谷成荒峡柴桑有賢達新畬菊一籬
濁酒自沉湎萊妻舞僛僛昭容膏沐廢長信滋秋薇
徒浥前魚淚君王莫解顧何如採桑娘白首諧巾匜
富貴若朝露銜門啜饋糜

一肚皮不合時宜藏以深厚古體如是乃爲極則

宦遊有感

當車萬山石歷歷青與白飛鳥鳴澗松征人飲川澤
清光庚子嵩高致韓康伯仕宦同此心風移民俗格

言之不知行自循狐兎跡重賦歛桑麻煩刑泣巾幗
蒼鷹人有聲酷伯家爲栗水怒川不流山焦石皆礫
居官胡不思甘隳冥行軛

乙酉仲秋陳伯符爲予作小像詩以誌感

嵇琴輟響阮氣存醉中揮墨留吾真玄關靜寫高人
蹟雪裏芭蕉紙上春飄飄衣袖松蘿舉雲間日下誰
相許陳子知予狂狷姿鬢髮如雲氣如雨元愷多才
浪得名太嶽爲心因氏呂子牙渭水釣空池滿腹絲
綸祗自怡且韜威鳳儀庭翮莫比麒麟繪閣躬三君
子六先生卷舒闔闢非常儀從今畫筆千年貴敢云
求價待沽之

祝近思叔稀齡

人生期百齡風雨侵顏色惟有歲寒姿凌冬一果碩
老氏懷玄珠存存守營魄黃庭達紫宮上下虛無宅
如璇繫七星星迴璇自易理至氣不凋長揖浮丘伯
今人食肉糜不知寶虛白吾叔尚修真德隅存幅尺
藹藹吉人風心閒戶無擇小阮喜阿咸明眸青一隻
懷抱入相依周周出聯翮東旣尚裘衣林下同巾幘

飢來飯一盂飽去尋雙屐山阿自有春花草輝鴻鵠
鳩策古稀人飛行如負軾頂摩嵩嶽雲足踐崑崙石
桂子酌瑤尊斑華飛采裼弁手頌真人添籌來海國

贈浦斗涵德壽

河間有聚書今人讀無幾好爵縻榮心奔蹄逐豐屺
金張作上卿禮義同漂米履滿不流謙金石皆萎薾
所以相鼠詩刺人而無禮豈若斗涵公清虛恒固窮
翱翔倫黨外折節大賢中欲仁仁已至弘道道從隆
文彩羞章句經綸達四聰潛龍愼弗變貞固守崆峒

所居南澗曲雙槐蔽門屋餉子無香糜事親有粱肉孝友孚三宗吉凶聯五服排難若驚流輕金如棄菅既著河洛書復草輔仁錄太極本希聲陰陽自光昱堯禹爲父兄秦漢衙官逐詩雅流瑤琹周易旋珠軸所衣烏角巾乾坤兩畫分剛健以持己柔順而親人萬物隨俯仰功名薄水雲游藝不溺藝黃老吾之賓行法以俟命綿綿鄒魯春

奇崙突兀 昌黎再見

薪齋初集卷之二

錫山呂　陽全五著

同盟黃家舒漢臣選

敘

劉易齋先生集序

劉易齋先生之文其威鳳之一毛瓊林之一枝耳不足以重先生也不足以重先生而因此可以想見先生之重先生雖連篇累牘不加多剷艸焚言不加少而因其所著悟其所遺可以識先生之所重於不必

重而先生之重益顯此易齋遺集之所爲作而龍友之所爲梓也方先生出入文成公懷中必有趨庭之訓聞所未聞者而先生不之傳策既寇業丁香之叛決之樽俎而韜鈐裕如必有秘異之謀爲延安侯所心領者而先生不之傳讓爵誠意爲閤門使之日出入禁近必有摘佞除奸之疏存焉而先生不之傳輔谷藩於宣邸提調肅遼度寧燕趙六王府事必有維持調護之書在焉而先生不之傳及其赴李景隆軍夜半渡蘆溝以暨辮髮自經之日必有杳隱沉晦悲

歌慷慨之辭寓焉而先生不之傳然則先生之所傳者皆其所不必傳也然且諷咏遺言汎風飛驅神氣直上有王世將倚樓船長嘯之致又有桓宣武上馬舞矟數迴或向般或凝劉之勢暨乎銘贊傳紀質有其文駸駸乎孔孟之篇顏思之製矣久而逃禪又何奇也因思先生所處之時所遭之勢榮珪閼彩靈劍摧鋒達人之隱於屠沽銷於鋒鏑者何可勝數其纏綿婉惻之篇付之自楊哀艸墮不沉珠者又何可勝數而先生之爲人之爲文或存一二於千百之中所

云松門石仆碑字旋生孝栃纔枯慈雲卽起者也夫蘭薰而摧玉貞而毀未免有情誰能遣焉因先生之爲人之爲文而如先生之爲文之爲人可以類推先生之一二猶千百也敢曰東平逝而書幾北海亡而蔡落遂付之不剞不劂可乎是以龍友爲之梓余小子爲之紀

尺幅中無限曲折文心喻㶉水呑吐幾重重當從此參入

會舉錄序

國家六年一會舉簡世裔之賢者能者而升諸公降武事也先是鄕有舉矣國有會矣而復行會舉者何降世裔也歲辛巳大司馬特請於朝集戎政諸大臣親爲較閱初試以力觀者如堵墻再試以藝則去者半處者半三試以文蓋屢有存者若宣尼矍相之遺事也事既成乃拔其文爲錄余例得颺言於端乃進而告之曰諸生亦知國家之所以優禮若乎史書所載穰苴生於寒微吳起困於羈旅樂毅出於疏賤布雜於輿臺衛青辱於人奴去病舉於假子動謂艸澤多奇膏粱無儁紈袴蒙譏非一日矣朝廷乃特遴

帶礪之餘裔而愼擇之稽以功能策以行簡夫豈徒成格是循亦將養之以有待也方今建牙樹纛雄踞一方之徒大率望犂穴而倒戈營蠅頭而攘臂棄行間之貔虎逐紙上之兵丁推儒將乎委蛇飾褒帶之容而搶攘之干城之力緩急不副奈何推武將乎肘後懸黃金之重而中懷鮮白水之盟臨敵首鼠又奈何將資屠販而錫綈皂以繁纓施虎皮於羊質名器不滋惜乎將採游談而黃巾之術徒列三門馬謖之言終無一效膺孫吳於輔頰其能聚山谷於掌中乎

簪纓議洽宜有行秘書之拳

不得巳而起腰鎌以仗鉞又不得巳而驅新附以揮戈天地之生才者窮而併國家之用才者亦窮無巳則惟此一二世祿之家簪纓之子感恩實深圖報宜激尚可鎌而使遠礪而使斷乎稽古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名將叅出焉大者封矦卿大夫小者郎唐有武舉宋有武選取軀幹豐偉應對詳明確可爲統帥者委以名藩爭出功臣之後若汾陽之以世德相求蘄王之以勳階特進門楣之秀代有其人矧今日之舉又非若漢之材官唐之力士宋之將較

長行而巳其先皆身依日月著有成績紀於太常所稱先正左右昭事者也其在後昆克纘舊服弘濟艱難則有皂甲黑馬執鋭簡出入敵陣者有紀律嚴明士卒目中矢堅立不移者又有以道馭兵以文經武佩征虜將軍印若等閒者此其人顧不足備國頼而光冑典耶昔人有云善將之出在君所以養之又云君之貴士不如士之自貴諸士而能掉鞘中夜涕泣請纓則傅介子之勳可期狄武襄之智仍在諸士而武閉戶養高癸心玉帛則曹桓之督陣人有乳臭之

譏趙括之讀書徒取長平之辱二者宜何擇焉今聖天子求寧饑渴遠過前王噲伍之長無不錄科目之儁無不庸而若等以弓冶之先資膺糾桓之上選膺揚其體鳳觀虎視可謂有其遇有其時矣而或棄兹前軌踵彼後車以坐辜厥典也科名負若乎若負科名乎諸生其益勵而力綢而藝習而文以邊塵未靖毋以家爲爲志以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爲願則斯舉也圖麟閣非有餘繪雲臺無不足人一其心士百其勇謂陳平之奇計非奇而孫臏之武經不武余且

藉手以荅聖明曰寧邊靖寇今旣有其人矣

璉璧千重玉帛萬國不讓此者無以與乎文章之大觀

辛未房書湘艷選序

器不必共同歷業不必共同營苟有裕質長才以無失其性情者皆可以一業進於時而獨窮于八股其爲文也幅而寡肆淺而寡諧夸而寡質靡而寡斷雖書溢萬言而不能彈奏雖略深七經而不能揮戈雖辭類丘明直宗南董而不能以書之則殺嗣書之而又殺雖貌彷叔敖辨同波弄而不能以指示其衣冠

笑評八股亦因人甚然人各有性格豈能閑我明王
鳳洲茅鹿門袁中郎湯義仍諸先生敦詩說禮自成
一家言其舉子業亦復娘娘照人垂為國寶乃知八
股非病人人自病耳最可訝者文成枯木寒鴉而浪
說先型具在識不通方達變而尸稱經術多奇地老
天荒史何足衡經庸而漫織玄黃水火之戰秦坑漢
禁子何堪奪史位而叢起縱横堅白之疑使周之朝
盡易其哀鴻菀柳之篇而用之於幽國諸采則王風
可以無亡唐之代盡易其留花門嘲魯儒之叶而用

之於貞觀政要則唐祚可以不傾宋之時盡易其誠
天關性註章疏句之習而用之於兵法一事則宋亦
不至變華為夷使姚許輩反以私廟四室而塗炭吾
泗水衣冠則知世多名士乃雅道之所從亡時著邈
才即經綸之所繇索六朝江鮑諸公競力於風雲月
露龍蛇蚓蚪之章亦卒以隳厥周雅而為手握雕蟲
者鍼鋒貫故帖括本無朋比之嫌而功令頗有異同
之戒至於規繩徵墨尤所次斜學古學今不脫鄉鄙
之步從華從濃大類東施之顰今有英絕領袖之士

而必衆之以唐宋諸大家之文使無纖履纖縞之刪
毋論時遙地迥規格世殊卽當其時牛李開朋黨之
疑濮王擅反經之議以至登明選公諸生不能信之
於韓子蘇學邪正之辨考亭不能無議于東坡昔人
所見猶然異同其何以壓四海之文心而結後世英
雄之舌乎然則擇中庸之行而安於至正詳制舉之
宜而立乎大常無過守厥性靈而已且使當世翰墨
士盡易其變子變經之習而歸諸精當不祧之理則
亦何用有成弘嘉隆之歎哉觀乎詩之與也陸龜蒙

韓偓生乎殘唐而不能追王孟之高風屈平長乎楚
雖離騷是作而不能延夏周書於勿替徐幾王栢得
先儒正傳號稱羽翼而不能廻既倒之瀾皆趨鄒魯
風會使然亦性情使然也夫性以壹志情以導宜本
無所趨安有所避本無所耽安見所舍家陳孔豆室
燃孟燈悟六經之燦若中天而不爲牛鬼蛇神之僻
尊閔闕四賢之座而毋作支離影似之說以自文而
已然則時文何大何小孰古孰今丹山之磁傾而爲
鐵西戎之廁糞而成囊荃茅之實可辟寒暑膠漆之

貧可飾鏤几天生碩才不可多用亦不可少用匣劍
帷燈未必非時髦藏拙之資欲吟囿張未必非猶龍
欺人之語將爲希世之逸品而以不德終無寧才盡
而張舌也而余尤忌夫揄字爲佳選言作韻者攡季
倫三五尺珊瑚而傚子牙子魚腹之寸璜羅子猷之
秘本而驕宣聖之延陵十字也亶其媿哉可窮者壯
難竭若學可轉者風氣不變者性靈築舍紛紛大率
求諸人而不求諸天求諸賢而不求諸聖之過也古
昔鴻儒非敢輕議特欲開㫄正學塗塞紛更則將迓
潤其辭以窮夫義類之所止俾時賢讀之得窺道津
而放乎無涯之域焉則玆編也其又爲越裘氏之指
南矣

直爲廿一史文苑作一總評鴻博精核
士衡之賦彥和之論視此皆成小巫

戚少保練兵書序

方今所在在武韜鈐之家襲武經一言過於運城之
寶然而書鵝鸛爲陣不可以銜魚麗之師也詛鷄犬
爲信不可以執牛耳之盟也無他職兵而不知練與
亡兵同練兵而不期其實與亡練同此予之什襲武
莊不下於孫武爾武莊戚南塘初爲列較非有勳爵
之資驃騎之親也繼爲大將非有燕然之勒瀚海之
封也即其所著紀效等書非有飛耳長目神策鬼謀
開太乙之三門閉陰符之六甲也然而予之寶之金
子元素之輯之與孫武等何也據較講武惟期實効
勤之至也死戰報國誓不生還忠之至也以此命付
之天以公論付之公是公非之口誠之至也或云此
武臣之本分上將之恒業何足爲武莊多抑知片紙
徵發不日就道汾陽其勳之至者乎求地形之阨塞

審錢穀之陳因猶之竹頭與木屑爾盡忠報國指日
燕雲武穆其忠之至者乎望龍城而衝冠盻狼居而
發憤猶之穿域與蹋跔爾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孔明
其誠之至者乎化百越以歸心感三軍而致命猶之
木牛與流馬爾爲將者而有汾陽之勳武穆之忠孔
明之誠庶幾全矣戚武莊雖不逮而有其志有其言
則得不謂之名列文昌而星聯武庫者乎所以明哨
暗哨一砲二旗凡築薊城敵臺千二百座每臺尖哨
一人夜不收十人隊長十人銜卒十倍而邊墻婁繇

此言勤而勤效也王江涇之役焚徐海走柒麻古北
口之鎮拒俺答懾鍾斌而杂顏三衛屬夷皆無異志
此言忠而忠效也守薊門者一十六年始終一節以
浙人用浙兵無佻達之患吳績溪譚二華輩心服其
誠卒以令終此言誠而誠效也今之將領莫不言勤
言忠言誠而苦於不能讀其書能讀其書矣而以鄙
曲刁斗爲陳符以水火舟車爲傀儡不能試其法能
試其法矣而或臨陣不果師老多携懷淄上之娱而
孤城不下俊平吳之烈而豁壑自盈不能心其心此

練兵實效之所以難期而戚武莊之所以不多得也
且夫墩臺廢而薊城壞薊城壞而遵永破庚戌巳巳
之變歲歲有之么麽小醜乘間躪入毒我神京人參
何不讀武莊之書而心武莊之心以至於議論日紛
成功日少邊事日沸國事日夷哉元素之修是編也
爲武經尋章摘句云爾乎將與海內文武諸臣敬而
讀之肅然生其敵愾之心爲中朝戡定之指南云
拈出誠忠勤三字非惟武莊生面正爲六韜三
畧全針膂度卽是足窺全五胸中數萬甲兵

秦馭甫行卷序

琢句之工亦如冰綃

余髫特卽與馭甫同學尊公席如先生提命惟謹窈
窕不交於前鄭衛不接於耳終日對酬惟龍圖秘書
暨坊間好本二三册而已文期集來衛君采吉生輩
往藥師精舍分題兀坐雖溽暑隆寒子夜霜鐘未嘗
少輟馭甫精嚴之色翔舞眉宇識者已知爲富貴之
姿未幾以童子試獲雋諸兄弟復有範鴻社之約析
疑賞奇勃如戰容而馭甫尤爲沉猛面辟苦吟每度
一字幾盡一刻較藥師精舍文壁壘加整越兩週馭
甫著作益復淵美如仙人入山咽液已融胎骨皆變

摘雲禾於閬峰隮瓊蕊於玉房手弄白日頂摩青霞
咳唾皆爲貝玉視人世功名探囊取耳丙榜果售將
獻書金門而先有紙貴膠東之遻余承尊公委披閱
全書既成遂與諸同社撫几而歎曰以余所見揆諸
馭甫天人之故豈不信奥哉世之呻吟章句者十室
而九然而德業罕加長條農野永絕榮望者何也誘
於勢利之華而作輟半也馭甫內有進修之樂而外
無好名之累將以肆其力於文章兄韓弟柳然猶局
鞬横經栖遲稷下食不求煖食不求甘雖處子之韞

身貞夫之砥節無以過此而後獲售雖其年齒幾逾
洛陽然而時文攻苦變態百千考第炎凉幾經跋涉
是以忻於所遇自獲先資如文暢之遇王融孔閶之
逢謝眺即欲牽雲霄之翼縶滄波之尾遲之旦暮而
有不能無他誠壹之致積於土龍信於潮汐不可誣
也余既深嘉駁甫之文而復念夫天人之故之不我
欺也于是絕迹下帷蓬首垢顔如昔年藥師庵故事
駁甫能復執鉛黃嚬貧女使不字之貞十年乃字否

突騎短兵犀函鐵楯
文之銳發亦復如是

楊龍友山水移序

昔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頹然自放衛洗
馬美姿容而氣體羸弱雖復終日調暢如不勝衣試
挾之以登華山看落鴈峰有廢然而返耳則知山水
之緣天實予之濟勝之具存乎其人殆難强也龍友
精神挺動意氣軒翔於天下名山勝水靡不登遊而
足之所躡目濟之目之所眺口濟之口之所述手與
筆又濟之或咏春花或圖秋鴈或題古刹或跋前賢
未嘗不對景流觴連情發藻若乃李叟入秦及關而

行山陰道
中使人應
接不暇

嘆梁生適越望嶽長謠其遊苦也而楊子或移而之
喜習氏之園常來名士山陰之席半坐高人其遊樂
也而楊子或移而之悲林宗遄反以結元禮之心玄
度言歸彌益眞長之戚其遊孤也而楊子或移而之
共仲長統之鳴琴盈盈綠水郭子期之置酒習習佳
山其遊喧也而楊子或移而之幽蓋其清骨仙擧逸
興湍流能俾炎天遇之肅肅如寒風振松冬日與偕
杲杲如溫衣自煖荀伯子有云靈運蕭散直上王郎
如萬頃波若龍友者吾不知其所之矣所以移龍友

之詩而爲畫吾不知大同殿之非即其岳陽樓也移
龍友之畫而爲詩吾不知玉華宮之非即其王會圖
也移龍友之詩之畫而之於無畫無詩吾不知數年
不黙目者之非即其寫炤傳神而了不異人意者之
非即其窮幽探賾也客闚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
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否客曰至樂因又
擧麈尾曰若至者適得去客乃悟服讀山水移當作
是想夫是以謂之山水移也然則龍友者豈惟有濟
勝之具而又有濟勝之悟也哉

散爲百東坡須到黄在劉此自且
神會語此文悟境筆趣兩兩相敵

壬午行卷舞蛟序

昔少昊氏以鳥紀官延及唐虞多取字于獸典禮之龍敎冑之夔虞衡之朱虎熊羆皆其選也嗣後五經晋訓易以彖以象書以虞詩以關雎春秋以麟降至後世臨摹書法有龍跳虎卧之形容追寫琴絃有鳳翥鸞翔之彷彿倘以際天所覆極地所載廣至無倫微及毛介罔非文風之所披拂義問之所昭宣故昔人多像形以會意名士亦遇物而思銘披仙之賦洞

頗附生氣

簫也曰舞幽壑之潛蛟名所自昉也其以之字行卷則自我徐子忠可金子元素始二子淵源於婁東諸公恥思古籍下筆有神頗屈其眼光注於行世之牘此公孫衍之所謂服牛而驂驥也將以幾變化而會自然不可得矣雖然文太之光搖五岳彩映三辰凝於風雷感於鱗甲者固不可謂無其似也而獨惡其似是而非如今日之理家結體輕微衆勢綿促才不足以致遠力不足以搏空如𪈪海鳥而侑之以笙鏞服元龜而居之以藻棁欲其淩霄御宇游東海而集

文勢亦有
如金翅劈
天神龍戲

仙山可不可也二子之爲是選也取理取學取識者大指尤取重乎勢是以出入之間評隲之際情峰蓋上筆海滂流若賈生之俊發長卿之傲誕靡所不苞而兼之以嗣宗之俶儻叔夜之儁俠是以志感絲篁氣凌金石爲能截冰怪而驅厲精奔巨鰍而走長鯨也若乃一句之點染一字之品題震電倏鑠風雨晦冥景氣爲其澄鮮烟霞以之慘淡奇變百端不可名狀而況于委蛇曲折則靈蛇爲之狂走踈散風流則玄鶴爲之孤騫方且罔象之神姦以伏支祁之獰猊

就禠而欲使其舉者不揚飛者不翔其可得哉吁大鵬之翮垂天鵷鶵之光燭雲誠類之矣而字之以舞蛟蓋言勢也戰國策多取喻三蘇文章亦莫妙乎用喻是選也其古書之所謂百獸率舞者乎殆喻而近真矣余監玆既土得觀浙東山水之勝亦與政事之暇覽其巨麗收其閎放以一吐胸中之奇然每索既江之所謂蜃氣凝結爲城樓臺爲旗幟甲馬錦幔者不得見惆悵良久而於此見之然則莊生海若之篇爲知已喻即予亦不自知其言之河漢矣乎

山雲起則八卦成形鳳凰飛而
九州觀德讀之有觀止之歎

秦太清先生暨施孺人長君公安暨華孺人一

堂四壽序

三皇以前人皆以世為壽有巢代之人皆以紀為壽及其季也人皆以年為壽唯古之有德者能以父壽其子而以子壽其父若文王之夢帝與九是也能以婦壽其夫而以夫壽其婦若姜后之脫簪晨御是也然而華封之祝多懼多辱猶賓賓乎其慎之非能永其身之難能永其德之難也若余之觀秦太翁先生

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其有之矣秦太翁豈真走崑崙而搜長視之藥浮東海而飱蚤穫之糧者乎行不履閾言不踰軌顯靡失心幽無忒志方珪其質圓璧其才如是而已易曰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而家道成蓋言德也凉德之士不能齊其身以宜其室於是稷粗市恩箕箒立語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譏愁怨盈積伐其天和而因以殀厥長年然則人之修短雖繇乎數而豈盡制數之過哉父之與子夫之與婦猶泥在鈞金在鎔唯甄冶之是聽秦太翁之門問寢視典

時霖間坐
枝中見舞

傳經講業肅如朝典其子若孫鏘鏘接武方領矩步濟濟成林如切如磋其姑若媳雍容櫛縱佩帨蘋蘭必服而待紉箴補綴靡有不時德盛化神宜其久已或曰中丞公之業崇軒列謝朱紱銀滕似元禮之龍門有臨衢之甲第所以威儀翼翼冠於諸家瓜瓞綿綿克昌厥後如此則公不過持盈保豐無隕其世已爾何足為公榮豈知公有自然之富天爵之貴常守之祿不壞之名敦禮義誦清芬格三宗諧九族茲所謂丘壑夔龍衣冠巢許雖掌舍設帟於前金吾劃次

於後太官載酒於左奉常抱樂於右毫不為動然而每遇伏臘之辰羔羊之晏序優優之禮陳坎坎之筵公坐乎上夫人坐乎下子若媳環拜乎中或耀班衣之舞或吟常棣之篇加以孫枝吐秀自曾而玄鸞蹌鶴立禹背伊肩且歌且舞如輊如軒傾秋庭之桂醑序人倫之樂耽子儷老萊之壽媲比孟光之年其喜洋洋其樂駢駢翁於是時方且身騁日月心飛蓬萊飲冰盤之隊露鏤赤水之珠胎飄然勝氣倬爽僊才乃仰而視之宛然一秦氏之家樂圖也洵如玄觀之

遊二龍爲之執御廣池之宴八駿視以揚鈴者矣聖
天子聞之方當徵以蒲輪錫以几杖修就見之儀而
翁顧于于徐徐若嬰兒之未孩鴟鳥之初來也雖東
山之貞靜溫泉之逍遥何以加焉於是其親若朋捧
觴而前爲之祝曰梧宮月下有賢賓燒扇香鸞合巹
陳爲祝高禖開兩曆宜男花發並頭蕪此翁今日之
天倫也江陵曉樹枝頭碧浥露承鮮流彩冪試濯冰
壺冷月中丹房景景長生寔此翁今日之神姿也分
九嶺上却輕盈偕老難酬子夜盟闘說滄桑三變未

西秦一姓是長庚此翁今日之齊壽也而余猶推其
本究其原歸之於德蓄美其所以至此之繇而尤卜
其後來之戩穀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葢繩繩乎
未有艾云

其莊嚴色相不減王會圖神情飛動彷似
李伯時寫西園雅集筆墨入化匪夷所思

戚价臣行稿序

价臣之文馳聲稷下久矣粵今日而大顯匪以其名
以其寔耳方价臣下帷之日足不窺園於禹碑石鼓
漆簡竹書之所藏靡不手記心追提其要領而加以

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

晉之傳宋之註漢之箋疏信口出之了如對談每一
義成則曄曄鮮姿陳言盡刋不翅坌山之會萬圭赤
城之霞千丈然而爲人爲馬或越或燕皆子雲未篆
之奇茂先罕博之輿子長昌黎眉山所莫搜之津棘
余初望之驚爲河漢莫測其涯然苟非盲人未嘗不
指爲牗翠目爲雕胡爭寶之而亦爭秘之也庚辰以
來余鹿鹿燕臺而价臣乃讀禮蓉城再歷寒暑從銑
溪蚪戶之間淬其英爽大力嶽峙崢崢自雄或負古
破錦囊獨行江上見日月兩丸集于肩背洪濤澎湃

蛟龍鯤鵬之族首尾鱗甲皆具文章偉觀莫大乎斯
困之以發其才而助其氣余亦從玉泉翠微之上遠
而覩之見君甎雲彩如輪如囷欝欝芊芊奇變不可
方物必我价臣珠芒玉光之所注也閱近文而果然
所云神鉶之躍而犀兕蛋神泉之注而千里不留行
者也又何惟其咫尺丹霄越扶搖羊角而上也哉所
刻新篇僅逢年之嚆矢其有繼天人之策筳篔五典
較吹呂時者必我价臣也夫

出其文婆
有遺有丽

副總戎賀仁宇治兵序

閩浙之間唯永嘉孤懸海吻周陆皆環以山國朝洪武二年海沙餘寇入犯始設備倭官分防汛守且令瀕海州縣將士出洋巡徼自是以還寇變非一朝廷於此立雄關建主帥宿重兵以箭鎖鑰二百餘年豈無方叔元老威外惠中稱虎臣矯矯若乎然而將略難齊古今罕及爲將於今之世非沉雄髦宿進有矩而退有規虎觀稱兵龍亭說劍益難言之仁宇以副帥鎮東甌余適以備兵至一時同心相見恨晚於是

簡練戈矛鼓舞弁卒海上連營十六各以能驍豹韜甘死蹈節之夫領之即任一隊長一伍莫非袵金裳革傾心敵愾之士向之荏苴不振者一朝改觀然公非有鞭貫之刑束濕之威也以和仁率物以忠信服人同甘苦分衣食以申紀律誅其後至而已矣然且投誠之衆鱗集横海之鯨血喋溟渤驚瀾安於覆盂詎不偉哉戒謂余言登壇握節非無智勇之臣而法老用博爲名將第一流獨剪與充國爾鷹擊驁聃特韜鈐之奘猷非攻心之上略也余因是觀兵盤不熟

而睨之見其指畫紆籌森然法紀蘊風望於恬情穆瑪謙之雅韵營中習禮緩帶輕裘羊叔子之風流無以相過乃知公之心氣養於平日不以馳驟烽烟搖其止水而權謀形勢陰陽技巧亦復兼致其奇是故號令明賞罰信動静時而進退勇偏裨伸威於海外大帥制勝於軍中斯豈讀父書而不知變者可同日議歟孫卿曰愼行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是之謂大將公寔有焉今海内譁然騷動非瘠在肇洛蠱壞在荊豫方二三千里爲寇土數百萬人爲

寇兵驕卒叛將伺隙反間江之東皆榛枳矣亦聞有破仙芝於黃梅如曾元裕者乎亦聞有單騎馳賊營諭歸王善七十萬衆如京東留守者乎何儀厄履險者之不一見也噫使公揚舲江漢出其鎮重有爲之才以治之熊山積甲不幾再見今日哉浙東一片土日夕可虞駸駸乎荊豫肇洛之漸矣然自汪直徐元亮后幸而少安豈眞畏屬市之冥逖封姨之攝束哉蓋於時　肅皇赫怒連七省之兵而胡宗憲復殫力經營歲一大創之餘威震於殊俗黥面皆知悔禍故

不敢也它若躍浪吹烟凌波以濟其毒者寧少嘗日陳思聆及許二輩乎崔苻之警累歲頻年採金珠於賈舶群不逞於鄉閭甚且震動都邑如去冬劇盜陳清仔之嘯聚千人樓船蔽海假號稱尊何其戾也然而仔之帳下如禽一匹雛豈非長驅無敵之師帷籌有夙裕耶不然控閫之帥無如公之深慮老謀必將如陳許二寇踞隘負嵎不至許爲中丞不已亦安能深入窮洋先登敵壘以遏方張之寇于未形哉公之績方諸戚少保之英武湯信國之經略兩無媿巳宜

峴山之碑記仁恩於不朽而吉甫之頌賡壯烈於今時也嗚呼人臣懷義事君致身無二珠盤歃血七首登臺如鶡冠魚服之雄功名垂之天壤無敵者豈眞飛耳長目有瓌瑋奇崛之形者哉麾下甲士以公之休懿宜被金石齊古人是爲序

眞定經濟之文博釆茂叙設張有序不落斷爛菜料氣此名家所以異於經生也

序嘉善縣忠叔孝廉文稿

昔人讀淵明桃花源記謂其寄託玄遠儼然自負與二代以上人品地相接故曰悉如外人惟劉子驥高士乃可問津故又曰後無問津者繇此觀之世之爲外人者多矣予與嘉善縣忠叔氏固近宗也然亦不敢以其近而昵之觀其風矩翼翼乎端人正士之容貌讀其文章飄飄乎凌風抹月之仙姿倏爲三峽秋濤倏爲洞天春曉變如四時奇非一轍以爲其文之斌媚親人如芝蘭之繞砌也者旋畏其人之淸眞忤俗如濯雪之梅花以爲其人之非法不言如少陵之極筆動中音徽旋晛其文之奇矯無前如駿馬之奔蹄王良莫控猗歟偉矣不可加矣予非子驥誰能識

之雖然猶幸其不爲外人也主伯之於亞旅能知其甘苦察其酸鹹聚百花於瑯環洞中枝葉相樛土宜相習爾無我傲我無爾欺人亦有言一草一花遇人賞鑒色澤倍嘗但惜無眞愛花者耳予既以孤介之標不苟容於世而吾叔氏經濟之質乃復過之其此幽姿誰來淸賞卽使其見憐於俗猶無聞也何幸芳蘭之契出自我唐臣劉年兄之門乎夫唐臣固今日之子驥也其取士也必端其得人也良重冥漠相遭之中得吾叔氏挺麈尾人從容對談名理亹亹予在

東甌聞而悅之殆不啻其以家珍示人也何必新安大商錢帛米穀俱足但使海外寶貨得三代以上人賞之致足樂已叔氏畏名非近名者惟是武陵迷渡先世避秦之日衰宗既已式微而構李於焉蔚起予既喜其身之不爲外人而兼喜其遇吾劉子驥也

文境如倩女淡妝維摩坐語幽邃之况超然塵外

蔣德俟往徑山作僧序

蔣生之與余遇也鍾石壚畹花幕流連惟胡盧攫搏而已而余私覘其精神骨相之間心卽奇之謂蔣生廡下人何亦翩翩有道者氣身在樊籠無錄江海余卽奇之黙不敢言也辛未冬有客來云蔣生已度徑山爲僧作佛事余心始大奇之昔年私臆遂成異讖云雖然奇之者一人刺之者千人以爲彼何爲者耶不事詩書謾修圓覺雖僉掌於衹園乃削色於蔣門余間一聞之輒爲之解曰嗟夫公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蔣之族自明興三百年以來其爲華蓋朱輪軒冕胄者有之矣亦有游俠好義名動公卿者若而人及其支節或雜諸漁夫販婦不齒人數者亦有之

而獨不得一空門之上人以一浣其砂礫以一剪其榛棘乎且爲之僧者一人而執掌家門者尚有其兄及其兒也逮浹旬而其妻若兒相繼亡其兄又以今年甲戌之夏亡茕茕一毋形孤影隻余始爲之落淚而蔣生始無所辭於岐路之戶矣雖然余間一聞之輒又爲之解曰嗟夫蔣生其早慧者也而公輩特未之知也夫以其妻若子食不過梨棗衣不過枲紵非有厚饗折閱者也而今既亡其兄年及方壯齒髮青黎虎豹在前將必有張網罟而羅之者也而今又亡然則人生若朝露百年猶熹微一旦黃鬼徹至虎頭健兒豈有長生券乎嗟夫蔣生其早慧者也自未越戌一別二十九月廼以八月歸來訊余余叩其藏堂課甚悉繼問其法名荅曰行先余心盆私喜之蔣生始而遨遊風月之窩既而捨身鐘磬之刹而今乃得步而行崇而德以規隨乎維摩之玄黙大士之空寂盆水天月惟其所詣昔坡仙爲靜安許氏繡觀音作贊云自手達鍼自鍼達線爲鍼幾何巧歷莫算鍼若是佛佛當千萬以一婦人之鍼線且能悟佛而况男

子光於行先瑩夫行先洵早慧者也其尚勉余言

字宇晨鐘之與所謂以筆墨作佛事

永嘉茂才何諱士標林諱健文序

文之敏以勁者如激矢如走丸文之清以微者如抽繭如弄絲文之竦以曲者如舉巨衡如縋懸纜皆天巧之所運非人力也此道於古文中不多得而乃于何林二子得之噫異哉二子家貧不能畜異書性簡不能媚華要猶夫人也獨其立言之意芟蕎蘙而芳蘭出夷坎窞而深硎通有大異人者或諷之曰八股之家不過乎郊藉艸上莛看花雜天采於柔蒐調鶯聲於翠羽娛人耳目而已矣何異之求若必凝神絕域迥殊百家無已太勞且子立而寡徒非所謀也二子曰唯唯否否汝未讀夫仙掌之篇乎百物之中如虎牙之銳而出也熊耳之偶而背也雞頭之冠而峭也牛首之角而巘也物有其奇於文獨否非所以立名也繇是發憤帷中鈎思天表陟綿崗之迢遰臨窮谷之深邃不險不休濺百里之清潭攀千仞之孤石不幽不快承墜雨之殘霤挂羈空之斷絲不絕不生

其研幾也勞矣而二子致之乃得逸其修辭也若矣而二子工之迺得甘然則有進於此者耶其無進於此者耶二子曰不敢知姑徐徐以俟力之自足若丹砂之九還也氣之自充若玉之滋而氷之泮也養之自裕若定水之漾須彌澄之不清搖之不波也有文如此而或鏟跡幽谿銷聲蓬蓽者吾不信也二子勉之

聲清體逸三寸管中疑有琴心

關中解京鈜國學文稿序

解子之文沉銳新淬如左手持干將右手持鏌鎁必欲膌題之要領而後已及其為人如定後僧清慈澹雅絕無機鋒予心儀之遂不揣悉言其當日攻若狀及所以自怡悅者大約文人心胸宜廣宜空坐喬嶽之上瞻滄海之濶舉夫畫亭人物之美山川艸木之奇日月星河之麗球禽異獸之蓄畢萃于前無一不有無一不融于是其為詞也則深雋而飛舉其為賦也則靡容而清遙其為碑若銘也則淒婉而能斷其為誥若誓也則正大而春容況于八股之徵舉要會

辭靡有難色者乎猶憶巳卯之冬公車初上應家伯
兄之問曰世之所以尊三教者何也以圓以化以自
然文人兼此三者則庶乎其全矣伯兄曰爾技遂至
此乎予曰非謂能之願學焉以此大相賞得聯試皆
售君家學擅龍門名高豐鎬甄陶周召紡績詩書其
父子兄弟必多不傳之語援以相示惜乎吾不得與
聞其說而猶及與解子遇之風塵之間一叅行遠之
業片言居要入其玄中也解子言妙天下出其至者
爲章奏爲條議每削一艸皆爲陸賈新書天子方當

育諸成均收諸禁近以君牙伯冏之望相期其言語
政事當爲孔門第一流而予之侁侁乎言文者又瞠
乎其後矣

賦家之心苞括宇宙長卿以後不聞斯語久矣

過扶搖司訓古虞序

今之入居清要出擁華封者豈患不能其官患能其
官而樂於循名不樂於課實也抑今之草詔殿廷敷
謨帷幄者豈患不善其言患善其言而可以榮身不
可以福國也祖宗朝陳縣置輔纍纍若若而特重賢

官之選每學設訓諭三五員不巳教輿若曰師嚴然
後道尊然後只知敬學教職克修而禮樂可興刑罰
可廢奸宄可化良善可多被潤澤而大豐美安中夏
以攘四荒胥視此矣奈何上之獵取文譽次之株守
一經求其七士之我歸十室之趨化蚩然足音以爲
夏蟲之語氷不可得矣若何而虞山之鄉先生暨其
博士弟子員傾心吾邑之過公一至此也過公莅任
纔百五十日耳雖其威儀淑愼模楷清嚴中夜聞車
知爲有道然而所掌惟經籍所坐惟皐皮非有法制

以箝其民非有惠澤以結其士非有先資以利其官
也而士紳之愛之慕之百口謳思之也巳如此若後
遲之以旬日假之以權藉處之以膂膄耀之以聲容
騰之以薦章善之以更絃豈可量乎倘以其腹笥之
富才辨之雄經濟之淹諸謀之富足人聽聞而巳則
豈惟百五十日即千五百日恐未足以撕其一枝而
弋其片羽豈惟虞之子弟即晋代之過江一流唐室
之瀛洲首選當亦擁篲前驅負弩却坐也而方其秉
教虞庠之日寧爲此不爲彼無他其樂於課實不樂

于循名之意先之也即其甸匐赴遜熟觀漕白之危特上爲民請命一疏此亦上書陳言之常何足爲扶搖奇而余讀其疏詞懃懃懇懇切切諄諄若太倉之陳因貫于筆底而百萬之漕艘鱗集于腕下也度其胸懷眞有一夫不被若納溝中之恥所以上登宸聽朝奏夕下勅令計曹勒諸貞珉仁人之言福國遠矣而識者猶云僅博一溫綸爲當事之戚繇此推之扶搖之才之德之學之識方當坐論石渠揚煇麟閣而僅屈置散曹潸修箐箐彼蒼者天尚可問歟然天之

意以爲不投諸閒散試諸淸寒不足以發揮其才而光大其德厚儲其學而溫養其識昔漢之卓茂唐之韓愈宋之胡瑗皆以偃蹇儒術之中蔚爲公輔之幹過公之爲過公豈多讓焉特在虞言虞則余且隨虞人士之後而替筆爲之序

舒而如雲蹙而如鐵文情變幻不可方物

李穎少文稿序

古之人有星緯之文者其初必有鸞鳳之目雖墠之深戶之中襲以蘿薜之冢然而咫尺內含膚寸外出

深於著作源流方能讀此解此

其誹掩之李子穎少恂恂不能言而文氣日上有睥睨風霞凌霄薇嶽之勢予於永嘉諸生中見之推爲白眉揚龍友業以之冠其軍乃知名流所見與俗大遠或言穎少之文近紆不利於齒牙者或言其用古太深爲前輩所非者或言其高視闊步有不屑屑於鉛槧然者此皆皮相非神相而予與龍友皆不許也蓋古有啓冥演幽執義堅貞之士有道於己無譽於時故其文不紆不奇而穎少或一倣之亦有遠游天問招魂招隱徵如地裂帑若天開之槩其文不古不

深而穎少亦或倣之又有留舄表化棄劍凝神落落辭高飄飄意遠之作如赤松黃石之文非高視濶步則無以學山而至海而穎少又或兼而有之是以寒郊瘦島爲丹青之所嗤紺髮青年爲哆家之所剌有炎炎之槩始有詹詹之嗇也雖然請論如此予願穎少且姑聽之而姑從之節平原之凝艷爲陳琳之健捷所以善其紆蔵子雲之艱深爲東坡之平淡所以成其古體乎子文外之情爲伯喈行間之意所以濟其高深是吐納之間屈伸之會其或徑而聯或斷而

截者皆修林脩蔭也或銳而厲或廻而遲者皆清風浩波也或仰而訐或俯而嘆者皆玉戛金音也嶷然可望而畏亦藹然可狎而親頹少之文其全矣乎昔伯陽之送宣尼也猶曰去子驕態與子淫色以此觀之思過半矣予與龍友方且倣稽阮於陶鑄之餘追王劉於幾神之外纏綿豚繹贊歎不休而彼蚩者子又烏得而非之

予從浙署中讀穎少文驚爲古逸絕倫但不堪與臙脂牡丹並列不意碧眼胡已先得之其論文處直爲穎少頰上三毛亦復別開生面如僧繇畫龍一經點睛便當飛去耳

永嘉諸生白鹿社集題辭

文章之以氣相取如鼓桴之應律而諧潮汐之因時而至風雨無愆宮商不改若乃造化奇工移於纍黍丹青潤色偏及飛蟲則非海內名流莫擅勝宗而曲巷著書鮮能學步也吾友楊龍友三都之學蜂起黔中與雲間諸公爲講德論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一時多士登其門者嘆爲元禮之廬披其帷者呼爲徐孺之榻矣移令永嘉其山川堅秀而美而文譽不甚軒[illegible]深情之予復扃戶不出不與諸名士遊諸名

士亦莫得而軒輊之龍友令是邑於吏治民瘼期月已可而以其緒餘用諸文章月一較士得文若干首皆子雲之甘泉延壽之靈光飛動深瑋英英逼人水鏡之稱繇來著矣余讀而悅之或博雅似唐人或綿宓如宋子或辭雄於兩漢或藻布於六朝與雲間諸子之文相伯仲焉至於華林珠樹所在繽紛大者球琳小者瑯玕雖諸生之自爲追琢乎然而班張屈宋亦有蕪詞沈謝應劉猶多纍句龍友陶汰之功皇哉唐哉不可及矣昔人論贊有云覘其器宇滄海添江漢之波序其文章玄圃積煙霞之氣龍友所至寧惟輝煌人物抑且黼藻山川余將與之聽孔壁之絲絃觀魯庭之俎豆鹽梅史席麵蘗儒風而區區鉛槧又不足言矣夫經師非難人師寔難若諸生者既已擔簦來學延頸宮墻其尚裔而德立而言髣髴龍友之爲人毋徒採其春華而忘其秋寔也哉

窮幾連軒分聲弄脉覩其點畫含英淨媚

燕都周彬若文稿序

余捺觚時每削一草如攻城掠地竭其全力而後已

爲才人學
人吐氣

然未有不取諸師資採諸同人之言而克有成者文人之心不虛其爲文也能射名而不能享大名猶武人之謀不廣其爲武也能致勝而不能制百勝諸葛君之用兵集衆思廣忠益李郭之在軍中同心贊畫如出一人然後成功即某金鏡周子彬若家于武而業于文文已成矣而尊人宏宇公猶率之以羔鴈見其心虛而善入予因竭其所得悉以告之大約彬若之文必當綜之以經緯之以史而旁通之以百家夫不習左國而欲爲論語之文猶無舟楫而欲濟海也不通戰國諸策而欲爲孟子之文猶無斧斤而欲伐桐梓也不通秦漢以下之文而欲爲二三場猶無宿舂糧而欲跡燕秦之遠也此三者不可以梟舉業而欲謀舉業當不能廢三者苟能先之以虛繼之以專益之以無倦而日就月將以需之則戰國可以爲孟論之文秦漢百家可以爲孟思之製出經入史靡不貫該此又存乎大將之一心用正用奇用變用謀八門五花惟其所之也周子沉頴善悟能得繫表之言象先之意余說之所已及能思之余說之所未及能

屑之則斯說也可以行文可以出政可以制治可以興師善乎夫子之告子輿也曰一貫孫武子之論兵也曰制勝之妙存乎一心斯兩言足蔽天下之大凡矣今周子方當修其羽儀寥其長翮綜九官十亂之業而經綸之其尚致虛靜專勞負余言

至言快論補文心雕龍所未及

孔覺斯德政錄序

孔子殷人之後也殷人之治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然而頌湯德者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與詩之寬綏而和柔書之委曲而靜正者一撥也由斯道以承家則爲賢子孫以治民則爲賢宰相賢有司惟我覺斯孔公兼而有之其官撫捕之官也而其心則主於撫不主於捕也昔人惡申韓之刑名而美鄭僑之仁政及其報叔向之書乃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材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而班史以爲偷薄之政自此始豈非蕃衍其後之難繇于草菅其民之易哉我公修鄭僑之短而持宣聖之平是以抑豪强碎文網裁近習破姦邪衆綱引墨朱紫攸分人以爲駿也意

在於惠善人緩急難也獄之疑者丞或不敢決有罪者乂而不論無罪乂繫不決而公隨訊隨決隨繫隨釋無所留難不掣肘於上臺不陰陽於吏胥人以爲厲也意在於無宿諾無留獄也兵丁旁午于道應接無寧晷而公朝理政夜讀書朱扉晝掩寂若無營猶以其餘力禮賢士治詩文人以爲簡且肅也意在於不傷財不害民也坐屏星珮黃綬而囊篋蕭然其孔氏之巨卿乎題端寮施別榻而精神整然其孔氏之休源乎署司馬獲璽書而成績偉然其孔氏之廣成乎以此官常式彼家學朝爲撫捕暮爲司寇其何忝焉是故有魯司寇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廷乎埜稱其位也有魯司寇之德而無其位亦可以謂之廷乎蓋稱其德也丙戌之春攝篆吾錫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化感人神至於負老携幼口頌心銘集其嘉懿付諸梓纍纍若干帙或且以風流乎判清絕校書之句美之而余直爲之頌湯仁揚孔烈者何哉觀其爲治拯溺救焚起衰扶敝有不得已之志存乎其間也

仁人之言藹如此足當之倘得民牧書紳銘座救拯實章也

壽韓省之六十

省之韓公始古之有道人也孝友淳深耽樸莊惠而以籛彭之術自永其年非公志也雖然榮落之運修短之身公觀之審矣士之囊寵黃樞膺榮皂蓋者或週歷三臺而不保其身或名聞十部而不淑其後嚮來所聚倏爾飄風索桃梗於驚流尋墜葉於前樹不可得也而公乃復翛然而獨往翛然而靜存追赤松之遠遊慕范蠡之高蹈結椽湖上浮舟往來乙酉之夏兵華衛途余方扶老携幼躑躅鄉閭之間而公懸鉋虛榻行止自如知幾其神此亦其一班矣猶且庸月觀書橫琴說禮域中天外嘗存欹枕之間地角河源不出草廬之外蓋天下有道吾豈匏瓜公之志然矣非敢痼疾煙霞沉涵丘壑悠悠以老也猶憶馬文忠篤行大賢非友不友而惟公爲白首之盟東海之樂簞瓢南山之志經史爲當代名公所推重其氣誼實有以取之非偶然而已伯兄爾嘉締爲婚姻敦詩書之夙好乘初度以開樽餘杭美酒必醉蔡經崑嶠

靈桃先霑旻倩則因兄以及其弟余亦獲餐芝蘭而
游松菊矣乎

文兒淵靜閒止如輿省之先生相對呂黎遮
焚宗師便學宗師謂北乃并其人似之耶

壽徐奉泉六十

余遊慧山必過徐隱君宅班荊林下陳罇置酒冬鷄
春筍時膴于供及予酒酣耳熱循二泉登高嶺取徑
石門交渠綺錯紫綠萬狀楓櫨松檜之間必與之同
益真率好禮在俗而不泥于俗者也丙戌之春壽六
十精神固飲食康乃利用以安身惟遵法而循理三
代遺民翁其僅見以至友于惠弟劬勞鞠兒萊婦鴻
妻年德相亞集歐蘇之件談曾閔之文中夜流觴師
饋不缺高者鴻飛次亦鵠立天之有以報之殆非旦
夕之功矣翁常登山而望太湖蓮紅水碧月白風清
惟釣叟之淹留望王孫而不見榮悴靡常升沉瞬息
何若翁之知足知止在事離事有術術之樂而無陰
陽人道之足虞哉蓋其所居近山其所樂在水而其
所為必仁宜其壽也余愛山居將築蝸舍于岩澗之
間籍纖草蔭長松紉幽蘭植芳桂為北叟之高倭如

徐壽翁者其庶幾吾向平之侶哉

真率語正以少許勝人多許
風華門决尤足藥壽文腐套

題王子然孟臨試卷

嘗讀晉書惟王氏門風為盛玄冲之醇雅茂弘之博
達平子之靜正逸少之清通加以叔平子猷東亭小
令之倫先後相輝芝蘭並發雖敗類如夷甫處仲不
足為其闕也明典仲山南山諸公學海文河風流可
愛惟鳳生筠友諸年兄繼之于今而英髦秀達駸駸
欲度驊騮前者則子然孟臨二子也二子服膺先訓
循循聖書矯時習之波靡一追踪于典雅以為文藻
有餘風骨不足則聲銷于響末意竭於句餘是以思
學鈞深超然人表非荆公之書不讀非守溪之文不
採其神清以徹似司空其情曠以淡似藍田其致溫
以淳似領軍其氣遒以勁似孝伯其韻簡以潔似修
齡其詞韶以令似長史其容閑以都似司州其悟玄
以勝似獻之分之則櫨梨橘柚各有其美而合之則
弘璧琬琰同獻其奇攀安提萬不足言矣方今經義
衰淪儒術廢缺以任誕為高致以緣情為本業義皇

[illegible]度古人
篇緣一錦

舜禹之書伊傅周孔之說未獲升堂何繇入室而且俗儒相煽信爲南車燕越不分鶩以老自非懷經抱質切問近思如二子者雖旬日之間譽滿三臺之上豈有益哉予之盛稱王氏而復詹詹于此者謂二子能用吾人而不爲吾人所用也

點染鮮雋青莉佳話中何可無此一則

鄒王度窓稿序

夫鄉豬象緯蔚爲章光川嶽蓊蔦呈其絢色此天地之大文也南人有言呼爲朝氣其在都人士則爲英妙之年爲俊發之姿爲典麗之製者是矣己卯之春予偕王度問藝董帷見其風神玄朗天宇虛凝山林之氣不乏及其爲文攻玄討髓刻心理窟如電絲珠迸英英觸人恒目送之以爲不可及且知金紫之璠不脛而走千里也迺是秋余以燕石售而王度仍懸璧待價發異光於今日因爲屈指前人俯仰先喆經國有洛陽之才明理有淄川之彥德性溫美則推江都孝若鳳鳴人倫則尊廣平曲江劉向精忠以憂宗國匡衡敦大以立功名昌黎望隆山斗柳州氣壯羅

池沈菀夫德符其言胡安定文稱斯質若而人者扶輿之所鍾也故其爲文也言發天然何合墳典流爲琴瑟之聲吐作煙霞之秀而吾王度者殆其流亞與今以所藏珠璣公諸海內有目者皆能見之寶之而梓里之知王度者余最深雖余不文亦竊取乘葦之義弁其首夫天文奎形似履履良於行王度之文殆經緯東壁而卽資之以非面于君者乎

筆勢清妍如風縈月引

序過扶搖經世書集

昔人云士不通經不足致用枯坐方室之中目不辨菽麥指不按宮商搦管慚繁露之詞抽思愧鶡冠之句無論黃絹幼婦讀者難詳抑亦亥豕魯魚習焉莫察此乃儒者之絕物吾道之擁腫畢畢不足稱已其或關闢書記而經方致遠之學未聞苒苒風流而錯節盤根之効莫覩語錢穀則誇于陳平之不知詰兵戎則等諸趙括之空讀雕龍非巧藏豹未堅而猶欲紆金拖紫揚揚然以他道取功名速官謗而貽士羞智者見之不以爲畫虎類貂則以爲喧盧吹鵲矣故

三峽正脈
倒流筆陣

文人之有學猶耕者之有車牛賈者之有卜算匠者之有鐇斧也然一閧之市多異殖焉一卷之書多異意焉欲其隱括百家條綜萬象未有若過公經世一書之爲備而美也言天道乎則東吳南斗寫練而成橋矣言王事乎則芝甸栢臺樞機而喉舌矣言邊略乎則軒轅成湯八陣而五花矣言業術乎則王氏郭生談玄而射覆矣以至窮搜古蹟遍紡奇文若鍊冶于丹房吹爐于風府三辰歛焰萬籟合音此豈一鼓之氣伎倆之鳴所能升其堂而入其奥乎葢太阿之

劍非淬礪不能雄繁弱之弓非展張不克勁惟其有不測之深不澄之潔藏逸氣于閶闔之中濬英懷于落落之內斯能橫流直上信口衝喉無不勦周雅而儷楚詞也予因嘆世之讀書者多矣而不能致道經仕者多矣而不能經邦學劍者多矣而不能當萬人敵習技者多矣而不能爲將作匠其所業在此其所志亦止此以視夫過公之身膺一命而有作舟補袞之能位列儒林而有金滕黃石之富豈不愧哉豈不愧哉夫以南史之筆而或譏其過當東觀之文而或誹其驚華若以過公之才之識之學而一旦應建章之明詔坐金門裁國典刪述百氏褒貶人倫雖漢之應劭晉之傅咸生于今日且願爲之執鞭焉劉總之言書記也譜籍簿錄以經兆民醫曆星符以占氣數律令法制以懲奸究不逞之徒券蹟符章以壹朝市関刺解牒以通九遠之情之數者于經世之集乎備之矣吁此過公經世之集之所繇作所繇名也

投鞭斷流之氣射石沒羽之才故是文壇飛將

壽浦惺宇六十

明初行素浦公家于錫之石塘負土戴石建廣濟橋三十餘丈障百川而東之居民過此橋覘之曰浦氏之子孫必仁且壽延及九世至惺宇公力田好穡動容中禮有仁者之風焉人繇是覘之曰若木一枝光昭數國黃河一曲派衍千里長橋闢於東讀山繞於西其瑞必主於壽而今丁亥之春壽初度矣夫人之於歲月如急絃勁矢轉瞬難追而又未念要津嬰情囊篋小山叢桂懷香而莫聞三徑崇草追之而不逮異有霜雪之白胥無丘岫之青此商山四老所以棄

漢廷而弗顧也若乃無枝於前無求於后食不過兩三簋衣不過四五襲逸少之美爲其所賓景升之兒匪其所畜仁以耕之義以耨之斯則圭竇之與崇軒荷衣之與黼黻然其所然悅其所悅烏足异同高下於其間哉如惺宇浦公者予之所親炙也嘗讀史呂之後爲甫越江而改爲浦予與浦非特同親抑同姓也惟同姓之人善頌善禱其德如橋其壽如川其世裔亦如橫山之綿亘云

松風一曲使人烟霞之趣頓深

長音兄時藝序

唐鄭惟忠有言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余謂史才固難文士亦不易自非探原學海囊括詞林則無以方駕卿雲齊驅晁董雖欲辭衡茅而就金馬却章句而窺秘書其誰許之吾兄長音天骨多奇姿儀瓌秀應規入矩無不端凝時人比之婁郝又比之吾家景夫孔艸芊眞蕭行范篆一筆環寫若連錦然尤工諸史不屑爲時文而時文亦復一時殊妙學子瞻則儼然子瞻矣學南豐則又髣髴南豐陶鎔經典乎甲新辭巧而不危古而非續逍遙百氏之間譬之彈棊六博高下如心縱橫在手靡不饜聽極觀故以暉映前人領袖來哲詞賦清新屬言玄遠卓然有良史之月而今果入直東觀爲陽秋矣行且丙夜垂簾然二椽燭媵娌夾侍于前簪筆修唐書如宋子京故事左右望之若神仙焉即我兄長音也顧科第之相同不知其幾而勳名之有爛獨到于今眞西山曾以之勗友而今復以之勗兄筆則筆削則削留公道于天下垂正業于來茲非良史之事而誰事哉此特文士一家言而亦硜硜然以頌以規者葢進取不忘其初也

矩步高翔風規典則班行肅穆珩珮珊然

金剛經註解序

佛何以云金剛喻心之精堅也其理非精心不入故稱般若非堅力不出故稱波羅蜜纔涉文字便爲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非世尊之本意若人於此經中讀誦四句偈等爲人演說非文字而何所以詮解之家多至八百餘種泰子近甫見而悅之旣而悔焉剗心剔慮形如槁木者數年然後有得又以宗教之旨

不離筌蹄而求解脫不執文字而迷本空于不離不執之間註解若干帙其略曰人能用七寶布施爲發菩提心然而布施不如持誦持誦不如解脫何以故諸相未離而諸見未寘也若人能寘諸見離諸相將一切有爲法作六如觀思不可思議不可議立證涅槃無所復住此爲最上一乘其餘凡夫迷于六慾沉于見相如眠蚕之僵臥繭中聲聞緣覺且不能入何有于宗此經之註爲凡夫禪爲小乘禪筏喻非大乘也然於風濤火輪之中爲人演說如此之精如此之

堅卽云不住色布施不住相布施謂此非佛卽爲謗佛謂此非法卽爲毁法毁之謗之至于喉音瘂閉三枷莫脫則請退而問之曹溪一喝

東坡[illegible]佛印[illegible]

泰以巽試牘弁言

益人固有終歲交而不必知知之不必能言者予才劣安足知泰予雖然交泰予頗久知之頗稔泰子天情開朗爽泰無競雖當陰岑旁午之所輙有煙霞風月繞共左右非力致之性則然也加以言必渾金行必璞玉瞻祭辭氣使人心形俱服者非歟故其爲文也清而藏雋而遒名理則裴逸民也思致則殷洪遠也超然越俗如天半朱霞則劉彥度也奕奕神令則衛虎也經生輩搖首噤舌之章援筆輙奏以大同數月之力一日矢之而嘉陵巳成蓋適與其煙霞風月之性相表裏若不復知人世有八股事茲人也不山而山不松而松亦不筆而筆不墨而墨矣如經生之所弄者柔翰耳架翡翠以爲床而琢瑠璃爲研乎何益泰子固玉麈尾也不數言而超超玄箸矣左謝而

右王奚啻焉讀其乙榜墨韶音亮節朗然林下之風小試牘其細者耳而天韻標令巳不可過泰子洵天上慧業文人也漆園吏有云絕迹易無行地難若泰子者雖不生天亦無行地也與

挹其玄潤之韻如與衛樂對談非以巽同不足稱此文

自著史略序

今之學者聰明自負目不窺書而欲持郭璞之手以騁鸞毫蘘羅隱之奇以譬鷄舌是驅痞者而使之言不可得巳或有一覽千章洞于寓目胸無所得少輙

道志而猶傅探軒車窮搜太學以夸多而闊靡何會不食書之蠹魚蔗而靡化不書字之蝌蚪散而無章也予幼所聞洛陽江夏之徒祿祿中文詞特異爲風塵外物予何人斯其敢貪天之功以爲巳力哉惟是有書必窺有窺必記硜硜乎其守之而拘㝢旣苦于亡羊博覽復迷于罔象是以離經佚志好爲人師則思李將作頁笈千鄕楊秘書雪深一尺時也糟粃先型棄而弗錄則思張鄭伯坐虎皮講易程伊川䟽崇和說書時也屈志從人安于小就則思陸宣公奏對

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時也事拂中心窮途欲涕則思王河汾讀書談道自樂程明道吟風弄月時也以此數者耕耘闕里之間爲樊須之學稼其可乎然而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猶之乎未可也是以編遺史緝前人紉舊聞羅逸事凡期月而書成顏爲史略略者略也非全書也其中事遺宏體當與叔孫之綿蕞同觀幸而行列小心不與魏收之穢史同穢昔孫盛作春秋見譏當道崔浩彰直筆詒怨時賢君寔纂資治鑑幾乎置板高閣聊巷上綱目書猶然遜祀

青事可傳

荆公況余美刺垂經是非失律旣無編年之最復無考實之文而執以衒于塗之人曰此史也以丁敬禮之文章懸之國門而易一字予千金誰則售之予過矣予之不自文其過而猶汲汲乎其略之何也略者略也方言曰强取也蚌非吞月云採蟾蜍之精槩不栽天擬合鄧林之幹縣是而未出之墨入之以幾於子羽之修飾或可以謂之史焉爾猶憶書成之夕夢入一廟上有陳仁杲之額神爲予言汝何失紀我名予爲愕然五體流汗及覺而訊諸羽士汗流不輟豈

此書亦將入鄴侯架中而陳隋之逸軌正直之遺嶶固當紀之詞林以貽不朽乎則此書之略之也非强取也宜也

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旣如淵海而筆墨之秀亦復稱之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君

蕲齋初集卷之三

錫山呂陽全五著
同盟黃家舒漢臣選

記

武庫司題名碑記

周官三百六十屬司馬司㑹特重於諸曹所以威外輯內示有本也秦漢以來郎潛所職與大官之庀等一時弓矢雄材奉爲郊儀物首天子告廟而藏之庫慎名物重武功繇來尚已我 高皇帝以武德王天

下海隅日出咸仰神靈如霆訇電閃莫可方物迄今虎眡而郊藏器以待屹如丘山經之所以大有蓄耳武庫雖仍舊名而職司又有加焉要荒尺籍中原編戶惟庫是稽曹官輿隸征庸派給惟庫是轄串甲兜鍪裝將抉犢惟庫是裁材官訓練勛武報功惟庫是礪國之大事在戎故委曲而繁重而或者以爲司馬之門司㑹獨簡則不曰清勻之宜聚乎存恤之宜均乎教習之宜整以暇養廉之宜一以周乎且就司言司歲審諸軍自布絮力役而外罷老充罕實冐替長予孫銜邊次邊可悉問否紈袴饜膏澤濡味悲鵝粱桴鼓枕戈能一一較量否虎頭無忘都尉徒臂或墮家聲上功盟府能一一勸懲否顧名思義寧不凛然方今聖明在御整飭華夷養士恭治軍肅備積儉考課嚴協力承宣正在我輩昔人以西夏布衣胷藏甲兵十萬猶以武庫之名歸之矧今政府弘綱冠于六服赫聲濯靈日予一人其敢不齊乃位度乃口精白乃心惟樞密之考成是聽從此休屠繫頸肅慎來王集天弧太乙之奇爲盧矢彤弓之積雖西周而下漢

唐而上兼總條貫所莫加焉余以辛巳冬承乏篆務悉擦前後之掌是司者而鐫之石曰此司㑹之所以特重諸曹以官重亦以人重爾遂爲記

全五之爲官也夙興夜寐恪共厥職每旦焚香告天惟恐[illegible]已奉公四字是以駕部纓務留爲于署庫嘗[illegible]斬[illegible]繪像盈門以及東甌乞歸之役十民攀轅餞送一日而攜生祠者日至[illegible][illegible]祠畢盡語矣文中興賢嚴重字無虛設恰如其人

燕回紀事

余以壬午五月之九日 陛辭就道過盧溝橋廣可十步長百步左右石獅七十有二皆威夷而詭狀亦

側背而殊形使通道于九夷八蠻迷心眩目疑若天
工輿建章之萬戶千門同其大壯水衡之錢何其費
輿所以昭鑑甸之尊明帝城之麗也良鄉北關有浮
屠一狀如投壺疑為元人所設既行園節中夕景欲
沉曉煙初合槐陰點染車蓋闐負載之徒婆娑其下
管子云一年之計樹穀三年之計樹木十年之計樹
人有樹如此其人不瘠可以羣矣過弘恩寺重垣複
宇竹翠松青有黃柳花側栢葉禽鳥之聲嘈嘈如玉
管亦旅人之化城宰官之香積也琉璃河長可三里

許而聖水多涸有鐵棹直建河中云為王彥章手植
下莊孟賁之倫衆之而未能也儷人儷鳳兩坡市肆
無多而村落茂美嘉樹扶疎青青者蒲在彼中阿有
渭川千畝之槩焉抵范陽見雙塔又見燕丹古輿督
亢諸聖蹟金臺之客智小而謀大任重而絕臏雖有
折足之凶然死而無悔也安車至雄縣一路土堤綠
柳千行玄潭掩暎瓦橋一兩岸頗有青蘋朱艸之妍
廢矣哉日富之耳路出瀛州稀人刈艸于田田事亦
既治矣黎棗之株攢植于道其民可以不飢又不饑

矣獨木鎮人不滿百藁禾為蓋織蓆為門其有巢氏
之民與何其陋也渡小河至古滄州有鐵獅一高可
十丈土人相傳為柴世宗宅中之鎮蓋北人剛健多
膂力凡罕覯不經之物多植之以為表與五壘城相
制如纍壁焉城復于隍人蹤罕續鳥雀棲于高樹便
以為禎杜工部所云千村萬落如寒食不見人煙只
見花其是之謂乎鬲津無棣之閒城郭不完民多為
盜邑令戒商人毋入城惧其以賄累也又惧其行旅
而入大盜而出也吾宿其郊外將早行伺鷄聲為候

而達旦不闢越陽信始聽棗綠農夫有刈麥而歸者
自滄州而下土曠人稀征夫轂觫猝遇劇盜罔不披
靡然每過一兩村林木叢生勾萌畢發啓一園而建
址崇數尺以戍坯墇以棘棘之材塗以堊茨之厚耕
牛數犉推犁雨後亦復蓁蓁萋萋實堅實好北方無
不可穀之土無不可農之民無不可渰之川為長吏
者勞之來之期月而已可耳過桑墅為山左之平原
界至上店途中皆綠林矣予托君父之庇僅免虎口
艸艸過薄姑城詣與福市爃麥之夫相半于道亦舒

令萬化奬率之功上高陵三面如屏止開一路可通
輿馬陵後有小塔有松楸地左顧古齊城廓如也齊
得十二不如秦人之百二然而龍蹲虎視煮海官山
其爲建瓴之勢一也遶城而行遠山積翠峯如雪委
熒若蓮生淄河之宿不過青州一椽而已載酒屬車
僊有沉醉山家之意亦緣煙霞乍合風鶴初安涉澤
亦家披榛得寓人生如夢此亦夢中之華胥也再行
山路兩行榆棗夾以蒲萄間以紅柿葉離離兮翠青
英蘊蘊而金黃千金可市亶其然乎青州之官署爲
古雪宫齊宣王見孟子之所余亦冠帶而朝　衡玉
王賜以羊酒禮登拜畢循視城郭甲第千雲洵北海
之名都瑯邪之勝邱也藩王協于郡守郡守協于縣
令縣令協于丘民堅壁淸野共圖可以不破其民可
以不下城堙之外皆山坂也迢遞峯長威紆嶽聚每
一攀援前後便不復續止憑馬足自爲逢迎其盤旋
也如游螺髻其往復也如轉蜂腰其參錯而勾連也
如循雁跡于此可得畫思可悟書法大率青齊之美
百步之內必有一峯千步之內峯必攢列如胄士然

初瞰之疑若蠶叢鳥道雁不敢飛猨不得下峯回徑
轉居然有劉郎渡處使閒人登此雲門東鎭亦一壯
遊但以三事匪懈之大夫賁如皤如白馬翰如未免
簡書之戚戚耳因憮然發牛山之嘆曰苟得其養無
物不長至哉言也孟子惟登高眺遠所見者博所造
者至故能淺之言情深之見性萬物皆備于我卽牛
山可以悟道矣而或者戀目前之景耀悲長夜之沉
淪有相向而涕泗漣如者如齊景公牛山之淚艾孔
梁丘據諂諛之詖何其大不倫哉駢邑之蔣圩孔道
不乏而山徑之蹊介然成路堅秀如洪谷子翠潤如
趙松雪洋洋而掌莪莪而蓮覓書家不可得然亦未
易畫也道左有一石狀如覆鍾徑三尺圍倍之中刻
神佛十三尊下有方泉深可半指許而淸且漣兮酌
之不竭過古閱地碑記良多惜爲風雨損蝕不能識
其蝌蚪之形爲書家筆閣訪之乃穆陵關也由此數
過小山山之腰脊頭足無不畢登差池其上如以鶯
斯而翔高樹螻蟻而度空梁雖復如輕如軒未免且
前且却自青州至此山多而不高高亦不深無珍禽

奇獸亦無瑶艸瑰花一望迷離惟野馬之當車青苔
之塞路而已地多于田艸多于禾石多于人煙多于
樹村落之家茅茨不薙甕牖不暘非復先齊富强之
遺矣趙北湖之畔長百餘里驅車山谷間不知其名
亦無道院僧寮可以憩息止望郛邑之羅蜜庄以爲
到彼岸矣所行者莒州一旅所過者沙河一廻予因
之憑高而望雲物涉水而賦蛟龍復喟然曰人之生
于天地也大矣吾何以崇德若山之高洗心若水之
清克全于天命之性修道之敎而夙興夜寐無忝爾

所生昨夢讀書至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之句刻意數
譬因此大寤齊有孔顏孟世家而吳有季札言偃之
徒先後馳驅連鑣並轡山川之秀隨地而興兩賢豈
相厄哉經郯縣之江南費洲地依山覓路縱之横之
征夫駪駪哀我憚人道周有一塔鶴巢其上宣尼安
得登之而望海要道安得駐之而栖雲有草不鋤有
牛不犁有子不歸有屋不廬何以賦之萇楚猗儺自
李家戸至此行人皆有戒心若鱗鬣之懸鈎羽毛之
墜矢惟不得脫是惧嗚呼誰爲司牧忍其顛連樹樹

風聲村村鶴唳縉紳至不爲誠途況于商賈試往訊
之但曰地方無金錢可以畜兵無城濠可以設險付
之柰何一嘆而已不知窮變通久存乎其人古無久
治之國亦無久亂之邦勸民爲農力行保甲五里設
小舍十里設大舍有發必窮其窩有獲必殲其渠毋
使滋蔓則嚴稽舖遞不必另繕墩臺簡練驛卒不必
另養官兵挑濠于曠地建柵于衝衢不必另選盤詰
之家丁旣省多財復攬羣力柰暴而衛善綽有餘也
如此期年賊猶有愍不畏死于白晝大都之中式人

金帛者乎曰無有或云此輩非他卽上司之營兵櫂
机之禁旅或護鞘于途或謁官于路當郊原曠絶之
處乘机採掠凋其歸橐長吏雖知之見之力不能治
如何此須請之上臺題蹟申飭營衛軍兵惟國家有
大征調方許擐甲戴冑其餘各差俱以衣易甲以驛
易馬督撫監司不得擅給令箭輕予批文但有鮮衣
怒馬執刃捺弓虎視于前者在賊爲强在民爲叛在
兵爲逃皆加等論治其罪過境士紳瘋而勿挾則閑
津無異服市井有同風艸竊奸宄俱聞風而匿影聽

政而銷聲矣既過沙河新雨未收塗多泥淖禾風麥
浪一望蕭然賀杏偸桃皆爲風影惟聞蛙鼓數部蝸
蟆一兩聲以當車中之鼓吹而已房山鎮有青衣湖
諺云烏魚所化居民多漂沒爲魚鼈方士以石廟鎮
之乃止桑墟小水不一其渡綠蟻如林朱楹可卽若
栖梁之燕雀旣相喜而申之以賀也東海以北差爲
小康沐陽之老鸛亭花香艸色春滿淮陰雖無珠箔
雲錦之觀瓊筵飛羽之適而一觴一咏亦自怡然餘
此渡河而南爲公路浦軒冕相望于道土皆被繡綦

可連雲有酒如澠終溫且克韋刺史所云南北相過
殊不遠暮潮歸去早潮來其是之謂乎邗江之美不
盡紀紀其大都如此

行路者多矣誰得如此留心黍淮海云二十四橋人望處台星已在廣寒宮其人其文足乎莫及

重修臬司溫處巡道公廨記

歲壬午余自樞曹承乏浙藩分巡甌括時奉 璽書
至臨安故事省會監司各設有廨舍在臬司公堂之
後而道治別有官衙爲聽政之所 世宗朝海上多
警以監臨地遠軍機不便遙度因附近巡歷建署東
甌縣是官於甌者卽居於甌而會城僅以到任排衙
諸典故棲公廨一兩日卽去先後諸公咸視爲走轂
奔蹄信信宿宿之行館入而小憩出不旋踵矣若乃
訪嘉賓於側席飛抄輸於中庭惟有清風徐來明月
滿座蠨蛸作陣罥蔦爲帷昔年枚枚湜湜之觀幾成
河南南陽不可問余乃喟然傷之曰此豈非縉紳之
所謂公廨者哉其志之也抑毀之也昔周禮以入法
治官百官皆有所居內而部寺省監外而百司庶府
各因其職以爲名稱斯一代文獻所餘存職方氏之

論有關係

所覽觀也無論軒墀寄地禁衛雄曹萬戶千門圖諸
麗史卽使戶封入縣邑啓萬家昔人猶以展幕蓮紅
建幢油碧之句寶之若之何藩屏之司其毀之也且
夫道治之視此其堂奧也東甌別署之視此其籓籬
也惟尊堂奧所以重藩籬而藩籬則內之堂奧則外
之其可乎無他前後官之紆金拖紫曳輪張蓋於斯
者皆相屬也而視此則其一宿再宿之傳舍爾傳舍
其署因之傳舍其官傳舍其官因之有傳舍其官之
心余不忍亦不敢是故謀所以修之不惜清俸之餘

檄本司藩官吏鳩材選工量工給食度道治之中木石可用者移而併葺之甃斷舊料佐以新材不恭月而工成円美哉輪美哉奐乎無有也風雨飄搖寒暑剥啄庶幾免爾揣其力僅足以支二三十年然持此意以勸後之人或二三十年之中更有好事如余者皆出其囊金循而植之則兹廨也與廣陵芍藥河中綠莎芳名並勸可也且此亦莫不有政存焉孔門諸生或治蒲莒或修單父東濮循良之吏報政于九眞交趾之間諸葛君治西蜀橋梁道路靡弗嚴整君子

以爲幾於先王之治況身爲中大夫而不克芘所居以貽　朝廷尺五羞則其罪殆不止于傳舍其官矣余不忍亦不敢故修之非好事也不得已也

法度森然此古文中步伐止齊之師然綸巾羽扇風流自不可掩

重修麗水縣通濟堰碑記

浙之東羣峰插天壘嶂蟠地岸峇而周匝者栝蒼之麗陽也山隈磽陿高下無常依壑爲經循嶺爲界者麗陽之田也遠霧滿空驚湍四瀉溪流橫注而入海者麗陽之水也崇岡曲阜躍入原野西自白口至于鳳皇爲地五成吐脊出腴者麗陽之西鄉也障松遂兩溪之水導而東行疏爲四十八派自寳定抵白橋環紆百里分都十一灌田十二餘萬畝者麗陽西鄉之通濟堰也邑無甫田皆視兹土地骨而夾蓢臨大溪雨卽奔潰稍旱則靡蕭相望何艸不黃邑之水利其可一日而輟講乎梁天監詹南二司馬始循蜿蜒之跡爲堰宋開禧郡人何樞密築以石堤爲源三爲派九支分各異啓閉有時上中源有先灌之利而下源無立竭之嗟民於是始知水之利矣乾道中吾吳

人范石湖成大來守是邦慨往蹟之靡蕪一疏瀹之定堰規凡二十則亦旣詳矣嘉靖壬辰吾郡人吳之泉仲以侍御出刺栝蒼鼛鼓咸若閱兩月而告成萬曆丁未豫章樊致虛良樞爲邑令再葺兹堰補以新規六則而葉簿董其事湯臨川紀序中所云與冬工以重農時長堰規以專責成司水源以任守理期分濬以止爭端設閘夫以防盜洩示勸懲以作民信爲堰政之大者是也民於是永享水之利矣迄今三紀余巡厤栝甌邑之五栝邑之七皆有堰因撖覸之[illegible]

陽民大和會相率而請于庭曰民以食為天者也堰立而姊有天今澤虞匱泉虞涸漁政弛而民食窘其能久乎邑侯朱君璣聞而愍之捐廉俸為倡堰貲董其役者邑簿呂君瑞鋏也戴星餐風勞之來之工趨如市臣心如水今而後吾民享水之利得所天矣敢請一言晉諸不朽余乃作而言曰天生於一物資有萬惟水是恃今之譚水利病金陵者惡其鑿也夏服溝洫周人遂稻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厥後史起漑鄴鄭國名渠李蜀陸海召杜盧陂樂樂利利與天壤相

敝焉無他因之也麗之無田而有田也天地之功需人以興然人之力豈有他奇亦曰因厥自然毋怠毋荒而已嘗稽堰乘豫章賢令也治堰之舉猶不免取諸水衡今朱令不費官錢而呂簿黽勉同心因其故道而修復之利溥當時澤垂來許爾民粒粒之盤餐其何莫非有司淋淋之汗血乎爰勒諸石以告後之君子曰有潰必隄自東自西圍沙為岸劃石成豨涓涓不絕漑田萬畦活我婦子名與山齊

指畫井井不減聚米為山真能書建章宮千門萬戶者

村居書壁

予生也晚適罹戎槊奔流鄉井六月棲棲蘭有薇而不治人無酒以何懽一毋一妾抱子携孫蔬肴一二而豐艸屋八九而足猶未能快意爽心承顏養志謗云亂邦之人不及寧家之犬悲矣慼矣宋榮子安得聽然而笑榮啓期奚能帶索而吟雖不如韓彭之菹鄙生之烹而鹿鹿焉如是以終生也厚顏死復何望有書億卷修而述之披忠孝之遺編緝隱淪之剩事日月旋胸絲綸在手析理而䚡鷄與語摘詞而山鳳

集毫倘亦幽人之麗觀貧旅之極則乎淵明若在當遺其二子坐籃輿以來然勿令王司徒夏侯豫州一輩人知也恐若輩聞之以為一尺書何如一尺布一斗才何如一斗粟則予將合暉鏟彩遁跡銷聲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倘徉以終矣千秋百歲而後未知題予為何等人虞仲翔患天下無一人知我而欲以青蠅為吊客予今日將無同

尺幅耳適怨清和無所不備足小記神手傳

蔣德傒世紀
蔣德傒者梁谿處士蔣太如之子其先姓錢氏婿於
蔣因姓焉高祖樂間公諱淵少有至性毋病服藥餌
不效割股獻之卉稱純孝晩年好養方士求長生不
死之藥家道寖衰後避仇湖海上去曾祖誨古諱朝
位者痛父之沒迎歸其喪誓必報仇披髮而號於路
久不葬鄉之達尊秦公諱鏜等十人艸䟽倡義賻其
喪焉䟽云行已有耻人多不知其貧正色無求終將
何以爲葬時人以爲美談嘗以博古爲業家多晉魏

卉字是
墓之背

間物余先高伯祖思泉公贈詩云商彝與周鼎博物
美張華鑒賞今誰在分明屬蔣家邵文莊公贈詩云
埜人呼傳古博古道心虛慨嗇時逐務嘗尋老子愚
壽七十四歲時伏臘致祭必哭其父毋焉蓋世孝也
祖怡古諱希哲良心懿行人所未窺娶丁氏有狂疾
養之終身弟希晳貧不能自贍其妹出嫁於尤亦先
富而後貧皆能給養不以析箸二其心所與游皆一
時賢士大夫而性尤嗜學至老且病時手一編以自
娛元配徐氏次娶丁氏三娶陳氏實生太如公陳氏

栝夫訓子有東海之風年四十而殂怡古翁痛悼不
已來年亦尋殁時太如方總丱遂辦成人事歛葬以
禮太如諱羽宗字修齡孤貧好學通六經及釋氏內
典鄙家人產不治有父遺房價十六金以入金置田
租八金典屋屢廢屢復消長相半所典衰出入於二
十年之間者此一二十金已爾平生實錄倣好人循
天理讀古書親君子此十二字足以蔽之壽三十八
臨終手囑二子諭以事親事師治身治家之道累數
千言字畫楷甚先世所遺之圖譜傳贊患難中百物

廢盡而此不失一所云置之水火不侵之地抱之石
脫之誅千駟萬鍾不以相易者也嘗云生平事蹟在
朋友口碑間可考又云累世單傳無甚產業所遺者
孝友清白而已高忠憲公題其像曰是爲布衣蔣太
如之貌少有釋氏之樂及來東林聞吾孔孟之教如
寐斯覺其志慥慥聯四方同好其共臻於斯道苟有
志於斯道如斯人之亡爲可悼邑人誦之生三子長
諱幼籛字遜傒蓋以先世姓錢不敢忘所自出戒後
世勿與錢姓婚次子殤季卽吾友德傒諱玄祿者也

髫年從事詩文弱冠請東林聽忠憲公講學隨義睢曉無有留滯一時知交皆錫名士然性落落厭塵事家窘甚恥以貧字告人遂有沙門之志王人玉題之曰在俗常離妻子參禪猶帶髮眉此寓庸子之自擬今移贈吾德侯殆不知孰是而孰非禪宮自柄不着衲衣手持五色口誦菩提意爲輞川居士之後身也留以待他年之自題其自題有云謂儂爲不苦今極天下之貧且病謂儂爲苦今少年氣豪中年獲從吾夫子高蹤困且苦何嘗不超超然有以自陶臨深履

薄越自我祖我父之教而今而後敬付兒曹崇禎癸中春過本邑南禪寺聽玄箸法師說楞嚴經過桐溪僧戒先語及生年月日八字皆符契若投膠沙門之志決矣是日乃季春之望望後三日辭母隨玄箸往武陵真寂寺舊爲蓮池大師淨土者先七日同衆禮懺懺宿業訖清和七日拜謝天親髡髮示緇於佛成道日改名上願字行先與其徒上力等受沙彌十戒行持三七日隨衆修省汲水担薪作一切務庚及期尋入藏堂隨玄箸赴桐鄉講席而道日進是年妻若

了相繼歿明年伯兄亦歿有母潘氏老而無依行先乃辭歸東林庵與其母衡宇相望晨昏定省少伸人子之懷有侄一人諱龍禎伯兄遜侯出而蔣氏世系於茲爲燈續云呂子曰吾友德侯性閒邁無風塵之色堅忍爲僧曾不少懈斷臂求宗投崖悟易八萬法門須臾洞闢因作徑山行先說以美之一日袖其先世圖譜傳贊凡數十章乞序於余曰余雖爲僧不敢忘本倘亦如來報恩之經菩薩思親之供乎異凡僧遠甚遂作而爲之傳嗚呼慧遠爲釋氏名儒而自遠

乃禪門孝子佛豈厲人人自厲耳觀其血書金剛經誓云誓成先聖佛永斷貪嗔癡不度一切衆決不取泥洹行先進哉太如喜哉且安有度一切衆而顧遺其祖若父者哉

序事設景映帶參差道健雅潔遒真龍門手法

秦小武傳

昔李義山爲長吉作傳盛稱其才憐其死而獨嘆於白玉樓之召以爲天帝高巍豈無文彩風流大相過者而必眷眷於此人乃有生而同其才死而同其

瘖如泰于小武者豈亦共雁行耶小武固二十七歳
之長吉也孝友聰明讀書五行俱下十歳能文十八
舉茂才應制科搖筆千言朗朗如宿搆漢之應奉魏
之王粲隋之劉炫所不能及而南陽菊水竟不延齡
西鄂芝田無由可櫝天之眎小武厚之耶其薄之耶
抑有意無意於其間者耶其厚之也則出有爲而處
有據功齊于日月名埒于伊周天子改容諸侯斂手
其薄之也則將高科以艷其心美祿以腴其口妖嬈
靡麗之物畢致於前福不盈背而禍溢於世其置之

若有若無也則逍遙任放無所營心爲造物之散員
作煙霞之剩吏風塵之垢任其紛綸導引之方從吾
所好而秦子皆不然行美于曾參而壽促于顏子何
也義山復起何以解之余解之曰小武之才而宜殀
者有三殀而可傳者亦有三以異人在昆季皆爲惠
連而伊毋華孺人於小武獨奇愛之不輟於懷抱宜
殀一也中丞公之門幾乎聯横許郭方駕曹王矣而
小武弱不好弄當食謀篇氣竭神銷與膏俱盡宜殀
二也兩入闈不得第饑麐弗噬誰爲落毛應龍無雲

用于泥淖宜殀三也以太清先生爲之祖公安長者
爲之父得其具體温潤而栗一可傳也奇才未嘗不
讀書讀書未必皆奇才而偃蹇之篇皆成黃絹所刻
遊汎其九歌九辨之一乎登山則情滿乎山觀海則
意溢乎海二可傳也一子一女皆爲龍翰蹕閭修之
玉立似季遠之氷清三可傳也予生也晩不及見長
吉而因此測彼才人行徑大率如斯雖然又有疑焉
長吉之位終於奉禮太常而當時人猶有排擯毀斥
之者小武修身砥行雖無排擯毀斥之危而青青子

衿求爲奉禮太常亦不可得金爲舟兮玳瑁爲欃[illegible]
爲衣兮翡翠爲裳何其觀之美而用之嗇也而且勩
勞之毋因痛亡生泉配之妻隨波亦實遺簪墮履之
悲較之長吉殆有甚焉獨其所負破古錦囊得小武
而補之所撰白玉樓記縹渺虛無不可見而小武成
之則雖作嘔心兒亦無憾耳蓋天之生才或生于盛
朝或產于殘季或使之貴爲列侯賤爲步擔或修如
松或短如蟪蛄如朝菌其故皆可解不可解而其立
名於彼此之間一也予瞻之視金馬石渠與赤壁東

坡無以異視珠厓儋耳與金馬石渠無以異則其視重泉夜臺與珠厓儋耳何以異哉予識不如子瞻放學李義山耶而苟附二十七歲之長吉偕之以傳則其故亦聽之可解不可解之天也

秀香蕙籠往復飄忽擬其文境嘗在十洲三島五城十二樓閣

引言

重脩義興常照寺文疏

郡志宋建炎中菁山有僧隱梵隆初通儒典繼入沙門大弘佛法時高宗車駕南幸駐蹕此山召隆僧與語訊以恢復大計隆應聲答曰親賢遠姦係今日第一義然非金剛不克成此高宗雅重其言賜隆所居寺曰常照寺御書天中金剛無量壽佛八字予之夢神語也嗣是以來多歷年所雲中之振錫靡常水上之乘杯更杳歸然魯靈光幾成築舍只今瘦竹孤松清風曉月蔭照遺址僧衆數人猶經捉鉢其守戒律孤清猶不滅隱公門風顧殿閣日益頹夷加之以鳥鼠之攢嚙遷延數年恐難復振近僧之師某息心守律遠遊瞻化憫然悲寺址之衰思纘祖績惟板楔木植土磚匠錢不能具欲祈十方獎成勝事遠來毘陵問序於予予因重嘆此寺之興蓋自宋宗建炎之年以迄今上崇禎之歲四百有餘諸凡所造麗閣雕宮華臺綺榭咸已崩弛狸眠獸宿而此寺基址巍然獨存與喬松比壽貫千春而不改父老傳說此寺曾為某人發迹曾為某聖御書雖甚狂愚咸來瞻禮有服善從義之心非佛神靈不至於此即此卜其再興而又喜此僧之雅志修葺不愧菁山也取而弁之且以身勸吁隱公有知當來負髮即無望大汲引如宋宗者迴鑾于此但使七貴乘軒五師挽駕泥須彌之句水而拂拭之則何日之間可以駕北溟而東迴轉西方而南轉人祇盡格龍鬼咸趨又何俟于支遁之買山左谿之托亦哉吁其勸之也勸之而集庶無辜于常照之名也夫

憑弔今古濃雅絕倫 覺

哆言功德者之腐套

仰山和尚募緣施茶小引

大衆之有僧百草之有茶皆清涼之滋味人世之奇果也其類相近其事亦相資人不皆飯僧而僧多施

茶者人有其力而無其愿有其愿而無其閒也以飯玉炊桂之子氷鮮雪潤之姿而馳騁中途不免望梅之渴於其間得一施茶所則欣欣有喜雖三月之蔗七月之瓜甘美不是過矣然方其醉飽饜飫之時乳糜香飯雜陳于前則莫有知清茗之甘中途之慫與僧寮之功者卽知之亦不肯出半鏹以相給與人之怙勢席寵極慾窮奢迄乎衰朽齒髮皆落年命隨傾然後退而禮佛急而求僧光景亦何以異南海僧人仰山言之輒爲攢眉於其募緣施茶之請因書是說且示勸焉

字字冷雋眞可當數聲金磬

辛未房書湘艶選弁句

是役也諮諏京本藏書半之採奇字於玄亭匪珍月露風雲之句追雅音於泗水式慰筆鏞鍾鼓之懷文君有綺每借濯於湘波左思無姿猶自工其艶筆豈曰靡曼而近人與亦以石之薜山之黛牡丹之英珠之麗孔雀之翠尾美人之笑妓之焉支固文人之品題所必及爾

錦機新樣豈六朝以後人可及

書李孝子傳

孝子李舒白嘗與叔氏近思遊叔氏端人也其取友必端余故以兄事之庚辰燕邸伊弟純白寄余高忠憲公文集及伊兄首行錄至余盍奇之忠憲公忠臣也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李君雖僑居闤闠乎然論德者不以爵其遺意可風矣及簡集中果有忠憲公題李孝子冊噫何其異也忠憲公以孝之爲道塞天地橫四海人所當盡所能盡而若不克盡故弗靳爲李孝子作傳余非孝子也非孝子而讀孝子之書則喟然以與非孝子而讀忠臣讚孝子之書則潸然以泣矣而今而後將日手李孝子一編當小旻詩讀也

纏綿婉至使人反覆而不能去

募修藥師菴䟽引

澔墅之東南里有藥師菴清流白雲徘徊棟牖之間又有香氣磬聲相聞而出訪之則先年雲栖法裔一念一庵兩僧人跏趺結椽處也茅茨土堦不丹不雘朝霞爲障夕月爲輝雖在緋桃郁李之中亦如霜竹

浮屠風梧散葉飛寒苦之刹也。關使君張公諱詮、劉公諱某，捐金助築，始立方丈之室，以庇經象。許公諱豸、杜公諱龍徵、李公諱某，先後施捨，建大士閣於其中，以立禪誦之表。而竹林雖具，木石未攻，僧徒聞其無人，榱椽毀而莫構，可為長太息矣。部公正始，小憩其中，慨然有薙艸開林、崇基表刹之意。于是住持僧智亮，仰承懿旨，設簿求文以請余。惟佛無遠近，因心是佛；僧無顯寂，苦行皆僧；庵無大小，有佛成庵；檀無豐儉，飯僧為檀。剏茲庵者，當蕭索之秋，無藩籬之圍，

而梵唄依然，金姿不改，藤鼠過而無侵，山猨相戒勿入，亦一小祇園矣。部公為大法慧，而衆居士觀厥成焉。空中有樹，變作禪條；衣裏留珠，施為梵宇。則居士即部公之千百化身，而以部公為現身之大士。所捨金錢，如恒河沙之多，而藥王寶象，徧滿三千大千世界。成如此庵，則商人至止于化城，而窮子自披其寶藏。至于無有可捨，無庵可施，無緣可結，無像可圖，悉無所得，應如是住，其為德不亦廣且大乎。僧將合掌而求予，且齋心以待。

一募施者但作福報許耳，似此單提直指，幾於二十四義一齊回矣。知全五夙生自蓮花峯上來。

傅母壽言小引

南方固多佳人，秀州為盛，人物之萃，恒磊落而英多。閨房之中，窈窕不乏，若伯隣傅君之母，雖貧家婦，亦其一也。傅母相夫勤，鞠子惠，三百六旬之中，經之緯之。候耕耘於杏花，識晨昏於蓂葉，絺兮綌兮。今年已七十矣，而寒曝其月，煖濯其泉，齒髮更生，猶之鄉士女，有質有文，而不失閑雎之度焉。坡僊所云「風霜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者，孺人之謂也。猶憶

孺人初度，伯隣采泖中之蓴，烹金虀，煮玉膾，為先生饌余，余亦染指其間，徵歌選伎，填壑灌卮，無倦色。迄今桑田已十稔矣。視瀑布巖前之三月三日，以距九月九日，寒煖倍之，而孺人之神宇不衰，威容如故，亦龍漢遊中一王母也。余從雁行之後，繪圖以祝，亦冀如十年前持檀板，泝流鶯，箜篌雜引，琵琶新曲，與歌姬解人意者，徜徉乎不曉之天，而吞吐乎初生之月，其樂固視昔有加矣。或得黃衣二粟，幻自芳閨；樟公一枝，移來繡閣，俾嵩祝之賓，皆作飛昇之侶，則雖為劉

安鷄犬亦樂得而效之焉

每閱名集壽言未免如大官庖飣餖有如此之字字作交梨火棗氷豨玉膾者乎文心香艷不得不首推全五

題厲獻之呼冤録

獻之以呼冤録示余余未稔獻之受寃顛末顧當世之名公碩人交口稱之曰寃則獻之誠寃矣人顧自樹耳古人在縲絏非其罪以囹圄爲福堂投讒有北不如聞謗自修趙壹之哀張升之慟皆有其故請爲獻之復送以言

此竹畫尺而有千丈之勢以其筆力高也

題惠狷庵印譜

惠子狷庵博學能文人也年少不應事篆刻然而耕鋤筆圃漁弋文場俯仰浮沉奇偶舒縮雕風煙之氣狀鏤日月之光影古之人曾一及之况以惠子爽朗多姿聰靈無碍而小試于蟲書鳥跡之間洗包山之簡以狀丹經舒威鳳之䎀以圖蝌蚪六字之中豈有遺相而欲摟其臂而奪之邪日年少不應事此也惠子其首肯耶余叔襄周嘗爲余言鈎畫之家吳門壽承文氏爲最白岳之何長卿秣陵之梁千秋易水之顧朗生新安之朱修能華亭之蘇泗水金閶之王和仲武陵之顧山臣皆爲雁行吾錫惟得一程子明而今復有惠狷庵天下才盡一石文義圖書而已惠子以一人一手兼而有之狷者有所不取惠子其無所取而又無所不取乎哉

筆意飛舞直作鳳翥龍翔豈欲狷庵從此悟入篆籀法耶

書貧友某義助帖

貧友某小司農某之嫡孫也辱在大夫之後曾留半畝之宮有鬢如霜無心染画豈江郎之才盡五色筆夢中索還乃原憲之家貧百結衣人前如故誰非桑梓忍彼揶揄敢丐物以行仁期裒多而益寡雖梁伯鸞非同人熱者而陶彭澤亦乞粟于隣哀王孫而進之食許與惟命

若士之雋中郎之快兼而有之

題克明僧募緣簿

古德有云經閣佛心寺彰佛跡法身化身在未了漢皆當作實際理會而夢夢之夫非得聖僧喚醒開牖

無繇余見充明自雲間杖錫而來趺坐吳里鷄鳴披衣見星而返如是者五年鄉人問其何以曰欲塑西相三尊關帝韋馱諸法像故有此募夫像者相也佛言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茲像不已贅乎若善男子善女人皆以無住相布施於有相之中得無住相豈爲虛妄其所布施一粟一錢皆佛性也皆慧根也否則鵝王戴土香象蒙塵佛即不加嗔喜而自有佛性者見之作歡喜心現優曇色其可乎法身即化身耳慎毋交臂失之請破慳囊各書于簡

張方儀詩詞引言

陸象山之品詩甲黃初而重天稷爲中興逸論然而圓美流轉之辭過江以來人爭寶之何必如江珧柱乃可食也予讀方儀之詩之詞緣情綺靡爲唐之元和體而其寄托幽深風神玄遠亦復與永嘉諸公鼎足而立閨思諸篇非閨思也子建之洛神靈運之江妃也所以美而不淫哀而不傷咏物諸叶非咏物也廣平之梅花穎士之白鷴也所以奇而法雋而安旅懐諸首非旅懐也士衡之白雲安仁之秋興也所以其思深其調永使慧心人如管姬文君者讀之猶當贈以瓊英遺以綠琴泝流波寫長吟也而況其它乎夫穎濱或拙于詩廬陵或拙于詞而方儀既合之淮海之詩如詞東坡之詞如詩而方儀復分之口誦心追各有其本方儀之文益本于伊祖弦所先生也先生與象山同派則其家學亦豈象山得而睥睨之者哉

薪齋初集卷之四

錫山呂　陽全五著
同盟黃家舒漢臣選

論

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

聖人之所以效天而法地者其德甚廣其道甚隆而不越于一孝也夫聖人生而能言長而制治疑有褱術興行傳於民間而卒之志有所安事有所極者何與人有父母猶艸木之有根山海之有源也艸木非根不生山海非源不潤而況於人乎聖人雖有非常之姿非常之業而苟略於百行之首則雖功洽神鬼名並日月而不足以爲至以是知孝之爲天地經而孔子之訓曾子深切而著明也夫以聖人生天地之間有父子有君臣有夫婦昆弟朋友之屬類綦衆名綦繁而猶恐名衆不足以理事繁不足以據于是禮以節之樂以和之政以防之刑以懲之有升降跪拜之儀有憲老乞言之節有講讀律令鄉飲酒冠婚之道有洽族比隣乾餱慰勞之誼有吊死問疾救難扶

傷相友相助之仁備矣美矣然而歡鬩於門內愛衰於父子則梧鳳不交琴瑟不調婣黨宗朋不洽豆觴登獻之間失其順笙竽簫管之際失其和政不孚民刑不化遠若其反此則移孝爲忠而卷阿賦刑于寡妻而百兩歌兄弟既翕而棠棣作朋友燕及而綱紀擧行禮而禮節行樂而樂和施政而民悅施刑而民肅繇前言之一孝缺而百務乖繇後言之一孝敦而百美至然則孝之道有以加乎無以加乎聖人知其然所以嚴父之極至於配天而止於后稷則郊祀之於文王則宗祀之極之方命圮族之鯀父頑母嚚之瞽叟擢登而皆可以作鎮清廟累世無窮濟濟漆漆然懼令名之不果也後世大德不敦孝養多歉尊號上皇而或有却行執帚之事五日一朝而或有避暑九成之遊時人但以有天下者不顧家化家爲國亦繇汝爲父子寵榮而已習焉不察有日讀春秋一通而忘九世復讐之義者終綱目三千年以來克遵大禮行三年之喪者僅有三君而或出於南北之季豈中朝之不及五季與不然何孝道之衰也蓋以聖人

之道律之文有褒貶旨有隱晦若許世子之不嘗藥同於弑親平王之戍許戍申同于棄父無足稱焉所可稱者賤如行傭貧如緝履而皆可以預乎曾閔之朱如皋魚之哭于路左申喜之聞乞心通北郭騷之綑蒲織履而貸粟于平仲之門江革之遭難推轅朱百年之終身不絜非其選乎否則以温太真之功名絕裾而徃阮步兵之清行哭唁無聞宋渾之多才狄景暉之壯志而皆以貪黷毀其門至于梁公不祠廣平無祚亦惜矣哉夫子舉孝經授諸曾子曰此人生

之至德要道而聖人之所莫加也惟獷若文身無知若島獸斯不可以此理諭之若其俔然爲人於毛於裏而或聞罔極不之悲誦蓼莪不之廢者其猶有蓮之心也夫

性情之言和懌而温醇不流以典雅見重北東皆補亡詩也

君子以容民畜衆

天下有力不勞而功倍財不費而備充者容民之於畜衆是也夫聚民而兵之則民勞聚兵而民之則兵紬未見其便也未見其便而兩制之則塡粟於敖倉之監懸車於畢耳之山經年累歲不見成功見其便而一制之則經營不出廟筭之間胼胝不遺溝洫之細而戡定救寧罕有敗績無他一以衆爲民一以民爲衆也以衆爲民天下不見民之利徒見衆之害以民爲衆天下不見衆之害祗見民之利易比水之師爲不可越也夫天生五材不能去兵殷周盛王能不稱戈不比干而禦寇乎以之禦寇是不舂鋤而欲鋤田也能不選師不鍊將而備邊乎以之備邊是不茅茨而欲覆宇也是以軍實萃於郊尺籍藏於伍定椊

責之司空禁令責之司寇行征責之司馬猝然有變戶出徒矣里出師矣井出帥矣問其誰稱戈誰比干則卽此舂鋤田茅茨覆宇者也於是背指相孚爪牙相衛而挺鈹指鐸以毒逐于中原號爲無敵明王知之是故修朝會之禮而尊卑可相御也修入學之儀而長幼可相觀也修井田之政而吉凶可相助也修鄉飲之約而情禁可相通也修田獵之文而軍壯可相實也而且吉月讀法旬時講禮撫之以仁導之以信率之以義糾之以刑如是而民可氣指可順使

然猶號號然視天下愚夫愚婦或能勝予是以一動而五業附一舉而四海從若是其容民也而彼昏不知以爲民吾鞭箠策爾阜棧驅爾於是長城築而勝廣之師起宮市立而黃巾之賊興雲錦陳而漁陽之鞞鼓動青苗割而監門之流戍多赭衣塞路羣盜滿山甚者反脣相譏爲戎首何以致斯則公戰怯私鬬勇而吾民皆吾敵也然且徭役不息征調不止徵兵於軍府府不應徵餉於郡邑邑不從而後下輪臺之詔趨馬嵬之師彌奉天之恥奮澶淵之怒亦何及哉

故明主反其道而用之則興衰主踵其術而爲之則廢此其說著於易詳於禮更此者爲山高牧民之篇反此者爲開塞耕農之訓惟趙充國屯田之便諸葛君渭上之師差爲近古唐立府兵駸駸古人遺烈逮其後魚書停而彍騎立兩稅起而庸調亡識者歎古道之終不復也遷延至宋寫賊日促諸將日繁分天下州軍爲十五路而兵民判然有欲試井田之法於方里間者而卒不能行以至金繒十萬帑無所輸兵一日匱餉即脫巾而呼以病乎民民一日被調即相向而啼不樂爲兵上雖有孫武之智穰苴之嚴有山氏之仁而卒亦捉襟見肘無如之何是知築壕濬深守邦之下策也加賦倍役臨邊之小謀也策之至精莫如富民隴畝之間恤民科稅之際寬民刑楚之餘慰民出戍之日若天保之于內采薇之于外而後可卒之不荒閱不交綏不漂鹵不嚴鏕而人自爲守家自爲兵有師貞之丈人無輿尸之弟子若是者何也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能以衆正故也

長沙之通博敬輿之曲至覺徐樂嚴安未免語焉不詳

聖人之心無窮

天下之待濟於聖人者無窮聖人之神行於天下者靡盡夫天下之饑者欲食寒者欲衣衆矣即聖人豈能人而食之人而衣之也哉人而食之雖粟如泥沙而不可量也人而衣之雖布如泉瀑而不可被也惟聖人無泥沙之粟泉瀑之布而未嘗無衣人食人之名此朱子所謂施有窮而心無窮也愚請得而論之堯之言曰朕在位七十載耄期倦於勤夫聖人何倦乎召公之誥君曰泮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夫聖人

何休乎孔子歎道不行功德不加於百姓故歷聘諸國之齊之衛之宋之陳之蔡之楚而不息及其歸魯乃曰甚矣吾衰夫聖人何衰乎倦也休也衰也皆聖人之窮也然皆聖人之無窮也禹之鑿龍門決大海股無胈脛無毛與文王之在靈臺在靈沼康居而饗魚鳥之樂其心一也何者志存於敬修而功訖於安人安百姓也惟不自以爲窮而卒至於窮若太康之遊河洛十旬不反周穆王之入化人國樂而忘歸漢武之作蜚廉桂觀通天莖臺宋眞宗之沓見天書朝

元大赦皆窮徵也然則彼善於此如漢文之水旱責躬幾致刑措而於禮樂制度之事謙讓未遑唐太宗觀七德舞曰胡越一家古來未有對封德彝曰行仁義旣效矣而功名有餘理學不及宋藝祖初定天下有嚴重端直之姿而海內尚未混一南唐不服曰且置反側子於度外其亦謂之窮矣乎曰非也在三宗自不失爲誼主與晉武帝之平吳而攻怠梁高祖之我得而我失唐莊宗之三矢定而惑志於伶人手者功相萬矣揆之聖人之心則皆未以爲極也夫聖人者執大象愼躬修體至誠崇德化帝度其心貊其德音亦旣美矣而猶恐恐然慮匹夫匹婦之不獲其所是以無吝于改過而若或吝之無貨可殖無聲色可邇而若或邇之殖之無鰥寡可侮若或侮之無要因可蔽若或蔽之所以淸問下民而畏勿畏休勿休爾且夫于逸于觀于田有之何足爲文王累一沐三握其髮一飯三吐其哺遲之何足爲周公累而皆毖之如此其毖懲之如此其專然則天下爲聖人桎梏之資而聖人爲天下黔首之役李斯之言雖誕不其

信哉使聖人而亦辭桎梏就恣睢棄黔首行督責也則文王亦二世之屬周公直李斯之比而已是故緜敬修之說以論前人則漢文不足以爲王道唐宗不足以爲至治宋祖不足以爲混一而安人安百姓以一敬舉而措之則孔子不足以爲衰召公不足以爲休堯舜不足以爲倦朱子之言洵萬世人君之金鏡而心學所當先也

論體多以淵博見長然塡砌割裂正復不免似此攢峰峭壁中極萬壑千巖之勝當爲第一

徐公有常

魏史、徐邈爲光祿大夫、雅尚自若或疑其前通後介盧欽曰非也他人無常徐公有常耳以愚論之徐公之服官不過潔己好修與人無競而已非有若思之巖巖望之之峰距壁立千仞絶類而離群也虞書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强而義彰厥有常吉哉人必兼此九德又能有常然後爲常若徐公者九德之中未必有其三有其六也而謂之有常毋乃題石以玉佩蒓爲蘭蘐之不以其倫乎然此三代以上之論不足深求宋豫章羅氏曰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惟諸葛孔明可與權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亦以有常濟其權也徐公其可與立者歟則當日曹氏之以臣放君簡賢附勢無常甚矣公宜與之面折廷諍抗節不阿若韓嵩之勸表臣侍臧洪陳容等之泣求紹兵可也不然如徐庶之往來巴蜀傅燮之力拒侯封亦號能權而覥顏臣操由丞相掾歷都亭侯沉酗之罰不知因事以休官隴

右之兵不知乘機以歸漢而猶晏然受光祿大夫之爵至稟毛玠崔琰之節制而不辭立與權皆未有處矣故徐公而能權則上之可以至孔明不能權則下之且不獲與毛玠崔琰等後之人以公之忠淸方之曹氏之令女爲劣也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士不以存亡易心一女子且能有常不以通易其介而徐公位至公孤蓋棺論定之時使人致疑於或通或介之間不能立決堂堂司隷不反遜於巾幗之婦人乎且夫邴德之士不在減省車服固辭三公之爲愈也傳稱汲黯守節好義難惑以非公孫弘飾詐沽名務爲容悅而黯性好游俠任氣節非不軒車籍籍也公孫弘非不布被也然而汲黯之有常不以軒車詘公孫弘之無常不以布被寬也使布被可以美公孫則如裴矩之佞隋忠唐本實先撥其以忠唐爲有常乎軒車可以詘汲黯則如郭汾陽之滛樂驕奢絲竹不絶於耳楊綰爲相遂減聲樂五分之四子儀其前通而後介乎信乎士之有常在立朝之大節不在居家之細行也特以君子善善長惡惡短衡人於三代而下

其說嘗寬蘇子有言文若才似子房道似[illegible]文
若以兼人之智勇軼世之風華而北面臣椽非伯夷
也蘇子知人之鑑不下於盧欽而以之譽文若何居
人之相人猶九方歅之相馬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
其內而忘其外未可拘咫尺之觀遺千里之駿也況
徐公宦節清儉爲士大夫楷模胡質田豫皆爲厲行
同郡韓觀尤稱執友芳標令器當與蜀漢同推而且
南安之績柯吾之勛又以才濟其廉以武濟其文非
徒石慶之醇謹而已魏俗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
賢人丕主因問邈曰頗復中聖人否恐徐公之濁者
其貌清者其心賢人者其名聖人者其志也晉室諸
君風流相尚高自標持有登樓嘯咏之怡無韈下支
離之感皆徐公輩有以導之惟謝東山矯情鎮物般
揚州遇事周章較輸一着蓋有常二字耳徐公雖蠖
屈其體不能以節義稱盧欽之言雖不足爲人才準
而史氏存之不删蓋謂人雖不幸游於曹魏宦於丕
叡而苟有雅尚清淳如徐公者卒爲人之錚錚物之
皜皜春秋節取齊桓管仲其正其譎其仁與不仁者

節之際蓋可忽乎哉

蕭瑟嵯峨磊砢英多如見
稽中散李北海一流人

裴行儉有知人之鑒

夫爲當世知名士而令人以一言見其淺深非名士
之至焉者也爲當世清議宗而以一言摘人之淺深
有瑕無瑜非清議之厚焉者也雖然清議立而天下
知宗焉而名士知戒焉當其初之衡量一人也出於
平居殿最之言而當世隨指其人之始終相與究其
是非詳其本末極於蓋棺之後而因有以大服乎衡
量之不誣噫此亦具超世之識而未可薄爲驪黃之
見者矣按唐永淳間王楊盧駱以文章推重一時麟
德諸君皆爲屈膝而裴行儉獨謂其文藝有餘器識
不足因以知人鑒取信于唐史夫知人則哲自古難
之昔鮑叔知管仲之賢子皮知子產之忠仲尼賢鮑
叔子皮而不賢管仲子產賢知賢也魏無知以進賢
受上賞鄧騭以推賢進能廣忠益寶武徵名賢李杜
等皆立朝廷爲顧廚俊及之首然此非相裁郎官評
也其見褒於聖天子之口者漢唐間惟丙吉之薦延

年及常何之于馬周而已辟處士者五而誉重龍門
見不雜者三而人推道器其爲水鏡無疑至於汝南
操月旦之評甘陵立標榜之鵠所在成風無分眞贋
即以何宴之稱識而猶清談競俗作名士品目有惟
深惟幾惟神之別焉其視管輅之前知而謂爲鬼躁
鬼幽者何居也故知鑑不空銓選而巍然自著一官
方則與爲善感之鳴鳳無寧作劉勝之寒蟬鑑不徹
羣賢而屹然自監一品題則與爲叔夜之相思無寧
作子猷之獨輿鑑不懸秦宮之鏡而燃温室之犀則
與爲蘇綽之朱出墨入以品古者品今無寧作嗣宗
之白眼踞林以傲已者傲俗狄公桃李固自盈門而
杜正倫侯君集之舉出自文貞何其謬與知人則哲
誠難之矣若乃挾愛憎之胷逞雌黄之舌志本不謀
乎社稷而議竊附於鄉評如盧承慶劉禕之之倫尤
難與狄魏諸公同日而語惟漢之司馬徽以識艸廬
一臥龍下邳一鳳雛爲人倫氷鑑劉先主猶嘆其知
人行儉之爲行儉經術無聞而亦以一言附氷鑑後
何哉司馬氏之知人以美麗葛也麗葛爲天下才爲

王佐則徽之氷鑑亦爲知王佐知天下才者行儉之
知人以貶王楊盧駱也烱官邑令而王盧駱三子皆
不得善其終行儉之知遂附不善者以傳乎哉然而
行儉之短四才也非於四才既殞之後也如行儉之
知而於四才既殞之後則如海不揚波而勃得鼓棹
于南交人無惡疾而照隣得考終于潁上烱以梓州
司法至三卿終而徐敬業之反檄毋借技於賓王手
行儉將不得爲知人乎哉且行儉之短四才也又非
華士之識之可倫也當四才絡繹之時秕九流穰七
畧雕龍繪鳳譏鬼談天非白首之平章即黑頭之僕
射而謂其浮躁淺露非享爵祿器誰則信之裴行儉
顧以之相短豈非識過於常流而鑑懸於百世也哉
善乎崔浩之論晉季將相者曰王猛之治國符堅之
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
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而思又請爲唐世列知
人者曰行儉之論器識王楊盧駱之崔浩也則行儉
之獲重唐史宜也嗚呼知人不易知才人猶不易知
才人之不遇猶不易況王楊盧駱皆以英年敏妙而

或溯渾天之儀或摛魚水之賦或著一坏六尺之篇
落霞秋水之句文藝近于機雲較之王勃蘇味道兩
君猶倍蓰也而行儉于彼則美之于此則刺之誠刺
之矣其得而少之乎哉
借題作案將古今知人事從頭判斷如登泰山窮
海藏似此巨眼個齊州豈非九點烟耶

北門鎖鑰

世有當大任而不疑羅大譏而不懼者其度量固有
以鎮之而非不學無術者比也蓋中國之所以高枕
無事者繫于邊牆有託而小人之所以相戒勿動者

多以君子能安愚讀宋史至王欽若出寇準知天雄
軍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欽若之奸至矣寇準
之忠至矣而中國興衰之兆見夷狄強弱之勢亦見
矣眞宗初年南爲弟北爲兄四荒無寧宇契丹之所
以恫疑虛驕而不進者所憚固何人哉欽若輩亦職
可閉門修齋誦經耳使之守天雄軍雖十欽若弗愈
也景德時契丹謀大入寇而準以爲了之不過五日
事夷拒夷之利害一言可決而猶狐疑不斷至不得
已駕幸澶淵親總六師兩河軍士歡聲如雷中國勢

稍振于時乘勝直抵范陽有如反掌之易乃逡巡顧
朔而坐語開疆不翅拔山之難然卒就拔山之難而
棄反掌之易者何也其所謂忠者不忠而不忠者忠
也此寇公之精誠變天地而亦有天雄之出也天雄
何地而可以安置寇公哉使其時平章之寵日新專
制之權猶在力主過河之請毋爲城下之盟則鎖鑰
可以進而之盧龍卽不然契丹率數千騎薄城之日
士卒迎擊斬獲大半已成破竹之勢而于此厲兵秣
馬得寸得尺以須之則鎖鑰可以進而之幽薊然後

決戰于彼此之間使之隻輪不返且欲邀其稱臣盡
歸屏營以內之地百年而後戎不生心如此則在在
皆北門時時皆鎖鑰也亦何必天雄之是急哉毋何
孤注之言一入和戎之議隨成韓杞之書旣得報于
前曹利用之盟復輸金于後祥符以來鎖鑰退而之
臼溝矣降而天禧改準爲節度使而鎖鑰其在山南
乎謫準爲太常卿而鎖鑰其在相州乎一貶而司馬
再貶而司戶而鎖鑰其在道州乎洎乎天聖之初三
徙爲司馬而鎖鑰亦竟以雷州終矣雖荆南之路哭

枯竹之生芽皆所以紓其憤而著其忠然于北門之事無補也故愚謂寇公之出入小人之進退也小人之進退中國之盛衰也而中國之盛衰夷狄之強弱也天雄有鎖鑰中國無關鍵矣獨於其對契丹使者曰北門非準不可而識其爲盛德之至已焉一曰明外藩之體也夫重臣遭貶望之甞怏怏於漢抱真甞不說於唐使不甘誣謗而坐與小人爭則馬援可無西羌之行眞卿可無北路之撫也然而寇公之決行者藩臣之體然也一曰徼君上之過也夫讒賊不知

宣帝甞受欺於弘恭德宗亦見愚於盧杞使趙君之過而以直予已則楊惲可無種苣之譏屈原可無鵩鳥之悔也然而寇公之不爲者爲尊者諱也一曰壯中國之威也夫中朝有人孟獲甞被擒乎諸葛葉護亦驚拜乎廣平使以左遷爲辱而棄之弗對則遼人何以有相司馬之稱金人何以有朱先生之問也然而寇公之自言者權在乎已也此當大任擢大讒者之度量然也嗚呼宋土日益促而北門非宋所有元祐以後北門亦非遼所有而寇萊公獨傳之迄今然則忠愍之鎖鑰其猶愈於道濟之長城世勣之屏蔽者哉

山岳之陣風雨之師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之度惟諸葛君可以當之

與金元素論三國志纂

按蜀史陳式箕谷之敗丞相亮爲之正法其子陳壽入晉仇蜀遂進魏而退蜀揚懿而抑亮此壽一人之私史非萬世之信也宋儒承訛襲舛君子非之蜀雖微故漢統魏雖強竊聲紫色而已所以編年者系晉於蜀亡未嘗嗣魏於漢後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正

則言順而事成曹操當日機警有權數不過自爲丞相而已自加九錫爲魏王而已曹丕篡後加父以武帝之尊而已謂之餘分閏位不可何以帝之即曰魯連之義世不能再亦須編年於司隸之日則稱尉操於挾天子之日則稱丞相操於加九錫之日則稱魏王操操未嘗躬篡直漢故將軍曹侯之墓而已而陳壽于此則稱公稱丞相稱王稱帝而不名于先主則稱備正名之義謂何圍碁三國手司馬懿寧甘巾幗之貽而不之耻懿之違亮遠甚而謂亮爲管蕭亞匹

軍旅之務非其所長三代以上人物乃夷於亡命之
文吏耶正統在蜀而姜維九伐則書犯司馬懿拒命
陪臣輒稱大都督春秋書法似不如是夫書法之所
以貴者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良壽
志無一焉而或尤而效之是操懿之續也三國史纂
先魏後蜀失正僞之分蜀畧魏詳無繁簡之別如諸
葛武侯全書大義磊磊掀天地張飛雖一武人當馬
超入蜀傲先主之時飛謂羽曰當示之以禮超見羽
飛植戈夾侍肅然憚之歛手去此綱常禮節之大何

可或遺唐劉元濟嘗曰史官善惡必書言成軌範使
驕主賊臣震懼權傾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
乃視之如浮雲爾今以視如浮雲之度而修求米之
書爲驕主賊臣長氣使晉董狐諸公執簡而來君其
何辭以對

千載名教之言令
心在中銀手如斷

教戰論

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訓練之不先鼓舞之
不善恩恤之不周刑禁之不嚴欲驅市人而戰攻城
掠地者未之聞也李抱眞在澤州籍戶三丁揀一蠲
其租畀以弓矢閑月習射三年內皆爲精兵种世衡
在青澗以銀錢爲射的中者予之僧道婦人皆能射
訓練豫也田單守卽墨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
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李牧居鴈門令市租
皆輸入幕府爲軍犒匈奴來收保而已邊軍日得賞
賚而不之用皆思一戰鼓舞善也司馬穰苴爲晉將
軍凡次舍井臼飲食問疾醫藥之屬身自拊循之跛
者求行吳起治魏軍親裹餱糧與下卒同蠃糲有患

疽者吮之願爲將軍死恩恤周也張仁愿築受降城
不置甕門寇至出戰回首望城者斬之岳節度兩鎮
之師取民一縷梟於市寧凍死不折屋寧餓死不鹵
掠刑禁嚴也有此四者然後言戰則如荊人之躡秦
三日二夜不頓舍無疲色言守則如尹鐸之治晉陽
沉竈產蛙無叛意然猶且內外辨中曰戰危事義不
可辱如李光弼之治河陽築溝塹時是以集陰符布
威令以致其勳[illegible]或以紹之攻許萇之擊秦爲將守
之過而寘兵法于不言則夫苻堅六十萬之師投鞭

足斷江流豈不能破孫子輩而風聲鶴唳乃卒挫於淝水之役何哉

文筆鷙鋭一往無前精騎三千足敵人羸卒百萬

孝治論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古今不易之理人心不匱之情也君不敬天則臣何知敬君子不敬父則民何知敬主今之爲君者於報本反始之義闕焉不修而民或知之則桀苟扞患親上死長之忠亦解而國爲無父之國爲無父之國則爲無子之國國無子而民且無君矣何言治善治國者不治一國治一家不治竟內治廟中以肆獻祼饗先王以饋食饗先公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內盡其誠外盡其物者莫不引而爲之于前四境之中見吾君之躬耕肉袒冕而制牲其尊祖者如此也而吾何敢叛其君見吾君之迎尸交獻子行而北面其事子之爲尸者如此也而吾何敢叛其父見吾君之玉瑤散爵爾祖其從與享之其愛臣者如此也而吾何敢叛其守見吾君之旣饋而食其敬老者如此也而吾何敢叛其長見吾君之分餕及胥畀煇胞翟閽其逮賤者如此也而吾何敢叛其貴況于耕籍田簡車徒歷卒伍蒐軍實吾君之親誓社而習軍旅者如此也而吾何敢叛其師故禮運曰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于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于五祀而正法則焉詩曰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又曰是享是宜降福旣多其謂此也夫

絕類漢人註疏其康成季長之閒乎

鈐決論

兵法自子牙子而後人私其智士家其學于是有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之殊因會乘流各有其本緖鈐決之遺而有八陣繇八陣之制而有六花董沙者增灶之餘增灶者減灶之變驅市人練女子縱火牛騖騖騖皆其遺意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李隴西行無部伍與人居則畫地爲營以飮寬緩不苛霍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張廵不襲古陳法但令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此如梨花之熟

十年楊棊之穿百步樓子和尚聽歌而悟妙明眞性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劒而悟艸聖眞傳以天巧爲上也程不識按部伍擊刁斗治軍簿至明鄧艾廣田蓄穀鑿山通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吳玠捍禦金人狃士如林未嘗敗衂克用鴉軍聯不可斷張俊鐵山堅不可搖此如細柳軍營河陽旗幟勾踐六千人謂之君子關中三十衛呼爲府兵以人力爲尚也封降之賛神武經略奇謀寄以啓閫手畫削稿罕聞于外李昇之輔宋齊丘引至水亭凡有所謀畧則以筆書几案擲爐畫灰左右莫得與聞後世亦無所傳然因此亦可以明行師之神且密矣後之爲將者毋意毋必擇術而蹈焉可也

參寥數行中有五花八陣

史取論

軒轅之後壽皆遞減祚亦遞促少昊享國八十四年顓頊七十八年高辛七十年唐堯七十二年虞舜六十一年夏禹二十七年嗣後曆數之長如夏后不降五十九年履癸五十二年殷武丁五十九年周昭穆

平王各五十一年宣王四十六年敬王四十四年顯王四十八年赧王五十九年漢武帝五十四年梁武帝四十八年唐玄宗四十四年宋仁宗四十二年我明世宗四十六年神宗四十八年之類雖正閏統分衰隆勢异而瑤圖永據大寶長膺彼皆攝龍咸之秘術追西弇之宗風或力倦于窮征或心驚于覆轍或蚩蚩如下愚或僊僊如逸士有道以致之非偶然也

秦漢而下創制顯庸后世因之而不可廢者如一統之君稱皇帝剏自始皇廢井田爲阡陌易封建爲守令剏自商鞅李斯非同姓不王非軍功不侯剏自漢高祖表章六經建號改元剏自武帝以笞杖徒流之刑斷獄剏自隋文進士設科剏自煬帝策貢士于洛陽殿剏自武后頒詩書周禮新義取士而不用詩賦剏自王安石理要其至道秉于公周孔復生不能易也三代而下唯漢唐暨我明可稱一統趙宋開疆僅得五代之殘土而河東江南閩粵嶺南諸國至數年乃定然而眞宗輸十萬之幣于契丹神宗時王荊公割北邊地七百里畀於遼人徽欽入虜屈體稱臣竟

不如西晉一統之日以堯舜之姿曾無秦隋之富數實限之非人詘也帝王授受期于奠土安人不爲素隱行怪禹之傳子後世以爲當時無聖人而後授之孫子不知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皆聖人也但其時太甲成王皆可導之爲天下令主無俟授之他人以爲異耳至云湯武應天順人皆出伊尹太公賓維阿衡左右商王維師尚父時惟鷹揚等詩以明其無富天下之心而已武王非聖人宋儒業有異議齊桓公不納子華獎臣抑君不可以訓晉文公因元咺之訟

親執衛侯三綱五常繇是而紊五霸爲三王之罪人無惑也始皇坑儒焚書所坑者特侯生盧生譏議之屬四百六十餘人耳非盡坑天下之儒盧生求藥海上僞奏圖讖開禍無窮殺之非過若焚書之令亦不盡然淳于越議封建而後如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典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經學非盡闕如即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藏之府庫書籍豈爲烏有晉王導爲江左相謀一時之偏安原無遠計宋多奸臣兵孱國蹙始于趙普皆有大端可據非矯枉之言也一

大義數十標今覽後嚴如律令炳比日星不與封氏同畫

將度論

爲將有度勇而知義故能成功李愬雪夜入蔡州城擒吳元濟乃屯兵鞠場以俟裴度之至橐鞬見之郭汾陽二十四考七書入朝見片紙徵發不俟駕而行其度寬也斗筲之人不知克己以復禮于是請假王之號求鼓吹之儀貪緣宗戚專置參佐報適私憾委罪銅官或虎鬪于廷或耦語沙中至于誅求貨財舉無噍類而猶蒲酒自樂者有之矣此輩皆爲身謀倖

而成功耳傅介子策勲異域班仲升宣威萬里雖有所激志不在貨曹彬李志皆思廟食封侯歸而倍矣或曰國家輕將帥故將帥不知所守廉以祿恐爲餞附之鷹論其功比之逐獸之狗故至此爾則夫煮弩食筋捕鼠羅雀蹀血斷指酹酒長江之烈發於中心首領不顧豈皆有契苾抜矢之恩英公剪鬚之德哉信乎霍光傳不可不讀張平崖之所以諷萊公也

拈出一度字是灌將軍頂門針文亦有祭征虜雅歌投壺之度

學佛論

中人學佛有三難焉平生不解修持一旦經行兀坐
踟躕悚慄不知所爲一也香山八載受果還遲敲骨
斷肌嚌能忍痛二也功勝嘗云巨海可化性海不可
化弘忍又云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苟無有性亦無可化三也有此三難誰
參四諦而投簪委命于寒巖凍窟之中息惡行慈于
碓坊杵臼之側者鮮矣傳奕張道源之倫因之曲詆
其非而媒孽其短謂佛爲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
夫佛不以譽之尊不以謗之屈塗以金泥翔以絆馬

佛不因其禮之也而加之福斥爲妖言誅爲倖民佛
不因其詈之也而加之禍閟之囹圄則破因而出揮
之白刃則正劍無傷非佛之不足輕重乎人以人之
不足輕重乎佛也然則衣袈裟誦佛書梵體膚委珎
貝如後世之君臣三捨其身百頓其顙佞佛無功轍
相率而棄之可乎曰不可人知頓顙不知頓悟知捨
色身不知捨佛身所以百千三昧皆爲外緣冤與瑜
伽僧等夫有佛可佞即此非佛有身可捨即此非捨
初祖不云乎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

以入道二祖從此屛息諸緣心如枯木忽然大省夫
欲學佛而不至于墻壁其心枯木其性猶之泥牛入
海不可得也千經萬論不如無念無營黃梅座中述
偈有五百人之多乃四百九十九人皆會佛法惟盧
行者一人不會佛法而五祖獨與之衣鉢法寶然則
謗佛不可佞佛不可惟不會佛者其庶幾乎

世尊拈花迦葉後笑不過爾千八百
則公案種種葛藤得此一朝斬斷

駁何處士所編御覽通鑑

御覽通鑑芟僭逆而削諸夷侃侃有氣槩陳同父所

云豁開萬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傑者非耶顧歇
進呈御前則人臣告君亦自有體都俞吁咈未聞嫚
罵予奪進退不分有無雖董狐之筆凜凜然如玉律
金科不可移而于當年位號未嘗不姑存之以示考
信如春秋于鄭世子忽書世子明其當立也不書君
明其不能君也突書名明其不當立也書鄭伯者明
其已立于位而天子方伯不得誅之共成其爲君之
罪也呂太后擅漢罪通于天朱子編年書以呂氏誅
之者王矣今更以牝擅二言語既不倫而以宮闈媾

媟之事上瀆天聽亦失綸扉嚴重之體綱目於晉乎吳後稱晉武皇帝者仍當日之位號也漢亡正統不得不歸于晉稱皇帝者因之也而今僅書其名曰存晉不存帝則當吳魏瓦解之時誰爲主者六朝纂竊相仍不過餘分閏位紫陽非不知之但以正統在南不敢退中華而進西北耳豈眞祟獎六朝爲褚淵王儉諸公勸進乎後五季爲纂爲賊紫陽於正統絶續之際書號書名書姓書氏意旨良深不可或易大元入主中華爲綱目三千年以來所僅見論者謂宋恭

宗丙子降元時僅五歲尋尚公主封瀛國公以龍爪挐纓之嫌託學佛遁沙漠其少子妥懽帖木爾繇周王踐祚爲順帝則在順帝以前恭宗猶存戒當以恭宗爲綱以元事爲目如帝在房州例例之可也在封瀛則書帝在上都在學佛則書帝在沙漠庶中朝如線之緒不至盡絶亦足以厭九囯之覯聽乎至于時序推遷自有常度氣盈朔虛積於杪忽月與日會數之適然非如風雨情祲別有災祥以紀變也而謂宜六而七宜九而十爲當今厤數之大開闔則豈分至之閒亦有遲留伏逆之异乎吾不敢信也且處士進呈稱臣是矣凡進呈之書非奉君命則不得較閱而列名於簡端非奉君賜較閱以復命則不得一槩稱臣皇明律令會典諸書皆然不命之自君而先稱臣僭也刊示海內必有起而非之者姑舉其一二以當壘兵之義云

史家所病好奇多愛子長猶復不免况它人乎以正大之論存謹嚴之體可爲涑水紫陽二編發凡起例

鬼神論

鬼神不過魂魄兩言耳魄降歸土名鬼魂升上浮名神皆陰陽之氣化而魂魄散處亦即變爲陰陽之象故君子有昭明焄蒿悽愴之說得陰陽之全者爲人分陰陽之一者爲鬼爲神剽陰陽之餘者爲物天地可以爲陰陽而陰陽不可爲天地人可以爲物而物不可以爲人氣鬼可以爲鬼神而鬼神不能爲氣魄合氣魄爲人分氣魄爲鬼神散氣魄爲物人即不得爲神未嘗不得爲鬼謂無鬼者妄人即不終有魄未嘗不終有氣謂無神者非然則寃鬼散而復聚鬼神

將復爲人如釋氏輪廻之說非與曰非也陰陽不可爲天地謂其能爲氣不能爲象也物不可爲人謂物本人氣之餘餘不能治全也鬼神不可爲氣魄謂鬼神爲氣魄之虛虛不能載寔譬諸日月之流光影光影日月也而光影能爲日月乎若昭明焄蒿悽愴之氣如風之噫如雲之布轉瞬卽散此氣或合他氣而成後氣難留前氣以積故鬼神斷無輪廻之理夫骨肉之寔者而鬆不見有骨肉豈神氣之虛者而徃仍見有氣而成人乎中庸曰其爲物不貳爲物可貳則天地先變爲人而人又何以爲人且夫男陽而女陰男女自爲天地故生人亦復爲男女神魂之餘而鬼魄之餘鬼神各散其風影故終爲鬼神不爲人若云神在卽魄在則魄待神而滅神亦可先魄而生魄之將殂神或先去有之謂神之或揚魄可重結者未之有也夫蒐魄之從天從地自然而分若草木之華必生上而其根必生下也鬼神將禍福於人與曰鬼神何敢爲禍福鬼散爲諸氣人或感其氣而生災祥是氣之惡者在而人自感之非鬼神之中禍于人也伯

有之厲公子彭生之爲大豕强死之因須臾而滅欲頻爲鬼豕得乎不禍福何必祭曰祭非爲禍福也先王之道大報本而反始是以磔于風布于星祉于司命禋于玉宮夜明浮沉于川庋懸于山燔柴以祀天瘞埋以祀地祫嘗以祀先王皆取其心之自不能已者而非祀之如罔象犢羊之屬也如以禍福爲嫌則盡天下之土而犢羊之盡天下之水石而罔象之亦盡天下之人而鬼之可乎盡天下之人而鬼之是祭者鬼而所祭者亦鬼也以鬼祭鬼亦何神之有靈而蒐蒐于莫衆莫靡之間又何爲邪

精微玄朗如支道林詮道遠故是諸賢尋味所不到

大宗小宗論

大宗爲高祖之親高祖之廟以義立而百世不毁小宗爲世嫡之親世嫡之服以情盡而五世則遷一從本出一自支生以世嫡繼高祖本也若以世嫡叢生之後爲高祖正傳之後則非本矣百代祖延皆歸別子是歷高祖至禰皆大宗也一時連理偶出重枝是傳高祖至世嫡之次卽小宗也大宗可以爲小宗而

小宗不可以爲大宗其理定也大宗之後祇此一宗小宗之後衍出數宗其源分也水流於泉正也而或趨於壑或注於川矣木生於土正也而或產爲柔條或化爲翹錯矣此小宗之所自來也高祖有一世二世之傳傳至十世而一世之德彌昭小宗有一從再從之隔隔至四從而一從之情已絕周禮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踈于是世祿之家合族而食以服世降一等齊衰一年四會食大功一年三會食小功一年再會食緦麻一年一會食服盡則不及焉若魯之

三桓孔子謂其五世而微以其本出於桓公有莊公在爲小宗則其至五世而微宜也

簡確踈通從來議禮家毋若聚訟正患無此快筆耳

文章性道論

道一而已自其出乎天謂之性自其散乎人謂之文亦一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征遜殊榮聯別而原道則同易書詩禮春秋義例分章句異而因文以原性道則同諸儒紛紛之辨何爲乎吾知之矣性道之分也自老莊始也曰道散而有德德失而有仁義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于是性惡之說與而堯舜之道衰文章性道之分也自申韓始也曰三王不襲禮何理之法五帝不沿樂何道之循惟縱横押闔之書刀筆筐篋之事是騖而周孔之文裂從其末而求之詭言飛辭洋洋盈耳雖智者聽之猶惑於裹以爲性道若蒼素文理若燕越而荀與虛中較之有不指爲聖門之王莽孟氏之儀秦者罕矣蓋萬化始于天百行原于性性之所以與道合者何也中和之質稟之自天在堯爲安安在舜爲允塞在湯爲日躋在文爲純

在武爲無競是也文章之與性道合者何也惟精惟一之誥所以示其心敬勝義勝之箴所以銘其德也惟詭若老莊鷙若申韓之徒而後畦絕路分不可復合其言性不至于棄仁滅義戕賊生人言道不至于剖斗折衡是非淆亂言文章不至于純任法律督責自娛勢將不止所以爲叛道之尤而聖帝明王棄之弗事爾然則漢宗之折節甘泉游心清淨梁主之投簪同泰惟談苦空豈亦申韓之續乎哉曰德教之不純繇于金碧王侯之縱恣釀于慈悲則其旣亦申韓

而已殉佛老之文而忘已之性殉已之性而蔑天之道故也三代而下惟藝祖有堯舜之心不爲語言文字之學貞觀好道如鳥之翼魚之水亦名焉耳矣謂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將必肉刑之屬與封建井田並行然後爲周公則是殉周公之文而忘已之性殉已之性而蔑天之道矣夫子之文章可聞性道不可聞豈不信矣哉雖然文章與性道無兩岐而鋭情經術之君嗲尚功名不修禮樂其并夫子之文章亦未之前聞也夫

層層駁入如老吏斷獄眞可謂胸有鑒犀筆有慧劍

薪齋初集卷之五

錫山呂　陽全五著
同盟黃家舒漢臣選

策

大學策題

大學爲孔氏之遺書凡百有五言曾子傳之紫陽分爲十章而石經成名曰大學以别小學也王制上庠東序右學東膠爲太學下庠西序左學虞庠爲小學君公以下逹于齊民因年而入其所習果何書與以詩易書三禮春秋三傳加孝經語孟爾雅謂之十三經而大學何以不著龔奮夏侯勝之屬註魯論張禹釋齊論鄭玄参之以古論語一卷之中三易其解而于大學一言不之及何與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有傳格物獨無傳曾子缺之耶抑石文之漏耶或格物之義即錯見諸傳中如周官之遺意耶元人丘吉甫謂周禮冬官之缺雜見五官之中惟俞廷椿之復古王次點之補遺考索甚精而漢儒之考工記舛也石經與周官爲伯仲而廷椿次點之倫一言不之補又何

與據紫陽註病於今亡而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矣曰程子之意則非程子筆也蔡氏考定傳文又與程子不俘以致知在格物句爲領而後及於本末節知止節繼復取聽訟章結之矣援經入傳與經文迥殊蔡氏之說正與抑紫陽所引程子之說正與身心意知言先而于格物獨言在則格物之錯見諸傳中無疑也而程子又何以疏紫陽又何以補十傳皆曾子之文而于十目所視之篇特表其名而出之仲尼之徒羞稱五霸而楚書舅犯秦誓之辭雜引篇終又何以解王者不言利故不畜聚斂之臣而衆寡疾舒之宜以財發身之效言之縷縷豈以財與利爲兩耶或仁義固所以利之耶諸子有陸义之姿訏愼之博久矣幸考而正之俾石經之義燦如曙星與十三經配位可焉

有案無斷是讀古最詳愼處

科目保舉

古今未嘗乏才也或生版築屠釣之間或出朱楹華閥之內所患取之無術用之無方奇才茂德有時而

窮頗唐虞不借才於羲軒三代亦不借才於唐虞因時遴會能者踵興虞先明試考民庸也商號丕登懸宅俊也周嚴殿最課廉勤也於是十六族可登而四凶可黜周公召公之至親可用而魯之三家晉之三卿鄭之三族可汰惟其人不惟其備惟其道不惟其術治之所以古也漢唐宋以來取人之制不一大約以明經孝廉爲之先以遷除劾舉爲之後其間京易之策考課杜預之論知人姚崇之明品秩司馬之立觀光各有其美而弊隨之言其用則如董仲舒之言曰以賢能爲上毋以日月勳勞爲上盡之矣言其體則如荀勗之言曰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盡之矣洪惟
太祖高皇帝延攬之初即命吏部訪求
賢才於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三年定科場經義之式著爲令
列聖因之科目相沿而間行徵辟之典於是爲天下屈四先生章溢等既與秦從龍並推爲程朱正學舉漳州布衣陳眞晟復與吳與弼同聘張居正所云用人當考功能不拘資格張潑所請相臣當內外兼轉毋狥詞林皆爲一時格論然則有

保舉可不用科目乎曰不可也有科目可盡廢保舉乎曰不必也愚謂取科目當先通科目之義行保舉必重嚴保舉之人是故使其貪使其詐使其怒所以待跅弛之材乎而於保舉則不可謂欲其著績循良如即墨大夫之不阿左右管庫子之克就賓筵可也否則桓譚進以鄭聲而羊保惟知賭奕可乎寧簡毋寬寧峻毋容寧循資毋破格所以待中庸之守乎而於科目又不可謂欲其呈能卓異如終軍之年少請纓柳渾之書生料敵可也否則成弘農以晝諾坐嘯

爲娛而潘孟陽惟飲酒遊山是適可乎於用保舉莫若遲之遲之而又速焉不掣肘於大僚不求長於少節果其有成則一歲九遷其官不爲市恩一武不當則朝發而夕褫之不爲過激且并舉之者無知受陳平之賞而蕭嵩貽韓相之譏也庶幾哉銓選清而天下之奇才可得也於用科目莫若速之速之而又遲焉不苟簡乎簿書不妄干乎名譽能者庸之而優異遂黃霸以久任之功不能者待之而需士元蔡肇以從容之力且使任之者諸葛收忠益之成而山公明啓事之哲也庶幾哉黜陟定而天下之中才可茹也如此則既遵 高皇帝科目保舉間行之規而兼集列聖專行科目之效亦存乎 皇上之開誠布公神明其意而已矣

酌古核今言之鑿鑿

理財任人

理天下之財者疏其出疏其入而已矣理天下理財之人者考其廉考其勤而已矣惟能勤者未必能廉善人者未必善出於是財與人兩弊而國家之用往

往而窮周禮之言理財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土宜之法無有不辨而其大指乃在六計弊羣吏之中於是其始也太公立圜法而財以繁其繼也榮夷公好利而財以匱方其聚財之始周召有不如榮公者矣而取彼不取此者一壅財之流一疏財之源也迨其後丘賦作而民愁箕斂繁而民叛三十稅一漢制爲優暨乎天寶長慶之年率三戶奉一兵民有難色而丁謂猶以宋之江淮歲運五百萬石較之唐初十增其九爲戶臣之力何其悖

也蓋計相不皆張蒼度支不皆劉晏兩稅不皆楊炎
故耳維我　二祖以康茂才爲屯田都司所上籽粒
獨多夏原吉領度支尚書轉漕未嘗乏絕于時大徭
大兵大賜賚充然有餘迄於今時規模不乏而中外
交訌雖巧婦不能爲無粒之炊矣於是議加派議增
榷議事例議開採民之見之以爲入孔太繁及其月
餉不足以供鎮兵行糧不足以資邊犒當事之籌之
也以爲入孔猶窘將如之何蓋今日之大患有五而
非有良法以治之有心計之臣以籌畫之不可得

大患係孔剥民安石變法　太祖戒之今非有利臣
之患而無計臣之患運糧所以蓄軍不宜待報而給
成祖蹕之今非不報而給之患而報亦不給之患
恤民寧厚無俠戶工之啓聞　仁宗勅之今非戶工
不聞之患而戶工頻啓之患　宣宗不有言乎養民
在有寔惠不必拘于古法今之患非泥古也而畔古
也　神宗不聞之乎朝廷錢穀寧可蓄而不用太倉
之粟寧可紅腐而不食今之患非紅腐也而無蓄也
然則握筭之官得毋有中飽乎司饟之弁得毋有扣

尅乎士卒之亡者不必補補者不必亡乎中貴子弟
託公事以經營而肥私病民其免乎得毋召買芻菽
之間折納金錢之際有司胥其紛紊而出納之吝乎
里胥得毋因之增減文書裒益糧數與貪吏相爲窟
穴乎否則關寧之餉積至二百五十餘萬之多兵已
縮矣而餉不加少薊州增新百五十萬密永昌增新
五十餘萬通津各十四萬登島雖裁亦有數十萬而
且三協新加五萬流寇之擾復設餉額一百八十萬
餉已盈矣而兵不加多其故安在善乎馬森之告

穆宗者曰河淮以南輸四百萬供京師河淮以北輸
四百萬供邊境因地制食中外不詘今一再變爲主
客年例十倍遞增猶且不給此出入不能相權人用
不能相準之故也鄒元標之告　熹宗者曰國家衰
弱當以富强爲仁義而舍屯田鹽法水利三者卽智
士無所理財爲今之急惟有準其人用權其出入以
力行屯鹽水利之實政而已矣昔劉大夏整理北邊
糧草許民間自行告報雖中貴子弟不能禁不兩月
公有餘積民有餘材趙璜議裁正德料價之派遂省

費數萬葉盛爲宜府撫修復官牛官田之法以其餘補戰馬一千八百餘匹修屯堡七百餘所邊人賴之一時心計未嘗無人然則考其廉勤如張蒼劉晏者何可不尊禮之以司國計而中飽之官揞克之弁經營欺匿之屬其何可不誅之兩觀也

以雋筆叙稅事者漢惟賈傳唐惟宜公得此而三

鄉兵衛軍

自古練兵之至精者莫如黃帝黃帝制爲井田八家同井晝則相見夜則相聞故制爲七十二陣之法用

克蚩尤三代踵而行之至周官鄉遂之法爲備其近于古者莫如管子之置國爲二十一鄉作内政寄軍令唐太宗分天下爲十道置府六百二十有四皆爲府兵其法一寓于農而関内二百六十有一悉以隸諸衛自七科設而亡叛之徒多彍騎更而詭冒之人衆義勇剌而貪掠之風倡兵以衛民實以厲民我
高皇帝監前代之失曰朕養兵百萬不費一錢蓋内設錦衣等十二衛建五府留守等四十八衛即以衛所養之外設都指揮使司列于省直即以省直各衛所養之誠哉其不費一錢也嗣後承平日久練選多踈而内外之警竊發或議動京軍四萬往援石城或撒取宜大邊軍遠來入衛如 憲 武二宗朝故事左支右吾不知所出愚謂在鄉莫如練鄉兵夫鄉兵未易猝練也然誠專之於道而責成所在有司予以弓箭衣甲之具日一課射月一試陣法而又多給之丁糧以濟之則人人皆勍兵也不聞急而走矣在衛莫如練衛軍夫衛軍亦未易猝練也然誠專之於撫而責成偏裨以下以軍技之進退爲衛糧之有無日

一課射月一試陣法而又加不次之賚以予之則人人皆禁軍也不聞警而怯矣因是朝廷較撫道之成勞而先後之撫道有急相告有喜相賀若金湯然不可或援則撫道人人皆將帥也陸贄云兵法無他人情而已通其變則得失可知成敗可決今日之事衛無宿飽之軍鄉無敢戰之卒官無教練之忠朝無破格之賞而欲驅之赴編伍入車箱爲攻堅擊瑕之術雖使杜松劉綎之屬化爲孫吳趙率教滿桂之倫胥如起翦而有不披靡却走者罕也何則人情未調而

得失未可知成敗未可決也然則練兵之要名將不
以示人共果有人情外之將畧乎哉

鄉兵毋乃擾民乎曰此爲郡縣無衛軍者而設郎
寓兵于農之意非于農夫之外另有鄉兵京師三
大營如之何曰有大司馬之法在此爲四方定制
常川操練者而設在外衛軍入內守禦爲班軍在
內衛軍入　皇城守禦爲禁軍赴外援爲京軍也
各撫鎭道標兵亦可統于衛軍中軍守把卽以指
揮千百戶當之不必另立名色予見　國家既養
衛軍又養營兵既養營衛軍兵又調客兵京師既
養三大營又有勇衛諸營又有各衛之軍大司馬
不加餉別管兵官惟知請餉民力既竭國祚隨之
曾無一軍一兵出而堵截之者戰守之制安在故
有此議　自識

字字切實痛快在王文成
疏檄中亦屬有數文字

漕糧海運

漕之爲利大矣惟漕之利大而必欲悉其力以致於
漕于是河日以決而治河之工日以勞河工之費日
以倍洪武二十四年河決于原武之黑洋山而故道
淤矣永樂初疏入故道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是時
汴河在河之北矣景泰朝都御史徐有貞治之至弘
治二年河潰張秋河道侍郎白昂塞之五年又決都
御史劉大夏與平江伯陳銳築而堤之其患少止正
德中河東徙沛縣嘉靖戊子乃疏趙皮寨口以北之
而開封大名魚臺數郡遂爲黃流首衝凡漕河之在
濟寧南者一望黃茅白葦都御史劉天和遂棄淤河
不濬而修復漕河人稱便焉然分黃導淮之役興而
河患復劇迄于今時治之者不知其幾矣國家糜數
百萬金錢於洪流巨浪之中而不知止者何也謂夫
河居內地雖有衝突之虞而無寇盜之擾利一也雖
有驚波之汛而無山石之阻利二也雖浮淮浮濟不
一其方而每歲四月之前先游徐呂達于臨清無乘
桴累月之勞抱板窮洋之阨利三也海運則不然沿

三沙黑水之轍則道里幾不可考有如鹿渾之遙矣
浮舟滇渤之涯則築鑿幾無所施有如石田之梗矣
欲治大沽小沽之衝則上窮於所潴下窮於所洩有
如恒沙之界矣操舟楫者戞戞其難宜乎洪永之行
而輒罷也今杞憂者特以烽火頻鬬黃河一衣帶水
恐有中斷之虞故復以海運請且云膠萊河可以潛
渡過馬壕而北卽新河又西北卽海倉直徑於此可
以有漕粟之便而無蹈海之厄此元人故道也先臣
羅洪先、梁夢龍、王宗沐等、往往言之然元人欲鑿馬

壕遇石而止意者天實限之有不能以旦夕通者與今日而議海運必當浹天墟浮析木懷碣石蕩之界去海之阻於山阻於石者而後可行而又恐其勞其費不足以辦禹之九道元之四道按圖索徑以次蹴通而浙直之或繇太倉豫楚之或發龍江量移數萬石歲一行之使海道漸熟足爲長年之備庶乎可也昔杜工部有吳門持粟泛海蓬萊之句而唐史不之載惟朱清張瑄羅璧之倫于伯顏掠宋時爲金符千戸造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入燕都逾年始

至詔停之尋因窘促解言海運之利始立都漕萬戸府爲元貞僅事今覓清瑄于海盜之中既不可得得之不可久而欲其輓民脂遷重運于天吳蝄象之間雖曰王者神靈不溺死而氷凌未結三九多風以國賦爲嘗試其若之何毋已會通河爲便海運可佐行不可恃良然

財賦偏重

古者制賦之法量民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納諸公量國之所入以爲出于是邦中之賦暨畝餘之賦凡九等地之肥磽民之貧富國之豐儉咸得其平方今漕運顓責江南而非藝之征復倍之是以江南爲邦中爲四郊而以河北爲畝餘爲山澤也比之家削之科且不可得不三年江南之民其歌蠆尾乎而有司猶復習擾鷄之術爲貨穗之謀朝曰均輸夕曰協濟秋穀新絲何利之有愚謂江南可生河北亦可生河北可生瀕海九邊亦可生昔趙充國屯田於罕开先零荒服之地上便宜十二事漢武亦優游以待之軍有餘糧劉晏爲東都轉運使熟觀三門遺跡至河陰鞏洛新堤諸利病開渠勸農歲致四十萬斛而

又立常平法以時其水旱而儲蓄之代宗朝無漕輓之患故疾耕則石田變爲膏腴棄本則膏腴化爲石田禹貢之時揚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至今財粟充牣甲於天下則知地無定形隨人所殖誠於豐潤以東青徐以南瀕海諸處及九邊之可量墾者招流移之屬官給牛種以予之俾之任地而耕而又多闢溝洫通水之利初年勿征其稅三年報結實諒收十分之一則凡鑄刀劍之民皆買牛犢之民先臣霍韜有云西北盛闢水利匪惟農人得恃以爲耕而西

北之戎馬亦得以有所搁裁而不得騁則以足食裕足兵也王鳴玉請修舉屯田白山海以達各鎮如軍兵滿萬簡弱者三之一以屯人與旱地二十畝准糧九月寛其所入以示屯之利其言皆旦夕可行朝廷不必發帑不必賑濟而萬民般然樂有其儲此謂之以生爲節自是新太倉舊太倉出入之數一爲綜理覈之司農司空亦覈之邊兵邊餉可裁者裁可省者省中無濫用外無冗征害去而利興源疏而流裕萬民不必預征帶征召買帶買而皆殷然樂輸其租此

謂之以節爲生而河北之民猶欲懸釜以籲江南者未之有也故今日而括富商不如其算鏹鹽也筭鏹鹽不如其植桑苧也植桑苧不如其議折納也議折納不如其鈞戶版也鈞戶版不如其簡賦役也簡賦役不如其抑豪强也抑豪强不如其蠲貧弱也蠲貧弱不如其疏内庫也疏内庫不如其重屯田也重屯田則軍不焦而民不疲賦無偏重役無偏撓方粟紅貫朽之不較而又豈有魏文侯反裘負薪之恐哉

仁人哉詹望行其言東南百萬生靈之[illegible]也

臣職

古者一德之朝羣臣得以自行其意如張釋之奏犯蹕盜環二事罰者不必死而死者不必罰李日知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皆以狀讞而其囚竟生李牧之居代也寇來惟事收保趙王讓牧牧如故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不利復用牧牧固請如前約乃出漢武欲擊先零時趙充國年已七十矣上老之問丙吉誰可將者充國對曰毋踰老臣辛陳便宜十二事凡三上輒如其言崔祐甫爲相不踰年而

除吏八百人皆親故呂蒙正薦朔方使上不允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果用其人皆稱職朝無中撓外無後慮故能成功近世羈勒彌繁事權彌削緣威風而螯游龍其能吐納虹蜺舒鱗展翼者罕矣在内制於中官在外制於中朝而又制於上臺如撫按之掣監司監司之掣州郡州郡之掣佐貳下僚行一善政舉一善人布一善言不可得也上雖有漢文之詔宋仁之令頒於下而下亦以空文應之東諸高閣宜哉

感憤雋決文情甚悍

再策科目保擧

取人之制時異勢殊唐虞用之九德而治周用之九兩六計而治漢唐宋用之察擧諸科而治我明顧用之制科而亦治然而各有其治則各有其難皐陶謂知人則哲能官人而周召之共和不如榮虢之牟利春秋譏世卿抑寵賂往往傷之漢取士四科而轅固有曲學阿世之譏左雄有聞一知幾之刺晉魏域于門第風斯下矣唐以律詩薛登有覓擧之疏宋以制策彭年有權勢之嫌雖明經制擧之法歷代兼之而牖下窺龍終疑蕉夢海中掠寶猶有遺珠選或滯淹停年取或眯于五色所自階矣我

高皇帝灼見其難立爲制科有茂才孝廉進士之級猶唐虞九德之意也以部院科道察官猶周九兩六計之遺也所難行獨保擧爾然嘗保擧八百餘人以條對不合而罷爰是聚士棘闈之中離經射策而聽甲乙於不可知之天蓋一人之知不及衆人衆人之知不及其人之自知皆天也所以名臣如文貞忠定端肅文成襄毅之倫接踵天衢垂[illegible]日月而奇才不世資格相蒙

皇上欽神明乎

祖宗之意命廷臣兼行保擧夫保擧亦猶不可知之天也而半參乎人或其效不必儷於制科而足以濟制科之窮是故言制科毋失之專言保擧毋失之濫德進則不必問其資事擧則不必問其額言揚則不必問其爵絕懷金之謁杜自伐之羞而漢四科之失可免也汰華士之名去風流之號而晉門第之侈可華也考以天人驗以今古而唐詩賦之浮可芟也先以禮樂繼以武功而宋學究之習可化也雖然郤缺固難胥臣亦罕擧辟之問有能薦四十六人于其君及其亡也而四十六人皆就賓位如趙文子之公忠者乎恐荆州十郡不能以十女夫滋之而朋比阿寵之徒因緣以入則推轂之風靡番纓之體褻朝廷雖不惜金紫之尊以寵厲之而九齡風度耻與仙客駢肩袁虎英姿慚與伏滔同列則如之何變制之名叛道之實惟

皇上愼之可焉

弘博嚴確選擧志百官表皆當以此爲弁冕

京秩外任

中朝弊政尊京秩而輕外藩于是外藩多滔京秩恒

驕非伐小民之膏以徇大僚之慾不止蓋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而好官自我為之非乞憐于當路蒲伏乎權門未能也一二強項之臣遂以不善逢迎被劾去或中以他事褫其官雖漢之黃霸唐之狄仁傑何以成名即有增俸優銜軍民保任之例不過以藩臬為銀青以中丞為金紫封章之錫自登極以外無聞考最之條闕三年以來莫繼而欲晉秩三公之上徘徊九棘之間得乎儻有物望交推扶輿推轂者必自臺垣左轉銓翰例升考其源流部員州牧之入外藩以

廷試之文居二甲也推知之半為京秩非皆中行評博之清儉也大半居心不淨巧取民財以媚華要既躋清班彌怙其寵有彈奏京秩者則羣起而射之黨錮之所繇興也威約之漸道府州牧不敢刺推知撫按亦不敢劾推知但取一二衰庸不堪仕不願仕者登諸白簡而已官箴既毀民病安蘇昔漢宣帝重守令之選曰與我共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唐高宗永徽初年日引刺史十人入閤問民疾苦及其政治有貞觀之遺風玄宗命百官餞刺史於洛陽供帳甚

盛宋仁宗每言祖宗以百戰得天下不忍以一州生靈付庸人擇監司以宣大化與擇相臣以輔台德其任相等所以漢唐宋之亡多守封疆不屈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非一內一外兼推不可夫以錢穀之般繁兵戎之盤錯城壕之險要黎庶之紛糾外臣以七尺軀任之繼之以室家妻子而祇憑愛憎乎京官三寸之舌分賢否乎故人中夜之金曰某位某償某地某值某人可內某官必外豈惟以圭組為樗蒲直以宗社為孤注矣

罪言耶錢神論耶予聽筆料無此痛切

漕兌

漕兌之艱繇於軍強民弱　祖制衛軍運糧以次更番輪派今悍軍與淮胥首尾相糜大幇坐派州縣又與本地倉胥為表裏奸折乾私售彌有不極糧未交船未至而白鏹暗中往還累千百計漕已耗其十之二矣旗軍不許進倉亦　祖制也今恃衆先行排人如羣烏之奪餽一望風靡大家牛車小家負擔輸租者纍屬于道而以寔堅寔好之粟鄙為蕭稂今日求覔

不來明日請兌不至不度於禮而貪饕無厭置酒張筵沉湎冒色欲其銜尾河淮三月爲期亦已難矣又有開兌未盈徑麾其半揚帆而往糧里不得已鶩趨波浪之中私以厚餽方准兼收水鄉之米必資船運例也乃借剥淺之名凡遇商民舸艦勒載皇糧每舟大者索銀三四十金小者一二十金稍不遂則以浮米二三石擲實其中人舟俱逝以致鄉城維楫不行薪蒭踊貴三物爲空且掠子女於泥中以人爲市困而逍遥水次沉滯河干貿易官糈歸諸已橐或縱祝

融之焰或揚河伯之波詒言道梗罪及官民嗟嗟旗軍豈雕題角齒之倫哉何其苛索糧里勒制州郡荼毒商民至於此耶豈艨艟之無備抑水漿之不週以船則修艌有銀什物簟纜猶槺有銀以軍則有行糧以米則浥熱有耗鼠雀有耗途中過淮過洪有加朝廷之恤運軍者渥矣矧祖宗額派每石官耗四斗各州縣官又加尖潤私耗七升通計兌米一萬石公私贈耗共四千七百石米不爲不豐又額派過江使費銀三分墊扇蘆蓆銀三分通計兌米一萬石共津銀一千九百金費不爲不侈夫何正耗之外巧立名目尖外有尖潤外有潤以及樣米船米飯米之加於輕齎等銀之外復肆誅求伍長有圈兒錢旗甲有小圈錢綱司有酒飯錢又共索開倉錢起斛錢倒籮錢會籌發票等錢千金之子每兌一春化爲貧旅青閭白首半作流人一日之中雖逋者數千而死者亦相望也天高聽卑豈其不聞此耶抑聞之有不能行者耶唐肅代時始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白着今富人于白糧則有船頭

捉驛之勞于漕輓則有白着横征之苦民不堪命皆走而爲盜賊將如之何宜督該撫道施三尺之威制一軍之衆有營坐倉戶者殺無赦要脅官司掠詐商民者殺無赦該管衛官猶鼠爲姦者殺無赦然後以聞所過郡邑亦許通詳究問准撫河道諸大僚通行糾察處分庶可少戢蜂蠆救此哀鴻矣乎

此崇禎十三年時弊指畫曲盡使人卽了然於心不能了然於筆爾爾

屯軍

明初屯軍每一軍授田五十畝自行耕種納餘糧六

石於邊衛倉秋征之後仍以餘糧分給各軍爲朝廷犒額此本色米也嗣後藉口兵興本軍不便自耕授之他姓而於餘糧已納之外每畝加科二分五厘本色如舊而折色已增矣爲本軍者徒恃國家月米爲終年俯仰衣甲之資既苦不給而僱種之現軍復以客兵不便收伍東於功令逃亡轉徙十室九空於是屯軍亡而屯米絀屯額不淸九邊之土皆不毛矣爲今淸復之策莫若勾出原軍授以原田或原軍已絕即以目前承種之現軍責之納糧六石而蠲其額外

之二分五厘苛戈之徒無不樂於秉耒而猶有抗不歸田者責之繳還原田更授他姓務使人無廢業田無廢土三年之間屯軍可籍而屯制可興也

直截簡便無如此法

弭盜

弭盜無奇法存乎長吏之用心入其國草萊辟倉庫盈保甲嚴義勇成營堡繕城郭完有崇安晉陽之風焉而又拙于催科巧于撫字倦于刑名勞于興學貧于罰暖富于賑施四境之中民已治矣安矣而或鶍音未革鼠竊猶多以恩結之不可以術徠之未能然後臨之以兵怵之以嚴驅之以威正之以刑如皇甫嵩之刈黃巾萬餘復奏請一年田租以贍饑者則治盜于盜亦變盜于民民方執鉏耒持田器之不暇何暇爲盜昔人云在漢莫善於龔遂之安渤海在唐莫嚴於崔郾之懲鄂州在宋莫神於岳飛之破楊么皆自其已事言之非先事也若云先事則豈有過於輕徭薄賦崇廉抑貪之兩言哉今之治業已盜矣而又招之欲盜所盜之衣賍以資已橐於是設爲鉤鉅之

法羅爲告密之刑殃及池魚鯨鯢反脫詿誤之夫求一刻之悔罪遷善而不可得行險徼倖之徒有終其身於萑苻不出而已

拊出長吏用心四字箕是一針見血

表

擬唐允禮臣楊綰奏勑舉孝廉廷臣謝表 廣德元年

伏以褒德錄賢天府重厥明之獻興廉舉孝司徒先造士之征碩彥章於帝側袞位崇嚴幽隱發於天庭鉉司鼎貴淳風遐暢偉器同標臣等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上言竊惟耿命丕釐克俊先乎克宅天工寅亮
有德期乎有常孝爲百行之基廉乃立身之本惟六
禮六樂之賓興歸於六行斯三握三吐之元相祇得
三人自賢良招於漢代而方正表於西京元光有計
偕之擧始著孝廉之名建元惟德行之褒聿還尚書
之職維所得不償所求而務名多匪務實志千青紫
學襪申韓陳湯不奔父喪遂以茂才爲畫餅徐淑冒
年膺賞郎以里選爲空書聞一知幾徒見貶於伯褒
拔十得五罕收功於劉邵吏道以法爲師官人惟貲

是狗獻菓獻瓜且紆朱而佩紫入錢入粟多銜玉以
亡金觀行一揖之間察言一幅之判數治功則王貢
優於龔鮑觀表賦則周孔不及徐庾徒沿魏氏之華
風鮮繼漢家之舊蹟惟我聖朝用人如器兼之乾斷
擧不私親諫官隨宰相以颺言五品宿中書而議政
貢士之科已備孝廉之詔未頒茲蓋伏遇
睿德緯天神功光表奏弘猷於潛邸鑾方歸克復之
仁敷茂德於初基海宇謐塞横之孝儀型多士表正
百官追維我祖宗朝開館延賢二十四侯播凌煙之

妙績近念我東西京多方籲俊一十三道傳衣紫之
高風然而奏對之卯扉有及者貢物陳於御前貢人
屈於堂下昔年辛苦今日負心之詩擧子已貽譏於
下第心向白雲耳臨清渭之句主司亦見辱於門生
近世如劉立之言差爲近古禮曹維楊綰之奏切中
來今謂進士專事文辭明經必資帖括無異擧庸劣
而予之墨水一升何用禮賓興而促之槐花五月嗣
今以往專擇孝廉縣令薦之於州刺史陞之於省做
裴儉之知人尊器識而卑文藝同虞毓之司選先性

行而後賢才頒諸郡邑責爲明綸金錢百萬緡不如
一賢既已標政要於貞觀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不
妨繼遺規於天寶注官宜上第落榜方罷歸祭公之
貢經術高乎霍光尹翁之籍循良多於張敞攀龍附
鳳皆依麟趾之仁就日瞻雲悉覩氷清之操賢不求
備惟其人擧能其官惟爾任此中興之要策亦致治
之芳模也臣等德謝桓榮仁漸种暠聞善不褒未免
負白豕而欺黒豕見賢不擧幾於好畫龍而惡眞龍
側聞禮臣典行之箴尋察 陛下書升之詔訪廉士

於貪泉之側求忠臣必孝子之門毛義鄭均同時見獎荀淑鍾皓千里齊名收人望於崗南禮吾師於濟北簡拔孤貧幸有閔西孔子捜羅孝秀不遺江左吾人列賢書家敦懿行覩詔謳思知爲公正之士進賢受賞宜加清儉之臣墨勅既已無煩丹青於焉有記伏願尊賢不惑貴德靡忘刷瀰天之水鏡務求天下第一流翻照海之氷輪式聽海内無雙士合剛柔而並薦渾内外以齊觀四時聽考原非四時仕宦之稱拾遺有人一洗拾遺平斗之誚儒學既升乎上考

良工羞棄於晩成俾魏徵之才行兼備無託空言將玄齡之謀斷相資允爲定選斯淳樸返而東序蟻學稱爲公輔之階且禮讓興而西膠庠門實應文章之宿矣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山臣源知貢舉陸宣公作奏議台之方有此文

擬上諭兵部將欽定修練儲備四事刊書頒布省直文武等官務共圖實際依限報竣昭朝廷保民至意羣臣謝表 崇禎十二年

伏以睿算綢繆未雨歷日中之戒皇圖鞏固先庚抒震出之猷籌百勝於金湯策萬全於繡錯允文允武期播績以贊成書一德一心悉開誠以熙實政絲綸丕煥朝野同宣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帝儆不虞王歌無逸五材誰能去一六府要在歌三夏嚴司馬司徒司空之職與食貨並列於陳疇周重庶言庶獄庶愼之官偕準任同心於立政隄防攸寄牧圉誰寬自千畝不籍而料民於太原因丘乘無稽而簡軍於中舍商子開塞首功之訓攻城耳罔解攻

心管仲山高牧民之篇富國也匪知富庶堅壁清屯或遴李牧於趙代之後繭絲保障誰信尹鐸於晉陽之前戰國以來嘉謨罕矣秦人扞敵築榆塞以逮燕雲而或消於暮氣之餘致鑄鐻爲金人十二漢代平邊封酒泉以通玉嶺而遲之爲既往之悔始停兵于西域五千安攘靡常貽謀安在修備未有成謨雖習武於顯德殿廷徒騁一時之戈戟敉寧未知實着縱伸盟於澶州城下難稽日後之金繒久矣聲容盛而武備衰所以議論多而成功少茲葢伏遇

皇帝陛下廣運聖神兼優文武賑濟育鰥婺五穀之
星晝實平刑先礬抑貫索之宿恒虛拔奇才於庶尹
人人浴德洗心見簡在 帝心之盛布經略於羣邉
處處修壕浚塹得高深天塹之奇乃猶安不忘危所
其無逸思中國以邦畿爲守何如四夷爲守而朝堂
計吏爲先無過保赤爲先主客兵抽練裁練何以遴
選有方而糾糾桓桓人歌方叔召虎新舊倉本色折
色何以生聚者素而陳陳穰穰家有劉晏蕭何如北
平所屬保定文安土垣敞門永東香河壯丁絕少以

及良寶房涿之間一葤一粟俱無北平如此他郡可
知自幾輔而外薊遼宣大陳兵設伏寧錦諸城預爲
持久以暨龍固原平各所整兵整搠以待畿輔宜然
他邊爲甚而天之方蹶人之不臧戎部以申飭兩言
爲樞密院立功之地監司以遵依一紙爲撫按臣悔
罪之方不日四事之有書乎何以百官莫我聽也守
具糧備各六條城堡兵壯各十條煌煌乎經世之篇
也此而不讀何書可讀欽奉 上傳十一道題覆
聖旨三十道禀禀乎安邦之略也迄今不行何時始

行爰推庸翰以諭中樞付諸梓人通頒省直 御覧
御批一字之中涵春雨秋霜之力 勅諭勅奬單辭
之下决冬官夏宰之成惟火器爲金木水土之先資
而道臣乃督撫鎮監之要領叮嚀詔誥累歲窮年臣
等光贊無才承宣願力黎玉田之勸輸好義成風朝
廷不無特典揚德政之屯練持籌聚米閫外自有專
謀敢復塗飾虛名因循小效修騶從以行邉致泥門
而逼窳肺腸宜浣職業難弛伏願儆始圖終用人如
巳寛其期以俟考成端厥心以齊庶績思古昔階修

干羽展圖王會之風垂衣中夏效 先王瀚海纔鑣
天山爲鍔之盛勤石清流則四事之書如無一事爾
七年之病艾以三年矣臣等無任 云云

題意零雜最難鎔鑄此乃如天上六銖衣又如蓬
雲臺稱平衆木分寸不失

擬 上允禮臣請修大統曆允許臣請修賦役
全書廷臣謝表 崇禎元年

伏以聖敬承天治曆統民時之大王仁逮下經邦期
歲會之平課職合雲龍星鳥而竝虔非典不餙施恩
偕禮樂耕桑而並茂有開必先庶績咸熙萬方永賴

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五星會於營室
顓頊所以爲曆宗萬民養於井田黃帝因之定賦式
自五龍紀攝提紀至於流訖紀讀者難詳維禹甸圖
周徹圖以暨丘甲圖行之代變威侮者有誅率割者
必討謂雨暘燠寒風不應雖繇天道實繫人倫而食
貨賓師祀之求苟虐民瘼卽閔王事大經不講羲典
寖微從鄒衍終始五德之論遂更夏正而以十月爲
歲元信商子農戰首功之言尋棄周書而以百畝爲
阡陌惟太初之詔差有本紀遺風而輪臺之勞徒見

末年追悔晉虞喜云差三十度未聞南北有釐正之
書唐元和會計八十年不聞中晚有蠲租之令日復
一日繼此焉施明理有劉歆劉洪之屬而或等於小
數機祥理財有韋堅韋厚之徒乃僅同於簿書期會
月晦日蝕修省徒虛僱役青苗殃民滋厲以至執象
而逃其理季主侈銅壺刻漏之奇亡實而課其私詩
人有銀燭光明之歎洪惟
聖祖代著新猷開創之年命元統聶天文分野承平
之日勅霍韜稽天下丁田歲久易湮時平需改茲蓋

伏遇
皇帝陛下聰明神授恭儉性成潛邸龍飛已悉明府
之首治平臺鳳詔備知閭左之艱辛寡欲清心呼吸
每通帝座宵衣旰食絲綸咸播民和旣敷光被四表
之勳臨允禮戶二曹之奏謂春秋以日繫月以月繫
時有步氣步朔步交食之分周禮因田制賦因賦制
役有量品量租量人戶之別如冬夏二至刻差累黍
使小民何恃以定農蠶若課稅一書未見周詳卽一
人何憑以清歲杪宜斗正統以後有晝夜六十一刻

之訛所以隆慶至今見原田四百萬餘之縮綜其沿
革考厥源流務使分至啓閉若金鏡之在懸版籍丁
糧似魚鱗之可數庶土圭立而地中以平將周尺循
而國計以定臣等明同駿索識類蠡窺忻荷俞音不
遺工瞽思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宜軫此好風好雨之
民而冢宰計數司會計成在悉心一粒一絲之細敢
日南陽不可問也置之罔聞則是羲和瘝厥官矣何
以追罰刈平居雅志修明每笑天書飯牛之陋此日
身膺大計敢忘儀禮數畜之言若使虞瘠九萬里盡

於三寸管之中將合禹貢十二州了於一尺書之內伏願欽若爲心修和是務應天以實不以文恒茂對於先庚先甲動民以誠不以言每致思於一饑一寒將寶曆與皇圖並鞏蒼蒼有五星復聚之祥民生與國脉俱延世世有九賦因陳之積矣臣等無任 云云

兩事到底一筆不懈如李龍眠蓮社圖行行相值莖莖相望枝枝相准葉葉相向花花相順實實相當

薪齋初集卷之六

錫山呂　陽全五著
同盟黃家舒漢臣選

題

題竹

予初見竹之遇風也輒作萬馬奔逆李廣取胡兒弓之狀及其風靜氣平亦復如笑如啞似李夫人之骨節嫋嫋自鳴乃知其遇風而或犍或側或立或舞者非其本性勢則然也嗟乎使竹恒倚風而呼則鳳凰恐不餐其寔矣何者畏其勢也

題梅道人及倪雲林書卷

不因人熱　自寫本懷

書家之法寫石須幾頭筆寫樹須幾曲筆寫山須幾横筆寫亭閣須幾直筆寫煙巒須幾淡筆寫水溝須幾瀉筆此三祖之所不能易也然而敗垣張素心存目想景皆天造不假思爲山水無定形人物無定相樹石無定在隨意所如惟其可而已矣昔釋仁僧繇於醉中揮墨醒後乃補形狀極於奇妙李懷袞任[illegible]

之徒亦然予暇中偶閱梅道人溪山漁隱圖老树枯枝斷橋寒路漁樵數人或棄蹇或乘小刀上下于其中艸屋數間古廟幾處何嘗有意爲工而信手忘言曲盡其致觀者莫不自失又如倪雲林西園山翠疏渠種柳之圖大松貳株山頭兩層隔岸寒林一灣活水土坡三四折並不設屋置舟自然疎散風流可愛文衡山肖之上有遠山中有喬木數根坡首相望如蜿蜒然或設一商舟泊其下沙渚一廻而已今人倣之樹必密人必多屋必掀麗廟必崚嶒林不必寒水

不必折而且多設橋梁盛陳艑筏以傳彩而傳形即何以異于舐墨含毫而蹲蹲然較工拙於印板水紙者哉吁此畫家之所以貴于無筆無墨也

旁見側出無不入妙

贊

閱先譜見文穆公像拜手作頌

人間妙氣古鏡藏明龎眉瀆秀雋骨山凝渟渟雅量釋褐州丞再封隨許三相天京鄙巳勿較薦賢必行家之始祖南渡雲仍

亐字作冎㚇氣

白菴陳老師禪影

吾師乎吾師乎出則朱輪翠佩華蓋如雲入則梵帶毳衣戒珠如月爲書生爲牧伯僊留桑裡餘身亦遷謫亦康居無過茗中幻影非想非色變宦海爲蓮池是死是生假空花於蕯本所以丹青有眼像之以禪弟子無心字之以佛

僧繇畫龍點睛便欲飛去

王奈戎小像

拙哉畫工築長榆營細柳之王公而寘之清泉怪石蒼松古檜之中巧哉總戎上馬橫槊兮下馬露布而角巾私第居六樹之下以辭功蓋其澄懷海潤邃宇天空在官不欲官在事如無事以蘇辛李蔡之徒爲卒隷而珊珊然與赤松子黃石公之屬師友而父兄謂予不信請問諸鬅頭捧篋聽水看雲之道童

時繪菰一角巾綢衣居長松下道童捧書侍側故有此贊亦是捧喝機鋒

范亦軒孝子像

荆玉在璞芳蘭生谷孝不知名貞非忤俗爻備六謙

壽齊五福日觀仙閭含芝吐穀大厦將頹磐卿是續
語樸而莊

陳子貞小像

咄咄子貞猿臂熊腁高蟬臨鬢吟聳陪肩光華日月
蕭索雲煙庶幾哉函谷之一丸鴻溝之八千可以盤
矛帶甲破釜沉艑豈以屈突通之矯矯而茹葱食艾
終老於田
才如一鶚橫秋

壽象化上人

象化和尚流行楚中坎止錫峰因憐大衆漂淪欲海
談經理宗有花有果春岩橘柚秋沼芰荷何以似之
顏開怪石骨挺孤松見月大笑西來一象化作僧龍
其壽壽世而彼不知繪其形容
清然志言

徐隱君壽容

山居之人多好遊公之寢處一椽而已多好珍味公
之口實蔬菓而已又多好作佛事談道經公之東身
修行為善而已少而服賈難弟難兄長而課兒非羆
非熊門惟一寵家無兩宮我思古人善信之中
奉泉貌古心古有石隱之風非此文不堪持贈

誌銘

周太學元配湯孺人墓誌銘

閨德之美自古難之史通謂東漢一代婦人惟秦嘉
妻徐氏為賢餘無所及而白香山獨于元氏夫人讚
之不翅口出未知其於郭有道碑允無慚色否也予
非蔡中郎不善作誌如童年所見湯孺人者得非香
山之所盛稱而史通之所必及者耶孺人為蘭陵右

族分支錫山家於錫中者累世王父某有隱德生國
子上舍聘吾公娶許氏孺人其女也生而敏慧端順
父母咸宜之處室靚寂無苟言笑能習孝經內則六
書九章之法以及女紅刺繡巧奪天孫司氏太常公
某文恪公敬庵之亂與湯同邑居殆望衡焉稔聞孺
人賢令其子寅卿君委禽於湯孺人十九歸周太常
公已謝世安太孺人主壺而家政筦鑰待治於孺人
者什之九是時寅卿君之生父對宇公及嫡母談生
母顧悉以桑榆之日留薄暮之暉聚處一堂為之婦

者不亦難乎孺人不敢告勞凡衣衾箪席枕几杖屨
敦牟卮匜之屬必躬必親盥漱櫛縰出必以時縧是
一翁三姑得以徜徉餘年而孺人窈窕之稱亦無間
言於中外嗟乎巾幗之中有如此婉娩而盡孝於其
尊人者夫豈易覯歟無何對宇公不祿孺人罄簪珥
襄寅卿君理喪具初不以寅卿它嗣而有二心余每
見鬢髯之夫靳金錢而薄其所親者有之矣屬在巾
幗而義不忘恩若此高行殊致豈文姬道韞之羣所
得而望其肩背者哉孺人雖不逮事嗣翁猶逮事嗣

姑抑搔疾痾時其起居而先後之日姑老矣捧觴而
前無多歲月太孺人壽六十頌岡陵於堂上者有華
閥之戚有珠履之賓孺人供滫瀡無倦容亦無怯色
賓朋有載色載笑之歌孺人夜曰姑老矣幸稍盡一
日之養爲洗腆敬無何而太孺人旣疴且勿起孺人
手湯藥躬自扶持之尋治棺殮憑屍而哀終七虞而
毀時祭潔誠有事必告若未亡時孺人之於其姑則
又始終未有遺憾矣嗟乎女德可書徐劉難再而孺
人克贊夫子迺以孝特聞所云祥女入門而媼御皆

喜公姑皆賀者非與孺人性嚴重有應猝才遇大事
咄嗟而辦爲二子娶爲二女嫁寬然若有餘不煩寅
卿君措顧之力其敏健如此寅卿君少穎異才藻孤
騫而屢抑有司遂遊金陵鼓篋於國子學孺人解佩
贈裝有問遺語必以正不一及家事恐分讀書心卒
不遇亦無交讁語且曰讀書非爲榮顯也稟家學以
淑其軀傳於來體足矣其視世之貧富驚心骨肉易
面者賢不賢又何如也昔曹大家有云女子之事夫
也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

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
信言行無玷則有理家之度而孺人皆兼有之性好
勤紡紝不輟亦不理於華綺喜蔬食辛苦自甘唯教
子乃獨不計費兩郎君就外傳必以嚴夜讀必與俱
成誦乃已且延博識淹通之士討論朝夕着布衣操
作而前自佐饌聞有道義文字交輒輾然喜門故無
下客孺人隱屛而窺與其夫商確其人之才能賢否
及時事之得失皆有驗余時髮方燥無所短長兩郎
君方韞圭贄之姿過余甚而孺人獨謂無媿頌頎俾

二子遜心爲遂巢和鳴應管蒯靡遺迄今二子負奇
氣爲文章峪峪底高雅將馳天衢騁皇路奮飈疾雷
叱咤天地得無有以報母氏之劬勞乎孺人晚而好
佛通內典大義然多病殆拮据沂致也聞西方土大
樂生人莫不如意欲長往乎生心力纏綿固結于戾
戾聲悅之間稍借空門一爲解脫雖內却胃絓外無
膠凝而神已衰矣辛巳秋八月疾大漸訖無大還之
藥爲之久駐孺人曰生寄也死歸也歸人未可留吾
將逝趺坐若辭而終嗟乎孺人生西哉吾今而知其

德之永也孺人生於萬曆之壬辰辛於崇禎之辛巳
享年五十子三長幼嫁娶詳狀中憶孺人之逝也六
親無不畢哀厮媵之經事孺人者亦莫不涕淚交流
有倠人難再之感其中心誠信於人可知宜乎寅卿
君之掩巾箱辭翫服推寶瑟不御惟長齋佛前耳癸
未歲之十一月某日孺人將卜葬新阡其長君亨之
次牧之竝持太翁寅卿君所爲狀不遠千里來東甌
請余一言紀諸玄石蓋無其美而故揚之不忠有其
美而故抑之不信于非人子與敢不紀遺徽書淑範

爲彤管信乃拭淚爲之銘銘曰良妻令母夫人罕兼
婦職柔而易弛母教溺而靡漸唯灞陵之高躅斯栭
儀之特詹未見君子兮莊靜而則既見君子兮淑貞
而虔不戲不怒無醜無娟淵有珠流斯嶂飛有蝎鸞
斯蠖孺人之美式穀鵝鵝百歲何窮覩此香栭

披文相質崔子玉蔡中郎之閒

周思翹墓誌銘

歲壬午嘉平朔周兄鴻叟將葬其尊人思翹公於澄
塘之新塋持所自爲狀請余誌余讀其狀畧曰公諱

崢繼諱仍祖號思翹先世爲長興公宗受宋封至解
元公應卜十一傳居錫之景雲鄉鄉以溼得名寔著
其姓云應卜五傳諱之翰者復遷於曹莊又八傳
爲公高祖諱韻居新安又一傳爲濂清公諱國正爲
公曾祖世有隱德至濂清公尤敦行勿怠爲鄉人祭
酒娶於王而生公之父楚翹公楚翹公娶許而生公
公少孤兩尊人皆不祿昆仲二伯兄愛翹公是時亦
孱然垂髫耳恭功強近之親俱不任撫邺錄是以
滑陽往而公則賴祖姊以育其嗣於家者在楚翹公

暮齡而衰亦遂以天年老公方成童子子既欲事其
曾祖母又欲事其繼祖母家槖不克而盬豉之養佐
以甘肥無斯須不祗候顏色二寡母桑榆之暉怡然
以老歿之日體魄有寧土焉葬而墟墓之哀祭而拭
滌之敬數十年如一日狀畧又曰公敦睦友愛成於
天性事其兄如父撫其兄之子女如已子愛翹公病
且癘姪亦痘公家在邑治旁而兄居於鄉時天行之
疫人皆色變公曰天道一元氣耳必福於貞人心一
仁義耳必歸於正錄是緝緝然慕翕翕然益慎爲之

神巫居歆醫王續命而卒不可得及兄死姪亦殤公
哀毀逾禮凡殮葬費皆已出而留其所遺產還兄之
贅婿墓草宿矣而悲愁不愉每爲輟箸賢哉此非古
君子棠棣之風與他若養其祖姑之不得養者撫其
內親之弱息爲之姻嫁者里中有大賦役倚辦於公
公不辭風雨鞅掌勞頓以圖萬全者或有賺金錢於
宅室因軼去公姑以煦嫗居間而其後復爲之傾槖
中藏代償者伏帖慹狙修賓筵而餽遺者乜此不可
以更僕數也狀畧又曰公端凝有器識因失怙恃早

不習儒然心悅儒有儒生至輒洒掃治供具厚尊禮
之性方桀有家法訓子必以義莫敢不蹈道依仁始
就州序遂擇端師良侶爲之輔邑之鄒經畬忠餘兩
文學藝林之宗工也俾鴻雯執贄事之以此得聞高
忠憲公之緒論得覲吳觀華貢士之風儀爲喜郡之
張二無邑之馬文忠曹履垣諸先生皆令受業以爲
賢者力行道義無媿心無失身而已希榮媒寵厚自
標樹亦奚以爲家居擇友與兒曹會文必舉時譽公
從旁物色其人如李元賓劉貢父之倫每與語強人

意必指而示之以爲法其雅尚復如此余覽畢作而
言曰嗟乎余觀於思翹公蓋重傷今之世焉夫先王
之經世也建義以興利循名以設坊有親親之仁悌
弟之誼媚睦之實慶唁之文親師取友之節樂善周
急之儀既切切而偲偲矣今之人私其所幸好心志
無撿至有忘膝下之恩棄同堂之好而存歿不加念
者奚有於殊宗外戚又有嗛嗛較機杼爭豆區而人
之急非已急拔一毛不爲者奚有於指資存信封肌
肉以逮不足又有回面汙行所依取寵以貨交以勢

交而角弓其後者奚有於淸眞不苟惟道是師而過
予魚之門不入詣幼安之宅必親如公等者雜之鷄
羣之中非唯風之抑且媿之矣余聞天之報人不報
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善積而有加者公之人也德積
而不知者公之天也今公之子皆賢而鴻雯兄向與
余相後先飛文宏辯軼覽千仞矯矯乎文學之英社
稷之器也芝有爲芳醴有爲香蓄閼積者銳發厚壅
者激湍惠叙者篤享天道之綱也故曰善濟則昌寔
乎則光公之嗣殆將昌而光矣斯不爲有後於周乎

余故撫其大而誌之公生於萬曆甲戌之四月二日、
卒於崇禎癸未之二月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九、子女
嫁娶姓氏詳狀中、乃臚其懿行而爲之銘銘曰唯公
淵衷篤周之祐甘荼集蓼塵硎土墻孝友慈仁嬰兒
是守處時澆訛渾金不鏃飽蝕無殘饑虎勿鬪有子
賢賢其德懋懋旣碩且榮鸞翔騏驟旌書封綸將從
天授忽焉崦嵫令終克壽如鳥之㲉如花之蔻其實
方葩反哺爾後我誌斯銘悲懷前舊漢之隱君維公
爲右鼎屓豊碑蒼文史篇

有典有則亦醇亦藻
今日之曾南豊也

萬鬼墓銘 有跋

嗚呼、人之得生乎大造一也而有壽不壽其得壽乎
百年一也而有傳不傳存亡所繫浄淚因之嗚呼、豈
不痛也乎哉生前巽塗死後殊轍苟得刘汲淸卿洊
階三命竹帛以書其里丹青以潤其貲是鬼族之所
妬爲神僊丘邛之所呼爲蓬島者也不易得亦不易
見其次則託諸騷人墨士而傳焉者也又其次則託
諸樵夫販婦而口記焉者也乃有拮据氷霜經營風

雨而承余之日五服無聞歸轖之餘四隣莫曉以至
黃口之子不識白頭老祖之名三醮之妻茫然二十
前夫之姓諸如此類汎不可窮嗚呼、豈不痛也乎哉
人生百術統於四民有株守殘經腐毫燕研而死者
有汗透牛衣愁添蒉稗而死者有魚鹽大海之濱蔬
果懸崖之下而死者又有身同夸父之勞力殉商鞅
之役而死者嗟此無知有何失德稿項黃馘遵此鞠
凶故凡大塊之中尸骸骨骴之類風月呑其半山水
礫其半蛟龍虎兕以及魚蝦蠅蚋之族嘬其半其餘

則皆碑文傳贊誌表狀碣之收其半也而此皆文肯
絕其光影冷其徽音嗚呼痛之豈不亟矣哉而可不
爲之銘日夕懷之呻吟未遂甲戌秋適感於八月十
二日之子夜（時通邑皆聞鬼聲不知何爲）乃簪筆爲之銘銘曰嗟
爾生之狼藉兮或在天之涯或在土之塝生爲傈亜
之精兮死爲焄蒿悽愴之英澤昔居館舍兮而今歸
無用蒿宮兮空踊擗爾有妻妾兮各人自有剪刀尺
爾有兒孫兮道路曾多饑死客爾有金錢兮松朮一
仟花一佰爾有宮室兮陰雲爲陛獄不入爾有深寃

未雪兮玉折蘭摧今已霽爾有穢德莫伸兮銀河爲
洗霓爲白抑聞蘭竺兮徜徉浮屠兮悅懌我今願汝
生天兮自士農工賈之四民以暨九流百家之羣迹
咸生樂國兮而無分赤碧焚此一通兮天之涯土之
塝億萬斯年兮長記壽山河大地兮永勒石或泐之
曰汝不能餉之銘之奈何荅曰吾生不能自餉焉能
餉鬼雖然我今卽縷列霞孟星鋪玉珱居能膾鳳兮
而鬼不能尸之侑以沆瀣之盤藍田之金莖兮而鬼
不能手之吾烏知此一銘而鬼不手之而口之也鬼

卽不其然而中之所懷遙爲感荅亦云慰也乃復爲
之辭曰壯士之策青兕之䩄排膺寒風飛怒濤汝鬼
之聽之其靈有喈
（悲壯感壹悲燕城耶予古戰場耶）

祭文

祭吳揚華先生

嗚呼天祚明德至人作求爰有㜕伯及仲焉謀委端
治禮荊村肇留奕奕吳宗孕英不猶支繁江左平輿
匹休駿馳安導麟趾彧攸七十二灣書聲是逑逮生

厥考天垣望儼黃門紫禁弓冶箕裘承恩振緖恭壽
尼丘寔生揚翁有德有猷典從先正儒坪魯鄒執經
忠憲與旨峽流書同澤夢義衍槃修如穀之苗蘗之
有秋如堂之構植之有德道渾溉後爾公爾侯朱軒
既履榮祿爲輸諧暢祖武愉集孫謀顧兹燀赫彌抱
薪憂樹欲靜不停子欲養不逮方期九詰觀光已歎
三齡讓曆承余十載㙻丘用陟義山共頵學海斯塞
毘失道容鄕乏前喆顧瞻厥亂投冠輟食表攷陳情
蓼莪悲咽日繞龍鱗風迴馬鬛頁笈之徒反袂悽噎

欲效侯芭涕洟零筆萬目昊天刳斬此日積善慶餘徵在大易疇賛康寧壽考惟一翁德旣臧幾艾而訣生將服官沒登其列驪彼傳星潛通恭默豈吝明神弗旌乃德如日藏暉猶星霣璧雙鶴銜珠一鵑啼血仁旆悠悠孝泉瀝瀝負土成墳蒔松種栢雖翁之歿乂將愈烈朝奬先功墓門有錫恩踰種柳頌過嘉橘叔子稚春繩繩祖績傷慟之中復見慰荅遨遊九京精爽浩决地之靈矣維嶽師之穀矣惟參之晢清齊水醮是享是懌謂予不誠視茲巾帨嗚呼哀哉

尚饗

天才綺練升菴所以題二陸也當移贈此文

祭馬年兄元配施孺人

晋人之言多誕若鍾京陵之逝行路傷懷郝東海之亡臧奴罷食一細君之德何能爾爾及觀乎爾采之泉配施孺人伉儷如一乃知鍾郝之感今古同然而兼有以雪晋人之誕之誣也爾采珪璧之揮非女宗不可爲匹而施孺人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芳心淑質畧似其夫及笄而嫁與其姊房闕相去六七武閨兩寒暑未嘗一鬨其喧笑叱咤之聲嗚呼可不謂賢與婦德之衰詬誶立語秦漢而然詩禮之門力行內則然亦朔望一朝見翁姑而已絲枲紉箴無缺物来粟脯滫無缺饋而已若孺人之柔婉開華先期養志順我二人嗚呼可不謂賢與以賢若此遽夭其年鸞鳳之姿蟪蛄之壽松筠之節蒲柳之春嗚呼可不謂痛與爾采悼亡傷逝殄眠欲休炊臼無煙虛帷有燭然而非裁寄履之詩灑開箱之淚也瑤臺旣傾錦江長訣然而非登望仙之樓學哀鴻之怨也德音之

恍未易語人人亦誰解觀其所著行述情深於文亦晋人中之安仁奉倩也然非細君之德含良韶秀克簡箴規能必其夫之去後耿思長年嘆息欲百其身也與夫夫婦之所以可敬義而已義之所以可愛恩而已義不妨恩恩可銘義敢代爾采意中之言以當吾輩分手之炙於是擷沼沚之毛陳籩房之實而祭焉尚饗

閒婉倩雅不娓淡波之步

祭王仍孺先生

嗚呼文星告蘁端人早凋古音不彈先型永別搢紳諸儒有同痛焉匪一人一家之感而已王仍翁先生之生道風淑秀天宇撝謙行已順而祥接物和以懌有台衡之質而貴賤無剖于懷有金石之文而得喪不乖于度方其學詩學禮養翁以人龍學海爲世儒宗所云先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也惟先生有以後之及其獨立于庭孟仲季三君玉樹芳華皆庭競秀所云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也惟先生有以前之前之而繼養翁之傳後之而綰三君之貴至于珉䕫珠履冕頸相連丹幰阜轎鶯聲噦噦行路之人聞之皆曰先生有子養翁有孫而謙者彌光淑者彌壹猶以震壓爲嫌滿盈是誡嗚呼有德如此其年可知有年如此其德益可知也程門諸子聞之必當吟風弄月呼爲老友亡何稽床罷詠董帳無聲且願息而退乎夫跟焦原執雕虎嚴氣正性以度其身師天老友地典高睨大談以尚其事古之賢者脩業不息版以此先生之德之業至今日而乃息可謂遲矣獨以施士匄勸敎之年王長史執麈之日而風流長往永絕梁園致予輩講業靡從德音莫聽天之奪我先生不已速乎于其藏也取徐穉之絮酒炙鷄蘇子之荔枝焦黃薦之靈輿之前爲弟子事其先生之禮先生有知來降來嘗尚饗

摭其佳句
含任壯沈

祭高默齋先生

嗚呼觀行必於其微考德不於其大如我高公者得非世俗遺之而有道收之者耶公守玉不渝懷氷是懼苞苞乎若孩伀伀乎若愚終日之間無一疾言遽

色老子所云專氣致柔知雄守雌者惟公有焉言坊行表不欺闇室栗栗如寒風之振衣亭亭如孤鶴之在陰而與人交冲和澹雅有情恕理遣之量曾子所云狎不相簡莊而能親者惟公有焉躬理家政不戚王安豐而隨物較値因事曲直未嘗以金錢之細滓穢太淸史遷所云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者惟公有焉溫衣煖費之家膏梁之色浮於顏面而儉約虛凉一如十畝之子以南阮之裕同北阮之貧公之富而湛焉否也江南之俗門楣相尚以忠憲公介

弟禮樂文華高於海內而三讓傴僂循墻却走惟輿蘭桂之英敦趨古誼公之貴而驕焉否也不驕不謟足以致壽而公乃復留有餘之春於半百之日朱顏巳老白日不來嗚呼噫嘻修短何長賢愚誰是忠憲公旣懷石於前先生復含珠於後郢人無質鄰杵何歌靈床不彈箜篌罷引聊復陳辭助挽酹酒三行比於肫兮素服之義以少紓知巳之懷尚饗

稱情而言風規自遠緣其體氣高勝

祭瑞安林太史夫人

嗚呼哲人刑于爰有閨譽漢之少府終身壹娶豈緊婦容爲光於德唱隨中壺維家之則猗歟夫人清遠間邁宋子邢姨依然髻笄緝熙內訓通才惠心蘭芬椒馥瓏琰其音雙木于飛嗈鳴律呂桓裝儼臨梁案齊舉卓哉任先懷蘊天琛將資圭瓚皇路駸駸夫人相之肅慎宜家安弦詠瑟燕譽不瑕大史蘊學時惟遜志鳴鹿方呦飛凰鼓翍偉茲德門致身金馬我我宗聸木天之下以夫人賢佐之勗銘以太史貴榮之翟冠旣過天街左掖遷延平臺夜召撤燭金蓮夫人於此規星報佩載襄忠勤以光入對振振者麟因類而感灼灼其華中涵菡萏嘒爲珠淵嘒爲玉田希珍所萃百福闃閒宜介繁祉云胡不壽夜舟先藏香塵掩晝半老梧桐琴聲非昔有鳥雙棲一朝孤隻悲哉夫人千里悠悠懸幹設籙不知首丘太史在公哀兒執紼越水燕雲重山屹屹魂兮來歸於彼孤蓬承詹滴霤幽靈有終文於情生情於文在佇焚黃麻明綸冎鸋惟劉子眞哀思切切月冷帷空悲啼鶗鴂貫鰓另尾鰥魚不逢誰採芳魂靚之西宮深深瘞玉雖雖

埋芸崦嵫山下薦此祝文尚饗

經綸典麗酷類謝莊

祭陳刺史白菴老師

嗚呼師弟之於五倫無服之親也而有心喪言乎禮所不及服之以心也乃陽之於白菴老師匪弟子也猶子也生不能如仲繇之請禱歿不能如端木之廬墓而徒讀賙陳芻酹于柩東毋乃負嵩而迷泰華之高戴日而忘暘谷之暖乎哉夫懷泉客之珠而良賈不珍抱荊山之璞而刖足以老知巳之難于聸能熟

得之于歐陽而劉幾獨免李廌能先得之于蘇子而貢擧則遺予非李廌之才謬辱歐陽之識生榮死哀誼所應然雖然此一人之痛爾吾師爲賢郡候則征南刻石廣漢褰帷毘陵數百萬戶皆能哭之爲賢司李則草滿張羅人無夭札爲賢邑宰則還珠去虎金鑄其容大梁以東金斗以西百萬戶皆能聚而哭之其生榮而死哀不旣廣且大耶雖然甘棠之剪固宜惜也抑爲天不憖遺一老朝廷惜此長城也方吾師易簀之辰爲四月十有七日卽召世兄斌集語燕都事聽如觀火已而三月十九之報傳至若中悉驗豈非其忠洽王室誠孚鬼神爲能前知幹蠱之因預燭傾培之數哉且吾師當大任嬰大險罹大疑而處之如夷安之若常推斯志也可以死封疆死刀鋸死國難而泰山梁木僅老戶牖間非師志也陽所爲睹隕星而拭袂控極馬而長號也若使白鷄無夢丹鳳重銜必能潤色金陵再興郟鄏定鼎八磚之上扶屯九棘之間惜乎以東山之楩柟作北邙之松檟爲可痛耳如止追叙師資鋪揚家學則扶風之罷社人而知

之陽又何言潸然號隧如夢如昨鑒此椒馨空中引鶴尙饗

絕有關係文字白翁師
得此可以含笑九京

祭泰太學元配華孺人暨小武伉儷

嗚呼夫婦之合偕老無多姑嫜之愛同于逝波昔人所以翹首于洛濱之女子與東海之僊娥惟辛勤孟母有佳兒佳婦爲之左右兮而一旦與季子同瘥抑蒲柳之芳年有聖善之親兮而乃與閨中結髮悲涉屺而悼江沱以公安之令德式相好毋相吪兮思中夜之鳴琴不可得而爲漆園吏鼓盆之歌旣摧腸于湘水兮復灑淚於西河何小武之不辰兮團圓之統扇所以致吾和妻妻之萱草所以樂吾酡也而溘焉朝露化而爲塵中之破鏡與陌上之衰荷華孺人爲鷲湖之淑質觀禮敦詩威儀習習高令媳亦忠憲之女孫乘軒衣翟環珮瑳瑳惟我小武爲孺人之愛子而作配於高氏之絲蘿方冀其擁天香膺紫誥肅嬪風而揚婦德鳳皇樓上翩翩然衣綵而鳴珂豈意其辭金屋赴泉臺追龍毋而挾鴆妻白馬旒前皇皇然

負絏而披蓑雖欲挽雲間之瑞鹿鏈天上之靈鼉而
一日之間既傷其毋又惜其雛不能爲稽中散之廣
陵曲而徒爲桓子野之奠奈何豈玉皇僊吏之忌才
與月裡姮娥之妬色也抑以人生如夢四大非寓而
還等於陰陽之利矢日月之飛梭蔚香再熱肯酒還
醮駕言玄鶴舞袖婆娑尚饗、

不忍多讀

祭秦汝遠孝廉

嗚呼、生而有文心有佛性者同譜之中推汝遠秦門

兄爲最而今已矣高軌難追風流頓歇如魯靈光之
不可復作能無雲穿藥屋燈落茶眦之嘆耶秦門兄
眉目疏朗儀貌鮮潔力修文行鑽堅仰高日力不敷
繼之以夜雖生節鉞之門不殊寒儒之矻矻而猶以
其餘心通於內典凡象負之所不勝龍藏之所不盡
者亦復窮諸所有蓴蘆須彌以故上公車之辰即爲
登彼岸之日而精力或自此稍羸矣加以嚴親中逝
結髮早凋再理哀絃孔瘵弱息庚辰之榜疾首終天
甲申之春推心國難獨師懷抱恒軫念于飛蓬高白

標持肯揉莎于勁草所以長吁息影中道而沮也尤
可悵者乙酉秋催促之令月下門兄賁志不變其守
湯藥之餘竟以此憔悴枯落承捐其軀矣萬懷二老
師之門八人錫有其三而期年之間遂喪其二佩潛
以忠節汝遠以幽貞皆爲骨重神寒天廟之器而金
刀掩耀長歸夜臺嗚呼甚哉麟亡則星落月死則珠
傷吾輩之不與俱殉者得無啥之而既感且愧耶抑
以崑峯之玉澤者先雕瑤山之桂茂者先折若輩既
享其名即不復予以壽耶先易簀三日盛行施捨春

圃綠柳變入禪林秋圃黃花鋤爲茷宇汝遠之佛性
至此眞矣而文心亦錄此止矣齊彭殤一生死彼固
饒爲之而靈鳥已謝仙鶴未歸蔓草三秋何能不哭
于是設奠而爲文以祭之尚饗、

祭徐隱君

如聞雍門之琴
使人百感交集

嗚呼、玉山既倒巖電無光依依漢南陵谷貿遷昔之
至人登嵩嶽而嘆息游峽水以長吟而乃于九龍之
下二泉之濱得我徐公奉泉之訃音徐公年不過初

度方輿遨遊南嶺馳鶩西神追涓子之塵共松喬爲侶而遠焉厭世行矣重泉浩翁診視食曰公勞于謀食從于義方如火銷膏猝焉影滅然而叢桂婆娑留春腳鬚髮如故顏色方孩霜明月淨之姿不宜其中壽而止也方今英妙之年咸思握蘭分竹紆紫拖金老而絕粒茹芝煉金爲之術謀久視之方而十人之中罕有其一下之求富不必富求貴不必貴上之學佛不得佛學仙不得仙之二者賢愚異殖高下殊塗而其惑于利與惑于年其蔽一也惟我公優游於

不宰之中陶冶於無形之外清淨玄默長守其貞宜其貧如范丹甲如執蓋一無所聞于人而乃室無交謫之妻廷有亢宗之子兄弟怡怡婦子祁祁辭富而富至辭尊而尊集以此求仙何仙不得以此學佛何佛不成雖中壽猶上壽也人之立身曰恭曰儉曰仁而雍容鄉邑口無危言惟翁則恭揆是芟華一裘一葛惟翁則儉開懷受物虛體下人惟翁則仁三者備矣而限于年人勝天乎天勝人乎十室之邑盡如徐公以仁慈恭儉風于里閈則二泉可三九龍可十而景星卿雲須臾就逝公之清骨化爲山泥公之咳唾流爲泉液能不令二泉獨響九龍笑人耶予且反袂拭淚而哎公以松脂啜公以酒漿公其騎龍故鄉來燕來嘗尚饗

清響冷冷比于李建勳之玉磬

祭周儀部元配朱安人

嗚呼釵飛紫燕鏡抹青鸞銅臺失鑠金屋生寒湘江水靜楚客忘懽豈期玉皃亦喪其偶月榭燈帷同衾共鈕千縷愁絲羅茲陽九安人之德美麗嫕娟琉璃

比潔雲母齊妍木瓜方秀芍藥初鮮夫既非常婦亦特異五色絲綸追龍逐驥前有朱軒後有文御延根茂苑建表儀曹霞莊妙匹漢陌仙寮長庚執燭牛女成橋曾謂六珈不離蠶室曾謂五兩不渝藿食製錦餐花刀砧剪尺其潔如彼其勤如此不笑不訾無愠無喜美緒和衷知足知止莫春之月元巳之辰蒸調慧苡酒醞松榛飛觴滌盞海陸氷溫吐氣揚瓤玉盤金掌若木敷榮方諸露爽燕羽還輕珠胎自祠青雀銜恩雖凰和鳴妝臺比翼寶鏡爭明晴暉步影碧水

雙清方祈丹草零冬不殀六府內充五形外葆青蘘
增年黃金共老如何雲𥧌倏指重霄牽衣莫郵墮履
靡招鏡隨顏臧火逐星遙城烏叫夜杜宇啼月玳瑁
簾虛珊瑚斡裂玉笛聲稀琵琶手捩誰擣輕衣誰縫
亂絲長裾誰曳短珮誰施兒誰鞠養女誰字䏲鳴呼
噫嘻飲醪関之水兮清且漸乘醪關之舟兮安且遲
胡爲淑女之芳魂兮駕青舸而不返隨綠水以俱馳
將欲挽軒轅以吊之兮恐安人之知與不知見方士
以求之兮升天入地兮無其師聊循俗事兮薦芙蕖

之美酒而脯以山糜飯以香積告以祝史之薹辭尚
饗、

綉彩高音徐孝穆
庾子山當在伯仲

蘄齋初集卷之七

錫山呂　陽全五著
同盟黃家舒漢臣選

紀

錫山誌備採十則

錫中祭先多用熟牲如祭神然不用上尸菜碗且一
獻即徹絕無如在之誠若用上尸菜碗及湯飯酒漿
以大躬獻悉遵晦庵家禮者邑中不過高景逸總憲
劉本孺光祿及吳覲華貢士鄒經畬茂才等數家而

已祭先不用脯膾是神其祖宗也神之者不親一
獻即徹是鬼其祖宗也鬼之者不尊不尊不親非孝
也周禮不云乎宗廟有祼豈禮既祼而獻有薦腥禮
既薦而肆有薦熟禮既肆而饋有饋食禮今祼豈薦
腥之禮即不可行于私家而有薦熟無饋食豈孝子
盡物盡志之宜乎應插入第四卷風俗之末論之前

萬曆年間顧端文于書院旁隙地搆東林精舍與高
總憲劉光祿葉司空等諸君子集四方之俊秀于其
中講習四書五經大義聽者圜橋復設文社考較諸

士登進後學頗多　國朝自薛文清王新建鼻祖而後至鄒元標馮從吾等諸公爲盛吾邑惟高忠憲以孤忠遠學嶽立朝端爲人林師表而科臣朱童蒙乃以憲臣講學爲門戶之梯宜專職業惜精神痛以東林爲戒葉向高文震孟諸君子交章抹之不可得以致龜山講堂鞠爲茂草信乎東林之廢興人心之邪正也人心之邪正天下之治亂也法度風俗進賢退不肖非復東林以明正學其道無繇（應入第六卷龜山書院之末）

鄒愚公學憲亦設有義塾在惠山之關帝廟東今已

廢又助學田三百畝于學中以贍貧士

秦儼塵每歲出租若干于家儲以贍貧族亦號義田

夫義學之興元贛曾以之獎劉侯義田之舉公輔曾以之稱文正高風雖不可再而取其意而推之吾邑可以無失所之民無失教之士矣（以上應序入第六卷華氏義塾之次）

王問字子裕善畫山水人物

王鑑字子明仲山子善畫白描人物

談志伊字思重善畫花鳥艸虫

安紹芳字懋卿易名泰來字未央大學生某年鄉試中乙榜鬱鬱不得志遂棄舉子業陶情詩賦與王鳳洲王百谷俞五浮諸名公結詩社爲樂畫工山水尤長于蘭竹所著有白榆集（以上應裁入第十六卷文學條內）

龔廷祥字伯興號佩潛家貧力學舉進士　弘光時授南京中翰清兵渡江遂奮身投武定橋河中而死蓋慷慨授命之貞臣亦從容就義之志士也吾邑期年之間旣得馬文忠又得龔中翰亦可云節義之邦矣（應入第十七卷忠節之末）

陳國賢東門亭子橋莱傭也早喪父有母年老性酷嗜酒晨起寢眠國賢預激釀具以待終身如一日母以壽終　或曰此小孝不足稱不知行傭供母自江華以後無聞國賢爲小孝何以云江巨孝乎（應入第十七卷孝友之末）

顧氏傳士庭之妻年二十三而寡生男有成尚在襁褓中艱辛十指孝養翁姑凡三十餘年萬曆己酉代巡鄧諱澄特奬其門邑侯許諱令典亦捐俸以助其饘粥焉惟以貧薄之家未得　題請爲恨

薛氏邑庠生呂雋之母十九歲而寡血指養親熊丸
課子壽七十七以無疾終院道旌其門曰節孝修入
神廟實錄　嗚呼十九歲而寡匪寡也猶之乎未
字也七十七而終匪終也猶之乎未亡人也當道過
而禮焉匪旌節也誌烈也居儒門理素業而矢歌黃
鵠有如此者孟光之女老萊之妻陶嬰之妹漆室之
婕也

徐氏呂完音之妻年二十七懷稚十有六月而生女
乙酉閏六月兵臨東郭男婦驚走相半于道氏匿藜

草中女哭不止兵轉迫索氏不屈抱女投河屍濳數
里尋現波中女猶依母不離邑人以其殉節哀之
笞至元間龍溪縣陳端才之妻蔡三玉山寇過之不
從投水死寇曰溺者必躍以長竿絡鉤俟其躍而舉
之尸竟不躍寇退乃逆流附伊父舟屍從之上者三
父與甚視之則其女也因痛哭而歛焉今徐氏于亂
兵之中高三玉之操固云貞矣而抱女投河數里之
遥母子相依形容不改烈婦之魂河伯猶將畏之其
肯爲暴客所污耶　以上應入第十九卷貞節之末

漢梁鴻字伯鸞扶風人嘗適吳依皐伯通廡下爲傭
春其妻孟光具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
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于家以賓禮待之
按梁鴻溪即今縣城西之清溪唐荆川詩云地即梁
鴻宅溪連范蠡湖是也縣北十里有高橋跨五瀉河
之上或云即皐伯通別業皐譌作高云　應入第十九卷流寓條內
梁山之陰有石臼中有清水一泓冬夏不竭相傳爲
盧至柔搗藥物也　應入第二十二卷明陽觀之末
唐白居易樂天墓在舊湖之新橋居民未之知也明

崇禎年間樵者鋤其隙得劒一鏡一寶光射人碑覆
其上姓氏列焉鄉人始立石以表之　樂天爲太原
人又從下邽官左拾遺貶江州司馬再還杭州刺史
入爲刑部侍郎乃移病還東都稱香山居士未聞其
家于錫也何以葬爲或曰此疑塚也操懿輩應有之
香山爲正直儒臣不應有此以愚異鄉然開貶謫而
後既失志能順適所遇託浮屠生死說若忘形骸者
久之或其音徽所及即其遺骸所及如水之在地中
無所往而不在耶況自江州而武林必往還于梁溪

慧水之間而以鷲湖吉壤爲掛劒脫簪之地剟土爲臺預營寂穴如司空圖故事亦未可知則其設冢于鷲湖宜也應入第二十三卷冢墓條內

偶爾涉筆皆關文獻覺坡老志林尚多游戲

啟箋

請朋友壽筵啟

伏以蓂莢知春出自通玄之館嚩娑鑄日嘗遊蓟子之村五更席上尊罍三行六老圖中鬚眉四皓寒泉乍涌冬筍還生在竹林佳客方以非酒不歡者而垂

眷于非帛不煖之人乃莪朮貧兒敢以事父未能者而兼尸夫事友未將之辱是用辰諏參尾日卜庚寅燃藜太乙之峰洗髓鴻濛之澤汲西神之水爲種壽泉茹陽羨之茶爲金光草西江一吸賴高朋之和反而掩映蜺旌東海諸珍資勝友之先嘗而依稀龍鮓俾人間長史皆可酡日面而醉天腸庚外國東方不至汗風聲而虛鍾乳日中爲約卜夜無歸一夕笙歌想十屋中籌添萬一兩行翡翠知諸君內人可二三蒲尭小架既辭金粟之靡香醴巨觥莫厭紫霞之泛

曾孫負席者老迎門謹啟

如入鄮公尋山珍海錯都非塵間所有

回聘啟

伏以巨棟擎天喜樾蔭協絲蘿之好洪流浴日羨龍池來翠鳳之祥惟道諧於珪璧相親以誠斯情洽於葭莩不謀而合締三千里之新盟思借玉堂以褒玉珮聯五百年之渥眷廉幾氷妁可鑒氷心爰泐報章以申悃悃恭惟老年親翁閣下覇天學業冠世才猷登常伯準人之座俄驚黃閣而黑頭建霖雨舟檝之

勛祇佩青氈而赤舃禁中頗牧合邊陲烽火潛消知萬里長城之有賴巖壑夔龍薄海內文章日起見百年元老之猶存惟桐江望繫一絲斯絲野名高三顧飲泛流霞光炤東山之月琴彈承書心傾西雒之葵南陽高士皆稱臥龍豫省兒童相携司馬繡帳爭看百子雕欄蚤訂雙絲吉人有後自麒麟閣上驚傳麟趾之多賢福履其旋從鸑鷟坡中忽見鸞書之賁止訪良姻於樛木乃惠顧於薪芻弟某幸同蘭蕙誼屬荊枝隨寅清之後矢一心一德以無忘居丙吉之班

緗胥保胥惠於靡斁朱陳非迫王謝猶慚所以練裳
椎髻未敢窺羅幔于琅樓而乃絳燭鮫紗至欲問巾
匜於華戸展也王丞相之門多生玉樹母乃蔡中郎
之女有愧色絲既辱先施敢忘雅約並宅魚梟二姓
適同乎分野問津烏鵲兩家方在於孩提荆溪非宓
女之栖涿邑有蹇修之聘錦字堪珍愛清泉流來紅
葉赤繩難繫矜白璧產自藍田一陽來復知折梅驛
使皆投李而投桃六幣初將占繫絲仙郎必如魚而
如水鳩鳴洲渚之和鰲戴丘山之重伏願歡諧鼓瑟

氣洽吹薰絲綸世掌以補袞之素而番鑒於結褵麹
蘖咸調充作醴之和以旁通乎合巹剝八世占以今
朝而三黨垂之奕葉敬將台肯端拜嘉儀弟某可勝
感戢欣忭之至

此辛巳冬全五代周祀青相公吝馮振鷺相公囘
聘之敔一榮膺再召一薦呂林罰而聯秦晉之
婭於燕吳之遠作者頗費經營乃有七襄天杼之
巧明緗單穀何足以云

代友請馬素修老師壽筵啟

伏以修篁皓鶴多圖翰苑之家白苧銀魚每詣長年
之宅耆英勝事上相遥傳愧非地行之仙敢速天儔

之客念歸省之部華方麗不先君而後親知承明之
盼睞良多必因宗以及眷投李未遑爾玖傳柑聿可
承筐碧桃星絢似紫薇花發玉堂紅杏金鋪同煙椰
枝橫皇市豈以老萊子之斑衣爲霓裳羽衣之舞將
如尹吉甫之魚鱠爲郢醪蓬鱠之筵席話功深十年
塵尾手同一色坐聽絲竹可濂洛仍可東山笑把瑤
樽在黃扉亦在綠野稍輟鷄人之唱且虛酒正之監
長生隊裏見青圖扇紫綠履與九節杖借來慶老堂
中惟玄洲柰崆峒瓜與一條冰並獻歡逾關尹樂過

榮期聆昇平之玉屑繇庚亦可賡詩彈碧落之琅璈
彝誠不煩圖象恭迓德御曷任光榮謹啟

絲肉競奏
宮徵暗務

遣迎錢六謙之新任啟

老年翁谷陽仙軌京峴神驊揮灑六游納流灌三辰
之氣淹通百氏携娜嬛二酉之書球琳鷲擲地之金
聲汗血有兼程之驥步於昭 帝命特借監藩以祿
祿因人一無短長如弟者追陪龍尾伏謁螭頭既托
心香於蕙譜分祿庫司濫竽駕部復邀神醉於樞曹

不謂一方維翰之官復有易地皆然之契海隅日出地富鯨鯢縱橫壁壘星屯人見熊羆戾止謨數夾日韜藉回天俾水牛流馬五丈原著吞吳誡璩之奇斯沙雁汀鷗八景画收震澤襄陵之美況突星瀨劒池湖半是衡鋒之藪而木合嶺九盤巖皆爲聚米之山以闔內兼頒爲行邊富弼龍淵躍處甌海無不風之波集旆旋時惡溪有自藏之怪鉦旆雨息萑葦熄銷將勒伏波之柱望古非遥用還合浦之珠於今再見華李郭于同舟傳范韓于兩郡矣僭陳欸欸聊致戔

戔眷念旌懸臨岐搖曳

麗而能蒼非老筆不能辦

上徐虞求冢宰乞休啟

老先生以阿衡之才膺掌建之寄握三銓定九流不數丘山沔水宛六卿綜百職任吹黃紙清風唐朝尚父望之摳衣江左夷吾趨之負劒而區區之進退敢不決于斷斷之品題哉顧某春纖下質秋草蕪姿方嗟蘭不茂而茝又荒詎意樹有檀而下維穀過徽隆眷特賜諄留馬誤驪黃已定價于九方之顧嘶分真贗當取裁于栁下之言泝所自來知非偶爾氷寒蘖苦雖奉教執此硜硜緶促褚緘媿辭知猶然默默宜束身以待黜每延頸于投閒乃欲去而不能殊欲留而未可以清自矢則貽嗷嗷之譏以慎自居則來察察之悔紙顏鷄骨對鏡含羞藥餌龜膏臨風自怯存亾之痛在心消長之幾不遠恐愚公之移北山不出山中而夸父之追西日終休日下歎揚奚取揮策安從台臺若以其年青則三事豈無英少若以其質美則六條自有循良鄧林之散木何必寘之通衢崑嶠

之凡毛不妨投之海外況休官之請至再而三將毋之私十不得一惟台臺憐而許之生有餘光歿無留憾矣

瀟雅蜀透酷類香山

癸酉秋季復誠之藺嘉兩伯兄

弟負前生書債鍛羽征途流水空彈荊山自刖每當雁唳晨霄鶴鳴晡渚之際念及母老家貧恒爲落淚佯卧驚枕則有功業不建髀肉復生之嗟小醉就箐寢及夜分忽覺寒透重衣冷入肌骨腹中酸楚萬狀

不啻殳積劒樹類列刀山此情此景實友誰知無告
窮民實罹此禍致不努力以答孤孀適惠僕詩爰陳
鄙苦書殘簡嚼復遇饑皺火盡燈灰頻來泣鬼大哥
何以慰之

寥寥數行 嗚咽無比

致鞏鴻畜駙馬画扇

家姊丈趙觀墀、平生有扇癖饑非扇不飽渴非扇不
潤寒以之溫煖以之涼夢以之覺勞以之憩比之孝
標書淫性尤過之今齋檀扇一握越三千里而來求

當世名公繪事以當破老之妾以作忘憂之艸非張
敞無可意者敢祈台臺揮翰之下咫尺江山俾含蝸
挾此而歸以樂其親則雖九華之箋傳自漢宮而又
得曹子建爲之賦其光美不是過矣

風流 自喜

謝蔡霽賓總戎賀九月節

台臺炎風激爽灝氣迎秋萬點鏤金輝映桃都之日
半輪碾白光涵桂海之波景美辰芳古人喜登山作
賦潭清潦盡今日看鴈字書雲某一身羈寄忽驚籬
下人來半臂纏紅聊效紫茱作佩殊媿拙同九九欣
逢慶叶重重拜祝瓊敷有如衣授謹謝、

佳句堪 傳不朽

答徐貞菴門翁

蕩寇之役老門翁英謀妙筭屢出奇師以逸制勞以
少擊衆至于孝順村之捷斬其渠魁以張一軍許都
之不戰而擨者壽之帷幄之中也民功日庸戰功日
多兩者兼之討勳之詔固不廢耳鄭都圖先登陷陣
繼之以死國之爪牙邦之心膂　題邮何疑然鄭弁

所以蹀血行間臨危致命者又寧非門翁齋斧之誠
投醪之惠有以激其忠憤遂甘引頸之刑勸衛鬚之
翎乎爷人于縮高之死不賢縮高而賢安陵君于神
策將軍之勝不多神策將軍而多其軍師張巨濟推
所自米聲施益遠弟雖庬庬因人敢忘同舟之義謹
泐數行以報

末語甚不 減三峽濤聲

致賀仁宇

尊體雖漸愈還須靜攝以調六脉之和訪諸醫生五

吐血咯血其症不一秘方載爲傷肺所致止用白芨
一味爲末每服三錢米湯調臨卧服之謂爲神妙查
本草但云白芨主收歛止肺澁而已而秘方謂爲能
補肺台恙得毋肺受傷欬勞後之酒火也火尅金全
主肺得毋近是歟因便附及不盡

情惘流逼古人

癸未冬答靜銘大哥

捧讀來書鄎然若失非時之鱗應遭顛沛而流氛不
逞遂成燎原莫可嚮邇甚有開門揖寇執主帥以媚

賊渠而恬不知耻者眞傑未聞乭全范陽危若朝露
兩月以來成敗利鈍亦畧可見而邸抄中絶海澨各
天吳越甌生當不禁搖搖目斷耳方今淮揚以北錮
靴告警十郡而九雖諸名士新亭之淚時揮戎服之
登相繼而一望茅葦村落丘墟英雄無用武之地況
以風鶴之疲師當虎狼之初旅韓彭再起亦難攖諸
負嵎自非天祚宋基人思漢德決之淝水之兵昆陽
之戰寇氛日惡未可量也大江以南三流七渡安危
所關如荊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鄂之武昌皆雈
苻藪惟太平之采石建康之宜化鎮江之瓜洲差爲
要領又未知當事綢繆若何而且靑齊之呼吸多喉
吳服之臂指莫助　至尊蒿目宵肝焦癨爲臣子者
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埽闕無日寧惟卧不貼席
抑亦食不下喉矣大哥廟筭久淹何以褰之遠臣杞
憂徒懷切切即今所守尺寸之土兵如驕子餉若量
沙遛復以西北縱橫于兵則奉　旨裁割以備三衢
于餉則奉部那移以充援糗地方之手足血液小民
終歲勤動俯仰之資勢如熬膏不竭不止長沙之痛

哭流涕惡能不灑此日哉家慈内子已埽田舍弟雖
拮据卒瘏以俟之世皆爰爰之羅我亦蚩蚩之子有
君不覊有母何養忠孝兩言一未有全弟之生于天
地亦徒耳何日鉦鐃罷奏鶺鴒無冠紓此一片白雲
也台教至情筆舌難悉率勒書尾潸然淚流

霜天曉角不堪多聽

復方寄之來教兼呈華仲通

昔劉夢得初見太華以爲奇絶後識九子而訝其覩
之未盡維文亦然覩永社集悲壯虛凉觀七解恢諧

跌蕩觀稽古堂集峨峨陸離復有塡津泱海之勢乃知才人無所不可弟村鄙何足知年兄願携之登玉蒼嘯龍湫與東海山人共之將毋康樂之剔隱搜奇而獨遺一雁蕩者卽謂此耶不然何其與九子峰無異耶

似陸家兄弟語

致禮垣周門兄

吳門乍見如夢乍別亦如夢別後圖夢中之見不可得歸閩以來奉家慈之色笑分梨棗于兒童閒中之樂弟所得而私之者乃悉緒中更孤鴻獨唳更闃景聞叩盆而歌輒復泣數行下視台度奚啻海淵哉七令弟懷奇坎坷煢煢妻孥靡所控告殘葉當風驚流易涸老門兄爲在朝之鳴鳳豈不能爲在原之鶺鴒乎新朝解網之仁演于流水而于隅之陋造響雲門左右之力爲多嗟嗟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生一死交情乃見當今誰爲古押衙言之可勝于邑

一結使人淒斷

復陳公遠

翠微僧至雲巔飛來東林一片土兵士州戒不入境阡陌未改古室依然況吉良園名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爲一天沐德信之淸風所庇遠矣敝邑爲三吳要衝徵發之卒攢塡[illegible]家慈內子侷匐鄉城服戒心驚魂疑魄戰[illegible]夢姑胥而鬱陶想芝田而杼軸哉勢不能[illegible]之雁志在蘆葦敢復鷹揚致勞弋者鄙意結[illegible]二十里外一軒一亭稍可容膝忻然至止願爲老農老圃鋤風飲月于其中衰至則負土而葬焉惟塗牆下之主莫粉柱頭之藻豈敢時詘舉嬴以召高明之呶乎漢書孔明躬耕南陽去城市纔二十里入林不在險遠也

十情淸樂有李靑蓮之風

爲高怡杏致書陳青雷年兄

敝友高某賢傳五世理研六瘖岐黃之書無所不窺欸大行共術于蘭陵而莫爲之前徒有三折肱耳老年翁爲人林水鏡使道遇安期生未有不索其神樓散者敢先容于左右試之刀圭假之羽翼如桃蟲之有翅御風而行栩栩然不自知其身之已高也

小言微致
翩然自遠

致黃心甫扶輪集于單猗巷

使從雲間來輒索雙魚冀以沉香水浣手長跽誦之不可得千山在望翔李蒜䋣不幾令盧橋笑人乎敝盟兄黃心甫雅慕彥文特携扶輪集請正集中所較明詩不減鍾譚兩公尚有存笥一帙曰明詩三十家字重丘山惟以未成一簣爲悵倘獲暫懸徐榻傾其所見揚扢名流定能使蕉露重鮮璧環再起雖艮臣別業無藉流人而滮上尊羨非得九成思復諸君點染其中恐東海佳珍徒成殘膾耳昔人云知爾不能薦羞稱獻納臣弟又安敢以不薦之羞貽右丞他日恨乎

風藻
撲人

答馬九樵

讀尊詩淸婉凄切瑟瑟有憂忒疑之長門宮怨予謂張睢陽塞下歌非明人倫識天道者不能咏王摩詰凝碧池頭之句徒自飾其醜耳

蕭騷
激越

復楊荆生來牋

夫奇才必有奇遇亦必有奇阨如孟堅之賓戲子雲之解嘲古今同慨是以處仲有唾壺之擊王尊有牛衣之泣惟堅忍以勵之勤苦以資之乃克有濟若欲遨遊風月取法劉郎則今人鐵面石肝將誰爲安邑令誰爲卿城矢乎況以足下縱橫之才大兒文舉小兒德祖而猶欲呢訾懦斯喔咿嚅唲于權要之門無是理也

語有
俠骨

復丁文翥

汝遠兄膴膴亭皐化爲金粟精舍可云大布施矣王巾有云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其是之謂乎別論建墖爲義塚俾七聖八風咸歸阿育所云救溺以手救火以水其於生人亦幸矣敢不匍匐以應

津梁
無限

致爾旦弟徵公侄

功名有數非人力可以強爭芸窓之下惟修德讀書

以侠命而巳矣昔韓淮陰有破楚典漢之才而蒲伏下鄉寄生亭長餞驅釣渚一飯無門上將且然況于儒者子且以孫山爲胯下之辱而決背水于來年之戰何如

愛之深故言之切

答唐玉乳先生聽經之約

台臺彖駕東驅雲軿西轉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祗緣某出俗情微破邪工少汨汨于利衰毁譽稱譏苦樂之中行不知所之坐不知所安是以逡巡法門如跣

如鞿佛家所謂蒼天蒼天也今蒙指示當頭一棒腰背皆裂敢不致齋白法恭聽玄言但聞義學之後沿爲因果因果之後轉爲禪學禪學不明於是有講被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皆爲正法眼藏而祖師又有云諸佛妙理非關文字講者爲誰聽者爲誰所以聽者爲誰恐佛心不明而徒向安期覓棗于美尋桃掇皮忘眞亦職謂之鶚鵡車耳況聽講之義有取于化而返顧此身六根未淨三業難調以智乎則不能理空以仁化乎則不能求福利以術化乎則不能破緣業以刼化乎則不能見地獄或如佛法趺坐一兩月後稍輟貪受之萌得斷無明之漸然後追隨道履聽止觀經以未爲晚吁惠能以不識字而問佛義僧尼猶竊訝之今以識字之人而不知問佛義問亦不解解亦不行如愚輩者眞可嘆也倘于可嘆之中得大慈悲垂手之救亦未可知但可知而不可必耳惟台亮之

立是棒喝機鋒但行以潜樂之筆耳

復天全襄周兩叔觀梅之約

十里紅梅積陰爲限遊騎有緣煙霞有福非如狂蜂浪蝶可以掠取花間荳盤裡周生竟不得爲山中高士乎倘能駕一葉舟乘風遠來一吐藜床懷抱或登庾嶺覓殘梅一兩枝折去即無甕酒可傾當有村醪可沽也得一日度一日得一時度一時樂天知命循物理之自然毁譽稱譏喈焉若喪遑敢憂道復憂貧乎昔原憲之語人曰吾病也非貧也惟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方謂之貧侄今貧耶病耶台教中有因變造化微妙玄通不可親疎不可肯戚之語將無視侄

以貧爲病而鷴鳥之賦尚未了了于衷邪

奇託
高遠

外篇

息深子外篇十七章

君子積善如登山積不善如流水何謂登山階而上之至上至無上何謂流水泳而下之至下至無下至人無德無德見德至人無名無名見名至人無壽無壽見壽

木迅者凋獸肥者弱山峻者童澤利者涸故精成寔

神履虛至人愼之山之童澤之涸胡無毛胡無液知病病去不知病身去君子於神也畜之欲也窒之畜而窒之斯善畜矣

數行出入丹經素問非
亢倉鶡冠所可彷彿

或問天傾有諸息深子曰共工氏凶人也天不驕或問老聃韓非龍固禽滑釐愼到之徒理乎曰老聃則孔子師事之矣釋此吾不知也微賢莫若勿賢微仁莫若勿仁不能堯舜而堯舜之桀紂不能湯武而湯武之幽厲

墨瞀隨巢
意顯語質

息深子行乎郊丈人旣綈而詎釋綈問曰人有壽殀何息深子曰壽無殀丈人艴然曰彼北邙之壠壠也于若孫之哀哀也奚爲邪曰不覩之蛉蛄乎春而生夏而死夏而生秋而死蛉蛄不知欬而死性然也丈人未達告于大夫籛氏籛氏聞而喜曰子命之矣爾不見蠓蛃乎雨而生霽而死霽而死雨而生蠓蛃不必死而死時然也

足破兒
女之陋

或問聖可法與曰非法何以名或曰法而泥之懼其遠也瞽無杖兀無舟行乎曰書不出孔氏之門者盲行不遵孟氏之塗者兀吾其操舟乎或問道在曰吾生而不知母烏知母之母頭脛無毛室於其胚戶於其胎吾不知其根不知其名或曰食於其精出而乳曰子之明矣吾其嘯之乎子知而不知也根其道乎各其道乎或問根曰譬之木然其本不搖柔而下親其所生是名爲根道其根乎或人憮然曰子神者也

雜置法言中
不可復辨

天之上天之下安底乎微底莫若勿鑿鑿將闔天之內天之外安終乎微終莫若勿久久將絕鑿將闔久將絕則安所遺其杖而死於鄧林之鄉

家莊之雋

保章氏蹙然言曰疇能使日無食日無食則天地治息深子曰日無食則晦朔惑晦朔惑則正閏忒正閏忒則陰陽無節陰陽無節則天地格民其殆哉將有凌犯則彗星見將有流言則風拔木將讒殺則蜥蜴吐雹將篡亡則黃霧四塞故日有食之者天之常非變也月食有異乎曰詩有之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月視日爲差也然則嗇夫馳庶人走伐鼓用幣以救之其爲汤靈乎曰此人君鑒之以救過之辭非救日也嗇夫庶人鑒之以救其君如救日然先之也且每歲一百七十三日有奇日月之道一交義當食而欲強之使不食毋乃懲噎而廢餐乎

奇而法

太乙老人年百有八歲鬒鬒然齒兒然蹇足遊於濟彭琚語之曰子勤於德而壽於善久矣子避世之綱而居山峌將與淳芒友乎吾懼罔兩之促子也奚涉爲老人局局然笑曰吾勞吾德則肖翹虫倮將訛吾賊喪而噍殺是威吾於世安所顧息盜修齡於天地之間余以是足若槁之植行若枝之立唯德是崇唯德是修人命也神順也時至不逆時去不逆遵天地之紀以行自然不敢嘗其壽殀豫其短長汝方將謂余久也知也未也逮汝言之氣趉然息債然焉知喬之乞於支邑先生而久至此極也習而逃焉者屢矣罔兩促余乎遂揭而遊濟水之陰中遇故人黃姥其妻之姊也黃姥曰吾謂吾壽以騎吾玄谷玄谷之人矜吾壽而忘其身勞其形以狥乎久也見吾子若之何老人正容對曰頃彭琚告余道其珠子殆將殀余也且生無常生化無常化去不返者天也抱不離者德也吾烏乎驕人哉吾烏乎驕人哉黃姥涉濟陰而嘆曰生矣得吾教父

弱水風輪望洋自失

霜霰之下無朋川星辰之下無帝弓天道也丘陵之下無喬松洿池之下無神龍地道也盛名之下無媿

士枉梏之下無隹人人道也

典言破荒

天積精垂象地積實呈形得少陽之精爲男得少陰之精爲女得陰陽之精爲夫婦其實一而已矣天地不交天地將不久夫婦不生夫婦將不老震巽其天地之端乎

知微之論吐故納新

天道無郄郄則蹶地道無還還則萎人道無久久則崩嶠能以天地爲履以天地爲履將遊淯滄之肆而

巳不勞遊淯滄之肆而巳不勞吾謂不如其巳不如其巳則天地將泛又焉能爲履

空渺無端

德者得而名也道者蹈而名也仁者人而名也德乎身之謂得蹈乎巳之謂道仁乎人之謂仁得乎巳而若無得是謂集虛集虛者天地以爲母而況聖人乎古之聖人順而不害淵而不肆鶉而不逆守而不爭芭芭乎小子哉天下大之婥婥乎時女哉天下懷之與天無尤與人無棣子萬物而不知功尸萬民而不知恩故曰聖人者天地之心也

變而能常

息深子觀春申之曲飲其泉或曰爾貪之邪曰子距我哉老子云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其知道乎遊乎充山漁夫獲鮒而舍其鯉獲儵而舍其鰔問之漁夫曰吾不令若族盡也吾而漑之不以食乎夫垂荊篠之竿懸獨繭之絲以香金爲鉤以粲粟爲餌者此漁者之漁非隱者之漁也且夫謀食而不謀日將安繼焉息深子曰足哉可與語道

點染清雋有致

耕釣爲朋終日胡盧南畝不治耕者歸妻讓之曰子何業非農業乎將弛穟穮繫絲綸乎昔冀缺耨于草中而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吾賓子也今撻子矣其人喟然太息洒然流涕披衣待旦不崇朝而治百畝焉

野人捕狼藏其骨而粥之醫曰此虎脛也醫以售於疾者疾大漸病讓醫醫讓野人聞之官官訊醫曰若者以爲虎乎女知其贋而故售之乎抑野人教之也

息深子聞而笑曰吾烏知宮之不爲虎而教之乎息深子遊甌江之浦客自東來操舟若神瞬而至於浦也問之曰子非三信客邪客曰然我有信子獨無信乎曰有以仁義爲舟以忠信爲舵以政教爲蓬於是維之以禮剌之以藝乘之以讓守之以純而浮九天沉九淵無不可也若夫以不仁之人御物是不善游而欲操舟也猝受風波是不善沒而欲游水也其載必臭其有必亡客曰唯唯吾習于海二十九年矣舟行崇嶼之港欲一覆焉行水仙之磡欲一覆焉行破河之山又欲一覆焉其水深而沙塩有奔磜不風而波而皆倖免于溺者蓋因汛以占風因風以制舵因舵以推程因程以策貨因貨以航人因人以計食因食以絕水不敢以不信之心而負若值息若事也楚門之漩暨東北大礁雖挾信心不敢往也

自是長年三老諸篇根極理要有子雲之深而無其詭有蘭陵之核而去其駁在漢唐諸子間當自置一坐

攝生箴

行如沖卧如烘坐如箕立如弓饑求食渴求汁寒求衣暑求笠子勿淫邪勿睡午勿鬪酉勿醉日頻轉尸頻闔腹頻摩指頻珊人非金石水火同煎服此數言庶幾永年

愈淺近愈眞定何必嬰姹坎離

薪齋初集卷之七終

錫山呂　陽全五著
同盟黃家舒漢臣選

歌行

鴈蕩圖歌

人間有仙躋穿䆗天之東千山矗矗競奇秀中有鴈
蕩奇無窮絕壑隱日月積氣藏鴻濛潛潛渺渺百靈
護按斷且失康樂路老魅凌煙不半窺真人指點驚
相顧物色始自宋祥符七十七峰天一壺千頃明湖

仙掌見翳景入宾紛相扶常雲遶廻芁石梁騫霞奔
霧何蒼茫玉闕森森駐青翰瑤簶歷歷窮遊轁吁嗟
乎采山之人常在山誰能衣袖貯雲還俗骨駿鸞不
可得披圖欲振蒼虬鞭千秋名勝盡如許尺素描來
自楚楚紆谷廻巒毫素精風泉雪壑氣飄舉四十九
盤十八寺緣緲壁障皆山志思訓筆中有鬼工目遊
放浪丹青文方子春安期生脩然彷彿圖中行赤麟
前迎白鶴飛依我卓筆靈峯之霏微何以謝之青鞋
白帢去駟騑帘羊兮妻雒女妾宓妃搜雲哥煙潛志

鏞。

恍惚神奇風雨集而江淹洗子美之
游漢坡太白之戴廬山差足鼎立

憫農歌

予首如蓬予足如棒藝此五穀家田沖沖去其弟兮
以長其兄務疾畏奪占星吐虹維劉於秋築場於冬
雙穗兩岐儲茲宿春有艾者母擔斗貢公公人倉之
委地飄空誰知粒粒農夫之功頭枯面黑足繭皮紅
春鶊叫雨秋蟀呼風我饑我苦鄉遂司農什二而斂
什三而窮胡爲當路匿不以通

當與二月新
絲詩並讀

驟風歌

米輪閃閃銀光灼須臾雲起風猋作細掷天工皆若
狂雌雄競起驚鈴鐸黑吹商氣雷殷殷白入霓房霰
熇熇空際時鬪斧鑿聲熙安颶母來屠撈河官得令
呼蛟蜃山魅承顏走狐貉龍鯉一角尋翱翔九宾使
者張齗齶𢴨檣亂擲湖海中沙積如從關塞掠石燕
零陵雨復開銅烏千里樓還躍大屋因之毀椽桶小
屋因之飛椽箬琉璃粉碎玉階西筝馬橫戈雲砌著

五色簷前舞翠竿飛灰墜瓦礫頭腳日中蕭索鬼燐青為我虛堂開扃鑰汾水笙歌了不聞燭龍有晃亦成燭推窗眇目矚天心正值天公雲裏衙庭栢紛拏不得聞黃塵亂咽空中韸是何震怒之嘩嘩想以下民之不恪家人見之呀且喘謂我與爾處堂雀假如舟艤海雲頭黃龍鼓漲飄蒲筣我與爾啼啼啞啞莫乾休將以何方濟舩彴又如譎戍鴈闕秋邊雲塞雨添風徼我與爾誓將閉骨隴頭幽安得如今迎風煮酒拳崇閣嗚呼噫噓家人之言何足諾人生在世水

中洛霰中索何故陰霾反驚愕且如伏波畀甲武陵溪子卿杖節荒天漠正以不復見兒女愁披堅據鞍馬蹻蹻人生何苦戀浮漚不見電光與日焯歲歲秋風鑠冶顏蘭臺蕙館今非昨且與爾權將有漏軀更盡杯中酌爾汝銜杯歌驟風大渴噫氣當開拓

奔放淋漓跌宕頓挫有氷車鐵馬之音海立山崩之勢非少陵不能並驅

禱蝗歌

嗟嗟江南天一方四百萬斛漕儲粮如何監門繪流亡兵燹厲氣皆成蝗蝗初飛兮羽翼張一蝗不殤兮將與九十九子同翱翔苗葉黃民不沾酒漿苗心戕民不晋粃糠有苾有腳有蒸有嘗神之不襄兮抑我之無良髮可醬兮蝗蝝溲可飲兮蛣蟯蝗兮蝗兮何不為茹草之青蘗殘英之白鶉而偏為食人之虎狼壯者流兮老者尩嶙嶙野鬼燔空桑吾為市井之臣兮戴吾皇寧食吾寸寸之腸斷吾曲曲之吭免吾民之赴火兮蹈湯將稽首崩角兮謝穹蒼

如謠如賦最合古體

感興

儂非長嘯公安能一客老遼東所期烽火熄兮牛馬放隨老農兮山之峒老圃兮水之曲暮暮朝朝共此二十四番花信風

可入古樂府

少年行

君不見城都今日少年塲紅泥錦甃木蘭房虛帷巳度西施屧冷袖先飄韓掾香夢洛華清天上水細腰宮鎖翠鬟鬢九迷詩逐離魂巧一夜宜春更漏長盼盼自舍紅粉涣卿卿別有愛姬裝銀鏤寶釧何須惜

惟取傾城一笑償買盡歌兒差蜀國琵琶數撥惱人
腸黃鶯半囀相思調小鳳吹笙引玉凰寄語詩人檀
板客詞中不是綠衣黃江濤瀉月揮絃好越鳥廻波
弄指忙黃雀風高蒲户綠鱸魚膾至白蘋蒼粉釜澒
珍多貢物乳豘作萊是王饌水晶之盤皆海物紫駝
之峯曰平常日食萬錢不得意未獲朱唇一點嘗君
作鳳肝儂作脯朝雲為飯雨為漿瓊膏旣滴仙人掌
金彈還移兒女雎或倚堦前鬪蟋蟀或遊叢裡捕蟬
螢或擲樗蒱一百萬狂呼五白似通賓縱使家無擔

石人也須爾和挚縹囊不知指下梟盧隻却喜眉端
角骶雙郭郎幕小娟牀藏鈎躍劒疑宮使嚼火吞刀
變上皇逸妓手拳猶有韻騷人偲偏自無方行空綺
履傳竿猛落地花鈿舞索揚肉障坐遮風色冷山燈
遙吐雪花涼纖纖手濯青蓮久與子同看不夜光一
片迷魂驚曉月半床春思怯殘妝嘈嘈入耳花奴鼓
習習生風玉女簫皓齒不離蘭麝氣新聲妙曲播虛
囪吹臺欲傍緱山鶴蟠影交枝夜未央風流子窈窕
娘傳香枕襪金箱萬歲千春無㝵樂埜花薜紙未能

詳有時豪氣思呑日騎出驊騮與驌驦射獵西山得
麕兎籠中鷙鳥飛蹌蹌朝露濕蒔方躑躅斜陽盡處
尚鳴鉠結交井里軹深俠自稱郭解吾頭顱朱家不
為千金荅泰相何難一死當灌族自甘頳水赤椎埋
屠狗亦康莊何堪䟨䟨千秋恨且拔芙蓉與殺創事
過猶然逞媱樂鮮衣怒馬驕毛嬙軒軒氣槩莫相惹
通國聞之皆若狂百尺樓頭湖海濶數年心計盡蜩
螗諸君豈有田橫義却教漢主作王郎駸駸四十逾
五十楊朱岐路正茫茫輕桴浴入江心去斥鷃移巢

濵海旁呃呃乎有蜀山孟門之崩嵂無青疇綠野之
平康風亭寂月觀荒文錦敝美人傷蓬弧裂簫管藏
獸炭灰銀蹇亡漫愁新甲子却理舊陰陽平原客散
如風雨惟𠂀簷前小鴉鵲失意處難更僕數傷心事
到涕洟汪朱顏已老黃金盡請君重入少年場

覺長安那月篇不可伯仲元白諸
作有其流麗無其穠至沉厚矣

賦

陶淵明無絃琴賦

余誦李青蓮素琴本無絃、漉酒用葛巾之句、低

聞久之倬彼陶令翩翩自北窓來也乃作而爲
之賦

有晉處士高情自妍知簪紱之爲累寄風響於歸田詩非有韻酒不求淯倚徙柴桑之下盤旋楊柳之間峩峩乎若山洋洋乎若川松吟鳳渚雲出烏泉匪宮角之能轉豈少商之所傳於是披蒙棘坐見帴漉酒一綖琴囊一肩有琴無絃何以得彈阿舒聽之驚顧且詘淵明撫之若有所㶁聽亦不聞笑亦不關若乃東籬之菊秀南陌之苗香則紅英擘而揮灑綠穗省

而翱翔尨鳴丹下村鷄啄桑間樹則蹄踣爲之緯注翰羽爲之撥剌蠕飛三徑之春翼散潯陽之露則蘆卽且聲聲斷絃啄木兒芒芒勾住以至上絃別鶴或抹或托卽葛巾之磊落下絃孤鸞亦慢亦作一笸輿之引邯節彌堅文逾朴牛盎連雊雉續攜之通衢將倒輪而拔擢藏之閨閤更飛吟而往復喜風雨不聞急歷之音知朝昏恰有分開之樂蟰蛸過之而虛絲蝴蝶遊焉而隱操是何物理之多奇良以淑人之貞壹幾廻挑踢三四鈎聯敲香杵於蟾蜍似向明月面打圓聽金梭於織柳疑逐高樹而雙彈山公望之而神交中散耳之而魄搖織錦曲無文巳至廻文詩不律而矯想卓氏之心巳挑嘆蔡生之尾徒焦毋寧如此大文之不離而德音之堯堯況乎零陵之後承初之春大絃乎無君小絃乎無臣命之曰暢非子牙子之皤溪命之曰操非孔宣尼之泗濱方且歌羑里奏雍門望龜山猗蘭蓀何㬯繳螺蚌理芳瑱琉簾折拚春溫以谷隱岩栖之僻爲桓譚趙定之倫所以琴服不御琴心可覷寄清節於虛無藏幽貞於渺慮垂簾

而孤鳳窺人展幕而悲風掠絮長清短清隨白雪以飛揚懷陵廣陵聽行雲之離聚風木無鳴鍾泉有乳歐公不來孫登自遇識者以此悟畫前之易象刪後之詩情高臺傾兮墳墓平籬落淨兮野煙青豎子樵採兮聽流鶯何必三終五終兮弄橫衎先生有心聞之迄今日但得琴中趣無勞絃上聲

字字譜出琴心哀
絃微妙清氣含芳

文

驅蟻文

蟻有數種若黃若青若高足若細腰彼巴蟻兮何來寔偪處乎我土類犁身之駁雜同狐體之腥聞數之不能悉數誅之未可勝誅若乃風鳴滲泬雨溢溝渠彼或領身而墮湍流展腳而行高墨則團團兮似蜡螬之浴糞偈偈兮如蟯蛣之攜尤絡婦攢眉蠶姬掩鼻花冠失措赤弁無儀或者袖焚龍腦羞可敵其餘氛不然衿失麝芳幾乎染成心疾猶且張鬚頓足逐伴呼羣無雨而上蝸牛有風而飛豹腳以穢德之軀貪花戀柳將敗羣之跡牧草屯苔紫薇之秋興巳闌

一播作癢俾才人得疾首之顛海棠之早曙正濃半嗟流滋致少娟棠不潔之號刀圭孰浣滴乳何辜且也冒冒宵行負天螻之燐火皇皇晚驟分丹鳥之餘輝鍾鳴漏盡白眼果見烽火之震驚月粲星稀夜合花遭陰風之摽掠戴粒米而輕太山覩巨鼇而笑東海屠土龍於三尺之泉刈黍民於數仞之墻若望影之蛛螋兼穿窬之鼠婦被鎧攀崖有浴鐵麾金之勇緣機登竈無赴湯蹈火之嫌整隊千行揚鑣六馬呼蠶叢兮是路倚魚鳧兮作山日惟酣戰神羊觸之而

不憂水則封泥鶴易毀之而竊笑既居高而食厚遂因貪以致淫或見有簷下傳花之矜樓前織錦之綵乃循領而齧蘭膏爰傍縫而沾香汗霜尤色變霧縠烟銷芳妃見之酸肉處子承之汗顏百刷蘭湯幾回龜手班好之擣素未能敵在裀中屈平之振衣安得漱諸千仞移旃旋之山於高麗船則金錢莫易吸薔薇之水於昆明國則舟楫猶賒以至埽地黃兒輒笞五百綴衣紅女動扑三千痛骨凝氷寃聲泣鬼金椰耶銀棺耶鮫吞白骨天靈蓋不得全埽虬松兮蟠幹

兮蠶食青脂琥珀尤安能結就炎天過此似游廣嶺非檳榔之御不佳涷雨行來如入先零遇貍首之腥而眩縊女聞之而欲縊憐蛇過之而罕憐之一物者人非鬼恨物怪蟲妖眞所謂伐千壽之木鐫罪無窮傾百丈之堤流惡難盡者也某用是移檄天下大告四方借青麟舌上之餘煙燃膏洞口承赤兕唇間之涔滴決水竇邊風動揚塵草明灼燧而且張蛛蜘之三網緊其長鬚迸巨蟹之二螯擒其短足問遣蝗臂挑兵蜂鉦接陣雲飛封豕之箭露洒毒蛟之蜒雷蚍

之螯刺爲之前蟥蚸之短鎗在其後中有一人專司闔職綠袍花戟紫日青髯借問是誰蟾蜍將軍爾等於擻到之日作速帶𢷬從征先期至壘以生靈之飲恨爲心惟亡見之陳尸是痛毋云彼衆我寡而有二心務期以少擊多滅此朝食彼將曰占雲識雨施張角之陰符吾亦曰偏偏奇師出陳平之秘計彼將曰背水囊沙以龍且爲襲取之策吾亦曰火牛赤壁用田單爲克復之謀遺糧勿取惟誘之以來萬騎毋驚必殲之而盡將飲至於大槐之國先屯營於孤竹之山如雷如電須舐子之不晋獻誠獻四見玄駒之可殪勉哉

此與萬鬼墓銘俱甲戌秋霞標閣下所作時聞中夜啃啃有鬼聲又見蟻蟻攀墻躡案浸淫衣履間晝夜不絶故有此文乃戲書一通于堦前以兕之鬼既無聲蟻亦絶迹一時同人秦以謙小令王孟臨輩皆爲驚異非誑語也 自記

極態窮工吳道子地獄變相圖也

憎蠅文

蒼蠅物之穢鄙者也然其性好変足修飾其頭頸以自致於廣廈細旃之上深宮曲欄之間奇美之物無有不覩冶色淫聲無有不雁正人君子如乖崖永叔之倫靡不惡而逐之形諸簡牘而近之不知喜遠之不知怒有蜂冠而無其螯有蜩翼而無其膀有蟷蠰之胖而無其斧有莎雞之色而無其鬪有謝豹之脚而無其羞有蟖蟲之珉而無其刺冬則藏焉如寒螿之知幾雨則行矣似蛃蝓之善匿故雖穢而如潔賤而如榮鄙而如寛毀而如譽能吮癰舐痔以取憐于人或覘人之有喜而折節拜舞于其前不去聞有宼抑亦投筆以救之郭代公以之爲賀賓虞仲翔因之爲弔客自得志之夫以暨窮巷之子亦復狎與之處雖笞門者勿令入卒得入小人之度然也然好餔啜浮戲不知止瞻前則棄後趨利則忘害見温煦則親之見氷霜則去之室有明光未能回眸而却步以希小安故強有力之夫利其輕微㗖其羶炎至于破顱折翼伐胃屠腸身死人手爲蟬蛻笑故曰好飲者滅容好嬉者危身物雖小可以諭大

游巖中藏蒐銘譜少陵咏物往往有之

詞

上西樓

咏捷

泥金信自天來杏蘤排喜雪中詩纔獻洗寒胎曲
江上金殊鞅香多才記此日皇恩重錫宮鞍

詞中叶韻一遵洪武正韻與第一卷詩同 莊甚

長相思

麗人

潘岳姿衛虎儀連手羊車西洛岐誰家玉樹噫妃
子肥號國頎長袖輕裾來絳扉雙雙翡翠猗

滑言愈媚

春光好

遊春

輕霧藹淡雲浮寫春愁携酒佳山聽栗留恍丹丘
無限繁華經眼新花舊館悠悠蝴蝶争飛偎子夢欲
莊周

結只三字含情無限

春暮

遲日好亂鶯啼曉煙低三月龍橋柘影西野牧迷
金谷嬌紅已掃桃花人面無題綠戰芳塘鷽舌小翠
如茵

閒情如侍女淡妝

戀情深

列子

鄭粟何因遺列子老妻驚喜分人食者代人憂莫輕
留急辭吾子去田疇冷煖共耕牛不受祿其何辱

與君休

以傳體作詞音絕

清商怨

芍藥

偎宮移下紫芍藥對對背綽約翠珞珠纓詩人何戲
謔愁驪姬珠淚落帶苦雨一時蕭索急展紅燈呼
孫郎睛覺

以老致賦艷題性辛纫安能之

卜算子

修眞

黎母白雲羨河上黃芽乳說與兒童採藥因眞藥人身取　五性自煎熬妻子同寢處縱使神堯遇偓佺松實難分予

冷水流背陡然一驚喚醒多少

好事近

新聲

小部荔枝香吹散暮雲新月妃子晚來貪睡入溫泉宮閣　黃鸝留禁女吞聲玉樹後庭歌此樂自來無

幾看燈花明滅

想見公塋餓曲時

望僊門

琵琶

細腰紅縷緊沙檀玉尖翻明妃怨轉雁門關淚珠滞豈為添愁悶龍香象板闌珊蓼花深處小漁灣小漁灣清響亂綿蠻

一轉忽入幽宕

阮郎歸

飛花

飛花何事逐風流輕輕籬下抽遊絲空裏漾罥罘晴添牽惹憂　將擺脫趁颷飈佳人纖手投搴裳徒步勉相偷鳥窺人自羞

飛絮粘泥的可採入詩料

畫堂春

江妃

金籠秋蟀夜無聲爲憐孤影殘槃洗車新雨牡丹亭好夢難憑　聞賜美珠千斛黃門飛騎相迎翠華虛

鳥漸伶傳回首長庚

情至語忽忽神傷

醉花陰

咏扇

鶴羽何辜三伏候往往悲清瘦金剪屬班姬縹緲脊統都作湘紋皺　出入君懷携左右爾我成婚媾惟願此年冬晞露輕霜和煖天依舊

此陳正字張曲江之筆

戀繡衾

善覺

二虎禪林擁覺師。鑯來山中去不疑。來去且隨他意。不須掀髯與捋髭 師眠永晝長齋淨。虎行庵前獻菜蔬飽餓且隨緣度不分香粳與麥麪

可參生公說法公案

鷓鴣天

村居

周易牀頭榆火溫。猿啼堦下識朝昏。出門無用占星曆。蒔艸鋤花秋又春 山作障。水爲鄰。幽溪人去鹿還馴。伯休藥市今何處。漫採芎藭作細辛。

說得野老有品

虞美人

鬭草

梅梁宮寫梅花樣。片片飛羅帳。美人睡起摘紅英。怎奈草鋪深巷玉堦平 和烟拾得蘼蕪狀各把芳名唱。紫釵角勝乍僂僂。拽彩袖。方知爾我枯榮

走索

西京佳伎都盧舞。一捻纖腰楚。繡鞋冉冉度長纓。不覺鬢絲牽惹玉釵橫。 輕身飛過雙栽組。兩手如承弼只愁索下響金鉦。睡夢裏驚開碧水斂鶄

尋常語出口尚麗

南鄉子

咏香

金屋篆虛烟。曉霧初霏茉莉田。勑與禁中馮鋕事。千千狼藉玄宗旣晚年 敢惜露花鮮。伴月和氷永夜煎。額下椒紅新粉褪。眠眠春在梨花一夢邊

娟翠欲滴人衣

一斛珠

言志

谷臣山戶。無名無氏衣冠古。莫愁春去啼天姥。五月溪頭爛熳桃花吐 求富貴。衰年五敎連顛沛。適齊之楚彼爲伊旦吾許父。道不相謀。各自安儕伍

意境在縹緲峰頭

閨怨

蓼風初銳青螺斜轉瑤環翠。玉有微瑕紛緋綴。倚遍朱欄莫識心顛顛。 鸚鵡小窻聲譏譏。憐予弱體渾

如醉欲將心事傳嫂妹又恐人前背後多譏毀
愁思語轉兒清艷

小重山

羅敷

陌上羅敷閒採桑怪[illegible][illegible]脫帽覘紅妝急提筐步過
垣牆牆東鳥驚絕其[illegible]壓攜比越夷光彼輩蛾窈
宛此清揚費登徒宋玉商量誰兄妹天上兩霓裳
吹氣勝蘭讀之神往

折桂

小立香欄絳桂花忽驚秋露冷浸裳紗側身微展半
鬟鴉呢喃燕何事語笄珈應編笑蘆笳在巴姬趙
女戲琵琶何如蟾窟弄谿[illegible]霓裳舞隨處拂流霞
靈氣恍惚

臨江仙

南雁

苣雨半飄商氣靜鶴言何事蒼茫蘆花飛過古瀟湘
怪千巖萬渚埽雁却雙雙此地射鵰生手滑暗中
譏誓仿徨蒼天應護老風霜北來皆澤國南渡是康
莊
鄉思旅況畫在此中

鴛鴦

菡萏笑風荷笑雨有情誰似金衣長眠秋水共春漸
願同江上夾無逐魏宮飛荐片作帷蘭作被日來
情思栖遲韓朋烟塚樹交枝下憐風雨夜魂魄暗相
移
滄海月明珠有淚似其悲艷

子規

故國已隨江水去此君依舊淒其枌榆諸老祝豚蹄
聽離鄉小鳥常自掩柴籬杜宇有孫非杜甫敢勞
稽首重題典亡千古似推犂請麾愁釋恨攜酒醉黃
鸝
既弔且斷何其周至

糖多令

閒情

槐影碧沉沉虛堂晝漏深坐北窗簡點書蟫老息漫
啼新麥[illegible]矜寸璧失分陰棋局又浸淫梨花盞又

斟薛校書自遠相尋急掩着琵琶曲譜彈小鳳泝琴心

長夏讀此便覺清風徐來

一剪梅

高隱

寒到楓林萬綠除山僻人愚寺遠僧癯陳留無被又無廬敢慕明王駟馬安車　桑苧衰翁樂自如高卧于于醉咏徐徐雖徵書一旦相須海上鷄𪁺豈識鍾釪

讀之名利之心俱盡

金蕉葉

陳後主

曾聽玉樹鵰歌未君王攘袂中常侍一苑桃花兩行金粉爭如婢且與侍兒角技　臨春𦍑客多詩思應難敵孔妃張孌北掖門前韓擒虎執戈相伺莫是御樓百戲

如過石頭城百感交集

蘇幙遮

戍婦

雪衣單梅信遠君跨青驄三月無寒煖教我對烏絲一幅香炷終宵拜祝東風轉　海非深江亦淺惟有恩情朝暮難分剪勉織廻文雲錦字裁作邊書寄贈天山巘

意態入妙不減輕燕受風之句

漁家傲

元宵

明月光浮三五夜誰人掠作珊瑚斧安福門前雲錦

杷爭叱咤紛紛鐵馬銀韉跨　紅荔枝頭妖女妊歌輪此地傳佳話吹散酒樓新曲罷魂魄挂君王肯惜宮人嫁

百寶流蘇擬此沉麗

上巳

油卜新禧良可意薺花數點人如戲且佩令朝楊柳髮修祓未休令穉子栽荊刺　金盎香車貽寶嗣當年兒女成嘉異流水自分蘭若氣人不至尢雲[illegible][illegible]無情思

長亭短亭徘徊何限

破陣子

九日

如水天涵虛笠西疇一老簑衣何必臺前追寶騎楚漢烽烟事已非黃花三徑非靜掩柴門圭竇江州載酒相貽風雨攪窓君莫去百歲重陽有幾時年年沉醉宜

蒼逸似山谷

鮮珮令

懷古

石頭春色無人獨笑想當年深宮高廟碧沼璇臺趙姬蜀媛知多少只今清絶孤蟾照謝家風流王家窈窕好箕裘飛灰燃燎反覆天心後來事與衰難料舊門楣一時華要

北山圖故國之句更覺婉轉

行香子

咏奕

奕思蕭然隨手盤旋廬山下飛羽斜穿道人無語學士何緣坐對移日了厂丁水消消散聖安禪何故纏綿推枰處帝鳥鳴蝉象山虛悟彛直精專似彼堯許一拚輸一甞先

直爲千古英雄下一判斷

看花回

啼隱

抹月披風自在禪虛壑流泉水松佳味菁蕪飯一灣疇艸同眠雲中來白鶴坐此福禪處士何勞餉秫田身外皆忩體閒須似心閒好稚兒白髮同煎桃人茅馬像屈指何年

悟眞篇參同契未若此言言眞實

青玉案

菊花

高寒冷翠如予意怕艷緑肥紅忌瀟洒深秋甞自戲一枝濃雨數莖荷芰因甚皆奴婢霜衣雪氅仙人帔採入人間百花誌銀井牙牀風月費紫囊香裏白衣人至好把金罍試

村村皆秋色山山惟落輝詞境似之

聽竹

猗猗淥水煙梢共中有碧簫丹鳳今夜玉樓桓子弄
杜陵佳咏海光奇夢俱作天親供　人間妙種柯亭
用携入宮中貴妃重可惜斑痕英女慟羅浮微雨永
嘉飛蝀難寫瀟湘痛

託意悲痛當與青蓮遠別離蜀道難上下

山亭柳

社燕

華屋春深社雨滴簷涔鄉士女漫停針不見昔年栖

燕此時梁上相尋怪你來時留爪去日傳音　豈因
夫婿湘中耗慇懃紅縷寄遺簪匪同雁足浮沉故此
貧家舊壘亦如廣廈喬林祇恨任郎棄舊人不如禽

厚道古心乜人賦此便入情艷

滿路花

有感

青樓散彩籌水碓膏田塲時衰遭謗急金如土珠沉
玉碎不復丹黄戶一爲行路佑有馬蹻蹻繫之共力
如虎　休提前事寂寞門閭古陰房嫠兒泣魂凄苦

憎兒躑躅帝子王孫武也須知險阻致之有因敢言
天道聾瞽

感事直書詞家不可無此氣骨

江城梅花引

閨情

茶蘼花發亂春心榔森森馬駸駸欲傍短墻寄一尺
羅裙寫一段相思麗句洛神賦宓妃琴空自唫自
唫自唫泣江潯擁枕衾將自沉怕水上綠蘋攪擾魚
雁侵謠聊束殘妝啼濮上桑林喜下蔡仙郎至止尸

上服解芳襟語素忱

婉麗纏綿周美成秦少游之間

意難忘

宮怨

花落簾櫳聽羊車鳳輦一去如風青蛾流遠黛纖笋
弄飛鴻纔隔歲未三冬巫岫巳朦朧目珮銀環占日
月是否窮通　聞今夜未央宮納靈芸少女合德華
容夢來新睡穩衣屬可人鬆矜一笑許千鍾露冷落
芙蓉薄倖君王多棄倩月後疑同

長門一賦不爲多此數行不爲少同足淒涼千古

倦尋芳

禱雨

女郎竊位陰石無靈致此顛倒正值三庚青疇綠秩皆槁辟暑犀迎涼艸未能作飯充飢飽況吾民邇來加賦役征胥催討 鸛鳴蛭淒淒有兆又恐晴鳩呼婦攜嫂每望蛇醫起舞甕中牙爪擊竹兒童終夜考料雷車踏來陰澋萬山中霎時間變爲行潦

紀叙詳核詞中有史

漢宮春

梅花

縹緲寒枝在瓊樓玉房素臺虛殿天然妙美不似小桃浮茜江頭着旖旎精神入宮還倩西子太眞應妬你仙姿不容留戀 蒼天若無私願豈凌風結綺館娃匹練含香弄粉肌骨白如飛燕雛搭盡雪虐風威長門飛霰須讓你江嬚國色錦襉繡裙先薦

梅詞風推白石此當後來居上

醉蓬萊

序景

看條風發歲土鼓幽詩麥苗蠶乳俄頃春歸又黃梅時雨浴佛池邊隔龍田畔早振莎雞羽過隙光陰人生有幾半年時序 玉節勲名禹皋伊傅自古升沉去來如旅金馬門中一似馳商炬酒樂東山瑟橫南浦這景天分予且把吳鈎收回霜匣闕然高舉

飄飄有世外之想

高陽臺

閨情

沉水香塵眞珠百琲牙床上楚腰纖爭忍涼天朱櫻綠酒微酣青絲半逐遊絲軟掀瓠齒芳澤初含信天生花圃情田恣彼貪婪 芙蓉臉際如嵐祗愁秋露下濕透羅襪十二良辰算來可意無三椒華寶簾薔薇幌誓此生碧水清潭共天長地久綿綿永不鬑鬖

滿眼香豔似合德坐沉香帳時

金菊對芙蓉

茉莉

暗麝風前團酥削玉不堪飛燕雙來點朱疑近俗施

粉還猜天然佛國㓙蘭珮縱巧樣百計安排料脩宮
綵䰟宮玉筋莫比清裁　應屬美貌香顋付與韓王
孫椰巷花街又須金莖露遍灑根荄愁今夜雨濃雲
醉折腰步遺下金釵恐叱那佛收埽天竺不許移栽
玉韵邉似學梅花
蕭然但移用不得

水龍吟

咏雪

火山香架無煙爲滕六剪花將就綏綏數點飄來如
豆須臾馳驟繡閣雕宮艸簷茅屋一齊清瘦月娥孤

冷向誰家子熱金爐煖衣裳務　如可圖分作稀邉
人間應無窮陋融成珠玉堆山塡海皆爲銀鏤天不
驕人地無完寶物無終富遇晴明頃刻銀山變了宛
然如舊
尖秀是係
天池一流

風流子

乞休

平生五老與居官日共說是仙嶠奈王事紛綸督郵
難遣遂初空賦投版彌遥自思省富春徒寂寞深甫
亦蕭蕭劉寵一錢應詹千里勝如林下空飽算郵
慮蠅頭蝸角逡巡失志後蜀道樵燒驚獄吏如天帝
公案誰昭始幡然宦海危于冠石薄于飲露難寄鷦
鷯何若二疏高識三徑僊標
可匹埽
去來辭

芳草

萋萋陌上草王孫路已是艷陽春柰小鳥桃蟲謾啼
花好可憐清瘦羅襪生塵禁煙早美人空有姓書帶
半無文生日恁知病時誰曉水浮輕漪雲咽孤潺

蝶蜂還知否煙梳共雨沐水蓼香蒓聊復傍花施粉
和皺生葷向風前嫋娜牽衣撲袖木條草本因甚君
臣公不見黃墳上芳穢齊淪
六朝舊恨南浦
新愁都埽筆底

賀新郎

名臣

南斗文章重五車書任君携弄筆端飛鳳雛太玄文
中數子難與齊肩伯仲左氏賦成徒傳送七發三都
糟粕耳未若斯人德言俱中眞寶玉自天貢　王家

羅網如蝦蟇採谽谷中搜掠海中供奉丹水懷珠方寂寂驚一觔光彩縱躍入帝宮清虛洞啟朕心商岩一夢照窮荒大海無飢凍王佐署帝臣用

文章落上台此詞有焉

薪齋初集卷之八終

序

余兒童時以先宮保之執友侍顧端文公函丈長而從高忠憲諸公游本仁祖義懷文抱質道誼之風熏入肺腑上下五十年陵谷變遷諸君子入貌榮名已超然千古之上矣而粱谿爲吳中騷曾流風餘韻久而弗替項從月潭太史得見金五先生薪齋二集

篝燈誦讀低回屏營不能自
已全五之詩文名人魁士論
列者備矣其大旨以謂上窺
結繩下窮掌故沈宋不備于
典冊燕許未窮于比典地負

海涵兼工婉美盛矣哉文府
之總持秇苑之篤論也余竊
以爲全五之文固有本焉吾
嘗評文于梁谿矣端文之文
以氣而暢其理其文如江之

出峽河之到海奔放雄决而
不可禦忠憲以理而持其氣
其文如川之韞玉水之含珠
渟泓光潔而不可窺全五生
於其後服習其規矩含咀其

精氣落實而取材哳華而佩
實又增益之以左史之菁華
三唐之麗藻花間艸堂之豔
異牢籠諸有無不冶鎔而其
除煩去濫本性命而根理道

固未嘗躍冶而出也譬之黃河之水顧高其發源也其濫觴也全五則其吞江內漢回復萬里也或原也或委也先河後海則一而已矣全五以

薪齋名其集莊生不云乎指窮于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自有天地已來聲明文字新新不窮皆爵薪也皆前火也以此薪計彼薪則有盡以

爵火傳後火則無盡夫安知夫顧高之爲彼薪而全五之爲此薪乎又安知夫全五之非昔火而後全五而興者不又有後火乎全五之有取於

薪也其用意固已遠矣今之薦擣全五者徒取其攢花簇葉悅心眩目者臚傳而枚舉之以爲薪齋之文盡在此矣又安知世之望洋向若驚而

相告者不又爲全五之彼薪乎全五之火傳久矣而世猶竊竊然指其容光觀其隙日豈非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者乎逼乎薪齋之說者可以叅天人可以知性命斯固顧高諸公之所齋心而求端拜而語者也豈獨以翰墨詞賦爲能事乎余老且耄矣學文學道兩無所得讀薪齋之文

而竊取火傳之義僭爲發明其梗槩以諗於太史并爲讀薪齋集者告焉歲在己亥季春十日虞山蒙叟錢謙益再拜謹序

詩

柴桑吟贈張顧存先生

閒庭唳鶴歌

瞿鑠吟贈占恒伯八十

米元章犢鼻洗硯

新篁

擬織女贈牽牛歌

郝隆七月晒腹中書

思尊鱸

爲王中翰周臣尊慈孫孺人初度

贈虞來初先生

倚閭篇爲孫武經尊慈壽

樂羊篇爲楊聖西門兄之配王孺人壽

悲任昉

道南吟賦奚君翼武八十

與丁隱君

王烔客年伯初度屬余詩画二紙爲壽余不能画乃詩以歸之

銅雀臺

過西施洞 三首

芒種村居閒步

寒食同重其心甫吉生劇談滕子行齋頭及介之推故事步韻

輓黃雲孫所聘侍兒姍姍之逝

苦旱

宿樂清嶺店驛夜不成寐病賦遂初便有解組之志

秋日偕李遠心甫摘甫路然聽蒼雪師講華嚴疏鈔得圓字根字 二首

輓門人過標生應其兄蓮生之請

與陳孟民居士兼呈本符師

和王職方崇巖中橋小隱詩 三首

和吳江葉素舞雲窩詩

送黃黎戒會葬祖父母父母

爲吳念誠年伯壽

卷之二

詩

目錄終

卷之六

紀

啟箋

薪齋二集卷之一

黃家舒漢臣評
錫山呂・陽全五著
兄自咸誠之閱

詩　韻依洪武惟和韻從沈約

柴桑吟贈張顧存先生

柴桑下里十清詩詩似空山月滿池焦螟物色米何意蟬蛻衣冠信所之援枹裹革英雄淚羽扇綸巾大雅姿輕肥敢傅巢由笑冷僉惟當綺季知苜蓿齋中

有兩鹿攜入牂牁牝馬伏三苗見之不敢藏金葯玉桂還空谷培塿富貴如等閒戶吐珠璣先禍福姚宋廟堂無點塵李郭治兵皆虛靈妖星夜落湖山淨仰職舊門天氣清閒居吟遂初賦麟毫兎簡舒遥情夢入藤陰占太古饑如野鶴聽虛笙邊楠夫七日之不火兮君候將遺我一杯羮

顧存諦懋謙浙之錢塘人初爲牂牁學博兩鹿自隨繼任溥陽尹民有十清之頌三任勇西觀察郎皆告休家貪不遇吟咏自適　漢臣云叙次曲折皆以寄潙深秀之筆行之是造仙家五城十二樓手

閒庭驕鵲歌

山人何所事懸瓢復棄瓢空庭惟積少孤雀自逍遥不飲貪泉水不啄腐鴟骨山高霜寒松亦苦誰翔百尺鳴虛寥伐毛洗髓梵其身脩宮衛室相邀遨春禽迷瘴海秋雁落嶢嶢欲息垂天翼徒傷步斗遥支公招我入山去一飲一啄含香蕭得免鷄羣亦已矣金刀鍛羽還翛翛莊生謂我神雖王不如林莽一鶺鴒吁嗟榮僇已如此寓言十九多浮囂偃仰空堦氣歸寂茹新吐故藏三焦何必莊周是蝴蝶焉知白鶴非王喬夢中展翅遊東海耕穫神砂與石椒還丹使縞衣飄萬里孤征千歲月先秦魏晉等終朝

誠之云奇翼八表何如一息空庭可悟艮背不獲身之旨篇法玦然清圓幾於琴心三疊舞胎仙也

瞿鑠吟贈占恒伯八十　諱易

吾聞奕叟幻又聞詩伯顛飲酒意非酒談禪不事禪四者皆賢達哀宗誰與傳唯我占恒伯於斯無間然大貽鏁子骨八十如嬰年何以名之彖與象象先之意流雲烟何以字之升與恒恒爻反覆義無邊大孝辭車馬巾和被管絃虛已占千變空懷破百堅扁盧在門門不入知君六腑自能言月旁生少少不除如

木水火自燒煎猶復縱橫莊老易出經入子聲便便
髣髴神霄一仙吏兒孫僕妾皆藍田狂歌斷續黃鸝
雨[illegible]紅蓼天禪杖巳生鱗甲[illegible]詩酒只
如前縱活椿靈兩八千與茲矍鑠何殊焉

漢臣云于闐架見高于黏染見韻長篇聖手誠之云逸氣可凌太白其中思理如天孫鮫人之織巧不露緒縷不借色非世眼可辨

米元章揖鼻洗硯

天公揮巨斧斲成臨賀石石中雙鵲鳴驚起溪頭鷺
能令東坡作鳳咮能令元章作龍壁飛入江淮淮水

澄蒼經禹篆研眞蹟天子呼爲郎墨候特拜尚書加
九錫賜與元章衣錦歸朱紋寶相輝珷玞胡爲嘖嘖
汚其巔邦令東坡笑顚客君自有書才銳爲精神動
爲德吾自任吾狂隨手公權心正直磨礱數十年奇
材苦相厄急往淮河額水神捲起波濤灌鱗脊虛中
拂拭三星光上下方圓皆就滌袍笏拜之不爲恭揖
鼻洗之不爲溺蘇米各齊天下名日此言官疑忌釋

誠之云借他酒杯澆我硯磊何等氣槩

新箋

鷗鵡洲西種玄玉風流如陣聲相續二月雖雷出地
鳴驚起龍孫千萬簇纖纖菘葉小兒拳忽長烟梢似
耆宿帶雨蒙塵戰曉霜穿籬取徑欺菊能瘦東坡
作野僧不妨苦爭貽山谷二三知己懶呼名南岸行
人呼是竹

擬織女贈牽牛歌

織女來何遲牽牛日之夕星橋次第輝冉冉飛雲舄
洗車香雨浸雲梭不覺濃情歡似織燈九微繇五色
夜來長熙支机石銀河無語但廻波未許魯陽先執

戟君不見仙人揖子娶陽都出門牽揖相招呼連眉
細耳稱姝麗不鄙兒郎體氣麄君今雖作牽牛子移
入刀圭配大蘇又不見濟陰園客茹芳草空庭忽降
蠶妃早一繰五采繡盈筐攜手良人歸玉島下妾雖
爲絡緯姬促織聲柔秋未老所恨浮槎天使泄春光
繆云天上有韓香以致風流郭翰標神努甲帳瓊樓
弄曉敉豈知了夜番天畢一嫁牛郎不再出或降于
山或在林雙來扣角諧琴瑟歲歲年年湘楚雲何必
商秋七月七況復天宮過九秋便是人間八百一人

浣裳唯拂七寶枕唯君驅偶語凭肩持贈寄寄言
烏鵲早些河夜夜駢車成妙匹
漢足云七夕詩古今下千首大率皆昵昵兒女
語耳此乃字字作青津碧荻昔仙雅語舒信道謂
此間文章當如龍鳳隱起非詹望不足當之

郝隆七月曬腹中
郝隆胸中本無書下同蜾蠃川原艸木皆文
字鄭賈嚴顏半天地留塵垢人間何用曝
衣褌白白紅紅當戶牖一縧一縷珠仲容顧之
驚且笑漫標犢鼻出門者予今更犢褌亦與妻

兒理破襦東階坦腹日亭午戲指其中有蠹魚蠹魚
千年食字婦仙去郝子皓首窮經僅執兮八老
不能對東君或者能知余放眼扶桑射烏烏刳腸碧
海吞娵隅日落冥山猶未起將離蠻府蹴天衢三月
三日清池會七月七日藥草鹽足加帝腹惟吾意不
向桓公手板趨蠻詩蠻明母稱參軍讌府殺云
誠之云撑腸拄腹數千卷崇筍用着一二句明眼
看古人放言驚衆

思尊鱸
鱸魚入秋肥秋入蓴根老宦情未必冷如秋空羨蓴
鱸亦小草

爲王中翰周臣尊慈孫孺人初度
望省樓頭大雅裝閑琴清夜語行藏二三子作天台
賦十五篇成秘監稍見菱華添野色依然萱草臥
朝陽青衫紅袖誰當老笑指雙眉比奉常又況螽斯
能逮下離離半臂總霓裳閨中齊飲椒花酒何必詩
人唱未央

贈虞來初先生
三事衣冠入畫橋金山馬上看漁樵不須帶索干齊

王已見司鸞出朱朝捧制作驚新使相傳書還紀古
官僚華胄滿庭、皆列戟者英當戶只吹簫青袍綠草
閒如許野叟山僧任遠招麟遊屈軼晴方吐鶴守梅
花雪未凋七老圖中君作殿丘湖舟裹我乘刁蹻
虎臣今耄矣吳人俏呂辰

倚閭篇爲孫武經尊慈壽
孫吳自古稱人英吳母孤傳齧臂孔記門閭一二
語可當武子十三篇書樓劍氣不終鬱有子翩翩十
玉京縱橫對策吉風雨羅網先賢寓甲兵使作齊卿

頭未白　宋子髟　訓如師律莫笑斩

車隊未成

漢臣云出奇無窮然語語根所謂此自兵法顧人不識耳

樂羊篇爲楊聖酉門兄之配王孺人壽

樂羊何所恃恃有敬共妻累絲成丈匹荒落悲前机楊子雖績學匪妻誰結縭一處扆屢三十載布衣布裳常不攻愬懃桑苧慰良人上國文章如衣綵須曳策名天府前勧夫直走黃屋邊百道桃花看不厭更看李子結家園纔獻闕又生天霜華落鏡寒如許雖

寒猶記臨岐語兒當門身織莒堂上公姑不吾拒差池又十年甲子又重編素蠒全抽雪琅函半吐烟次公文似成都錦登高將得帝王憐張素宴乞嘉言故人無以壽壽此樂羊篇

悲任昉

彥升高步青雲衢僇力搜書斷簡餘平生愛奇句恣意瑯琊署一紀練三都十年通六處瓊詞入漢宮軒冕來徒御所忌爲文過切題切題終遭建武義芝蘭不忍當門植瓜菓何須[illegible]誅

漢臣云憂深慮遠之言文士口中僥倖語不出　誠之云借彥升爲文士指點東坡云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可參看

道南吟賦奚君翼武八十

問君齒何宿乃是杖朝年不作水衡尉居然耕玉川嘉苗隨路秀野井自能泉我心但如堤上柳春來和草綠裕裕我意又如湖上山長年不壞在人前一悟焚千卷無言理衆諠莫將書伴老到處酒爲禪邦問西來是何意吾道南矣無他傳　尊人字道南

與丁隱君　聖輿之尊

茱萸灣裏百花開水淺泉淡遍地苔每笑終南從此捷不知仙客自今來身兼竹杖無餘物草帶羊裘有異材問君年是何甲乙但云丙下吾之衰夢去曾爲十八公醒來廿作林泉逸萬事如何松下棋一言以蔽床前拂我夢無聊湖海蕢天津杜鵑宜早聞監門作牧徒勞魏博浪懸椎竟失秦何如此日斥樊隱散髮披襟一似君

漢臣云綺語皆雋爽語皆深雅青蓮能之　誠之云老氣逸氣磅礴而出然老中帶逸中帶勁尤難

王炯斋年伯初度屬余詩画二紙為壽余不能
画乃詩以歸之
王公年少濯纓時步武覓吾晏邪姿冠劍不留紅粉
氣五陵金犢自相思一入容臺雙髩古縱橫禮樂皆
鄒魯談經侃侃劉太常錫之華蟲并白珖頫仰天家
如暮秋臣心如水亦靈修西田一頃歸耕去八月禾
風菱芰舟江潭桂花新吐馥侍史焚香更沐浴人生
得意在丘園世事棋枰空反覆太雅巾車行道遲宜
室文章信在茲謬推詞客為君壽恨不前身是画師

誠之云太常画是當今摩詰吾弟以詩為画亦無媿摩詰

銅雀臺
珠簾繐帳等風流歌吹猶聞溺妓舟曹氏帝王何足
齒獨傳佳話與笙簧
漢臣云言麗情者纏綿易軟截難此疑筆端有鐵
誠之云孟德英雄氣說得冰冷風流氣說得如生

過西施洞三首
勾吳玉帛滿江淮但得夷光盡可栽剩水殘山君自
取看花此地獨夫差

其二
老去旌旗偃画事錦帆香謾逐巴歈三郎猶賜弘農
炙吳子多情肯放渠

其三
琴臺香徑有荆榛范蠡扁舟瀆麗人若載西施入西
洛周流應作女蘇秦
漢臣云三首俱特出新意鑿去西施豈無意恐留
傾國更速吾從此掣却扇尊矣

芒種村居閒步
黃梅疎雨後麥氣老含秋薾薾鋤田媍芸芸飯草牛
烏愁新䅋穲蚕泣舊籠篝獨有柴車叟吾纓咏四休

漢臣云用疊字入妙從熟讀老杜中來

寒食同重其心甫吉生劇談滕子行齊頭及介
之推故事步韻
楚吏談三足齊卿紀一元玄黃雖異派堅白自同門
誰作神龍隱潛將山火吞焚言言不滅古論又重翻
誠之云四十字包幾部秘文

輓黃雲孫所聘侍兒嫺嫺之逝
謾說蕭郎好春紅弱未歸憐才因減食納字乍開眉
窮女身廿殉思君遠莫回一枝孤塚月來去却憑誰

誠之云得此輓可無惜娉婷吾欲移予孤臣之殉
國者

苦旱

春來嗟雨渴剛月又鋤烟抱甕千畦苦何妨小漏天
天生蕤藜草雲亂風如掃陰晴半有之金石皆顛倒
儕歸香積裡官舍翠微中見此扶桑酸吁嗟吾道窮
爰戴石郎笠高攀后羿弓羿弓已被姮娥竊走訴姮
娥空咋舌將挽銀河洗稲穟河水不來已矣夫山山
野火焚漁澤天旱豈爲乾封乎

宿樂清嶺店驛夜不成寐病賦遂初便有解組

之志

誰憐官舍冷洒掃亦徒然敗竹敲寒徑衰楊負晩曈
秋來半晴雨國事幾桑田髩織如梭月膓牽不斷絃
江湖多綱罟天地一針氈画裏山川闊肉上瓮中日
月馬蹄邊南魚北雁雖能語不爲愁人繫錦韉鶴林
兵火花如舊象浦津梁客又遷斗北有雲終不雨江
東大地竟無天子建稺愁愁轉劇文通賦恨恨何言
百年人老鏡中髮萬里行迷陌上芊鵓鴣徒說春光
好蒲鄉酒吏雪邑煎服官三十風流盡崎嶇策馬又
乘觿陰山雪夜胡人淚雨館春宵楚客尊忙中不覺
人長久定後方知我倒顛金蘭既徧思儕侶鍼石無
功廢紙錢囚在檻中惟拱北鬼居惡道不生西稚子
能行背羽化乞兒強飯總蹁躚縱横案牘催人病鬱
府參軍將老焉濯足未宜君子潔弾冠仍帶野人綖
已矣乎有心惟種德無計可藏年何不解印綬歸當
芒種前荷奋鋤荒葛懸絲拾細蠙五月勤栽菊三秋
學採蓮無可奈何安若命清人執爨自支搴爲愛禾
風恒匊水欲留松夢只歸川兎脫如飛神鶻隱珠沉

無底怪龍眠古木哀風雨夜山房坐擁一爐烟人
生而靜皆前石我意何如指下絃明朝有客知誰過
此日閒身夢裏仙

漢平云乙于啼苦声鬥矣却仍不失温厚和平風
流蘊藉之致予北窺見胸中班〻藏之云遂隽
似淵明歸來篇猶坡老所云〻枝如江瑶柱也

秋日偕季遠心甫摘市路然聽菩雪師講華嚴
疏鈔得圓字根字

野客雲心自有禪得聞高論轉茫然迷人十九從前
錯聽法一十此會圓回首春花皆敗棘無情秋樹總

卜猿招拐巳入宗雷社欲造廬山又幾年

其二

不聞師論枉生身四部玄函秖着塵枯木可驅頑石動六猴原共五牛馴梯航彼岸無多路指點寒山能幾人一笑登峰雲破處尼夫引領見天根

漢臣云禪論詩入妙者唐惟摩詰宋則子瞻以其慧業文人現身說法也今得詹望乃鼎足而三 誠之云溪声便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道是箇中語也得道是門外漢語也得吾弟敢棘卞猿句誦之心骨俱冷梯航指點句誦之思議都消不作禪語乃深於作禪語

輓門人過㮄生應其兄蓮生之請

東桷西榱兩不違山堂依舊子先頹十年春老看花客一夜燈殘汪酒魁曾數機雲推二陸便辭王李憶孤裴珠璣滿路無人埽國寶于今盡劫灰

與陳孟民居士兼呈本符師

早梅溪卷自生春恬淡柴門却姓陳無數梵書心是佛二三僧伴我爲賓趨庭一鯉嫺風雅入徑雙魚道苦辛朝吏莫詢何甲子今年種桂又栽榛

和王職方崇巖中橋小隱詩

主人與惟由唱和詩多言佛事予偶讀道書即以道書和之未審主人能相視而笑否

安得猶龍許庶其十年相望足相思捐書絕學吾何恨息影歸林事不疑爲鳥爲魚皆夢夢呼牛呼馬亦期期從今抱甕空園裏勝却驅車周轍馳

其二

莫向徂公乞鼠蔬園林澗草不相鋤君疾棄國猶遺土父老當家只掃除櫟社未知夫子意輪扁休問寡人書坐看秋水無言日巳覺塵心氷炭如

其三

春雨湖山一画殘中橋何處兩岩扉蜂腰樹裏傳玄

客鶴頸溪頭語事稀川水歸川隨去穩越人安越老來依文疾駟馬如相偪巳結中庭子夏幃

漢臣云和韻詩全以重押處爽化波瀾見奇似此縱横脫化亞言思疑爲山谷後身 誠之云得意忘象但覺拈來俱妙絕似者求

和吳江葉素旃雲窩詩

賈島還山索舊廬孟郊歸去復何居鐘聲到夢延殘月鴻影横窗送好書隨衆當頭猿拾得講鷹在臂我能紓行雲莫慣開房任此地風流可曳裾

誠之云頸聯是大力量人語

送黃叅戎會葬祖父母父母 鵠上校

昭陵一劒走空冥虞離猿薄暮氷休問前身河水泗靡瞻匪父霍山崩千人會輓歌忠孝三世銘旌寫性情從此頭顱堪許國不將兒女絆荊卿

爲吳念誠年伯壽 李䓁侍御之尊人

枉下丹書入紫微仙僚特許賜朱衣椒花月映氷稜潔芸草香生豸綉奇觀象門邊扶玉杖凌煙閣上數金枝延陵幾世官光祿九命何如百歲順

漢臣云鑿麗工秀堪與唐人早朝伯仲

過浣紗江

千山小艇出重雲畫閣依然羅苧村魚戲水紋朝洛日鳥驚林影夜窺人只今香夢西施在況復當年鄭旦存一洞薔薇開未了吳王此後竟無聞

漢臣云懷古正脚對妙在不盡

遠興

烟雲生遠岫花鳥共平原道思于今發津流舌底泉

問茶

借問酪蒼頭前山採茶未蒼頭苦不言側耳泉聲沸

辨茶

之子來青州伐茶厺其茗茶茗尚未知安識蒙山頂

田父食蛇 田父楚屬

楚盻旋歸漢西京復轉東世傳蛇食者終有食蛇蟲

安州旅次

三春花未臘五月客先秋何得衡陽淚分流易水頭

漢臣云何減薛道衡人歸雁後思發花前之句

宿印叅僧舍與語

萬法皆因觸孤心獨放閒且無堂室禁何用上門關

蒼牛

蒼牛牧丹溪舉足如飛翼靜者自能仙不分犁與白

漢臣云立地成佛語 誠之云一回入草去換鼻搜將來無乃多事耶不分犁白莫作無心看要還他牧字

送在澗叔之普陀

閔門叅妙偈駕海謁神山但得無煩解不憂身後難

烋山小广

霜華極目滿空庭芳草無情藏却青百尺貧簷和石響千家鷄犬帶潮聽名山歷歷圖高士故老津津說

盛明刳木澗邊成小築巒雲應共屋栿平

漢臣云三四直逼李頎常建

鷓鴣步韻

芍藥欄杆倚貴妃金籠初試雪翎微苶香願作花處
女說事應爲鳥綉衣一夜沙門傳舍利十年隴右寄
當歸陽鳩爲醉柔桑色不共霓裳羽客飛

贈高碧梧道者

一枝栖羽欲何依玳瑁樽前顏已晞道氣自同翟鵲
子心空不染荔枝衣爲羞玄鶴無多歲頻識雲門第

一棧江上青蓮曾把臂無心還弔玉真妃

遣封姨

雨陣縱橫入翠微山僧破曬忽披衣起看河伯行風
使曾娶天宮十八姨

其二

風動高齋日已遲驚開栖燕復雙飛飄花落盡流紅
淚枉嫁封家作小姨

羨魚

鯖鰍初出釣鉤輕墜葉燒夾作膾羨香使採香愁暮

雨不如江上一魚罾

漢臣云吾直以爲張志和漁父詞　誠之云風蘊
猶是王江寧一派

蠶婦

頻灑桃漿亂葉中還愁濃雨濕簾櫳鶴林花下聲聲
淚爲織西陵一點紅

秋日離情行

梧桐幾葉下絺綌已驚涼徙翮宵承露紛英晚帶香
魚開菰子白蔦喚柳條黃虹見愁無雨花陰聽有螿
愛宿爭巢急因飛出實恨勒馬乎堤尋舊友蝦鬚乍

捲見新妝眉黛黛不殊池草茜臨流惟見玉蓮芳妒菊
每懸雙岸立憐梨還向隔欄望爲悲霜重衣恒短不
惜身輕水自颺如何相去一十里迢遞清輝如角氐
涉淺河水渺渺升崇岡露蒞蒞嫵媚趣前溪行行衣
帶裏野鳥詫朝容山猴啼下飲遷喬不就欲如何折
柳無媒傀伐柯惆悵坐賑俱不得那堪織女弄鬢髿
弄鬢髿鵲信傳來已渡河甕牖窺星小幽光帶遠波
更衣歌窈窕解珮贈姮娥不惜中宵冷潘安瘦損多
披芳闥弛羅襪理罘罳陳素札白水矩予懷永矢無

挑達和風蕙氣入蘭心釵響遲遲簪珥俐瀵沼波翻
雙鸞鸞新人强起梳頭髮恐驚燕子出簾櫳夜來不
敢申門閥趙瑟吳箏兩不謀無端忽起子規愁玉筒
山前飛雪湧商帆處處浴飈飈月炤半窗鸞鏡折星
摇雙櫓鵁舟浮雁宿平沙㪲秋樹離人何日到中洲
子面不如吾面白千年與子同巾幂子去湘江又一
年瓜期迫矣人還匿畫舫雲移菡萏魂山齋秋老芙
蓉色笑比青峰吾又蒼一湾兩湾風淚淚當軒衰柳
惜殘暉簷下闍花空剪劈君不聞江妃含嚬而聯耿

江神欝怒而嵯峨江豚溷淆而飄忽江水徑直而陂
陁艫人怯鈎旋漁子皆摩抄寧爲下潮鴉莫作上潮
鵝車行塞塞不如馬猶勝中央水一渦古有飛仙亭
仙人曾駐迹今有任公臺公去無消息長似琵琶月
下船烟銷霧冷愁孤隻風催蝶去悄無人水送魚來
非爲客一朶新花半落塵何堪九月清霜滴清霜滴
天籟蕭條雲影黑遥遥河漢石隱隱朔風燐花殘多
子樹月冷無雙人秋榮不常好春心安足論芳草王
孫音問歇哀哀黃鳥鳴天真定眼不隨紅葉亂游絲

青瑣任紛紜雖遇五更中欲火爭當子夜與如焚

予曾儻居菩上輿咏蕭瑟無異寒山老僧輒自咏
云雖遇五更中欲火爭當子夜與如楚兮竊良久
晨鷄始唱　漢臣云羅艷而洋華此劉令人所心
折于招現招隱也使見斯膚必當發贈誠之云
梁武自紵意本楚詞所云弦自滌者君臣朋友之
際不能有終而中道棄捐者多矣讀離情行亦白
紵遺風而長歌哀曼者也

春日觀釣者

垂釣有深意望山多遠情山光含翠黛釣叟曬青冥
沙際草常没樹頭雲亦平鳥巢因雨失蟲竇向風零
無風聽楊柳有雨看蘋萍一湾波底月幾點鹵前玉

剪月月還圓妻梅梅自獨潦倒詩人賦子推新烟漫
起燒山屋遥見滄洲日是賓不知海外天何屬

白露

秋來露華濕沾泡子陵裘解帶臨磯曲飛蓬大火收
寒蘆鸊雁足白朮産獅頭蕭蕭紅葉下草木一庭愁
子晉仙遊應税駕向平客倦幾停舟

濠梁吟

濠梁寧在遠幽人意蜒蚖衡門燕語稀簾外鶯聲囀
流離太國數瓜期東風不爲寒香轉九月梨花祗悶

人一緉焦布如紗軟瀍滻而後日蕭條蘆荻和風渡
小刀未臨山坂長楊遊不盡溪湾古渡遥山銜峭閣
常虛立舟過廻谿兩面招蒼梧翠竹誰爲伴漁翁跍
立藕花橋鷄因去傾籬邊宿犬爲歸遲簷下伏短屋
長容白髮人肥視瘦倚經霜菊歸鴻北日又來賓征
馬十年常似僕手洗征衣足又泥驅車中路說其轍
欲禮親朋一字稀陽關詩是無情曲今朝卜築此中
居老圃一樽常自足鄉人呼我是匏瓜脫却簪裾手
自又有淚耕牛頻喘日無情野鹿醉餐霞閒來靜理

千言偶倦去惟煎一葉茶世事不關予嘆息雲吹絵
絮落星槎星聚皆爲客雲歸似有家却問雲歸何處
村雲亦不知空叱咤空叱咤日之晡矣君無暇君無
暇棲鴉歷歷當軒罵漁藏燈影亂蔣中風送鼓聲樓
閣下鵲喜新晴踏遍松爬窺宿雨脈多稼皆言此歲
除採葉瀟湘汉林枯我亦癯斧入空山化

漢臣云寫境述事几千寸馬豆人然字字作烟霞氣金石聲西崑無其閙秀長慶遜其精工

書子建釋愁文後

直路猶弦今已傾文章荀簡聖書零桃李無根叢桂

折玉山其壞酒壇坑禹門波路澗程墻風雪横婦人
爭説理奴婢可言能香草亡生愚類嬌寒灰養息智
同蠛欲知善世惟逃物虱裡蟬身衆裏僧

秋草行

名花罪路傍雖名不爲寶縞縞拒霜姿蹁池伴秋草
可憐秋草癡不知人意非蹂踏香車下帯雨還霏微
衰楊戀殘葉因此惜流澌幾處籠烟霧一行飛鷺鷥
東君此日猶堪市萬古誰如松栢奇

漢臣云人作此題定不勝憔悴搖落矣似此言簡意長眞三百之遺

買花行

花生空谷中花開亦瀟洒山鳥銜幽貞蕨與王孫買
王孫不惜錢衣以五銖緣始信叢臺姿沉埋將十載
折節隨此君歲寒心不改巫雨半荒唐秋來別有芳
去衣王孫遠入湖湖水滂風吹日將晡翻手調笙簧
魚戲水參差鳥驚人歎息人迷花不猜花在人如擲
天香滿戶誰知之惱我氷心浥露時臨溪小閣芬菲
夢便到菰蘆客艦遲在天願比無名鳥在地願爲無
色草休使王孫脂粉錢花倩金錢花不好

漢臣云草木有心可求美人非分讀二語想見
鉄石心腸此詩正復如是謂宋廣平不應作梅花
賦者未知詩家比興躰耳

次黃漢臣放生詩原韻 十首

無端山水障重圍山自迢遞水自肥但使屠兒皆作
佛一龍兩虎盡高飛

其二

竹鷄兄弟泣西風萬里黃陵一塞鴻相放莫教紅袖
濕南人北客總歸空

其三

飛來蛺蝶是青蚨萬貫千緡入御厨天上肯開些子
路人間何必筭錙銖

其四

猩脣詡詡不須論玉髓霜刀斷掌痕移寘畓中誰是
伴宰夫身已入凶門

其五

秋侯何罪一朝剝取餉雄兵入太湖邦悔鷄山啼曉
月曾教越女破姑蘇

其六

星落漁竿捕影沉停橈獨聽海潮音人心莫似青郎
狠嚼盡蚶田又入湊

其七

謾學龍人去採藤穿巖决蚌獻何曾南朝稽首空王
戒宰相君公半字僧

其八

螳臂何須怨伯喈殺心隨響到空街鄅侯若解琴中
意爭忍骸骴遍地埋

其九

西苑離宮吐夜光投毛獻羽禍機藏鶴巢還釀江都
報何况猪王更犬王

其十

殺生公案滿牛腰殺者紛紛手自招林甫化成蒼犬
去應知義府是家猫

誠之云伯以竹枝之體作半偈之詩一時和者驚
其別調　漢臣云按奇索隱瑰麗獨絶

浪遊

水流花下兩飄紅遊子何心泣五窮㠀艇正橫天際
石長雲斜掛樹頭松號夫蹇足同巖騎漁叟支願學

放翁秖恨齊姬西處宿來朝還食泰山東

漢臣云乍讀之但見其流利閒適耳中有違𥳑定識是淵明香山一輩人　誠之云方傷羸弱便學放翁憂世樂天合寫得妙

和高民儔宜休居詩

秋月秋蟬何處吟蓬蒿滿戶昔猶今燕王下客皆騤乘漢祖遺賓但入林花外𤖹占靈鳥信雲間長對聖人心南山未必留种放且聽漁溪醉叟音

咏桂

南嶺香飄天下聞自然高氣出氤氳叢中玉粒無多子葉底丹房有數春三度九秋蘭變色千年八樹檜為群何人梯上天宮採却墮人間掠作薪

漢臣云標韻不凡[illegible]末語直使況[illegible]二感而欲泣是何等[illegible]

讀淮陰侯傳

淮陰年少本人豪發憤韓公事漢高圯上老人同此意均為將相解包然

南湖

南湖灝淼等天寬一任漁郎放眼看博物張華曾巘渡蛟龍皆臨作魚乾

陶馬山蒙師能詩與某方伯游太湖劇之曰人說南湖萬頃寬我來只作等閒看恨無萬丈題詩筆一點直教徹底乾方伯不能對予戲答之以此

月夜遊摩竭庵見齊修師歸舫

月滿虛空藻荇排僧僚一二放魚來五更佛寺多關鎖為爾婆心夜半開

過隱不僧山房

鶴向支山去憑虛得隱君高忝人外典靜討佛中身路滑當峯面屏開破不痕但逢竿木戲金舌不須論

和朱望子秋夜艤舟江上之作

鴻吟烟渚暮隨鶴到扁舟子美汀前恨青蓮雨後游傷哉歌九辨誰許罷千秋槳壓蘆花重飛來和白頭

其二

天地日方肅金流大火餘英雄多漢季野史半虞初有社辭玄鳥無心愧太虛江頭風月賤爾我共侵漁

過村庄

海霧初晴日人歸何處潯捕魚同㶇澤打鳥惜林檎朱槿封泥久胭脂浸月深風前解羅帶村女笑停砧

與蓫如僧品茶步韻

十月槍旗發嚴霜性不移蟬膏分子妓雀舌自知醫
煮雪通禪意聞雷聽法彼一甌心醉久不用酒監期

漢臣云以茶説法直是詩中趙州　誠之云與僧品茶却點入蟬膏子妓雀舌知監甚奇須看其章法清楚

濁酒

濁酒畏多煎愁眉聊自妍詩書爲孩麥著述是豊年
奉母歌明發從兄衣德言莫愁霜露冷焦孝只蝸眠

誠之云本地風光受用得真寫得出

爲錢礎日兩尊人慶兼贈礎日

湖海高人不紀年薜衣蘿帶恣跰躚清風入座聞詩禮蕙草當軒種玉田誰憐黃髮高堂暮房中猶洒宜春露芳心婉轉庭砌花相守儒門惟布素名人爭看洛橋東亦静先生負短筇行徧春山鶯未鶵諧餘秋樹鶴初聾歸謝諸公吾老矣南山休怨北山窮君不聞武肅射潮堤强弩毯馬玉帶朝天祖而今若水之裔半丘岩猶有錦樹山人發秘府季子生洒日月華年少憂天追孝父擕珪析爵豈難逢跣來祿養孝之終嬌首漁樵還太古慇懃菽水事中庸左氏門庭戚章句憑軒秉筆籌前箸文山阜羽謝知心一賦十年何足譽高文湍篋貯葡萄柘館陰岑肅酒殺兼醉坤慈雙七秩聿占乾卦九三爻

黃蜂詣蝴蝶

小小鬚眉亦戀花非能釀蜜又含葩韓憑空有青陵夢難禁蝻蛸一網叉

蝶笑黃蜂

莫弄針鋒上曲臺花魂憔悴惜衣胎塗丹抹漆成朱戶野火燒隨亦可哀

山居

纔出官衙罷簡書青山處處擁柴車仙踪飄渺歌金石莫與齊王論瑟竽

遇雨

一路桃花紅霧迷蜀烹茶乳爵氷梨驅車日影桑榆暮緩緩吳歌又踏泥

誠之云似夢得竹枝詞

纈繭

麥信風來長養天東郊兒女夜跰躚稱絲莫比瓊林

庫一繭應賞一貫錢

漢臣云較聶夷中詩更覺超藉

賦得青蓮榆法微

千葉如翻大海藏重臺還度轉輪王人生舌上青蓮
馥錯向青蓮覓廣長

流螢

沉影空霄似翟暈流金熠火入宮闈熒熒腐艸欺新
月霜落秋風不可爲

漢臣云東風自是人間客主管繁華得几時語妙
在㨿此妙在直

說易

年年說易理筵篿畫偏乾爻未濟全山鳥能言匪識
字道人何必苦談玄

聽社燕語茶不報燕子西遷

茶發深山巔鎗旗空自鮮不睛柄梁乙安知春社前
陽坡橫瑞草寒食縱新烟燕爲茶博士人是茗臺員
應摘龍安液先酬雀舌言清風不相贈玄羽復西遷
差池簷下客誰將舊王憐

秋夕同以謙野望

微烟藏古寺潛雨溉山家幾點汀前雁爭攀天上渣
看花吾獨老相對有侯芭

訪石門無名氏僧有苔問者

自言西路人避難東來此高居三十年警家則何以

其二

布衫重七觔冬夏不離體借與石人穿石人擔不起

其三

四圍皆巖薛無柰心如鏡月下老猿啼有虎前林㰵

其四

况復風雨秋雨後寒泉滴坐子亂流中不見子見石

其五

家鄉去子長曾夢山妻否我且不識吾何瑕尋箕帚

其六

使人觭夫子鹽豉而已矣爾我共嘗之莫更分彼北

其七

山中無剃刀髮長寸有五人能剃其心何必摹初祖

其八

百迷今一悟一悟永不迷從此上山去不復下山堤

其九

山後一園竹遲君此間宿君來不早謀空效窮途哭

其十

送君一莖草能醫百病好問子藥何名君心自探討

誠之云似俠似禪似隱有此異人安可無此詠

鳥啄紅梅

南枝栽放蕚小鳥便飛來白雪從君飽休將紅玉栽

其二

打鳥鳥不避紅英飛水裔剛餘一兩花貪嚼亦何味

偶成

日下雲爲笠山前樹作籬詩成應滿篋得意半無題

自箴

颼晏無闘論逢人夸偉畧不知修厥身未免玉而碔

漢臣云直爲千古才人名人文人痛下針砭但意嚴語和使人不覺耳

慰歎

閒倚欄杆話夙因幾年淪落渭陽濱行藏未卜顏和禹忠孝難兼甫及申跛踏自甘魚蠹老逡巡誰許鳳麟臣考文應次隋天子比德猶宗魏聖人風月無邊

泖海濶披衣引領望更新

漢臣云寄託甚遠杜拾遺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周非供奉可比

高碧梧與言福地之奇兼述道妙喜而記之

龍山一羽士能探定後泉清虛破蘿棘窈窕窮蒼玄呼我入山去與言仙子遇手提青竹籃授以長生句身世有無間翛然絕思慮子不聞八公有遺藥掛在山之角食之駐衰顏舉跡輕蒲蒻忽如跛行人翩躚上樓閣又不聞四明一萬八千高何人躡蹬數岧嶤星辰近作瓠犀子日月纖纖掛兩瓢地肺有風儲藥

草天腸無雪引山椒況復芙蓉峰頂異二百八十有其二西橋短石挂僧衣南院開房貯仙帔仙踪夭矯去無端玄鶴一聲凡鳥閉鶴脛雖長斷者哀誰携仙侶賦歸來烹將日月顏長駐剖得珠璣道未孩丹花逗我行春與白髮催人養聖胎獲與高眞同一宿將身溷俗亦蓬萊

漢臣云詩家賦神仙事者以青蓮爲極則飄飄瀟灑字句間挾十洲三島之勝非嵩以丹書霞篆取而也此詩逸情異采堪稱敵手一落晦諱雖長吉不免有鬼才之目況餘子乎 趙月潭云如絳雲紆卷珠泉噴湍古風大家手也

青山

青山人不語嵐氣有無中鳥聲灌磐澗花影入鬖鬆只愁桃李徑徒然累蝶蜂我欲松門下摩挱草履從寥落秋容盡虛微僧寺通長年泛海渾無迹一笑登山巳破宗

爲張公調之母劉太君慶

皎皎白皙生朱門朱門有女姿温淳爲妻不敢嘗梨棗爲母惟能粉細辛一自深閨閨贋後無數繁華歸領袖金枝玉蕾傍妝臺三子森然成國胄笑答高堂

二叟知外心執覺强支持吳蚕罷繭不盈疋安得瑚盤槃素絲今皆捧盤爲母壽象毋年如素絲就涓涓新月上銀籌此夜靈花方入繡

詶張醫士克占

天乎何屑屑五指縱橫切能攻勝理深不用頭風檄頭風入脉趨三陽妻孥四顧皆徬徨先生今日之長房乘桴大海如周行長系毫矣盧生亡不遇先生病豈穫此去安知縮地艮揮戈引領望朝暘

画馬

韓幹画馬惟画肉今人看画幹巳足不閗曹霸馬猶存弟子知名師隱伏可見今人貴耳不貴目

讀劒南記

一紙戎背入劒南石門銅鼓盡朝叅文臣莫惜封羅甸忠武身經百戰酣

應教乞食

曾看彌勒州邊月便學觀音井上蛙盂鉢满街爭次第却忘葱白是瑜伽

漢臣云借食翰薦法輪此是無量布施

浣衣

禅衣十載苦纏身脫罷清溪洗一巡流水暗將塵垢去來年此地莫投綸

識之云詩以味爲主吾弟詩每饒于味

黃家舒漢臣評
錫山呂　陽全五著
兒自咸誠之閱

詩

咏蘭

微臣草詔題蘭若一時花柳皆搖落惆悵少陵曾見之有詩惟賦梅花嚼梅花嚼何似猗蘭芬且約玉莖紫筍青珊瑚攜入香臺佩瓔珞猗猗素質來中庭九畹暄妍十倍蒨曾呼薝蔔爲禪友敢與楊梅作聖僧花魂月魄相夫婦蕙圃江籬爾弟兄林下自饒君子氣無心依傍貴侯亭

漢臣云位置孤遠沉思忽往知其在高山也

送歸燕

簷卩能銜海上泥吳宮晉爪只鷄栖差池鐵羽荷衣淚復共啼烏帶月西吁嗟日月轉蓬亟雁母南兮燕母北春風肺肺且牂牂四海爲家何處客

初恭

千年墮落此山中小示禪機便五通猶恐旃檀多孽語來生還作老狐蹤

予辛卯秋大病兩月不愈因憶轉機師語禪家入門須猛參竹篦子方有進步予平日既參之不得病餘復底參之乃大寤信卩道云劈破貝當百節通一絲不挂在其中刀痕有着無尋處周旋折轉迅如風又云身在綱中心胆驚人在迷中氣彀悖老僧爲我宣佛號人身俱得度前汀又云好好天生一箇月雲彼雲遮萬里餘我有一把鉄掃帚掃開雲霧見天衢少焉月出東墻上滿滿照見井中魚及到井中撈月太澄然月體同天虛與此詩皆病中語也　漢臣云青蓮座上人語字字實地卩頭禪望之氣盡

讀淮西碑懷裴晉公

淮西碑頌足千秋尚主移文敢較讐鵝鴨聲中推李愬韓文依舊滿溱州

送尭羽兒之燕

携手留君君去吳前村花鳥話三都詩書堂搆來名士鞍馬衣粮愧壯夫按節遠聽蟲臂小揮毫還倩鼠鬚疏生多一束人如玉何以贈之子曰毋

誠之云清越之音洗盡箏笛耳方解賞會

姜龍池副總戎固辭督銜詩嘉其志

西京曹士肅登壇技擊餘生制闘難豈爲軍山政

翹翻嫌宦海濟無灘鶯啼細栁愁金彈雁過黄花苦
玉關萬戶可將猿臂攫滿街軍校盡封藩

送賀仁宇督兵之閩

千里征塵曉箭催三軍銜命肅條枚曾容袒逖先鞭
忝敢共張遼隻騎追壯氣直驅封豕窟仁師還見冉
端隮麒麟閣下今虛左不破昆陽不凱回

送蕭五雲州守

日遠天高葵藿抽滁陽太守著英修芰鋤醜類曹參
律撫字馴黎召伯猷鏤版但書氷雪字攀船欲寫鷺

鵷儔鄭侯食邑皆華腴覘草含香不再留

訓姚醫士秀芝

君才本向六書優出採三芝百技收析理細如絃上
切談虛明向鏡中遊捴家覘此無旁患治國如斯裕
老謀渤海名高應變業秦人恐使太醫求

之任東甌道中作

夙駕星言度海邦仙人羽葆上官幢丹心猶戴宸居
紫絲艸頻催客含霜我欲云云思汲黯卿多吃吃是
周呂風塵一路懷天語敢謂南箕不簸揚

漢臣云沉厚篤摯直是老杜北征諸篇以之入律
尤難　誠之云語露骨屬亦樸亦儆風格宛然錢
劉

唁廖水楊青丘世兄爲楊用賓座師喪子之戚

瓊田玉本暗傷神不爲盛馨痛不眞人向黃茅江上
立兒從易易穴中渝無心再整金桃夢此地空飄丹
桂魂酸絕當年書種句西河將與北邙勻

憶浦聽霞師

微生爽德佐河汾灑淚松門隻影頻畫裡尋詩非有
相醉中逃佛豈無眞窮經五夜羞膏火讀史三年動

鬼神眼落崑崙翻翠釜欲澆斗酒問高旻

周母蔣孺人初度應其胤邇夔兄之索

梨妝月下寫幽貞有子攤書對短檠學海波飜來李
白文河水潤得荀卿氷甌雪椀酬芳節羽管盧笙醉
玉英母云無父吾何慶委地金鋼夫子命翠黛紅裙
不再陳終宵機杼吾之性含蘗啜水盡兒歡兒曹應
比周郎競周郎詩作水曹郎將母能登薇省堂游獵
賦成天子笑明光詞就五族狂瘦竹黃花雪衣女一
旦紓朱紱湍床

祝高民儔之母薛孺人

蒹葭依玉娩余存誰人呼作凌波軍鄙堯誚舜不之仕坐擁高堂一女嬪女中亦有箕山節何必朝衣六舞尊裙衩芙蓉光細細釵茸翡翠日綸綸譬諸古人糠粃耳吾輩何如梁孟貧寒梅花發深閨裏春園玉笋培青根

宿鏡湖戲殘月

蒼茫遥吐月一片光如噎無雨亦流烟勞人荷蓑薛可惜明皇賜鏡湖湖中有月盈還闕若將闕月換後湖寧拜後湖辭此月

漢臣云奇想幻筆太白所却月中桂淸光應更多猶似平平

蛙聲二章章六句 用成語

園有蛙入水而呼爲官乎我士聽無譁爲私乎日予未有室家 池有蛙負艸鳴沙吾喜兮所以爲蚳鼃吾怒兮曰盍婦吾艾豭

又蛙聲三章章六句 戲爲東坡小妹少游問答

園有蛙入水而呼爲官乎曰武陵太守蝗爲蝦爲私乎曰天王石勒爭滬麻 池有蛙負草鳴沙吾喜歟

日柴紹一軍彈琵琶吾怒歟日禰衡亂擊漁陽檛 東坡

園有蛙入水而呼爲官乎日蠻觸功名鬪角蝸爲私乎日錦衣田里奔蝦蟆 池有蛙負草鳴沙吾喜歟日殘花河上成蜂衙吾怒歟日射潮東海吞鰌鯊 少游

園有蛙入水而呼爲官乎日宮中畜我流金颭爲私乎日鶗鴂僨惱我無家 池有蛙負草鳴沙吾喜歟日可憐牛女扳浮槎吾怒歟日欲剪銀蟾如削爪 小妹

漢臣云小小排蕩然非極博與極雅儁者不能

誠之云都是蠻語絶佳

家慈迎養官舍聞誕蓮兒口授誌喜

洛陽看花設裙幄吾獨長門歌且咢夢去鷄鳴夫[illegible]存覺來墻上雙鳩鵲珠沉合浦風颭颭有子探驪項下求驂天便入金華省載我還登節度樓努力先人事尊祖依依日下官典午兒今已育青驊騮猶與兒曹學鳩舞

誠之云直述賢母口中語便是眞詩妙詩

張封翁夫人壽言 沸光伯

司空博物張華府牙籤架上參相伍詩書之氣久欲燃揮洒一朝稱仲父尊前有母顧氏妹剪机立教行

翊蹈學殖贊夫不逢世將難儁偉成龍駒矯首金門
脫群公夫人方御太常輿嘻淑哉人間萬事惟有子
誰能致身高雲作天士得筭人推五福先誰爲文宣
宋氏之上賢予今讚歎莫致辭碧桃花下春千枝漢
帝行頌女師宴笙歌四部樂紛排

寡女吟附頷修遠貞烈傳後 泰永儀之聘頌既聘聞喪守節

佳人縞素含愁顰桃李皆爲荊棘蓁棄鈿遺釵風策
策斷橋孤水月淪淪三年一哂猶無色況復聞風再
未覩積案盈箱君莫曉新機弱縷有誰鄰宛轉凌波

仙子筆一慰瀟湘泣玉嬪佳傳不須千斛米行間都
寫衛夫人

漢臣云貞烈詩易酸易腐安得韶令如許

見桂懷友

吳斧丁丁入畫闌玉犀春已破寒斑才分鄴水丹黃
第韻配淮南大小山金谷有花皆菊婢平原無酒不
瀾翻韓蒼到處稱名士欲上皐塗過幾閑

贈鄭雷天儀賓

稜稜素骨倚神舟吐納風流不我猶粉本雲山新着
畫栢梁詩句舊歌謳清源釋鍊龍歸夢雁蕩迷騶虎
縻遊應是玉仙來帝里鳴珂佩璲卽丹丘

漢臣云風流禪寂詩畫雲山合寫入妙雷天奇士非此不足留其小影

山家卽事步韻

薜蘿爲宇竹編門雨過泥墻溼短褌薙草懸鉤來尺
鯉搴帷作障獲雙貆三行魯酏從先進一曲吳歈習
幼孫稽首田神無別語蟲母妨稼井母背

黃心甫云村態閒亭具見淳樸 漢臣云字句皆從經史鎔鍊所謂韓文杜詩無一字無來歷處

高南旃以白鶴詩見遺特誠之伯兄已和六章

矣亦如所和和之

身生毛羽便知非寶墨庭前香輦稀玉女當窗留一
笑瑶姬降院合雙歸羞看妃子舊蕣綺愛着王恭鶴
氅衣海外文章空是色何人爲賦燕于飛

其二

玄圃池塘梨樹非蕭蕭鶴語傍簷稀野花長嫁東風
去素羽偏隨王母歸髯近千年稱石叟巢容一絹作
緇衣雲軒爲覓香山老項甚真人亦沓飛

其三

玄烏生商世已非吳宮魏室總依稀恐驚東海千花發故學南山四皓歸銀蒜簾前還縞苧綠枝樓上觧緋衣相看麈尾皆王謝下上音聲不任飛

其四

京房肯語易林非家有胡雛感歎稀不向錦江搖尾去翻從梅嶺帶香歸臨粧已作王彪鬓繞闕還穿李泌衣此去瑤臺窺月魄肯陪鵷鷺一行飛

其五

珠宮淩鎖漢家非氷蝅闌干顛顛稀青眼山人應拂拭宣麻給事早籠歸逡巡寄東遺絲縷窈窕穿簾作妓衣一夜中郎書滿壁知君揮翰影如飛

其六

春來是鳥入秋非落落晨星故老稀誰肯貧家猶北向不思錦綉便東歸蓮花心淨軍持水大士山居道者衣悔採香溼紅杏色風吹泥絮任空飛

漢臣云有其博與者無其雋快有其雋快者無其才飛令德園中郎若士三先生之長乃能辨此試之云搜剔萬象畫態極研詠物之極則也

為徐鼻詹尊慈悅辰稱慶

女史浪傳無實義扶風筆札何多事有子能文莫外求素書來自瓊英賜層樓歌舞玉如泥花下襦襹鶴為婢

為影娥妓理愁

十年歌舞學輕身剪雪迴風到處春粧鏡自明無月夜幽香還借玉為魂鶴林神女貽瓊佩一時脂粉失精神此去江頭閒雁信不隨黃鵠叫孤辰却恨相如渴傷心錦水紋衣衫霏白露樓閣掩黃昏桃花寂宋猜仙客翠羽嘈嘈刺采蘋應共素娥姑射冷靈虛宮殿借離群人生悲樂不平事床前斗酒細評論

思摩伽陀

瓊浪飄來一點青相看玉寶半高僧摩伽到處修行徹不借騰衛始上乘

戲題桐花布

桐花小鳳逐花生花落因何遂滅形豈向哀牢成絮布分來詩叟作吳綾

漢臣云拈來便韵

讀安南記

層崖飛瀑響高秋猿鳥愁窺白石洲者卜河西車騎
靳安南猶祀壽亭侯

附陳本符師署門詩後

點點歸鴉暮還吟五老筇水聲亂人語麥浪起花風
聽雨天如皴搏雲石可春不堪斑髩叟悚息問重瞳
漢臣云田園詩沖淡易堅樸難此于堅樸中更有奇響

聽蛙

耳食春鶯久還聞夏語蟲螢歌揺反舌漁鼓眩龍鍾
怒月聲先沸馳河氣欲翀不愁蚍目聽前路有蜈蚣

誠之云嘲笑他還是喚醒他可謂肆而隱

華仲通被繫得釋書此候之

芳名載半輿毛欽未了平生北面心坐擁寒爐深夜
雪小樓高臥到如今
漢臣云比擬確當

代李衛公疏西嶽語

金方作鎮擁金魚李子何人獨御車或走西秦或自
帝與君前箸意何如
誠之云將衛公書對看此詩知此詩之簡妙

懷所思

仙子凌波一笑傾荷花香听浣微醒詩人錯寫莊姜
艷螓首蛾眉不近情

越女

越女肌膚白雪冷梨花還帶蕙蘭馨吳宮此去宜歌
舞陌上春歸不再青

詠梅

不信山人衣紫非瑗絲雪韮趁熹微羅浮月下花如
夢傳語霜禽莫亂飛

漢臣云濾杳霏微古今詠梅者獨此得其神韵

鷺鷥

鷺鷥池頭白雪飄淡粧靚服含鮫綃望中球樹雙雙
舉肯學孤鴻叫海潮

白薔薇

玉鷄何事綵衣纏逕洗鉛華對野棠若使猩紅還著
麝煬妃先已占梅妝

風月

月照瓊樓半臂紗秋風何故入貧家天然風月分奐

冷却使楊朱哭路叉

誠之云如此點破鈌脣界却不消度世人矣然孰知作者淚落心窩也

弔嚴與陽先生

桐江一縷繫君臣漢室誰如嚴子真野老適成天地濶箕山原有許繇墳

顧隱君草堂吟 號丞蔵

草堂閒閒兮樾館芊芊而君居屖舍之西偏雖屖舍兮其不減于金塟之屋羃翠之軒早日披襟帶游心諸品外能知止與安巳小而物大清風來我室吾不厭其突明月流我狀吾不厭其光駟馬高蓋非不藏其憂孔潑吾何望鳳凰不好飛而能鳴千里之高嵓鴻鵠不好鳴而能飛百里之乎羌蒼蒼知余適長此巳爲得余能愛蒼蒼得此巳爲長傾酥醑兮弾素曲驂五花兮山之足君豈劇孟之神豪而無禍之辱買可藏兮德可虛知雌雄兮人如愚以詔兒孫及其餘

漢臣云躰氣高逸如青蓮七言古非香山可望

高槀旃學憲居母喪庭中春蘭忽現白花一叢根瓣皆白見者云此李安人生西之應又爲純

孝所感奇而賦之

荀璋喪居方却粒羽衣還向空庭集飛作盆中白玉花搖搖素影含霜葩不在當門舒艷色偏隨繐帳數根芽照水匪朱亦匪碧一洗珊瑚同月晛惟餘孝子淚斑痕心心相映垂巾幗六曲欄杆綺石床芳蓀何處不飄颻人因西去留瑶草鶴爲東來語國香向者如迎背如訣皆爲阿母傳清節百年歌笑等花前何不西方珮瓔玦見者如同薝蔔觀但聞薝蔔生餘歡欲知清淨前身在春蘭滿地卽林蘭

漢臣云朝霞點水芙蕖試風韵態色澤兩極其勝是何大復一流人

紀廷振每歲一週過江相訪寒齋對酌與言近狀

馬首蘼蕪枉自生盐梅苦笋不同莖竹書个字應憐我雁入他鄉豈是卿枇杷四氣全方熟萁荚三旬闕預更尋芳絕巘迷枯樹雪滿衣衫策蹇行俯仰忽驚年歲落漁人江上去又氷江東季鷹思鱠否杯酒何如身後名日食五升餘醉客詩成滿座半呼僧且喜時人多不識醒餘還自閉窗檽

漢臣云放自性解脫奇拔復飄揚濤宕無走入酣暢之苦天才獨絕

贈陳處士

偉哉陳君氷鏡姿手挾霜毫事幕府幕府會計百務新君爲劉晏簿領之能臣十年功高心獨苦猶自低眉笑田部誰云投筆班仲升而今贊綬之路誠難登王家受糈各有分扶櫨埏埴皆股肱我思龍拔驥附稱上士贊書亦號郎官史人生得意無等倫願養天命歸清淳酡顏一笑生長春

唁臨安過學博 號扶搖

一官臨水似漂舟猝遇風濤不少留勘破此生趨舍路身家妻子等仇讐

漢臣云無數亂絲一刀斬斷此德山棒臨濟喝也

閨思

吳山楚水兩相疑窮宛還鄉未有期裴鏡百年紅粉落寶釵三日翠雲移猿啼斷處人烟少反舌聲中草秀肥小立橫塘看乳鴨雙雙離褷弄漣漪

識之云能寫溫李却妙在有古詩氣 漢臣云是子夜前溪逸響

下弦月

剩有西園月墻頭掛角端影入珠宮碎胎生蚌窟完素娥羞學扇謫吏小呼盤悲來尋故我憇久惜難圓衰鬢皆如此黎明不忍看

子不語怪題

語怪君門欲有爲天書圖讖總虛危秦皇不用求神女武后何須拜瑞雷石似人言終化土龜陳帝範亦燃灰儒門不語稱先覺大地狂瀾到此廻

薛偉楚兄尊慈鄒孺人壽

霓裳來寶地褒幄當新砂百里奉慈顏千年瞻問氣所期梁伯鸞威儀飽司隷遙遙閶闔九龍潯翠竹青林百果陰池上烟波瑶草秀栖遲玉宇動高栞莫云憔悴江妃老梨妝窮宛鍾儀好十月炎州榴始華況復生當炎夏早狼籍珍珠粲瓠犀倪天之妹非凡妻兒曹能作姮娥賦如日在東光未西

嘲相士

風鑑何能識柳渾中書門下一親臣爲兒剃髮能綏敹顏子披緇亦老人

弔馬文忠素修老師

名人殉節古稱難名節雖珍不兩閒惟我先生躬兩
盡深山野老共悲歎

漢臣云語關世道直是二十一史定盤星指南車何止爲文忠一人闡幽誠之云元禮孟博非不名節而高然視文忠之殉國孰得其正名節豈易合言以二字歸文忠此文忠之所以爲文忠也

兼吊如師母二人 隨文忠殉于京邸

小星三五各西東也拜天家繫蓮空翻案古人無別
事能將兒女伴英雄

漢臣云妙在不落脂粉叶號兩家

秋日臥聽松雨聲

鹿起僧來說夢因身如塵尾挂流雲澄懷坐聽名山
響假寐微聞白鳥呻潮過海門天欲盡嘯從溪谷月
還淪不知松雨敲匡俗震絕西風瀑布津

漢臣云五六雄深清香全似于美其餘作者多不能兼

芙蓉

斷腸花老漢宮愁尚有芙蓉意未秋淵沚自移傾國
艷羅城偏援美人尤霜含曉露承恩重白帶嫣紅傍
晚收可笑花經題一命葵胡石竹豈同儔

漢臣云風韻雅麗無半字落輕薄憔悴語豈非冰雪鍾鼎中人

與海虞朱長庚言命

芙蓉城上客相呼不信人間命有無朝貴苦纏牛斗
宿山僧還記六壬孤休嫌術士衣鶉結我亦林間飯
堇茶祿位可將心計得栖筠何事劾陳怤

玉蘭

春來谷口半瓊枝未葉先花綴羽衣天女自搖青玉
樹山人錯配紫辛夷崢嶸日下羞彤管鄂韡風前笑
逸詩却爲含蘭留禁籞至今猶惜武昭儀

來燕遇歸鴻

長淮風雨過南天每向江頭索寄箋來去怯隨金聲
影炎涼自感玉釵鈿宮中乍入揮紅淚馬上相逢說
禁烟此會芳菲詒遠訊應期築壘在蘆邊

催牡丹花

臨春學士惜春歸判椰批花手自麾沉醉玉欄先草
制移詩上苑復銜枚鳥窺捻印帝饒舌月浸脂香學
画眉此夜不將紅艷發空教野鹿禁中回

泛荷

鸂鶒栖栖弄夕陽荷花初騁小腰香凌風旖旎驕天

后照水差池覷六郎似說蓮房人未老却愁魚戲蝶
空怭相思歷亂迷秋草影入洄波蕩遠檠

螢火

翡翠簾前薄暮暉分來丹鳥便緣帷文蛾乍拂寒光
去書帶無妨蹈火危飛到五更星共曉妻其八月煖
還炊迷樓不用咸陽炬一夜螢山已滅隋

誠之云六朝詠螢人多警句工部詩猜滯矣讀飛到五更星共曉叫絕結句如疾雷破驪

文心

鬼市岑樓大海灘珠人入水捕珠還文心欲似盧亭

叟偏向蛟龍窟裏翻

苦雨

朱櫻樹下薄羅衣纔試春風又苦濡歲歲社翁雲不
雨如何玉女變蛇醫

其二

三巴三月漏天痕打樹吹風泣遠人安得五銖錢作
鎮一填海眼似山身

漢臣云酸楚事偏能作奇麗語筆底有明珠十斛

讀漢武七夕故事

武帝圖玄宿上台碧鷄金馬祀塡街槐花已老三秋
實王母西歸杳不來

漢臣云全部封禪書槩括二十八字中　誠之云類作華清宮詞妙手

懷玄墓元長上人不遇

一龕烟雨障芙蓉野老淒其別誌公大海深深猶失
足無因獨上妙高峰

漢臣云正是腦後一搥何止竹院逢僧之思

感興

小鳥飛鳴亦遠岑風吹短袖作虛礁滿山詩料騎驢

得不用閑門刻苦吟

說戒

曾過青山禮赤髭不將香履易軍持春風毎妒飛來
鉢故送桃花落戒衣

漢臣云是持是犯請明眼人下一轉語　誠之云借春風桃花說法於此會得婆子燒庵靈雲一笑

思歸

飄飄伊洛昔猶存舊管迎風入鴈群應笑六街塵土
滑五湖深處扣桐君

再和王職方崇岩中橋小隱詩三首

誰云齧缺問蒲衣道在漁竿不在機得喪兩休齊寵辱神巫何用說三機

其二

十餐饘饋五饔存野老奔趨未息群閑戶早辭門外屨猶疑夢裏學爲君

其三

田園苟簡不修名一宿何須射鴨亭同是栗林飛彈處鶉居鷇食鳥行行

漢臣云句向夜深得思從天外歸詩之險隽似此誠之云都都是天成韻句

讀漢元帝賜單于美人詔

六宮雲鬢掃香塵不覺胭脂度北門豈爲女戎能亂國驅之海外亦明君

漢臣云深達國體粵人全城應制諸篇俱成下駟

陳雪沅少府視篆屬邑士民皆留爲誌思詩紀其盛十首

公諱棣景陵人爲常州府捕丞

藕花沿岸一官舟醉指銀章作釣鉤父老攀衣背下淚神君何事獨清謳

其二

曾過東坡舊講堂移牀清話足縑緗歸來十櫃書應滿豈羨珍珠百斛量

其三

洛州風采怫權豪影入屏星光氣高白帝神人呵禦久埋輪不用數駼騶

其四

野鶴亭亭中散姿東平千里輒相思薔薇若問鴻軒信只帶南茶一兩枝

其五

漫理蕭曹作郡丞獄中生櫓盡牽籐公門整日清如雪閒與儒生學放鷹

其六

八條清訓自隄防艷頌雖奇險不妨聞說荊南人捕虎於今力士盡衣裳

其七

春申遺壤愛猶存遥望江雲雨一村勞吏去如春水滑清名長與碧山蹟

其八

監州此去未還都一路壺漿夾轂呼鼉畫溪頭多翰墨山人寫作使君圖

其九

王謝家風此地淹宜和諸路一人兼車幡莫更遮司馬士女逢迎共揭簾

其十

法曹還種廣平花數瓣香抽冰雪芽何遜再來頭未白不如毋去此爲家

漢臣云贈送斬晃易俗易套少陵五雲多處望三台猶爲人簡點故不如羨爾城頭姑射山淸迥獨絕也此十首點揚蕭適在胝脉中何啻青津碧荻

野望

細雨疎林釣艇喧隔籬呼酒一簾懸秧針六月田田滿尚有愁人泣杜鵑

誠之云聶夷中詩與此詩同意句句法一直一婉

宮怨

歸鴉陣陣亂斜陽長笛聲聲怨未央美女十年猶買賦春來應脫舊娃裝

勉微公任

驄馬門風已百年箕裘弓冶各歸田江東正獻文還在夷簡何人子不然

京邸思麵水

澄山麵水正涓涓流入黃封酒事圓山水不隨人意換纔生揀擇是貪泉

誠之云研求言句動人深省吳隱之詩是志士語此是道人語

江上丈人

江水湯湯渡子胥胥山一劍指崎嶇丈人猶恥捨珪爵何事傾身奉闔廬

漢臣云此丈人與淮陰漂母可謂知人然皆不以功名終其負此翁也過多矣可歎也噫出

漫興

人生百歲隘二毛相侵尋佛桑花暮落望帝鳥幽沈萬物皆如此吾道獨于今懿公應煮鶴次律且焚琴宋有蘭子者悠悠蓬棘心不知堅白論誰爲王仲任

偶懇

青青少年髮中路爲愁煎熱夢亂塵宇誰知靜者賢披裘坐深省欹欹寒暑遷蛾眉陷身妒甘毳爽口原澌除一刻好枯坐桑榆邊綿綿若飛羽寂寂同寒蟬

山前看落日山後聽鳴泉瞻聽兩無意泉下日將穿

未遇

自笑書生拙天涯一雁篤囊錢空似索萝筆未生花
賦學凌雲壯詞慚擲地佳孟嘗稱好士禰子只三撾
老母誰溫凊新妻孰縕紗夜啜庾郎韮晨播霍隱瓜
豈有知音者高山聽伯牙

謀臣

天上層雲緖諸公蒲穀覲一丸泥定泰三寸舌起晉
和勃為安劉屈頗還感藺

棘門軍

烽烟震齊魯淮北無寧堵東海調魚書維揚開帥府
誰為馬伏波衝鋒破樓櫓不辭金碧城分作將軍土
所恨黔之驢一鳴怖哮虎虎久熟識之幾笑如聾瞽
黃昏雨霰多征鼓叫任弩棘門兒戲觀且作宜城賭

渼臣云無可奈何之語盡是古樂府風調

赴施曠如先生放生之招途遇弋者

吾因鍛羽投林去爾為貪毛灼火來何不將心置彼
腹一平苦海作蓮臺

感南唐陳子喬入視事堂自經故事

朝拜簪纓夕已除紛紛降表世修書南朝尺地非其
有祇剩陳喬一坐隅

渼臣云此是梁溪忠義之祖得此詩堪為邑乘生
色亟宜採入

吊華銓部鳳超先生

鷲湖一老足全真便赴秋宵殉此身懷石三年猶恨
晚此心何似屈靈均

渼臣云聲出已後吾正當於此想其沈痛誠之
云銓部之死與靈均不同其心則一也詩貴曲而
隱詠歎自得之

海上巡行有感

溟渤大海一漁艑身在風波亦儻然不借眾光牛背
上肯持手板馬頭前蛟鯨有氣能翻雨星斗無根只
傍天祇為瓜期歸未得勞勞亭上數年鞭

渼臣云古今有人未有不以數字者其用
為香山右丞耳讀此詩豈見每望五嶽起方寸
時

酬顧醫士懷虛

五老堂前遠砌花兒童呼是十全家青箱幾世辭璽
玖赤箭延年感木瓜兒是斯僧猶可治人非冉伯豈

終還醫王有路通仙島自此無雙遇押衙

懐虚諱中偉善岐黄有神術乃祖虚舟父釣泉俱還金種德爲時所重繪入五老圖中

中秋天妃宮翫月

萬里熒臺濯廣寒十門璹素暫停看晶簾正捲蛟龍頷玉杵斜舂蚌蛤九界破紫霄天半壁平分青海日初圓年年此夜無風雨應勅嫦娥作縣官

誠之云高峙瑰麗東海一輪非此不能寫㷀

遊和鄭三山京邸初度詩

仙衣楚楚薜蘿侵解帶行吟自在音秋典已隨黃葉

老文心猶比白泉深探驪弃爪皆名筆舞鶴廻風一素琴捉鼻此時猶不免幾回搔首惜朝簪

觀優

子弟亦何佳而來長者盻四海一梨園乾坤同負販耆前父子嘻堂上君臣戲戈戟起城宮詩書寓諧訕月上小樓西島宿中林見悲歡不再團紅粉成塗炭

讀李義山奠女寄寄文傷吾幼女

寄寄雖猶子勞學但父恩故將兒弄物一㩦舊巾匭菱華焇兒額芸草菱兒私何期求素女便作胭脂緋一夜入巫峽瀟湘去搗衣終風搴小島大海沉鯤鮞慈親還剪燭泪盡索題詩明知兒女事慨我亦爲之

渼臣云一語點破便已不堪多讀

蘭花

春氣達幽谷離離琪草生從風致偃仰含露態微傾一朝聞楚佩千里憶秦蘅玉池清且皙天爲雨璣璧不脂粉而香不沐浴而白宣尼賦其守靈均愛其色揚揚王者芳不採吾何傷孫遜爲之序使吾登曲房露浥宮人肺莧飄玉女䏣吾心愛此卉朝夕縫玄纕

何必石家樹朱光照錦堂

渼臣云䯄無媚骨筆無媚字國香空谷非此不稱

旅懷

水平波自靜山空雲亦閒鶴子和梅嫂相看不語灘只愁鵑鳩鳥月下說關關聲聲歸去好使我淚珠潸

送孚魚叔之薊州

易水悲歌事已邈雲中此去防崔嵬胡鬍老作千年叟傲骨還攜一品圭導氣自餐吳白朮相思不用蜀當歸九齡風度人如昨擬借騰霜照夜煇

過湖上趙封翁覲墀天開草堂即景

繞治蓬蒿一兩畬藥爐茶竈盡舒徐風前乍舞垂垂月花下新翻點點書不共貴侯朝露速何妨野老暮年迂閒來日落湖船影滿地披簑學釣魚

誠之云與會悠於風月清散寄之漁樵爲覲翁寫照正在阿堵中

壽滕毋王孺人兼贈子行

毋美桑門一女媧曇恭滕下復如何扶風秀出藏書舘東海祥生引鳳坡忠敏自傳三寶鑑華容誰織五絲紽勞哉吾毋今猶績此夜開樽醉碧螺

爲尤太爵之毋袁孺人初度 子存隱

桃李春風杳不言千言寶笈在芝田本蘭當戶聲聲織藥中盈階葉葉煎妙覩已澄常綉佛諸生無礙樂馴猿飛來玉杵寒江上應與雲翹作惠[illegible]

贈何隱君驤江歸年已六十 李章甫江篆刻

客居江上等魚蝦薄藝隨身處處宅玉斧浸侵天上桂靈修還度月邊槎遶遮狄老開銀鏡匱點玄洲極鉄花想爲出鬪遺妙訣至今霜色不曾加

誠之云弟詩亦喜用僻事然於共覽者偏運掉得幻

遊惠山寺過二泉亭汲飲

紅塵盡處碧濤生贈我中泠水一升山寺不知春韭味野妝休妬鵓鴿羨詩魔草癖皆成聖水驛茶寮獨罷征願捉溪頭三尺綆長年坐卧學泰精

誠之云水聲罷征泉石可笑王丞恐妬幽人者復不免耳含宇生發

過碧山吟社遺趾

漪瀾堂北舊松陰冰雪先生詒好音漸老漸工詩史律何嫌何忌酒僧淫鳴泉逗雨飄浮磬破葉當風響斷琴但得灞陵橋上意西神到處碧山吟

清明後四日社飲胡愼三侍御齋頭爲聖木彥呂諸君催詩頗迫

乍飲城南碧水廻懷春此地復銜杯看花愛數迎風信煮笋驚聞未雨雷新火夢中先得句賣餳聲裏又傳枚風人相續招魂草何不樽前賦子綏

漢章云似東坡復似放翁

代花請霽

好花冬應節好雨亦知時今年三月暮不見好花齊花意欲嬌好天心不自持淋鈴入斜谷一望垂千絲

雨三日為潦花三日為蘼又况百日雨原無百日雜
翠穿籬落靜紅墮石泉悲或有催花雨霏霏太液池
如何解語花苦雨無甘辭淫波醉水刀雄者翔其雌
雨肥花自瘦花瘦鳥仍肥獨憐山性無花空恐咨
酒人連軫去花發長遲遲天不能雨酒徒雨天亦癡
因却巫山女往賽封穿姨風幡頻帶雨神女復娛娛
庶幾清明雪能消穀雨斯而今花雨信偏向雪中飛
霜甦今夜落碩果後來稀無果人猶可無麥將安期
無花又無麥天意豈知之

趙月潭云才人之筆以此箋天天可笑回訴窮愁者妄耳　漢臣云放嫉極意之篇無使酒罵坐態此乃真風流真蘊藉

壽湖上浦隱君之配沈孺人　錦墅字

五湖多佳人作配湖之濱宸廖同雅尚珠玉非吾珍
水馬蝸牛宅烹鳧弋鴈舟雨開新絲皺風埽亂紅匀
舜笑扁舟傾覇越佳長顰不如湖上水千年無斷痕

陸銓部褒涌元配吳恭人為一敬社兄之母壽者如林予不揣亦廣之殿

太宰門楣貴風流五色綢不爭羅綺艷德美自然佳
夫子斯焉取恭人莫可瑕紡絡一聲靜姬媵手爭乂
但得幃中教群兒局外御威儀莊以麗文彩正而葩
入為三品頌居無千貫鎈庶幾君子句堪酬女伯牙
獨憐江上曲難和孝熙家

漢臣云氣骨莊雅上者東廣少　不失陸士衡

與張隱君

爾祖介軒公乘驄佐御龍香留袍笏在人與雒陽東
及今芸壁暗檀桂已飄蓬兒孫餐舊德墟里醉新豐
所賴淳初力殷勤繼小宗不恤胥人苦能通仕者窮

風霜一生老花草百年紅呼兒友適至觀魚鳥亦同
欝欝開三徑岩岩峙雨松長歌娛短髮清卧足高春
何以介景福吾翁卽介翁

慕之云廓語錯綜達夫清老華情華力兼似之

與程處士霽寰寫金孝充哀重其諸公之索

誰為明德老能居仁者村程門一中叟躰氣高且淳
蕭伎偉八尺退然如令人物有交加好心無執着痕
風雨留君宿飢寒自我存楓江紅葉晚茗水白蘋春
光祿登臨處黃衣剝啄恩嘉賓爭載酒傾心古達尊

清文滋芳藥香句溢蘭蓀

和吳中諸子爲蔣南陔大人陳母悅辰 南陔爲建安南海二縣令

朱鳥臨粧日荊臺毀玉時誰憐采蘗子即是執經師零陵社稷器移爲廣州馳心事沉香浦清潭照影齊雖入黃華地還同白鶴妃肅如侍賓客澹然忘笑嬉顧問皆詩禮經綸佐豹貔烹葵綠鶴冉借火得牛衣自到珠江宿不聞採荔枝荔枝少顏色珠江珠亦疑皆言使君婦多於吳隱之歸問致洗腆天錫以佳兒咸能步黃屋一展溫清思思之未可量先此椒蘭辭

孫銘常六十工画蘭乃尊海若亦以八十善飯詩慶之

雷溪画蘭子潑墨舞仙仙一飲傾一斗疾於虹飲川翺遊東鶴市金梯誰與先合幕江山遠騁舟意氣翩慷慨思前席淒凉老故園爲承華髮叟衰陽看芝田投壺天亦笑洗耳堯[illegible]言世界如粟葉松喬空蚍蜒八十不爲耄六十豈[illegible][illegible]滄海無終極古人皆大年但有菖蒲節無妨藤絮牽雲空長斗月水落恣揮絃

天都有雙老山猿安得眠

賦得長沙吊屈爲悲高忠憲公 是 忠憲季

湜湜湘靈過沅州紉蘭結佀貝宮秋年指水臣心白曠世投淵吾道休何忍蛟龍吞正氣應驅豺虎破讒謀東林亦洒南冠淚頗賴忠魂古渡頭

誠之云不過爲激烈於予有道得躲然巳字宇沉痛

悲窮

霜娥九月解催衣不爲書生送屐扉酒債窮時人倍索書錢窘處獨歔欷無多楮筆還嫌費有數柴薪尚莫支杜甫年年愁過歲而今閣筆罷吟詩

濮臣云正以眞率勝人老杜亦然豈獸元白

朱盡銘以詩藁見示予謬叨一日之長率爾丹黃書此謝之

我亦吳筌學楚騷芟鋤詩句比天喬文掺汲冢一十庚字寫蒼經三萬條祇爲蠹魚吞[illegible]鳳相隨修竹弾甘蕉君家自有江妃賦不用先生[illegible]一姚

思藐姑射山

縹緲烟中姑射山空雲潦倒亦成斑維群白鹿多于

草狼藉靈芝莫數蕭實李留髎仙子御瑶林有路宓妃還青牛已破愁城鎮海内于今尚觸蠻

贈秦太學公安

深林孤坐小山聽鶴羽参差石徑分帛㬳不如人更煖舌存應共齒猶存巫峰南眺瑶姬館華嶽西臨老子村從此披榛攀虎豹散衣博帶卧香芸

漢臣云眼前語一經點化便使壘旌旗倏變真能出奇無窮

蕲齋二集卷之三

黄家舒漢臣評
錫山呂　暘全五著
兄自咸誠之閲

序

重刻百警篇序

桓臺王先生老矣而置筆牖箍番思竹箭爲警心定命之文凡百條所以警其前惕其後也讀之者如見桓臺先生嚴不敢犯吾侄名儒甫成童恍之銘諸心

縉諸手日是書也幼而習之老而不逮者也夫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事親無枝言事友無失色故孝友之名立而百行章焉衣衾布被以儉爲容筆囊枕屏以慎爲訓至於崔子玉座右之銘吳晋卿礄矯之記誠警之矣而或棄此書不讀以齊紿便佞爲賢以勇聧伍戾爲決求天下奇聞傳觀以自偉而於古人之言坊行表汎汎然如枘鑿之不相入雖子雲相如之言無裨勸懲徒滋華僞亦何取焉故取乎是書也成童之心非成童之識也

惜乎其與桓臺先生俱逝也仲兄爾長因廣梓之以
勸夫世之少而讀之老而棄之者
漢臣云愈簡愈嚴子玉座銘黃門家訓合而有之
識之云名儒侄幼而明惠便留心前言往行觿
子仲翔之流也惜其苗而不秀全
五弟爲拈出童年絕識堪不朽矣

洛陽蔣孝子思親錄序 諱澄一

楊子曰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親猶日也人子
之事其親猶夸父之追其日也日不可追親不可待
皋魚所以哭於塗王褒所以廬於墓也之二子者一
則曰吾少學周流天下而吾親死爲大憾一則曰吾

父非有不道而倉皇受戮理無復伸爲大恐如洛陽
蔣子望周者少而依親親沒以正何居乎而亦效之
也曰吾所見皆親而不得親所舍皆廬而不得親之
廬故痛也於是悵焉愴焉惚焉愾焉覩其宗黨非宗
黨也皆二人也覩其堊室非堊室也皆夜臺也練衣
練裳非衣裳也皆草苫也家之祠廟非祠廟也皆牆
翣也天之星辰地之草木非天地之爲之也皆風樹
也所過名山大川非山川也皆吾親之兆域也所讀
之詩書執禮非詩禮也皆孝經也則蔣子亦何適而

非墓何見而非親乎忽而狂走則千巖蠟屐百道浮
槎柳絮煙中離覓幾斷子好遊乎曰非好遊也此廬
墓之窮也忽而伏闕則遺矢一函天人三冊金馬
門前披忠瀝藎子好名乎曰非好名也此廬墓之變
也忽而歸林則坐留禪影高臥儒身三子偕來開吟
梁父子好逸乎曰非好逸也此廬墓之通也通則可
久進乎易矣乃於輪封之下著思親錄數千言一字
一思雖使皋魚載筆王褒染翰以從之嘆不及也余
讀之據案而吟當食而嗟殆不翅韋編之絕也

漢臣云鏞寫孝思難得如許奕奕飛動繇全五胸
中至性不覺淋漓傾倒不然剪綵爲花必無生氣

送雲間沈宗林之任揚州學正序 諱泰

世有經綸於學舍冊獲於詞林如李膺黃憲其人者
乎曰維沈公又有握隋侯之珠懷荆山之璧而一坐
寒氈十年不變色者乎曰亦維沈公公繇來安訓陟
吾錫之司諭人皆喜之而師不之喜也易林之屯曰
蒼龍單獨與石相觸室家不淑故其道北而南也及
其三任爲邗州學正人或迂之而師不之迂也易林
之觀曰江淮河海天之奧府樂我君子可以長有故

其教南而北也昔人以文學爲掌故博士爲散員兼之弗爲而攷諸秦漢刺史之尊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唐宋三師三公不常設臺省寺監之官但領空名無實位雖至尊如中書門下同三品亦職一博士掌故而已故曰官無崇卑稱職則良任無大小循久則臧學之染人甚於冊青冊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則公之一坐寒氈十年不變宜也況于公之爲學通五經貫六藝七戰蘭臯而偃得之者二焉今且以

其二之一治諸生端矩矱肅衣冠其服皐收端縞紳鞸也其佩瑀琚玠璜也其爲容爲聲則堂上堂下之籩豆戚揚也匡衡之於平原文翁之于蜀鄭克之于鄧州陸九齡之于輿國皆地醜德齊莫之能尚于是挾圖書負墳策雲會於京師如明帝之臨雍拜老其庶幾焉不然崇陽四書院居中處之亦可久也邗州之埶特四姓小侯等爾何足爲公榮雖然邗州故東部產也陳琳武庫之才且猶避之三舍曰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非東部不可以一朝居而欲槃旋乎糟

榍之廣廈駛騁乎芍藥之崇堦未易得也夫六物具而得魚六藝成而得教沈公行矣夫且坐木蘭之亭登文選之樓眺昭明之館題三絕之碑爲黌宮正矣尋師者以彌高爲得故屢遷而不嫌修業者以日新爲益故舍舊而不疑而無如邗州之有師錫瓌之無師也撫其松檜如甘棠焉閱其琴書如緇帷之坐焉徬徨周道如失其親然吾聞之滁陽之山鴻溪之水皆先生之德也先生官于此豈家于此哉昔沈既濟以經學該明拜史官之職沈景緯以兄弟名譽登司

直之班君家文蔚翩翩衣冠奕奕如泉之源莫有既焉于是張子元韞王子永照輩泂波弄辭送之二泉之上曰揚子江中冷水非中夜操舟不可得而今且引而灌之二泉也

漢臣云雕文倩飾高緻遠引孝穆子山鄙應讓席乃其體氣何嘗落東京以下　鼓之云如入宗廟琅琅見禮樂器都妙在通之無跡

劉氏家乘序

劉之著於史也趍西漢始大而光武昭烈成之陵夷至於五代猶有宋之裕後漢之知遠焉雖武周崇巖

之倫不逮也劉氏之家乘與國史相爲盛衰而攷其季皆以禪終則有盛無衰也其近譜有曰陶唐氏之後劉累爲御龍氏事孔甲傳世迄乎秦有豐公者沛人也生執嘉執嘉生高祖邦邦同母少弟交始封元王居東楚四世孫陽城侯德徙之京兆五季時都督沛國公楚孫京兆再徙建州而公侯之散居吳越者多矣當在宋也謚文與忠者一時十人而屏山先生特以考亭師爲之冠京兆之德於是乎盛然皆楚元王之後也孫宋訖今或爲國高或爲欒范簪纓之胄

焜燿中邦若吾吳之靖節公攽、文恭公鉉、少司馬嶫、中丞杲、光祿卿元珍、侍御鳳、方伯觀、部曹源澄、曙司李純仁、孝廉常康、熙祚、其表表者也餘不勝述而閩之建陽江右之金谿爲最則何莫非沛國公之後乎澗流採原以立家典以陳舊章則予同邑渭公一人之力也予因之適然驚憮然慕中篇而嘆曰嘻此親親之義矣禮别子爲祖繼别爲宗繼禰爲小宗如楚元王者劉之别祖也沛國公者劉之繼别者也靖節公等非其降一等爲小宗者乎使世世子孫循其等

分毋忒則歲有會世有問吉凶賓嘉之禮有成轉從流離之事有恤微特屏山之後而已雖楚元王之湯沐至今存可也無如昭穆之外夷於路人時遠世疎漢不相顧此渭公之眷焉踟蹰畫爲宗譜爾然使末俗嫌猜之餘悉如渭公推心一本無忝爾所生則族有圖宗有像嗣爲本支者有原出爲人後者有委三黨得其順九族得其和微特元王之裔而已即貞觀初之所爲九百二十三姓者如一姓也千六百五十一家者如一家也何則五帝之初人皆一家家皆一姓也

誠之云於近代却似奔湍然必不爲震川所少以其無雜氣也

陶遷之隨筆記序

昔趙璘之之因話錄小言也而梁周翰繼之爲續因話錄乃容齋隨筆一書出自洪景盧而後之人無續焉竹帛餘文爲異已者所遺[illegible]遷之先生以洪筆爲鉏耒以經史爲阡[illegible]凡數千言飄、容齋百之一爾然而賓忠規[illegible]義或張仁慕坐謙帷澤源於涇渭之流拔轡於邪正之塗俾孔老覽觀焉

子持籌而筭之百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何
必異聞夫漢之東觀唐之史司裒集群書皆爲讜論
而識者猶有條章不建汗青無日之譏無他能先人
而不能隨人能隨人而不能隨筆也言者心之聲辭
者理之發心正而發言文理成而後辭確執韓非惠
施之筆爲仲山周旦之詩弗類矣所以老聃疾僞宜
尼惡佞有志篤風塵而佯言上德心存軒冕而托意
玄珠者口到心不之隨言到身不之隨畫脂鏤氷亦
何益矣且夫訾食者不肥程材者不富修容者不眞

擇言者不仁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至言無言是以有
言讀遷之先生之隨筆者其知人哉長君譜善遷之
之續也故能世其書或曰容齋隨筆四十七卷之外
尚有夷堅志爲王謝家塵尾則請以先生寄傲集當
之

漢臣云拈出隨字義玄甚風行水上自然成文妙處只是一隨耳

秦儼塵生壙志後序

十有輕功名細萬物齊彭殤而死之惟恐不速者此
糟粃仁義芻狗道德者之所爲也四香先生之意不
然先生之意若曰賢者誠愛其生而重其死生而數
名死而節義兩者居其一便足垂封樹著丹青與金
石同壽若乃義不聠於五服誠不著於三光生爲匏
瓜死爲瓦礫此東阿所謂禽息鳥視終於白首者也
豈吾之所志哉是以陳小旻之卒章誦孔懷之初訓
篤親親宜悌弟瑩白骨而潤裒宗至於一莵裘一馬
鬣櫛風沐雨於養生送死之間者幾二十年吁何其
至也不此之至而他是圖雖執鞭弭從太學承顧問
列朝紳如陳宜中林則祖之流特其小也况公所值

之時又其變也之人也所謂塊然無徒廓然獨居計
同少伯忠合子胥者也而或者以爲齊彭殤細萬物
莊周列禦寇之徒則已過矣且夫士之懷忠不遇抱
學非時而輕意肆志以老者若柴桑之自祭太原之
墓文漢逸民之預爲碑記非眞賤其生而榮其死也
中有所憤懣不得已而逃焉者也是以爲輪爲彈與
世推移呼馬呼牛隨時所適雖剪髮變形於山谷中
無悔焉先生之所爲厭城市而樵璩陽得非其遺意
耶抑文信國大宋之孤忠海内之偉人也而當時猶

有作生祭文以速其死者今之生志其喻已耶抑喻人耶此則公意表之言而予輩後死者之所不敢必也

誠之云有所感而出之妻夙昔雨集於筆端

金處士學道序

金君超甫幼治詩文長而攻道家養生之術如着鞾壁上行非循循轍下蟆者或嘲之曰雷門有鵠幽棲遠目潛入鼓中聲如擊柷破鼓入雲終宵露宿不如微禽餐此重稃余曰不然夫燕雀之所以遜鴻鵠者

毛羽微瞻視慼不能摩空霄之中冠蓬嵩之上也今金君有高世拔俗之姿視五湖若杯三山若塊而又能毀光榮抑驕態以眞氣自攝其於斯道之津涘不庶幾矣乎且夫士之竭心計致功名競風華縻好爵倏而走金門上玉堂倏而墮坑塹投閑屛者皆燕雀類也此丁令威有化鶴今歸何不僊爲之歎也功名者儒家之鵠也丹竈者道家之鵠也學儒則有畫虎之嫌學道則有刻鵠之誚然與爲畫虎毋寧爲刻鵠也使金君釋此而風華之是競好爵之是縻眷戀餘榮輕遺物外猝有不利彈射隨之與雷門之敗鼓何以異故金君之擇術爲已審也

㵎臣云文以迅激得奇如河流之下龍門

誠之云雋旨亮節正以少許勝人

顧黃公南渡集序

昔朱曼泙殫千金學屠龍而無所用紀昌習射目承牽挺而技貫蝨巧拙豈有殊哉所以用其心異也學者皆誦詩讀書而不知所用於是二雅三頌徒爲鞶帨之篇龍圖龜書等於雕蟲之製採春華忘秋實亦何取焉惟善單厥心者風雅變而離騷猶足稱經

而班馬二史亦不失春秋謹嚴之義世儒宗之曰春秋以後之經離騷是也秦漢以後之春秋馬班二史是也吾友顧子生而夙慧人目爲江夏黃公鵠明冲霄已具六羽而乃抑揚浮沉與時俯仰中歲應貢始奏治安吁黃公有心哉其學本天明道不修非聖之言而獨心醉離騷至中夜讀歔斗酒不倦於是忠孝信義之旨藏於九問九辯之辭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惜乎顧子見時剪珠弄玉綺靡惠巧之文已付秦人一炬十年以來烽烟羽檄羈旅敖游惆時傷世之唫

又慮六丁神攝取藏爲豆𥫱中物甚矣予之知黃公而不知黃公之所用心也黃公歸自鹿城與余有郭符之好而僅以南渡集眎余甚矣黃公之愛余而未能心愛余也覩斯集也茹古涵今諸體悉備賦擬靈光洞簫樂府並魏晉以上躋於天馬三侯唐山夫人房中之樂章歌行近體凌嵇阮而上之殆幾幾乎楚騷之作也而又不敢以楚騷鳴故降而比之漢史也而或者矜其艶詞忘其遠志猶之乎穿重井而聽仙鷄涉海宮而呼鮫人皆河漢之語也黃公楚人也而祖於吳故以南渡名其書予南人也好與楚人戰覩斯集也爲縱爲擒風雲莫測乃急斂其墨兵竪降旗以待曰今而後南人不復反矣

漢臣云含吐抑揚中具無限深情其纏綿惻愴處更佳 誠之云不肯漫爲月旦於文字得朋友性情竹與而作自有波瀾

段公贊政錄序 諱允中楚人

諸葛君王佐才也而弱輓簿書必諮參署曰苟能慕元直之十反勿寧之殷勤則亮可少過矣夫一參署至於七年七年之中諮謀至於十反則諸葛君猶且拜而禮之況其下乎宜乎錫山之士大夫皆切切然爲予一段公借寇也段公之尉錫凡七年矣計其勤如初下車也段公之來兵亦載塗以軍容入離民載道以國容入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而段公以一尉兼之不亦難乎知其難而故去之則祿祿奉其官救過之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公於此難易勞逸必以身先幸而徒不趨車不馳則與民休息而已不然則左鞭弭右櫜鞬與武人周旋無寧晷也在軍抗而立在行逐而果介者不拜過者不趨隷者不辱爲尉如此所以難也昔者五代之季武臣主州縣權遂罷縣尉遣小將卒授之爲鄉社患有尉如公而或令武臣虎視於前鄉民鼠伏於後者殆無之也昔夫軷輸丞職也而公兩代之聽斷令事也而公或親之其急人之急殆不啻乎十反也非越俎也勤於官而篤於爲民也錫之士大夫訂其政可以與可以觀而不可以去去則錫之庫藏荒矣公寢庫與天庾滯矣雖賢令尹修[illegible]而燥濕之不時寇盜之不戢啇夫販尹之不[illegible]無輔乎輔之至能無十反乎故

官七年不爲久也朱浮所云凡事積久則官自重官安則人自靜者是公之謂也

漢臣云字字實錄內藏經濟視唐人之記丞壁此爲典切　誠之云文得左史之精足傳此尉

陳雪沅少府南蘭名牘序

古今能文章者獨莊騷兩家而皆出於楚吳人雖有機雲之麗三絕之姿不逮也然以雲夢之澤而誇五湖以長松文梓之材而彪竹箭其可乎闔延陵之理樂覩虞翻之治易而謂惟楚有才惟吳遜之不然矣三楚陳公於是以方外司馬爲東觀詞臣接門下士

萬餘言曰南蘭名牘夫蘭者楚國之香也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而擕之南服不幾化而爲茅乎公夷然曰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則南服之與江潭無異也而況公有採擷之才有靈修之賦能使高明者蕤其鴻裁聰慧者獵其艷詞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則尺牘雖微亦莊騷之遺意也顧公以如此之技如此之才而或移之搜剔爲多金用之逢迎爲羨譽施之舉刺爲輿援則絕雲霓負蒼天何者不可而獨於是焉尋其清風高操峻若丘山槩可知矣豈徒以翰墨爲瀟湘以文字爲蘭芷哉

漢臣云衣服皆畫雲霞攬之使人飄飄欲仙　誠之云筆墨香艷非所難正難其香淨

彭鴻叟拂蓮堂詩序

余讀彭子之詩窮秋六首謂詩人多窮寒歎三首謂詩意多寒放吟四首謂詩賸多放其餘不過擕手贈人陶情豚物之句而已夫唐人之鏗金戛玉體非不工宋人之煖日濃陰詞非不麗而必以跨驢寒蘂聽雨秋江爲勝致以超出畦徑爲高帶烟霞爲遠神詩之

貴窮與不貴窮當何如耶彭子方屑於詩而其人復循謹溫抑無名士態語幾事譚氣節其也如龍其也如虎豹則正色裂眦挾矢操弓有封狼居胥意然則彭子之寒之放獨以其詩耳昔西洛陳公以研經術富詩文遂登樞府歷掌內外翰彭子之遺時亦猶此也或謂其詩蒼渾幽颯如遇龍威披古篆讀之能瘦人則謂此爲致瘦之詩可而謂此爲致窮之詩不可也

唐涵生花茵選勝次卷序

唐子譜花至一卷曰花間某韻事某清事幻事也如蓟子訓之斗酒片脯陳設無多而坐上數百人飲啖終日不盡又如楊太真之屏風刻美人形三寸許而夢中各呈本藝凡三十一種使此書實諸翠羽簾前招靈閣上以綠珠爲字潤以瓊英萬一花神竊之而走曰其金屋花也步蓮花也亡吳花也裂繒花也則香霧紛飛紅雨散亂花神將穠處閨閣之間爲寶釵爲雲佩爲夜來之短櫱精祲恍惚不知所之幸也唐子收之枕中而花始不至爲六朝作祟五季遊魂則

此書者花中之金簡玉章也非所以導奢靡長華競也故予謂讀韻事當表以青牙籤讀清事當表以白牙籤讀幻事當表以紫牙籤讀禁勝事當表以朱牙籤如鄴侯法寶愛而慎藏之又恐百年之後此書或化爲腐草爲枯木爲山間之野藤嘷嘯風雨潰敗不可收拾余故復序之爲看花之金鏡再鑒來人而或者曰此不過無愁天子之新聲衣冠宰相之別調耳此其人必戴研光帽入化人宮舞山香一曲者也不然何以舞曲未終花皆落去

漢臣云離奇恍惚文心清杳不可多得

張可先燕回詩序

始余讀張子之詩謂其風致爾雅逼真茂先而兒女情多不覺風雲氣少及其再上京華觀政銀臺之後格韻高絕俯仰曹劉乃知風雲之士氣自殊也然而士之以風雲累者多矣一行作吏則期會簿書刀筆筐篋之事縈其心雖遊華林瞰魚鳥不樂也而况走皇華之原隰追夸父之居諸輿不及旋轔人不暇流盼而欲其日試萬言皆爲珠玉行吟風雨盡若丹青

亦已過矣張子之詩往往從驢背馬塵津梁村肆間得之則何也蓋張子有經世之才文章特其餘事飛仁揚義揮袂風生故馳銅馬之門騁督亢之陂而悲歌慷慨之志興矣瞻黃石之祠拜子游之廟而景行仰止之心決矣過甘棠之址登文選之樓而咨諏訪度之事全矣然後征夫之况發其甌吟黎庶之謠資其嘯咏至于鴻雁于野之勞哀勸百堵之務胥爾登車執綏而嘆雖詩也亦猶夫輶軒采風之指太史陳俗之遺焉謂其牽情閨閣作相如賦者是猶讀宓妃

湘女之歌而誚靈均之好色也抑謂其托志風雲爲沈宋詞者是猶讀文貞杕策之篇廣平榮幸之句而疑其役役功名也夫豈知張子者哉

漢臣云不難其藻耀而難其高翔所謂文筆之鳴鳳

誠之云悟後落筆如風林水鳥處處說法

元長禪宗兄始創妙高峰序

古有妙高峰乎曰有之而不名也名之自元公始何以始之曰自乙亥春登此山爲阜錫地山靈皆拱手而授之于是樵牧之夫觀斯巔也曰元公巔旁有修竹曰元公竹有楊梅諸菓曰元公菓非獨此也山若

澗自元公鑿之得泉曰元公泉文相國湛持書之其居曰載雲居陳子眉公額之而海岑爲之圖家司馬益軒公爲之贊于是丹崖翠閣望若樓居青原白茅同于戶處倚蒼松蹲怪石烟雲一塢茅屋三間爲廣嚴家物矣獨惟山水何知僧分有限支林買之于深公白鶴道人爭之于寶誌而不可得也惟曹溪與虎跑合此而三元公其人傑乎然且遜遜退讓曰造寺開基原無功德以三篋統腹以斷薪續禪牀如有督者士大夫相餽遺傳餐不過數斗而且六時鍵戶禮

法華經入定離喧幾幾乎無漏之果矣一時中峰之蒼雪穹窿之尉堂靈巖之繼起玄墓之剖石離談妙辯左右相持皆張弓架箭以待而元公以澹泊冲靜處之無高坐氣亦無禪衲氣所發爲詩如空中梵音自然清遠遂使萬笏之奇琴臺之勝貝闕珠宮皆出其下元公其得非人傑乎然而四大妄身木歸何有初居普陀普陀亦妙高也躡足天台天台亦妙高也遊徧衡廬衡廬亦妙高也雖欲從之而文殊之超忽其去五臺遠矣

誠之云片石孤雲竊色相清池皓月照禪心二語恰爲此文傳神

郭汾又寓茗詩序

古人之詩以天地爲客故其詩于客也窮然後工長相思古別離諸篇之所以傳也顧銅梁玉壘馳驟者難爲客子夜前溪歌舞者易爲力斐答既殊吟嘯各別以蜀道而學吳趨可乎趙師有云吳聲清婉若長江廣流蜀聲躁急若激浪奔雷其致殊也而予意不然蜀聲而果躁也太白之賦清平子昂之懷峴山其詩有抑揚沉湎之風亦躁乎吳聲而果婉也東野之

吟峽哀仲文之操歸雁其詩有峻整孤峰之槩亦婉
乎詩無定在以情爲端如汾又先生之詩可見矣汾
又以甘泉長揚之才爲雲間司馬游刃之餘便翺翺
然有湖海氣曰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
仕止久速吾何縈心哉避兵茗雪之上遂家焉與吾
家半隱宇相接也二公皆以蜀人爲吳趨曲忼慨不
自持半隱曰嗟蜀道難也若聽清猿後應多白髮生
也汾又先生曰否蜀道易也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
春深唱鷓鴣也于是數年之間歛其悲凉蕉萃之思

爲優柔平中之曲如坐芙蓉溪上以虹霓爲絲明月
爲鉤不知其身之在清容軒松雪齋也向使先生遭
時遇主張組帳設流蘇緯氷蠶垂銀蒜令尚書給筆
札爲早朝應制之篇則繡楣焜燿雕栱玲瓏其詩之
膏澤固與今齊麗矣而安能咏嘆悠長有意外之音
不圖之美哉惟其瞻曠野之蕭條走窮巷之空廬嗟
殷墟之麥秀愍周室之黍離而詩乃如此工也窮然
後詩詩病窮乎詩然後窮窮病詩乎雖然物色先生
者行至矣先生將升中書省問奇天祿閣而豈徒爲

浮家泛宅之志和壓石蒼松之耘老哉

濱臣云寄託婁感然讀者但見其綺麗不見其悲
凉固知地轉錦江天迴渭水之句與遠昌長恨自
別 誠之云和平之氣消才人多少牢騷寓公讀
之可無子山仲宣之恨

自纂温處景行錄序

古者採風之使恒訪其地之淑人君子忠貞孝秀以
達于朝是以人推元凱里號高陽樹之風聲稱爲易
治予非其人也奉勅秉憲東甌則有其事有其事則
隆其選隆其選則正其言爰是諮諸膠庠諆諸野老
參諸近見攷諸前聞忠規孝緒爍然方策之間宦蹟

儒修犂然月旦之次叙徽猷於禮樂則郊廟流光談
節行於幽潛則山林吐氣人無徵而不採書有闕而
咸脩亦既板兩郡之尤成一家之言矣乃復喟然長
吟中篇而嘆曰嗚呼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予雖不能
至其足人景行者曾幾何哉世教榛蕪儒術衰息若
班固之諂竇馬融之黨梁相如之竊妻温嶠之離母
丁儀之昧巳殷浩之失民昔人所號爲彬彬者且無
全行無全行則無全名無全名則無全人以致清流
少濁流多僞學與正學熄泰山其頹哲人安仰宣尼

之節取於見利見危昭烈之遺誡於小善小惡豈徒
然哉且夫參天貳地莫大乎立名榮父光師莫先乎
砥行朱考亭平生惟守四字而人心以正孰云經術
無補世風而乃負觀察之虛名罕漸摩之實效經術
不修如王道何予謬以監臨循省前哲見夫甄括之
中上而公卿下而徒步亦皆立名砥行質有其文或
爲臯夔之孜孜或爲曾史之勉勉渾金璞玉則有舒
向之純方珪圓珠則有陳荀之邃而且官茲土者皆
人譽也益有說焉淑人君子忠貞孝秀之徒惟取牧

唱樵歌慷慨沉吟傳諸古今不絕耳此情可滅則天
地亦可滅峴山墮淚碑關西大鳥集墓情之所感化
之所通豈其微哉甄括環山帶海其情未離其化未
漓於是靈運之池塘春草開風雅于先鄭侯之秀麗
長圖發嶶音于後龜齡有光明磊落之姿心水有北
斗文章之象入其邑者懷寶玉而歸見其人者醉醇
醪而返誠中璞之詞亦前修之學海也由是搜奇剔
隱類聚而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程六官之職細大咸陳魯論
鄉黨之篇洪纖畢載鹽盬瑣職市儈游談不可以登

諸簡者則因其事而文飾之一縱一橫歸於典雅唯
以王道之用嚴作誡毋取吏治之寬厚疎防斯民見
之立懦廉頑一變至道如此書也則雖以是爲太史
陳詩之遺季子觀樂之獻可而況推之以及全浙以
被於天下乎

景行錄中集洪武元年至崇禎十七年忠良孝友義俠貞節名賢廉宦凡六種寧大毋苛風詩之意也寧嚴毋濫春秋之指也所與後之人序而續之他郡邑倣是則十五國之風備矣

漢臣云作吏能搜采文獻是第一難事讀此序與雅淵篤想見此書定下減陳留風俗襄陽耆舊諸編誠之云全五弟共有三長宜居史館乃治兵東甌能以文人作保障其靜氣足以鎮之也景行錄自序字字流出肺腑非孝非飾知言者自能挹其靜氣於篇幅之外

鄭太和山房著書序

今夫鼓鐘於明堂則溺音撤奏矣擬花於梓澤則剪
綵奪鮮矣餐霞於赤城則蜃蜷散氣矣採玉於崑山
則碔砆失素矣物以小而訕大以近而遺遠故遠大
之業不得不求諸行秘書也平陽鄭公六經之奧府
也所著易辨疑左國精髓諸書頡異閎通津梁來學
學者稱爲太和先生而顓于名場者三十年大圭弗
登清廟無色豈不惜哉自茲以還公亦循例入貢選

永康學博且白雲親舍之未敢忘也乞歸終養逾年復出亦復歸數朞之內或清風絳帳或暇日家山擁書萬卷手自刪鎊而成帙者纍纍所謂續用世言者疏王猷箋時政繫綱常之廢興世變之得失者也所爲山房四言者標氣節植功名知進退存亡而不離乎道者也它若程歲功明四序順時行樂選勝芳林高人之雅好也斯之謂時令纂言天道遠而難徵則星曆數家之文已爲塵飯而其文可裁其義不可滅王公設險陳督亢而策包桑洞覩遐矚鬼神所不遺

也存之以益神智何傷斯之謂筆觔詰人挺生靡地不顯昆陽多鉅公長者非人倫之龜鑑礪世之砥礪與作東昆仰止錄末俗浸淫唯禮可以已之唯法可以馭之則作鄉居瑣語古者分疆裂宇必表其地之高山大川以作鎮焉邑中有神跡如明王玉女諸峯仙人之窟宅也而可不悉表之以章地靈乎作南雁蕩圖誌景物備矣爰搜方外之篇取眞人六字經而傳以前迹導人於忍於方便於依本分無失也如三衆經演者是也澄心寂靜了性虛空乃至無有言語

文字而儒家性命之理通焉是則佛種存所以繼諸編而作也予讀其書神爲止視爲遲曰此方今之行秘書也雖三都兩京宏富遜之而靈壽甘泉深瑋莫及也惜也劉青田葉麗水章龍泉宋浦江四公之不生于今也使生于今必配太和而五也

誠之云鋪序中能爲作者闡微心手俱從發到後齊現闍通

錢希聲先生思親塚序

古今詩文之富猶珠玉貨貝之琅琅於華屋之間無算也然而貝玉之來自東自西無定屬惟詩文爲不

移如陟屺陟岵之詩在三百篇中不知誰氏之作而後人讀之皆知爲孝子之詩是也希聲先生刺婁東五稔家貧無貝玉而獨於含香之暇歸省其親時太翁已設絳紗坐皋比遠在羅陽學舍中而希聲不之遠也登巉巗躡飛石窺白雲於[illegible][illegible]華蓋之間景與目謀賞從中會叶比而歌之不覺[illegible]淙若突之奇流雲激風之致在其筆下予讀而悅之踖然曰詩不考古學詣盲人無杖詞不選料譬諸饑軍乏灶惟山水之助庶幾起予而以性情淺薄之夫君大山大水間

戰戰而已有王孟之姿而不必其淡有錢劉之氣而不必其深兩行紅粉何如少陵楓落吳江徒嘶百藥吾何取焉希聲之詩溲溲融融一宗情性于是金絲響動伶人罷吹孺慕閒誠雍門感泣飛鳥見之徘徊游魚聞之出聽皆曰此陟屺陟岵之遺風也而不特此也東甌故有吹笙臺宜笙詩而南陔白華孝子之篇有聲無辭請以希聲之詩補之何如

漢臣云根據六經一結借景生情尤爲巧合

金沙千賓之文稿序

予總丱時誦金沙之文採其一言方諸吉光片羽嗣後而婁東而雲間高華並發爲海內尊宿之所未窺於是嘆賞者衆而忌之者叢至然考其人皆巉巉清峭自成一家言年少書生便若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若賓之于予與婁東雲間諸公爲同事友俶儻風篤交口推之顧其雄邁之風不欲效世之修靚裝工粉黛文雅自姸而已觀書學劍爲雲梯仰攻之術使之進龐秉鉞獨當一面浴鐵投鞍有餘裕焉乃猶困於諸生爲吮墨含毫之製窘矣然稱古名家半出太學李唐郭元振陳東輩指不勝屈即今保舉之典據諸乙卷求諸拔貢詳且至焉顧首善必先太學掄英尤重積分一歲之中七十二試不減於兩榜之血戰而賓之侃侃然以先輩自持敦經術獎風流崇秦漢以上之書樂春秋兩關之文若臯禹之訏謨非金縢不可爲函商周之琬琰非清廟不可爲襲而欲贊而不顯顯而以膚碌終不能也恐譽之者其立言而忌之者其詆行也昔謝子徵見許子正弱冠時正色忠謇便許爲陳仲舉范孟博之儔夫仲舉孟博則豈可

以之望知已哉然不能不爲賓之屈一指也予之品題羔雁雖不如子徵而其所知于賓之者如此若乃雲中白鶴咫尺三山扶桑色絲衣被九有則予不知其所之矣

漢臣云莊嚴色相小品中殊不易得

誠之云爲文上作千城讚於都有關係

蕭木公雁山孤遊詩序

木公來自虎林遊屐穿章安萬山中飲雁蕩諸奇歸襟帶而紀遊之詩成大篇二十述記强半顏曰孤遊明所自也余惟遊之道有三曰山水功名知已而山

水爲長滄海波濤幽燕風雪是吾功名楚天烟雨吳
越雲山是吾知已其非道而遊者亦有三曰冷宦窮
商遠戍濟渡無舟望涯而反爲新亭傖父之不如而
又豈有康樂尋丘秣馬脂車之費哉木公貧孝廉策
杖搴衣上下山坂閒雖遊乎不豪也而乃探奇之暇
放雙眼浮巨觥眺盡大山大水每遇玉淸諸谷疎林
磐石之餘其詩瀰瀰然宮羽流灑與天闕之飛霞蒸
爲五色龍湫之瀑布瀉出千溪者相響答也章安失
妍虎林襄秀故曰有鴈山而兩遊皆孤也坡仙云浙
之有西湖猶人之有眉目其水瀦爲衆山之拱他舟
所不經惟遊人勝士晨夕耽玩其中而無風濤覆溺
之患家其上者皆僊種也過嚴陵烏石灘以下風濤
淬渤如戈戟相刺維檝爲勞長山蜿蜒綿亘無斷續
上惟松檜數株可眺望不可攀援肩高于項指大于
股而眉目之勝稀矣遠而雁山其浙之尾閭乎自非
吸露芳蘭幾英若木擿礫危嶠濯足清江者其誰攬
之是以予長聰明絶世遐不行走龍門杜甫滄雅軼
倫梯劍閣下渝州赤壁青原直几案間物爾而松門

繡谷都芴鳳巢諸名勝亦以兩袖貯之歸信乎遊不
孤不奇詩不奇不孤也獨惟予爲雁山主而木公以
孤遊名予得毋沽美酒種秫田集仙姬羅翡翠以待
之乎然而近水樓臺爲公先得公之所收于知已者
厚矣

漢臣云只一孤字便足爲木公傳神空濛寂歷烟
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出請以斯篇當之
誠之云遊不孤不奇孤不在獨往詩不奇不孤奇
不在琢句悟此者可與言遊可與言詩

陰行小史序

世之人喜見佛不喜見道喜讀廣初志不喜讀幽冥
錄喜言人事不喜言天蓬鬼王諸傖儜狀而欲暴陰
事以示於人曰此其善其淫之召致也何其愚吁非
愚也人皆陽言之吾則陰言之以闘其前人皆陰言
之吾則陽言之以章其後如秦檜之死傳受鐵枷諸
苦于方士伏章時見之至理宗朝苛試官驟亡入陰
亦見之事甚奇而確然此猶人之見之而已猶闖君
之自爲擄掠而已今則有身處其而理鄷都自爲閻
君而擄掠人晝夜不含者如予所見婁東之徐佛舍
陽羨之龔聖林澄江之蔣國華駱善士皆有冥判錄

傳於世何以故葢天爲季世之民造惡日酷負辜日
深雖刀山劍樹之刑不足以動故降爲生閻羅活鬼
卒以昭戒而痺揚之如此其摯也猶不之省復假手
於我湔子汝弼彙爲此書曰陰行小史陰行者陰刑
也小史者讀之戰戰然如小死也

誠之云不怕閻羅自鈔於讀見

遜國臣事鈔序

遜國臣鈔者何靖難時之所爲齊黃黨也既爲靖難
時之書不應於是乎出而於是乎出者爲尊者諱耻

爲親者諱疾也既爲　文皇帝靖難之書不應于是
乎終出而終出焉者春秋之義不以私廢公不以虐
美蔽實錄也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必銜此書然而
練子寧在猶當用之此書雖出於　文皇之時無悔
也昔唐太宗於建成元吉之難禁門喋血昌日無諱
而建成爲未立之公子建文爲南面之長君魏徵特
管仲之流孝孺乃夷齊之比其節重其義高則其事
宜微而令史直書　文皇之心與太宗之心一也或
云全身遠害亦是天常不應厚責人以死不知人臣
之義以死爲正徐厔韓郁諸君且不可而況於胡擀
等乎今之不死者特以文文山未入柴市之年暫囚
土室謝君直老母在堂之歲其作游民爲鼠肝蟲臂
觀耳律以人臣之義無一而可生也無一而可生將
誰爲見此死者而傳之西楊嘗有言曰我脫與周是
修同死誰爲是修傳者噫愚矣是修死與如是修者
死天下後世皆能傳之何必西楊且西楊雖傳之不
榮也周氏文恪文簡兩公既於今合而傳之矣亂子
鴻章又合而傳之於今矣噫西楊愚矣兩文公于朝

章國是靡不淹通如南宮之奪門大禮之廷諍紅丸
之罪案皆有疏鈔藏諸秘閣而獨書此者先之也且
夫南宮之變在復辟大禮之變在宗祧紅丸之變在
聖躬未有若遜國之鈔之重也遜國之鈔重故先之
也雖然此崇禎以前事也兩文公既捐館於崇禎之
前則凡崇禎以後之鈔兩文公爲北史之絕筆而鴻
章爲南史之僅存吾見其披髮緦冠而執簡以往也
噫予懼矣懼其不爲元亭邑而并爲徐韓諸子之不
豈也然則鴻章者史家之孝子亦忠臣也

呂鴻章云章法句法字法直與唐宋王爭署近
惟崆峒大洲差可雁行餘子瑣瑣未許較也
誠之云遜國忠臣事迄司儀部仲氏最爲詳覈無
與兩識擊節莊之恨不及見吾弟也予歎賞鐵筆

蓮華經註解序

蓮華經之於佛猶大海中之軻梨羅也佛之於蓮華經猶阿毘曇中之一字一句也而從而解之已贅序之抑又贅然竊疑佛法有權有實靡所不苞而於蓮華之義獨備青者優鉢羅也黃者拘勿頭也白者芬陀利也紅者鉢持摩也以五牛之義推之有殊色者當有殊因有殊因者當有殊果而蓮華則不然其莖

節其葉遜其本蒂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凡物之有權有實者未有過於蓮華者也故佛以爲妙法而世尊於鹿野苑中爲憍陳如五人說爲此經一時聽法者有萬二千人之多有學無學眷屬又有八千人之衆計爾時余之前身應在其內而惜乎憍陳如之退無一言也至於今乃有現宰官身而說法如蔬庵張先生者亦其一矣先生之學佛有權有實靡所不苞余不能盡曉而以兩足人註此一切法其舌根必吐蓮花香經旬不散者也昔吳興山中有一童子以誦是經故舌根不壞蔚爲青蓮夫掘地得之傳寶于世童子之前身當爲阿難後身當爲蔬庵宰官而予生八千人之中求爲掘地之樵夫亦不可得於是以序法爲權以施法爲實合掌恭敬而作是言

誠之云以文字緣度刀兵劫誰云陸地不生蓮花
漢臣云以花說法讀此乃知筆墨中亦有蓮胎

廣怖消災九幽懺法序

道書有龍漢赤明開皇之三劫而三經具焉曰洞眞洞玄洞神之經經各十二部部三十有六蘊於玉清

上清太清三藏中玉字金章未易授人人亦難領偓翁葛玄獨於三藏經中撮其樞要垂示懺文泄先天之秘開衆妙之門偓翁似不爲無過而原其本意惟曰拂航三洞日月九幽俾宿命因緣昭然報對而已人何以離三洞入九幽疑妄瞋癡誇爲心火嫉殺憎愛播爲塵勞逆君親毀經戒貪他物吝已施冤結多讚嘆少偓翁始爲之敘其根業懺其當來廣發志願流通此經眞所謂聖賢之愛人逾於父母之念兒也且夫父母念兒恩止一世翁念衆生慈周永劫父母

見兒不孝心致疎離翁見衆生不善慈念轉加代爲受苦如箭入心非從無畏中來閱無量劫度者何以有此惜乎衆生聾瞽敬信者希夢幻憂危長淪苦海乃復爲之正四方分八卦心想三十二天及羅都無間諸地獄使之知所適從明於奏報之原福生何致罪得何繇如是而慈尊之願力成神威布矣吾生處三十二天之中在三十七獄之上而不知讀誦此經讚禮尊號亦無明之鬼族耳羽士邪源溥乃能於一尊一號一句一偈靡不信心而復能精捜道藏恭寫

全書迄乎三年然後條軸吁其庶幾廣發志願流通此經者哉

黃臣云沉痛警切非秉願度世人不能有此悲憫
誠之云度厄脊落九天隨風生珠玉是從火龍真人得度者

薪齋二集卷之四

黃家舒漢臣評
錫山呂陽全五著
兄自咸誠之閱

記

心月禪師募建普同塔碑記

道人隻履西行去來無相瘞雁權教也而阿難等猶尸之是以釋伽真身見於明州之舍利塔非其戀攜絲矜暉翼也放布袋如何是布袋下事收涅槃如何

是涅槃中物有作則有止有動則有靜有寄則有歸有行則有藏天之道也今之舍利罕矣而有明州之續如心月禪師者視天下大衆皆可爲釋伽視果僧菩薩僧之遺骸皆可爲舍利子而不蘄以其身爲阿難于是乘大願船遊生死海竪寶幢法門淨三空至於經師律虎爭以轉輪王目之而師意不謂然禪者禪也自稱爲禪非師自稱爲師非禪吾旣踢倒軍持贏取梁溪則梁溪即吾之曹溪而欲高置法坐莊嚴絕人與衆生何預乃攝神通於擔薪負土之間

築毘城新福舍栽忍草種優曇香積飯僧多多益善與雲棲始寧之功相後先焉師之妙用勤矣神通王矣而師意復不謂然禪之義取乎普取乎同四大六根雖妄身猶佛性也不舉而歸諸淨土藏諸虛空未可也且夫士同於士農同於農而天下治矣僧同於僧尼同於尼而沙門治矣每笑世之金玉其棺犀珠其壙者圖以長松像以人馬封樹之餘使樵夫毋伐採焉而卒為牛羊所牧厚其身者所以腐其身私其藏者所以暴其藏也故曰禪之義取乎普取乎同也

公五王居士有寢園隙地在寶界之陰師見之忻然曰此般若臺也移為阿育可於是度其陰陽平其燥濕揉土為墳甃石為塔俾比丘比丘尼式乂摩那沙彌室羅末尼之徒咸入滅內相求歸於此捐蟻蛭之微塵擲海山之委蛻施為梵宇建為崇臺未可知而特恐夫豪右之爭之漁樵之利之也或構之以為宮則甘泉許昌狐狸窟也或蹴之以為池則曲江凝碧蘭芷荒也離黍南岐駢秉而遺廢之為隙田可乎鵲依何樹犬吠何村乎之為道路可乎四者皆不可而獨於塔焉宜則雖殽函之四塞都城之百雉無以喻其堅而豪右又安得而爭之為漁樵利乎爰刊玄石以告後之人曰維師無為秋水氷壺維師有為開山鑿塗結淨因與寶刹平等觀人天扶坐維摩兮盤陀之石休彼岸兮湖山之宅一埨松烟兮漠漠大衆白骨兮沉沉菩提光中師德無垠

漢臣云深達實相於一毫端攝入一切不肯沾作措嚴瘞帶語　誠之云讚歎歸化僧眞是菩薩淡殺名利客定作馬牛讀之不覺起舞

小厂記

天地一大圖畫也雲為騷客風作詩人苟有灌花修竹之閒心聽鳥觀魚之逸性便可入道而乃談丘壑則謝烟霞語羲皇則同山野凭眺耿耿殊難為懷于是携笻野渚散步鄉亭據梧長嘯披莎朗吟一畝之園二畝之圃甃崇堦施長榭聳巍樓緩石泉所黙飛花皆仙人縣也于時逍遥而至者玉山主人步虛而游者橘中奕叟藉艸為茵援松作蓋或寫丹書談內景或登靈巖跳天淵豁如也乃復重重帷幙曲曲闌干簾為鏤空之槅屏為不砌之軼林影池光交映左

右鹿穉觧而知來琴無情而自弄惜不起凌風臺倖姮娥下舞也然俯仰間便有瑯琊名士懷胥氏園之悲所以小ㄏ之間高不碍虛深無匿影淸如瘦磯之臨徹淵靚若輕蘿之媚曲係如是而已而持短棹度廻溪賦淸歌酹黃葉者爲誰則巨源玄度諸公往來秋水間不絕也或遇危峰峭壁老樹橫枝設茅亭于其上聽瀑布聲磊磊如人語烟迷霧鎖石靜苔生表裏巫峽之間咫尺嵩衡之上所謂伊人顧而樂之曰美哉登蓬萊看霞起踞娥嵋見雪飛雲樹裏帝城荆蕪處春山一凭眺收之有餘矣不然占盡越水吳山五代衣冠曾何用處

漢臣云輕華窮篠孝儤山樓公理樂志自伸之閒誠之云此吾弟腹ㄏ也可家園可官舍可大千世界但不許扮扮人闖入耳

文乘記

文乘始於人日而成於蜡月乘者紀也始於人日者立身之義也成於蜡月者示有終也學無愚敏弟戒暴寒雖有不盡之功决無不登之日而諸生或燙燙於一朝之短長虛氣薰心同學寡助師資無色大賢之義胡不聞乎凡事有師不學不知其易不知其難不知難中之易易中之難如賢子弟不得其師則心氣皆變趨於下流可嘆也予庸材謬爲一日長進而讀書退而修言中夜咨且如赴朝市每日吾不負人子孫者人亦當不負吾子孫帙告成私喜爲不負心錄而同人竊字之以爲文乘也

漢臣云讀末幅使人惕然深省畢子厚昌黎猶是詞壇中門面語誠之云痛切若此絳帳皐比可一時盡撤

供奉仙佛記

余本談虛理性之徒却爲問渡漁郎當家衲子于是薪齋之中自悔自思作枯坐想如高山絕頂木落葉脫心眼皆瞑作因應想如萬花谷中紅綠青黃取之無禁有黙而識之者有偃臥不起者有從酒食疲勞刑禍之後爽然開悟者貪富修促剎日月之交梭喜怒悲愉若五行之更漏四大俱假衆緣都空何思何慮渾然大通香一楞水一器茗一甌花一餅供奉觀音大士以其一相不留有五十三參之變化又供奉玄帝之神以其一念不起有四十二年之修眞亦道

家之孟軻佛門之顏子也或云仙佛在今當宗顏孟余謂顏孟在今亦當禮仙佛耳

余夢吳康侯手持白被索聯句余應聲荅曰朮盆月潔花盦杏紅亦供奉之信云 濮臣云大解脫人語但出之蘊藉耳 誠之云予過吾弟齋中戲語之曰供仙供佛不若供一無心道人弟欣然有會

訪泉亭記

泉之廢興因乎其人慧泉以陸羽名而陸羽之得名又不在乎泉在乎茶吳子羽公今之陸羽也家惺惺泉側志不必在乎泉在乎書而訪泉亭之設胡為焉

唯嗜茶者能品泉唯嗜書者能訪泉其高致類然矣或曰吳子嘗厤書去學劒作萬人敵横拖三尺高嘯五湖又棄劒去學琴作水仙操滄海廻波山林變色其學左之右之能灌百家潄諸子若泉之在地中無所之而非是也過吳子之亭者指其琴曰琴泉指其劒曰劒泉指其書曰書泉可也吳子之泉癖猶茶癖也

吳憲揚云天女散花潮漫空中而無一着身斯為已得度者 誠之云絕似蘇公小品

燕都過吳玄亮齋頭見供石六種書記

石有方生祟崗石無方歸廣堂其濯之也而鴻風宵度鶴露晨零白雲裴徊布于堦下不知洞庭之木葉何自而娟娟如絲也又不知靈均之九辨九章何自而悽悽如訴也吳子之意其在沅湘乎為沅湘石其確之也而衿帶紆徐衣裳窈窕篆纖纖之素手振羅綺之微塵吳子之意其在擣衣乎為擣衣石其拂拭之也而丹房乍火糚鏡重星高樓解䪺長門弄粉青苔朱草之觀麗水昉田之飾皆在其中吳子之意其英黛之間乎為英黛石各一若夫黄柑未摘盧橘初

花燕雀冷而相親珠翠紛其在玩菖蒲瘦石儘足潚漣而或寫幽奇鏤隱怪窮荒忽曠吳蒼山魍野魅咸游禹鼎之圖獅吼魔王盡入香臺之製雖為鬼面石乎無之不可而吳子之意于是乎左之右之無不有之也再之六者吳子之狎友也愛姬也而米南宮必服朝服而拜之曰石丈石丈所謂狎不相簡愛而能莊者歟

石可餐乎曰不可餐也而能使飽者神清儀者色壯石可眠乎曰不可眠也而能使醒者醉心夢者警目以此說法雖生公亦當下拜 漢臣云叙次變化正如米顛袖中石却極嵌空玲瓏之致它人

長篇大幅皆顧物耳

周處士完赤君暨配華孺人合葬傳

於戲天下事當爲天下任之此宰相之言也求此於百執事已難而況於諸生乎天下財當與天下共之此司農之職也求此於良有司已難而況於儒家之夫婦乎居上位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創居下位無其名而袷其德者庶然非實有諸已而言行不相顧或不能要其終未可信也余於完赤周先生之軼事有慨焉何慨乎爾以執經之諸生爲縉紳所難爲且孝

友刑于無閒也先生之叔子孝廉雍玉公與余同受知於學使李玉完師爲博士弟子而先生之梗槩與華孺人之贊先生者殆盈耳矣閱十餘年先生卒又十餘年孺人卒縣是孝廉之仲兄見先公艸事行屬余請傳之余不文而念諸孝子之能承其慕也其言之信而可徵也是爲傳先生諱懷義字渝夫別號完赤系三國吳公瑾之後從於錫爲錫山周則宋解元成進士四一公應再徙於今之宅基爲宅基周則明之力田公清嗣是以來有月林公珍者卽力田公子

也讀書閑禮讓工辭翰倜儻不羣周於是乎名又二傳則養蒙公後善封殖生曉江公維新寔爲完赤公父卽吾錫之所稱鄙戲能文與孫少宰頎端文名顏頎者也周於是乎大方公十歲時英英露國器乃父領之曰吾一編之求幾廿年而不得如劉虛白尹鑑輩終預選額其雋在此子乎公亦曰吾父饒經術而艱於三等薦身將隱矣而未見受詔若公甫例也奈何乃自下帷習揣摩爲諸生文有長楊上林之目宜遂貢之朝堂施之羽儀也而含光守璞以匱爲寶丙

午之役僅得而復失之豈非天哉公以明年卽居曉江公憂與華孺人兢兢理喪葬畢單精沉思較閱文義當否自以爲濟河焚舟必報前烈而長賦之事忽屬君侮予者不得不爲綢繆計矣偕華孺人憂之曰鞭之長不及馬腹領門戶寧暇讀書乎又豈非天哉噫天之阨公父子殆兩世困公夫婦殆三十年而不以爲蹶也或人事之有未救也乃益求修於乃父之思艱錄以讀父書爲孝讀而不終以克家幹蠱孝生盡養死盡誠視同氣四人如視父也奔走禦侮竭其

餘勞凡四十年雖以萎肱皺形之長者處此有難色
而公裕如也俛而思之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
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
行之極也吾即不暇立名獨不暇修身乎奈何樂取
漸施而甘心免鬪冊也於是父母之所饋亦饋之所
予亦予之匪獨利其弟兄而已且推女婁以庇其家
人如邵成子之分宅然者所以里之人知不知悉推
公爲祭酒環居而仰匄者責公廩如歲賦東家閉入
西家閉出而緩急祈於公靡弗應華孺人亦解佩以

將之豈非不愛其貲赴士之阨困者哉公之門既著
仁義左右質成焉公爽然曰郭解一俠魁耳尚不欲
操賢士大夫權而乃以辱我乎有所德於人惟恐其
不忘之也余觀今之家於富者挾權奇憑氣談以魚
肉其儕而其靡靡爲人魚肉者皆若甥之仰聽鴟豕
耳一二慷慨負義者初亦退讓不爭好行其惠而陰
賊發中至徵於睚眦之間不能忍身挫名滅爲鄉黨
笑公皆不然知予而不知取而人莫能猜之其爲家
也儼然鄠社矣以質心爲蓬麻之植不以武斷爲蕭

艾之崇其爲居也宛乎畏壘矣而終其身謙謙如則
畯老伐薪樵治官府至於繇役踐更輸年不免乃效
卜式時自推牛車輸輓於燕山道上華孺人從容諷
之曰人壽幾何載馳載奔宦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
之資而徒來身爲牛馬走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
公搖手勿顧也桑弧蓬矢以射四方男子之所有事
也遂北徃授莞鑰計簿於華孺人孺人故鵝湖涵峰
公女潔齊有家法佐其夫事舅姑供喪祀給乾餱惠
貧寡靡室勞矣至是歲更大循公執掌治圍外而孺

人代之內諸所課耕桑穫作瑣屑米鹽俱有常度老
稚之弗勝者使之補蓰刈薺毋易職毋棄晷故公得
以長途無却顧憂而孰意夫子之拮据王家流焉朝
露哉當是時悲風起於戶牖紅塵蔽於几榻家再起
再躓學亦再殖再蕪有勸以巴寡婦之利者可什一
取也孺人謝之曰吾有良人之敝廬足以障風雨丈
夫子四足以讀書顯名毋事此也且太楠木於圃鋤
治以時則榎楠豫章之材與蒔菜於圃灌溉以力則
菘韮葵蓴之種聚不溉不鋤而希鹵莽之獲有是理

哉於是力爲四子延名師自行迎除舍醪醴豢犒罔或不供迄於今四子學成先後爲宮墻桃李而雍玉獨折一枝如郤詵朱丹其戶譬諸和氏之璧垂曜於郢握之中夜光之珠舒容於隋掌之上離蹤釋蹻此其時矣失諸其身而得諸子若孫不其偉哉惜乎孺人與公皆以中壽相望歿爲公夜臺之恨然而任事之卓識至死不移分財之古風亡家莫恤先生雖州衣葛屨乎而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與伊孺人皆落落有香氣巾幗而名賢者也呼是可敬亦可哀也

贊曰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爲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其完赤先生之謂耶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而華孺人能以內德資之好義不刺刺於去留勞佚之間葢亦有足多者史所稱質不近俗麗不傷儒含清濁中今古令善之風也

漢臣云磊落激昂有凛[?]而馳驟之勢讀之想見詹望慷滬[?]經營淋漓[?]識之云表揚儒生編綦有許大議論却生一馬頭絡語

高民儔元配吳孺人傳

高子民儔年四十而喪其耦哀之甚偃臥不能起乃爲西方之圖以㣲之而哀不可㣲也續宋玉招魂之賦曰魂兮歸來些而魂不可歸也始自爲哀述以狀其平生同几席饜糟糠之事每拊鳴琴張寶瑟讀之未嘗不潸潸淚下也然秘諸篋中日老母在姑忍之不以聞於人而伊母竊知之曰孝哉婦無以吾故擁厥德也民儔乃出其哀述以示於人及於予且請予傳予不能辭傳曰高子之婦吳孺人者文學德甫公之女崇祀先賢覲華公之孫女也覲華公從高忠憲公學愼威儀節言笑俯仰進退咸有風則以講易之

布衣而巍然與顧端文陳太常葉司空等爭席與之坐者號玉笋班文人皆以爲瑞惟高子之尊人懋欽公以世講得婣焉然孺人爲給諫公之女孫民儔爲忠憲公之從任疑其瑤環瑜珥軒軒然有不相下之勢而孜其家居則生母王氏八歲早影便知哭泣事繼母方委蛇將順同於所生於是以孝厥母者孝厥姑婉娩聽從至於湯藥之餘衣不解帶避兵之際躬扶必先賢哉婦矣夫婣禮之有膠漆也取其固也絜取其調柔蒲葦取其心可屈可伸也嘉禾分福也雙

石義在兩固也而孺人之與高一志同心以事其母殆兼之也雖然執麻枲治絲繭婦孝之始也觀於祭祀納酒漿婦孝之中也不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婦人之相夫固代有終乎孺人且慼然曰丈夫百行以功補過媜人四教以備爲成吾聞孝養不聞以祿養也若乃騁輕肥弄絲竹朝集金張之館暮宿許史之廬求諸身而無所得施諸世而無所用此所謂蘭形而棘心也於是高子民儔懷忼慨之志不卜居於其隣而卜居於其偶曰吾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

氾若水中之鳬乎孺人笑曰子不聞楚明光之曲耶岩栖谷隱之士可以自娛豔俗非所宜也其心貞其體固善建不拔如丈夫然故於其疕也哀之於其殀也重哀之而復爲之贊贊曰昔龐德公居峴山之陽劉表數延之不屈因釋耕於隴上妻子耘其前非其妻子之助之也德公[illegible]斜偶也列禦寇之妻則不然聞鄭子陽之聘拊[illegible]曰妾聞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耶而欲以望於今之巾幗不已難耶吳孺人之與子偕隱志可嘉也若夫育令嗣更父喪禮六親週三黨簡臧獲惠貧窮嫩具哀述中子不贅

誠之云碑版文都帶蘭茝之氣山水之音

引

金剛經證果小引

佛無諸相而云果報其如來藏中之說客菩薩藏中之遊俠耶雖然如來所說福德甚多福者果也德者報也昔嵩山有杖竈禪師大闡微言竈得生天永離惡業竈皆有業而況人乎故今之人無業報即福報

也獨怪廣額屠兒封羊數千而成佛反在諸大菩薩及阿羅漢之前其理不可解而佛言有其事則即理之可解者也王君省寰爲瑜檀市既與廣額殊而又能信心果報爲他人說雖欲擊以嵩山之杖得乎故證果者金剛經中之說客也

趙月潭云兩證絕奇非再來人恐不能道隻字

誠之云屠兒無業竈却有業殺氣之淺深異也可警可警

秦駁甫辛壬近篇小引

文人有三樂讀史賦詩飲醇醪是也有三悶經解傳

箋制舉業是也然而不問不知其所以樂也馭甫爲文思沉致鬱往必窮堅與予面壁相對予所應有不必有予所應無不必無有憤樂之分焉然而珠璣吐前珪璋耀後公諸海內胥爲吉光吾黨所以愛馭甫敬馭甫而尤推本於馭甫之尊人也尊人席孺公顏川之先輩也論詩文說經史與予謬有珠璣之獎而於馭甫則珪璋俟之丙子馭甫登賢書以全稿問世灼然清勝玉舉霞流而今復簡其近篇三十首懸諸國門不過瑤林之一枝耳見之者已知爲五典之筆

黃六經之干羽也蓋自是馭甫知其樂而忘其悶也

漢臣云選雋爲章雅致獨絕三樂可令文士解頤　誠之云從三悶得

懷芳社小引 爲胡子瑄

楊子曰有刀者礱諸有玉者錯諸物之相型也故上士所與居皆其所敬憚也下士所與居皆其所狎侮也學者以之定交則不驕以之講藝則不嫌若夫刑鷄封壇鴆羣協黨比周以市聲游談以賈重撟之與闗其吳不投懷芳之義所自名也楚之先大夫屈平明治亂嫺辭令非忠信之言不行非廉潔之行不言而太史公究其指歸曰其志潔其行芳吁士寧有不潔其志不芳其行而徒飾先資羔鴈之言以譏卿曲者乎余嘉諸子立名之不苟也雖然愚者自賢賢者亦自愚聖者自損損者亦自聖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則人爭忌之爲忠而豫讓爲信而尾生爲廉潔而田仲子其往必困予憂諸子之名高而道不充也雖然與其爲汶汶毋寧爲察察也荀卿曰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以世矣故曰學莫大乎近其

人遠其志吾取之爲懷芳之指歸也

漢臣云竟作一則子書讀在漢魏宋齊之間

為吾母秦太恭人乞言引

家慈姓秦氏爲梁溪望族稟庭訓習閨儀有追蹤東海意十九歸吾父於井臼筐筥女紅之事靡不躬親而大志式穀其子而已延名師禮仁者芬以芝蘭之訓煖以布帛之詞俾不肖輩相有成立里人聞之皆曰賢哉未亡人其笄而相夫也則翱翔鳧雁有同甄珮之遺其寡而廸子也則稱說詩書式類姜機之製

艱難辛苦備嘗之矣越辛巳而始得展慈顏致洗腆開王母觴也於衰門爲倖於輿論爲安或者大人先生不之擯而錫諸琬琰傳諸吳郡之間潤以膠東之紙曰此吾母三十餘年茹荼氷栢之所召也雖云聯篇累牘得自恩綸月露風雲携來天上可矣况乎茝人之妻見褒於孔子文伯之母傳美於丘明古有明徵忍爲老母靳也

漢臣云典則之言出於温厚莊而知爲王姓人語誠之云得體得情爲賢母求壽言所謂哲已能付哲已能選者耶

讚

周郎讚

昔管寧掘地得金揮鋤不顧泊如也孟敏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亦不顧而去人皆羡之周郎天姿英發目中無操使與孔明合計謀曹必能僇力中原埽清河朔荊州雖美亦太原之墮甑而已得荊州什不如其得孔明一也而乃忘情許洛戀棧荊州得非其微譏與吁曲微誤周郎顧地偶違周郎怒何其絕意於崇高而牽懷於故步

漢臣云公理識量畢竟遜子敬一籌以其知有孫不知有漢耳絕大議論却牽顧曲一案作點染愈覺生趣浮動文人妙腕何所不可

清芬先生像讚

公冠時冠服時服而乃有元德秀之孤高張志和之清肅隱溪山韓門譜軒軒然亢祖超宗而寧爲腹不爲目當是時艸廬靜修諸君皆人傑也而且應丹詔入金屏左貂璫右珠玉公視之如羝羊之藩童牛之牿吁其告余以龍蟠而蠖伏

吾家清芬先生諱師顏字希賢宋理宗時人罷兵燹客居五十年至元泰定乙丑遷於錫之溪山老焉曾手錄宗圖及是像授嫡孫浩越十七世孫聚和表而出之命陽序於戲良金繪狀流徽寫韵遺馨敝履如貝如琛翔茲秀質王樹瑤林藏諸星璧氣吐高岑聚和能宗清芬儼臨展卷危坐喟然長吟

漢臣云此讚應補入宋遺民錄中誠之云溪山之老兮有遺音兮溪山之石兮如我心兮

慎齋讚

人身不滿壽而美衣裘恣珍味夸遊說急功名昧其心若大於身身若大於天而傲惰非僻之事因之以生是爲膜理不孚手足散漫之疾雖秦越人過之不能醫也性而謀於孔子乃醫之以六經而六經之中藥草甚多亦不能徧劑爰出其安身立命之方久而

可服者一言以蔽之曰愼愼者忍也在身如炙愼者訒也在口如鍼其性辛其味酸潤下而苦久之得甘于是乎始齊齊者所以齊五行平五氣和五毒也世之人或以和爲病而秦越人郎以病爲和於是趙嬰齊魯公扈兩人也其心可以互易號太子已死矣取其三陽五會可以蘇其術大不愼而極之腸胃骨髓之間罔有不悉先期而預診之吁何其愼也庖丁解牛十九年矣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造父之御狹天下而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趨無跌失焉吁愼

之爲効章章矣于是樓君尹夏孔子之徒也而攻秦越人之術亦一言以蔽之曰愼齊

漢臣云極游戲極方正此頗肖公書也

陳處士讚

余遊舜井之西有蟠龍澗云龍雨所聚多石墨不可得得其中隱君子善書者爲陳公警勤嘗書古大字髑皆矜肅有忠臣烈士之容與右軍之樂毅論太史箴相髣髴致其爲人抱素拔俗又有逍遙篇孤鴈賦之風吁此東皐子一流人也性宜簡不喜摯跪而乃裒然深衣幅巾聚生徒講大戴禮尚書無逆論不輟山中之人無老少望其來皆曰太丘來或謂之曰君行藝如太丘春秋得如希夷先生否公笑曰噫吾從衆

漢臣云不多一筆惜墨如金　誠之云讚中有書

悟空僧禪影讚

世無金粟影筆法而欲繪如來豈可得哉茲像亦悟空之金粟影也四姓人見之皆頌曰如來何以故悟空能塑金姿模實相故得此頌雖然如來者若來若

去若坐若臥無所去來故名如來悟空之像坐乎臥乎來乎去乎恐四姓人能見之而不能知之也則悟空所塑之金姿所模之實相來乎去乎坐乎臥乎恐悟空能知之亦不能言之也而或以之讀悟空禮悟空且謗悟空曰如來藏止此皆葉公之所爲好畫龍而不好眞龍者也

襄周云寶筏金繩日在人間未許凡夫識破

周太醫小像讚 號濬愉

名累我身不如無聞財累我名不如長貧從鷗狎水

郎鹿披榛。擊劍匪武。讀書匪文。有酒且樂。無酒亦醺。蓮花初夏。藥艸方春。談禪理性。寓術能仁。六十餘歲。如日之昕。掃除谿壑。滌蕩風塵。人傳爾貌。江湖散人。吾繪爾真。無着天親。

誠之云此安石碎金

丁處士讚

吁嗟丁公。不殺不傳。維我文翥。不彘不禪。胸中了了。與世無言。削髮未期。便走西天。既走西天。吾何憾焉。

漢臣云無餘涅槃如是如是 誠之云文翥以老儒修淨土臨逝怡然無負生滅滅巳之說亦無負

朝聞夕死之教諧語痛快傳神

家洪暘堪輿讚

鵾明之羽。文章爲裾。青烏之技。日月爲輿。薄遊屑屑。通隱巖巖。其爲貌也孤高。其爲人也不中。豪鋤陰陽。變天地。謝家之山。米家之石。其不可得而鍥兮。庶幾玉杯金椀之與居。而又惡知乎侏儒之飽與方朔之饑。

誠之云善讚善讚

邃如僧讚

儒家之樂。惟詩與酒。邃如僧乃竊而享之。噫何泰也。余嘗言儒有君子小人。而沙門亦有之。如詩僧酒僧者。小人僧。非君子僧也。然酒之力過於詩。而邃如之詩薄於酒。雖泰也。猶之乎蔬筍氣也。況其所食不過蔬筍。終其身不知牲牢脯腊爲何味。其小人而知忌憚者與。

邃如讀此文終不能下日君子而不僧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僧者也 漢臣云婆心太切誠之云真正贊此衲非罵此衲也紛紛講師禪師能免無忌憚三字否

高翔九畫像讚 中圖卉木

客有狀高子者。圖高子之容以進。既美矣。而目營營。意悄悄。如有待。何也。生無桃李春風。而名在山林處士家。此高子之幽致也。宜蘭。有時南國和霜立。幾處東籬伴月斜。此高子之素心也。宜菊。可觴國香天不管。隨緣流落野人前。此高子之清真也。宜水僊。正是花中巢許輩。人間富貴不關渠。此高子之節操也。宜竹又宜梅。於是坐高子於虛岑瘦石之間。左梅右蘭。前菊後竹。中水僊。徜徜然若西施南威之羅列於堂室。而瑤麗招搖。絲竹肉之互奏。不知止也。吁觀止矣。

而客不知乃復侊侊然畵牡丹於其下曰此高子少
年時文采宜存之與臨軒聚觀者然此別本非髹木
也裴璹所云別有玉杯承露冷無人肯向月中看也

誠之云噫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耶讀之覺芳菲菲
兮襲人

泰山松讚

泰山松曾受秦始皇大夫爵有榮色及見四皓避秦
愧之乃化為黃石公授書子房致四皓四皓至為呂
后至也為呂后至也者猶之乎為始皇爵也愧既釋
遂變形入深谷中為赤松子與子房游示不臣秦也

錄是諸侯王高其節莫敢封吳人丁固夢為松得公
爵松患之恐及於祿復化為八公山符秦師至艸木
皆兵示始終不臣秦也

秦以吳云桃花源記柴桑里人何便得此
漢臣云似幻似誰胸中魂礧正未易澆

珍珠蘭讚

人有十襲之珍徑寸之珠而不芳匪珍珠之不芳爵
之子之無良何江皋之微卉而與秦璠趙璧爭長呼
之曰蘭即之非蘭似芳藭之與蘪本蘼蕪之與蛇床
而乃含氷作串帶雨垂顆揚揚乎王者之香嗅其氣

如美人之食乳咀其節如高士之吟薑雖復珊瑚為
幹金粟為胎而遊人曾不敢問諸鴛鴦之沼脂粉之
塔得非富者不驕貴者不淫遂能與青青歲寒之松
栢亭亭百尺之老楠頡頏而成行

漢臣云真是此蘭知已

家敬疇初度讚

鶴性警而能壽烏之頑者不壽也龍性淫而能壽物
之枯者不壽也惟翁德懋而艾而真清如鶴立勁若
龍蹲潛心道德旁涉氤氳匪氤氳之為壽而道德之

常新

漢臣云抱朴鶡冠中警句

家起敬元配裴孺人初度讚

垂龍之木上有珠露紛如渥丹凌寒不乏惟我賢媛
服之朝暮風雨飃颻是栽是護韓虢相移湖王易路
抑抑金輝百年温素寧却羅衣小襦疏布東方細君
此為之副

誠之云比而賦也賛而詩也

丁隱君讚

元素丁公婚嫁既畢將勑斷家事游名山以老領猶戀一長兄及老妻不忍去芒鞋蒻冠隱於洞陽觀前與諸羽流語似有得者問公何好曰惟酒問公何能曰惟射既飲而射許之以一斗則一中二斗則雙中矣無酒則弱臂彎弓支左失右容有之而射力故在遂大夫觀之必嘆曰此落鴈手俑之以金錢公旣得金錢必沽酒盡醉而歸月上星初徒步十里鷄鳴風雨以爲常先忝窻恒與之飮飮必醉然無失色無失言和外容持內志如審固時知其酒力與射力相表

裏也一日携蔞一筐鯉數頭餽予予從容語之曰洞陽觀中盧眞人藥爐在焉君能竊之以自潤乎公笑曰酒爐在吾當取之藥爐在吾不欲也然吾聞之賀長房善飮壺公酒遂騎竹杖制烏號之弓乘風上下與日俱馳公能飮眞人酒則公之射力當更進況酒力乎

高李遠云滑稽之戲最宜酒國　誠之云一斗一中二斗雙中酒力與射力相表裏此事最可傳而語極雋

脫塵僧鑄鍋讚

僧家有六波羅蜜而布施居其一所謂布施者毘盧遮那宮殿充滿十方俾勞者有所息書入三世於諸境界如淨琉璃俾愚者有所識也人之施於僧者一薪一粟而已而僧之施於人者如彼則尚安以一薪一粟爲哉吾入脫塵之廬見其銅鍋薪有時絕粟有時乏而其鑄鍋之心則徧十方皆佛宮歷三世皆佛書也使天下無一愚者勞者方爲脫塵是名脫塵此所謂布施之一而波羅蜜之六也歟

天全云大士不度盡衆生誓不成佛脫塵已至此乎引而進之文心具饒佛力　誠之云應以飯僧

身得度者卽現飯僧而爲說法

跋

頤懷虛先集跋

宋陳亞有名花數十株怪石一笏華亭唳鶴一頭實而愛之詩示其後曰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嗚呼今之好子孫安在哉吾家問卿思泉公書法妙天下眞行草隸每一字出四方袁金購之如赤驥青娥故事而吾家反委諸飄風可歎也懷虛頤君乃能集伊祖虛舟公之前言往行并其時卿大夫贈

幟之童爲若干卷且各命其後人視其先卿大夫之
有贈於顧者皆錄而新之以爲至寶雖秦王欲以十
五城易之不屑也如此辛苦得毋爲好事者所笑然
而公非有華亭鶴爲弋人所慕非有惟石名花爲採
訪使之所搜鑿則傳諸家無朽蠹之虞藏諸名山無
泰火之變俟諸其人無措摭盜竊之憂宜也故曰人
皆予之以危吾獨予之以安虛舟先生之遺烈遠也

誠之云先罔卿君銓部時纂修孝廟實錄爲館
中諸老歎服分較禮闈首拔湛侍講若水立言相
士兩足不朽孝事柱史公與惠太恭人至今宗人
能頌之墨妙罕傳亦其餘事全五弟與觀及此示

後人以寶惜先蹟耳此跋最慷
世家子孫徵文獻者所必採也

劉孝標世說跋

文章之妙譬諸風行即之如有按之如無孝標世說
其如有而如無者也山僧說事無利害心名妓談詩
無寵辱心老宦論文無得失心與會所至自成華翰
枚皐應詔不足多也公穀之文慨諧丘明之文典重
後世均寶之然而作典語易作諧語難使古設一矜
態論事露一能色畢竟英雄氣未除於其中揀金礫
乎擷翠毛乎嚼其甲邊之竊蠅乎皆塵土也磊落之
姿昐無宿物尋常語可作奧義微言奧義微言祇作
尋常語所以爲說林之祖而又莫妙於註彼此相攻
情文互擊郭向諸人所不能及余讀之言泉四流神
明開朗刪繁滌穢之功比諸五石散也然則世說其
晉人之五石散耶

漢臣云天情開朗絕似支許王劉　誠之云詞簡
理暢覽之豁然似洛水戲時致可樂也

唐荊川文集跋

畫家之病寫鶴而如鶴也則無巢居之狀寫鷄而如
雉也則無剝啄之容維詩亦然言酒徒則悔其不爲

阮籍也言詞客則悔其不爲任沈也夫必以阮籍爲
酒徒以任沈爲詞客則天下安得有傳書有傳人哉
晉人賦雪謂惟空中撒鹽差足相提而河北之鹽如
雪江南之雪不盡如鹽東坡詠黃州之赤鼻山爲赤
壁而非沙陽故地樂府題甚多不知何意何解六朝
人難言之青蓮之烏夜啼菩薩蠻何見而相倣予讀
荊川集中數論三篇勾股論弧矢論皆精妙不測爲
鶡冠欽露之倫較諸全集奇平深淺涇渭懸殊豈其
言數則長而言理則短哉蓋詩文畫三者惟其人惟

其意大率可解不可解之間也

漢臣云神仙字自在故紙中書生齷齪埋沒徒爲蠹魚矣耳讀此數年所懷一朝頓豁 誠之云以此論文此九方臯相馬法也

書梅花詩後

梅花詩有云可憐不遇知音賞零落殘香對野人既有一二野人就云零落但恐夜啼新曲向春林而亂動耳大隱之徒意蹤體放高出烟霞每低徊于遠山遙水之間遇有佳吟即標逸興何必訪妙論于玄玄聽清歌於惜惜而後謂之逸乎嚙蔔之蟻必便捷而輕身嚼蠟之蟲必肥潤而多滓今之逸士大都嚼蠟非嚙蘭者也故梅花詩有零落殘香之嘆也

漢臣云傲甚冷甚如此着眼如此下筆方堪爲梅花傳神播香蹤影之談無謂已極吾知羅浮仙有靈必嗤去不顧 誠之云世外佳人寧對野人不對俗士吾弟標此數語正在遜雋索笑時耶

黃家舒漢臣評
錫山呂 陽全五著
兄自咸誠之閱

論

讀法鄉飲酒論

古有讀法之禮法者法也糾民之過悪而勸之以德行道藝也州長於正月及正歳讀之是一歳再讀也黨正讀之於四時之孟是一歳四讀也族師月吉讀邦法是一歳讀十有二也祭酺、祭禜、祭州社、亦如之所以其民淳其俗敦刑輕而姦改也鄉飲酒亦有其四焉曰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之於州序也曰黨正祭之於蜡也曰鄉大夫自飲其國之賢者也曰三年拔其尤而賓興之也今惟鄉大夫之飲猶爲餼羊而餘禮皆缺是以刑者甚衆令者日繁而姦不息嗚呼六論其可廢哉廢之可也無乃兆亂

王公武云此等文直逼西漢 漢臣云結語有萬鈞力

水利論

周人有井田而無阡陌凡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尺深二尺曰遂一夫主之方井之地廣四尺深四尺曰溝十夫主之十里之成廣八尺深八尺曰洫百夫主之百里之同廣二尋深二仞曰澮以達於川千夫主之用能時其蓄洩以備其旱潦秦人廢之有阡陌而無井田凡所爲遂溝洫者皆阡陌也其辟地也廣其任農也多而猝有凶年莫之能禦周人割膏腴之地以爲畎澮而秦人吝之故也於是子產之制封洫孫叔敖之治芍陂爲[illegible]育而商鞅服上刑也然涂而列之陂而障之澤而瀦之川而堰之旱年得其功而霪雨十日則爲澇此翟子威杜元凱之徒有壞隄決防以紓其患者而卒不能免大約江東沃壤川澤瀰瀰水利不足多惟大河南北太行之東西一望平沙不生五穀水臣故期期不奉詔耳然而善水利者非利其水而無水而能利之爲利也魏史起之令鄴也引漳灌鄴生稻粱焉秦鄭國開涇鑿渠中山抵瓠子口收皆畝一鍾李冰力穿二江以通舟船蜀之野無不毛者號稱陸海漢召信臣杜詩先後爲南陽守

于穰縣南築鉗盧陂唐鄭令王遵亦築爲子貢陂蕭君恩澤雖非井田比而于商鞅變法之餘克變商鞅之法得非變桑爲海而又能變海爲桑者與漢臣云割膏腴以爲畎澮方能與水利今人求與水利已先恩利其膏腴矣欲速見小安能有成誠之云無水而能利之爲利此一語慶世無量

屯賦論

石經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今皆反其道而爲之於是直隸衛所金吾衛軍屯田四萬八千七百餘頃泰矣而或稅及苗地之微三輔五十萬戶人丁四百萬多矣而或募及五方之衆籌度咨且不出三年天下靑血爲枯伊洛竭岐山崩豈偶然哉計臣憂之於是三吳之織造以停澤潞之機杼以節江右之陶滇粵之頳料蜀之漆扇隴西之皮幣華屬以蠲而併力於惟正之供必不得已量行改折務令末不妨本權可通常毋落其所貴貴其所落而因以授緩惡於賈人國可以裕其在民間多種黍麥棗栗如齊魯燕趙之風區田櫃田以備水旱如成德盧龍魏博之地不班班可數乎其在軍中壕塹深廣之處能耕一畝二畝

者賜賚有差度其歲收爲様田考較如洪武初之三分守城七分屯種而且操七屯三按月有報者非成憲乎昔漢昭宣閲地水師作屯政鼂錯請募民寔塞下家室田作以備之趙充國擊羌夷屯田以待其敝孔明屯漢中以圖吳魏郭子儀病河中軍乏食乃自耕一畝阡陌皆青張全義尹河南民不滿百亦修屯政庶且富焉范仲淹大興屯田於陝西耿望置屯田於襄州章惇初築沅州亦爲屯田凡數路天下府必有衛衛必有所所必有屯按籍招徠而時其廩積寖

其催科屯一石足當轉輸二十石也若之何有贍田而額田亡有屯頭而屯丁缺有軍伍而屯伍逋有折色而本色廢有縣官而屯官虛寓兵於農何日之有身爲天子富有四海欲盡田而屯之則天下無不農之軍欲變屯而田之則天下無不軍之農化有於無量入爲出易易耳而乃今日日財匱明日曰帑詘加派捐助贖㬮捃括僉商之令紛出如雨外有璦林大盈之名中無封樁西苑之積百姓幾何而不貧國家幾何而不弱哉地滿西北人滿東南金滿中飽信夫

漢臣云其言如五穀之可以濟飢藥石之可以伐病　誠之云以實經濟爲眞文章

耕藉論

禮記孟春協風至王即齋宮行祈穀禮躬秉耒耕藉田推者三公卿大夫纍之至九推止以南郊爲定壤而漢之於弄田於定陶於鉅定於下邳無定壤也以九推爲成數而宋之親耕數十步或十有二畦無成數也五代惟北齊一見而唐室之東耕自行九推禮至今不廢所以恤民依厚祖德輕徭賦薦馨香也不然一撥三班何裨於事

誠之云學問能須要故言言可勸

射禮論

凡爲男子者必有事於射以射爲射非禮也非樂也故聖王因而飾之以禮樂也飾之者何或行燕禮或行鄉飲酒禮歌詩以爲節也古者天子射共虎侯焉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射則共熊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射共豹侯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射共豻侯以二耦射一獲

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獲者執旌以告獲也容者有屏立於前如容也獲有利不獲亦無害而觀其獲否可以知其賢不肖故諸侯歲貢士天子歲試之其容體比於禮於樂而中多者入祭宮非此不入也歷朝行大射禮於祭告之日各學生皆習射近今學官亦有以騎射科較士者然於司馬法無有也古之人患其以射爲射而今之人直不能以射爲射歟

漢臣云結語無限蘊藉

田獵論

古之田獵非獵也脩戎也故春仲之蒐以教振旅夏仲之苗以教茇舍秋仲之獮以教治兵冬仲之狩以教大閱隱戎事於不言謂之田田者田也寓兵於農也已田矣不麛不卵不合圍不掩群猶之乎不田也已獵矣而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猶之乎未獵也已獻矣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以爲乾豆充犧牲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爲賓客充庶羞射左髀達於右䯚者下殺也存之以充君庖既充矣每禽三十取十焉其餘以盼澤宮之士大夫

故宣王之車既攻馬既同而大庖不盈爲此也若乃迹人不戒甸祝無聞外無驅逆之車中有毒矢之志此豺獺之族也且夫豺祭獸獺祭魚皆有其時而況人乎非時而獵者曾豺獺之不如也

漢臣云直是長揚諫獵書不知者但以爲長揚上林賦耳　誠之云以殺戒殺可悟聖人釣弋本懷

救日論

古者以日食爲大變天子救日則陳五兵置五麾鼓人詔王鼓太僕贊王鼓諸侯旅見天子雖入門不得終禮焉戒之也是以在內日食則文武官朝服行禮於祠部月食於中軍都督府行之在外日食行於有司月食行於軍衛蓋日象陽祠部當之月象陰戎部當之敬其地也魯莊公鼓用牲於社不鼓於朝鼓於社又用牲非禮矣顧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日食者五而今歲一食以爲常豈其食有甚有不甚歟抑天厭後世之偷而食之數歟

誠之云悲惻心腸處處觸發遇羲和周閒便欲喚醒

道法論

周官曰令出惟行弗惟反大學曰其所令反其所好

而民不從出令之際從違繫焉廢一切以爲高則如
有虞之風動而不弛大戒商周之定保而猶畏多方
何以故純任法以爲治則如韓非之剔五蠧管仲之
防百匿其令如雷電鬼神莫可測而卒成雜霸之謨
又何故天下無不敝之法有不變之道而恃法有刻
木爲吏之嫌恃道有膠柱鼓瑟之譏兩者交非所以
難也夫江河之潤千里不數月或䟽或淤天裔之繁
一色不踰旬或生或稿寸寸而計之於量必差株株
而植之於本必謬淵達大度之君懸量而決因變爲

權能使智者畫之而愚可守强者定之而弱可安大
者揆之而小可聽然後名之曰道而當其時見法不
見道也惟孜孜然建都邑立郊廟定官制勸農桑興
學較飭風俗制禮樂求賢才訓儲副親宗落壹賦役
來百工覈律令典兵制弭寇盜禦蠻戎以爲王者之
法如是而已然而師楊墨之執一黃老之清淨自然
者而法不之定倣秦皇之衡石程書隋文之衛士傳
餐投鐵階下者而法亦不之定其一出之中正仁義
而其一出之矯枉過正叛經蔑紀也故與爲刑名之
家必行必止寧爲王道之用引養引恬與爲不議不
詠邀至順之名寧爲用休用威成戒董之治奮於義
如怒濤之與轉於機若圓珠之脫仰忠敬而俯愛慈
內沉雄而外曉暢鰥寡孤煢有必照也保抱攜持有
必恤也珠玉貨寶迷心酖志之物有必屏也萋菲貝
錦讒人高張之屬有必驅也以道運乎法猶踞山岳
之安依磐石之固而風雷弗能移虎豹弗能撼也無
法以善道猶跛者之履巉巖羸者之肩纍石摩頂不
能勝絕踵不能移也董子曰三聖相授守一道道者

萬世無弊蓋矯偏即偏之幾去甚斯甚之漸大中至
正而以良法行之乃純爾

黃心甫云蕭瀨士謂于實著論近王化根源此文
可以當之

右文論

大學曰成均小學曰郊其屬有東序上庠瞽宗之異
配而爲五學之數亦有五曰詩曰書曰禮曰干戈曰
羽籥主學之重者天子養學之望者三老五更也司
學之總者大司成大樂正大胥也蓋學之曹者小學
正籥師籥師丞太師也親學之教者世子與群學士

也廣學之數者公侯伯子男及其郡吏也王制縣秀士而選士而俊士而造士而進士縣鄉學而國學而司徒而樂正而司馬司徒教士車甲是以文職親司馬之事司馬辨論官材是以武署主司徒之選文武參用而人事兩得矣或以干戈之任非羽籥所兼而鞬韜畧於戎行覯兜鈴於徤卒不已過乎子房孔明之流傳雅君子也而以武倫著何居草創之初若劉誠意楊文貞劉文靖蹇忠定輩安中攘外決勝帷幄高出張玉朱能等倫之上暨乎奕世雖無定鼎之艱而其間推蹈廓清若馬端肅王新建張定興于肅愍之亞率皆蕆渠討叛威加四荒朱永王信戚繼光之屬非雁行也然則定傾扶難不在簪紳而在介冑亦公侯腹心之說矣而先王之典學尚賢右文左武者又何居

漢臣云文事武備惟此能見其合乃知絳灌無文隨陸無武非盛世語

禮理論

戴禮之次于經非得已也不得已而著之故危裳正服爲都人士宗蘇文忠公禮論從斗頭箕踞之中見危裳正服之美言禮不言理也朱考亭註六經始大衍其說爲性理則糟粃唐宋者理字亦可不名然而變禮爲理非考亭之聽也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理之至者隨舉天地一義皆可起悟聖賢一言皆可見性周易一畫而已不言理可也一變爲八八變爲六十有四而吉凶悔吝之端以生故曰履霜堅氷至言愼漸也至詩而邪成矣故曰思無邪至禮而不敬見矣故曰毋不敬合之所以成春秋變易爲禮此五經升降之幾也聖人之不得已非大藂之聽也

漢臣云寥寥數言已盡六經之奥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想見詹望靜力

庶徵論

陽盛極則陰生陰盛極則陽生物感之而或生或死各以其數麋與鹿一也而有辨麋以陰爲體陽爲末故陽生而角解鹿以陽爲體陰爲末故陰生而角解玄鳥至以陽中歸以陰中雁以仲秋先至爲主季秋後至爲賓雨後於霧兆之濕也火後於風兆之燥也霜後於露兆之寒也霓後於日兆之瘧也君子觀天

文而中德以倫五行府入風敘四時位七政行是謂
符德川崩嶽陷夏雹冬雷土迸裂而老子驚水涸竭
而長鯨逝是謂離德將大眚則天鼓將大兵則地震
將大疫則鬼靈日食則麟角海溢則龍鳴天下大旱
則蝗出於谷天下大水則蠅聚爲丘禽獸之菑上感
於天人爲萬物之靈三年不雨六月飛霜忠孝寃沉
蒼天飲恨爲人君父宜愼庶徵董仲舒劉向劉歆之
倫傳洪範於春秋旁引曲取遷就其說非聖人之本
意魏弱翁博采陰陽與明堂月令相反漢儒研經惟
取大意不求甚解故有其偏要之天人之理非可類
求殃慶之來相反而致周克殷歲當鶉火元亡亦歲
當鶉火穀桑懼戊雲漢憂宣堯湯之聖而有九年之
水七年之旱鳳於元嘉光和蒼麟於石虎芝草於宣
和精祲異致何也非天之不信也人君當之或以爲
瑞或詫爲殃瑞而自矜殃能修省若或敬之天之信
也洪武初騶虞有獻黃河一清含譽星見乾清之露
野蠶之繭寶雞之麥句容之瓜史不絕書然禮臣頻
賀而頻郤之春秋之以瑞爲疑諱謀遠也

漢臣云談五行者其咸漢儒此有其傅雅而無其
拘辟故當勝之　讀之云天道有常有伏心手俱
了然

禮本論

人始生三月剪髮三年免於父母之懷故養父母所
以報也天下或有不養父母之人及其老也未嘗不
責其子之養而責之堂下不能先之堂上則或至於
相夷子孫冠婚堂上之責乃歎曰人生有命無用早
謀詩之貽厥孫謀書之若考作室豈欺我耶漢高祖
嬖趙王如意至籌斷不能決唐高宗欲立天后曰田
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思易妻宋太宗議廢齊王廷美
曰一誤豈容再誤高祖父子高宗夫婦太宗兄弟之
間咸失其所而宗社幾移家國之謀不可不審也故
曰大婚者禮之本也因大婚而思身所生則必敬乎
親因敬親而思親所養則必敬乎天而百禮立也朝
聘必時所以明其重也喪祭必饌所以著其幽也鄉
飲酒必修所以時其會也水火必救所以恤其菑也
遠人至遺以束修近人歲時合酺天下無一人可侮
吾心無一事可欺而況於宗講乎宗人世講務追篇

派以及旁支探本之術也范文正公義庄條約歷三世乃定既定矣遵勅論乃行謀之既臧子孫其冐謀之不臧云胡不亡盖父兄宗族婣黨田園所利利此數人言辭所讓讓此數人而矜勝取盈必爭於已何爲也先輩譏之置義田以贍貧族立家廟以荅先人兼取前代本姓之有功德者修其實錄設位祠中家家如此上而祖禰下而曾玄神明既通慈愛斯澈親民惠物一以貫之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誠之云言其倫而晰之眞是名論

農功論

維養民者有後虞夏殷周皆黃帝之後也黃帝造曆衍數而人事有所準制字作史而人事有所循晝野分田而人事有所養於是其孫顓頊嗣之顓頊之子嚳嚳之子名稷名契夏之前祀農以爲稷夏之後祀棄以爲稷而農功立也殷周畿內之賦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鄙縣都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其田皆以步爲則不越於周尺八尺之中及其衰也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步法猶差況其大者魯初稅畝變什一之制作丘甲變井田之制秦衛鞅廢井田開阡陌復耕戰重軍功宗室非軍功不得爲屬籍而周家養民之意自此亡宗室之爲後於秦者亦自此亡矣魏李悝爲平糴之法漢人祖之立常平倉變法之中法意存焉非有官錢入庫之煩以鬻罰之也桓靈之賣官錢入官庫其始於秦皇之納粟拜爵乎漢文帝詔民入粟於邊拜爵免罪取之實邊非取之實庫也王安石請立青苗方田諸新

法而東北多流民呂文德請置榷塲於樊城而元兵哨掠益甚君人者將農務是亟而棄之其後安在

護臣云古今因革了然指掌

誠之云說農功關有後無後聞之者猶不警乎

從善論

仲虺之誥曰成湯用人惟已改過不吝非無過也尹吉甫之詩曰維袞有闕惟仲山甫補之非完袞也物敝當修衣汚當澣金從當華人過當更此身可省之事但須勿爲他人進我與言不可不繹地無肥磽善耕則美種無良楛善植則生人無姸媸善教則一言

無大小善聽則精凡事成於靡所畏而激於有所愧百過俱改有一未改以美疢當之百善咸從有一未從以嚴師處之師嚴然後道尊不尊師而期令德猶求秉穗于石田取嘉魚于植木不可得也晏平仲善與人交爲宣尼所許然世傳管鮑之交而不言孔晏之交者何也貧交易於養恩貴交難於養道也管子言鮑叔之知我而鮑叔忘之孔子疑平仲之爲人而平仲銜之也故曰人非不知聖之患知聖不篤同于不知非不說言之患說言不行同于不說國有君子

有小人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而君子復以莫殫莫究實之若遠若近之間則君子將憂讒畏譏以賢母之言棠姤婦之諳高飛遠舉而去又安能以尺帛寸組縶其翔鴻之足哉

漢臣云熟喝痛棒使人悚然汗下

年壽論

一老人過枯木前泣曰噫殆矣少年如木之初蘖椿椿然有華色中年如已蘖之木純寔而反乎荄老年如枯木之在冬不復蘖矣一童子讀漢書至哀平紀亦泣曰人始生三皇渾噩之世也生而十五三王熙皞之世也歲三十其五霸之急功乎四十其七國之爭稚乎五十歲亦始皇之一統也六十以內漢高之寬大也七十歲文景之守成也八十以外福胙漸促其哀平之季乎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光武中興何可期也予曰鄙之而心然其言至四十霜色至矣乃歎曰鹿一千年爲蒼又一千年化白然則一千五百年間果何色耶子生五歲能計一時幼能計日舞象計月加冠計年有室計紀服官計世計之長矣髮

之短矣奈何必也四十至五十如壯然矜難奮患而樂戰也五十至六十如弱冠然涉江而浮於海往不知其終也六十至七十如舞象然敬其尊愛其親不藏是非美惡也七十至八十如嬰兒然終日視而目不瞚終日握而手不挩純之至也故九十而行道終也古之堯舜至于湯且或過之何也康衢之老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三患莫至身常無疢也人皆可以如湯惟作息平則壽百年作多於息之半則七十五年而又趣舍滑心陰陽滑形則纔五十年有作無息

猶太陽之不夜也其數纔五十年而又加之以陰陽之滑形趣舍之滑心則不過二十五年死矣況于先天衰後天嗇有不能齠齔者乎彼直寓六骸備五官也故曰人有三生有三死而不之知是大迷也官骸具一生也飲食饑渴依乎道二生也不言寵不尸辱三生也身非金鑄久當亡一死也樂其生淫殄天物二死也憂其亡爲後人馬牛三死也人之死猶日月之窮于次于紀星之廻于天也數將終歲更始而人死不復生所以泣也然則枯木之淚非康衢之老之所聞也讀漢書之童子其郎予之爲予也夫

朝愼三云如與太古人說太古事荒宗蕭瑟翛極幽奇

漢臣云高寒峭邃古色黯然絕類孫樵劉蛻

心論

荀子云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心居中虛以治之如日之明水之清其性然也故以堯舜之心方桀紂幽厲之心無異同者猶以羲和之日方有扈氏之日以神禹之水方伯鯀之水也以赤子之心方大人之心無弘纖者猶觀日於東隅於桑榆觀水於東江於北漢易地則皆然也以甲兵十萬之心方蔬水曲肱之心無鎮服者猶日沉乎水水浸乎日而蛟龍之宮不改六螭之駕不迷也蓋心之初混混也爲體可爲用亦可兼動靜可無動無靜亦可心本太虛何有於外天本太空何有於雲是其體也鐘待木鳴非木不鳴事待心行非心不行是其用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兼動靜也空谷傳聲谷無傳聲之意虛鏡受形鏡靡受形之勞無動亦無靜也杞之人慮天之傾有憂色宋之人慮心之動亦有憂色乃以日炤其形水監其影而心動如故既而藏諸屋中不見日息諸林中不見水而心動復如故乃知日有晦有朔水有涇有渭心之動靜相兼如轆轤然雖至人亦莫之禁也余生也昧昧如宋人御轆轤者乎抑御於轆轤者乎

華仲通云與能轉法華不爲法華轉同義

趺坐論

膏血行乎吾身如泉源之行地少欝則淤久則腐故坐臥立行四者不可久也臥如童子立如老人而且

有卧之卧焉封史之石牀是也有坐立行之卧焉安期之龍蹻是也近聞諸谷神子學道人惡卧賤行而喜坐夫佛家尚跏趺道家亦尚跏趺何也趺坐而坐則心自定心定則神閑神閑則氣固內不出外不入可以仙矣又聞諸谷神子一念不起爲上乘調息運氣爲中乘動功爲下乘萬火齊攻一塵無擾火生塵塵生火塵火相生亦相滅也念隨生隨滅不故生故滅事隨作隨歇不故作故歇終日之間諸念生如無一念諸事作如無一事而趺坐其不可乎善批郤者

不嘗其綮嘗綮者必及於族輒庖丁十九年解牛未嘗見一牛大舜三十年治天下未嘗見天下善養生者不知其有生也順逆如一苦樂皆空饑我不寒衆我不飽穢我不羞驕我不嗔凡我所有皆非我有卽我亦非我有而况于諸有乎天不能死之生之而况於人乎張三丰在武當或遊市井或坐雪中或盡啖斗米或辟穀數月益修煉真則萬物皆假也御龍蹻困石牀無之乎不可也

漢臣云讀此乃知長生卽是無生　誠之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解詁者紛紛不得其要抑於此悅然

鬼祟論

陰陽之氣不齊多有非時之厲不速之菑故季春命國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上巳之日令官民並禊飲於東流以祓不祥夏至致地祇物鬽以禬國之凶荒民之喪扎端午日剪艾爲人虎形刻菖蒲作桃印符懸之門帶以朱索爲避兵也三伏恐有蠱災則磔狗於伏祠之四門以禦之仲秋陽氣浸衰乃儺以達秋氣重九多厄桓景襲絳囊盛茱萸繫臂登高山飲菊

花酒以避其災王勃亦於是日遇馬當之神助以清風一夕爲焚陰錢十萬謝之先臘一日大儺選侲子百二十人與方相氏持戈執盾爲惡鬼狀以逐鬼於禁中歲終擊爆竹以驚之內椒井中謂之除瘟疫燃燈竈中謂之照虛耗雖其俗因地有遷其禮近戲而亦月令中之俎豆也

漢臣云俗能使之雅俚能使之典應劭風俗通非唐人小說可比

雜藝論

琴有靜理非清夜彈則不悠奕動者也立於不動之

地方能動人已未安而思克敵鮮不潰也御者以天
地爲奕九州之內惟其所之動而有節故可長也側
眼看虱用寸矢射之眞可貫心而獅象之首如車輪
則不可射非其節也投壺之禮奉矢命中勝者立馬
一純取一筭爲奇一馬從二馬以慶而復有魯鼓薛
鼓之異圖者用此鞞鼓之半以節投壺用此鞞鼓之
全以節射故雖戲也而中於禮季子之觀樂極於箾
韶如天地之無不覆無不載而於鄶曹之奏則略之
意可知已

誠之云藝皆寄也寄去不樂寄來又荒妙悟者乃
有此指點

人文論

夫立言自命而徒奮弱毫矜艷詞於世無補壯夫不
爲卽載籍極博學者不能考信又詘論說焉石倉而
已故司馬公論人以積學行誼爲先論文以典則騷
雅爲尚也古來有伊傅之爲聖而後有伊訓說命之
篇有鄒汝之爲賢而後有太極西銘之著張華之不
實爲裴頠之崇有所輕王楊盧駱之奇才爲行儉之
器識所短惟原道一篇文起八代之衰而元嘉元和
之麗皆爲失色近思諸錄爲文務取平正而六經之
道燦然中天或云失誣失奢失賊失荒者經生之失
也非經失也漢之茂才多爲凌雲子虛之賦而史記
必法龍門唐之詞人多爲駢風協韻之詩而道派必
宗昌黎宋之學究多爲局情孔思之疏而窮理必歸
考亭支有千流源惟一海其敢爲失舵之艤不箾之
篷蕩蕩無所適從乎今天下道風衰淪綺言謬通
才足以博物而癖於奇衺靈心足以鑒古而流於放
誕啜齊諧之剩瀋茹稗記之唾餘而論不軌於中庸

誠不可以服物卽或考方聞稽金鏡以自見於時而
心術未醇不能以微辭宣義問譽諸秋成滌濫之樂
進於明堂箋孺子女之儕登諸淸廟歌舞雜繁亦安
所當於和平之奏哉應鼓一鳴百囂退聽余是以有
取乎司馬之論人文也

誠之云退之論文諸書切似無此簡當

詩論

詩文孰難曰詩難文有數逕詩惟一畦文取氣勢之
洪詩在性情之渺相怡以味相動以天天之與人各

有量也子美詩傳文不必傳退之文佳詩不必佳高達夫五十始爲應物詩李長吉二十七歲爲野掠詩青蓮有叠見之文摩詰有失拈之句而同歸於聖者何也詩有正格有奇情有餘味太整則不流太散則傷野苟簡則無致苟合則無神唐人之詩味長故得其中宋人之詩味短故有其類譬如春來庭樹之花淮水東邊之月商女隔江之唱河邊夢裏之魂同一悲懷而觸景淒涼聲淚俱下比之南村北郭之吟油壁香車之製意隨聲盡韻逐辭沉殆逕庭矣宋詩如

唐白麵唐詩如舞雪自空而下溶溶屑屑沁人於微雖使徐庾任沈之徒亦樹降旗而莞臣無巳之倫其敢不爲下風之拜耶

漢臣云將宗派而論性情語語入微便覺王李鍾譚之詩俱成餘唾

未信論

漆雕開與曾參孰優曰開之吾斯未信不如參之死而後已修齊治平之篇卓然王佐彼雖讀古尚書而文彩闕如後之人無所鑽仰也嘗怪德行四科何以不及曾參參事毋至孝不忍離其親一宿於外故匪兕匪虎之間無子輿之轍耳孔子修春秋作孝經旣成東方而鷹北面而祝將以告於君也未及拜而白虹貫上文見於金孔子讀之有怡色至西狩乃作麟兮麟兮之歌楊伯起隱居教授二十餘年不荅州縣禮命越五十始仕忠鯁之夫必先恬淡而後繼之以奮烈若使艾而不仕雖無范陽飲酖之事亦無關西孔子之名譬如諸葛君終老南陽謝安石不出東山後人作何評論韓退之兩上宰相及與于襄陽張僕射等書幾乎含爾靈龜觀我朵頤矣欲得知巳而用

之則道通而業廣修巳以安人也故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然而紀遂鄉相唐林唐遵漢世光明之士皆仕新光明安在國家興亡接踵多少雋才皆爲失足亦若輩學識未弘耳馮道兎園冊歷相五朝不足怪咄咄咄謝朏何以爲名公管夷吾背糾從桓千載下當不脫一悖字然以魏文貞之忠勇猶棄建成而臣太宗忠良半有所激未可以此槩論英雄成事人只一死重耳昔人論周公云若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眞僞有誰知故周公之忠君以王莽之僞作金縢而彌

見溫嶠之不孝以毛義之捧檄色喜而從寬古今人物相形胡可艸艸

漢臣云極嚴極平之論具此心眼方可上下古今
誠之云通篇論仕却從養志說到捧檄作者苦心耿耿

爲善論

好善惡惡天之道也人之性也景星見則人慶之彗星見則人禳之麒麟出人趍之豺虎出人遠之龍能噴風雨薄火石有殺人厲人之事而人不之憎者無害人之心也蛇蝎深居穴處歛蹤藏形人皆惡而逐之無他心乎殺也武乙射天暴雷震死受辛炮烙衣實自焚殃慶之及不待嗣孫有一善天以善訓之有一惡天以惡訓之詩書之已事可驗也修德爲詩書之秘義德之不臧詩書何爲吾一日不讀書則如土處一日不理性則如木處然窮年所得亦不甚多何也米非易飯蘗非易酒木非易薪屋非易材豐年而不能飯茂齡而不能酒山居而不能薪比閭而不能材者有之蹠日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孶孶爲利巳焉舜日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孶孶爲善巳焉儒家

朝習簡編暮親鉛槧何惡可爲何凶可蹈意之所動稍拂於懷脫纓相向郎盜蹠之雄也不爲氓而爲僧此天下之淸人也而人猶或淄之是氓之蚩蚩也不爲盜而爲丐此天下之窮人也而人猶或困之是盜之首首也易云吉凶同患凶有患吉亦有患非可自任而不同亦未可守獨而棄同也人有疾示之以方迷津詔之以路失道規之以正旦夕之急與我夙嫌不必復議其短非意之榮與我舊好不必復覬其長人善而我揚之我之善也人惡而我誹之惡在我也少煬一怒多服一刀圭少縻一財多賑一貧者墻壁瓦礫之間皆生瑞草天道好生如此人何作意爲威予少孤得賢母又得諸父兄水不溺火不災荒不饑胥不祲天之惠我渥矣愧予涼德罪敗滋多銷前生之夙慧似釜焚膏刈祖宗之善根如刀刮草蝗心日遑猶將納巳於邪忿懥嗔𭗌不能忍人之過陰陽人道之伐何可彌也居則曰人生百返譎頻爲先又曰病而禱神不如病前慾惠臨病廣生而悠悠弱息與日俱淪汎汎聞修升堂無幾其何以謁宣聖於兩廡

禮聞浮於六道乎

予平生不拾人遺錢不唾屋壁不碎一楮由此善之小者年來知養身法能忍氣勤讀書教人子弟如已出自謂進德

漢臣云淵篤刻至足發人晨鐘深省

存身論

通儒如荀卿、董仲舒、陸贄、蘇洵、皆雋才也儒將如諸葛亮、裴度、范仲淹、虞詡、皆人豪也諸說客位高金多一時王侯削色然趙國解從而蘇秦裂秦庭說難而韓非囚末路坎坷行同犬彘揣其源流惟坐不知易耳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虵之蟄以存身也秦漢諸儒知此者鮮霍光不學無術李膺范滂諸公志弘慮淺終非三代以上人物於是有辭治世之能臣寧爲亂世之奸雄者李范諸公之風聲激之也夫人至求治不可而寧爲奸雄以解免於庸常之誚若曹瞞肝膈之言吾輩亦何必毛舉而疵索之乎司馬德操之處濁世人無妍醜輒復言佳劉表雖暗莫能陷焉楊德祖以聰明被僇孔文舉以訕謗獲誅上官昭容有秤量天下之才而與韋后同斃闕下生而察惠天必槩之灼灼其華先發還萎良木產於深山久則

榮焉良玉蘊於大川久則珍焉其神完也不然道旁之木雖百年不能以拱把澤障之珠未成已先破矣易存身之義有以夫

漢臣云直是淩陸顏謝盧駱王楊輩頂門一鍼

愼交論

交推久敬信王中孚謹愿有心計者爲修齊友端雅有道術者爲誠正友曉暢有學識者爲格致友奔走善禦侮者爲家國友吾皆得而宗之如桑與梓榮瘁攸均如參與苓刀圭共劑則身爲天之曾子天之子奇而友爲吾之子房吾之孔明矣蓋納交名士不如納交寒士寒士憐之者少咲以一飯或報千金乘以副車或償九死滕更矜勢尚禮之徒故禮而不荅王驩諂媚之臣故同驂不與之言孟子泰山岩岩原非丈夫悻悻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致中和而已市德之夫其交也沉徵酒食逞權奇侈游談裒脅力射鵰搏兎之勇蹴踘於前俳優侏儒之戲淫咻於後賈似道之鬪蟋蟀鄧玄晏之服神仙靡所不爲于是張樂設筵蠅集如雨情意煦煦願爲死生豈知愼終之艱隳

末之苦謂他人父亦莫我顧古來人情已如此邪維予勢厚倚勢卑人人將卑我維我貲雄貲繇我得將繇我失嵇康名士悞識呂安石崇豪家知惟賈謐因投如醴之交遂蹈焚身之悔愼乃儉德毋比匪人非寶鑑與

漢臣云於公叔孝標諸論外別出精論彼意主亢激此義取敬愼故當有辨　誠之云須知脂習之哭孔融徐晦之送楊憑無妨於愼乃可讀此文

飯禪論

人爲五行之精一旦蜕然歸於泉下土壤而已以土

壤之細之甲而青沐以滋之麴蘖以釀之絲絃以樂之便嬖以順之何爲者塗糞室以椒蘭飾溺具以珠玉不已悲乎人生尚眞而過信爲眞則尋根逐塵自徼自纏不幾人而鳥獸俱乎物之順而卷者爲獸蹄之簇聚色之道而舒者爲鳥羽之翟毃其形似也惟人爲天地之形似而佛彿然故曰佛有意爲人則物而色之者多矣而沙彌逴逴非之敵彼天艮生其退悔惕之以氷山劍樹威之以雷火刀砧庶終其身有作佛之日也故曰沙彌者佛之門人也譬諸宣尼之弟子季路者聖門之金剛也大士者釋氏之顏淵也顏淵曰非禮勿視聽勿言動是吾儒之戒律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乃大道之禪機季路曰忍羞忍餓忍煩惱方稱智炬無慮無思無欲累卽是金人禪從戒入其悟不煩戒從禪入其律轉細世間多少風華老僧一切謝却惟談苦空食蔬腐衣皀綈居無男女宴樂此人世偏枯之事抑知其中大自在乎予願如老僧踪影蕭蕭閉目趺坐手戒珠而被忍鎧則聖門之金剛見之歛眉釋氏之顏淵聞之動色矣今

者不悟日月其除毋令山鬼笑人

漢臣云禪家五戒孔門四勿是同是異根本既失纔說玄說玅亦能言鸚鵡耳此乃所謂眞語實語不誑語

避臘論

臘者歲之衰也漢火德衰於戌以戌日臘魏土德衰於辰以辰日臘晉金德衰於丑以丑日臘此國之大臘也維人皆有其臘而人不之知於是百慮薰心方術蠱志美人眩其睛珍物爽其口絲竹棼其耳文綺艷其身詩書駴其神魂射御荒其手足唯耽榆枋之

安冏效椿靈之大譬諸蘆箸爲舟柳架爲蓬欲過龍門而航弱水豈非臭厥載乎繇是天有臘不之蓄地有臘不之穰仙人有臘不之望㵰㵰然於聲色貨利之中老死如一也趙知微登天柱峰望月月色如畫及下山風雨淒淒不已得非天與地自爲一臘乎劉阮與天台山二女遇食胡麻飯畢歸家已七世得非仙與人自爲一臘乎獸之入林必邃魚之入淵必深避豺獺之臘也龍濺珠於青雲之端鵬培風於羊角之上避雷電之臘也蘼草未夏而先枯梧桐望秋而

早彫避氷霜之臘也王子喬吹笙於緱氏之山鮑太玄煑石於南海之濱避王侯之臘也仲長統因之而考槃司空圖因之而嘉遯陶潛寂寞柴籬惟理乎臬之嘯鄰謊紆遲山谷式瀰塵穢之軀行止小殊人天界隔於是乎臘可穰也昔人題結一草樓北太山松南洞庭月東瀟湘竹西峩眉雪中具晉支僧八尺沉香板床學希夷鼾鼾熟睡以此避暑樂不樂也雖然泰也此知避暑而不知避臘者也

誠之云臘以祀先爲義孝思也以大祭爲義報功也以運暮爲義曆法也以避爲義立命也非大學

識人不能有此奇文

達觀論

人非病不知無病之樂非憂不知無憂之逸非訟不知無訟之安何以無病曰知節無憂曰知愼無訟曰知修何爲福曰恬退爲福何爲仙曰强飯時其滙爲仙何爲妙相曰心正意誠爲妙相何爲推命曰天道福善禍淫命可推也何爲風水曰至德如風上善若水何爲醫曰非禮勿動醫之良也何爲卜筮曰殃慶之來神者先告之不須卜也水旱聽之天貧病委之

命卜人元龜亦可不設無名之禍譬諸雷電疾至靡能禦之非意之辱譬諸虎豹攫人不可逆也狠跋於周鳳衰於魯聖人猶然羅之有譽無咎有精無禯如小兒啼掩其口而使之笑不可得也平居簡身修行恐慾寡言不億不疑安之若常可以處矣身不修謀於醫心不修詛於神禍福爲儒者之已事因果亦佛家之剩言皆爲信心未堅中道而輟者設教非聖人之本論也予敬神而遠鬼尊五行而賤方術患世之迷眚者風水溺人論巫禱誤人論以解之稽中散子

夜見鬼張目視之惠禪師遇山鬼揶揄以不見不聞付之二者皆知鬼之靡益於人靡損於人故能此也

漢臣云至精中每出奇警語是作子書手

螻蟻論

天地之大有鶡鵰即有鸒斯有生人即有螻蟻螻蟻之生於天地也微塵耳乃超渥水之形踰大宛之狀逍然笑曰若且奚爲者也疾不知止鳶隼也狎不知危鷗梟也愚不知憂燕雀也凶不知吉鵜鶘也爻不知子鴟鴞也罔不知智蠨蛸也生不知死蟁蚋也人不知出鱣鯉也貪不知節鼷鼠也巧不知變獲猴也疑不知信狐犴也惡不知馴狠狒也亂不知治犬豕也力不知用駱駮也明不知道猩猩也吾用其長棄其短是以塊然爲槐國之君輿龍媒並駣駣泥塵行行風雨無滄海之腹而享丘山之利近乎人然而蟻休於冬人勞於夏則勞逸之不侔也蟻知有君人知有子則公私之失倫也蟻驅高而視下人見東而昧西則巧力之弗敵也字說从馬从義言其勞而義也可以人而不如蟻乎

漢臣云小中見大譙中見莊乃知南柯一夢取義深長 誠之云蟻能報董昭之己施大宋之渡而人多負恩真蟻之不如也

物感論

酸苦辛鹽甘加滑爲六和味之純也青黃赤白黑加天玄爲六章色之正也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𧸖燭猶青燭澤氣之潤也草木感之殊地而叢生故有鮮麗之質禽獸感之非類而相合故有鬼怪之觀若蓺麻得麻蓺黍得黍交牛得牛交象得象非其感矣玄黃相間成綠故大地之生草必綠膏火相煎成墨故天色之空青如墨樹之蟠結者皆氷雹之氣所成花之奇秀者因日月之精所化樹壹其種則不蕃禽壹其胚則不變譬諸鐘鏞之大不可使爲鼎彝尊罍鼎彝尊罍之精不可使爲鐘鏞其胚定也雖用秦皇石爲鴈齒皆漢武陶爲魚鱗凫亦一物之妍而已烏乎異

誠之云物感物制兩論俱有新義未經人道

物制論

薪燎乎火亦燎於火衣穿乎體亦穿於體樹以桂而

枯桂以葱而軟麻以漆而散漆以蟹而融物之相制者然也㺚猝之草雖稠不可以爲梟蛛蜘之絲雖潤不可以爲緯龍行象雲而不能爲虎虎嘯象風而不能爲龍物之相格者然也蟲之能側行倒行覆行者有氣無血所以能之魚有血雖行空中求其側行不可得也猫鼠之能側行者以爪距深厚故然不免傾仆也故人當求尸解法然後御風而行

漢臣云予都格物抄音物卷只在一毫頭上参取莫作博物志讀過

新齋二集卷之六

黃家舒漢臣評
錫山呂　陽全五著
兄自咸誠之閱

紀

紀書齋壁

人之聰靈博達者何以致之學故愚魯躁率者何以致之不學故浣衣以灰刷垢以塵塵灰天下之絕物也而猶有用則天下其孰爲無用者乎而乃泄泄窮年不知所悔一日如此日日如此至於蒼髯皓眉揺首頓足之時煎膠以粘日月晚也因矢之齋日少不思學晚器何成一暴十寒譬諸虛槃刺股懸頭牛衣草葢莫恤妻孥有父兄在

誠之云情者聞之當若轟雷震而不作末如之何也已

史漢雜紀

禹之興堯舜者二堯不家丹朱而禹敢家啟舜不郊瞽叟而禹敢郊鯀皆創世絕俗之事如何深山野人不驚風會使然雖聖人不之知也子啟不再傳有王

相之鬬后羿寒浞之倫纂弑相尋幾四十祀身後趨
智雖神禹莫之前也春秋鄭實亂王射王中肩羿甚
於河陽之狩楚子之鼎於是襄王出居於鄭幽王出
居於彘惠王出居於櫟敬王出居於狄泉先後同譏
魯失於用世卿秦失於用遊士一可以弱一可以强
然而失道均也故秦得天下之短不如魯失國之長
秦號始皇始立皇號而以一統之尊英武之性除謚
法謚法不可芟也燒詩書百家語詩書百家不可燼
也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諸生不可陷也作法於凉

亦自詒伊慼耳漢高不讀書何足謂之高曰即其斬
丁公封雍齒二事便可圖範唐宋惜乎議禮制度闕
焉不修漢文除挾書律忌焚書也除收孥相坐律令
忌連坐也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忌坑儒也除誹
謗妖言法忌腹誹也周反商政漢反秦政民生之所
以康也當其時除肉刑減笞法田租三十而稅一置
五經博士爲申韓蘇張之言者罷之樂其樂利其利
與秦人變法之初何啻旭日之與嚴冬酷吏之與慈
父耶漢文事事法古惟遺詔短喪治渭陽汾陰之廟

未能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武帝建元始建年號
好大喜功略南越通滇中置犍爲一部尉立朔方蒼
海郡暨隴西五屬國版圖之濶無以復加後世之王
君其國而臣其人不可諠也唐堯以一旅取天下而
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毋乃秦皇之羞漢武之僇
乎

吳漢若云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眞可論世立言
誠之云知子瞻讀史之法與予美讀漢書之快方
倣得此論

晉人雜紀

人之以讒敗以憂卒者始於不能愼獨不能知人陸
平原之偉才不能弭曹志之謗就僇東市脰頸俱絕
不仁之人喜之不可怒之亦不可也孔文舉稍有圭
稜便爲曹瞞所害括囊之義可不守乎嵇康肝膽過
人而與呂安親善至以陰言相告既蒙比匪之文復
慚如水之義陷於刑戮衆救莫拯深閨之事不可議
亦不可聞中散且然況其下者

紀詩集後

詩腸生動毋一言板實詩情快爽毋一字膠凝譬諸

笙竽箎簧琴瑟之音所以和六律鞉鼓椌楬壎篪之器所以位八風也而必追而儗之曰何音配何律何器位何風則毋毋焉黽塞聲矣古之言詩者緣情而不離乎道駢句偶語或一爲之其詩有正對有折腰對有不對之對有對而不對摭竊經史學步邯鄲風人之大贓也余少年曾作和韻唐詩數十首煙霞疊搆頗費鎪鏤而以駢偶故不錄雖有珊瑚漏網之嗟然非蔡中郎枕中寶也

漢臣云孔明獨觀大意淵明不求甚解千古高人胸次一轍豈獨談詩

紀與沈濟公語

孝弟吾之資本忠信吾之衣糧不苟營則終身不貪矣不苟嘗則終身無怨矣君家自裁以儉誨人以勤致子毋無筴鄉人見之歛手皆云閭閻之中有公卿之蓄也然而蓄不能施吾爲若翁慮之襄殯之供必祭所以隆先蔬果之餘必留所以逮下凡物不盡其饗爲可施也而況於財乎

漢臣云富貴人宜勸他寬聰明人宜勸他厚眉公此語惟薪齋集中無愧

紀與金元素語

元素註五經成告予曰此漢魏三唐之箋疏也獨以貧不能流傳爲恨夫是書而箋疏比也百世之內豈乏流傳者哉元素復嗛嗛然不能待請於予兼請於予之友張公亮曰兩先生藝林之宗仰也倘獲分鷄鶩之糧稍佐鷄林之貲如瞽者之得杖跛者之得舟流傳海內不歷而行此書可作隋侯之珠或以之報隋侯其輝德亦復相當也昔米元章以術致御硯東坡欲得之污之以唾而硯遂爲蘇所有米非舍之而蘇故取之也與米以萬世名而薄得其一硯不以廉乎今之人不能成人以名而但貪人所有便爲嬰尾書塲先生以爲然否予應之曰諾

誠之云劉楨卿續五經說既成謂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金君必欲乞人梓其書書果可傳耶紀其語已傳其人矣

啟箋

請李寶弓鹽臺遊江心寺啟

恭惟台臺秀擢梨花清含玉樹爲彩毫之謫吏作璅骨之仙人持衡鐵面稜稜射策金門漢漢屈舟楫而視鹽鹺乃調羹傳說之餘事飛甘霖以施海國亦明

光姬旦之苦心山川霽而日出生輝林甸開而金瀛
送暖雪浪中文山作伴銀沙上康樂爲羣皆爲仁政
親人所以風物可覽河泊迎於孤嶼馮夷導自江心
矧茲南樓參佐皆列幕於芙蓉敢令東觀詞臣不張
幃乎菡萏爰諏于日肅布寅衷茅筵菅席舒曲水之
淸言蓬萊溪毛寫藏姑之涓潔兩行車騎噦噦鳴鸞
一片帆檣飛飛羽鷁知大塊文章星辰可摘喜汪波
澹蕩玉麈交揮仙闕吹笙奏琴瑟竽簧壎篪之逸響
蜃樓疑瑞張旌旗甲馬錦幔之形容春從天上無歸
燕入人間來賀敢惜東山之費至虛南郭之遊徒令
童叟攜壺轉悵山靈寂寞願言母玉顒望錫朋謹啟

漢臣云有初日芙蓉之麗豈止雕繢滿眼　誠之
云此駢偶者之駢偶也即駢偶都是風雅

啟李生石愈堂

伏以栢府生霜人表剛方勁節蘭臺如水家傳蹇諤
名書天門挺爾孤高嵩岳章其崔峙惟浙大邦須公
元老簪筆而風生汲黯露章而名著姚崇賢良之選
得自茂齡爕理之姿於今未艾陽雖吳下阿蒙依劉
未逮而長安日下之雲瞻之在前東海波臣之詩肯

濫於耳幸邀鴻庇承乏偃鄉蘭輝可親星門咫尺惟
是國家安危人才黜陟一人乘舟而斗杓宗之一人
司南而百兩將之所以砥秦晉之滔滔持魯衛之靡
靡非老先生之巍巍巖巖其誰倚託而乃優游家食
養器田間標千尋之建木於空山則棟梁誰樹淪萬
頃之澄波於陸地則舟楫安施雖云鳳鳥孤栖鵾鵬
獨振而和中之治三后協成分陝之猷二公克濟龍
蟠而不雨非蒼生之所期也

誠之云勸得冰冷人亦須腸熱

致括蒼守道錢六謙年兄

年兄建節上游弟亦承流既未每望星光卓然鎖鑰
千里賴之唯是風鶴驚傳四郊多壘山巖海沸托在
長城既越之外民版兵符迢迢杳杳年兄智鏡先籌
設有徙足北風消息一體示聞所云唇齒之相依也
弟雖𢘿栈庸才內撫罷民外嚴鯨浪惟一二同官覸
以追隨況有薛公之仁敢嫌馮婦之義君其擇之

與某屬令書

方今旱蝗爲祟米價如珠菜色之夫相望於道所賴

賢令尹立常平均糶價設鋪授𡊨以招集之輕繇薄
稅以拊循之硎濯瓶罌必躬必親而悉心會計唯謹
李允則之綏來畢士安之教化繇此術也於是戢負
渡江蟲蝍出境百姓皆焚香灌明水扶杖而觀成方
之越人金鑄實有其徵南陽樹碑不忘其美蕩蕩乎
平之遺愛也官長但存一愛民心美意已在天地而
乃有蟊賊其民爲政之虎而賦之蛇者豈其內心有
不淨乎外慮有不虔乎抑其中出之源不斷諸已而
規規左右乎官長之與吏胥毋示已意毋盡已言毋

假之以一嚬一笑盟誓之文筦鑰之任非大故不相
通也故曰官人惜紙如金則無貂蟬之濫防意如城
則無狐鼠之奸

漢臣云愷至語出以風麗絕類元嘉永明諸詔令

與鄭太和學博

有奇山水必有奇人猶龍之潛乎淵豹之潛乎穴也
門下居羅陽山中青於綠蔭大韻行觴翰墨之間道
風自扇其陶徵君於和靖之流亞耶國家有此儒臣
而令其據筠床擁翠屏怡松菊以老將安車蒲輪徵

遺訪落之典其不可問耶抑天際真人非尋常福享
可覬耶學海人龍四言用匾貴宅以當本道式廬異
日旌其門曰此山中宰相家也榮施多矣

漢臣云清潤幽趣似坐寒流白石間聽松風一天

送秦公安懺資

尊公先生仙逝之後梁折山摧泫然若失每當絡婦
淒吟莎雞振羽之夕悲愴尤深聞之如來報德禮華
首於山龕菩薩思親拜燈王於石室敢乘盂蘭之節
延誦水懺之文薄貢經資以襄冥福門下以白頭孝

子收赤髭號王之供固其宜也

復紀孝廉求序 諱許國

文之美者必有所以似之門下蕉書十史諸刻珊然
而來髣然而往難乎其似奈何吾聞之詩起於皇娥
騷起於鳳五言起於河梁七言起於栢梁而皇娥栢
梁之先不知其何以起也世有舉筆畫回道人鬚眉
悉備而神氣索然殆盡者非畫者之不肖而回道人
之不可肖也君其回道人耶

漢臣云恍恍惚惚筆意入妙

謝晏子升

文之佳惡吾自得之經書二集非不佞枕上之篇而足下乃採入嫏環之洞縉緑爲花生氣殊乏文家所貴情思掩抑咨止撩人致之一字傾六國也人言魏徵踈直吾獨憐其嫵媚得非嫵媚亦高人之所取耶

答張隱君 號弘楚

不佞草草餘生杜門却軌如執經時而諸同人不我遐遺問奇之屨恒滿戶外賚葹蕭艾等於杜若之芳幸矣然而不幸諫我者日多規我者日少也物須革

故人須醒過晏平仲善與人交豈其時皆善人哉十年以長者拜之年長以倍者乞其言故能久也我無長奚能人獻其長集衆美以爲長謂之大智諛我者多則人美不至規我者少則我美日增何幸金石遠遺櫝復迎風而至耶孔融之好不孤中散之情猶在唯茲落月屋梁爲有脚陽春似得髣髴名言於几杖之下耳況復平生老友落落晨星開緘讀之泣數行下敢不爲之執鞭

漢臣云落落穆穆正自有氷稜石骨之致

致陳氷遠世兄

足下委鶴仙姿卜居浮玉山前踈竹數竿芳蘭盈把寒宵獨擁一爐觀詩詞一兩章左抱鳴琴右斟醁醑其樂難喻而乃澄澹幽情依然與雁山停雲共坐石上足下其靈運之後身耶抑青蓮天姥之夢耶弟所官雁蕩龍湫之間山深水潔非不極靈運之偉觀而以雞肋故棄雁山如客聳把氷心仙凡異相豈有餘地可以待故人乎然而相與有成昌黎志之弟非塵污人豈足下以爲茅塞子耶而乃剡溪之舟窮於雪

夜赤松之履永隳圯橋睠焉顧之有懷靡及幸而南天不寒年登玉燭堤前細柳盈盈嶺上芳櫻片片道駕何日飛來弟當掇茗焚香擁篲以待

誠之云潔身者不受客污正不妨招客

與沈别駕 諱志孔

門下淚滿丘山弟亦髮同園客燕巢於幕未能適百里之外而至止焉豈不懷憂畏此多病身非金鑄而百憂煎之既愁今日又患將來是欲速其死也生欲速死亦欲速乎田園多故天之命也與我何尤寬中

養神爲上

致岳舜牧恭憲

弟自京回過李家口有戒心垂橐蕭蕭俱傷從者道出傳輿遇舒旋風於候舘貴治玉山人也與弟非有姻婭之親金蘭之舊而片言偶及篤於故人遂貸五十金不索償券俾弟間關行李一葦航之淮水湯湯江流活活皆舒公之潤也分袂以來眷念無巳雖天違數舍而遥然月映萬川而澈幸聞台臺光蒞玆土先臨玉山而又聞旋風修文玉樓之耗且信且疑著

龜未卜當年恩寵弟之所身被者敢移而丐諸乃郎俾故人子免于周章亦枌榆異地之光也翹首星門慈顏若接弟不敢負旋老又寧敢負親翁哉槭疏㗖㗖銘中戀戀

漢臣云詩屬語偏見隽永惟晉人能之

與吳中軍萬里

吾聞湯信國鄧征西之徒神人也其初亦行伍也惟以虎帳精嚴戎臺志壯撫裨卒有投醪之寬覩江河如杯渡之勇故能胸涵甲胄氣變蛟龍垂鼎彝鐫銅柱不衰耳方今海上鯨鯢山中虵豕屬有奮氣輙歸戎索汝力居多而日當世虎臣終老行伍有功高不賞之嗟者謬也秦穆之三敗仍收魏文之謗書不較古人巳然况今日耶貝錦萋萋不過一時之得志耳使當一隊未知雌雄何屬予雖詘於兵權而於斗筲之人且猶論材而吝量力而薦與衆共之豈其十年之貞渝於一旦而獨靳懋賞於汝乎且繼之以譏也

誠之云鼠雀雖愚猶知徵烈

與一如僧

酒色財氣四言天之所以勾攝人也少年夢夢其中越中年始寤寤久輙復忘之故曰少年語道如鷲音禪可聽也中年語道如鸚鵡禪影響而巳其心不清則勝理不實無可治之事也而况於禪乎

漢臣云平實商量方見真切叩頭椿呵何濟於事

送張瑞澤門兄

台臺兩袖清風先幾廸喆無薦菇香茵之携有翠竹青松之愛諸名公相與勸言褒贈祖送於塗日具管遼東揮金不顧之量乃堪作郭汾陽之淫樂驕奢正

其時也弟知君之堪此而不爲此也故亦以此言進

誠之云作吏者覽之應如冷水澆背

送林平坡

足下才如長卿猶然壁立雙旗南指劍珮蕭蕭采芍藥以送行非我志也海濟荒蕪旅懷索莫搴周公之裳而歌信宿亦豈君之志哉前途鄭重郵符并發昔黃帝之子壘祖好遠行而道困今之祖祭取斯意又以示戒也君其誌之

漢臣云尺幅中無限纏綿

致于雍來門兄

夫處穴大戛其應必黷登高而呼其響必疾弘鐘在懸不鳴不知其橫號也弘文在國不出不知其駿偉也門兄英姿玉立茂於聖書瓊叶錦篇燗然盈筒而猶歷於郢堂詠之間不得下何耶昔之至人乘雲屑矚拾藻江山而其所寄乃在天衢王路馬塵驢背之間韻發巾車聲流雉下雖鸞鳳之儀無資於枳棘而瀛洲之渡或藉乎蒲蘆太冲三都賦所以藏諸十年而風流百世也一旦樓羅公輔遴選琳瑯明光畫省

日烹一太牢以饗我門兄兄良史才其能以碧山老否

誠之云善慰人寥寂

謝李別駕 諱若星

四方多難東旣得安堵昊天福此一方民甚倖然皆足下扶顛力也足下淵靜清深雅有局鎮如晉之劉真長不伎規規尫塡中攢眉文牒形神俱礙于是卧遊飛渡直指臨安一榻一編翛然高寄然未至雪溪而秋風肅肅被薄帷單一寒甚矣燕雀方爲予弔之

何賀之有乃足下遥盼康倖播及銜門禮無敢却報則難云惟以先之勞之無倦六言爲贈亦同官去後之相思也芝宇非賒白雲間之可勝繾綣

漢臣云古道炤人

與秦吉生年兄二篇約

東坡云早晩一爵一肉尊客則三之召我者以此告之於是酒肉帳簿清而不糜可以收入詩料若乃賓朋踵至山海兼肴俗人之所呼以爲雅也東坡視之深以爲俗其勿復爲

誠之云吉生自奉菲而享客豊豊亦不俗規其豊而就簡簡亦不陋也

與張玉氣

孝子之志勤於讀書以報二人儉於治生以贍妻孥妻孥頑劣不能治惟德薄行甲無觀摩之地至於此故曰毋勦說毋惰行毋耽細娛藥石之言宜三復也英少不學老歎穹廬人如待老而善則子家子之時何能起宣尼而語

答汪扶風

手教至爇芸香讀之便如與足下子夜對談鬚眉俱立足下精神玄箸高眇不羣非長貧賤者所處床頭無金壯士少色欲遣貧貧不可遣耳然而燕昭駿骨猶以金臺饗之豈以子之鴻才不如一駿骨耶悲歎之中聊一返顧原憲之鶉衣多於王愷之錦帳也足下如以鄙言爲然劄到當飲一浮白

漢臣云凉直悲壯可當登高望遠

與徐魯詹

不佞六歲戒豕肉三十餘年矣江東滋味非肉不隹予何人斯敢有異好實以偃鼠飲河滿腹而止飛鳥

剝啄一飽爲榮書不云乎庶艱食鮮食鮮食之美多於肉食也而或豊之則不如其食肉也

漢臣云素心玄韻非魯詹不堪語此

謝陳隱君　字與参

詩云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弟非寧馨之子乃棠長者折枝欲報君心其何以贈時雨降矣浸灌不息達人之所喤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至人之所寶也抱甕灌園雖加榮於草木貿春滌器終貽累於長生背𠜂之陳君其採之

誠之云不滿百字多少婉折

邀伯仲爲家慈壽

昔嘉父尼父嬉戲於樽俎之前元方季方行唫於花月之下荊州之舄履雖滿不遺一人扶風之食著方多非同二姓今日之飲所薦維荷及蒲所邀兄弟匪他樂巳雖然零露瀼瀼蒹葭萋黃我勞如何大海爲桑父母之年不可弭忘

漢臣云清裿宛至如塋十九首中今日良晏會之什

誨蓮顚兒

讀書所以養心養心所以讀書河間獻王之爲善最樂樂此也得志之士風花雪月爲妍未得志時讀數行書便饒風月天下之樂至讀書而止而猶欲棄之他適耶

誠之云孔明敎子非静無以成學静非[illegible]養心也養心所以讀書可䟽孔明語

箴

慎思箴

技者道之累肥者體之累思者心之累聖人無思慮心亦無無思慮心是以無思慮心萬事萬物理數皆定於前何必憂思此事成耶不以憂思故得此事敗耶雖百憂思反失之周官所云作德日休作僞日拙也聖人不思賢人再思事之未作思而勿憂事之已作爲而勿思此持身之要藥涉世之良諶也有所好樂而未及遂則姑安之因而盡傷其心恐所好者未得而身已亡故五福貴長生也人之生也舟車可死金石可死水火可死雇榜危簷可死禽獸草木之毒可死非獨死於[illegible]而人[illegible][illegible]之非獨生於憂而人偏蹈之母乃拒虎而進狼乎生於憂者死於憂雖極天下美麗之物此身先逝將誰饗之於是爲愼思箴銘其坐曰　事大如山三不思眠餐曉只須辰酉咯躊躇百務了營營蚤作夜長思强哉矯猶恐精衰血氣枯壽先少事大如山總不思免煩惱不自用而取諸人吾之寶

漢臣云見道之言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

因應箴

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二言可順讀亦可倒讀也心者身之君也心淸而五官治君正而百揆理而終日之間擾擾靡寧君也而臣使之非其適矣予年巳四十矣敢希宣聖之知天命竊效大賢之不動心而萬慮之來能端坐制之母擾乎既事之後能夷然涉而不有乎[illegible]之在寂也如佳山水一塵不擾萬象皆虛其[illegible]雲之在山風之在水也安時處順胸中常可[illegible]一尺而紛紛於感寂之交不又事作又事想不[illegible]想不展書作展書想勢語不人靈性不出[illegible]一年修爲短我二十年智慧非動心之故耶乃[illegible]之日事至有心事去

惡心賓來有言賓退無言展書有情展罷忘情
漢臣云截斷衆流句　誠之云得大安樂法

賦

蒲城王芬之之母郭氏孀貞賦

白月不耐霜紅顏不耐春聽山陽之管寂聞子晉之簫泯悲中散之魂杳瞻僑玄之墓新非汾陽之外裔矢孤節其誰态君不見臨卭一美婦挾司馬而鵠奔又不見涇陽一嫠女依柳毅而嗣姻而乃藏燈金粟垂帳重泉棄西施之脂粉為羅敷之組紃莫愁村兮

歌舞歇漢皐亭兮珠翠匿荔枝樓兮簾幕黑琵琶峰兮笳簧怹悵良人之不歸兮其往弔於海棠之香國撫呱呱之六齡兮兼耳耳之初華衣霜紵沃釜鬵羞祖姚及娟妊雖欲泣而無語雖欲語而如瘖既抱子而刺繡纔剌繡以停鍼東有漢陵之樹西有秦城之碓北有邡山之石南有衡陽之禽凄風花袂凍雨連衾陵田夜冷松徑秋陰桉若蘭之錦字兮無其人寫斑姬之紈扇兮無其心彈張女之哀絃兮無其琴庶幾銅官之石穴兮歸吾履歸吾簪而不堪遺腹子之

喑喑維長公之能文言泉百代兮而或為漏下之書蟫雖書蟫其猶愈於辭母而絕襟
漢臣云哀而不傷艶而不徘詩人之賦覽以則江艶以後此調不傳矣

文

自歎文

人生如九牛之一毛恒河沙之一撮而漂淪憔悴於苦海之中者半焉又有欲泣不能欲言無訴之事乃知可泣可訴非至情也嬰兒色未笑而頻先啼知人生之愁多歡寡老人涕無聲而笑有淚知此日之樂

極哀來明月清風化為陰雲凍雨焉知宮室崔嵬不變為他年野塚耶周平王天下之共主也而禾黍離離同歸丘壟秋霜春露灑淚如流天子且然況於單戶貧者累富者亦累賤者危貴者亦危謝文靖之神明而或亡其五畝之宅孫伯符之雄志大業越二十六歲而甍羅公遠能致玄宗登月宮而不免為玄宗所殺扁鵲能生虢公子於既斃之餘而為同輩刺死湯陰禍不如才才不如福蹇蹇而有手恨鬧道之遲求死不得每讀氓之六章反是不思亦已焉哉之句

天下事無可如何亦日巳而巳矣雞豚生於犢桀之間憂白刃之將及蜣蛣產於塵穢之內知炙畝之不免業居陰陽之中不離生死之阱而猶以人欲爲牢籠以聰明爲機檻如鴻鵠之罹網羅蛟龍之遭豢養其可乎鴻鵠雖高人猶羅之蛟龍雖深人猶豢之是以道說有形佛說無形道說有生佛說無生也

漢臣云悲愍救度言與淚俱是以筆墨爲菩薩低眉者非止游戲說法也　誠之云闞之可感如誦雲門北郎行

自慰文

人生百齡不過浮生人生十齡亦是餘生朝雲一點須臾即逝而廼生居五材兼叨五味烟霞以悅其脾泉石以清其耳詩文以怡其志林鳥以適其懷而乃財多於黔婁酒多於淵明色多於老萊壽多於顏回有無爵陶長嘯賓之所以交貴同人古人忘年而爲友歡惟及節達士秉燭而夜遊或花開之夕或月出之初雖黍可嘗尊罏亦吉佳山水邊殆有人焉以酒觀德因談獲情敲東晉之碁枰布五朝之雙陸山陽坐上遊況能新紅粉樓中討日匪苦人生不樂耳五

月披裘三冬負暑隨地設景隨景設情慧水名山皆歸屋壁野人家多沽數甕酒便可傲却汾陽王其是之謂邪

漢臣云讀一過便覺心曠神怡公理樂志景綸山居未若此之入情

自省文

語云善進不如善讓愚而讓覩一簞一瓢皆有執簀執瓢之意焉巧而讓覩恍兮達兮皆有出其東門之意焉盈滿之事莫矜擧帨之辭莫飾也仕路爭衡巧者未必殖拙者未必落橫逆之來繇吾自取誣妄之及皆吾進機既爲吾身所遭之事何獨爲天地所無一心委數不與天衡綠波爲吾洗怨清風爲吾刷愁茹草根甘於食肉衣葛越煖於狐裘行止有餘泰焉官不遷如原未入官身多疾如此身已槁朝廷有譴如突遇水火之災身攖鋒鏑如汎作無名之鬼入世有出世之高在官如在山之靜泊乎湍回浪息草薙皆平泊如也昔宋榮子不以毀譽爲意故視人常見可笑明鏡以鑒其形蘭香以淸其心醇酒以陶其情[illegible]此三物若手足之相親𤮾人爭詈奚翅螻蟻之鬬

穴中蟜蚌之持水濵孰勝孰負何足累其天真

予曽受意外之驚不測之禍故知此味 漢臣云是仕宦時一貼清涼散是疾苦中一紙安心方

自善文

花盛開不半月人盛美不半生王弼李賀皆以曠世逸才二十四歲而殀吾生三十已足三餘叨榮顯爲天之餘安母子爲人之餘官賤服爲地之餘此一片地古來歌舞所聚悲涕所生貞臣孝子義夫淑媛流佚其間者不知其幾所以安仁年三十二始見二毛

予過一旬二毛叢生矣甲申以來予應死者三而不即死致命之日五内皆集正如喪偶之婦失歡之妾啼笑舔人儒衿莫保又如悮殺途人將正抵律人生到此悲憯已深恐不得不以七尺軀寘諸度外矣天道鼎革遠而彌信苟有餘生循循守已知幾於微毋學拘謹書生作得失態經營者老作籌筭態府史胥徒作寵辱態逍遥閒散跌蕩紆徐克保其身而延其宗夫亦已矣隨時立德隨物立功追廣平於面墻仰膠東之大雅此甲申以前語當變以來引疾潛居爲

吹虀之冷人作虀醬之玄客將二十餘年著述緜爲新書誰躬行誰尸授誰津涉誰更端朝聞而夕卒可焉於是爲自省文自善文自歎文自憫文以言志

漢臣云慧劍殺人霜下艸慈雲度世月中松四文可謂兼之 誠之云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無如之何於此警悟到處皆逍遥遊也

疏

募修張睢陽廟文疏

張睢陽之祠於錫有二一爲東嶽帝之右廡一爲清微菴之旼作厲之耶抑神之也睢陽公非厲而人之厲之也何居曰臣且死當爲鬼以癘賊故其貌如丘之有宰山之有蘷也成化九年始正衣冠予之祀饗以侯禮奏以王樂法施於民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宜其蕪也而前廟缺焉不修又何也錫之人士覲東嶽而趨睢陽便其布故廢其前也然則前廟可已乎曰張公守睢陽而江淮以下之民並受其福至於錫而舍之如逆旅焉報功之謂何顯忠遂良之謂何且夫有寢殿而無扆居非王侯之貴也有公廨而無閤庭非左相之尊也有門戸而無中霤非陰

陽之義也羽士陸寵興請於余乃昇神於前廟之闕而覆之以苫猶板屋也詩曰在其板屋亂我心曲雖欲不捨身爲傭不得也昔賀蘭進明惟以請師不應爲雎陽公訴厲聞者皆羞之今之求傭不應與請師不應者將毋同

漢臣云雎陽忠烈累紙不盡此只就募事點綴最得人取我棄之法　誠之云意極嚴厲辭極麗逸

募修斗山吉祥寺䟽

佛有相寺亦有相吉祥寺者吉而且祥寺之相也佛無相寺亦無相修吉祥寺者既祥且吉無我相也顧

僻處斗山規模如斗大而欲布地爲金成舍衛國是維北有斗而因之以挹酒漿也能不能也雖然有舍衛心則維北有斗尚可挹酒漿而况於寺之中有給孤園可以餉行脚有獮猴池可以畜飛走有竹林園可以接四方之傳宗味道者其爲酒漿也多矣而何患乎無金僧熠宣乃左持盂右秉鐸而蒲伏以告於衆曰予我一緡祥及飛錢予我一石吉而有年西來精舍南極諸天住者化者文殊普賢

誠之云動人歡喜筆墨有無量檀施　爾嘉云小景極瀾論之致

辨

寒食辨

心者火也季春心星見將出火故司烜氏爲禁烟挿柳之令以厭之民多寒食又恐其時有疾風甚雨藏烟禁火非其所宜因而鬬雞蹋踘鞦韆之事行焉即道家煮青精飯以助陽之意也或謂寒食之禁專起於介子推因而有責子推之文過矣寒食去冬至一百五日在清明前二日徐師川詩云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是也

誠之云如畫家點睛之筆

黃昏鷄啼辨

田事雜占云黃昏鷄啼應有天恩好事減放稅糧之吉今人叱爲不祥率刈其首報喜得災冤矣乃爲之誄曰祝祝者鷄非時不啼誤攖刀鋸君子悽其詩坊屬耳易善知幾愼言陰事其禍媞媞嗟彼禽鳥好事而躲聲聞於外肉化爲糞予不語怪語怪支離

誠之云予夜泊武昌各舟羣鷄亂啼明日左帥兵猝至鷄能預報趨避如此并附識以廣戒殺

偈

千手觀音偈

觀世音千手乎曰無有然則何以千其手曰可以一手即可以千手可以千手即可以無手佛之福祖露胸此西方之俗不足怪而愚人效之凍死此見福祖不見佛者也觀世音一眞不雜然後現出三十二相三十二相有一相乎世間音聲海潮爲大靜坐久能聞之故云觀世音然而穴中受風穴何意乎風風復何心乎穴海中布潮潮何心乎海海復何意乎潮昔人聽松聲謂如萬馬騰空而下若靜中觀之依然無

有益靜坐久則諸念息諸念息則諸妄滅聞如無聞見如無見而無不聞見雖盲目人能讀內典如老僧然老僧之神智有窮靜中之神智無窮安得以小聰明妨大智慧耶沙彌入門先叅禪語叅禪語者破禪語也破禪語者無禪語也學者之虛叅實證皆叅之至於空證之至於寂也豈有手足諸相之紛紛乎凡人皆有兩手有兩足而兩足不能兼馳兩手不能分掬乃一心而三用之曰過去未來現在過去心不可得塵飯其可餐乎未來心不可得生飯其可啜乎現在心不可得有飯且啜啜飽便休

漢臣云叅活句不叅死句若從變化功德落想便屬第二月此所謂但一月眞其間更無是月非月也

誠之云坡老大悲閣記最有辨才此更解脫

薪齋偈

昔人云禍從口病從心飽時忍一分饑逸時記三分病此養身之本也身如古鼎當拂拭之使神氣日生放志塵營怡情物外泛欲海而不淪躡邪山而罕墜輕重之間知所推移當不惘惘然如蚊蚋之嚙腥蒼蠅之嗜酒也於是爲薪齋偈偈曰

寒便着衣煖便脫衣有錢去買無錢自醫　有飯喫飯有粥喫粥荒年忍饑熟年知足　有客會客有事筭事當下留心過去無意　有暇讀書不讀打坐坐久便眠不眠還坐　不病如病病如無病放下此心自然長命

漢臣云香山東坡之間

誠之云是世間法即是出世間法

蘄齋二集卷之七

黄家舒漢臣評
錫山呂　陽全五著
兄自咸誠之閱

說　息深子

既濟說

人之精神爲髓爲液凝爲血涌爲津溢爲唾咽涕洟猶江淮河漢之非海而皆海也江淮河漢不入於海則水汜木浮火將熾真人體之始有閉氣吞液歸入

丹田之旨俾精氣神三者常不相離則天人合坎離交水火既濟之象也心爲火腎爲水而五臟之中復各有其水火蓋心之所到皆火而神之所還皆水也此胡真人以不上不下非左非右爲丹田之宅也天地之氣以葭灰爲候陰陽之度以瓶箭爲候日月之晷以方圭爲候人身之息以水火爲候能調水火之氣以達天地之和是謂真人

漢臣云人知有活子午而不知有活水火得此拈出鉛汞龍虎種種假名徒亂人意　誠之云極平常義却無人說得出東坡謂五臟皆一腎獨二其義亦發人未發

歸臍說

坎水者西北之卦也而流入於東南以潤木火之燥故稱沃焦焉腎臟者人身之坎水也而仰灌於震離以通目舌之竅故稱大海焉其道先噏而後噓左順而右逆務藏其氣無恣其息此神僊之術也於何驗之曰惟臍驗之臍者齊也氣血之滙而腎臟出納之門也人在父母懷中所飲者血所食者氣惟臍爲之中竅所以墮地時先斷臍帶自臍斷而人不可僊矣純陽祖一吸便提氣氣歸臍之說如嬰兒之藏母胎

呼吸母氣以成乾德雖斷而不斷也不然垂老之年有噓無噏氣散不收血壅不流亡無日巳而况臍中有孔生風引濕其害滋多予見一日者臍中無孔飲酒一斗而神不傷其內雖濕而外不生風故也然此君好色而無後豈以其木火之氣太炎乎日者姓薛潛其名

漢臣云臍斷而人不可僊真返本窮原之言　誠之云未生身處只此一○既生身處只此一○忠孝至性人方得勘破

肝腎說

人病寒從熱入也病熱從寒入也脾胃之死結不食
匪脾之傷其肝先焦也肝火有餘近於陽而反畏日
月腎水不足近於陰而反畏鬼神者何居吾身之魂
魄即日月鬼神也魂善附神魄善附鬼故病者禱祠
於夜多安然實魂魄之安非關鬼神也

漢臣云釋氏好言因果不出鬼神二字道家修談
水火不出日月二字吾身之魂魄即日月鬼神透
宗之論

盥漱說

衣可惜也先惜身花可養也先養容秋草在戶其葉
不焦冬蔄在房其色不黃故君子深居攝視以養其
月高坐返聽以養其耳盥漱小節也雞初鳴事之而
後卯首而後觀顧無當風無曝日愛之如瑶草護之
如鮮衣而後即安姿容故也所以萎華在前鑒其前
燈輝在後鑒其後昔厲人夜半生子以火照之惟恐
其類已也而況於美人乎然自江左修飾風儀而張
融王儉諸君皆以美姿容易簪屐爲尚聚觀成市了
無慚色所謂櫛髮盥膚而不知櫛其機心盥其六腑
者也雖曰風流宰相惟有謝安其去厲人也不遠矣

誠之云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十一字與叢
得此文演出最亮

養生說一

至人之衛身也尊心而治氣滅欲以養神故能永其
天年苟養之失其道則氣體羸於外精神索於內具
官而已然而壅積之源緜沉湎也奔流之勢始膠凝
也雖大煩勞非嗜色不成疾雖中酒色非深酣不成
傷因時省治秦越人之術也人之神明足供一日之
用猶春草能支一日之雨夏草能支一日之日秋草
能支一日之冰霜也患於人之戕賊之媒孽之耳草

無雨花無露稻無日樹無風其可長乎

漢臣云酒色非嗜不傷足令千古英雄墮淚信陵
陳思豈不解此正坐求死不得耳

養生說二

人有四便而莫之省也有五節而莫之守也何爲四
便曰饑便食寒便衣勞便休倦便息此四者引逆之
良規也何爲五節曰虛養心儉養脾溫養肺清養肝
實養腎此五者衛勞之金鏡也知便而不知節則富
貴而迷知節而不知便則貧賤而迂故爲養生主之
主也

顧修遠云語不數行而養生之道略盡　誠之云
不落一旁門語

愼病說

塊然人也而殀折者半焉屈亡故也所以屈者飲食
無度喜怒無時淫慾無制之繇也故禁口節煩遠色
三者保身之明鏡也拔一毛必有一痛奈何貪縱忘
生至於茹苦藥隱刀針肝腸迸裂顏色焦癯如牛豕
之赴屠場魚鱉之游鼎鼐哀孰甚焉然而痛難甘瘍
亦難甘也饑難忍飽亦難忍也三尺之童知粱肉之
嘉也食箸未終病亦隨之然後知粱肉之非嘉也百

歲之老知藥石之苦也痾疾已成求醫不速然後知
藥石之非苦也求醫之難過於求將無將損兵無醫
損身然求醫不如自求猶將兵者之須將將也無病
如病有病如無此之謂自求

漢臣云平緩商量愈見老婆心切

忘病說

有病而醫藥者功半也寧養者功全也不自知其病
病乃瘳有速愈之心是不欲病之愈也蓋病火也速
愈之心亦火也以火煬火誰能溉之惟病精神乃著

學問乃熟故曰人非危病不死非小病不生非外身
不有非內身不亡知已之美而進之如用飯則榮衛
日長不知其何以長也知己之惡而砭之如用藥則
諸病日消不知其何以消也如必逆而億之曰何以
長何以消則榮衛疲諸病至矣

漢臣云安心是藥更無方讀此愈知坡句之妙
誠之云白沙先生云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
助之間讀愼病忘病說最可理會

藏淵說

道書云谷神爲野血野血爲玄牝玄牝爲太淸之門

其言艱奧不可曉而心息相依水火相見功惟在已
命不繇天者斯言近之蓋養身之難正如無羈之牛
不羈之馬養心尤難如餓虎出穴饑鷹離絲上而至
天之天下而至地之地原無底欲何歸雖然鳥歸林
獸歸穴水歸川雲歸山凡物有歸而于心獨否吾不
信也欲知所歸先見所來來從心來止從心止而心
爲君不可以自止故須藏心於淵爲歸根復命之所
若道家之氣氣歸臍者即存心養性之指也純想丹
田者即修身立命之端也心藏於淵則氣不外洩神

能內旋六腑得其理四肢得其序而以之應事物咸得其所事已復歸於淵此乃思慮之源合外內之道也不然終日思思何時竟終夜慮慮何時全以思滅思以慮滅慮百年之中吾安適歸矣

漢臣云窮到無歸方識歸處請向正曆無夢醉單
落枕時黍取　誠之云引下根人入道莫切於此

服丹說

魚終日美水而不能飲勺水惟飲水源之氣人終日美塵而不能咀寸塵惟咀塵土之精所有酒肉皆相火也智者食之以滋其生愚者食之以煬其火故羊羔不先黍稷淳熬淳母不却鹽豉取其制也飲食知制則滓濁不留於五倉寒暑知制則風邪不滯於五體先飯而言後藥而寢飯前徐行當飯不咽寢前舞蹈當寢不迷如此其坊之也於是真人餐肉亦餐穀或服水精麋角雲母粉於既瀣之年或乞黃金硃砂曾青等於至尊之闕丹藥療饑咸有明驗而太上猶云此地僊耳天僊不足服也且天僊之上藥凡三等以此推之斑龍黑胎閬風石髓之尊亦太上之穀食而已金液紫芝雲漿玄酪之清谿天帝觀之亦人間

之酒肉而已何足以云

以巽云烹天得滓使張子房諸人何處生活　誠
之云天地之道近在肩膺今此而求太上無有是
處作者導迷妙在不說破

理氣說

或問修短如何曰居食有常經動止有恒度所以壽也多智多欲目戕其真故中道而殂也四十以後與英少殊焦心理事不如退而理氣優焉游焉俾自得焉三時讀書三時閒或三時閒三時理事可也如或歎老嗟卑憂懷切切必有痼疾放於五臟六腑之間服參术不知參术之宜親師友不知師友之底衰病傳沿然後驚寤追安期於蓬萊仰茅盈之丹藥不可得也日無不晡人無不粘木無不落水無不涸通計百齡之中多活十年垂齡後覺已無溺職而乃窮年矻矻伐其天精一旦崩淪丘園汞棄損十年之壽處九仞之功志士爲之涕零達人於焉齒劇吾何取焉

漢臣云令歡獨忿豈草忘憂文致類之　誠之云
莫作導引看莫作非導引看

作息說

古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此修身理性之大凡也蓋

日入而息則無慮無思諸事不攖於胸爲靜以專且出而作則克已復禮喜怒哀樂如其倘然爲動而直古人之所以爲仁壽也不然以晝作夜以夜作晝入不寧出不力修德凝命兩失之矣且夫人之於夜猶月之虧星之回也而終宵矻矻以殉無窮豈人反優於日歟耶日入而月代之然有上下弦無常虧也故日日不言夢夜不言事日而寢則鬼其人夜有言則日其月皆反道也

漢臣云此古人所以有取於風與夜寐也以備武之壽觀之乃知保身養生不出四字中　誠之云

嘗誦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句輒爲慨然讀此又揥得達觀二字

好色說

伐我精戕我身斁我倫毀我家者酒色二言也天命之性未之或知則二者必環爲攻也目色之禍尤如烈火銷脂剛風化鳥自天子至於庶人皆當畏之也好酒者鮮不亡其家或其妻孥不能守則必亡其身好色者鮮不亡其身或其妻孥不能守則必亡其家家有名姬如得漢魏問彝鼎可妍玩不可媟也奈何其殉之乎人之精神勿淫於外勿泄於中可以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亦可以朝遊七十二國夕禮三千之徒周公不好色故垂吐握之風孔子不好色故展轍環之化秦皇漢武中存妃媵之娛外有神仙之慕欲求長年其衰已甚寡欲之人寒暑不能侵金石不能錮也絕欲之人入水不之濡入火不之焦也葢神全者二氣歸之視冬如春視夏如秋心平而息和矣何以衰爲

漢臣云方正語妙在澗大正使長生殿中人不得藉口　誠之云名士悅傾城多少爲情死不知真名士只是一淡看孔明娶婦便了得

三加說

三加者何緇布冠皮弁爵弁所以尊元首也首旣尊矣而賤其身奈何仁者以天地爲一身學必如聖人而後已法顏子之和風慶雲忘怒以觀理追程氏之精金美玉雨化而春溫所以善其加也或云謝象山兄弟尊德性居多朱晦菴道學問居多夫德性學問豈分兩岐誠幾神三者天之極也以之尊德性則天道之說也中正仁義三者人之極也以之道學問則人道之說也明乎此也而後不貳

漢臣云醇乎其醇

三寶說

釋以養吾之心道以養吾之身儒以養吾之身與心至於天地位萬物育靡不生靡不養也或問釋家三寶曰戒定慧道家三寶曰精氣神儒家無三寶乎曰有知仁勇

漢臣云確不可言還問三者是三是一　誠之云於文字中得解脫法拈來便是

士節說

昔李長源赴唐宗於嵩穎陳希夷見宋祖於華山王

佐之才眞人之器非至尊無繇顯名於是脇息來歸遂成魚水今之石隱不能如長源希夷而徒學其高節此買櫝而還珠愛鶴而去其頂也雖然三公之慶養諸隆中寧升布薄田自贈而已不作田文門下彈鋏客也若乃華蕭下品焦螟微材身未及韓臺楚觀之前目罕覩執玉珥貂之象幸而蘿附一絲瞻依日月便日㸑梧亭竹皆爲侍從入公栢府宜麻堪作人間燕雀其節安在夫龍門孤桐高百尺而無枝天階勁草遇終風而不改談道德則金張許史藐若衙宇語功名則房杜裴王猶非師保朝天之日兩袖彈文逢君不可而況於逢相乎相臣禮絕百僚朝紳見之歛手所以崇其體亦所以外其交也逢君之惡罪小逢相之惡罪大失足權臣之門必有連茹之辱泰山氷山消長之幾曾不逾時而乃折腰齲齒阿意求容以悅之毋論其節卑其見亦短矣

漢臣云想見汲長孺長揖不拜時　誠之云一肚皮不合時宜寫得淋漓骯髒

諫事說

人之又事猶饑之食渴之飲垢之沐瘍之浴也聖人

不能罷事二氏不能已事早作夜思無曠而已爾人之與人交猶天之與地通水之與山通君之與臣濟夫之與婦濟也二氏不却師徒聖人不羣鳥獸接之以文訓之以言無忤而已爾雖然紀綱百物役使羣動而執極不變者人也人將代天理物爾豈徒無忤之謂哉綜核典文踐更中外坐論明堂之上抵掌華屋之間意氣崢嶸然不可犯眉目朗朗然不可侮具汲長孺面折廷諍之風方可作程明道温言善論之說敢曰刀鋸我耶囚縶我耶而鼎鼎爾騷騷爾兼聽

耶為天下國家將實心理實事頗而不厭繁而不變
委曲而不遺未嘗以人事非吾事聽之也孟德云寧
我負人毋人負我此奸雄語予請轉一解曰寧人負
我毋我負人孔明云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此英雄語
予請轉一解曰成事在天謀事在人
漢臣云高懷通識可以持世出世　誠之云如見
王景略捫蝨而談

和緩說

禮曰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此立身中之善世也寧
已愆無諾責此善世中之立身也居官恐辱恐煩緘

言語不多事應事而已無人詰難不必繇我先發省
多少事前之事無人追提不必繇我嚴結省多少事
後之事予之所以居官也矧今潛伏有年歷事已多
何復生事見人已廣何復疑人平中虛氣以酬之如
在事外旁觀無張皇意又如登山臨水瞻眺自娛可
以無五技之窮百端之集矣居家之理一歲祗須一
月營宅舍笑桑田循乎自然均其力作而已昔農家
子有禾三塍昧爽而耨其二或讓之曰汝困矣夫子
提手不之恤也一日而耨三塍色糞然氣局局然翼

日而息三日而疲眎其畎澮之間草滿不薙螻蟈交
錯牛有穿不維何勤之有故曰勤敬和緩事之實也
勤而和人不苛敬而緩身不瘠
或問息深子如何却事曰予不榊沐乎有榊沐則
有見賓承祭之事予不衣食乎有衣食則有營家
治生之事予不溲溺乎有溲溺則有風月舒寫之
事如何却亦何必却
漢臣云大福德人語莫但將老氏之術會　誠之
云王茂弘接誘應會少有牾者遂見一時盛名然
胸中却無本領以和緩歸勤敬此本領也

親天說

人當何學曰學天人心如天人鬼無言人身如天人

獸無擊親天者心必明親地者心必均親人者心必
靈

善世說

養心之道無思而寡營行己之道訥言而恐辱善世
之道觀感而當幾萬物皆感也感於人為言感於事
為行感於書為文感於物為用因厥自然吾何心哉
因事揆事因物譬物因人治人毋俾失足而已才性
氣三者僨事之尤也性之清而刻者雖富必厚亡才
之徒而險者雖貴必大僇一飯必酧睚眦必報此其

雄語不可以訓我與人共此寒暑何所利而何所爭人或誚笑交加怨詈叢至而我處之以直如出不知可以無刻肌之悔不解之纏其或甚之以階於亂則機智生機智生則恩怨明恩怨明則殺人害人戕賊人者亡不爲已吁戒哉

平上去入四聲之中亦有三平惟一事當掩耳不聞寧可尋頭索緒以趨於鳥道羊腸之險乎

漢臣云平心省事之言但出自他人口非委瑣郎悲憤安得清令如許 誠之云顏之推有云至誠之言人未必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此文能暢其旨

無憂說

無憂之道如何曰如耄者如耄不如其初孩也初孩不如其未孩也天有兩暘占何爲地有夷險測何爲人有修短怖何爲老子曰人之大患爲吾有身此身原非吾有何必患虛中有欲假如我身今日未生外務糾纏假如我生昨日已死後來之事不必逆前而窺冲齡所爲不必緜後而數時之已泰我或先傾世之未平匪我獨累君子之以儉德辟難嚮晦入宴息者此也事之是非損益安危業謀之矣而不濟此在天之說也家財欲傾便傾不必水火而傾人身欲殀便殀不必札厲而殀譬如草竊兵荒出自意表文王周公無如之何可以愚趨而愚者或避之可以巧避而巧者或趨之人必有死有病而戚戚然憂之是病之貳也一病不可況貳之乎

漢臣云英雄帝王其中易悲當日讀此一遍 誠之云安命中仍有立命之學方可語此

帥從說

禮曰夫帥人婦從人出門而先是也夫婦之義自出門始故詩曰大車檻檻毳衣如琰豈不爾思畏子不敢而乃晉人再娶婦不爲玷節晉人婦再適夫不爲

覦行闒闒皆然倘亦任誕之過耶予妻馬恭人甲申將逝之夕予身在茗上距梁溪四百里夢入一邃室上有篆文曰天柱傾地維折寶鏡分銀蟾缺吁此喪偶之徵也獨喪其偶而已乎

漢臣云誦之增伉儷之重

知止說

佛家善說未來語道家善說過去語儒家善說現在語過去之事不必追未來之事難悉數現在之事且隨緣此三教之義也知已知人仁也知日之短智也

人知有已不知日短仁智兼失也耳得以聽目得以視口得以言福之大也坐無絲竹譬如耳聾身無錦繡譬如目盲妻子一椽少廉饘粥田園不[illegible]諸親篤苟安其志不辱其身夫亦已矣人必求全人之大訴家必求豐家之大訴笑者母啼莵者母枯蝌天不覆而地不裂日無食而月無虧矣千古賢愚偕歸壟上歌舞之地化爲千楯實器華宮倏焉易姓比比然也吾生垂四十年冬無不薰夏無不颺天有常也泉無不流木無不華地有常也人心不古年壽無期憂樂之來或爽其致有常之義謂何昔人所以搔首而問青耳

漢臣云不有缺陷不成員滿纔求員滿便生缺陷得此旨者過去未來現在一以貫之可也武侯澹泊寧靜亦只從此悟入不然成都八百桑不几爲胡椒八百斛所笑乎

長花說

草木無思故能長花山水無思故能長春仙佛無思故能長壽於是有不願爲人願爲草木者人有情而多孽草木無情而少累也花始蕚花之寒素也始葩花之科第也衆皆悅之花之富貴也遭風雨花之患難也黃而隕花之老病也既實且蕃花之子孫也而花不之知也惟月侵霜冷時一種鮮色移人有意爲花則不花矣有意爲人則不佛矣佛義从人从弗此之謂也仙家瞑目趺坐却色忘聲此佛之枝葉非佛之花也然與佛駸駸漸近

漢臣云草木山水仙佛妙處總一無思如此見地眞堪令十方虛空一時消殞　誠之云花無思而能爲瑞爲妖究竟人感之耳花何與焉如是如是

專志說

今人多品詩而不能詩品文而不能文者何也其志

分也庖丁目無全牛九方甄不辨馬色得其內忘其外也予心好書不能以一宿離使移此心以好色以好酒好樗蒱則亦不能一宿離已聖賢之道如布帛菽粟食之可以充饑服之可以禦寒大學之三綱領八條目中庸之五達道三達德終身用之不衰何暇於持佛呪理道經而乃深文怪牒皓首悠悠得非天下之廢人耶人有[illegible]夕晦淳熬淳母之諸味而忘其晨起之菜束蒸者毋乃類是

誠之云治書惟取大意詩文佇興而作正所謂得內忘外纔了得用志不分

紀技說

技之名也技顯之乎抑文顯之也長康之畫楮不傳傳者其法奕秋之棋枰不傳傳者其譜安道之琴床不傳傳者其理今之人好藝不好文學焉不紀其事咕焉不省其書俾後世博古之徒無所觀歎可悅也且奕不必如秋畫不必如顧琴不必如戴而徒苦心焦思爲不傳之技何哉

識之云著作家汗牛充棟多乾沒文義所以傳之不永讀此說可見作者之志

讀書說

古人每年必通一經以夜繼日以寡慾當藥石三日之內目不窺書便如盲人坐幽室中上不見天下不見地中不見人無以處也今之人必求其有以處也而去之何哉吾幼攻鉛槧長按刑名越三十四歲家居始知霜露寒暑之氣風花雪月之姸當其初或未之知也然且濫竽科目表建無聞人不必如曾顏學不必如程朱詩不必如李杜文不必如韓蘇書不必如鍾王而又有宋玉之愁爾衡之僻沈約之瘦田方之驕何以治之亦曰讀書而已

漢臣云如此方知讀書之樂俯面屋梁苦吟如鬼畢竟是窮措大習氣

讀史說

纂言之玄所以類聚紀事之要所以羣分龍門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涑水合十六代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而成史班固古今人表有上中下三科三科中又各有上中下於是九等以殊之數者傳變徵奇要歸於正援文取義不失爲經雖統有正閏祚有修促事有詳略言有幽章皆國家之寶鑑君父之蓍龜也然而讀之者有異民生要害宗社危疑之會姑且掩卷設身處地而爲之然後再讀有藥石之功焉經濟禤諸六曹文獻徵諸三老特良史之餘而已讀良史不讀忠史則功名爲重忠孝爲輕何知成仁取義之爲是而偷生免忠之爲非乎陽欲

著人鑑一通取二十一史中忠佞賢奸分上中下三則編年紀官以緯其事俯踵滕菴綱目之遺仰附宣尼竊取之義惜乎十五志學磨於鉛槧三十筮仕沉於簿書茲有其志也而非其人也

漢臣云讀史以忠孝爲本可作二十一史總序

識之云眞正讀十年書乃敢開此口

象先說

色不期佳期於可意味不期甘期於可口人之精神在日若復通身是目佳麗安在書有散處不經意處縱橫歷亂處採木於鄧林之中所見楩楠梧檟但恨寶山空手回耳一有所得書墻墉署楷尾皆以明理而操心李長吉行郊墅中有佳句即投諸錦囊爲風人之博雅而不妨於野掠董卓縱軍人野掠謂之搜牢讀書亦宜用搜牢法伐其精而揚其纔腑中留一情字無情者也留一書字無書者也臣說詩韓傳詩

銓解俱在無詩處故傳耳詩有南陔由庚之篇禮有魯鼓薛鼓之象此律外之詩象先之禮也

漢臣云當置眉公品外錄中誠之云有讀書成疾者或教以書象山字爲符呑之卽愈可與此說並參

編書說

天生吾目治書吾手作字吾口談玄王小奴洵小奴謝末婢洵末婢也然而名山勝水能登臨之盡乎嘉果鮮食能嘗之徧乎山僧野老能一一交游乎先儒讀一書竟然後再讀非不甚精而無以爲繼合將本書大意寓目一通揚其糠粃醱其精華知此書某意某事封識儼然則目力不費而用心壹也宋人讀書每註鉛槧之上云此文入某類此段入某類或此文此段可爲某類某類之更端天地之大訖乎稗官小說之細無不預爲綜核編帙分明來日欲著某書以某類衷之化而成文則三墳五典綱擧目張譬如富家翁作室楩楠豫章竹頭木屑皆較量其輕重多寡而貯之猝有經營大小各得美奐而美輪也不然生無十手十目而圖汗牛充棟之多卒歸於廢而已

事日變而日贖一人之力安能窮天下之事亦日遝其在我而已日所應爲書於一楮事旣不遺亦免煩憶攻書之法爾爾　漢臣云予嘗教人讀書法每一遍但求一事久則自然事事精熟亦此意

臨摹說

爲文易畢摹古文爲字易醜摹古牘如一字無十字之體便不佳十字者摹古多諸體備也古人運一筆分來皆古筆吟一言分來皆古言也學書人書如傷鶴夜如螢光觀此字如不知他字觀此墨如不知他墨者而又無墨不窺無家不覽先印臨次對臨如其粹者而師之或摘一兩字臨於另本咀其筆精於是

楷書妥學行書行書妥學艸書也迄乎艸書工而後能行書行書工而後能楷書故日醫研素問熟則善診書臨懐素熟則善倣維書亦然靜觀一週然後作勢便當優孟古人垂示來者學書在永泮時學書在鴈來時五十日之功可免終年之澁

予見書法多矣、大觀爲備、一爲歷代帝王、如漢章帝、西晉宣帝、武帝、東晉元帝、艸書、明帝、康帝、哀帝、簡文帝、行、書、宋明帝、齊高帝、梁武帝、艸、書、高帝、簡文帝、行、書、唐太宗、楷、書、行、艸、諸、法、爲多、高宗、行、楷、東晉文孝王、行、書、陳長沙王、永陽王、草、書、其次歷代名臣、如後漢車騎將軍崔子玉、張芝、草、書、魏太傅鍾繇、行、楷、吳青州刺史皇象、晉尚書令衛瓘、黃門郎衛常、侍中張華、丞相王導、艸、書、中書令王洽、行、書、尚書令王珣、中書令王珉、艸、書、太宰郗鑒、行、書、侍中郗愔、艸、書、中書侍郎郗超、行、書、侍中王廙、行、艸、晉太傅謝安、行、書、太傅謝萬、侍中王敦、丞相桓溫、草、書、晉齊獻王、侍中司馬攸、行、書、侍中杜預、艸、書、司徒山濤、太尉庾亮、車騎將軍庾翼、行、書、太

守沈嘉、長中軍將軍王循、侍中卞壺、草、書、衛尉劉超、行、書、散騎常侍謝璠伯、黃門侍郎王徽之、侍中王操之、艸、書、左將軍王凝之、王渙之、行、書、中丞劉瓌之、中書令王坦之、司空索靖、草、書、尚書王劭、行、書、中書令王恬、草、書、司徒王廞、行、書、侍中紀瞻、太守張翼、都督陸雲、海陵恭侯王邃、草、書、晉謝發、行、書、宋光祿大夫謝莊、侍中劉穆之、特進王曇首、中散大夫羊欣、太常卿孔琳之、艸、書、南齊侍中王僧虔、行、書、最佳、梁尚書王筠、特進沈約、交州刺史阮研、征南將軍蕭確、蕭思話、陳中郎將陳逵、艸、書、梁蕭子雲、楷、書、唐秘書少監虞世南、眞、草、中書令褚遂良、行、草、率更令歐陽詢、禮部尚書薛稷、行、書、朝散大夫陸柬之、草、書、諫議大夫褚庭誨、秘書監李邕、廣平太守徐嶠之、行、書、太子太師柳公權、行、草、又其次爲歷代法帖、如史頡、夏禹、太史籀、魯司寇仲尼、秦丞相李斯、篆、書、秦御史程邈、楷、書、東漢蔡琰、艸、書、晉衛夫人、宋儋、　晉皆最佳、隋僧智果、及何氏、行、書、艸、書、亦多、惟晉右將軍王羲之、中書令

王獻之行艸爲最共計十卷誠六書之錦繡八體之琳瑯也

漢臣云讀千賦則善賦觀千劍則善劍韓文杜詩無一字無來歷處所以獨絕千古師心自莽亦復何益吾以爲邯鄲步猶勝遼東豕耳　誠之云吾弟學書不傍門戶自能超逸然袖中一瓣香定屬右軍惟妙惟肖非形似也

畫法說

樹必天施山豯地載故畫法樹豯上而下山豯下而上非倒行也畫樹主幹而枝葉從之畫山主骨而稜蘚從之遠山不容再抹再抹失神近樹不妨重披重

披有色土有內坡有外坡內坡以立樹之根外坡以昭樹之表內外不明根株安辨山有內足有外足禿筆拙筆者勝山不整水不直字不方人不板惟觀者正面故橋梁樓閣亭臺以正面所見爲宗增減一筆不可譬諸枯樹無雙筆肥樹無单筆亦其義也善於染者如夷光之畫眉畫自崇朝亭午觀之深淺何如然後加飾無鹽塗黛之醜矣狀花鳥難狀處燈月之下取其影熟觀之照寫數回生致自出維木亦然木之怒生者無骨無骨則無致不可畫也梧桐爲丹

鳳所棲如不畫其葉而畫其枝與檟棘豈有殊哉

漢臣云細密極矣然轉見風致　誠之云畫贊有云六籌同功四時並運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讀書人豈可不辨

書畫說

弈取勝於兩家琴寄歡於一室射御對壘之資笑數籌金之物惟書惟畫可以恣卷舒垂來世然此乃仙家事非名厦不居非美人不供養王謝家中塵尾輕捉不得藏者未必能享享者未必能藏也昔人云摩詰之書亞於李師訓父子右軍之書亞於鍾太傅而兩人平生得意之筆惟避暑圖內景經而已葢筆墨之外微灑烟雲點染之間另徵仙侶非凡人所可弋而取也

漢臣云以書畫爲仙家事誠然能當之者晉則右軍唐則輞川明則雲間乎　誠之云書畫李志書與右軍抗衡宋徽宗畫入神品有藏真蹟者予不願觀偶見蘇長公畊筆書數行米家山小幅不覺狂叫日仙仙請質之全五

著述癖說

凡事爲之則逸不爲則積書卷習之見少不習見多治難事讀難書如醉如愚一兩日便有得處忙中得

句閒時補之憊中得句惺時補之醉中得句淸時補之久而成文可方策數也三日無一悟言祗緣理義不接靜坐讀書讀書靜坐如以穀養身有時而長以水養稻有時而實雖在羸疾困踣之中神氣森然如對黃老六朝諸公厭於徵辟杜門却軌棄產營書正爲此爾昔王仲宣王武子好驢鳴戴叔鸞之母亦好驢鳴時稱三癖吾目好讀口好誦手好著述亦一時之三癖也雖然以虛聲充實事吾之著述癖猶驢鳴癖也

漢臣云不癖不奇不癖不專須知南華生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只是一癖字　誠之云吾弟尙有愛士癖

書札說

美婦見人多醜詞人見人多俗詞不丹黃不知其佳人不衣裳不知其倩其人近名文有官長之氣其人近利文有田土之風其人拘謹文如學堂其人簡脫文如道院山林之文多幽富貴之文多熱故言文者貴乎積學以儲實酌理以富才一札十行亦必因時起議設有波瀾翰以他事參以古人或慷慨而悲涼或悅惻而風諫方爲詞家之體不然言之不章難以行遠譬如負土扣門門未開而土先委耳

漢臣云說出作者病痛如隔垣見五臟非飲上池水者不能

孔顏說

莊列異乎曰異莊子之學莫善於貶抑老子列子之學莫病於逢迎老子指伯陽之李樹趣尼父之杏壇而曰聖人在是者愚也顏子若至四十五十而不惑而知命乎必有進也然而不可泥也神能飛形積精者强以顏子爲類聖人者螟蛉之子非神龍之化也

漢臣云如此讀古方不隨人呼拜

酒刼說

酒亦有刼漢魏之間禁酒是也方今禁罔雖嚴不及於酒而以塡巵灌斝爲歡脫帽露頂爲適何其誕與如酒顚必待脫帽露頂何顚之有乃歌曰維酒正之雍容兮使我愁思之嚴若蜉蝣之蛻膩若華胥之比降兵戈銷於一旦兮朱萃軿而相親

漢臣云狂飮之刼通於禁酒足使俗人汗下　誠之云曹思王謂揚雄酒賦頗戲而不雅用寄慨於矯俗先生此文似之

色切說

男子能讀書咏詩遊奇山水婦人不然多幽欝少歡笑善機巧勤聽聞不五十而衰故婦人宜優處之如冬之扇夜之鏡也此婦人之切也男子欲畜婢妾惟不偏言不苟笑不遷怒不深辯不旁聽可以小安而未可狃也此男子之切也家有長舌婦人臨之以莊需之以恐朞月之間其舌自縮亦恐辱之一也昔淮陰侯恐辱胯下後爲君侯寔之不報而季子於不下機不爲炊之妻嫂則切切然存之五中季子之不如

淮陰已見也宜其當切同而所以當切者異也

漢臣云爲淮陰易爲季子難爲會稽太守則更難矣乃知牛衣對泣是丈夫困阨中一快事誠之云季子只消得多金便屈伏妻嫂若謝太傅王丞相夫人眞難處畢恐辱二字是無可奈何中第一着也

薪齋二集卷之八

黃家舒漢臣評

錫山呂　陽全五著

兄自咸誠之閱

說

勤苦說

古之學者進德維勤益慧維苦與良友居讀聖書搆有用文章功乃成日月逾邁敢以空言當竹帛耶崇朝之樂彌日之憂彌日之逸終身之患即日牀可琴

鹵可竹川原可書而碁可不彈矢可不筴蟋蟀雄鷄可不鬪鷹隼可不韝無益之事罔謀無益之言罔道山之不可攀水之不可航者勿遊伎之不可專人之不可師者勿與余薪齋中常作寡交遊節宴會簡言笑坊嗜慾四箴皆藥言也男子不入於閫男事以成女子不出於閫女工斯就善治書者勞其心不善治書者亦勞其心等勞也何不治書善操家者勞其身不善操家者亦勞其身等勞也何不操家或惡閒乃趨而之小道無禮義以養其眞無簿書以羈其形無

良朋以正其行而又靡衣美食巧言令色之徒爭妍取憐愉快一時蘭形敗於棘心玉體殘於土質雖有延年之術必遭短折之凶故周公之諷文孫以無逸爲壽也禪僧爲世外之飄踪雲間之逸翮猶必精閱藏典博極羣經普說廣提明宗正法況於儒者爲三教之牛耳四大之鳳毛乎

漢臣云諷諭甚苦而音吐華亮能作擲地金聲誠之云此家訓中切要語宜各寫一通日日省覽

慎漸說

男子行不闚閫居不房室孝父母親師長與人寬平敬鬼神惜文字不妄語不苟訾笑所以修身也葢修身則無不藥之病學古則無非分之殃崇德則無天作之孽天地之事吾不敢知惟德是崇則知去知取知剛知柔而七情之發咸歸於道也丈夫不爭睚眦小慾而理壯則萬夫莫當賢士不私盼睞微情而德加則細人胥感身心首重變女色爲伐性之斧斤禮義攸隆訓嗣孫爲詒謀之金玉治第乃前人之拙況於營構雜材爲鑰亦招盜之謀何至博交匪類家有便佞乘旨而附者斯多壺無淑人負寵而前者不少

膏粱雖美難忘參朮之功花柳誠妍宜愛松筠之節易曰履霜堅冰至言慎漸也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事當爲則爲否則止毋貪小利隳大功毋急目前忘後患威福可以力求財勢可以智取歌兒舞女位高金多毀廉喪隅偷安旦夕爲兒女子所詐後日求爲匹夫編戶之人不可得不已愚與

漢臣云莊而彌秀是漢魏箴銘非宋人訓詁

撙節說

節之時義大矣哉居家節則不貧居心節則不憊有分定之費常食、常服、居室、器皿之屬是也有大體之費國賦、賓筵、男女、祭饗之屬是也有溢出之費雜稅、訟辭、犒役、避兵之屬是也有風月之費書畫、山水、佛宇、道觀、津梁之屬是也有無益之費樗蒲、擾博、駿馬、名姬之屬是也知其費也撙節爲先是故明君制民之產良民亦自制其產美田宅時婚姻善宗親簡職役出入登數者一人持鎖鑰者一人與四方之商旅時其值而貿易之者一人養生送死力本爲先洗腆乾餱因時自治爲荊釵韋布之風也詩之咏君子者

日令德壽考夫能恪修家政願養天衷繼前人之遺蔭而式廓之所以令也京坻歎於農人玄黃斁於織婦而自視泊如所以壽也與人爭財不如取給恒產無分外之求有自然之利免於晨鷄夜鐘俛仰路人無已時也

誠之云樽節之道必自上行故生聚保而四維張士庶人行之只保一家而已然不可必於三空四盡之時作者亦存其說以寄慨慕耳

任人說

任人者逸任己者疲任人一年有十年之利任己十年有百年之損衣取諸筩人食取諸庖人有用之用也瞽者爲樂師刖者爲右師無用之用也與人者錄其瑜不錄其瑕爲人與者懷其德不懷其怨雖英賢不能盡如吾意雖令哲豈能百獻其長兼短長而用之猶大匠之用木棟梁桼梲無廢材也人有闕失或事所偶當或情所難遂或遇不可卻或衆不可違不獲已而成之幡然補過陡然不爲便爲純人夷齊之所以不念舊惡也方人短長譬物多寡英妙之年苛察爲尚四十五十寘之如遺譬諸仰面唾天俯手搏

地本無相虧何思報復蛇虺編之而逾毒虎豹攖之而莫何而復與之衡枉直爭是非舛也吁欲與厲人言探其喜而進之言可入又必以其私然後中節所云娶妻如之何非媒不克也否則謹避之而已無他法也或曰厲人不可與之處而能處人如鷰之在陰能制神鯉不飛亦可畜也

薪齋掌記云人生大事有幾生養死葬婚嫁之類是也交際往還遣寓而行理大綱不親小節委諸賢人而已不勞所以壽也出入之數夜而計之以免旬會之難且無掊克之人蠹於後要書如十三經二十一史熟觀之詩文寓目而已讀書取大意不求甚解爲文茹衆長不若已思　漢臣云中有無限操縱韓魏公解得司馬君實解不得誠之云如此曲盡任人之道然絕不用權術諸葛武侯其人也

馭下說

臧獲有不軆閑之以禮禮不及則姑俟之若以怒遣之去益快其飛鷹之性處之若愚忘之若聾不令狂飽不使損饑彼既無辭於我我亦可以忘怒葢家人不難諭之使守法而難於畫一其法俾人自可守必計一人典籤一人虎賁之屬三人廉官如楊關西不能廢也巾箱盥櫛水火酒漿醯醢之具各有司存語

云兩姑之間難爲婦又云白沙在泥不染自黑爲之王者其得無進退賞罰於其間乎若夫危亂之秋或瑣尾相隨或掉臂孤往或刮目以須或掩口不荅而衣糧之給如出豐年不立異同於懷抱者何也主人之與臧獲猶天親也譏一人之闕失而罪其餘猶之責頭而罪其巾刖足而罪其履也巾履乎何辜詩云碩鼠碩鼠毋食我黍碩鼠終年所掠太倉之秕稗耳而乃窮捜厚錮施以嚴刑疾之已甚其爲亂乎故諺有之曰善訟者不笑善捕者不言梟獍之族御之以智養之以仁彼即礱其爪牙銳其鉤鉅何可辱耶

誠之云敺僮僕說到忘怒是學問人語

深居說

方今之世茶不可啜香不可爇樹不可薪人不可粒深居豫變住山久藏此二事攖懷而已垂帶之子不思履變之艱而聽細人之說貨出無紀委諸泥沙外有石崇之名內無何曾之耗金錢妄寄於人財祿妄受於人如犢牛穿鼻不可復動窘矣上有珠樹下無粟其鳥不栖上有金屋下無衣其子不居市宅市靡

之說所自來也居室毋近豪右吾貧爲所欺吾富將蝕我亦毋近貧猾吾强羣伺之吾弱徒溉耳吁畏哉

漢臣云愀然有衰世之感

慎言說

人之作福何所以曰唯言作災何所以曰唯言少言少煩少言少怒少言少疾少言少辱吾欲取經史中慎言之言彙書一通寘坐隅以當金人之三緘也老聃之謝孔子也曰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夫仁者視言猶財也聖人不受無故之利而於言則珍之不防無故之害而於言則危之雖堅辭不失色雖苾論不揚聲爲可繼也三爵之餘優孟人物傷厚亦傷雅言古人不必言今人言今人亦隱惡而揚善蓋臧否今人不如臧否古人其事相類而忌之者不至也子欲無言覺老子之傳送亦多而況於不急之察無用之辯乎

漢臣云恭敬端慎之意溢於毫楮此爲吉人之辭

養日說

養日有道曰初饑曰乍飽曰中酒之餘曰大勞大怒

之旣皆所養也况於將晡未晡疑旦未旦之天而淫姤爲樂乎陰陽初動之時血氣未分有浮火目先中之旣中於目雖珠玉錦繡在前無一覩者故當電光之際毋言色也雲霧之中勿言醫也目醫必盲足醫必跛日之睛足之筋皆以神行非刀圭可治或云目青時倩人說稗官小史可以忘之ᄒ意不然聽梵音讚歎佛號如此一句心如虛空六根俱淨其病可以勿藥

道家垂簾端坐將目左右瞎轉各七轉閉目忽開正覸有效肅醫刷點則瀨洗竅關而風易入終爲

眼底之沙 漢臣云此中具無量光明 誡之云一根淨六根俱淨幾點洗得天下人眼睛

戒色說

孔子云戒之在色孟子云養心莫善於寡欲然何以寡何以戒也老聃云不見可欲則心不亂斯言其庶幾乎旣見可欲則招搖之市聖人或一過之望朝歌而廻車亦墨翟焉而已然聖人有曰堅曰白者故無可無不可賢人入聖而未優故有可有不可

漢臣云請以賢人之不可學聖人之可

善藏說

避難惟山水之間爲勝然古云萑苻之澤多盜又云羣盜滿山山水亦盜藪也古人處亂原無奇策唯因會乘便見幾而作不有私財之士庶幾保身而寧其家財聚必潰物滿宜傾細毳之資皮諸高閣金珠之美貯於甲垣俛存俛亡天之命也彼婦不知緘縢扃鑰輿之以隨所以生身所以禍身可不愼乎豆區釜鍾薪米鹽豉之屬纖悉不可爲寶而秘之如私人愛之如驕子警信一開奉身而往若鷙鳥之高翔文魚之深潛或可以廻弓繳而遠罘罳也然此亦原憲之所醜仲縣之所悲也

漢臣云奴輩利吾財耳亂世貴人誰免此者長慮却顧眞堪三復 誡之云此乙酉夏事爲盜賫寶者不可勝指冷眼人指示所謂不貪友識金銀氣者也

言利說

人利鳥鳥利粟人何罪焉漁利鯉鯉利餌漁何罪焉蛾慕火亡火中人慕利亡利中莊周貸粟陶令乞食彼豈不知利者而屑屑爲亦曰寒士言利則不文軒冕言利則不仁田土稱量之事齷齪不足數也益者損之損者益之天道盈虧之常人苦不知必欲婪之

於巳石季倫臨刑東市火㷺飛蓬沈萬三流之嶺南珠淪滄海王愷𩑦薪沒身財盡鄧通金穴失路無餘有漁獵之祖宗生屠儈之孫子逋人一錢或損其什逋人百錢或損其億天道好還疎而不失匪人言財出入皆不可猶之開門揖寇進退皆不可也

漢臣云讀漁獵屠儈二語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罷聽公云世人貽之以危吾獨貽之以安不亦可乎

粥厰說

施粥置厰君子之所以餔饑民也分都鄙而行之乃

有濟不然集千人而一厰來者疲歸者憊矣昔有負笨於中途者力不勝乘刀以行既而遇雨乃自登陛爲舟人執引而又戴其笨以蔽雨曰我乘刀者也夫豈乘刀者哉雖然此猶之克巳也又有登車而自負其薪者曰吾以恤輿人之困也而不知輿人之重困也故乘刀而戴其笨者困在巳也登車而自負其薪者困在巳又困在人也今之集厰而糜者毋乃類於是

漢臣云賑飢者不可不知　誠之云有施粥置厰之人便堪語此

戒怒說

水懺云煩惱障業障果報障三者始於貪嗔癡趣入三塗受諸惡報而煩惱實基之九幽懺云多嗔者死入寒熱獄針鋒貫身血出無數後生當爲蝦蟇怒目不得語或作鯸鮧魚自瞋浮水上鵰鳶競來取而多瞋實兆之晉論云君子有三戒在色在鬭在得而血氣之剛實縱之吁戒哉

誠之云不昧因果

胥人說

胥人有好鬭者或逋其金遇諸池則墜之泥中抵死勿惜也見黃冠者坐日中晡不食問故曰夔兒巳入山樵矣代爲呼則曰汝勿急我饑彼亦當饑彼饑將自來呼何益胥人矍然悟立有頃問養性之宜黃冠云輕財少怒可以無過胥人爽然醒棄前逋不追入青山中導養至大耋逋者得暴疾是年終

漢臣云似列子文字　誠之云冷語喚醒貪恚人妙於說法

修煉說

天下道理言不盡予欲無言思不盡以思無益書不

盡不如無書田有豕能取其臓腑而食之而體不傷則世必以爲神屠矣然世無神屠而天下未嘗無食豕者何汲汲也四海之舟皆以沙棠爲之則不沉皆食其實則不溺而不可致也天下未必皆沉舟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舜讓天下於務光務光不回而唐虞氏之國未嘗不治含真味道茹芝辟穀之徒身居泰山絕頂雷鳴如嬰兒聲一日之中常不理一物修煉而已越大丹九還時修字亦屬無有漢臣云齊物論養生主合而爲一　誠之云厭世尸解即在留形住世中可泰山絕頂可金門紫闥修無所修是爲真修吾弟見到此耶

五戒說

凶人何以畏僧道日營私悖理之徒損人丘山益巳毫芒父兄在堂攘臂相當非借僧道以節其淫性破其慳囊寧有瘳耶夫夫也知養僧道不知飯貧見知飯貧兒不知放生知放生不知禁殺心啟殺機不可況手自殺乎我愛其子衆生亦愛其子我愛其隣衆生亦愛其隣奈何以彼血肉充我脊腸耶魚失水有死之道鳥飛被弋有可死之幾吾一食之牛羊諸大烹非刀砧不得割也聞之戊亥年間江楚之濱水旱相仍夭兵不已民生有束餓死者有茹草根木皮者有散諸四方者有服金石之毒斃者有不自顧先溺妻孥者有一門二十餘口絕粒七日相率自經者當其時陸死者如牛羊水死者如魚蝦而加之以金革猶之鄰生之烹子路之醢爾幸而偷安燕廈飽鷄鶩之餘櫓思聖賢之隱庇於是爲五戒說說曰

不殺生大害於人者則殺之不邪淫妻妾以外皆邪不偷盜寧向人緩急不妄語當言乃言不飲酒食肉不醉酒及食牛羊犬豕等物水族之微家庖亦不宰也

沙門五戒儒家服之儘可終身

蝇入舟中餓而自斃予以飯粒飼之日齋蠅蚊蚋嘬人殺之不加少縱之不加多好生之子晝則以手毆去夜則勤撲拂帷而已猶憶予過西神見皃翡翠潔出沒荇藻間羽勢飛動少則其色倉皇倚徙似有憂者予逕詞之乃金毀鵠弋諸池中將亨予予弗欲遂弗烹飛動如故一匹雛亦解生死動人于微鮑可知巳漢臣云凶鏈刀兵人間劫數或謂造物不仁不知正天地佛菩薩現身說法耳讀此可以有省

夢說

中夜聞鬼聲如人語然或惡而叱之曰誰能禁夢語耶人何以作夢語心不定能動氣氣不定便作聲吾

一夕寘手胸間夢入魚市中大醉手持兩鱉魚行或嘲之曰鱉將齧指如何曰吾納諸懷中亦無傷也納懷中乃大驚覺知寘手故又一夕夢狂犬觸驚呼不已或行懸崖孤渚間類此故曰夢者想也因也鬼之作聲或鬼之夢爲人而因之以物也

漢臣云到處不放過是真學問人語　誠之云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士大夫不可無此深省

放生說

放生池者佛之所以惠魚子也存其心不必尸其事也池久則淤淤則其水不可食而又無水草可啖朞年之間魚且頼矣故必疏石罅之泉流以活之而又俯之以水草乃可蓄也然而强凌弱大齧小鯤鮞之族吾見其盡於魴鯀也周人之封建千八百國久之化而爲六國又化而爲嬴秦者卽此類也然則放生之道如何曰釣而不綱數罟不入孔孟之放生也

漢臣云能見其大然尚須參之蓮大師城中城外之說　誠之云今日放生池全在地方官體子內如催科中仍帶撫字奉行新法寬一分所謂存其心不必尸其事也

揮扇說

當暑病熱揮扇卽平熱果在膚剉之不愈熱不在膚揮扇何爲非膚非肉之間當有陰氣交接之所以爲熱耶氷窖亦燠以爲凉耶重裘襲之亦復松風謖謖予見山僧有衣四十七觔衲衣坐炎蒸中終日不起者推之古人入火不焦入水不濡冬不爐夏不扇亦猶此也

漢臣云旣不洗塵亦不洗體好箇入處　誠之云學道人須除火性讀書人須消熱中皆當參此說

經書正業說

以下二十六條皆爲時文說法

學庸論孟四書吾儒之正業也先熟本文次研朱註又次觀漢唐以來諸儒䟽箋思過半矣於古尚書熟本文訖兼之蔡沉註解他經可類推也初試書題宜觀已效之業如程文闈墨之中式者而以房書行卷充之此時文之資糧不可不預備也欲通本經則取五經周禮爾雅之類參之欲通四書則取家語三傳國策之類參之欲通時文則取諸子大家之類參之以其時相近而事相通可以互長也再試論題則取綱鑑性理之粹以資之表判則取六朝詞賦之章時人駢偶之作臨闈記之三試策題則取文獻通紀諸編當今六曹章奏悉其本末而爲之應制之功萃於

斯矣

一之日四之日温四書七之日温經通曉字畫記習先輩名文二五八等日晨起閱名程墨午後閱房書或前十日程墨後十日房書晚讀通鑑通紀或前十日通鑑後十日通紀一四七晚亦如之三六九等日爲文二首其一四書次本經十之日温理前課熟表一篇策數道判數條三六九日之外凡晨起習易詩禮春秋分期治之日中習制舉業燃燭看通鑑通紀性理等書所謂童而知之老而不逮者也王業既淹然後博古

誠之云既敦既諳通前古今

時文結構說

或問時文結構如何，曰起講先說本題大意或拈要字將相反之專形容本題或不拈字目渾渾說來剖明來歷起比、承上文來不然承起講意來是籠罩一題之大旨虛比、或先拈要字然後拈出全題或拈一虛字醒出實字中比、說題之理本應如此不如此便不佳後比、或將客意陪說一比然後將主意正說一比或主客相攻窮堅破壘小結、通題大意刻入一層大約起講、是題前語意起比、漸近題來是題前題中之大意虛比、點題中比、直講題中說到明朗旁意夾發後比、將題後意來形容或再將題前一比對說無不可者小結、則凡題中要領一一說徹不然或將題

外意咏歎一番此亦時藝之極觀也

今文之佳者諄切則楊復所方孟旋張君一顧九疇直至則馮具區張侗初顧開雍熊師旦警醒則許子遜董思白倪鴻寶項仲昭開明則王守溪唐荊川歸熙甫陳大士皆其選也餘從所好

第一義說

看書如踞百尺樓不登最高不止行文則如江河一瀉而已讀古如食異饌選文如採名花以開發性靈流利心口爲第一義

漢臣云見得到說得出　誠之云悟至焉氣次焉

三多說

奕勢先熟臨時布子而已文勢先淹臨文命筆而已字字苦吟匪拙則拘故自用之弊戒之若仇與應物之道同也多記古文多覽今文多成制舉文三者貴乎其全之也能全之後方可言化一日百篇不病其疲百日一篇不病其約然亦以全者爲化也一物無有安所得化王子安滕王閣賦伸紙立就蘇於聞多而見博耳胸無萬戶千門而欲作建章之賦奚以賦爲

誠之云有三多乃可見三長

文法說

一翕一闢天地陰陽之道也一嘘一吸人生消息之道也文家肖之爲諸品法曰正順曰直搗曰提唱曰披剝曰刻入曰倒跌曰反應曰開合曰倫借曰援引比喻曰養脉作態曰排宕曰收煞皆依情理二字而爲之理題則宗理學長題則先斷制虛題則尚虛神實至有分內外有辨輕重有序緩急有方此陰陽消息之常也題有正意有旁解兩物相比必有參差兩事相當必有攻擊虛其心於竅會族節之間開蔽側

取分分合合正正奇奇欲抑先揚欲平先反欲着一濃句先淡欲擎一緊句先鬆剝一層又一層如筍之籜樹之皮不翻不活不虛不靈不逆不遒不紆不醒到佳絕處一振一掉便極精神此陰陽消息之變也先輩之行文也以常今人之行文也以變兩賢不相厄也聖賢情理八面皆圓可以如是可以不如是而無不可如是文家多少法門在如是不如是一轉折間耳而乃偏執一隅隨題生死惟陳言之滋蔓難圖耶

點題用斷正講仍側其陰只後之文格與洪承殊也識者比諸盛唐之詩　漢臣云以常變二字屬之陰陽消息何等本領　誠之云法備矣然須參到無法可與君說

主氣說

元人云文以氣爲主守溪震川諸先生無不然者其言猶驚湍之射壁峰而莫可旋也猶鉅鉅之畫泥沙而莫可頓也近世崇尚雕刻字索句阻卽有佳致言盡而氣止矣氣不沛而希理明則理亦痿痺而莫振神不充而希說美則說亦偃蹇而不情齋居爲文絕奇絕橫有出人之思驚人之調然後棘闈之中刻至

警動異乎常篇非奇何以章其正非橫何以章其直非側何以章其順非怪何以章其庸壓卷之文惟一兩言是元餘魁才耳通篇學元非徒不元亦不魁矣

誠之云英雄本色

脉理說

醫者欲知經絡人受病之原當觀素問靈樞以審陰陽欲診脉當觀王叔和脉經以知虛實欲明藥性當觀本草綱目以辨君臣善和樂者疏通精神流宕血脈如醫術然而欲其舍抑揚高下清濁動靜之文以

勦九歌違坐作進退偃仰疾徐之節以娛六舞則人遜曰不能文章之道與歌舞通其始也發於性情其究也合乎理義吾爲文惟取前人之氣而質之以理搩名覈實原始要終不敢著杜撰詞淩節語也

爾嘉云此與機巧說相反何也曰知此纔會用機巧爾

修辭說

修辭當置金華殿中擲地作金石聲卽說理亦存經筵體毋涉學堂氣而今社刻大率閨閣中兒女語耳枚皐文章敏疾若名駿之走坂斷險絕流長卿制作

淹遲纍辭成豔不免如閨閣佳人纖纖自喜蓋古文中有醇有疵醇者吾用之疵者不必用也重句長句秦漢文三蘇文皆有之雖非長卿之艷詞比然亦脈其筆勢之鬆緊運詞之踈密如何而後爲之古貌之所存非古人之骨也徒以重句長句爲工作者不情閱者亦少色矣

漢臣云經句不全兩史句不全三此陳同父法也善用兵者殺其士卒之半每恨用古家沓拖習熟面目可憎請亟以此洗之

追琢說

開國詩文大都渾成後人多尚追琢詩文不關氣運吾不信也然而追琢其章大雅稱之翻駁前人驅馳諸子工苦過於鎪鏤奇妙逾於組練其志精也居鯨腹而剖其腸履虎尾而扼其背其神王也挾海怒以飛濤逞江戈而鬭辨其色勇也漢人云經術所以經世務宋人云讀書開社稷數百年基將庸於世傳於後之人爲經物度務之要書也而豈徒以食馬留肝爲文人之染指而足哉文如績然先績後緝先緝後紡先紡後紋先紋後續先續後紉先紉後緣各有條

理故追琢之說宣尼所不刪也

漢臣云一部文心雕龍盡此數語　蔵之云追琢以言乎工也工於文者不若神於文然文非至工亦不可爲神

偏鋒說

晉慧遠初聞道安師講般若經歎曰九流異議皆糟粃耳禪家動稱平等而其立論雖在聖僧不無偏至以不偏則禪宗不透而愚頑不警也機鋒可陳至理不可過苟能自領一解聲聞小果亦宗門也況慧遠之流乎世人格格縣於胸中瞶瞶但知聖賢之文中

規中矩而不知其動合奇妙也文以英雄之氣爲上不必純爲聖賢伯夷柳下惠賢人也從偏處爲之故底於聖文章之聖無過警心而已言道極其圓通言事逾其刻削言人盡其窮曲言鬼竭其形容巧儷天工高參碧落六經之文皆註腳也何九流異議之足云

誠之云日亞於午餘時皆偏也光華之妙豈獨在午文家何必諱言偏字

機巧說

八股之奇在題前題後題左題右若題中語不過一二言耳神在題前則有入路神在題後則有出路能爲疊局而不病其偶能爲曲勢而不病其紆能以結句爲起句以下脉爲上脉而不病其跲其驟惟機巧之得也行文等於行師得大機巧人馬輜重直可飛渡雖居險地有戰勝之色兵不險不成功文不奇不驚俗如山之峰水之潮與天地日月相盤旋江河草木相流盪文心之五花也拘拘壁壘之間終朝苦戰彌戰彌北豈孫武之師乎昔人敘事之中恒夾議論而行取古今人物相類者合爲一編而論斷之一彼一此曲直犂然或張疑陣或寘短兵或造虛辭或成露布每設兩端以著其不然之說鬼谷之所爲捭闔抵巇也孫武得此術也而前後左右八股如一股也

文家樂處機巧而已鼓筆而來適趣而往如西域異人吹氣如龍浮出精光三十丈復吹縮至尺許能不令人起舞　漢臣云文家孫吾藏等閒拈出得毋漏泄春光

緩急說

列子之論御也曰審諸中心合乎馬志緩急於脣吻之和而已學者將與題理遇則無務爲急脈以傷之而先爲緩頰以動之迨動焉而急脈可也初遇題未嘗不思一逞機鋒身其中而揣量之乃悔機鋒尚無着處不如退而謀諸晦菴

爾嘉云此與偏鋒說相反何也曰知此纔善用偏鋒耳

刻入說

文心過題一分纔可如題入題一層纔可出題當其刻入之時如操利錐如負強弩以全力注之及其意到筆隨自抒所得高入蒼玄之上幽通鬼谷之中譬諸草木雲霧須臾百變天地豈有雷同耶如祇順題而行循題而止先生授書諸生學書鄙甚

漢臣云顏魯公書筆力透入紙背工得此訣誠之云文家樂意非苦心人不知

服古說

文字不本古文大家雖刻意求工學究而已好古之徒無得失心而得者半趨時之子得失心長而失者半也以其名心重利心專而認文不得不真耳目不得不監也雖然用經易方用子易沈用傳易倫楊雄之擬周易王通之擬論語昔人猶譏之於是作魯論文以擬古為安作孟子文以駁古為快矣不知駁古人易服古人難行間字落泉下日瞑如蘇氏老泉者

幾人哉覽萬卷之八千涉五經之四部胸中自有古今借題發之遂能綜核成敗評駁始終千載上人鬚眉如列無名利之心而有尚論之識故傳也

漢臣云真能尚論者先去名利之心千古文人俱宜咋舌懺悔　誠之云士子服古如服藥藥多力自行然須淡字作丹頭方可自度度人

自審說

讀書想疑處不可得正如商人閨夢行文想信處不可得又如閨婦思商所苦脫稿時心與手格格不相能須預拈一題緒為腹稿隨意寫出以活天機既出本題便如作第二首駕輕而就熟矣或與同人角藝一時才盡不能猝搆亦須越宿經營情文互擊才藻轉生文之妍媸越宿觀之朗然金鏡之照人也於時伸首仰觀便作局外人想甲之乙之不少貸即使局中自審亦如學奕之家左手下素子右手下淄子自相攻擊無嬰兒護痛之態乃佳

漢臣云意匠慘澹經營中見工夢嘆欬奇絕正在此處

自然說

文章奇妙不過寫我性情萃名理自在世間我無意

取之而彼自來集也金木水火土有自然之用宮商角徵羽有自然之韻神悟為主名理為賓不墮俗亦不墮理方為高勝先輩寫題非印板水胸中妙悟無方每一伸紙烟霞四繞文之出入若水鷗之上下隨其所止而休焉故曰画莫妙於用淡文莫妙於用虛

漢臣云最上一乘語　誠之云人盡天見乃有此妙江門之學以自然為宗行文不外是

無定說

題無定解文無定格自家意思爽朗無阻古來無此說却似古來有此議便稱英絕四書無難題人自苦

識短耳觀四書須觀其峰巒排宕奇幻莫測之處庶不爲題所用而先着一物於胸中變古若崩雲運奇如駭浪我有至興而筆隨之雖在桓司馬坐上當使諸公塵毛盡落而欲不謂之高文得乎

漢臣二六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是以文曰筆陣乃知岳將軍野戰是孫武子後一人

能化說

文章之奇何所不臻史過料虢實臣覘夏其智識也范增好奇靈運耽癖其心神也謝朓純綿安石碎金其胸藏也南豐璟琴濂溪綠草其情性也素月流輝新篁出土其生韻也虛猿攀石俊鶻窺巢其翔步也兀然而爲峰岩轟然而爲雷雨其氣勢也江河之一瀉千里星日之一日一周其精神也數者兼之可謂化矣

莊子曰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論而不議不論不議皆文章也　識之云必兼數者而化耶有兼之之心即不化矣惟解者可語

各成說

兩皆之文議論與時彩兼行三唐之文生韻與情辭並懋彼豈執手而爲之哉稍黍稷麥菽色味俱別各成其種一也文之奇正時古皆可千祿所慮精力靡薾榮華中乾奇不成奇正不成正無種之花不可長耳

識之云文可千祿與絕去名利心工不妨兼示

大體說

陰陽方技諸書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棄而不學亦無所成今之五官靈臺郎漢之太史也而善學者惟史遷一人故曰漢人之學與今人殊存其大體以玩經文三十而五經立也書有應解處有不必解處摘句尋章便參色相而搜奇於繁露鶡冠騁辨於蛇神雞足何爲也沫以國而動壁以虛而映泉以湧而流機以發而迅楊修白事曹公豫爲對荅數條風吹紙亂彌見其佳無意之中天然奇巧所謂從心之學也

識之云元美書白沙集後云公甫詩不入法文不入體又皆不入題而其妙處有超出於法與體及題之外者此從學來耶不從學來耶以說舉業足爲神品

小題說

鼓篋之暇游情山水六藝之餘旁採方書此節勞養

榮之術也文期冠以大題次小題一廣其學而一游
其志也小題以醒字爲金針靈字爲活法大題肖之
其體之純則如精金剔瑕美璞去玷其心之潔則如
澄潭月映皎漢河清諸美備矣兩漢文無高下而東
京整則猶不如西京疏越爲可喜得非整則者大題
之體而疏越者小題之用乎然此非以之取世資傳
能事也文人之所貴乎道者神氣之恬而已

誠之云名家多傳小題文以作大題多矜心作小
題多縱筆也整正不如疏越良然

題外說

文家以空遠爲宗如天風海濤大而化之毋太熱毋
太澤毋句句求工毋緊緊着題但於題外求之與題
中神氣相繞玅在不說盡不着相不刻意爲難情詞
簡遠而意態畢遒爲馳驟風雲之作也九方甄之相
馬也曰吾得其貌矣而未得其神吾得其神矣而未
得其外夫得其外者爲文之極觀也

濩昆云藏水者曰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盡言之
或以爲推衍之法非也正不欲作印板水痕耳

助辭說

題、幹也文心、花也文詞、枝葉也有一幹必以花葉從
之若雲霞之不得不生也星日之不得不燦也虎豹
之不得不變也羽翟之不得不輝也古人作壯麗文
必有數行悲作悲吊文必有數行麗傳者必雅奇者
必秀遒者必潤勁者必榮深者必藻高者必華十年
讀書十年養氣之儒不廢也雖美婦必調脂粉雖村
妝必尚花鈿雖野老必用衣冠雖禪僧必資金碧大
塊之文章當如是也之乎者也已焉哉七言所以宣
辭而達情也今人或以芟去爲潔則山可童澤可涸
丹雘可不塗珪璋可不篆矣何以爲文魯論開卷曰

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而字之字不亦字乎字皆文
情也以去爲潔宜尼先去之矣

早知不入時人眼多買胭脂畫牡丹此語亦可砭
寂誠之云色澤不在助辭助辭以運其色澤安
可意增意減

求售說

或曰汝窮年讀書決科不利如何曰科名天之命也
讀書我之命也人定可以勝天且卽窮年讀書不利
猶愈於不讀書又不利也未售以前毀譽得失非我
定在既售以後毀譽得失非我實在以求售之心讀

書讀書必不佳晏子云一心可以事三君三心不可
以事一君今人一心爲文一心求售又一心慮其不
售是三心也何售之有南闈八千人北闈四千人人
人求售人人慮其不售國家亦無此廣額也故董子
日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誠之云善勸讀書

自課說

士如農之務耕工之務器商之務財日有孜孜無寒
暴也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

所能斂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學而不思則
罔思而不學則殆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
也此孔孟力學之南車今人何不勉焉歐陽公云作
文不必論人苟摘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曩予讀書
知所當然而已於今始知其所以然也戊巳之文意
巧而理疎辛壬之文議雜而語禿癸甲之文論卑而
氣弱乙亥之文神短而識拘惟庚午年差勝予生平
未嘗不好人譏己獨文章一事驚疑相半

人了積學三年然後一試實與取士非此不前予
因嘔心枯髯破釜沉舟以蒞之登第之券止存三
日疊矣然而已卯之膺取冠本房義登爲額庚辰
之策進呈　御覽亦掄爲元文章之得如力農之
黍稷紅女之機杼未則得之詎有異哉

應制說

或問予畏考官乎曰我知文章不知考官無天於上
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援於後予知文之工拙乎曰
有一評隲妍醜之心則文章妍處不出醜處亦不出
隨題布意妍者存之醜者削之何知工拙評文者先
文之未成視他文但見其瑕文之已成視他文各著
其美至於諸美雜陳柤梨橘柚腹果然矣古之婦人

小子皆能文章雖在君相之前威之不懼賞之不矜
忌者不能不服仇者不得不親風詩已然況藝言乎
藝言匪艱人自艱耳沐浴古人饜飫時澤誠積於中
不知其然而然何艱之有心如碧海青天意若汀鷗
野鶴時作十洲三島之觀隱約駿馬名姬之態考官
能羈我身不能羈我心也

漢臣云端文有神跟欲實眼界欲高八字觀全五
自負知不在涇里先生之下　誠之云此言可貫
金石

薪齋三集序

詩文非學問可得工者也性情之事有道德者能焉耳有道德者性情必真發爲詩文奇正鉅細無往弗傳豈數行墨劄不朽

乎哉性情不朽耳故生於今日以召千禩後先立於一隅以通彼都人士無不如白日竿影之隨黃鐘子母之應所謂性情奈何難言矣桺下之惠墨尼之清逢比之忠騫參之孝到之芰邕之痂穀是臧非機笑衢哭不知其然而然求助他人得乎然必如是乃可言性情乃可言詩文乃可召千禩都人士之心自非

然者彫容朘朘窮年皓首與一言之傳不可得呂全五先生少年甲第擅風雅之壇鷄林價重虎觀名高入司喉舌出領方部何所多讓而先生慽慽然憂天

憫人其詩文滄滄凉凉如不得意士年來涉歷事變靡所弗經及長歎掛冠蘽顏荷耒其詩文洩洩融融若騁風騎龍敖翔般表於是知先生所謂性情之事

有道德者能焉耳計余聞聲慕者十年奉教者五年知先生最深先生知余正不易非自楚解組歸士民數萬遮道攀轅悲號輟市如不欲生又誰爲之性情爲之耳先生忠孝聰明爲文章諸體悉備經術子史老釋稗乘之書無不究精微宏麗高渾清新之辭無不工或者謂古逼徐庾近擬溫李豈其然哉先生三

集成復寄命余序憶甲午夏先生爲余敘南遊集余亦爲先生序二集道先生經濟盛事先生曰非吾志也然則好古敏求先生自得之後世讀斯集者皆得

之小子何知知其性情眞爲必
傳之業而已
康熙龍飛壬寅七月既望舊治
年家眷晚生顧景星拜書於
蘄州之道南草堂

呂全五薪齋三集卷之一

詩

四葉菁蔥可愛忽焉凋落而太毋庾夫人告
殂至三年服闋日重生一枝宛然二十四葉
爲孝子哀樂之報云
虞山春培侄小築之生慶毋
錢湘靈孝廉元配[illegible][illegible]起珍絶筆志感
懷逵水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方伯壽民公祖怙侍之
戚
贈占恒伯九十
壽秦母于太夫人時內翰文游請 假初旋

華扶翮進士尊慈陸太君初度
贈和六大哥
送錢隱君庄居
贈顧震來處士
金侶凡之母吳孺人二十㳿柏今庚子七袠矣
贈王經原太翁
奉和總制郎一柱公祖
過滸關懷正始宗兄民部
陳本符師節霞山房詩編幾盈萬首酌酒贈和

十四首
劉震修文學偕使君 北上賦餞二首
賦江陵胡孟常先生理學四首
讀天全宗翁典學識大諸書
聞琵琶
村兒
薔薇花中有名佛見笑者
秋夜
杜康巷

堦下
宿四留齋與周亨之劉子長夜話二首
夏口城下
李太白
麗人
宿瘤女歌
新婦吟
贈華彖孺文學爲余哲雲九尊人
奉和顧震雉太郁孟秋侍饗 太廟兼呈脩來

卷之二
詩

如花心如雪也

挺秀堂會集和錢礎日韻

臥雲堂宴集并和

壽渠丘劉母李太夫人

無知和尚錫山開講和鄒本石年兄

楚艸夜渡呈盧澹圃先生

田家辭

過維揚

劉棗㞢尊人震東日耆之慶

鄒晉年原配徐孺人投淵殉節

廣濟劉諱洪璠吳諱瑾兩孝廉訟獅頭山風水五年不決余蒞任蘄陽怪之不遠二百里親詣葬所見其上純石無土又無草木歎曰此石山之童者耳訟何益吳族有㤪胥二輩盜葬其中急命土人掘之見白蟻纍纍骨已爲灰吳知吉壤之非劉知龍腦之謬各無言而退是日宿馬口寺中作

登九龍山石門與徐魯詹語

與練川扶風談翁

懷王仙客無雙故事

秋日瀕景陽井遺蹟

贈荆溪蔣東衎茂才爲曹心廣見訪

祝臨安陳又參之母徐孺人

錢塘晚寓

余在蘄陽得古靈壽杖一枝與瀛芝兄兄進與占恒伯爲一時嘉瑞喜而作歌

題王石谷畫幅

賀梁冲天大都督

張學憲玉甲重修邵文莊公二泉書院落成

汝陽旅店訪葛洪陂不值

縉雲登吏隱山有感

虞姬墓

爲嚴予惠京祝其尊人孟虎先生尊慈宗孺人

輓嘉禾鍾琴俠之母沈孺人

祝劉正平令配周孺人

爲陳洪聽司李尊慈邵太孺人慶

送蔣路然虞山讀書
施有一文學之母湯太君五十
琴友謝客巖虔奉純陽仙祖
送張玉甲學使　北上排律
楚邸中衆官百朋憲長屢次設醴席中奉謝
爲繡裳弟之恩撫姑龔氏表節
爲許子潤尊慈李節母
九日澄懷諸子集辟疆園論書爲沈子尹在賦
許孝子刲股療母

蔡茂卿工花鳥已躋稀齡
重九後一日吟齋諸子集薜偉楚兄含綠堂分
韻
壽陳敏公之母
鈕孟達之長君元翼能世其醫犂手亦濟濟賦
呈岐杏高丈同術
練川王研存年伯幼子就塾
祝松陵沈留侯年友尊慈康太夫人
過上津橋訪朝真觀朱力仁羽士

崑山令李仲展先生祝言和鄉中翰際五
爲徐坦齋封君暨元配顧太宜人慶

卷之三

詩

襄周叔稀齡鄉庄酌酒時部宣中孚殿臣執觶
與龔駟玉晚遊壽生菴遇昔緣上人
爲爾長仲兄慶
贈秦君璘年伯
家有剔牙松一枝生石洞中大可八圍曹易菴

憲副暨誠之伯兄小飲其下屬詩見賞如韻
奉訓坐中君璘遜光愼三公肴鐵菴董與余
登眺爲樂數比之八仙云
學博朱霜勍之母錢太君苦節
贈陸隱君
訓馬文學公肴
贈吳來超文學兼呈芝亭先生
蜀中張雷溪年兄招飲高梁河上時皐水曾在
坐談蜀名勝疊韻

卷之四

論

序

卷之五

序

卷之六

引

讚

卷之七

紀

碑記

墓表

誄

文

薪齋三集卷之一

黄家舒漢臣評

錫山呂　陽全五著

兄自咸誠之閲

詩 叶正韻

鶩湖華子寒沙花笑亭歌

花笑亭花正春鶯啼楊柳含清新鵝湖畔啟荊榛俯仰開華甸登涉小平津隔岸桃花發兒童引我入朱閈滿院繁華楊太眞花笑亭花入夏黄柑初雨黄鸝嫁鵝湖邊人轉暇高吟覺有餘一夢渾無詫薫風來晚京芳姬手把紅蓮采菱花低向荷衣下花笑亭花已秋蟋蟀聲中大火收鵝湖水一仙洲茶烟和月淡酒味入泉瀲華林應不遠支道高談慧水流岳僧書法烟嵐浮花笑亭花又冬寒爐撥火麝蘇濃鵝湖上數芎藭瘦成買鳥樣肥與卜商同斷雁何孤咽木奴窓下垂金紅菓實相將諸父兄我笑花花欲老春風面椰多芍藥承恩早翠滿亭君莫掃蘭橈深卷書溪邊東林有日西林曉却喚袁州鄭鷓鴣侯家錦幕多

霜草我笑花花似客山精及野蹤來往殊顏色綠滿亭君莫惜邅偷夜雨作滄洙流入廻欄聲淅淅投竿波動白魚鮮卷幔光摇丹鳥碧花笑君君且休種薑不用千戸侯種秫不須千畝丘風之夕月之夜此優游恰如詹父漾虛舟亭更幽六朝臺榭無人管秋螢空鬬半開樓祗聽黄昏鳥雀愁花笑君君且處瀑布非瀑千丈冰絲[illegible][illegible]絲千偈語風之夜月之夕此延佇坐破茅簷一老禪亭如許花入閒亭花倒眠亭作花臺亭四舉惟見寒沙散花雨

漢臣云輕艷如綺如雲流宕似歌似舞想薪齋筆花亦復垂垂欲笑

誠之云春江花月夜篇同此流麗却遜此想出意表如有神助

贈浙憲副盧遠心八月誕辰 興國州人

繡虎文章出絳霄容城車馬動漁樵冰心不掛珊瑚網雨氣能抽玉筍條仙棗千年吞海日靈槎八月弄江潮儕余素攬滄浪勝移取紅蓮到六橋

漢臣云仙文天有金縷單絲錦轂銀泥五暈羅祖此當是其遺製

誠之云賦淨神者擬以驚鴻遊龍復擬以秋菊春松於是中寫逸韻中寫淡致是詩人之致

贈浙制臺趙君隣公祖

西泠出鎮有豪雄夢到崧高第八重鶴帶兵符來紫禁龍携諫草入珠宮焚香夜感孤山月一笑河清汴水風欹枕不忘軍國事青蒲　丹詔正從容

漢臣云富貴詩帶烟霞氣韜鈐詩作神仙語韓杜俱當遠遜　誠之云如石室雪林現光明砂自是造化所鑄非人間鎔鍊可成

新安方君任五月降辰

翛翛方季申傳書與後昆稻粱君子氣布帛野人淳高吟不覺河山遠祖臥空嫌晝夜頻清風帳孫子荊疎月簾郭子橫遥情毋寄蒼鷥筆妙染圖來朱鷺紱

半水天桃一笑開籠烟小棹千林出剡兎棗爲君好投瓊瑶爲君寶黃雀花生黃雀棲小簷修竹向人低當地酒漿纔啜罷前村鷄黍復相攜與君鼓缶歌銅鞮

漢臣云幽曲雋永中郎文長遺響尚在　誠之云熠熠泛藹之霧翩翩狎蕙之風可挹不可而文人之韻絶矣

越江秋夜聽董妓言愁

幾度金風刮短檠寒衣貼剪御林鶯傷心未許花含笑薄命眞成草寄生天竺香烟籠素幌西湖絲管入虛箏可憐人月雙清夜杜宇枝頭泣五更

漢臣云衛洗馬言愁憔悴而神不傷　誠之云聽妓言愁與聽妓誦經不作二致方許緣情盡態

錢塘漁泊

山烟吐白漾平沙一葉孤撐鬬蛤蟆潮落小門猶有汎漁郎高唱武陵花

漢臣云絶似小杜　誠之云夢得竹枝詞耶

泥汊口

江洲月白似浮空身與蘆花一任風岸壓短檣何處泊幾回傷歎客途中

漢臣云蕭然筆墨蹊逕之外　誠之云漂泊中自有夷然意

叔祖叔通翁贈夢月翁花甲詩時已百年矣讀之泫然感和三首夢月翁工緜駒之曲能爲我掀髯起舞否

桃李花開春入巵清明酹酒得遺詩吟來樗里腸應斷辰罷河陽鬢巳絲翡翠一鈎金絡索鴛鴦幾度玉交枝惟餘夢月堂前柳歲歲含青欲染髭

其二

片片霜花點雪巵初筵曾獻介眉詩叔通佳句金干

褸維吉高風喁一絲誰爲東萊滋實樹只今西里占
魁枝重賡此日靈長句似拭當年父老髭（夢月字維吉）

其三

王父何曾再捧巵兒孫空自哭殘詩松杉古道添佳
氣楊梛新堤繞翠絲誰把酒漿傾北斗涙吟風月鎖
清枝回仙故有還靈術書裏燈前暫拂髭

適屆襄周叔初度再和一首

南渡携來鸚鵡巵能傾斗酒謫仙詩書香不數三冬
稻錦繡何愁二月絲人竝玉山天半闕星移金井日

高枝栽成呂氏全書就便覺蒼顏雪滿髭（襄周曾訂呂氏全書）

漢臣云俯仰今昔易涉靡腐此乃字字遏雲繞梁
誠之云詩中涉詞曲氣不得知此者方許讀此詩

題楊荊生翳然書屋

七子鳴鳩咏在桑翳然天外足翱翔虛中問道宜成
狷夜半談詩可是狂宰相漫容高士臥樞垣常借少
微光與君萍水心如結二十年來共一堂（荊生有七子）

漢臣云中聯警絕似杜審言
誠之云遠神遠韻有揚有諷

綠蕚梅

斜階領取一枝琛片片瑶光籠作金影入荷池魚唧
喋香生竹苑鹿沉吟山兒剢手羅蜂蜜妓女塡頭作
黛奪未許花心滋粉艶綠珠樓上只清陰

漢臣云極旁見側出之妙覺暗香疎影未免踽踽
凉凉
誠之云綠蕚梅耶綠珠耶綠蕚華耶一時丰神都現

孔聖

孔子生周老轍環龜山吟罷又猗蘭亡猨有意侵書
社退鷁無情削杏壇季子東歸題墓絕陸通西返下
車難衰年未拭麒麟涙安得詩書手自删

漢臣云奇情逸響與子安廟堂碑作勝
誠之云集文人作孔子詩不知何處下手無一字

涉費而沬歎之斯爲獨絕

王耐菴茂才新築未昌三石橋頌

家傍橫山雜小溪徒杠初甃石梁齊蛟冰百尺逢春
渡魚鑰千重向午堤草細人隨香輦北雲生馬入畫
樓西天津此夜誰題柱惟見三台斗下樓（乃郎公武登賢書）

漢臣云一路寫景入畫
誠之云雲傍馬頭生野橋齊渡馬俱絕妙語此靑
第六句暗用兩句之意而神韵自別

胡愼三侍御得鳳尾焦一顆莖幹扶疎幾二十
四葉靑葱可愛忽焉凋落而太毋虞夫人告殂

至三年服闋日重生一枝宛然二十四葉爲孝
子哀樂之報云
侍御方山悽百花滋旖旎芭苴張翠蓋莖葉相符離
携入萱堂北窓下慈親見之喜且詫藏鶱小樹暗張
帷叢碧陰陰常似夏蜀帝遷來古會麻高逾十仞撑
青霞江瀆廟前曾有之相傳五十年一花花未開慈
母來花巳開慈母胎花初卸慈母謝花旣柿慈母夜
黃昏月半蘇久旱天如射有子何心步岣台弄玉還
歸蕭史臺野燒動連芝草炙山鋤不禁稻粱菑綠珠

耶翠羽耶珠沉闋翠憂死母歸山蕉亦爾三年憔悴
吾巳矣歲方新時又春杜鵑知地氣桂子識天根當
簷半照生瑶草浥露丹苗敷綠好鳥啄龍鱗繞砌間
風吹鳳尾敲門早一枝靈雨入泥蟠二十四氣成墳
蚖燕壘啣花會不謝鵲巢留雪肯先乾孝子焦焦孝
子聞哀心巳摧服闋容還斐庭前兒女喧爭說焦花
喜姚家黃魏家紫蒼翠不如胡御史
漢臣云結語有萬鈞力通首綺練特其餘事
誠之云劉越石善爲悽悷之詞江文通妙於摹擬
之體能兼二嶽出之

廣山春培任小築芝生慶母
竹廬風景自年年一滴寒瓢漱野泉隨意採花皆妙
藥無心市酒得青錢瞻雲髣髴霓裳在愛日常如洛
女前西境珊瑚纔尺許北堂芝草又含烟
漢臣云有落花依草之韻
誠之云詠前聯眞快樂斿天仙何啻浮雲富貴
錢湘靈孝廉元配陳超珍絶筆志感
君爲饑驅強出門邗關一渡見王孫夏五二十有七
日叮嚀絮語多溫存今年穀價平嘶無平價佐饔飧
今年海鹽美又無鹽錢資麥醬大兒體癯三兒色虛

不從師恐廢書欲從師室無儲勉依叔父學雖鷄字
畫晶晶辨魯魚蜩螗節愁生息鵲橋天人掩咽聞諸
酒債聲喧闐鶩肩鴨跗相糾纏將何稱貸金花鈿又
聞官糈亟胥人又手立連徵五六秋徭役兩三及今
年又是卯催年我往催人人倒顛胥來催我將毋然
東鄰有典典兒衣兒衣一去荍虻飛羞將典錢贖倉
米倉米無多但斗許吳輿小舖索綿錢深深拜手無
甘言綿衣未得遮兒女連宵又落排墻雨蕭濤箋寄
短篇菱花褪墨花鮮送窮窮不了照耗燈光小茶前

杏葉稀桑後櫻桃少急足報兒郎兒郎有金儂趨贍
兒郎金盡心周章拜江神一帆風信促書囊蚕蚕緘
封到野塘人生本離索夫婦爲花蕚花飄蕚不全稚
子悲秋籥因之㗇大悲與得家康樂哆囉尼心所期
夷醯唎身所憇呵唎耶口所呼摩訶薩手所爇長晼
臨摹大士前四百二十零七言一點一畫心盤旋朝
聞道夕可死不生天欲何以蹉跎四十春生女復生
嚬花開果頎而已矣獨怪圓沙一老夫魚書雁足兩
模糊七月十六荼毘後酉時緘到卯時初媳雖賢姑

不待女雖姸孃不在湘靈湘靈何弗靈湘君一逝水
無情超珍超珍何弗珍輕抛紅粉落黃塵友人爲作
昭陽筆拾翠分香皆寶瑟呂子鬪之心魄飛香山紗
相何邈飛嗟余喪偶亦同悲恨不煎膏寫大悲

漢臣云一字一轉一轉一淚回回楚楚所謂貫愁
陽於巧筆績離夢於哀絃
誠之云歌行耶曲耶吟耶音自成文文餘於情作
手抄極今古

懷[illegible]水佟繼亭先生爲方伯壽民公祖怙侍之
戚 一
珠盤獻策有長楊語笑風流鐵禰襠闕門一道兜鍪

出豐榆細榔總披猖山上車張幄山下馬鶩稍電走
星馳金僕姑王侯不敢前枝梧生六子皆天士學劍
還學書龍章紆豹尾摛詞椒殿旁季子稱無雙一試
空幽薊振策風瑱瑲 天子遲遲朱鳥翫大夫岌岌
魚班笏錫類三朝雨露深高堂四老膺華秩桃李承
恩慣向人三千儀禮習王孫八十年來齊尚父隼旟
熊軾誇青春高唐路廉叔度恒山守來何暮丹詔下
淄川玉節開汾潞姑蘇出鎮有春申晝錦芳辰奚命
頻奕世恩光留寶儷百年燕喜集賢親賢親在母不

待蓮花菡萏時一旦秋無奈御女空傳太乙書軒轅
已失雙娥蓋嗟我翁亡所宗秦樓玉笛暗吹風嶺外
征旆叫月紅人人盡說馮唐老到底須臾潘岳姣水
浸無常莨若村山含分外凄其島渡生船公所乘漏
澤園公所耕賑恤滿公庭杜母依依人共乳買兒歲
歲子同生不借碑文傳古蹟勾吳安得虎長鳴房山
一枕千年地石鼓飛來作鳳笙

漢臣云排比生姿不刺不縫自然針線
誠之云吮豪而烟霞噴薄得句而瓊琚錯落溫李
復生亦當讓步

贈占恒伯九十

九十滄桑百歲侵人情炟冷只如今禪安小院宜長日睡足空山出短吟滑馬臨風勤着眼虛舟漾月不生心年年占得天干在何處君平筭六壬

漢臣云無懷葛天若將遇之
誠之云白香山愛空門之友邵堯夫效擊壤之聲彷彿此意常見吾翁

壽泰母于太夫人時內翰大游請假初旋

侍從芳年未洛陽承顏兩世拜齊姜霓旌拂拂江妃樹花誥翩翩月姊廊新學士傳蓮炬火黑頭公送紫敘香于門競說生兒好誰信于歸衍慶長

漢臣云衣冠風采俱在金華殿中情境雙合
誠之云美暢極意穠纖得中

華扶翩進士尊慈陸太君初度

文宣曾擁絳紗書未老先叨五色綸內相有孫綢內則南齊無伴起南姝堦前弄烏兒猶怯殿上投桃母更趁為語賢侯休作鮮鵝湖深處長肥魚堂贊得君號為內相

漢臣云琅琅作玉磬音
誠之云拈來自然異采

贈和六大哥

一日春風擲眼青六街聽馬半知名文卿飛鳳丹霄

迺劍吐長虹紫氣凝宇裏歐詢先吏部酒中畢卓舊京卿繡衣遺澤看兄弟賴爾前旌起後生繡衣諱卣吏部諱元大父于甲榜

漢臣云俊邁之氣干霄直上
誠之云王謝少時殊堪翹想

送錢隱君庄居 怡山

桂葉橙花兩地黃相將村酤醉扶桑官山不用支公買碓水何勞玉女椿八口力耕吾事畢千人爭指富空忙辛盤此會遺鄉老𦊷底庚申守正長

漢臣云字字引人勝地
誠之云殊覺貧賤驕人

贈顧震來處士

山谷初開秋蕊香倚攤佳句入緗細數椽小築書聲在一夜然藜吾道光書社未需唐酒趁兒時還覩漢冠裳震來虩虩渾無事指顧皆前語笑颺

漢臣云清素可讀之宜見沖夷然共筆妙
誠之云廣漢大篆字偏用得幽雅

金侶凡之母吳孺人二十味柏今庚子七袠矣

天桃甫唱忽傷秋彩帨纏身幾墮樓死與立孤憑杵臼孀居到老遂靈修悽悽玉女思金鑄粲粲吳姬類楚囚三世書香酬蘗苦遺羹却詐總良謀

蔵之云第五六句最奇警最酸辛可作鬼神之流

贈王經原太翁

東郊一老象虛舟語笑忘機只自由偶借時花占早
暮不妨小鳥聽沉浮鶴居松頂參雲笠人在山樓擁
月釣若謂嘻噓能壽考河邊姹女復生愁

漢臣云參天孤唳非世耳所聞
蔵之云調則叟白雪以方潔氣則干青雲而直上

奉賀總制郎一柱公祖

早窺太乙得從龍越棘吳鉤一路通論古珠璣天上
落談文牛斗匣中雄三江坐鎮諸侯駭九坎平臨瘴

海空詔使手擎溫語至將鏤金版紀民庸

漢臣云鉅麗可當碑勒此一代皆作手也
蔵之云絕似少陵沉雄氣槩

過滸關懷正始宗兄民部

戰門如雲權崇臺俛覸江淮百艫開牛角漢青隨月
去龍頭楚棕帶潮來一堂詞客參僧語滿地鮮花露
鬼才嫓我故人詩數冊畢猶渡口問津涯

漢臣云參差斑駁千年丹翠

陳木符師飾霞山房詩編幾盈萬首兩酒贈和

八斗才名一一樣推知君步武作龍成生花座上應劉
在籌筆亭前管樂誰詩到盛明刪不去酒非殘蜀禁
何爲鶯毫此日傾鸚鵡內翰文章久賜杯

其二

小杜矜秋獨夜看參差淥水映珠盤從來月色無高
下一任詩人定缺園句入陰何心共朗吟成郊島氣
猶寒山房不借倪迂筆處處松花點翠竿

其三

寒齋琢句慎光芒迢遞星河入古囊字到鍾繇還有
晉詩成張耒竟無唐山蔬細嚼椒蘭末野鳥橫看翡

翠長除夕不須酒脯祭纖歌緩唱足芬芳

其四

水稚春雲次第栽清光偏墮海翁懷巢倚石磴行行
鳥橋壓花枝點點皆霽句不從新史得高齋誰許要
人來因何苦瘦書相憶詩草甘同酒甕埋

其五

狼籍河橋幾樹花文心灧灧入丹沙逢人不用方三
拜對酒長如溫八乂歷盡蒼虬猶有骨鏤成紫鳳遂
無瑕風流記室驚人句賣與淮南好古家

其六

繁華烟火半秋聲倜悵沉唫張泌情淋近水邊垂釣滑葉懸窓下折枝輕容人聽眺無邊樹引我歸閑有髮儈非避月光貪睡早詩成滿案又晨星

其七

百花如繡滿平峽一老臨流獨芰衣欲奏鈞天諸響盡長歸大雅正音希晴雲宿嶺非無待急雨敲樓若爲伊倒戴接䍦閒處立還愁韓愈馬驚飛

其八

舟過涇橋兩面山茅齋松島一詞壇花飛蕙鳥能啣住月落詩人肯喚還祗爲高吟吟不盡非關懶去去多閑琅玕徧地堆蒼雪删到紅霞我亦删

其九

一地花茵草帶齊東風裁剪到溪西深林有鳥歌應細斷徑無人曲轉奇話別一傾桑落酒懷思相剷稻邊鷄莫犢皮陸殘唐後詩入殘唐更綺纚

其十

膓門覓義是桓譚花在東林月在巷易意羲皇曾来晝詩情孔聖不能芰床頭故劒留餘勇階下新書助美談紅葉亂雲隨處得却疑才鬼贈琅函

十一

甫里先生曾廢詩飲霞餐露清泠池梅黃暝雨無人採烏白呼風有婣知隔水斜看魚跳躍閑門不覺燕棲遲口頭文思如無奈花徑漁郎迷渡時

十二

頭童齒豁室人哀兀對青緗賦九畡漸熟詩魔魔不去如何貧鬼送還來且將龍性馴鷄語莫以猿愁亂鹿胎拂水濤箋將萬首門生郤顧手承頹

十三

落拓家園似放衙無心綺語學參差樵漁答問林中鳥僧道因依水上花種竹有時揄醉日彈琴何必忌啼鴉偶然得意書蕉葉已發春深露井芽

十四

詩有千純狐白裘家無三日魚粱謀牛羊對岸皆飯草兒女當窓獨咿呦文勝經濫如醉水孝標書淫同糟丘濡毫至老不知止星斗倒掛金罍浮

漢臣云雲烟龍蔥珠璣的皪以八斗之才兼百鍊之工傾倒如許本符一生詩癖淪落不偶得此足慰九原矣

誠之云本符詩盈萬首却無一慭剛然同社欲選刻之甚難聞吾弟賠編依稀見其淫皐隱居似盧鴻草堂中有幽人吟弄不輟其詩不愧元和以後作者豈終泯沒耶

劉震修文學偕使君北上賦餞

桃花駱昨一飛蓬笑指銅臺雀似鴻烟火孤村鬪夜
泝精藍遠浣又晨鐘闇題敢作詩明府課業須爲策
考功名士滿莊賫獻替便將詞賦啓宸聰

其二

風流諸議丞思燕銜尾吳江欲到天潮大魚飛青榜
上雲高鶴倚書船邊三秋暑地應辭葛六月涼塵可
衣綿珍重此身清白後長門猶惜尚方錢

漢臣云首此高華結句尤見苦心古道

誠之云李郭仙舟宛然在目良友贈別自無河梁纏綿語

賦江陵胡孟常先生理學 學意念蕭諱在將之尊人

坐臥荊門一剃纖芟鋤百氏有陽秋論文未叔還題
鳳語道昌黎是抽鴞學到無心眞可羨精豨太極更
何求康侯妙義龍圖續思想前徽淚暗流

其二

郢水談經似楚騷聞風爭獻玉蘭膏邵雍垂老猶含
筆張載英年便解刀驚極不知天混沌龍門偏趂海
波濤蘇湖理學延餘緒競說君家有俊髦

其三

胭羅星斗夜傳經禮樂孤高一脅生龍入帝宮應有
氏鳳呼天闕豈無名新書不借軒轅塚籌筆還推諸
葛亭洞洞江流環震澤朔咸胡質兩縱橫

其四

名自章華播洛陽欲通君相媿黃棠霏霏翠巘連春
草澹澹芳洲變晚香知我何如蘧伯玉爲人應對沈
諸梁瑤臺月墮修文館復照三吳翰墨場

漢臣云談理學英藻繽紛所謂出樂令口必無腐談

誠之云瓊雪玉膏沁脾溢肝令人咀味不盡

讀天全宗翁典學識大諸書

平生博雅紓精廬左右編摩獺祭魚互有短長三國
史隨人軒輊六朝書籠中鷄語何平叔筆底蛟騰董
仲舒天祿下摻遺乘在婁東逸史備諮諏

漢臣云剛論今古不差一黍
誠之云天全翁稱華甚富無嗣不知落於誰手幸存名且於此詩以俟其出有時耳

聞琵琶

頭上青青燕子沙使人又驀展琵琶芳心錯記鶯啼序二月先歌柰子花

漢臣云旖旎多姿
誠之云錯記又堪歌若說有所僞便淺

村兒

村兒莫入城入城花滿闉村婦莫歸來歸來月滿蹊
酒壺頻向火茶具獨探津津不息火不滅鐘漏三更歎未歇冰上老人徒苦寒人間兒女何其熱

漢臣云不必有所指尋味無窮
誠之云炎炎世界冷眼看破都是村兒村婦受用熱耳

薔薇花中有名佛見笑者

眞佛不知笑笑者非禪妙若謂此花眞花笑佛亦笑

漢臣云以嬉笑作佛事可稱笑笑先生贊
誠之云得轉語好便是作詩三昧

秋夜

魚蝦泗夜月蜻蜊叫寒颼小謝驚人句星河滿地秋

漢臣云刻露

杜康巷

名公如麴蘖詞賦洒郡筒入座無衣褑哀猿何處松

漢臣云酒國長春風光收盡

堦下

鷄冠生甗甂金鳳輝墻壁葉嚙青蟲餘花黏蝴蝶隙

誠之云秋光欲滴

宿四留齋與周亨之劉子長夜話

酒深占藥力茗盡得泉香不到三更漏安知五夜長

其二

蛙聲能亂雨梧葉不堪秋且作楊花毯長眠到白頭

漢臣云堪作淸供
誠之云只可自怡悅

夏日城下

朧朧日色上魚罛傍竹漱流只自吟芍藥引人三月輿芙蓉知我半秋心丹花不盡青本草美酒何須醉管涔亭午雞聲閒欲倦回仙鐵笛正江潯

漢臣云森仙眉態秀色可餐
誠之云閒淡中有含蓄

李太白

和蕃草就更宜唐御手調羹赤鳳肪每賦三湘存客

意長眠七寶醉天香籃輿竹杖陶彭澤語鳥奇花李賛皇冷艶有時名競出驕人何必古田方

漢臣云意氣飛動覺供奉鬚眉如見 誠之云胸之重蕩忘天李之銜杯樂聖正與太白神似偶然拈擧自抄耳

麗人

彩衣垂帨幾摩抄盧婦漫同椰穀過度繡一時登閣少買花三月上樓多金蓮路藕香難散玉笄吹簫䚡易和烏鵲喚人開綺戶雙棲翠鳥不如它

漢臣云艶不入靡風雅之遺 誠之云願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似此令情

宿瘤女歌

齊閔當年愛宿瘤乍登賢閤衣絲絲三十六載成金匳女有瘤猶可謀敵有瘤不自修一旦奔亡莒父丘鄒滕魯薛皆蠻髦淖齒來東帝休嗚戯宿瘤如可留大共小共稱藩侯安得田齊天子如贅疣

漢臣云直書其事美刺已具孤憤隱然 誠之云說宿瘤關係如許齊尙有說王四殆僞後宮者眞二奇婦也

新婦吟

尙女貴姜姬出入愼其縭纔喫田蠶飯藝彼葥莪稊浴韭當新雨栽菱趁宿泥樹小花能發沙明雁未西舞鸞方對鏡睡鴨且焚蘭夫翁呼餺饠夫婿呼餔餟嗟彼桃天子手指纖柔荑不施楚家髻不珮越家鬟所議惟酒食中饋本無奇

漢臣云直是一篇女誡 誠之云莊語中自帶幽趣

贈華叅孺文學爲佘墻雲九尊人

野老天之餘遂巡水上居刪書同艾艸好古若觀魚不羨荆州貴安知灌水愚憶昔少年曾逐鹿梁相五車看不足紙落烟雲生夜珠詞臣相顧開心目而今

槐梛蔭平沙敢復天朝去猷瓜四海文章成樸樕庭陰百果砌新花言詩每得江山助作賦能題冰雪文何必盧家多紫氣唐光韓愈此爭誇 伊坦侯渭陽索贈

漢臣云落落有高韻 誠之云爲老措大吐氣如有龍光射墟

奉和顧震雉水部孟秋侍饗太廟兼呈請來銓部

新承俎豆巳三秋 親政後 樂浪風和淸磬浮斗泪神漿迴湛露盥醴天酒偃旄頭九州錫類蘋蘩遠五廟銘勳劍履裯騰肉乍盼歸第日鴛駘皆得度前騶

漢臣云初唐應制中佳什
誠之云音節亮氣韻和

祝馬銓部玉筍尊慈

翩然書帶擁天香織女于今獻報章且負縹囊來泗水不妨巾幗破南陽兒孫競寫甘泉賦老大猶懷藜莧腸閨閣深深聞燕語君家恭儉足垂堂

漢臣云用古出人意表
誠之云閨閫中有丈夫氣亦有儒家氣妙手

冬日送曾庭聞孝廉北歸水次

詩思隨霜下歸心入暮鴉雲深滋雨腳寒重沍氷叉知我言無葉疑君筆有花書存故交去騷客倍嗟呀

漢臣云清越孤迥絶似庭聞之詩與人
誠之云用筆花亦濟耷却於冬日上生情更佳

周櫟園總憲南歸白下龔芝麓少司空作詩十章送之境上余忝年末亦效顰為之但彼以贈予以迎義有彼分叶韻小異想河梁之作不厭其嗛嗛也

一憲署

肅肅周日理皂囊緋衣御史總含霜登朝必敢誰忠佞過闕還思巳短長競說揚鞭歸贊府無端負杵入虛梁秋曹早觸天衙否得奉溫綸復故裳

二閫碑

黃蘖山頭去飲灰臣心如水淩虛危龍江不敢貪金瑣翠羽何知愛翟鞏唯有荔枝從客好無如薏苡作讒媒沙民百萬遮車聽說與三臺解網回

三懷家

王粲思家淚暗垂繁華村市半荒蕪歸心不住牽衣帶坐客無邊送酒杯欲傍醉鄉尋驛使但聞花氣是江梅長干細雨黃昏後旅雁于今學子規

四恩釋

豨豸何如麋鹿安蕭蕭行李渡頭看月歸青道宜張

大星入天船起釣竿繃展 君恩烜似日尊湖客意午猶寒陳彭菹醢蕭何繫漢法于今獨肯寬

五登車

臺號黃金只素沙魯褒常自歎無錢跏躕馬宿關于草偃倒人懷躑躅花墟婦祈看中火飯巷偷留獻下山茶敢云遷客身如洗范蠡亡家又作家

六問渡

馬足朧瞳不耐關丹楓飛逐蓼花灘人迷後騎徒傷櫪水咽前船未到關坐久却忘明日事行來強半別

家山江洋每憶零丁句笑指龍潭一夜還

七過江

抗疏當陽忍就跧烏臺門外幾迍邅空囊莫惜詩文債逆旅何辭酒麪錢淮水欲留春尚早江舟不速路難挐依稀紅樹南宮日肯賜孤臣作老禪

八抵里

江東米價復何知一二兒童強自支季子札亡懸劒少沈諸梁在畫龍非漁村漠漠孤燈現馬渡迢迢候火希池館蒼凉明月恨只今鷄犬故人依

九再起

春殿罘罳久不開家書一紙滯江淮人樓兩地哀員似淚盡三年泣上台中使手擎鴻濊至宮人懷抱火齊來紅雲映入烏衣巷共說東山賭墅才

十服官

朝回猶聽玉福禮執法端門一電藜北斗橫天如立仗房星拱極爲臨軒休云龍臥珠還伏應識蟾沉月正懸平道進賢趍相府壓容爭引御車旋

漢臣云襟圍爲風雅領袖交游意氣絶類少陵更續出處畧同玉局十詩以麗筆寫偉人如吳道子作十八學士圖神采煥發氣韻生動當爲騷壇傳寶

誠之云弟詩多似渭李此十首却似錢劉然又似頼古堂中七言律之清新俊逸者豈所謂同心之言耶

讀書之要日虛日專最蓮顧兒暨徵公諸猶子

萬卷從何妙義尋虛專兩字是丹箴三更月靜參無極九日山高數大林自盡不辭窮已力難降惟有上人心能將驕氣時時掃垢面蓬頭總入深

漢臣云字字沁心嘗一見香令威儀閑止靜氣迎人知其所得于庭訓深矣

誠之云弟以虛專二字作讀書之要以清愼二字作居官之要鳳毛振起將益太其業此詩見香令勤爲座右銘可卜繼述矣

家貞九暫憇小桃源即有終南之行附施稚芳遥贈

穹窿天勢本高寒對子深深夜氣完瀑布入川千丈水緋桃出洞一枝蟠蟬知尸解批風信烏學靈符呪射干却粒僅存鍱子骨終南半日已回鸞

漢臣云蒼秘直逼丹經

誠之云貞九却粒尸解兩俱有徵然不得下齊仙家囿輕視彭籛耶

爲施有一尊慈湯太君七十慶

鸂鶒雙棲學繡衣荆門深鎖麥柴扉不賦朱唇家莧菜暫籠香袖野薔薇而今珍錯滿几案猶綠井李嬙之半母也廉只不爲兼只銀缸清淺燈蛾浥短帶長縑成妙衩焰落殘花不耐挑針穿弱線無多捐而今筐篚徧汯黄猶然促織鳴中堂母也勞只不爲愶只玉飾先生蒲椰瀟羅汀秋怨泣珠鈿刀尺未安空學剪一鈎新月向誰圓而今歲寒心不改男角女羈猶父在母也端只不爲嫛只夢裏吞桃如有實周情孔思皆其出教兒須用赫蹏書吮畫珊瑚雙架筆而今玉蕊動星軺賦就長揚猶買晁母也燕只不爲倦只

漢臣云兼銘誄之體而出之愈秀愈古
誠之云壽言中最典最奇之作可垂金石

袁重其尊慈八十咏

袁子字重其眉公多褒辭因兒重其母予以霜哺詩詩文傳海內少長皆歆欷孀卧二十九大兒甫三朞尚有呱呱弟懷中飼餔節食畫荻書嚴如對宣尼重其年十四了然分瀰滿蘭亭十七帖依佛王獻之出與公輔遊體弱姿祁脝寧爲黔婁餓不爲王戎肥風情何曠灑胎教元清奇天亦憐其志予以將母資每歸北堂下諄諄前致詞云是仁者粟非力不敢遺蒸幃見之喜開顏享其甌母飯兒亦飯兄糜弟與糜不知田眞子何故裁荆枝四海本同氣一堂燃豆萁稷鋤有德色箕帚無威儀吾悲古風薄還悲孝子希三年懷不免五十而慕非重其年五十猶然孺子依百里擔斗粟斜陽走荒埤十里擔斗酒躑躅風淒微却車抵堂上願母無憶兒憶兒心肝碎月落五更時憶兒倚門閭不如雕梁鷊吞媳亦勞止乳姑含清漿嗟彼寧馨兒忍餓東西馳違母纔十日胸次生茅茨

嘗如母違子何堪一夜思人稱袁孝子孝子烏乎知斑斕舞堦下嘻笑如愚癡仁者送以言驚喜不自持爲母誦一通字字皆倫彝但如霜哺曲何必歌屢屢

漢臣云以詩代傳唐人詩史之體然非蕭齋筆力非散郎綏正不易作
誠之云霜哺篇傳有數卷此詩膾炙人口予謂名節母名孝子名詩人皆從極苦心中出耳

遊用甫弟鄉庄

一犂新雨暮柴車倒看藤花到白榆秸鴒有聲秋半綠官河烟椰不如渠

漢臣云偶物指點令人生歡羨入林想
誠之云椰綠不如狹莫呆看好三復之不解亦不

必解

鶯花詞

黃昏露冷花含輦因甚林鶯啼早春花睡故教兒掃院鶯啼莫喚女當門

漢臣云諷諭深遠誠之云與打起黃鶯兒同得風人之旨一直一婉各臻其妙

福州榴花洞

荔枝紅沸西湖月橄欖青同石竺沙可惜藍超身漸遠不知身後有榴花

秋思

烟籠樹色芙蓉淡人到秋深楊柳顛糜呂不施無鹿地雁箋常寄有鴻天

漢臣云妙在只作絕句偏饒古意誠之云糜鹿鴻雁字拆開用甚新

代妓送友

上巳池頭別故人紛紛彩悅倍傷魂汀烟許渡三春柳送與蕭郎染綠裙

漢臣云世情語乃爾淡秀誠之云门烟贈別出代妓詞中自是雅人深致

湯潛儒茂才患背痈人意其必死竟不死乃更號忍菴於八月懸弧之辰索詩慰藉

湯子之生非偶然雄文藻拼方青蓮懷犀有意橫滄海捉月何人直上天天生奇士嬰奇疾終夜呻吟長髯棄有人予我忍辱書分明仙子殼七七今日不言亦不知喔咿嚅呢遭人嬉出門欲理中懷事寒暄之外無他辭親如九族不相顧夔蚿蠶蜀何其忤予心清頻自支持得逐靈臺依故步喜當八月採靈禾又見重陽韭葉莎蟰蛸在戶蝶還在螳螂不少蟬亦多

婆娑此夜月華白焚香置酒呼前客當肉語鳥解催詩啓戶秋聲能作拍愛我憎我吾何尤沙中雍齒且封侯人生歌詠等閒事與爾同觀海上鷗

漢臣云見道之言足當一服清涼散誠之云胸吞雲夢八九大言何當靜閱世情風波中自有息念處非根器人豈足與語此

吳父母伯成鼎建譙樓頌

方今治平誰第一吳公政理如春日化漸童子雉雛安玉非不乾軍市佶古麗譙邑之標聽國是數民謠女史香爐空切切暮鼓晨鐘今間歇望氣何能鎖亢

金占天但許飛危月公過之心怵然參于前若倒懸
金皀閃爍長春院薄俸慚無攺作錢勉巳力儲羣策
鳩鴻工開廣宅巨靈高坐湖之西華葢孤撐六甲齊
畫棟三重失三島威儀赫赫排鐲鞮九龍山二泉水
登斯樓聽百美潘令花生滿縣晴紅蓮青漏夾鷄聲
熊軾乍經元日市鰲車爭戲六街燈吳公勤官寮先
暨魯般門吳公恪不用畀恩馴鳥雀吳公清獨坐層
欄寫素經吳公敏百尺瑰題飛甍隼樓之前兩鹿臥
芊眠樓之後一鶴啾孤烟樓之左文士相許可樓之
右胥吏燊金鎖樓之上蘇瓊瓜一雙樓之下包拯烏
幾行士見之嘯且歌民見之舞且嗟醉臥沙堤人不
識翱翔單父吾之職吳公閣就雨三時崔鶡圖成雲
五色

漢臣云頴川謠東郡吟郤從滕閣岳樓中寫出掩映點染離合無迹與會標舉霞飛虹貫滕亭雄篇當與治平第一之名並垂不朽

誠之云以絲絃賦水法作麗藻篇覺使君爲政風流儀見側出如烟雲之賡薄於山川也

薪齋三集卷之二

黄家舒漢臣評
錫山呂陽全五著
兄自㦸誠之閱

詩

爲吳廣成尊慈徐孺人頌

南州垂紫象流蘇嫁與延陵但碎纑扃戶芹看歐氏母名埸還見子雲孤花生二月皆文綺翠入三珠作鳳雛猶子黄門能獻賦年年分得大官醐功洪官黄門

漢臣云體氣高寒孤松獨秀

寒江

神鴉歷歷楚山嶙舟過沿溪第五橋霜葉亂飛紅着面風楊瓢盡白垂腰穿林小犬疑生客失渡漁人問熟樵郤笑坡仙孤鶴夢不吹長笛轉吹簫

漢臣云是茗上一派着色法

誠之云偶然隹境天然巧句

美人

神女孅孅下碧潭拈花指甲意徵貪針穿子夜七月七繡踏晴郊三月三瓠齒香生疑有麝蛾眉綠濺郤

非蠹行人爲乏波斯眼錯恨晶簾色是藍
漢臣云是東華下關情戚
誠之云若近若遠尋尋其來

贈吳江彤雯弟茂才 大司馬益新公愛子

司馬庭前繞鳳雛彬彬典議悉三都烏衣子弟懸青
瑣譪戟門墻舞湛盧詩在洛陽唐顯慶文成河朔魏
黃初吳趨莫笑楓江冷已見彤雯滿院專
漢臣云有典有則
誠之云善標門第却覺清文迫出

和王烟客年伯七十自詠四作

瀟灑臨池趨大年宋元人復事依然秋巒數點雲屏

在春水三灣瀑布全花羃漁翁誰上下松喞鶴子不
虧圓披圖一對參軍紙勝續濠梁外史編

其二

東髮詞林早問津殷勤酒醴酹詩神言情不讓初唐
俊論體寧爲中晩民到處烟霞供墨漬自家村落肯
書貧却疑畫裏藏摩詰錦字翻爲白雪塵

其三

紆籌國本繫苞桑出入承顔宰相旁海內盡思王旦
簡家兒猶擁阮孚囊春秋兩祀天心白禮樂兼調月

氣黃宴飲西田艮不易頻年耕耨水禾莊

其四

八分書法久知名汗漫山花寫物情時共僧寮參藥
葉不妨鶴羽葬根莖謝家池館南天秀王氏圖書北
斗明照眼銀璜層次立仙人還着紫衣行
王太常工詩書尤善八分書动從乃祖文肅公乃
父緣山公學得詩禮之秘旨
漢臣云穠秀工巧絶似太常書幅
誠之云誦四詩如入太常西園林香水美陶鑄塵
心少陵所稱奎三象尺五天亦嫌俗矣

宓妃吟書呈高爾芬

金剪盈盈領袖睬學裁鷃鵡正呼耶春回繡閣如常
在月向歌樓不忍斜子晉欲偕泰女去魏王還爲宓
妃遮藤花蔓繞三槐綠姹婦應乘五色車

其二

玉臺神女下香塵弱挪輕稀處處春貲壓觥韆斜抱
月釵隨六博半拖雲疎篁雨後兒孫長錦帶風前姊
妹汾且脫霓裳修綺製森姑仙爪慣承恩
漢臣云光彩射人若左顧支而右玉尉
誠之云泰樓洛水風神宛然湧蔭苏來不必有之
乃爲假之

爲秋海棠羞金鳳花

人傳金鳳花姿娟方吳娃偏與海棠妬兩地報芳芽
一旦闕花使闕入淨身寺紛紛玉甲間染作宮人誌
海棠雖瘦梁孟儔青樓婢子皆低頭何復孤眠北堂
後深深掩淚朱顏羞見若呼爲斷腸草長春曼倩皆
懊惱豈知烈女啼殷紅五更歸雁泣西風寧與雞冠
皆下爲兄嫂不與金鳳臺前執灑埽

俗呼鳳仙娘子不屑與秋海棠同伴抑知鳳仙故菊婢耳張右史詩云金鳳乃婢妾紅紫徒相鮮則鳳仙之虜名冗對不齒於詩家可知秋海棠相傳爲女子懷人不至涕泣灑地而生色如婦面名斷

腸花貞烈見矣故與西府垂絲同名非皆初花比也

漢臣云秋花多淡逸其秀倩者獨芙蓉海棠耳然芙蓉宜遠不宜近未若海棠之幽韻獨絕也此詩應補入花史

識之云花帶貞性便堪品題增角秋艸中詩人具有正眼

織女諸星歌

織女織盡人間機帛度份份天幅齊扶筐載入皇妃
府配爲御女司廚俎汲水南河河梗長桁看玉井自
斟量中有權位能取𥁞積薪累槃如積水水穀交漬
天樽中酒旗搖漾梆枝風無如四日連三杵離宮別
室殆相舉出侍軒轅御女從每慚薄命少歡同不如
外庭御女者逍遙立在長垣野東來丈人農家蓑魚
鱉紛紛鷄犬多箕前斗下糠皮盡市樓車肆南門近
器府縱橫三十餘一任君家婦所需西來丈人何赫
奕問諸七公公不識有子有孫名老人宗人宗正與
等倫廁下屎星如斗大外廚灑埽無奈可憐灑掃
外廚妻射狼弧矢相遮迷鉤鈐鍵閉摩其領左旗右
旗環軍井往征西代及秦方一女自稱周后王天庾
豊如薪藁東天田九坎盈金谷天苑大如九州河天

園瓜莖繁枝柯黿魚躍躍跳天尾野鷄飛飛銜天市
喑有司非司祿神不免螣蛇入室頻讒人附耳卷其
舌閃爍招搖欺日月三台閣道皆虛危侍臣從官聞
轟雷徒作人間一敗曰安能長守天棓後吾守吾貞
不下機離珠燦燦離瑜奇牛郎雖賤亦吾侶王良執
綏造父御七月七日天津[illegible]瓠瓜花落人天嬌可憐
周室一女主諸王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鼠不如仍作一處女終
日徜徉女牀處

漢臣云識天川以織錦生花手出之天官書內又開一奇徑

詠之云雖廿石於腳中何足奇奇在運筆之妙正如天孫之織耳

七夕定山小飲

汀前白鶴任東西樹暗花枝鳥眼迷織女停梭將入夢漁翁晒網得忘機潮知避弩中流裡石爲能言夜半澌有暇相醻神胙日一江烟水浸玻璃

漢臣云織塈題那得此蕭疎曠遠

詠之云織女停梭漁翁晒網正村中事耳莫泥題中七夕看爲妙

石首令陶石長餞行江上僧舍得新月

驚起山頭月清陰此夜生豈緣頑客雨如爲主人晴烟霞來道者蔬筍薦詩僧忍作河梁曲揮絃馬上聽

詠之云如此餞行主客俱不負江山風月可傳可傳

宿夏口

雨濕江邨樹飄零雜荳花雞豚搖尾入風動月疎柳

漢臣云如詔如月令

逢采采妓

山嵐添雨脚水漲失潮頭桃葉紛紛下何人倚翠樓

漢臣云碧天無際太空流使人自遠

詠之云別思難堪題中不說別亦說逢最妙

偶見

縞素佳人謁太清焚香百拜董雙成金鑪罷獻心如水未免低眉顧後生

漢臣云情景俱深荷

詠之云可當帝謫降人

燕湖江中望孫夫人

龍躍鳧磯蘆蔑珠珊瑚海底盡卿睹影和寒月春深閒說與湘君總不如

漢臣云表章節烈難得如此有菊秀蘭芳之歎

詠之云似專爲湘君須會意抑揚之外

贈趙隱君玉潤

築竹河之干伊人在考槃仰觀天宇潤坐對海風寒一路深林逈幽岡短樹完花濃霓月淡霞散覺峰攢老客年年醉兒孫事事安所期應不遠魚鳥話無端愧我氷稜句長將玉潤看

漢臣云神以樸勝

詠之云真隱福真古詩

送內翰程翼蒼由蘇學正之任北雍

虎觀橫經道已東須書仍使纂三通緋衣列坐皆王子絳帳危居只寓公思入青冥雲不霧詞連秀嶂草先風梅花惹得與人醉茂苑香飄薊水中

漢臣云蒼翠之色撲人襟袖間

詠之云高調本沉著而出秀句以老到而工

送邑侯黃郁巖還鄆州

紅幕花飛五月時弭弓駿馬向南池心如惠水泉三尺夢到高魚酒一巵夜坐敢談宣室事早朝還和禁中詩吳民淚灑羊碑石忍賦歸來晁補之

其二

平生車騎起邊城書角聲和子夜笙燕入官寮如聽法鸞棲客舍欲停刑千家五袴隨燃炬合浦雙珠映水晶爲報潯陽幾株柳督郵何故苦垂青

其三

箕不揚塵斗不灰吳山表裏盡宣威西門有豹能驅鬼河伯無妻却恨誰人面愛憎憑此日予心淸白自朝暉翎花落地還穿嶺跨馬高平魏相回

其四

行旌飄動子規烟一路焚香拜董宣仙在蓬萊非市地雁隨陽影却歸川懸瓢頗有支機石浙米元無飼鶴田泉出梁溪還入海不知何日更爲泉

漢臣云才若貫珠氣同到峽以郁翁之長才勁節當之並堪不朽 誠之云金精玉液噴薄筆端驚霞絳雰零亂塵尾

寄懷陳淇瞻司李臨安任所

陽暮多倒影蜘山如有聲土番容佞佛湖鳥慣欺生燹隸官寮淨檳榔野外明不勞沙印跡同作浣江醒

漢臣云寫土風似子美夔州諸作 誠之云雲霞重疊氣邑里雜鮫人奇㩁之句復見此手勝

秋晚觀漲者

蜩螗初沸日遭子一池新水閣凉侵鳥花房露濕人雲深拚縱酒月白漫焚薰陡引寒泉動秋光百丈分美人疑有恨到處濯衫裙

漢臣云臨去秋波無限 誠之云較若邪採蓮更有幽靚

洶河船

寒月子嶲鳴蘆花飛有聲鷄鶋無山志鵜鶘逐水情嗟彼鵜鶘鳥莫傍漁船生漁郞與漁婦昨夜水邊聽洶河胡大有數升掠盡前汀水底鯉

漢臣云從布魚過河泣化出 誠之云鵜鶘爲漁郞虐何異吏胥狠虎隱諷惻然

妓女折李子

五月香聞禁籞芬蕤纖手折一枝金李白耶李赤耶

堪憐李赤非李白何云家莫勝家禽

漢臣云古今事拈來便合豈非奇慧

誠之云想頭異句法亦異似謠似讖

楚歸宿磨盤墩

盤埡水曲是山猫不定漁船覓椰條黃鳥交交孤樹

怯秋蟲喞喞五更勞風生後院綠容淨雨在前村白

氣高鄉夢引人看淚竹可堪歸柝塘中敲

漢臣云警快之句徐山陰所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者也

誠之云吾最愛其律細而字穩

采石山訪陶宜之村落已暮

露圃霜林白鹿場愁無松粉作山糧兒因父老曾推

食嫂爲兄公亦捧漿蠶箔不妨鋪藥草酒帘長自掛

蒼莨迷離古墓行人黑指點漁燈路幾行

誠之云眼前村落句都無人道得出

與九儀爾長兩兄暨震乾侄香令恂令兒遊鄧

尉山途遇名姬作

萋萋春色正當軒車馬紛綸出大田看竹不須兄子

敬尋梅何事妻逋仙食遊犢子暘和地學語兒曹艷

冶天鳥帶殘香歸別苑枝枝葉葉總花鈿

漢臣云春山艷冶而如笑

誠之云映帶佳麗全不着相正是林下美人耶

嘲外史

珍珠海外任高量獨向貧村理半瑞三國虛名徒混

蜀五朝殘史更荒唐行間塲語談天拙筆下叢叢說

鬼怍郎墨無封毛穎去知君枝葉褪花房

漢臣云禘畫稗官家典

誠之云人志演俗穢流肺腑須此藥石之攻

與朱力仁羽士談養生呈施愼五

花落蒂重英髮皓不重青春花與秋髮來去有將迎

金風謀面得金氣入肌迸陣陣寒螿催旅思低低小

鳥喚幽情藥草自甘三月死蜉蝣祗有六時生誰道

扁盧能續命青囊早已墮丹經吾已矣人生大夢空

三島瓊華可嘅不可飽欲進人參酒一升羲馭馳馳

百務攪冬祁寒夏冱陰蘆花搣揳傷人心武火不將

文火熟道人何計養辛壬養辛壬一寸光陰一寸金

才得身閒病不侵

漢臣云拈出一閒字是養生金針丹經參同俱爲剩語

誠之云不棄虛與實見大道所謂非其人而言之必大笑者也

楚寓與熊進士雪巖

樹色隨霜變花陰傍月遷毿毿身短褐又是小寒天

其二

江楊辭舊綠山鳥亂新紅過客無多事停橈候好風

漢臣云只是駒無一事寫出便爾瀟灑 誠之云相敘歷冬春無一閒言語難得如此主客

與維夏觀文暨公顧載錫任擬流觴曲水故事

與君十寒暑曾無十日游芳草年年秀清癯處處秋人聲聞隔水鳥影過虛舟趂此無邊月携來自在丘繫月松梢上權爲酒國泗如詩不成律罰以五斗卣庶幾山巨源堪作酒鄉侯鐏鑵因風積糟醨浥露浮

醒人莫相笑沉醉是嘉謀

漢臣云應作觴政敘使七賢八仙皆倒 誠之云題是擬流觴曲水詩中別有感慨全不涉末和故事妙妙

開州旅宿望子路墓

曾登顓項城城下空黃沙野店藤爲蚼山君菜作花午餐容易火薄酒不知茶厭衣駐庭月烏烏聲寥寥縱日古糟丘朝歌亦暮蛙金陵河滴瀝畫舫人鬖鬖何如仲由墓到處松杉遐仲由墓有三

漢臣云只紀野景不借墓中人立論渺然遐舉 誠之云到處松杉遐幾於孔陵矣寫望中意已至

讀司馬長卿凌雲賦感懷劉長卿

君臣唱和迥如天安得凌雲賦殿前孝武御函多翰墨玄宗封事半詩篇甄生縱有猗蘭操蕭寺難停芳竹船同一長卿何侘傺才人巷遇本難言

漢臣云憑弔千秋遇合之感足使才人揮涕 誠之云已爲文房吐氣正何必狗監知己耶

宿鱘魚觜

月色晶晶起射干徘徊四野作朝看魚穿金甲浮新霽蟲着蓑衣帶曉寒客况不堪秋疊夢歸帆準擬夜乘翰商船橫截一江水江自東西我自安

漢臣云寫景幽細晚唐上乘 誠之云得句新警不妨帶巧

薛門呂氏姑母榮節

烟浮埭里得芳叢鳳鳥孤棲一葉紅色借翟褕傳錦樣聲調絲管協黃鍾金梭宕漾心如月帶草縱橫意可風奕奕五彪咸執御何愁婺女不珠宮公豪兄弟五人

漢臣云二蘇並作金石聲 誠之云莞中帶莊不愧二字本色

金閶項母方孺人八十

皐亭女星來閶闔不屬馬七香車芍藥春腓仙子麗芙蓉秋水鹿門居見偶人間得仙客項橐之後維

崑石手擲天漿紅露盤筵開寶饌青鸞食靖伯雙珠出掌中芸衫繡袴皆春容何妨折節相如蘭舉酒碧桃花下同　崑石之子靖伯

漢臣云絕世奇麗此詩中七寶沉香座也
誠之云有富豪氣亦有神仙氣邦有幽氣運之

社飲偕泰公盤侯駿聲吳子沂同眺

三星在霤影參差斗酒同傾費不訾月曉尚銜杯待日鐘鳴誰聽瑟吹詩村村牧豎燃朝火處處漁郎驪夕衣社飲壺漿隨路得何須買笑更生疑

漢臣云深得詩家鍊字鍊句法
誠之云醉鄉記耶然古人無此俊語

偶吟

論文江左學昭明大半膚清骨未清吟就五言如一醉坡仙笑我是詩丁

漢臣云前無古人後有詩丁
誠之云能斗酒詩百篇者許與語此

臨安懷古

官家妓女解琵琶字裏凄凄南渡娃海氣漸生五里霧江潮休灌六橋花

漢臣云興古之感更以不盡爲高
誠之云聲是竹枝情含麥秀

與古開和尚

芙蓉池畔一僧伽深鎖招提不見花月到禪林人下榻巢依佛頂鳥當家

漢臣云心清聞妙香
誠之云爲滚滚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者晨鐘發省

漁家樂

春花一林足飛在山家屋須臾嵐氣收雨霽氷稜縮山下半漁郎既罷滿罷酥雨脈風差池蟲蟲漁婦逐漫學羣兒水上游桃花李花相對浮桃花不得村妝好李花不忌粱園草漁郎笑折一枝花漁婦報之醻酥早

漢臣云寫野景作諧調儼見雅人深致彼避俗事俗語者正坐不能脫俗耳
誠之云漁郎漁婦花酒相酬不說得魚事妙妙

張敬修八十翁連環曲

八十老善爲寶享我嚴粱肉兼魚稻笑看萊子斑衣堂前嬉戲同小草八十翁琴理冲絃加文武四海共薰風戒操龜山美里宋斤魯削各爲雄八十載心無外蘊藻溪毛寒苦常如耐饑人問我丹爐澤有黃金山有蓮君八十如五十紺眼方瞳森森丹嶂立他年跨馬緋衣屋下三槐枝戴香與君酌酒兮八十椿

厭厭夜飲無歸賓主歡如鰈小婢當窓司啓閤與君鼓琴兮八十分每一分制一弄清妙聲繇繇雖當盛暑意如春與君保宗兮八十子繇繇瓜瓞千行家室常如此聞禮聞詩退而喜與君祈年兮百八十開雲野鶴孤松不謀而自集歎彼錢彭空汲汲

漢臣云似戲似眞具無礙大神通力
誠之云不於琴操中寫山水却寫家常婦子之歡最近情最新警

早發京口

兩岸風帆掛斗箕鐘聲喚起夜航齊潮生古渡江彌

濶雨漫空林天漸低酒國有鄉斯有醉琴床無色亦無迷吳牛鋪記團圞月走盡洲邊蘆荻磯

漢臣云五六可銘座右
誠之云歸舟載不之人有此臨風浩歌之致覺清籟滿耳

過龍江關

霜下輪蹄幾觸藩隨風蹀躞到江關梅花入夢寒香在桂子飄衣古色殘老吏漸知沉宦海高人誰肯近冰山前林有鳥啼黃葉喚我樵柴北固灣

漢臣云自待何等薪齋傲骨寒心于此想見一斑
誠之云一片冰心在玉壺心境俱清絶詩那得不佳

過邯鄲仙祖祠見盧生睡像

整日盧生目不開欲扳呂祖夢中來丹梯許借頑仙道白晝能昇野鹿胎山下金英垂馬服河邊寶鼎傍龍爐黃粱熟後饑人少一飯無門獨我哀

漢臣云不作空虛語
誠之云欲以邯鄲黃粱飽盡天下餓腹此是作者意中事

爲竺道生演法

雲帆拂拂漾天船船自撐雲到碧天大士閉關能見

月高僧卓錫即流泉泉有魚月有花魚採鳥影皆亡去花笑人言亦枉然着意尋花仍隔面無心弄月却飛仙花與月本虛圓鳥與魚何跡蹤魚知上水水還逆鳥不避人人亦前而彼捕鳥者機殺相鈎牽譬諸說法人辭義滋纒綿謂彼石可轉謂儂僧可仙僧耶石耶何其頑不解點頭猶有相僧貪說法豈無愆緬彼太虛一炁耳兩儀四象何多言惟無言意轉圓僧似石人頑不語始知頑不點頭禪

漢臣云二十四義一齊道似東坡禪頌
誠之云不是翻案語正指點實際耳

登閱江樓懐米學士濂

晨星一二點天荒匹馬辭朝早渡江擎㨖無聲颭影
靜籌邊草疏正徬徨

漢臣云不加評論正自鄭重
識之云為學士傳神

讀古偶懐

欃槍夭矯橫天經骨肉離支不可聽羊祜兩軍猶贈
藥田眞同氣忍分荆同氣無如磁與鐵有時離間成
[illegible]孽鄉土茫茫作寄生宮庭變起要離血臣子之憯
[illegible]所為借問君憯使者誰如果賢奸明似髮何緣忠

孝棄如灰殿前左儒哀死友殿下子奇離活叟輶軒
當日豈忘之不與周宣訊可否

漢臣云蘇子美讀漢書無此痛快
識之云千古正論眞可作詩中史

懷魯仲連

陂陵鳥道徑難尋草木覡孳浥霧深黃犬安知獵後
事青魚誰識釣前心湛盧淚洒鴟夷憶匕首風生督
亢箴維我魯連知出處功高不賞去淄陰

漢臣云喚醒千古一切英雄痴夢
識之云從仲連不見所欲寫出頑頑一世之桀

悲顧抱玉蒙師

八齡章句苦盤旋嚴父鞭驅到孔川滕上朱書塗幾
筆行間白字更加鐫初看大學如天樣徐理倘書近
卩邊可惜師容同夜影郎官衣繡亦徒然

漢臣云愈淺近愈切至性情之言
識之云可為郵夫子增重可謂不失赤子之心

馬翼雲師命賦花雪二字每句雪花相連時年
九歲卩占成誦今錄之四十餘春不覺其髮如
花心如雪也

雪花飄漾似寒菱花到寒菱雪已傾弱雪宜花交弄
影花濃點雪獨無聲凝兒劃雪成花樣神女吞花化

雪形月下看花渾似雪不知花雪有誰爭

漢臣云與子畏花月吟相伯仲
識之云錦心繡口却嚼雪吞冰乃有此佳構

挺秀堂會集和錢磯日韻

超宗入座吐琳瑯蘭畹芝田秀滿匡語道自來無六
國論詩畢竟有三唐窓前綺製誰高下席上牙籤任
短長江左知名魚貫入獨憐門外轉彷徨

漢臣云高唱絶俗
識之云詩亦挺秀綺製百篇中罕見其儔

臥雲堂宴集并和

黃花初綻一園秋紫蓼茱萸總勝游詩社有時懶燕

子文心無處不浮鷗泉深故縱登山屐酒盡猶採注
水籌此夜笙歌通子建臥雲堂上列王劉
漢臣云開美韡華兼襄陽摩詰之長
誠之云竟如王劉一則清談

壽渠丘劉母李太夫人

相府賢嬪意不群殷殷孝養動天親江妃自覺秦皇
淺西母何知漢武尊手製春花開錦樣眼看秋色到
繭蓀長齋坐向三山日北海於今頌女姺
漢臣云心眼在崑崙赤城之巔
誠之云從閶闔寫出做覡千秋之意甚奇

無知和尙錫山開講和鄒木石年兒

師來尺五法王筵妙演眞乘意不傳偶說曇華無上
義都空澄觀大千言馬參若護龍山月象教疑開舜
嶺天落落香風花雨後鐵衣消瘦復枯禪
漢臣云隨處說法能使石人點頭
誠之云憶贈耆公雜花篇亦拈此須冷然同致

楚卿夜渡呈盧濬園先生

風颿一片指星槎鄉思迢迢五夜催魚動始知滄海
岸龜浮方覩老人堆天行北落如無奈月到南河更
有誰淨掃胸中塵百斛去看秋水大鵬回
漢臣云星隨平野濶月湧大江流胸次如許
誠之云天行北落一聯諷之神骨儼然欲搔首問

帝座

田家辭

大紅小紅爭碎纑動作屑屑田畦奴當地魚鹽資販
者隔山焰火問樵夫回頭一顧家鶡鵙行脚何如客
鶡鵙此日應鬪鬪不得兒郎初剖蔓生瓠
漢臣云一幅桃源圖
誠之云唐人田家辭外另出新意

過維揚

南來駐馬岾嶃岏山壁蹇跜忍書稜泰岱五松辭帝
寵楊州雙檜護僧寒人游小草衣方露鳥浴流泉翠
未乾都恨吳雲歸處淡漁船花鼓正嚾嚾
漢臣云瞻顧別有寄託
誠之云吾最愛鳥浴流泉句似王摩詰口色冷青松欲画之可着筆耶

劉彙升尊人震東日耆之慶

華冠縱履出蓺塀頻埽堦前紅葉霜雨前中秋秞米
飯晴開重九菊花觴三分月色憑君買一度星槎我
獨航有子懷珠明徑寸文犀寶鹿盡含光
漢臣云正以眞率豁人組織
誠之云間爲別調香山習山之間

鄒晉年原配徐孺人投淵殉節

金花作勝倚肩寒對鏡無多灑淚看繡戶幾繙青史帙朱屏深鎖白喪冠天邊何處調鸞馭水底于今逐馬鞍一夜香魂歸蘐里貞姬今子得雙安

漢臣云悲風動地來

廣濟劉諱洪瑶吳諱瑾兩孝廉訟獅頭山風水五年不決余莅任蘄陽怪之不遠二百里親詣葬所見其上純石無土又無草木歎曰此石山之童者耳訟何益吳族有柿骨二瓶盜葬其中急命土人掘之見白蟻纍纍骨已爲灰吳知言

壞之非劉知龍腦之謬各無言而退是日宿馬口寺中作

平生結穴在心田敢向堪輿理未然馬口寺邊聽雀角獅頭山下卜龍涎吳人會葬知虛實劉子來朝說正偏起視寒灰惟白蚍陰陽甚擇兩無言

漢臣云可補循良傳中一則典故采風者宜亟錄之

誠之云馬口獅頭雀角龍涎天巧驚人以兩孝廉風水之案傳一使君錦繡之章甚奇甚奇

登九龍山石門與徐魯詹語

石磴霜苔不可攀猿啼鳥道見孤山無人買得寒潭去讓與閒雲自往還

漢臣云心眼開甚作行雲不關耳

誠之云石門有遊仙此詩疑仙筆

與練川扶風談翁

能寒鶴水一溪芳采藥常隨費長房碧眼真人知避晉手稜太史却修唐酒鄉無稅紅雲好吟粘多才白雪長此際浣花餘尺地閒身不礙薜蘿裳

漢臣云扶風爲練川高士讀此慨然想見其人

誠之云辟世翁帶文人致不可不爲寫照

懷王仙客無雙故事

花葉同根未忍分芊眠楊柳各爲春飛鴻過處君當

路遊騎歸時婢倚門待詔新添醫藥使重樓高鎖病宮人聞聲隔世猶相憶驛令遲遲不耐頻

漢臣云只敘述舊事已生面重開殊其靈氣恍惚故

誠之云無雙欲求人間有心人一節定堪千古追詠得此淡淡寫出

秋日渊景陽井遺蹟

雙棲一夜失江村嘹喨征鴻已數迴明月帶霜空自曉鮮花入溷有誰珍書歸千里蘼蕪色夢到三更激灩雲無數嬪妃趨辱井靈均何故不招魂

漢臣云千古傷心事政須此哀濃之音寫之

誠之云麗華香魂猶作化白練光豈不甘一辱字

耶其如詩人之筆何

贈荊溪蔣東衎茂才爲曹心廣見訪

墨氣能輕十戶貲芸鋤諸史似茅茨金門獻策雙韓椽絳帳論經一馬師滋味家園堪入茗風光到處總宜詩任公臺下球璣滚積雪他年訪棹時

漢臣云朴厚彷彿儲光羲 誠之云髣髴大本色然廣見蘊藉

祝臨安陳又參之母徐孺人

爲婦心勞縷縷金吳人初度越家針巾車隱約飄羅袂翠羽扶疎拂玳簪蓮子葉開青玉案桂花香爕綠

珠穟三天一夜爐烟起此地猶聞錦瑟音

漢臣云雋句可書書屏 誠之云非閨房之秀不足當之何必定爲壽母頌耶

錢塘晚寓

日色催行估濤聲起臥猿不知門外泊猶有賣花船

漢臣云幽境險句却是絕妙好辭 誠之云忙者自忙閑者自閑含蘊可思

余在靳陽得古靈壽杖一枝與瀛芝兄兄進與占恒伯爲一時嘉瑞喜而作歌

吾聞郴水之陽産靈木枝幹扶疎開眼目一節能生五色花花房常惹鵷雛宿白豹山人削作笻笻有三枝跨海東一與浩翁履虎中鬚牙如戟流長虹兩虎不鬭號清風一與赤城老人裁作蒼藤杖馳之驟之千仞上八駿無顏自駘蕩尙遺一杖山之陰蒼紋白筍垂精金西南豹霧不能霾是藤是竹還是木千年以下無人識滿山青黃與碧綠吾在靳陽德意新山人杖策遊吾庭一埽南箕糠粃匀仲兄瀛芝見之喜焚香盥手來相使歸吾百歲之老親兮謝吾子吾子來扶吾杖兮山之垓鳥送白茅成玅臺猿貽鮮菓作

長齋子不來杖扶我兮山之隩牛郞負鼓天津噪織女提筐繅華道如此靈奇今所希無邊瑤草牽人衣人間鷄犬驚相飛伯兄誠之已七十皆云茲杖人靡及季子之功兮什襲季子自言儂何功天之所賜維人龍非吾伯翁疇與宗錫諸嘉名曰靈壽伯兄唯唯仲兄又是爲吾門父子兄弟之良遘

漢臣云槎枒奇崛筆力走絕唐惟玉川宋則雙井 誠之云吾父齊九袠猶持此杖登臨翩翩若仙今閱六年追憶愴懷讀弟詩不禁流涕與杜老桃竹杖引爭奇即吾親不死矣

題王石谷畫幅

人言姿媚自天生爾獨芊眠繞地行得意烟嵐隨手劃無邊波浪任心傾時花語鳥添供奉錦石文魚潤筆精除是美人能不笑繪聲裂處見卿卿

誠之云得解衣磅礴之意

賀梁冲天大都督

一紙靈符呪六丁長江白練總降旌內階高映文昌府閣道斜看武將星馬戲瀛洲紅日擁鑾判瀚海翠華傾朱輪赤軛朝天後鐵券銀書下九層

漢臣云奇壯何减五更鼓角
誠之云雄麗中帶馬鳴蕭蕭之致

張學憲玉甲重修邵文莊公二泉書院落成

卯首得高蔭悠然栖所懷二泉融融流九龍與之偕中有邵夫子垂衣坐三槐點易不知老菁草成香孩抄義藏碑碣而今長緣苔凄其風雨夜沙鳥宿山齋燕中張學使瞻顧啓深衷重疏滴露井三拜讀書臺春錦聞風至儒生荷土垓後院蓬蒿歌前軒松柏開橫渠新泮水燕子復歸來誰似春申宅文離說楚才

漢臣云恭深之篤欲與策箱爭古
誠之云能動人感慨亦能動人仰止

汝陽旅店訪葛洪陂不值

祁虎多草色野月明荒池荊棘無心刺薔薇偏惹衣欲將魚作菜無奈酒為醯肅肅嗟蚜去乘雲望南娭南娭嗁不見回首葛陂非

漢臣云欲葬巳忘言
誠之云得無有浮雲蔽日長安不見之懷耶

緡雲登吏隱山有感

身如桃梗去飄颻花落花開幾暮朝僧在龍泉惟聽雨魚遊鴈蕩不知潮誰家抖擻驅零騎大半蜘躇學懶樵萬乘陵高虛鎗鑰只應漚鳥吽山椒

漢臣云胸懷在百尺樓上
誠之云自寓中夜起舞之思非徒悲未拂衣者

虞姬墓

鬒雲堆盡楚陂殤恨殺陰陵渡口差籠鳥還山羞翠羽罾魚落水故鬖髿枯僧猶種虞姬草野老安知項藉花六國佳人隨炬盡祇留三戶一笄珈

漢臣云六國之宮女如花不如三戶之虞姬一草感慨繫之
誠之云如桑生動操能令美人草翩然而舞

為嚴子惠京視其尊人孟虎先生尊慈宗孺人

嚴武宗風與世垂佳兒佳婦拜香幃文成五色開生面賦入三宮喜翠眉玉笋淬移銀闕上蘭心飄到橋

州回此時親署長生字一挽天池沁酒杯

漢臣云句向夜深思歸天外 誠之云文成五色賦入三宮二語乃弟自爲寫照耳

輓嘉禾鍾琴俠之母沈孺人

琴臺有嫗習絲綸落落眠蠶倍組紃月暗牛邊驚海日珠歸合浦泣鮫人蓮房已就荷花老桐乳初濃梧葉分教子力耕毋受祿惟餘燈火伴詩文

漢臣云精麗似楊大年 誠之云挽詩中自饒情趣無楚些套語

祝劉正平令配周孺人

淑女依劉得所宗相將令子入西廱詩中芳草開清

晝書裏幽蘭怯曉風酒濺蛾眉分遠色黴流素指得春容蕭郎舞鏡猶前夜一笑差池已卌瞳

漢臣云寫出林下風流 誠之云祝白髮之偶若畫眉于飛閒情入妙

爲陳淇瞻司李尊慈邵太孺人慶

西麓初聞玉女簫簫燈隻影發光遥金鈿帶雪流脂嶺霞帔含霜出練橋胥蝶新花如佩蛻眠蠶小樹暗塗椒瑤環幸得承天寵誰道牂牁不早朝是時淇瞻任滇南

漢臣云清酣穠緻似飲瓊漿玉液 誠之云金鈿霞帔他手用之必俗於此却見奇艷

送蔣路然虞山讀書

康成歸後有參同惠水虞山一徑通疊疊雞談留夜月巖巖虎座試春風投甘莫比香醪易茹苦曾經醋瓮中學破五車猶負笈知君才是小安豐

漢臣云風致翩然三立 誠之云爲皐比生色却行帶規意

施有一文學之母湯太君五十

梅花初度海棠時西家有女字于施故將夷光比顏色粲然見齒稱知希條桑中夜看蠶好摳衣徐向高禖禱生子當如陸士衡片片瑤光天外討廣文先生初食貧采緵垂鑷襄璚玟滅火不妨螢入戶探泉又

見雪當門士衡文成一十五文心秀作雕盤舞取映隨人明月珠珠光迴照東亭母而今母氏復五十鸞鏡清輝姿暈暈瑤姬長發九圍祥稍有湯孫與孔伋孔伋趨湯孫立家無雞犬足留難洞有魚龍來拂把將與大衍之數五五而十十

漢臣云組織甚密妙在了無痕迹 誠之云如王謝子弟自述家風富貴中別有名勝

琴友謝客巖虔奉純陽仙祖

鐵笛飛聲到草茅謝巖何似呂巖高幾番度盡梅花曲心與琴林一樣操

漢臣云自然巧合非竹非肉之間

送張玉甲學使　北上排律

文成匹練是泫暉旋轉瑶光近紫微豸繡緋緋才子色龍香苒苒聖人衣王良有路先携策傅說無心巳握機時吐夜光通月窟便含朝氣入天扉身遊棘院君恩重夢繞西山客意非留舄始知春有脚攀轅不覺淚盈睎三都左思書連屋七步陳留句滿幃自分㹠兒垂頤少何期虎觀落毛肥桃花李花夾江岸赤羽白羽馳皇畿門下相公孤捧日臺前侍史揚餘輝

漢臣云覺藻聯翩出以勝氣絶無俳偶習
誠之云頡之藻思滿眼謝之秋水芙蓉兼美爲難於排律更難

楚邸中裳宮百朋寔長屢㕘設醴席中奉謝

卸邸䒷冠是阿裳朱輪書戟總虚空風吹濟北三層絮月照淮南一斗春天遐笙簫清白吏人情還憶孔方兄如君酒醴設筵席亦向寅僚冷落中

漢臣云調孤韻高霜天曉角
誠之云亦覺怨宗如弟之兩袖清風乃不妨怨

爲繡裳弟之恩擬姑龔氏表節

爲憶青陵謹護身不將脂粉伴朝昏砧敲素月仙衣冷唄入清宵佛火匀鳥怨大都呼杜宇竹愁常似說湘君內家小阮堪承節棹楔亭亭　賜里門

漢臣云點染生動正在停針不語時
誠之云以香奩韻詠節似離實合最見作手

爲許子潤尊慈李節母

紫蓼青葵手自將不堪針線理鴛鴦孀閨種有三珠樹佛座惟聞一瓣香燕入重門君可賀易占磐石世其昌天書下闕來雙鳳習習翬飛大練裳

誠之云最得甘節之意仍是流麗之章

九日澄懷諸子集硹疆園論書爲沈子伊在賦

秋入吳山橘柚匀登高仰首興還頻思春莫到紅樓院對酒相將白社村畫裏烟波人在水墨中鱗爪氣爲雲神龍若肯降沈子誰謂諸梁不好眞

漢臣云句妙如遠水輕雲
誠之云九日也朗然而龍龍在畫中耶詩中耶

許孝子封股療毋　君揚

含蓼十載奉漚麻殘蠟中宵困女媧炎帝但傳疏病草微生能得返冤花丹方肘後藏三畧一七懷中動六珈毋氏延齡登壽考　朝恩將與歲星遐

漢臣云質而蒨動人心目
誠之云似帶蘼今詭得刲股歎書

蔡茂卿工花鳥已躋稀齡

新裁手蹟似宜和鸂鶒鵁鶄入畫多浥露衣裳分茜
草粘花指甲頻湘娥高才幾得登青史名下由來老
碧蘿夜靜三天鳴曉鶴孤節一叟醉摩抄
漢臣云楮上嫣然欲語
誠之云頗爲老画師生色

重九後一日吟齋諸子集薛偉楚兒含綠堂分
韻

醉罷茱萸學懶殘誰携僚友復登壇堦前竹影月侵

畫屋裏秋聲人閉關却遇黃花思蘸筆爲憐桐葉欲
書欄新詞巧若連機碓紙價于今長木難
漢臣云三四是中唐絕勝在紫微承吉之間
誠之云妙寫含綠鮮潤欲滴

壽陳斂公之母

井臼當家體自胖荊釵不借美人冠三分遠志宜長
日一路防風爲小寒未許詩人歌白紵只堪高士賦
冰紈兒能養志怡清節鳳管常調玉女鸞斂公善笙歌
漢臣云昔人有好作藥石詩者未若中聯之工妙
誠之云愛日之誠與惟疾之憂却帶戲寫出何筆
情之妙也

鈕孟蓮之長君元翼能世其晉群季亦濟濟賦
呈岐杏高丈同術

淡日微風漾太淸竹庄花院幾人迎丹書岐伯於今
見藥草神農所未名鶴和有情怡短髮鴛行以次系
長纓隣兒漫數千株樹誰識琅玕遍地生
漢臣云可作橘林佳話
誠之云醫不執方醫者意也得無於詩中指示乎

練川王研存年伯劝予戒韮詩頌

傳書何必義與胡笑語蘄渠膝下呼龐楚乍開和氏
玉蛟龍爭姤木蘭珠平津賓客知誰尚吳地童蒙此

獨殊天子東游黃澤水君家應獻白沙駒
漢臣云琅琅珠玉照人
誠之云寧馨兒可愛麗句最是入情

祝松陵沈留侯年友尊慈康太夫人

中丞初治北堂扉淑女臨粧對所思携出後宮仙鶴
錦篝來上苑牡丹枝蝶翻紅葉垂金粉鳥送黃裳作
素絲乍轉東風窺地力龍孫百尺正當時
漢臣云留侯逸才淸思掩映一時又麗詞佳句乃
其世傳故知非此詩不稱
誠之云矜貴之氣獨人是閨閣中見朝典

過上津橋訪朝眞觀朱力仁羽士

逡巡禮斗向瑶天體不勝衣學步偏鶴去無言惟蹕
息人來託病且新眠茶苗細拂三香水丹藥徐調二
火烟祗恨桃花飛滿路漁郎簑笠到門前
漢臣云似東坡白鶴觀詩
誠之云清氣逼人結句似有陶隱居仙庠之恨

崑山令李仲展先生視言和鄒中翰際五
袞衣曾借伯陽言紫氣遥臨鄭縣仙鹿嶺風篁增竹
色婁城雪樹拭梅烟乍停魚稅歛人喜巳服蒲鞭犴
狴眠子貢陂頭銀浪潋沙湖百里是蘇天
漢臣云樂郊風景宛然在目冀渤海傳乏此芳韻
誠之云王喬舄甫今香俱從烟墨現

爲徐坦齋封君暨元配顧太宜人慶
天子親諮頡上年貤封初艾喜齊肩宫人剪就波斯
錦令尹擎來陸地蓮有婦三妹能作賦佳兒一鶴巳
凌烟但逢清獻朝天日四海應無滞鐵船
漢臣云響高而骨堅
誠之云古錦爲章奇蓮爲氣

薪齋三集卷之三

黃家舒漢臣評
錫山呂　陽全五著
兄自咸誠之閱

詩 叶正韻

褒周叔稀齡鄉庄酌酒時詔宣中予殿臣執觶
文人皆競進君心獨守需涉獵內外典流連子史書
書窮不知老潑墨耕瑶草或向鳳池飛或走天門道
一字一絹酬唐帖開華藻如何安貧氏詩句亦安貧

種稻麋場下離離豌豆新豆花開落無人數村水高
低有漲痕君門迎綠水蒹葭正芳美簾穿燕子泥晉
落三星藻野塘無路水拖烟野水無垠翠接天夢中
五里復三里眼下花前更酒前笑殺紆朱紫朱紫多
愁喜五王何似六朝僧四姓空携三國史嶺上裁詩
劉長卿江邊使酒謫仙子不如南岸一漁郎蓬頭跣
足遊滄茫山中曾說西秦帝洞口原無晉魏王君懷
古道亦栩栩樵牧呼名吾是呂簞瓢蔬水足天真孔
顏樂處吾能舉男女各有天婚嫁豈無緣僧飯隨村

落儒稽只硯田烹葵剝棗斷風意大小公堂胥納簾寫入徵君餘慶圖弦歌聲裏盤飧費

漢臣云放言今古意氣豪逸供奉以後此調不傳久矣
誠之云輞川圖耶桃源圖耶畫在摩詰詩中覓之不盡

與龔駟玉晚遊壽生菴遇昔緣上人

蔓繞茵牽見佛宮勞人何意走松風一盂水貯天邊月滿座香留海上龍去會京因因說法宗如可頓頓忘宗歸來渡口啼烏急晚鐘猶挑万里春

漢臣云分明摹倣詩[illegible]
誠之云正借禪語游[illegible]點染非效門外漢作溪聲山色句也

爲爾長仲兄慶

融風吹甸恰仙居兄弟登臨幾歲餘人在五朝天欲老心遊三島夢觴胥花前綺戶調清瑟月夜扁舟弄鶺鴒且喜終軍工應對書聲還和鳥聲虛

漢臣云栩栩蓬蓬蒙莊化蝶書也
誠之云爾長弟清福已備享者不知祇者寫出便覺滄洲非遠

贈秦君隣年伯

久賦甘泉釣玉璜文章未老與還生偶因棊局思彈射便息漁機想獨醒八斗才留兒七步百年心寄酒三醒仙家傳說秦精語竹杖方從瑤草行

漢臣云琢句工巧幾于裁雲鏤冰
誠之云三四五六句相承寫忘機藏用最趣

家有剔牙松一枝生石洞中大可八圍曹易菴憲副暨誠之伯兄小飲其下屬詩見賞如韻奉訓坐中君隣邇光愼三公眉鐵菴輩與余登眺爲樂數比之八仙云

弘景山中愛曉烟功施拳石已擎天初疑麈尾蟠千澗漸覺虬鱗聳八埏袖大米顛龍不住夢回丁令手難攀仙曹坐飲家園月高嘯微吟總入壎

漢臣云謝朓驚人句
誠之云與松俱古與石俱奇

學博朱霜劬之母錢太君苦節

雖烏長天獨立勞幽棲梓木更同條生兒忽似懷中鳳報主多於夢裏桃馬暢姑嫜皆入賀王褒弟子只離騷編年百氏遺孀母雪淚鉛槧作女鈔霜劬著列女鈔

漢臣云新雅中氣骨森森
誠之云題中雖有苦節字然終不肯着一學究頌語脫秀如此

贈陸隱君 思南

百味無如葵菜佳清眞父老只魚鰕蓮房自滴三更漏桂子何須八月花到巷雞豚皆認主出門烟火是吾家十年鮑叔金分管交道於今比泰華

漢臣云寫景幽邃令我神往

誠之云此君有子方孫芹或以第四句爲嫌不知詩意正以表其高致耳

詶馬文學公肖

惠水松聲夜起潮扶風馬氏遈龍標書淫靜處全翻楮草癖庭中半樹蕉吳地酒家遵魯社唐人詩句入明謡閒心坐筭梅花曆不覺春光到綠腰

漢臣云與會標舉宛然唐人叶韻

誠之云詩酒奁字拈來自見別趣

贈吳永超文學兼呈芝亭先生

名高何必拜銀青坐破衣裯一管寧風遣亂雲歸鷺嶺人隨芳草入鷗汀西湖鄉色看君醉鄧尉梅花豈獨醒夜飲琅玕歌未歇坐貲皆按海榴亭

漢臣云神韻[illegible]上[illegible]詩

誠之云細[illegible]

蜀中[illegible]兄[illegible]飲高梁河上時崑水僧在

坐談[illegible]臺鑿

鵃唳小鳥任呼觴宅轉桃笙說未央嶺上春如花一

醉聞中僧似客長忙安梨對對迎霜白笻竹枝枝帶日黃載月一船非有價只需郫酒費斟量

漢臣云坐燕臺談蜀事台情無限

誠之云僧着忙字似俗却談名勝殊雅見轉筆之妙

送邑貳尹彭述之轉漕　北上

吏隱如棲五姥山翳翳羽葆復江關箕連南斗糠粃淨畢麗天潰魚藻繁勞劄不妨訓聖主務蕘亦可獻郊壇廉名心賞功曹日百里推轅七郡攀

漢臣云語有關係不落送餞浮腔

誠之云麗處仍帶幽

計公遠山人携書片　北上戲題

惜墨如金矢不移蓮花露與硯池斯林開白鶴秋風響水到幽人夜月遲莫傍甕頭尋畢卓依俙紙上坐王維寒鴉愛入倪迂畫也向昭陽殿裏飛

漢臣云詩中書書中詩直參摩詰三昧結語尤見新奇

誠之云參錯用王維倪迂妙有含蓄

春日晚酌

紅梅有恨獨先傾窓下鐘籠色未青霧涌江天成一氣風來花鳥解同聲誰家寒食無傳燭幾處清明不

放箏酩酊故澆塵滓盡酒旗前路是箕星

漢臣云氣和調遠可方少陵花外江頭之什
誠之云每見放達人爲放達語未免落習氣此却渾然

憶申屠有涯醉吐麂餅故事

草木疇生野火來一枝橫着古仙臺龍蛇夜遯空留影蝃蝀朝隮不見胎爭席老人徒腐氣關門衲子亦庸材東家酒入西家醉潦倒于今倍可懷

漢臣云何減禪家棒喝何必禪家棒喝
誠之云是白社中淵明一輩人語

紊以巽邀飲山園歌友文娥並集

蕭聲飛過別家墻婉轉東風去復颺蹴踘山人猶按舞歡鬟妓女故焚香梅枝蔭鵲高低冷桃瓣隨魚上下忙一樣春光無去住晴鳩還帶雨鳩雙

漢臣云勝遊樂事可當一部鼓吹
誠之云靜淡人入少年場仍自風流可賞

陳愁亭隱君伉儷初度

閨門穆穆似柴桑愼守蘐[illegible]古意康柿子耐炎紅更實菊花知苦晩能香無勞淸磬和金偈偏引寒機到玉房百歲王价欄滿屋厭衣日下總焜煌

漢臣云麗以則
誠之云柿實菊香欄仍滿屋總得淸艷

秋思

秋抹湘江桂子裙紅螺蘸甲酒頻溫月開疎鏡元無影花動幽欄似有神酬對與君鷄鳩遠深情引我鷓鴣親宋邑何故知張碩空起天宮一段嗔

漢臣云飄飄欲仙意在廣寒宮裏
誠之云游情歸之於正看者不可不思

胡雲翼尊慈張孺人週甲

寶鈿流蘇象玉裝猶垂芃帶禮空王沙寒偏浴鵁鶄鳥花煖時聞橘柚香豸繡門楣推伯氏魚軒翟茀聽兒郎相將顙上羹遺母錫類天家作錦坊

漢臣云祝詩雖于寫景此偏有香韻
誠之云有前四句之清不妨後四句之麗

湯醫士節母陳孺人　元貞

蒲萄蔓繞藥王村獨坐貞姬二十旬手綻春衫圖鴈鳥心存秋草刈香尊湘靈錦瑟從風和緱氏丹書靜夜聞星落半天誰更補商家鸞繡女媧身

漢臣云想落天外得之箭碁更奇
誠之云語不出人頭地不肯落筆苦句入神

孔聖吟

尼山有草似靈蓍[illegible]泉文言百世貧小子漫題黃絹句何人能續衰[illegible]詩

漢臣云更不說破
誠之云四句不知經多少鍛煉

采石江訪太白捉月處不得

月下青山又上天何曾石筍印青蓮鶴愁無米趨前澗猱哭殘花向別園伐木聲隨漁鼓亂呼邪響和牧童喧歸心一路蘆花白到岸霏霏是紫烟

漢臣云皆不經人道語疑是太白再來
誠之云丐豪宕人以眞摯語正爾情深

踏靑即景

文君市上有金鋪棚列朱簾似短梳靑氣入林連雨後明妝滿路踏花初蠶貪嫩綠抽新繭鳥愛嫣紅刼舊敎醉眼不知春水至閒將竹杖去撑桴

漢臣云田園詩以眞朴貴耳此更朴而能秀
誠之云淡冶可畫

客思

榆錢待雨到湖西楚客何心去適齊愛着鮮衣如淚子懶拈紅線爲嬌妻潮光不定秦皇月風信誰凭堯女機夢入樵夫歸路穩松花還帶宛童栖

漢臣云鍾情自道風趣宛然
誠之云頗似采漢憶家可懲隣卭客之薄倖

酒星歌

天樽酌盡人中酒北斗倒流南斗首酒旗星射天河東王良傳說皆携缶

漢臣云可入古樂府
誠之云只四語何等力量

醉吟古

千鍾酒漬荷衣濕醉後語人人不揖前林日影到橋西欹身猶傍橋東立

漢臣云畫家所不能到
誠之云醉吟樂境陶陶然又惺惺然

春夜

春歸花似客寒到酒爲衣花落銜杯處月明尨吠時

漢臣云花客酒衣妙想絶對
誠之云似練句却似天生句

卓文君

酒旗搖八梆珠戶映三妻可惜當壚婦簪花賦白頭

漢臣云竹枝遺響入五言絶更難
誠之云爲文君增氣槩可與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句並傳

宿行春橋畔

鷄穿紅樹鬬應稀臥聽砧聲尙搗衣野老見人頻索醉山兒愛我獨[illegible]饕街談未識三王路壤擊何知五帝祠燈火漁家隨地澈反因莊嶽得安幾

漢臣云眼前風景寫出便眞
誠之云亦如挚漢集中語亦如醉吟先生詩

梅花曲

好風初扇五湖陰。好月眞如縷縷金。芍藥有情能作贈。梅花何恨獨挑琴。獨挑琴。婺女聞之失寸心

漢臣云妙在不多一字

誠之云所謂正聲耶所謂餘音嫋嫋者耶

宮詞

黃昏月上二十日。早起星明初一天。徧地花氈人不曉。東君裁就打鞦韆

漢臣云春思流宕幾不自持

誠之云最樸最麗最奇宮詞中罕見此等作

有感

懵夫不識字。終朝無一事。我亦愛眠勞勞入城市。酒人呼我沽百壺。我量何如青草湖。我量雖如青草湖。可憐百藝纏彫蔵。懿公不好鶴。鶴未嘗不樂。甯戚不飯牛。牛未嘗不休。子猷不種竹。竹未嘗不綠。倉頡不作書。書未嘗不備。余何爲兮識字。早童年到老滋紛攪。

漢臣云大悟徹語莫艸艸作放言讀

誠之云正勸人善識字耳倉頡不受過秦皇不滅罪

吳公亮伉儷齊眉喜其有子

子鶴當家說大年。遼風點染到芳筵。幾炊寒食清明後。一焙新茶穀雨前。花徑美人能不醉。天邊月色肯同圓。長康有意圖青鳥。便指瑤池作二泉。

漢臣云得來家梨不復蒸食爲其鮮爽

誠之云何其新脫至此

爲王修野尊慈鄒孺人賦輓

蘭陵有美姿婷婷。弄珠河曲起嬌鶯。爲婦三年不見日。但聞鶯語拂屏星。一夜西風顏色變。良人撒手歸蒲鞯。可憐湘女泣雙娥。西望衡山橫九面。落花長歎武陵漁。影和秋水到仙居。蓬萊闕下銀鐺鎖。合浦無情笑海珠。圓爐紡去霙霙雨。剉荐焚脂身自舉。如聽

湘靈五十絃。絃聲一斷復一縷。鳩鳥當窓不認人。當窓寡婦暗含顰。鳥看顰眼亦飛去。明日重來飛滿村。爲報鳩雛羽毛好。偷窺鳳閣梯雲早。青藜有火照儒書。萬卷烟塵皆電掃。獨憐吾母搗孤砧。砧與文章一様深。彈琴空有鸞凰調。學奕無如鴻鵠心。自從風雨後。浥盡滄江溜。春歸花不歸。憔悴西施瘦。月上海棠稀。海棠紅不就。離人背月數櫻桃。櫻桃未熟鳥先嘲。鳥因鳳死投煢煢。我爲兒郎忍藉茅。兒郎獻策金門候。使我未亡人復壽。同向三天問大還。纓珞毵毵眉

宇秀瑣山一旦掛天錢哭泣星明母亦然孀娥敢妬
中秋月故惹流氛障碧天父死恃有母母死將何補
魂魄空蔟詣肝腸今獨苦五更月落爲慈親親逝何
曾見一人銀燭有心先墮淚金鈎無語只閒嗔鄒嶧
山頭仙馭遠招魂幾度陰風剪仙子吹笙月自來且
續南陔詩一卷

漢臣云淒淒切切月下寒蛩能動人悲能引人思
誠之云極其旁見側出之奇爾見含辛茹蘗之節

與陳道兄又參

斗室蒺蘭愛遠修佳兒今已副箕裘梅花紙帳時橫

笛箬葉漁簑懶下鈎一徑新篁藏古觀半林啼鳥到
丹丘椒鹽答贈無多意與子同心五十秋

漢臣云北窓高臥自謂羲皇上人不如日讀此詩一過
誠之云帶墨中烟霏翠靄

奉賀畢淄澗司李之尊堂李太夫人帨辰

簾展東風釵釧香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異歡雞鳴五夜思江
華鳳舞三都報杞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遐如我意遺羹頻上是
天常鞏倫坐入美[illegible]翠[illegible][illegible]兒孫處處雙

漢臣云典則凝[illegible]莊上之筆
誠之云體裁魚雅飛以秀句

爲畢心傳先生績學和高彙旃趙月潭諸公

霹靂池上艸一縱還一横青青垂珮子一讀還一耕
誰能泚筆做書札幽探子史窮毫髮坐徹三冬沈約
油身年四十有其八周索戎索我知之音有參縒義
不殊唐詩愛說稗官事宋監多添塾史書何如畢萬
後一孝開華胄所著顯親名不覺文成繡衯衯裶裶
走皇州心血交流汗馬牛祇恨天賦余僅僅兩其目
蒼書盈五車讀之不三軸毛萇何用注詩箋使我匡
鼎詞纚綿左丘何用春秋翼使我杜預眈成癖軒渠

學語兒居然孔安國神龍一旦舞淄川大鯉小鯢皆
盤旋子虛賦入封章去黑頭老父纔中年猶復依遲
大母側淵美滌灉無難色譬如盧墓先君旁凄風苦
雨同朝陽李署好劉曠空庭生翠草李署清包公獄
底無進蔭三吳門下士爭念俯先型濂溪水直碧闌
嶺月長竆雙旌四世搖珠斗影入南天北斗星

漢臣云大珠小珠五盤皆落
誠之云叠意紆迴高詞迥映

過銅棺山下

翏落山庄數荳花前村㪅酒賣茶芽獮猴叉手一聲

笑橋壓漁船人倒爬

漢臣云奇景非快筆不能寫去　誠之云曾見此
景却拈不出獨㲉乂手漁人倒爬絶倒絶倒

瓶花

一尺銀罌浸海棠不容蜂透紙飛窓獨憐消渴相如
病索綆迴廊日半牀

漢臣云便是一滴金莖露
誠之云一轉一幽

東亭別業

秋光照衡宇迥如春水波當風動蘭蕙逗月牽蔦蘿
天外遠峰出人中白晳過獨宜吳季重把酒一淸歌

漢臣云典重深秀律中初唐
誠之云秋光在筆楷間冉冉浮動

懷周仲開師教澤兼賦伊兄公彦先生

午夜藜輝透六更尋行數墨字縱橫時衰不用三騶
子道喪猶存兩曾生筆寫靑虹歸北苑詞呑丹鳥入
東京裴王魏薛多才思獨我邯鄲步未盈

漢臣云氣色語足爲[illegible]長質　誠之云吾弟每
以有韻之言傳[illegible]之誼何啻琬琰勒銘

悲與幾叔[illegible]

絳帳空含四始[illegible]程門立雪有叅差潛身不惜餐松
子落第無妨看杏花月照奚山歸木葉水流前澗識

星沙唐家何必詩取士多少詩人榜外過

與幾諱金聲家於錫之奚山從高忠憲公學做居
城市造次弗離年七十乃歎曰木高千丈葉落歸
根復返奚山故居敝衣蔬食閉三歲卒葬前澗之
西番龍里嘗四入棘闈不遇晩見族姪陽登進士
依溫州官舍數月故云落第無妨看杏花也
漢臣云怨而不怒是可以怨
誠之云有七言有小傳吾家奚山老何必如方干
輩之贈官耶

贈湯茂才忍菴四首　一春味

五老憑虛降玉巵行藏兩字聽翻蓍逢人慣說羲皇
事惠我無如靖節詩欲雨樓頭花綽約不風天氣鳥
差池郛筒偶落蓉湖裏釣出珊瑚四五枝

二夏味

假寐抛書客到關棲遲常共酒盃闌伯勞傳語含靑
陌秸鵊咿嗡漾綠灣花下不敎兒掃地筵前時挈我
遊山櫻桃子熟黃鸝醉汗透絺衣未紲袢

三秋味

月徧瑤天繞地游洞穿江海臥龍湫松風夢入詩腸
冷竹瀝杯浮水典悠不忍春花隨澗去故挑秋葉上
魚鉤胸中淪盡機千縷始得推移自在舟

四冬味

首蓿茱萸幾度看登山蹻首足猶躡人同六月晴光
暖語帶三冬雪意寒豈爲彈冠笑裴迪却因高臥憶
袁安閉來杖履隨孤鶴小子書聲任日干

漢臣云艷中有典亦律亦古
誠之云四詩備極閒居之勝幽人之享忍巷近多
閉戶詠此作卧遊可也

吳邑侯伯成尊慈孟太恭人輓詞

宮中綵樹傍青旂日影金鋪閣道時丹詔有銜宣命
婦玉堦隨處黙芳菲天廟旣高天稷好女床無恙女
星煕冠簪每荷夫君秩幄裏乘軒毋更奇何意南天

歸燕後離離中道雨浸微娥眉如結心難解美盼潛
移笑亦非去年人過今年老今年花是去年草花草
含情欲再生憐余素髮深閨早歌臺舞榭一時寒愁
雲片片黃鸝惱寒食新豐別幼孫憶嘻寶串倍傷魂
橘實不生淮右地梅花長遊薊州春一旦黃河風冽
冽踈櫺窮寃離家月欲寫家書一字難兒郎曾與梁
溪別猿聲已過前林暘鴉吾未鳴空有血輀前孝子
蚕聞聲喪火匆靈相哽咽珊瑚有淚海蟦愁玉樹先
秋芳杜歇擔珪析爵爲慈親慈親已喪吾何屑無奈

督郵郵不停王褒早夜嚌金玦哀哉孝子百其身輿
向泉臺贖我親我親一去姮娥殿惠水陰沉苔蘚痕

漢臣云不作白楊悲風套語歇以清麗柔澹寫其
哀思蒿里薤露中故當推爲新調
誠之云閱輓作不啻千餘首別調雋思令棲獨絶
湘妃瑟耶鷰歡歌耶

奚山適浦妹孀哀曲

一剪梅弱女方徘徊看花未了去祠祺祺有神爾我
皆青春盈盈前澗村祺有約爾我如芍藥相期此榮
落嫦娥何不眠下弦還上弦人生何不然一馬惟一
鞲與郎合歡日儂年方十七郎拊琴儂抱瑟郎和絃

儂比律切切偲偲靡放泆夫何風雨零玉柱横修况
不張彈無聲儂年二十夫歸冥夫歸冥鬼不靈呱呱
之子方二朞隨父傾嗚呼天乎何聊聊予與天更悄
悄方奪我新夫淚洒芭蕉綠未疏復殤吾幼小啼到
杜鵑紅不了坐銀缸奉高堂持匜櫛心徬徨姑年已
老誰承當生熟茶湯甕婢子酸鹽藥味聽醫王含清
茹素充虛腸而况張輿兮載鬼人情兮齮鬼金爲訟
林兮田爲禍水紛紛雀角欺彼美不得已寄螟蛉螟
蛉類我不如卿縱如卿不如卿之惠且貞勉歸寧親

年已老又誰承庶幾乎閭閻之我兄是訓而是行而無如齒方艾身多敗不餐薌不飲瀣思君五十有三春假寐香魂已到門絮語東風何聒聒桃花梛花同飛塵滴盡離人淚如泚淚如泚猶與兒曹紩纛蔣聲銷影墮而止矣嗚呼糾糾葛屨履秋霜纖纖女手縫春裳而此生不縫魯男子之裳死不履梛下季之霜胡爲乎咏糾糾者地下之魯哀姜歎纖纖者天上之杜蘭香吟一言兮中蒼黃路之人聞之劇肝腸被諸管絃兮聲琅當亂日三湘有女哭夫君砍竹樵夫說

是薪未知竹在夫還在湘妃亦死歸黃墳飛來飛去誰家鳥三三五五行人道人鳥含羣各自歸凄凄烈魄參星昴九月九日生天好 姊以九月九日逝

漢臣云悲壯激烈日星並未可以于城名敎

誠之云以長恨歌之婉麗寫貴嬙歌之貞慓那得不傳

生公石

我來生公石生公不我呼不既千年靜我亦片言無紛紛登座者平地起浮屠土木膠其內金玉以爲鋪牙後競傳說意表多糢糊何如無一字不用渡頭蘆拙哉人點石石復點人猶生公是頑物馬祖亦狂夫

漢臣云一喝令人三日耳聾不知者但曰呵佛罵祖

誠之云掃盡葛藤是讀書悟後人語

春遊

桃花片片灑茵陳粉黛宮人也踏青拂水長條拴寶輦山前山後總消魂

漢臣云一語已足何必麗人行

誠之云佳麗之遊北山前山後也北郭之感此山前山後也須悟此意

偶寄

美人天上得裴航垂老猶懷金碧妝似濯梅花新試雪宜擕蘭草細含香壺中慶月金烏靜屋裏流觴玉鷺行莫向更樓探畫角西池簫鼓正飄颻

漢臣云天風吹下步虛聲頓其縹緲

誠之云寫情妙句帶遊仙詩意

爾嘉伯兄塲後

才高入第每知希莫向儒書泣路岐一里曾參須有辨同時韓掾豈無詩月中丹桂朝朝發天上金雞處處飛共羨桓榮稽古力爐烟深染芰荷衣

伯兄純孝苦學屢刖試闈丙子巳卯文大得意復

不售恐有移名割卷之弊故作此慰之嗣後棄衣

巾捐既稟受禮儀足不踐城闉亦可風也

漢臣云三四可謂巧辯
誠之云帶諧慰語殊堪令失意人破涕爲笑然爾
嘉弟之警悟正使杜曲齊芳亦以空華視之耳

華藏禪僧智果七十

禪語分三葉禪心共一花參來多寶寺靜去總浮沙
水勢飛漚鳥鐘聲動落猨山梅何透漏春到老僧家

侯駿聲讀書華藏寺面對五澗晴波沸沸雨岫霧
霧得智果師麈尾之助不覺其適然以深也共鬪
之形神俱往稍訓擊竹之詞用博拈花之笑
漢臣云分明香在梅花上尋到枝頭香又無于此
可參誠之云更不必說文人老衲酬對機鋒却
悠然可思

聞溫州肖像祠至今有尸祝者

驛舍空傳貧吏香市樓無擾服車褱清明得火皆君
賜臘日分羹爲母嘗雖有雷潭天不啓幸而颿海歲
無殃馬前驚見巴童舞一鏡池邊可滌觴

漢臣云忠孝之言關係綱常豈止爲遺愛傳中添
一佳話
誠之云適見胡愼三越遊詩序云聽仰呂全五生
祠廿年俎豆彌新呈有公議必於斯書押必於条
以示無款碑記詩頌不能贊止記一聯日鹿城俎
豆與桑祀叠寢施歌見首碑因作記盛詩日坐隱
闕門只若書邪邦車馬式君璽一簾風月無今昔
众口室歌門起居几上篆烟騰霧霭夢中伏騰飽
新稍遊眸相對咨采久借問江亭得未除其淸操
患敢見重於時仰從宜其傳也

長安蔬草半藜蒿君獨黃門著反騷敦禮故崇陰馬
戚鋤奸偏及賓田豪畢詞去國留龍尾兩字傳家得
鳳毛林下莫羞無諫草營書賣藥總孤高

漢臣云八水封事人所難言滄桑後幾無人能舉
其詞矣此詩可補一代易秋
誠之云金石之響能傳忠直之氣

贛楡張孝子永昭學博廬墓歌

人有生必有死兒顯之拜高時願捐巳齡益父齒哀
哉孝子能反始　人有死必有藏兒紼之中路長一
步一雨風凄凉哀哉孝子回朝陽　死者藏生者逝
兒廬焉作土事荷畚荒丘成贔屭哀哉孝子三年志
孝子號呼兮心怛傷湯藥苦必親嘗安得二人兮
而桂而薑　孝子膝行兮行縮朒蒙羽山馳陰谷安
得朱曦兮爲千爲亍　孝子經營兮躬執箒輓靈車
執神甎安得馬鬣兮是塋是隧　天知孝子兮生瑤
草一本三芝如琅玕之秀好敢謂孟宗兮泣禱　地
知孝子兮出醴泉味馥而甘如靈瓜之在園敢謂曇
恭兮偶然　人知孝子兮潛兵華羅拜泉臺如中軍
之四壁敢謂陳遺兮碎易

孝子葬親於苦風雨泣拜回瑒廬墓三年冢生芝草池出甘泉室有戒勿犯其墓

漢臣云愁風苦雨蛩蛩交集在古樂府中亦不易得

誠之云九解九廻腸一字一瀝血

武林吳威卿孝子誄

咄哉吳子江之南落星岡前苦雨淹綺裘換酒不得意為君嚴父遭讒譚嚴父一官冷於石兒為推挽多心力明月無聲夜倏然蛟珠有淚晨成碧西陵一路產丹花辛壬癸甲聲咿啞對對文鴛歌燕爾棲棲孤雁獨無家跬步弗忘曾子孝生孝何如死孝到緹縈上書書可憐吉翂撾鼓鼓聲噪貧無苞屨入公門公門不開行路遂孝子含冰空負冷廉官落塹與誰溫嗟君少年騎騄耳文章典麗追鶉尾如何一擊子房椎敵人未中身先死書回千里靈遲遲五更歸夢誰知之竹蔽野菴僧不語篠穿古墓鬼無吚秋蛩吽闐聲唧唧兒女聞之長嘆息哀哉孝子為親殂孝子哀哉親已白長沙書弔楚些魂垂盡何無遺鵬文鵬兮鵬兮空鼓舌孝子名留吳越津

孝子僑吾江寧為尊人百朋先生理寃一時不得雪怏怏卒初室中婦產孤兒亦不問真死孝也

漢臣云沉痛處可泣鬼神曹娥碑無此悽惻

誠之云寮官落塹孝子含冰真足涕淚千古非此

乾不足一洩悲憤

又吳威卿客死金陵輓辭

船過三艘著岸時雁飛南浦正歸遲徐陵使鄴空悲父庾信奔秦失抱兒無限文章歸白下幾番書信託烏衣秋高目斷紅樓雨灼灼春花成霍靡

漢臣云調響韻悲

誠之云不似前章之愴惻但記客死金陵為後人憑弔耳

祝馬來生之母馮孺人

曾試春衣一解顏西隣紡織不曾閒遍菅滿地侵苔綠掠髮當軒映菊斑架上生涯箱史篆床前針線姑皇環白梢誰似君家駿應策仙媛也度關末生工篆法

漢臣云抽思巧密如玉繭織成

誠之云箱篆泰環詩中具有古蹟異寶

秋夜宴王方伯月坡上諱一夔

漁家燈散有長臾笛裏梅花子夜生吞吐月光魚腹冷舒呀天氣鳥聲橫茶瓶誰送香橙白酒中還謀紫蟹美蹀躞滿園君不管霜蹄踏破雁來涇

漢臣云詩[illegible]字生奇技來中江瑤柱

誠之云府中筆底無一點塵

金錢花

于午花開子午辰寒烟和雨落千緡花王心性何無
賴不肯留將半日春

漢臣云便有愛惜人才意
誠之云金錢那買得春亦有此感

臧忍菴妻小同乳歌

儂隨君如一身藜共飽絮同溫機機發發深黃昏芙
蓉鬢爲君傾芙蓉裳爲君紉前溪蘭蕙草化作茶與
辛菰城大夫女化作搗衣人寧蒙恥以就疲毋令曠
而輟勤君之出茗水濱君之歸雪水雲雪水與茗水
來往各鄰鄰人生何必戀一妻桃根桃葉同千春君

有意采桑嬪儂有心緣衣帬百年賓友何斷斷南村
上雙烏鳴西村裏伏雌顒君自專房儂守門儂守門
當有娠一朝懷抱裏兒振振足斯動目斯瞯索哺聲
潛吞中夜聞之心惛矜甘瓜苦蔕同共根翩翩燕集
西隣鄰家有子尙溫存何況儂與妾門內親懷中得
嗣臧孫辰儂有帔兒之巾儂有袴兒之襌儂有食兒
之饋儂有萊兒之芹甘瓜苦蔕元同根况乎九葉之
香蒸君出門毋念兒行行孔道當車輪君念兒毋念
妾萩萩芳叢鬬蟋蟀與儂歡樂河之滸河之滸妾所

生桑葉青青葵葉芸芸君采葵兮勿采桑采葵兮恐
兒饑采桑兮恐妾輿

漢臣云是閨閤中一杯療妬羹
誠之云何綺靡而纏綿

王孝子五芝割乳療母

毋氏驚秋病可憐泣陳周廟假餘年刀圭未屬靈山
杵玉乳先和雪淚煎孟笋依人猶有淚姜魚在抱不
須筌斯斯大士楊枝露灑入君家方寸田

漢臣云朗雋有禪風化
誠之云靈頑同感

輓王雯紫之伯母顧孺人爲汝京公原配

分香茂苑本無雙深鎖蘭閨得蕙芳流水遶村丹樣
月丹山入戶鏡邊妝堦前兒女不相失花下根苗誰
肯忘手製宮衣針線冷閻浮長得侍空王

漢臣云人淡如菊是其詩境

爲婁東閨秀節婦呂氏姪女 公顧茂才之姊

弱女輕裁尺素緘縱裳未竟哭相思差池小燕推窗
入掠戶鴝鵒繞逕飛祇信蕭郎應有婦不思弄玉已
無兒霜幃啜盡啼鵑血才得湘江死後祠

漢臣云輕描淡抹自然凄惋　誠之云入俗手不
知下多少柏舟旌門語此可見運思著筆之道

輓錢貞女合葬 楚日女

挑紋弱息未歸年惆悵朝陽作暮烟芍藥有痕當露泣海棠無力背風眠粗知婺史難更姓況感親心不二天孫珮雙鬟栖並塚蕎宮留作女貞園

漢臣云衛洗馬言愁愁更人不愁李衣蒲不言愁使人愁云 誠之云貞婦貞女爾詩並絕

贈高醫士鴻術 本赤

六一金莖體似沙偏從藥餌辨丹芽和中夜飲珊瑚寒破鬱朝餐枳殼花小草含滋還吐秀蟪蛄逢雨復生蝸縈枯有數醫難續邵氏何由感木瓜

漢臣云朗朗如行玉山 誠之云奇儁語非岐黃書中所見

感晉陽宮故事

晉陽宮髮起卒籠一劒塵鋒萬國空江上龍舟能返斾楊花應共李花紅

漢臣云刺語發憑 誠之云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同一婉致此較奇

劉先主

群雄犄角賽黃巾一奈支劉大廈新三逐徐州非小讓再吞荆土豈緣貪武擔山下披龍衮長坂橋頭墜錦裙不報關公羞返國遺孤託寄有元臣

漢臣云懷古正疇賭 誠之云括盡昭烈一生志氣

關公

酹酒袁營立漢旌蠶眉飛動六壬丁月明千里辭伊洛水浸单刀護楚荆寧向華陀前忍痛不甘潘馬後偷生曹瞞每怪英靈遠暗與孫桓戰猇亭

漢臣云史評中鐵筆 誠之云從絕類超羣四字寫出悲壯

張公

桃花庄上挺雄矛使酒伴將勍敵收便視虎牢如鼠窟何愁豹眼不狙侯一聲灞水皆重足大笑將軍免斷頭南望美髯空涕泗誓隨昭烈到仙洲

漢臣云雄視一世儼然銘刁斗人未死 誠之云用事須如此靈動渾脫

諸葛君

三分已定蜀都前遮莫崎嶇五丈原再表出師天欲泣重扶後主漢猶沿大星西墜吾已矣古柏冬生氣儼然八陣山頭看壘石葫蘆谷口恨無烟

漢臣云只不曾燒死司馬懿為孔明大恨此遺恨失吞吳句更深千載知己 誠之云少陵用伊呂蕭曹為比此點實事為賦一體格高一神情深

之楚黃下江任

跨馬垂鞭黃祖壇陰符數卷護沙灘臣心欲比淸江
水軍令當如大別山五夜金鉦敲虎窟三州烟火鬧
魚樊西風謾報黃花落此日陽邏春氣還
漢臣云擊楫渡江無此慷慨
誠之云有鈴閣肅然意亦有輕裘緩帶風

小青詩

洛女風流贈阿瞞詩成凄切淚闌干甑音如磬生珠
玉安得聞聲復耐看
漢臣云柰何一嘆
誠之云轉得幻

讀李贄及騷文

三唐詩句半離騷何用溫陵別解嘲粉蝶合輩丹鳥
笑筆鋒空使鴟鴞膏
漢臣云深于言騷者
誠之云禿翁機鋒言下頭掃

屈平

屈子悲讒豈復平平為復抱屈為貞秦蘅楚杜皆香
草偏對秦關發楚聲
漢臣云懷沙餘恨一語說盡

擬鸞箋

勃馬難追蔓綠華無端青鳥下窗紗野蓮牽動家荷
葉仙女相將過客茶仗有竹枝登翠幕如無人影卸
金叉迴看只似東墻月傍晚能移隔岸花
漢臣云極濃至處偏說得淡宕
誠之云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似此景况

洛女

洛女臨妝二十秋明眸皓齒玉搔頭櫻桃見月如含
笑夜合無人亦帶羞長樂宮前長未樂莫愁湖裏莫
須愁烏絲半剪書難就不定弓鞋上小樓
漢臣云徘徊搖曳鄉綠春風
誠之云思王賦外另一種手筆

侯比部乾中儀部仙蓓齋頭夜賞西府

薔薇遮斷一窗紗惹得狂蜂日放衙紅到海棠如不
夜熒熒藜火上仙查
漢臣云如不夜三字寫盡海棠光艷黃筌趙昌所
不能及

過金閶市

鶯梭有路透罘罳掛在松梢明月知西子携來吳市
去館娃宮使盡綾絁
漢臣云只似作曲詩
誠之云悲寄在言外

王君公

避世此墻東千花一徑中分蘭宜着雨俯藥慎防風

山近羅鷹隼簷低彈雀皷不堪洗耳處雲蔽月朦朧

漢臣云中寓憂患之言古人入山惟恐不深是此意

誠之云予謂避世墻東正不須南山之南北山之北顧其人何如耳詩意甚微

芭蕉行

百舌不鳴春蒼浪梅天墮下枇杷黃柳勻餘綠芭蕉裏又被金釵截一行

漢臣云不言情情已深

誠之云竹枝詞中音節之佳者

石塘橋

茅屋幾家竹花谿三里松魚學何太迴遮斷一橋風

漢臣云冷眼看出閒情寫出

臨安甜陳與參村舍望宋時園陵故址

隔水村庄抱夕陽一橋低浸兩蓮塘翳翳茂草多成徑苒苒極枝故轉廊朝貴不如僧睡穩家鷄何似雉飛狂西風漫卷金蕉葉墮尾飄爐總未央

漢臣云情切是許可輿得意之作

誠之云家雞句承上句作比興醒甚令人趣甚

琴川中道元洞中見常樂隱者

山中有氣作仙真不借烟巒道不存瞑坐半生忘世外將隨山氣化其身

漢臣云華山道士語

誠之云末句較化揚爲落語更微

秋日過浦集生用和鄉庄忽焉度歲

漚麻擘絮野人紗但摘園蔬勝五佳下酒無如生蟹醉何人能味醬梅柤汀前鴨綠深深柳水際鷲黃淡淡花撚指三秋成過客辛盤兒女復聱牙

漢臣云香山白沙有此恬適

誠之云正以無意擬白得自然之致若有意擬之反落覆窠體矣

寄晚揚州曾公善夫

商秋謖謖變風多易水荆卿伴綠莎虀社波橫知地險昭陽雨汎覺天瘥鵶飛千里何無奈猿怨三聲貫已過回首柟榴誰作桄君家武庫更蹉跎

陽以不交詩鄙下及寫哀思之率爾攄遠慕於遥天涕不知其何從人同舊館辭亦因之百折義若新亭郁巖黃父母編苧之交驂騑是駢吟壇斧正錦佩稠攜俾邪關道上賡碓露之三章斯文遥樓中借春風于尺素矣謹復

漢臣云余嘗讀曾公行述蓋雋行君子也詩之端雅正復誦肖

陳州陳母李孺人節孝辭

三十無夫七十有姑四十餘年蘭沚秋蒲不愁羅敷老愁爲西子汙六月採紅蓮九月種青蔬紅蓮不長好青蔬色如初翳翳釆桑婦高氣凌蒼梧

家仲木諱枏文簡公有詩輓其東太師母李夫人
云三十喪夫七十養姑二十五里帶雨折蒲不折
泥中笋恐爲蓮花污蓮花柰如拭泥笋始豈蔬白
日昭天上照見夫君初溺江雙池浸熱點透竹梧
此詩撰寫百餘年矣而手澤無恙如昨夜陳麗
卿爲序旌蓋寺見考其宗族岳遺詩余小子陽
敬而錄之蓮花可哉迭迭成章詩定初亭壘懷遺
晉庶不負吾友資百千旦之一毛云
漢臣云古質不涉浮艷是樂府本色
誠之云畧換數字詞意更新

程西鏞文學元記徐孺人輓辭 宫詹勿齋公侄女

勿齋先生有循女二八歸胥宇雲鬢玉連蜷翠袖承
風矩紡車中夜脂樠樠程門立雪深如許負米村犀
木津紅蝦青鄉奉吾親高堂夢桂枝陰懷中吐月倍

宜人剪就羅衣褶三子賓賓立曰倫曰焞三曰烜譬
諸王昶之子皆英賢曰黙曰沉渾深連不知諸子誰
後先兒入學毋方樂兒知名毋自若兒剛強毋蕭索
一笑芙蓉開一恨芙蓉萎閨情如亂絲愁雲灌香水
何處傷秋風入松葉落山空巷亂蓬李邪思妻偏作
客朝琴鼓罷復焦桐錦茵撤素帷存雙鴛去孤鵠踆
綠珠井邊春草綠蘼草蘼蕪珠不復幸而三子之離
奇文選翩翩覓彩衣誰謂英娥之死無高祠
漢臣云以樸得蒼以濟得秀姿骨雙妙
誠之云挽作罕見如此瑋麗奪目古技驚人者

錫馨姪燕邸中見寄梅花一本

隴頭驛信未全眞但得南枝識早溫百折此回花始
發千門競薦齒猶辛香生有月應先妒子熟無風亦
自顰却恨梅妃將作姓昭陽殿裏不曾春
漢臣云勁絶傲絶于此識芳齋姜桂之性
誠之云比體甚旨結句令人歎詠不盡

集曹易菴野秀堂觀梅得人字

巖徑清癯本絶人一番氷雪又生新春愁不到羅浮
月野秀先開玉樹村花向蟄前驚幾度粉流霜後落
要句堯夫那得露香氣數點天心靜處分

漢臣云高在不着色相孤山吳門豈能專美
誠之云冲寂自妍便有秋霽孤吹之籟

許南吉索詩寄慰

我欲訓君五言七言詩六月六日種术釀篘時白香
山笑我三體未悉王內翰譏我四始靡知而君獨嗜
之尋針倒線如歐陽公啼鳥腸花詞距知詩之工走
入醋甕聯一字早斷却數莖髭
漢臣云性癖兒生自爲寫照
誠之云有謂薪齋詩知三河少年風流自賞不知
其昔吟沉着之至洵審音之難也

贈潘隱君之一

君家祖擅青蓮筆諸子建安推第一御苑微歌捞硯
香開元妙句披輪欝許維楨梁思伯淮南宰相昔鶩
屈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含毫腐髭空守山陰不如擔
囊負篋一公子炯水鷲鴿利如駛而今四十有九年
知幾漸覺忘彼此吳江白練倒拖船插遍菱荷恵水
前眼看潮落魚更上無奈沙清雁不眠秋月中秋草
叢蘆花不羨蓼花紅蓼花還笑蘆花白金菊辭霜入
戶來栖栖蜻蜊咸依壁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憐爾君
家後進才童子擲斂舞六街少微從此謁三台

漢臣云序次跌宕非大手筆不能
誠之云發人窮思語抉性靈

廣陵許君仲容介眉詩爲其亂力臣師六二兄
祝

五陵裘馬向誰同月旦今推許仲容河伯笑歸多寶
樹江神先送一帆風看山臨水謝公子石室珠簾灌
龍尾不如歌嘯竹西亭穗瓜五色甘無比徐占秋氣
到青萍傍戶星河欲近人登高靜禮仙官闕入夜孤
游宓女津不覺天門開咫尺朱干翠羽紛然格馬騰
空際御長風箭入雲中飛勍翌二子華亭入洛年文
章秀麗騎青蓮金谷有詩多酒政蘭亭無字不花箋
猶憶山中白鶴語夢魂遥拜仙人許却與山中道士
俱不與人間長史處人間長史愛功名簡練陰符但
一經山中道士性醇默表裏洞達中虛明四方籍履
皆不納所納一二高堂生每當大節辭嶄嶄折衷論
辯皆先範鄉中祭酒王彥方加之鄉飲賓何敢讀書
惟讀忠孝書不與儒生弄墨朱炎侯退舍五十里河
上傳菴八十餘昔有孟容今仲容二公高操吾之趨

漢臣云三峽江聲倒流筆底
誠之云奇章遒句足使景陽袤步明遠遜工

過露筋廟

芳娥一夜忍齋蚊不借鄰帷逐曉雲花色未衰先墮
粉冰肌如在合留筋亭亭高露空梧影滌滌長淮洗
鴈塵過此便看香芍藥閒風[illegible][illegible]玉釵分

漢臣云蘊藉得風人[illegible]
誠之云齋故用俚語[illegible][illegible]首尚雅

龔騶玉村居[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雲章作

茅屋沿川水到門[illegible]移[illegible][illegible]伴朝昏紅菱一項供來
客芍藥盈箱爲乳孫奇句不隨村酒廢清談常帶寺
鐘聞栖遲古巷機心少閒與兒童逐放魏

漢臣云迤邐入烟霞
誠之云說村居人有村致而無村氣

清風店沽飲

使酒應憐胴馬官酒旗長蔭井闌干半裘換酒亦豪
舉酒退無裘空自寒醉客豈知明日事山店村姬且
耐看邀姬酌酒姬不至徒對月光占酒氣姬如愛月
且披裘重與兒夫縫半臂

漢臣云蕭腹風雅
誠之云閒冷中別有着眼

望仙

焦先石上煮仙丹仙去蓬萊長閉關願爲淮南一雞

犬莫爲湖北望夫山

漢臣云靈而幻
誠之云似幻却是眞諦

旅夕

春思無端發閨情入夜深只愁蝴蝶夢度影不歸衾

漢臣云只添度影二字想夆便覺幽異
誠之云轉筆處入夢出夢

錢塘詠古

月白藏兵塢風高落馬堆江潮連夜退避箭識天威

漢臣云二十字多少氣槩
誠之云詠古絶句如此已足不須另出一意

吳江舟次

路滑泥封馬溪明花罩船山家有美酒何不買魚鮮

其二

樹暗村將雨雲生店有花高高鵲聲喚無那蝟偷瓜

漢臣云兩絶甚一篇遊記
誠之云淺舟容與獨頻低回林下人宜竆此致

與德年

蛆臥三冬雪蜂房二月花遊僧來幾度約有半年差

漢臣云自然之極

蔣節母盛孺人五袠祝言 與令子雲九

十五于歸便作家瞻言一旦所天遐紅裝淚灑麻衣

雪紫燕凄其鴈陌沙過險如飛三翠鳥含冰不羨小
青花年來孝養推公琰每浥瓊漿醉館娃

漢臣云酸楚之音那得有此綺綵織錦迴文幽麗
無比 誠之云奇拔何等思路何等句法

畢淄澗司李攺補還 朝 諱忠吉

朱衣紫綬正開花諫議何人客一麻霜鶻負風歸苑
御神駒汗血走銜蚜將広比月于誰照把手擎天亦
太倅京兆息肩纔五日揚鈴還聽挽鈴鴉

漢臣云懷慨高冠岌岌長佩陸離
誠之云霜鶻負風神駒汗血似作者之勁特超忽

李念我邑令攺選還京 諱光先

乘傳此地作仙查聽玉琤琮意轉遐青柳正鋋三月火紅蓮還訊六宮花扁舟謝掾憑誰出捧檄毛公獨爾嘉惠水涓涓成一醉猶餘翰墨寫侯芭

漢臣云用字奇警可以藥人膚胃
誠之云使君歸況寥落得此贈言殊堪生色

蘇子瞻過安平得泉遂名安平泉道經作

偶然仙吏涉安平漱出靈泉注水經一片瓊飛池藕淨半既雪浸海遒輕嚐緣瀉瀑知晨汲鳥爲嘗甘得夜聽況有浮丘安灶處就中烹鍊足生生

漢臣云青駛翩翩疑爲玉局再來
誠之云水以仙吏得名又以仙吏得詩亦千古勝事

薪齋三集卷之四

黃家舒漢臣評
錫山呂　陽全五著
兄自咸誠之閱

論

周易先後天論

易何取取諸太極也太極有陰陽爲兩儀因而重之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卦成焉顧無以象夫渾天之形與陰陽消息之數也規之而爲圓曰乾天也坤地也南之北之而天地之位定兌澤也艮山也東南之西北之而山澤之氣通震雷也巽風也西南之東北之而雷風於是乎相薄坎水也離火也東之西之而水火於是乎不相射縱之卦與橫之卦交相錯而成六十四焉此之謂伏羲先天易也乾坤交而爲泰萬物以之生坎離交而爲既濟萬物以之成向之乾下交於坤者至此退居於西北坤上交於乾者至此退居於西南而離以之上得乾位矣坎以之下得坤位矣乾坤既退而震以長子用事

巽以長女代毋矣合而言之震兌始交者也故當門除之位坎離交之極者也故當中央之位巽艮不交而陰陽雜者也故當戶牖之偏乾純陽坤純陰者也故當奥府之偏也夫乾坤萬物之父母也而處之奥府不用奈何巽離兌得陽之多者也坎艮震得陰之多者也有得陰陽之多者爲天地用而天地又何用乎且夫乾坤坎離之交變而無定位也故乾生于子坤生于午火終于寅木終于申以應天之時天時不常者也坎離震兌之交不變而分定也故置乾于西北處坤於西南男女適中少長各極以應地之方地方而有常者也以地之有常配天之不常而日月之出入晝夜之修短四時朔望行度之盈縮皆于是乎旋焉此之謂文王後天易也或者曰先天之易言天地所以然純乎天者也後天之易言天地所當然純乎人者也抑知乾坤縱而六子横易之本也震兌横而六卦縱易之用也本立而用生則先天亦人事而已後天亦自然而已蓋天下之理有剛有柔有進有退有善有惡六十四卦之成皆歷三十二位而變而

其機則在乾坤姤復之間復自少而多極于乾則變而爲姤姤自少而多極于坤則變而爲復此陰陽變易之機也故有亨則有厲有存則有亾有吉則有凶此先天中之後天也而得其機則厲可亨亾可存凶可吉此後天中之先天也於是乎爲彖爲小象爲說卦文言以占天而給人以體常而達變此孔子之所謂先後天易也

漢臣云談易家連篇累牘然穿鑿附會勦襲支離使人讀之欠伸欲睡此乃如拂霧而出青峯破陰而窺白日片言居要何以多爲

誠之云羲周孔說得活現乃爾似從希夷康節口授來如劉牧錯互言之以秘其義殊可鄙也

易學諸家論

易之有三也曰連山歸藏周易夏正寅首艮連山之義也其策三十有六商正丑首坤歸藏之義也其策四十有五周正子首乾周易之義也其策四十有九皆始乎八而成於六十四卦星紀之推移人事之興替後多於前策少等乎故有疑之曰二代之易原有畫而無文漢志無歸藏易隋志無連山易爲連山者劉炫也則周官太卜氏之兼掌之何掌也夾漈鄭氏之

崇信之何崇也惟周易之策數揲數衍自孔子為河
洛之信書無疑者而其後析為三家曰田何焦贛費
直自商瞿授易於孔子五傳而至田秦火時以卜筮
書獨免而說卦三篇亾矣其後河內女子得之施讐
孟喜梁丘賀三子宗之曰田氏易也卜子夏之門所
出也而孫坦以其篇第類乎王式非卜子夏也漢之
杜子夏也至于唐杜子夏亦亾而張弘以為作繼之
夫豈商瞿之嫡派哉焦氏之易皆陰陽家災異之辭
京房自謂得之焦延壽而延壽得之隱者非經師也

費氏之易以彖傳之言解卦爻之義陳元鄭衆馬融
鄭汯荀爽之徒傳之而王肅王弼為之註民到于今
稱之非稱費氏也稱王弼也蓋弼之註以漢人言易
皆狃于象占而一筆刪之歸諸義理猶之鳩摩羅葦
之言佛皆以文字而初祖獨以宗風也世之人樂其
圓通簡易之可親故善之朱熹所云考象辭者泥術
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空虛而不
通乎仁義中正之歸者也此其道宜質諸程頤而程
頤之易理有餘數不足猶夫王弼之前註也朱熹捄

之作本義理數兼賅非復程頤之舊矣而其篇第則
猶夫程頤之著也朱熹既法程頤而程頤復宗王弼
王氏之易其不可刪乎曰非然也易者易也隨時變
易以從道也王氏之學惟其變故有迂濶之辭程朱
之學惟其道故為中正之指也要之王氏之所短不
以辭也如以其辭而已微獨王弼之說之迂也卽程
頤之言易于革上六而有自暴自棄之論焉于剝上
六而有匪風下泉變風之終之說焉何居也微獨程
頤而已孔子于乾之九二言學問寬仁焉于咸之九

四言日月寒暑焉非周公之志也乾為健為馬坤為
順為牛說卦之明文也而屯之有馬無乾離之有牛
無坤乾之六龍疑于震坤之牝馬反為乾非文王之
志也卦名中如鼎如井皆伏羲時未有之象而必摘
其卦以為之辭曰此伏羲之鼎之井也非伏羲之志
也故善易者由道以觀變勿因變以為道則得之矣
詩之鶉奔桑濮皆言邪也而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正謂此耳審乎此者王弼之易可以佐程朱程朱之
易可以佐孔子卽連山歸藏之易不復見于今日也

耶

漢臣云每當羣言膈膈處動筆立開名通疏朗諸
儒俱當議席
議之云乾鑿度說易三義歸重變易之義胡安定
程伊川並主之鄭夾漈亦論之王氏之學程朱皆
本之理可該數馬端臨亦論之此文善括其要

古今尚書論

尚書上古之書也孔子删之凡百篇秦火後漢伏生
于藏壁間出二十八篇武帝時魯共王欲壞孔子宅
聞琴瑟之聲焉啓之又得二十五篇於時孔安國遂
分堯典爲舜典分皐陶謨爲益稷分盤庚爲三篇分

顧命爲康王之誥通前伏生五十九篇實五十有八
篇也篇首曰若稽古二十七字值巫蠱獄後不敢發
書府至晉梅頤始得以進而虞書猶未之全也吳人
姚興始得諸大航頭如今本云泰誓一篇伏生所無
相傳武帝末獻之民間宣帝時得諸河內女子有火
烏白魚之紀此篇次之紕繆然也五子之歌春秋述
之多率彼天常四字仲虺之誥荀卿引之曰能自得
師者王得友者霸湯誥之篇孟子稱之曰天誅造攻
自牧宮朕載自亳而不及鳴條泰誓之中建元奏議
劉向說苑皆引而述之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
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
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今書泰誓卒無
此言鄭康成註禮記杜預註左傳韋昭註國語趙岐
註孟子遇有今書引用之句曰此逸尚書也引泰誓
則曰今泰誓無之以存爲無以存爲逸其可乎且以
盤庚爲小辛作彤日爲祖庚作金縢爲成王作文侯
之命爲襄王作睞其[illegible]其世宜乎禮記之以申勸
寧王爲田觀寧王也[illegible]章句之紕繆然也典謨貢範

坦易章明周誥殷盤聱牙佶詰已不可解而康誥多
方之王若曰周公曰嗚呼王若曰一篇之中凡數見
焉孔子何以存之不删此辭義之紕繆然也堯知命
在舜舜知命在禹天之曆數然也而猶徧求諸在廷
之羣臣一讓再讓然後授焉鄭玄所云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愚民之義也而孔穎達和之虞舜側陋
子也司馬遷則繫之於黃帝至堯四世至舜八世左
氏有言幕至瞽瞍無違命則虞氏之先有幕矣世不
止八也遷言之如屈指遂使後之人謂娥皇女英舜

伯姑也而娶之瀆倫已甚韓非曰堯授天下於舜共工不義而舜伐之左丘明曰鯀殛而禹興則鯀之殛在舜未相之先而共工之流舜攝政之後也遷并之一時謂舜巡狩歸而言於堯得以流共工放驩兜遷三苗殛鯀以變化北狄南蠻西戎東鮮之俗焉然耶否耶太甲桐宮天子居廬之制也而曰伊尹放其君周公踐祚冢宰居攝之暫也而曰負扆而南面文王稱王克商後追尊之也而曰命於虞芮質成之後召公不悅將告老也而曰忌周公之爲師因之王安石

謂成王聰明不足難與有爲蘇軾則以爲公之意欲周公老而歸以禮退之皆史遷之誤之也七政日月五星也而馬融鄭玄輩以天地人四時爲七政周公沒後始作金縢天人之通絲毫不爽夏侯氏於是乎說災異劉向於是乎傳五行而後世人君之讖緯封禪天書由茲起王安石反之於洪範五行庶徵之若皆訓曰如人君之貌言視聽思不過如雨暘燠寒風之屬而已天人不相干天變不足畏也蘇軾又反之曰皇極裁制五事者也五事品節五行者也皇不極

則五行不當而木不曲直金不從革矣五事不順而人有抱病而疾狀醜而惡勢孤寡而弱者矣是皆甚此詮解之紕繆然也後之人欲從而治之將若何愚謂篇次之紕繆者無他也孔惠伏勝冒不避之誅而藏諸蒼黃秦火之餘至漢文帝求之伏生年已老但傳諸女子之口而已於是晁錯授之張生四傳至歐陽高夏侯都尉以授其子勝孫建爲大小夏侯之今文尚書武帝朝孔惠之書乃出於魯共王壞宅中而其文蝌蚪人莫之　孔安國以所聞於伏生者合

纂之爲隸古尚書而隋劉炫第其篇唐孔頴達[illegible]其義亦安所當于宣尼之舊哉章句之紕繆者晁錯得之女子之口而女子又齊音十迷其二三也辭義之紕繆者孔文以漆簡而安國隸書之伏生以背誦而晁錯漢書之也抑訓誥誓命之篇雜之以方言通之以人事也詮解之紕繆者漢人讀書不求甚解而各爲一家唐宋因之字[illegible][illegible]至於安石之執拗欲盡舉註疏而空之而以洪範之五行爲不足畏于是書義中之言憲天言　祖言后德言民碞者皆不之恤

焉故愚謂火尚書之文字者秦政也火尚書之意義者王安石也惜乎安石之新經不以秦人之火火之也

> 漢臣云歷引羣疑了如列眉而歸獄金陵獨見其大鉅儒之藏法吏之筆
> 誠之云尚書出孔壁後猶海宗數百年自宋至今戶誦集傳帝王之心人人可見而學士大夫覩之不齊兎園冊全五託安石爲僞非修古文今文之辨也

毛詩風雅頌論

風者風俗之謂也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小夫賤隸婦人女子皆得而詩之以達於其君故其體簡而道其

指徑而折其辭淺而複椮木〈三章四十八字也不同者六字爾殷其雷三章七十二字也不同者亦六字爾北門之三章已焉哉天寔爲之謂之何哉三言之桑中之三章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三述之所云簡而道徑而折淺而複者也而冠之以周召何居文王旹受命爲方伯六州之地周召分治之採諸周公地者爲周南採諸召公地者爲召南雖受命猶侯服也故風之也豳文王之舊也周公作豳風敘其土宜而鴟鴞東山等篇附之皆周公筆也猶夫幽之風也平王天子之國也而遷于東則東土之風爾况其故宮禾黍離離也宋魯之不風者宋殷湯之後也客之魯周公之後也賜之以天子之禮樂故不風而頌也吳楚之無風者彼之也曹檜以下無風焉不足觀也雅者常也而有小雅有大雅大雅之所陳爲代殷爲征伐荷福祿尊祖禰澤萬物於天子之政其大也而大之小雅之所陳爲飲食爲賞勞燕諸侯强中國育賢才於天子之政亦其大也而小之何也蓋詩有六義賦其事者爲大有興有比者

爲小惟其義不惟其事故卷阿之求賢若大于鹿鳴文王之駿命若大于蓼蕭常武之征伐若大于采芑也其篇章之典重辭指之莊嚴與國風不類也夫國風之有正變爲二南爲列國宜已而小雅之自鹿鳴至菁莪曰正六月以後曰變謂之何小雅之有正變亦宜已而大雅之自文王至卷阿曰正民勞以後曰變謂之何變也者由盛而之衰由亂而之治也以六月之興師與鹿鳴之養賢較非變乎以民勞之病國與文王之得天較非變乎且當小雅刺幽大雅刺厲

之日感歎悲傷如也　其極而有宣王之車攻吉日蒜
然可喜之功非變乎宣王之賢而厲作之幽述之爲
變非以車攻吉日之事爲變也猶之鄭衛之風而有
緇衣淇澳西秦之風而有小戎也齊一變至於魯之
說也性頌則有美而無剌有正而無變所以答神祇
昭祖烈也而敬之則戒成王也小毖成王之求輔也
振鷺臣工閔予小子諸作皆非史祝之詞而厠諸頌
且以魯僖之詩儕焉何說也頌有稱焉以譽其呂有
讚焉以揚其祖也鄭氏曰道情思者爲風正禮節者

爲雅樂成功者爲頌毛氏析之曰言一國之事謂之
風言天下之事謂之雅告成功于神明謂之頌或又
渾而言之曰風者諷也三百篇中有所諷諭皆謂之
風如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是也雅者正也正言其事
皆曰雅如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
是也有成德爲人稱之皆曰頌如吁嗟麟兮吁嗟乎
騶虞之類是也故鄭氏謂豳風之七月有風雅頌之
體二焉上二章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豳之風也
中四章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豳之雅也下二章朋酒

斯饗萬壽無疆豳之頌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
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知正者可以興知變
者可以觀知變之正者可以羣知正之變者可以怨
也所云事父事君而多識其名者大小一也

漢臣云以正變分興觀羣怨得未曾有匡鼎鄭箋此其補闕
誠之云詩各有體風雅頌之分以此其說似不可易正變從漢序亦似不可易全五約畧衆說出以新裁又令眼界一豁

詩樂雜論

言詩者鄭韓毛衛諸家其指不一柏舟韓詩之所謂

衛莊姜也而毛萇以爲仁人不遇之作朱熹非之而
引列女傳爲證列女傳劉向書也向上封事時復引
此詩而曰小人成羣亦足慍也一柏舟也或爲巾幗
之倫或爲衣冠之彥矣況加之以衛頃公也文王太
姒之在周南爲王者爲后妃在召南爲諸侯爲夫人
猶一時官爵之謬也燕燕之詩毛氏以爲莊姜傷巳
韓氏以爲定姜歸寧其婦送之而作鄭康成註禮記
以爲衛獻公不禮于鄭姒姒作詩而諷之或莊或定
或鄭姒婦人則同而其所指之人之事則不同也關

雎孔子之所美也而韓氏以爲衰周之刺思其舊淑幽風周公之所作也而鄭氏以爲君臣相疑收諸變風楚茨甫田大田瞻洛桑扈諸詩年穀豐祭祀吉君子多之美詞也而衛宏以爲傷今思古之作牆茨有狐之風爲變而淇澳緇衣之美亦爲變小雅政失之小者大雅政失之大者也而厲王之虐民歸諸大雅幽王之亾國歸諸小雅何也桑中溱洧之詩淫奔者所自作而以爲風人之刺奔至于朱子以詩說詩最爲直截而於刺淫七首之外益之以十七章如木瓜

美齊桓也遵大路思君子也子衿傷廢學也揚之水閔無臣也而皆指爲謔浪淫迷要結贈答之語何其邪者之多而正者之少耶孔子嘗言之矣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蔽之以作者之意非蔽之以作者之辭也若其辭則有正有邪正者可以觀邪者可以戒也詩爲天地之中聲故三百篇夫子皆絃歌之而歌詩合樂之法則有不盡然者關雎鵲巢后妃夫人房中之詩也而鄉飲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樊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饗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緜緜文考造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其所歌之樂與所用之人不相稱也列國聘饗如鄭伯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吳季札請觀周樂而魯人爲之賦邶鄘賦衛焉鄭伯如晉而子展賦將仲子兮享趙孟而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子子齹賦蔓草焉子太叔賦褰裳焉子游賦風雨焉子旗賦有女同車焉子柳賦蘀兮焉此六詩者朱子之所謂淫邪者也而或見善于叔向趙武韓宣子之徒何也豈用之

皆得其所耶孔子嘗言之矣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蓋謂雅還雅頌還頌雅奏諸朝廷頌奏諸郊廟不相褻也非謂雅樂必天子用之而諸侯不得歌之也惟鄭聲不以登諸淸廟雍徹不以移諸大夫有微防爾讀書者能求其意於詩之中復會其指於詩之外則鄭韓毛衛諸家皆可用而朱子之說詩尤爲正樂之南車也與

漢臣云孔壁書可獨主西山三百篇難盡廢毛鄭以其音義錯雜故實異同旨各成其是且疑則傳疑者耳遍采諸說而折衷考亭可謂至公至平之論

誠之云古人歌詩合樂之意歷代無有曉者可付未了公案鄭聲不登淸廟雍徹不移大夫見得大關係處斯爲正樂本原之論

周禮論

周官經六篇爲周禮姬旦之所作也首章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愚請得而言之國之建也土圭測景以求地中前朝後市左祖右社內外之東西之以別方位而國于是乎體焉公五百里曁男五十里也野于是乎經焉九夫爲井曁四縣爲都也官于是乎設職于是乎分焉天官之

治職曁冬官之事職是也而綜之以民極皇建其有極也掌邦治天官均之掌邦教地官擾之掌邦禮春官和之掌邦政夏官平之掌邦禁秋官刑之而冬官則亡焉可以類而推也然小宰言六官之屬皆六十因而重之爲三百六十之天數而攷其府治官之屬六十三教官之屬七十九禮官之屬七十一政官之屬七十刑官之屬六十六則五官中已三百四十有其九而冬官未之前聞其包在五官之中可知也所以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位也右三槐三公位也而

不言公孤者六卿兼之也夫春朝夏宗秋覲冬遇四時之侯服也而宗伯並主之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季之于田也而司馬並鈐之則可以見六卿之爲公孤而燮理寅亮之事皆歸之無惑也有六卿則有六屬考治官之屬者以知帥人者也故因太宰之號而曰宰夫考政官之屬者以軍爲主者也故因大司馬之號曰軍司馬考教官之屬者以教人爲義者也故因六卿之教事而曰鄕師禮與刑皆輔敎之官故禮屬之考之者曰肆師刑屬之考之者曰士師也先王

之因事命名非偶然也以宰制曰宰以帥人曰夫以正人曰正以長人曰伯養人言食之熟烹人言氣之通醫人已疾酒人養陽以治藏掌書契者曰府以贊治掌官書者曰史以治敘掌官敘者曰胥胥能養人故胥一而徒十也以召令掌官令者曰徒徒卑而行趨以供辟除之役也今五官之長府六人史胥各十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御史掌贊書有衆史焉甸師掌耕籍有多徒焉[illegible]人之類有府而無史賊禝之類有史而無府醫[illegible]之類有徒而無胥鄕遂大夫之類

則皆無之使其民興賢出使長而已比閭族黨州之鄉曰內鄉隣里鄰鄙縣之遂曰外遂深山大澤之間有虞人以虞其物有衡人以平其政也職主也典常也司者伺察之氏者世守之掌手以尚之守固以守之也均人平其土之遠近也質人成其賈之多少也訓者訓而發之宗者祭祀有宗也以龜知象曰卜以蓍知數曰筮聲音所自出曰樂律呂所自生曰籥尚口接神曰祝爲人交神曰巫屬于人者爲僕力之強者爲右通于君者爲臣本于主者爲隸牧畜之形爲

牧制畜之性爲閽司閽門者爲閽首在下者曰縣甸則包土而田士則事事者也刑官尚察亦謂之士子爲尊者卑屈也貴爲趨而利勇也凡言方者所掌通于方不止乎士也進侍而爲御刑人而爲寇逆之曰訝止之曰禁惟儀禮之嗇夫國語之司商不載于此者屬冬官故缺之也然而有奄有奚有庶子女酒女槀之不同及包人職幣之類又有賈人焉冬官之事亦畧見乎此也而河閒獻王以得諸李氏者闕冬官遂補之考工記考工其五官之續乎厥後鄭康成註之憑私臆決或引緯書司馬法焉或引左國語及漢儒禮記焉而雜舉秦漢之事以充之非其正矣王安石作新經自序云周衰至今太平之遺迹已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而訓而發之之爲難追而復之之尤難究之發周禮者蔽周禮者也復周禮者禍周禮者也吁周禮其已亾耶

誠之云周禮六官傳於康成亦昧於康成得此文而傳者可永昧者可晰至於三禮之乖異畧有四耑夾漈之說良然存其是者合諸孔穎達賈公彦之疏非得全五之駁正不可

禮記論

禮記何昉乎后蒼傳之大戴德刪爲八十五篇小戴聖又刪之爲四十六篇而馬融益之以明堂月令樂記三章爲四十九篇云大約與儀禮相表裏也冠義者儀禮之冠禮也昏義者儀禮之昏禮也燕射鄉飲之文卽儀禮之賓嘉禮而非皆孔子之筆也大學曾子之禮也中庸子思之禮也緇衣公孫尼子之禮也儒行經解之續皆戰國賢士爲之而漢儒綿蕞之爲禮意者也自王介甫廢儀禮并廢周禮大戴禮而孤行小戴於學官詞後諸生知禮記不知有儀禮士大

夫之好古者知有唐開元以後之禮亦不知有儀禮故曰禮記之興三禮之替也然禮記中有可駁議者王制孟子之全文也而天子一位公侯伯子男各一位則不之言上士中士下士各一位亦不之言而曰國無異制皆上士二十七人則中下士又當幾何人而印纍纍綬若若耶八州各方千里而建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凡二百有一十則計八州爲千六百八十國矣周幅幀固有如此之多而人桓圭家穀璧耶天子畿內方千里不以胙諸侯而曰百里七十里

五十里之國亦九十有三則公卿之采地將比之世爵之雄藩而余一人幾無湯沐地耶況三監王田市鬻諸說又經傳中未有之齊諧也夫儀禮之廢也徒以其推士禮達諸天子爲過當遂以爲殘缺不可考之書而茲之言士數有過之者且溢之以多封也月令一篇蔡邕馬融賈逵輩皆以爲姬公所作而考其命太尉之說則秦官有之周無此官也以九月爲歲終十月爲受朔日明乎建亥之秦正非建子之周正矣周之有六冕也衮大裘乘玉輅建太常日月之章

以配之而今服飾車輿各依方色則冕之六而方之五矣非周制也因而所主之帝所祀之基齋壇牲器皆不同焉倣鄒衍五運之迂談爲秦氏五方之神屬曰春木也太昊以木德王宜主之夏火也炎帝以火繼木宜主之中央土也黃帝以土繼火宜主之秋金也少昊以金繼土宜主之冬水也顓帝以水繼金宜又主之古者盛德之君上自三皇下暨堯舜多矣何不旋相爲宮而獨此五君撫有四時耶少昊黃帝之子而金土之間乃貪天功爲一家事耶周公相成王

居冢宰攝國政何嘗帝制自爲而明堂位乃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負扆南面而立又曰周公踐天子之位是兩成王矣何以塞三叔之口而東山之斧斨竟爲亂臣賊子之嚆矢哉魯雖衰猶禮義之國而曰魯之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則不然春秋之中隱公爲桓弑矣子般閔公子赤皆見弑矣昭公哀公皆被逐矣至於夏父躋僖公禮樂變矣僖公欲焚巫尫刑罰變矣宣公初稅畝田制變矣政逮於大夫朝綱變矣婦人髽而弔民俗變矣而謂

其不相變也毋乃非禮之亂乎宜乎高誘陸德明輩以月令爲呂不韋之書而其餘皆漢儒之鳩集也然欲因是而廢小戴則又不夫殷禮之存原乎夏而文獻之錄杞宋已不足徵班爵之典盛乎周而害已之防諸侯皆去其籍正考父之商頌惟留一十二篇孔安國之漆書依俙蝌蚪數字而能于蠹魚之簡另出專門虎觀之遺更開孔壁亦三禮之瞰日中天也而謂聖經不亾於秦火亾於漢儒是皆已甚吾聞之仲尼不爲已甚者

漢臣云三禮自應竝列孝宫且儀禮二戴義相表裏合則雙美離則兩傷但訂定刪正難乎其人耳精博鴻通石渠天祿中秘笈

春秋論

王者參天兩地兼包四時而特舉春秋者標其大也列國皆有春秋而孔子繫諸魯者仍其名也既仍其名何爲而作蓋因之以中一王之法存百辟之經立萬世之紀也周室東遷以來巡狩廢述職湮號令卑人心偝文侯之命尚書亾矣尚書亾然後春秋作託始於平王之末年即魯隱公之元年書王大一統也王稱天表無二也書春月明天道也月先正崇正朔也首王人昭等威也錄桓文尚尊周也外吳楚惡僭王也春秋爲周作不爲魯作爲東周作不爲西周作也自王命不行於是乎有曰盟曰會曰如曰聘之事王討不肅於是乎有曰侵曰伐曰戰曰取曰圍曰入之事王祭不時於是乎有曰禘曰郊曰蒸曰嘗之事王賦不共於是乎有曰災曰異曰賦曰役之事王威不振於是乎有曰執曰殺曰歸曰復曰納之事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王臣聘魯者八天王來求者三來錫命者亦三公及大夫朝如者八諸侯勤王者五王臣與諸侯盟會侵伐者十周戰伐敗救者四則凡下交之陵上交之替與盟之恪不與之違可知矣天下之共主宗之而陵替若此其何以同書侵者六十伐者一百二十三圍者四十四入者二十七則凡侵人之強受侵之弱入人之暴被入之惡可知矣周家之斧鉞安在而擅專若此其何以師災之書十有三大水之書七不雨之書九大旱之書二無麥苗大無麥苗之書各一悉數之一百二十二則凡五行之

忒六府之愆修省之渝怙終之惡可知矣天心之警戒攸關而頻見若此其何以民若夫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望也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繹也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卜之悔不卜亦悔也清廟之禮樂誰憑而僭差若此其何以祀總之是者是之非者非之非中之是則補偏以正之是中之非則起弊以明之負隱慝者雖尊必斥雖貴必糾無大過者雖亾可存雖絕可繼不以奸雄既死而寬其身後之誅不以潛德未光而沒其生前之燉四荒可外也而有內之之時五霸可留也而有去之之日如晉侯百辟之長也而言之無信則殿于楚盟虞師小國之兵也而貪賄是聞則班于晉旅杞伯夏王之後也而服之不衷則降而稱子趙孟大國之卿也而無辭往伐則貶號爲人齊荼野幕之弒事起陽生楚儇乾谿之菑禍由常壽而春秋不之名者知其陰謀之有人故手刃之相及也宋督弒其君與夷曰及其大夫孔父晉里克弒其君卓子曰及其大夫荀息殺與弒遂同科者謂其君道之不綱故親臣之不保也他如鄭邦之篡弒者三

不書我魯之篡逐者七亦不書而以疾赴者書其卒不書其弒蓋記事之例惟憑來者之辭傳疑之言難于加以直筆彼兵敗不以敗告君弒不以弒稱秋葬而冬始赴春崩而夏方聞孔子何從而諡之而駁之而紀之乎苟其告之誠稱之激赴之篤聞之眞則直道而行固未有單詞之假借也所云三十六弒君二十五亾國班班如也愚故曰六經之有春秋猶六官之有司寇也其文深其旨決其義剛亂臣賊子讀之不能不心膽墮地者也

農臣云舉其大不舉其細義表日星難與刲灰同
盍
誠之云書亾然後春秋作暨義可補孟氏列指數
端與呂氏扶遏之說鄭氏總拼諸篇可並垂正論

春秋三傳論

左丘明者孔子之門人也以春秋傳著云當其時想其事或依經而析理或錯經以摛辭或先經而泝緣或後經以終義徵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勸善而懲惡至矣議之以郞之狩爲禮而不知廢國之務遠盤遊也以來賵仲子爲預凶事而不知天王之自褻其尊也四國伐鄭以爲圖鄭狄人入衛

以爲滅衛而不知擅輿師之獲罪天子也以爲拳兵
諫爲[illegible]其君而不知君父之可諍不可脅也劉歆宗
之何休擊之王介甫詆爲六國人而程伊川亦謂其
齊魯間多迂事非左丘明也則孔子之所云左丘明
恥之丘亦恥之何人也其列在孔子之門無疑也齊
有公羊高魯有穀梁淑者受經子夏者也其析春秋
之義例也精其崇夫子之文章也至故於襄公二十
一年破例而書之曰孔子生哀公十六年四月如左
氏之書曰仲尼卒思之至也漢景帝好公羊而胡毋

之學興仲舒之義立漢宣帝善穀梁而千秋之學起
劉向之意存康成輩復三善之而曰左善禮公善讖
穀善經又曰事莫備于左例莫明于公義莫精于穀
彌之爲三傳非虐已而或又有褒左氏背公穀者曰
求金求車非禮也而諸侯之不貢奈何大閱大蒐罕
書也而六服之僭天子奈何築館亦禮也而讎敵之
不可通奈何祭仲之廢其君權也而人臣之專廢立
奈何此公羊之謬也正月已卯蒸非時也而周正月
乃夏之十一月奈何秋蒐于紅正也而春田之蒐用

諸秋曰奈何不納子糾內惡也而執敵之讎爲容奈
何衛輒拒蒯聵尊祖也而爲子之叛其父奈何此穀
梁之謬也因而有公穀俱謬者曰歲月日時春秋之
紀也當日不日不當日而日諷刺之詞也昭十年書
十二月而不繫諸冬此有月而無時也僖二十八年
冬不書月而有壬申之戢或一季而兩壬申此日具
而月不具也稽其類十有四焉桓五年正月甲戌己
丑陳侯鮑卒此一人之卒而兩日之赴也夫子之詳
之畧之俱有深意故公穀立例以明之則是及史闕

文之義尚未之知也而何以爲傳且也公穀與左氏
俱謬者亦有之矣言二王言即位之不佯於隱也言
書王言錫命言書狩言蒸之不佯於桓也言即位不
書言築館言書及言桓盟言來聘言用牲之不佯於
莊也言仲孫來言乞盟言不雨之不佯於閔僖文也
言丘甲言汶陽言郊言城杞之不佯於成襄也言書
雩言歸田言獲麟之不佯於昭定哀也一盟筴耳而
左以爲筴公穀以爲眛一祝鄧耳而左以爲鄧公穀
以爲微厥愁乎屑銀乎吾不知其所書者爲愁而爲

銕尹氏乎君氏乎吾不知其報卒者爲男而爲女其他謬戾不可勝窮賈逵於是乎作長義以短公羊伸左氏而何休者又作墨守以距長義聲廢疾以醜穀梁創膏肓以危左氏紛紛焉於戲膏肓耶墨守耶廢疾耶善禮善讖善經者誰耶

漢臣云如法吏治爰書隻字不輕放過劉貢父鄭漁仲猶尙遜其精核誠之云三傳各有得失鄭漁仲論之最當此邦專指疑處令人思之正是作調人說者之針砭

序

公賀楚康使管瑞吾丁酉春榮轉閩藩序

人必有通才而後可以致用有經術而後可以經世務故古者淸廟之器必本於儒臣而儒臣之才必試以錢穀所謂曲逆之不知者妄也卓茂以名賢而辟丞相府史閼擧以博物洽聞而辟司徒府掾古人一命猶且爲之況于方伯遽陟之尊都督軍馬之任哉

朝廷特重其官予以　欽點而瑞吾管公爰有閩藩之　命公湛於六經淹通世務其爲學也日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其論治也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則天下平其誨人也曰先器識而後文藝其應物也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高識篤行迭迭如此於是筮仕武津則利器淸裁有宗資之望矣再守宣城則刑淸訟簡有謝朓之名矣備兵義陽則冥阨之塞屹如金湯有裴李之軍聲矣　天子知其才特簡楚臬朞月之間　欽案數百咄嗟而辦蓋其執法嚴不爲瞻顧操持潔不爲苞苴立心廣不阿諛以求名用意寬不深文以舞法于是孤行孑詣高出人意而同列不之忌在上不之疑至於積功累勞尋轉方伯豈偶然哉或以公之歷年深施惠於

吳八宜爲枚卜之閣臣爲會推之大僚爲藏俸不穴之公除而官之以右轄亦光庭之資格而已非所以待高賢崇俊乂也其曰不然方今兵力疲于秦楚財賦窘于吳越師困民勞左支右吾之不暇而海上游魂復嘯聚七閩閭無寧堵非有心計之臣從中而調劑之則九仙烏石之間不可問矣辛棄疾有言曰福州前枕大海俗悍易亂無積貯奈何爰是苦心積鏹至五十萬稱易治焉公之才十倍于辛而其職又兼於安撫使主褁教訓綽然有餘地　當宁可以無南

顧憂矣況天下之大計在司農而司農之分計在左右轄聰明練達如公不此之任而誰任哉冢宰特以其名聞 天子報曰可公亦捧檄而喜曰東南隅吾之事也乘傳卽行今而後海上安則四境安四境安則 朝廷安枚卜功臣惟吉之從矣

漢臣云旣博大以蕭通復高翔而藻耀足擬漢唐二代文人之勝

誠之云不難其膽難其亮不難其春容難其緊密

薪齋三集卷之五

黃家舒漢臣評
錫山呂陽全五著
兄自咸誠之閱

序

公賀田心耕榮轉臨江大叅序

今 天子所倚爲贊密勿定要荒者經略洪公也經略之門仁義存焉有奇才異能必鱗集輻輳於其下而酒醴和羹之彥卒難其人蓋天下才盡一石惟田公心耕有之而已田公無趙孟之親無許史之富而特以其赤心白意與帝座通故經畧讚之且勉之曰汝爲比部則蘇公之治獄也爲典闈則歐陽脩之得人也爲學臣則李勉之與蜀也爲鄂州牧則陸遜之懷吳也 廷臣咸請爲太府爲冏卿若掌 君之副車而畸其牧圉則坐論黃扉翱翔紫禁不爲遠矣而猶邅迴於單車刺史之間非公志也雖然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揚雄三世不遷官彼非良史之才長者之器哉而遲遲吾行也漢制郡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爲

二千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後爲九卿九卿之冊職者然後爲御史大夫公以刑曹郎出監三輔無二千石磬折之勞而有九卿開雅之望公之得〃君可謂專矣唐制流內之官敘以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淸愼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公繇湖北大參改高安道無侍郎左選會計之繁而有審官東院循良之擢公之信友可謂孚矣能獲上能信友而又守其誠無失則雖朝執戟暮中書豈有忌之者哉於是進止雍容日爲關西夫子而楊綰鄭覃之徒欲廢之莫能廢也明愼折獄稱爲斷事包公而胡廣盧懷愼之倫欲裁之莫可裁也蓋其氣體豐其廉隅潔所過民必思之雖欲寘北門之鎖鑰不問不可得矣方今洪吉二州界聯閩越號難治也維公治之有餘內撫淸江外隄贛水雖釣魚於士安之亭潑墨於次莊之堂猶之乎賦詩而橫槊也躍馬而揮戈也爰是經畧置酒送之星沙曰汝勉矣 君之御車汝其副之矣

漢臣云川原丞目中詩見危峯激湍坦以受其轟象秀以成其獨斷文苑選錄

公賀龍洲于公榮 簡粤西大中丞序

評之云龍頌在簡素之中集其間何異之者

今上垂衣而治九有海內乂安堯庭舝服惟西南郡之屬稽聲教數觀兵或曰此烏蠻地姑舍之或曰此滇國之梯航百番之所瞻仰也取之便 聖天子曰不然攻城略地因乎其時獨不得新息侯諸葛君其人耳有其人則銅鼓可鳴鎮鄒可瀚崑崙關可以一丸塞鱷魚池可以一紙驅也然又以衽金褎華之夫刀筆筐篋刑名之吏不能格而謀於經畧之老臣曰卿其擇之經畧對曰臣不能知所知者今之新息侯諸葛君于某也 廷臣皆臚厥美颺言於 朝曰其也令沙丘稱循吏遷河內守爲吳公第一轉大梁道遴卓異焉夫今之所爲卓異者如拊琴瑟必更而張之如築河堤必決而畱之其才能足以理紛遏紜而亦赳赳然有喜事之色維公深厚寧謐好道而忘勢好義而忘名雖祿之以千乘弗顧也其何有於節鉞之尊御史大夫之貴哉昔李廣利能獲汗血之駒將兵數萬人出鴈門朔方而其功必次於張安世之下

馬燧姿度魁傑長六尺二寸沉勇多筭爲綏銀麟勝招討使而其名必遜於李晟器之後無他尚德不尚力貴謀不貴勇也于公爲泰中臬晉中右轄漆漆若無事而史胥輿臺之衆皆叉手立屏息銷聲而莫敢言蓋其正直神武之姿出於常人意計之外表表矣乃復假道於楚之郵傳有此 命某等幸與公官於楚交口賀之曰吾豈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拱手百粵之前食肉富貴而已哉將爲 朝廷効臂指力鐫南詔碑致碧雞金馬之神然後返也于是朝受命夕理裝揚鞭指西南郡無難色某等再拜而送之郊曰于公者眞今之新息侯諸葛君也

漢臣云其緻語者目之澄波其巍峩者得之山岳誠之云遺古握制如充國方畧忽爲淮陰之奇兵決勝在心原非險也

陶石長詩集序

書法自淳化而後爲絳帖北楮北墨頗有精神慶曆中希白僧摹之至紹興中三易而失其眞是爲潭帖今人之詩去四始六義遠較諸唐人皆潭帖也風雅之士欲摹唐詩如臨本然猶有希白之遺風欲摹晉詩則贋倉皆皓而其人已非王佐所云十二片石不知何人所鐫者也華容令陶君石長善書法有烟雲卷舒翻動之氣而古意渾成筋骨隱映自然可寶其爲詩心眼迥出與書法同然竊疑其人抗言皇古之上不屑汞風以下褻裀兩晉睥睨三唐如前代中何人可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秀命賈至德幽坐省吾私陶詩之歸園也客笑高樓滿心歎晩節誰陶詩之連雨獨飲也少許欣有足半醉忘其饑陶詩之乞食也我心素欲古性天畀可聞陶詩之有會而作也彼何人哉祖其氏者亦祖其詩彭澤于是乎有後矣雖然陶詩有枯有腴有簡有文其枯而能腴者潭帖之比也其簡而能文者絳帖之比也石長之詩簡言近事而變化神奇至于不可方物如龍之御跳天門虎之蹲臥鳳闕則又於詞家中得書法之三昧也已

漢臣云詩字合論水乳交融有來外味誠之云文在書品有棠斜綰虬之勢文在詩品有落花依艸之妍

鼎建漢壽亭侯 關聖廟序 代

余惟人事修而天工斯建官寮肅而神廟爰安所以

墠壇立像始自生聚之年崇德報功哲爲守土之責
予奉　命撫三楚郊圻未靖戶口未綏思所以平定
而安集之夙興夜寐靡敢告勞比及三年稍有成績
民漸歸其市商漸出其塗士馬漸定財力漸聚覩昔
日之哀鴻仳離功相倍也余乃拜手稽首縮酒江茅
告于漢壽亭侯關聖之神曰於戲三楚故公之節鉞
地也公以忠義爲心智勇爲幹孤軍處兩大之間而
威震華夏罔不率俾至于銅柱勒衛山而程普不敢
窺其界兵聲控關洛而張郃不敢攖其鋒倚歟偉歟

公之三楚非今之三楚歟而爾神在天之靈獨不相
予以寧壹此區宇耶惟茲鄂渚爲公當日冠蓋遨遊
之地仰瞰荆門俯窺赤壁左有周瑜右有諸葛鳳觀
虎視臨照于茲久矣而乃石門銅鼓盡設鍾簴桂水
萸灘皆典棟宇獨此堂堂省會尙有闕焉神明實應
且憎予用是捐薄俸爲作廟貲復簡能官計其工匠
甃石之需楹柱庭楹之費約若干金余綿力不能支
迺率任持而勸募焉噫作廟猶作室也壁茨之不塗
無以固吾垣丹雘之不加無以飾吾墉茲役也垣墉
聳而民之室家日以增丹雘施而官之政事日以修
則三楚生靈之慶也非予之耀崇觀圖福利也

漢臣云祠廟碑版最忌纖麗幽怪二種莊嚴簡重
卓然大雅
誠之云言之正直聽之和平

公賀楚憲副卞月華榮晉苑馬卿寺序

古今巖險之地在東隅莫如齊之蓬萊魏之清淵在
南服莫如吳之江淮楚之荆鄂而在西陲則莫如秦
之北地郡爲襟帶區也其政繁其民陿故非英傑命
世之姿耿介逸羣之品不能勝其任而愉快而欲以

一人兼歷之也難以一人兼歷之而玉節金和屑嶪
而上也則又難惟我月華先生涵泳道德茹吐經綸
以科目爲一時從龍之冠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也
加之以英爽善斷忠信愛人於是其典郡也刑政修
催科一民有劉公一紙賢於十部之謠焉其領蕃臬
也風紀肅戎備精士有不願封侯願識荆州之請焉
至于再任東南兩監楚牧皆士馬交會之衝草昧幾
難之日而公處之謐如鹽鐵郵傳綜理各當兵強而
民不戒國富而士不勞賢哉過人遠矣　朝廷欲尊

顯之以風百姓則宜節鉞楚不然中樞秘府之間可辟而代也而乃晉之以卿銜仍勅領隴西地一似北門之鎖鑰者何與　當宁若曰方今九甸清寧四審賓服安不忘危所急者馬政耳昔張萬歲典馬於貞觀麟德之年天下以一繼易一駿王毛仲繼之雲錦成羣彼非隴右地哉而令之專美於前耶雖然公之秉心塞淵超軼前古夫豈特毛仲之匹而已固將進之台衡如張九齡出之軍中如一韓一范也况乎公之同年不數人非輔相即使相也追風軼電之氣

不可範以馳驅而彼蒼者天若故遲之而將有以大美其後也予覘房宿之光明大而澤知其下必有賢人君子掌天駟𩌏鉤鈐者房六度爲明堂　天子布政之宮其應當在苑寺入司喉舌公于茲必有升天衢躍帝屏以仰應乎三台者矣

某臣云玉武于好禹有鄒葉金章泥玉瓏總絡頭
用譬剪水幾態嬌礬嘶風韃諸飾文之雅麗正
復相似
議之云寫用才得體是作制誥手我爲案屬贈言

楚學使狄陶隣選牘序

夫國家之有才譬如山澤之有珠玉惟人所取而獨存乎取之者之用心是以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生號爲楚寶而苟非以忠信之心取之則惟金三品瑤琨篠簜亦間出之虛名而已不亟得也予盱衡楚材也久而於狄公陶隣之試藝得之吁可喜也狄公以忠信之心典學於楚尊崇六經罷黜百家於四子之書仍琢磨以通其意於是朞年之間楚風丕變僉曰其教之神也令之肅也而予獨曰其心之粹也士子皆仰照于儒臣而儒臣曾不能自照其心以至虛華者進循理者退奔競者收恬雅者棄蟠木有左右之

容明珠遭按劍之叱良可悼矣惟我公之取舍堅于金石信于四時而復屏絕苞苴力辭竿牘以至公之心處之於是其論文也質而有章典而有則或爲雲夢之竹或爲湘沚之蘭或爲陽春白雪之吟或爲八索九丘之著前夾林而後蘭臺左鶀鳶而右羅鷩允楚風之所美者無乎不兼也微特此也楚之爲卿子冠軍者既因其高等而有以作其敢戰之氣即其爲南冠爲下乘者亦因其鼇剔而有以動其翻然勃然之懷則楚風之丕變將在建櫜偃革之間俗美化淳

之日國家有此儒臣庶乎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所學也

漢臣云論文而歸本衡文之心可謂探驪得珠矣濬光華濃氣成雨誠之云和吉之氣可融文士之粗豪磊落英多之地假吾弟不司文衡而兼鑽論也

楊泗水書畫册葉序

書畫難知書畫者尤難王右軍書龍跳虎臥爲百代宗工而米顛猶云吾書幸無右軍俗氣何也此知體之難也朱濂菴聲爲律身爲度而其書法乃學曹瞞且云天下字都被蘇米寫壞之此知用之難也倪雲林北苑之後身也而其畫師出於中涓之馮覲此知派之難也焦山瘞鶴銘謂爲右軍書而其款華陽眞逸則顧況之道號及觀陶貞白集乃普通四年筆也此知款之難也畫者蟲書之餘意所以宋僧溫日觀畫蒲萄枝葉鬚梗皆草書法也而人但知其善蒲萄不知其善書此知兼才之難也明時宗派各出體用紛然僞款䧺眞兼才罕辨董思白之書畫膾炙長安市而贗本多晚年幾不能自辨且贗者或反過之故曰書畫難知書畫者尤難也吾友楊子泗水于書畫

家潛心四十年一日愴然而悲肅然而恐且局局然而笑曰道在是矣遂品次書畫若干卷裝以豪犀文以絲綺束以蓮枝之帶裝以玳瑁之牀而寢之食之不釋手焉所以局局然笑也其初之愴然而悲者何也楊子愛堪輿爲葬其母故周歷大山大水登高臨下幾幾乎口于虎腹于魚而後得因此知古人書畫其木石經營波瀾慘淡亦猶此也見書畫如見其母故悲繼之肅然而恐者何也楊子爲尺幅之箋幾行之墨浮長江泝臨淮亂于河而後返所懷橐金爲償者所給見之不必愛愛之不必見既見之既愛之而不必得至于輾轉伏枕廢箸嗟吁隕穫其身而後已故恐至于今海內稱賞鑒家析宗派分體用者曰唯楊子別眞贗理兼才者曰唯楊子懷奇博古之士三獻其門以不獲售爲恥楊子聞之其得不局局然而笑乎予過武林舍其家見其寶晉齋中題沈石田、唐六如、仇十洲、文衡山之畫、爲四大家陸包山、陳白陽、文休丞、錢叔寶之畫、爲四名家而其餘若侯夷門、莫雲卿、周東村、茂夫、文五峰、張夢晉、吳小仙、姚公綬、杜

古狂東原戴文進王孟端之山水談學山魯岐雲夏仲昭之花鳥竹石齋中曾一見之品次不之及也書家王雅宜祝枝山吳原博邢子愿數輩實爲思白開先而楊子言之且不屑焉予因怪其眼過高不可一世而于四大家輩獨津津好之如曹彰之愛馬阮茂弘之愛棋非此不樂且書畫楊子之所兼好而或彼之或此之又如漢武帝之于邢夫人尹夫人並寵之而不令相見何也問諸楊子楊子笑而不荅毋乃知書畫者難而知知書畫者更難乎

漢臣云中一段描寫生動令前後雜論書畫處字字飛舞是張僧繇畫龍點睛手

誠之云宛然寫一米南宮再來

袁重其尊慈霜哺篇序

余嘗怪袁子重其以詩文走天下知名之士疑乎秦而復以其侁侁之軀爲牛馬走何也蓋袁子之所挾者詩文而其所志者則母氏之霜哺篇與居也袁有母不三十而寡訓其子筆耕墨鋤以底于成垂五十年士大夫思之慕之爲其幽貞顏曰霜哺哺者吐也猶吐諸其懷中而予之也士大夫之詩文凡言節言孝者皆吐諸袁母之懷中而出之而袁子爲之郵致焉報反哺也袁子既報厥母而士大夫亦以詩文之故報袁或周之以資糧或衣之以絺葛遂遂而有袁子忻然愛之而或予之以[illegible]之錢非禮之餽則夷然弗屑也袁子豈好[illegible]之矣曰古之孝子以德養不以賄養以[illegible]而可貞以賄養則甘而不終其教然也袁[illegible]爲余言苦節難苦節于風淒月冷之夜更難[illegible]之下而手霜哺一編猶之乎風淒月冷之夜也而苟能以袁母之心爲心則雖淒

風也而慶雲冷月也而暄暘矣袁氏之書導人以節以孝豈特一家之霜哺一姓之詩文而已哉

漢臣云重其交遊傾海內然未嘗一與居間暮夜事予每歎其古道照人德養賄養名論切中霜哺集中故當以此爲知己

誠之云短篇有關世教便是大文字全五幼孤奉母節孝可風雖以祿養實以廉養宜此序言之懇至也

比部侯乾中暨元配秦夫人齊眉序

夫居廣廈細旃之上而談羨門安期生之清虛金閨繡闥之間而語湘君蕚綠華之美此事之不倫者也而德有相配言大非夸則於我比部乾中之伉儷兼

得之何以明其然也比部之爲人也賦稟清儀刑美所讀者內聖外王之書所宗者修身立命之學自都諫公通籍而後至子兢先生昆與季不發諸其身即發諸其子而先生顯顯名場者六十年越比部而始大自張孺人翟茀而後至徐華兩孺人妯娌非榮之以旌即榮之以養而孺人相繼蓋鹽者五十載越泰夫人而始章蓋天之所以相之者厚矣雖然天相之者厚而人之承之者德顧非乎哉比部爲王謝家子弟而沉研六經五走棘闈不輟蓋憐其親之以棘

闈老也泰夫人爲珊瑚寶鈿中人而躬衣弋綈中夜紡織不怠蓋憐其姑之以紡織終也夫丹竈之法煉之以誠神仙之姿基之以孝比部之伉儷惟其孝也故於今御文軒施象服爲二人驂鸞衣紫之遺惟其誠也故文軒已御象服已施而猶抑抑然若曾薪閔鞠之衆鍾禮郝法之儉也然而歷年之內其施仁也廣其濟衆也勤僊蓓宰相才也而屈爲玉巖令十有四年幾幾乎陽城之自署矣公爲之代籌　國帑私佐民錢而仙蓓於是乎出巖疆登儀部爲畫錦之遊也其伉儷之愛其子以及其子之子民者施何博也迄于衣人衣推人食熒之廬而婺之舍者又不嗇錫山而玉巖矣如余所見公之猶子駿聲以均田故僉北門亭長憂心殷殷然公猝爾任之役其役非所謂愛其骨肉而忘其羽毛者乎宜乎天之相之祿位孔嘉僊蓓既優游乎八磚之座而爲章爲光諸孫子復翺翔乎兩序之階也歲甲辰公與夫人俱六袠鄉人之賀之者張瓊筵舞鳴佩而余顧爲是唐山七始之歌淮南八公之操夫豈儉乎哉家僕少思泉壻于晚

竹公而庭竹益茂有碧筠堂下之謠及今百餘歲而余仲子莊頎亦復爲君家壻廻視碧筠堂下上有松脂下有虎珀前有竹實後有鳳毛不禁其笙簧之迭奏也矣

漢臣云開手瀾收手緊中間空曠容數百人氣格高偉不專以芊綿纖麗爲工
誠之云富貴家宜勸他寬聰明人宜勸他厚序中隱隱含着此意寄言于斯爲古

大參盧澹崖蘄州志序

蘄者楚之香草也屈子爲離騷上嗽天帝中采遊仙下及於木夫土伯魚屋龍堂之異狀而其所志不出

於荃蘭茝蕙一二香草之間則蘄之爲楚美也漢縣之隋州之今仍之而其實屈子之志而已矣屈子文章之淵海分野之權輿也而且於蘄乎是志士大夫不蘄之志而何志乎然夷考其時屈子姊歸人爲三閭大夫非蘄産也非蘄産而志之若懷鄉之草茬席不相離而況産於蘄者乎澹崖盧先生負屈子談天炙轂不出世之才而不忘其所自始于是爲蘄州志或者曰先生之爲宦博矣丞于粤守于魯引鹺于燕漕粟于吳會尼山練湖之槩靡不臻焉陂細柳伏波

之穴靡不探日華之宮綠珠之井響屧之廊耳而目之靡有不悉而猶戀戀于蘄胡千里之駒而棧豆之不舍也予曰不然夫舍蘄之金沙錯鎛而談狐子勾漏之奇猶之桃葉人渡西河漂漂然不知其所如也舍蘄之翠竹芳蘭而語金鶯珠火之罷猶之康樂公入蓮花社名利之心都未除也舍蘄之龍盤鴻宿而矜雞陂鱷澤之多猶之穆王之化人國羿白狼白鹿以歸也舍蘄之無藥禪身麻衣道體而求諸石袍都嶠支硎郁墓之柿骸猶之優戲仲尼而披髮祭于野

也夫葵藿猶衛其根鳥之飛必返其故鄉人雖獷必懷其父母之邦既父母其邦則當爲此邦之綱紀者而官長志爲此邦之疆理者而賦役志此邦之人有爲之屏翰者而戎馬汛防志蘄州斗大地之綱之紀有其志之若泰之長城確乎不可拔矣蘄之我疆我理有其志之若成周之井田經界畫然不可搖矣蘄州之屏之翰有其志之若唐之府兵明之三大營旗幟刁斗森森然不可犯矣蘄州得一盧子而山川以之秀衍土田以之富彊天下之爲山川爲土用者孰

不願得盧子而生之而志之以使其秀且彊乎此先生之志也懷楚香也寶楚善也由楚而達之天下也一舉而思君念祖愛民之指備焉故曰其文約其辭微其行潔其志芳屈子以後一人而已

漢臣云閣禮藏方史家輿地僅各自爲志耳以蘄爲主取粤魯燕吳山川名勝點染錯綜香澤光輝隨風四集豈非驚才絶艷

誠之云香艸着想似入幽路而放出光華不啻琪樹之垂珠白碧之血玉肆麗之觀止矣

王山人奕鴻序

晉陽山人昆崙通內外典尚清修涉方技而所志在

國史尤在晉陽史不忘本也中年走燕豫航吳楚爲
四聲詩三教九流說集古今金石書二千種木版所
不藏者曰畫舫集奇矣又有奕函六卷雙姓奕二十
枰車象圖三十有六字之曰奕鴻嚀至矣夫鴻者飛
動之形也舫者不定之義也以飛動之形兼不定之
義於書史何居焉而以之名其奕也吾聞之也黑白
未分一着安存從前十九迷悞多人其意通於禪也
爲之作宗門方語五家付法𠂢派序彼亦不生此亦
不死唯其不爭是以無已其意通於僊也爲之作張
三丰七段工夫楊拳頭玉髓集序入猶蛇竇出似鴈
行饒三綴五連屬成章其意通於詩與畫也爲之作
山居詩畫舫齋名畫序有單有挍心目齊到壞者覆
之不悞一道其意通於史也爲之作史槩閒抄晉陽
遺乘序至於河汾藥草處處開花螺山風雹時時陰
雨又其一路敍梂以飛動之形兼不定之義者也蓋
王子之所撰詩文皆奕也而不知者以爲畫舫集耳
王子之奕譜皆其詩文也而不知者又以奕數當之
宜其足跡半天下而知之者寡也家有楚成之璧魏

惠之珠則願觀者塞其門觀者歎息而主人無言焉
非不言也從吾所好而已或曰王子手談奕口談仙
足踐宗門心懷國史饑疲已甚其何好之有焉予曰
不然騏駿之馬非不千里也而羈其口絡其首蒙其
腹馬其足何爲者耶馬不以羈絡故屈千里之蹶人
不以饑疲故損百世之期是奕也將與三國手馳騁
天下而登徒畫舫之閒閒已哉

漢臣云忽合忽離有意無意一種夷猶蕭散之致當屬文中散仙

誠之云有一黃冠善棋人請一字訣曰活活文家之妙亦不外活字看薪齋文生動之趣可悟此旨

葉蒴弟生母陳孺人壽序

大攬乾綱者必體坤維宣陽德者必資陰教吾家自
希哲公而後申國夫人以母範特聞皆原於及笄之
配而有出自專房名齊舉案者雖李潭州不能不敬
之如賓韓夫人不能不愛之如姊也葉蒴弟之有賢
母也鄉人稱之郡人亦稱之僉曰司空葉氏之門世
有賢淑而其顧我復我玉子於成者則本生陳孺人
也孺人以閨秀之姿爲箕箒之助循禮蹈和陳詩納
雅歸叔氏於窈窕之年固灼灼之春華皎皎之姝子

也我叔氏性嚴毅勤起居不爲蔡中郎琴酒之供而爲周武平治生之養朝而饔夕而飧非咄嗟而辦則不樂仰爲事俯爲育非竭蹶而營則亦不樂而孺人實左右之得其歡心凡菡萏之辰海棠之夕葉母在陳母未嘗不在而及其嚼梅花之雪茹杞菊之霜漱園蔬熱池魚釀秫酒揚脫粟葉母或不在而陳母則無乎不在也天錫之胤侑以名娃先德旃次業旃丰神俊偉若千里之駒鄉人皆日和宇公之得兒也晚而得必寧馨者誰之力也諸孫濟濟然襲溫恭之黼

衣被禮義之繡裳與殿臣聖生諸昆季稱高陽里者誰之詒也我孺人雖讓其功於葉尸其德於夫而猶予輩不能不以李潭州之敬敬之韓夫人之愛愛之也業旃弟深自崁瑡田疇墾闢不異兒時而室宇倉箱有加丁舊孺人喜之爲進一金罍聞予之祝辭再進一金罍於是乎和六爾嘉諸兄輩相與調瓊漿澂玉屑擷黃精紫芝之英以壽其壽也

漢臣云立言有體居然珪璋蘭蕙之姿

誠之云情文纏綿說閨閫瑣屑事如兩比濃衣纖素鹽酒調羹圖

聖生侄行卷序

今有人听然而語於人曰吾爲飛書馳檄於壁壘之間則如枚臯爲高文大冊於廟廊之上則如司馬相如人必日爲迂且誕而以予觀之今之南北士旣有能踐之者矣吾侄聖生非惟踐之而且以此摛藻於天子之庭昭回於五書之庫矣初閟其文不肯傳坊人求之殷且篤然後梓諸棗梨曰此吾今日之所以售而賦之殿前作金石聲者也予讀其文閎深儁偉姿態橫生有磊落嵯峨得於江山之助者有紆

餘往復得於車馬之勞者有幽蒼爾雅得於老僧之靜言者有醞藉風流得於士大夫之塵尾者而又有簡近約綜得於宋人之訓詁者變非一端殆難以皮相也今天下之日趨於變也爲諸子則如諸子爲古大家則如古大家爲朱註大全則又如朱註大全若但有其眉目無骨相然者起枚臯相如於今日曰女能爲朱註大全之文乎曰不能然而風會所趨人情所愛悅枚臯相如不能修矯衆之虛名而坐于功令以老也顧其氣其力必有控之縱之於功令之外而

斷然自爲一家者其眼光亦必有遐矚於朱註之上
下前後而不拘一隅者聖生今日之文之美謂此也
獨怪聖生年不過荆川學不過昆湖而能挾其區區
之鉛槧入對於　華屋之下無戰容豈其巧乎有道
術者耶昔韓退之夢呑丹篆而其文益工聖生亦以
入闈之夕夢與予講析書義而獲售則未知書義之
爲丹篆乎丹篆之爲書義乎抑吾家罔卿侍御諸公
假托于予授之以五色筆使其烊纚千言炳炳煌煌
於家乘中乎則是前人之所爲積德數百年始遇者

而又非枚皐相如之足倫矣

漢臣云立於風運之先然後能應風氣而出文章遇合綉譜金針片言居要
誠之云相如云賦家之心包括天地總覽人物亮非欺語全五行文不肯讓古人以勉聖生非夸語

爲楊荆生貽其姻友盧抒赤序

予遊南屏石龍諸山見其間峰巒委抱林徑相牽怪
石修篁衿帶左右知其下必有賢人君子連袂而與
爲稽顧之鳩行者於郡之西南隅得楊子荆生又於
荆生之同舍友得盧公抒赤抒赤固浙之知名士也
髫年善屬文雲蒸霧涌見者比之鷗鳥賦又比之湘
靈賦云獨其丰神雋遠雅向清恬爲陽春白雪之吟
不爲陽阿薤露之曲是以翩然高舉與黃鵠比翼不
與雞鶩爭粮每當山月窺人松雲罩笠之下戴葛巾
披鶴氅攜周易一編與楊子討論終夕皆畫前之秘
旨揲後之微言也有得輙飲酒飲不過一蕉葉即燕
坐如管寧然一藜床三十年不撤也蓋其好學覃思
出人意表惟清惟靜守德之宅有草玄西蜀之風焉
故其理家也清而不滓爲平準爲貨殖有牙籌握算
之名無和嶠錢神之癖也其與人也中立而不倚爲

游俠爲世家有結納名俊之心無妾婦軒冕之色也
家不設寶晉齋而翰墨山水五體八法之盛未嘗不
亞於元章也宅不置衆香亭而紅葉素波蘭橈桂槳
之勝未嘗不比於魏廉也居不爲金粟館而經卷香
華珊瑚瓔珞之觀未嘗不齊於孫逖也顧其平生所
善惟一楊子楊子爲講德論則盧公亦與之爲講德
論楊子爲逍遙遊則盧公亦與之爲逍遙遊楊子之
少子璞美秀而文盧公婿之如陽城焉將世其講以
達於無窮也丁酉八月爲盧公初度楊子與其少子

暌壽之以巨觥而乞言於予予望之其貌肅然而恭其神窈然而靜倘卽秦時之所謂盧生入海求神仙之藥者歟秦時入海而今何以隱現於南屏石甑之間且與楊子爲衿帶友不離也蓋秦時之所謂盧生而漢時之所謂魯兩生也

蒼臣云名采駕蒼烟而凌翥綺詞披絳樹以裴回精光奇勝嘗在昌黎眉山之間

誠之云彤容兩心莫逆文酒山水之外別有幽致

侯駿聲聞皐社序

東方朔曰詩曰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言聲聞之必信也而以之詶客難何也蓋其時上下和同賢否混殽抗之則青雲之上抑之則深淵之下雖蘇張復生位不過執戟耳聞皐之說將有驗有不驗而吾邑諸君子復以之名其社何也蓋曼倩之讀書止於博聞辨智而已有遺行則有遺榮故積數十年官不過執戟諸子之操術殊而用心偉卓然表章六經罷廢百家其傳也非曼倩之博也九辨九歌沉吟往復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其辨也非曼倩之辨也留侯書策陳平出奇依五德之縱橫爲九成之

變化其智也非曼倩之智也是以思含風雨韻協宮商一言而傾動王公折節豪俊有龍翔鳳舞之期爾予初望之若襄國之旌旗森然成列載觀之則咸陽之壯麗倬爾千門熟而睨之則羣雄霧列霹霓峨冠帶甲奔輪馳騖海內雖使王良執靶韓哀縱送以從之未之有及也此諸君子必效之業而或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效者不可得而見而其不必效者復安可得而幾乎予聞之有隋和之寶則泣玉者至有流水之徽則賞音者至一人先登而諸子騈舞於其後交相斂行以大其功深自抑損以成其德卽肩隨十哲而方駕五臣乎可也乃循岳牧之數爲二十有二人雖岳牧之多人豈有異於虞部之一奏哉侯子駿聲倪子迪儀刻將成而字之曰聞皐言聲聞之必信也東方朔以之詶客難而予直以之難客也

蒼臣云精典奇秀一經一緯備宜今古莫作小文字讀

誠之云似屈古人伸今人以鼓舞少儁宜有此傲睨千秋意

王孝廉季鴻時文序

士有一說之奇馳驅當路一劍之任陵轢諸侯至於

抵掌黃屋之下爭論南宮之前而神色不變者有超世之姿而又濟之以堅忍不抜之志故顯也或王子季鴻、咀嚼六經研心時藝沉淪於考第得失之間蓋亦有年而其志則確乎不可抜懍懍乎其不可揺所以其爲文也矜詞洒落雅韻飛揚搜淵義於石渠討靈文於汲冢如倒黃河之水注之百川而其源未嘗不歸於星宿也如山谷之中虛外朗有竅坎鞺鞳之聲而其韻未嘗不叶於徂徠也如海若之獻琛珊瑚珠貝隱見於驚濤巨浪之區而其光未嘗不通於若

木也當其初篤學敏行足不窺園世人如不知有季鴻季鴻亦不求世人知及其一旦激昂青雲頡脫而出天下信之以季鴻爲珠樹林爲蘭臺聚揮袂風雲賓服豪健而問之郎當日塗遇季鴻揶揄季鴻及踽踽凉凉季鴻者之流亞也蓋良工之鑄莫鄒取人不踰寸而其得意不在於劍泰豆氏之御馬舉足無離地而其得意不在於輿伯牙子之操遮鍾按節無遺徽而其得意不在於琴心手之間縱送之會相悅以解相恬以忘郎季鴻亦不自圖其如此之美而彼嘗

賓然以爲知季鴻愛季鴻及公輔季鴻者猶之乎以瓢測江以筳撞鐘之見也惟我月潭太史能知季鴻於衆人之中存心伯兄能坦季鴻於逸少之日而先博議之流風餘韻于是焉依嗟乎六韜之書陰符之訣爲季鴻收拾殆盡矣君家自有論衡一書向爲蔡中郎掠去而今乃歸諸制舉義之間其言具在其志可行將抗迹於瑯琊觀光於太原與金馬章臺比烈而豈徒以雕瑑曼辭爲公孫之射策而已哉

漢臣云以沉凝得裁以飛盤得勢意有餘境覔有餘觀

誠之云大爲晚遇者吐氣古人所以有騏驥伏櫪志在千里之慨也

李太醫六十序 蘭生

余入小學時、蘭生年舞象方揮魯陽之戈修孔氏之業衣服間冶揚光飛文先祭憲、與岐山先生爲洽比交舉燧升觴愛如猶子因而蘭生、與余兄爾嘉爾長輩、約爲昆季入則鳩居出則鴈行臧奴無爾汝之分巾帶有姑嫜之序眞兄弟也迄今巢林屢易瞻顧非常幾幾乎爲擇木之春禽向陽之秋葉矣然而交非如醴意實投膠蘭生以失怙而工醫余兄弟亦以奉

慈而苦讀立言講藝各爲一家及其有成亦復相類
挹手澤於軒岐聽音容於曾閔一也扶衰葬於當厄
惠緣寡於居官一也余家有景槐伯而蘭生亦有能
白叔余家有儀季而蘭生亦有茂生弟婉戀綢繆
宜其家室亦一也若夫抑志三宗抗懷五德有拜賓
之童子無笑客之美人則李氏之家風過東萊郡遠
矣南渡以來薪傳二十五葉曾不見異而遷其德恒
其學𠩄其算長將以壺公之術仙去而天之意恐以
一人之遠仙而反令斯世之多殀故姑使之食息人

間與白髮之賓攜手而同車烏衣之秀執轡而成行
焉余以孟氏之隣說謝家之寶故言之切切而偲偲
而不知者但以爲南鶴之塤詞洞庭之舞樂也

漢臣云敘交游故舊事惟盧陵最工以其語簡而
意深耳此文情法兼至眞得六一遺調
誠之云雲泥畢觀郎車笠相揖亦徒恭耳全五自
寫通家之誼篤愁由衷不愧金石之文也

崑山吾宗呂母蔡孺人八十壽序 代

予外氏黃門公家於婁在崑城東三十里執友呂靜
錦先生數言崑之中有隱君子二伯君諭仲翊武竝
爲族之諸生伯性淳厚物莫之與忤仲慷慨有大度
多縞苧交孝養其母蔡孺人年八十矣八十曰耄於
男子爲杖朝之年　朝廷蒲輪之寵將於是乎錫之
孺人雖政不出中閨亦足旌也君諭兄弟於其壽也
冰紈霧縠以章之仙棗靈瓜以飫之蝸笙羲瑟以將
之復慝老乞言以美之其志偉矣予曰之周覽女史
見夫采蘋采蘩之間頌之頌之之下登大年單多福
者必其前有光後有耀而內德之無所于虧也兩君
出東萊公後越忠穆公渡江家於崑子孫相繼知名
如邑乘所載三童子孟仲叔烺烺如也沁州刺史克

明公由洪武辟召爲郡守清而惠志載其堅冰度徐
之事立儒廉頑三百年如親炙焉子臬憲公起家進
士廉冠中州謫繫左遷乞歸視養終其身兩公雖位
不稱德乎而淸白詒謀厥蔭遠矣繼世尚素公以賢
書官二千石壽大耋稍稍發舒先志子六人其仲公
之子存之即兩君王大父也時大母陳茹荼數十年
育乃孫靜山公克厥家兩曾孫俎豆沃若久而彌新
是呂氏之爲男子淸忠耿介足稱端人即其閨閫間
蘊粹含章亦東武之賢媛南城之妙匹也蔡孺人丕

承內則早聽色絲酒醴鹽梅不尙豊華必腆以時衣無新故紉針澣濯必潔以完五畝之宅環堵之宮必灑以掃事節姑終其天年奉盥承機必莊以順撫兒女及諸子婦視履分香必整以則敎二子延名師說禮敎詩必簡以至髮巳花矣而居處飮啜神明絕異人是孺人之爲賢嬪爲令母前有光後有耀者也於以增曆三淸分丹四照襲蓮花之繡闥坐葡萄之錦屛豈爲過哉嗟乎人情莫不崇仕宦而卑隱約慕鍾鼎而恥藜羹樂勢利而忘仁義似兩君之潛德娛親

不爲祿仕必惋之惜之不知此孺人之所以壽也凡爲人子訥親安弗訥以危訥親樂弗訥以憂而不見今之祿仕者乎馳驅勢厚至於移曹九棘之上紆步八磚之中象弭魚服赤芾金舃非不榮也桂樽蘭膏餐玉饌金非不旨也明鐺翠羽雜蘤佩芷非不芳也錦韉珠轂流水游龍非不炫且麗也一旦失所爲東郭之濫吹步兵之途絕欲依膝下與老母飯香糜不可得矣以視兩君之優游菽水白首無間言不大相逕庭耶況長君好行其德次君膂力方剛諸孫爲文

學爲就傅玉樹軒軒然殆淸白吏子孫而享隱君子之報者歟君家相國蒼忱公憲副全五公余年友亦姻友也知君家事稔敢因靜錄先生言而并及之爲孺人期頤之左券云

漢臣云敘內則而兼及世德可爲譜牒中鼎彝之助後來俯仰世事聽者解頤觀者動色

誠之云博麗可比近代王元美遠亦不愧燕許而無其駢偶之習

黄家舒漢臣評
錫山呂　陽全五著
兒自咸誠之閲

序

倪處士遊草序

昔漢有費長房得壺公之術乘龍上下縱其所之而今又有倪長房得詩人之祕揮袂烟雲卷舒入妙倪子其費公之後身耶倪子天資聰茂湛於古學四始

之義特其一斑而才藻飛揚頻不可遏倪之爲費後身無怪也獨怪晉室諸公若王謝之風流庾陶之標致掩映前後呼爲晉人書不必羲之而皆曰晉書畫不必長康而皆曰晉畫曲柄笠不必靈運而皆曰晉人笠玉麈尾不必烏衣子弟而皆曰晉麈尾近代陳眉公所好琴劍圖書筐行持臥坐美好之物皆以眉公呼之亦其遺躅也倪子之詩無乎長房而無乎不長房且不以一長房足也讀書梁溪漱九龍之浣沼長房其清吟之倪瓚乎浮舟瓜步探千丈之飛濤長房其凌風之何遜乎放於瑯琊躡超然之故址長房其談虛之蘇軾乎觀光燕市頌石鼓之籀文長房其博物之張華乎折而南行渡秦淮窺桃葉長房一流觴之李白也乘黄鶴控巴陵長房一吹簫之呂喦也倏遊而東爲虎林爲髯李聞青女之嬌歌發仙人之妙曲長房一孫楚之登樓伯牙之高坐也一長房化爲數長房而數長房無乎一長房視晉人之歷百世而呼晉者精神殆過之也况乎費公之所役使者巫鬼而倪子之所驅馳者詩鬼俾高岑王孟之幽踪復

開生面元白錢劉之舊味再起新聲則吾慮其筆墨之化爲龍隨壺公去也已

漢臣云游戲成文淋漓奇恣
誠之云牽用古人幾同傀儡却似烟雲萬狀變現空中

錢隱君庄居序

錫之北郭有長安里蓋弘農之市也廛閈撲地舸艦盈津商賈雜沓其中以才力心計相雄長而欲於中覓一高尚之徒猶之布網於山張羅於水也乃亦有耿介不羣如錢翁怡山者殆天之所以變厥俗移厥

風聲而以赤幟易白幟也公之愛埒節武爲余鴈行今子五淳與余莫逆交垂二十年而公不以長者故有矜色也公通敏知大體宜乎貴而不必貴者天爵之高非人爵所能榮也公饑謦有權數宜乎富而不必富者北阮之質非南阮所能文也於是抱素守貞藏舟於壑寧爲海若之濛濛不爲陽春之皦皦寧爲松楸之寂寂不爲桃李之繽繽惟終日與結髮之妻方剛之子以談仁慕義爲事而不知其身之在莊嶽間也歲乙酉避兵坎庄有田一畦屋一椽水一池顧

而樂之慨然曰貧富命也兒女天也吾得蔽風雨善餘年足矣而猶欲談智於尺寸之間窺窬於分毫之利爲夸父之逐日不休乎抑披林臥石之餘足以老也於是坐芸軒倚竹床藝蔬圃其前植菓園其後呼奚奴爲之耕侍兒爲之織殆不啻羅含之徑孫楚之家也廻視長安里中之角奇竊射錐刀者信兩截人也蓋公之神崖高潔獨秀瑤林愛麯生無麯生態奉薄迦無薄迦語有古石戶風焉然而看花三月之辰競渡天中之旦與余兒和六爾嘉輩促膝飛觴紆遲爲樂含笙擊筑選妓徵歌復不知其身之爲石戶農夯公其骨體寒山神凝秋水在塵而不滓於塵者耶抑游心虛白雅志冲和在山而不泥於山在水而不汨於水者耶宜其蹲蹲然首首然爲涓子之遐齡偓佺之方目也若夫含飴弄孫斂時五福猶祈年之共事也

漢臣云錦華盡洗天質黎然誠之云經其點染野老郵落便覺衣冠都雅草木帶香

優曇集序

優曇集者留耕堂之寓言也優曇子負蟠龍之姿乏雲雨滯泥中逕攻詩文以鱗甲警爪見凡天下之所爲飛者跳者翥者翔者衝突而怒號者皆其文也人生之所爲歌者笑者噫者嘻者喧豗而震惡者皆其詩也所云石睡仙者何也郡鄂道也於袞衣繡裳縹緘刀錦之變無不經而乃歸諸遷廬一淹其舞也逾於醒也所云對鏡語者何也照膽潭也於雷巖風洞卓筆展旂之美無不攬而乃歸諸浣心一曲其鏡也逾於眞也所云大夢說者何也勃律天也於霞梯赤

城霓旌絳節之奇無不窺而乃歸諸九微一炬其夢
也迦於覺也昔李謫仙題崔宇詵竟乃憮然序前身
軼事及千秋未白之忠而以屈大夫自比至於幽吟
鬼語悲壯淋漓蜀道難枯魚泣雪讒遠離別諸篇猶
之乎夢詵也對鏡語也石槎仙也優曇了既已才竝
謫僊而復卑棲館舍乃自命曰館囚囚其身者未必
囚其舌囚其舌者未必囚其心優曇子以三寸舌與
南面王爭雄亦已過矣昔劉淮南自稱寡人而上帝
罰之守廁王輔嗣迷於易象而玉清貶爲司門優曇

子雖未免司門之謫不猶愈於守廁之誅乎年五十
作斷葷六囑與寶蓮大餤獅吼諸將軍遊差足自解
若乃中懷負石爲長沙弔屈之文慕切伊蒿爲王裒
勸孝之作則又優曇子不言之隱而寓忠孝於離騷
者矣留耕之義其留此也夫優曇子姓徐名彙新箸
其字別號滄洒

漢臣云意潔體芳非此不足爲優曇寫炤
誠之云許多奇托麗俤鬼仙一掃而歸正方是大
雅之筆

三知編序

三知編者何顧苹菴之所以訓蒙士也訓蒙士而先
之以父兄次之以師傅者何父兄養蒙者也師傅擊
蒙者也蒙以養正爲聖功故父兄之教子須積德固
根蒂德積於躬裕垂於後也父兄表也子弟影也表
正則影隨故曰教以身先自治也首誡之知理義先
器識而後文藝也夫簡默習誦記行有餘則學文也
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而姑息任厥意可乎授
小兒書不貴多貴精熟而欲速僨乃事可乎嚴豫防
毋忽始豫則立也雞初鳴咸盥漱情相通也狎甚則

多簡莊甚則多戾朋友且然况於父子家雖貧不可
不擇師擇師輕試擇友違志與家貧惜費等蒙之六
三曰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而遇狎邪則就之九二
日包蒙吉子克家而遇不才則棄之非其正矣存書
種休妄冀所以事天也若更業須擇技所以立命也
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人知敬學久而敬之與商
教術務體師情厚餽精廬選僻察具時其宴會而恤
其葡至於抑讒久任交總不出惡聲爲君子之所以
隆其師也語有之師者人之模範也若德行虧威儀

哉模不模範不範烏在其為師息交游慎出入則不自輕矣絕嗜好避嫌疑則精力紓矣寡笑言務誠實則儀律守矣將適舍求毋固而好為苟得焉非故我也人情於焉漓天物於焉殄矣禮之於賓主也命也有性焉而指摘前人狎侮徒屬非所以養虛衷盡館職也賓主於焉分同列於焉忌矣故曰勤毋好逸敬業之基也終如其始樂羣之藉也首敦本次督課析之十有四條所為博我以文也次習儀隨事務教因材微漸杜約之纔數言所為約我以禮也於是乎審

寬嚴明賞罰戒暴怒進之必顧其安也慎朴責知疾苦使之必由其誠也公好惡恤頑愚教之必盡其材也盡其材由其誠顧其安如是則厥心盡矣能盡心天必護夫子之所為知我其天也天知之而父兄何患乎不知父兄知之而童蒙何患乎不知然而童蒙之須知不可不備也瘠巷之所為作而萍巷之所為續也孝悌敬長孩提之童莫不知之非百拜三讓之虛文也讀書惜陰八歲以上皆知記之非尋章摘句之瑣務也謹儀戒戲久學以後罔有踰焉非諛聞動衆之字名也洎乎游辭嗜利矜氣侈費此成人之所先而亦於嬰兒誠之者謹而信端其始也敬神惜字寳身護物此賢人之所能而亦於成童望之者氾愛衆而親仁廣其意也自愍柔擇執之微推而致之固聰明聖知達天德大矣至矣而猶曰說雖瑣毋輕棄云爾萍巷之所以為父兄為師傅而不失其童蒙之心者也不失其童蒙之心則可謂之賢父兄賢師傅也

漢臣云詳慎端方之意見於筆墨昔人所謂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贊則意涉瓌奇正可相參

誠之云步驟大方如歐曾之平粹句法字法多從左氏來

于總戎文集序

賓之天下才也為天下才而託志艸廬棲神翰墨窘矣然其抱膝吟梁父時志未嘗不豪而文章亦策策乎有生氣也賓之之巷遇奇歷險奇戴雄雞冠著文心雕龍更奇蓋其英姿颯爽盱衡三代以前而論世知人恥落西漢以後故其為人度量則如虞卿籌畫則如婁敬機警則如鼂錯雄畧則如周亞夫而范增之好奇蒯通之激辯不與焉何以知之於其論著知

之賓之之言曰虞卿之棄相印存魏國也非恤一魏齊也魏齊之頭存而范睢脅范睢脅而強秦之氣奪矣非存魏而何婁敬之勸勿擊代知高帝之有平城阨也高帝阨於平城恥之因而擊趙代邊兵而陳豨敗後韓信從之則婁敬者計殺韓信之尤也韓信不之知漢人亦不之知也鼂錯計平七國與商鞅之計削諸公子同俱以泒忠賈禍貴戚卒首領殉之非王安石全身禍國之比惟不留意於人才用名將周亞夫故敗而鼂氏敗劉氏全矣其論皆有功史漢間至

於較五經同異曰春秋始乎禮禮本乎老聃似乎爲伯陽左袒又曰曾子格致之闕文必致良知之旨而後人以爲異端而去之似乎爲考亭立異幟又曰封建農戰之法必可行於今而郴郴州蘇眉山之說皆謬似乎爲唐宋諸大家矛盾要而論之不左袒伯陽則孔氏之春秋不深不先致良知則考亭之格物不明不矛盾郴蘇則周公之制作不尉以大故實之者周孔之功臣也而或者[illegible]縱橫任義俠傳介子之流不然則佯狂託佛[illegible]言[illegible]殺中如近代楊升菴之

比而已嗚呼是豈知賓之者哉賓之之心[illegible]湜然視今日之僧於南客於北囚於西躓踣不堪告語者與昔日之平賊於楚視師於燕建牙於越文彩軒軒然如一也兵法有之人人正正辭辭火火爲將正正也爲文火火也又曰世能祖祖能下下與東陽張中丞論將祖祖也與余不才論文下下也然余不以下下屈其祖祖者知其抱膝吟梁父時意弘遠也或曰賓之北走多神異事註蓮華經舍利放光此異人不可以文字相之

漢臣云人奇事奇文奇如長江激浪疊起隨伏忽進忽止讀而覩之愈見其大識之云遠議詩興踏畧躍躍太史公筆而不掩遊俠之興則傳者之微當自見

春培侄詩艸序

春培之年長于余而序卑于余故稱小阮若其詩則清妙過于余而余未嘗不以大阮呼之也邇者携岑蔚居詩若干首諸余敘余讀其詩鄉珠貝然數之不能悉廼即其詩敘之春遊句云白髮有方能變黑青山無恙不須醫青山而有恙乎春培何以醫之曰可黃金紫薤所以醫山之童瑤艸鮮泉所以醫山之瘠

而猶病其神之濁氣之弸也則以騷人韻士開雲野鶴臀之而岑蔚之詩次其後焉故稱烏目編也秋杪句云須知大隱常居市總未爲僧也住山山僧而住市乎春培何以療之曰可存鬚表外所以療僧之靡内視函中所以療僧之惑而猶慮其尚三空遺萬有也則以坤輿象緯書數方名療之而岑蔚之詩引其端焉故稱若谷子也下士之笑之者謂其五祀之不修而遠慕華胥氏迂也春培之詩不云乎窮達由來命安危未可禳獲罪于天無所禱也與宣尼同一揆

矣家祠之不腆而從事酒鄉侯謬也春培之詩不又云乎青塚暗拋珠子淚孤松横挂紙兒錢或割或烹以祀先祖與風人同一心矣而且殷殷玉樹眷眷萱幃曰兒小時思食親裹刻注腸又曰四代曾玄同戲綵一堂母子共銜觴蓋其孝與天高慈同膝下一篇之中三致意矣而區區五祀之不修何怪乎余獨怪其闢釋氏而與諸苾芻者遊曰三足鐺支石千針衲向陽也闢老聃氏而與諸黃冠者語曰道人心境寂小坐一羅龕也平生不愛紅粉而有河陽令之風味

生方則低垂曲檻疑西子嬌倚朱欄渾太眞也賦玉蘭則檀心半吐迎風舞玉辦初分挹露零也懷牛女則鵲欲駕橋應悵悵機難成錦費嗟哦也贈青樓則一回歌舞魂消却珍重休教落翠鈿也春培之嫵媚迺婘其無乎可無乎不可者耶抑春培落落寡儔有可有不可而其詩嫵媚連婘乃若此此春培之所爲清妙過于余而余亦以大阮呼之者歟

漢臣云荷衣滴露香潤清員文境入妙
誠之云文帶詩行如画百花錯以野芳益見其韻

臨安馬隱君序

物以珪璋爲瑞人以忠信爲珍無忠信而與其身之安用之阜不可得也所以曾子勤修仲由開善展生燕坐顏氏齋居年爾增德爾損也而况方剛之歲日居月諸者哉丙午春馬君惠卿與余交年四十爾而觀生閱世知雄守雌有南郭之逍遥無北門之浩歎若得道然者問其家兄弟怡怡然一吹塤一吹篪也夫婦賓賓然一鼓瑟一鼓琴也二子漆漆然一攻玉一攻錯也且也事長姊如兄課弱姪如子撫外甥如其兄之子文茵暢轂惟聞芹藻之花沃醴清尊不乏

椒蘭之氣韓康藥市彼此連檻公藝家居縱横一竅
嚐馬氏五常一人而已方今古道衰淪佹虛佹實劃
然而豺虎嘯㗁然而蛟龍唫而能守巳以忠乎物以
信敦川岩之素節高大隱之清風不亦惠乎況其業
不東西馳其利不左右罔而鷄鳴爲善淸夜焚旃謂
之白眉夫何遜也伊錫金某余世友楊履端之館甥
也於其懸弧之旦舉觥以賀之曰桃源之中自饒男
女華山之上別有笙簧請以余言爲不腐之龍芝長
生之赤莚可乎余笑曰唯唯

漢臣云隱秀相生英蕤特達莫作小文字讀
誠之云善氣芳氣溢于尺幅

記

王孝子五芝積制錢成寶相記 并讚

佛聖人也亦孝子也栴檀佛之於摩耶夫人雪山大
士之於屘母是也而或者譏其不忠不孝削髮而揖
君親謬矣揖君親者孝之大也所云以天下養養之
至也孝子之崇其親也如佛然入則進之甘蔗出則
承之色笑若蓮華寶髮之是陳而紺宇雕宮之致飾
焉甚者捐金以從佛之度舍巳以殉親之年夫人之

所愛莫如股肱而於親乎是捨所寶莫如金錢而於
佛乎是捐此大願也象地藏之精進大行也象普賢
之總持大智也象文殊之通慧大悲也象觀音之聞
修大戒也象栴檀之入定而孝子之事於是乎全矣
姑蘇王五芝者孝子也母有疾刲左乳以療之至於
七孔流血而神氣不衰所生亦壽考乃成地藏普賢
文殊觀音諸寶像而立栴檀佛於其中焉曰吾以酬
佛恩耳抑二人罔極之恩是報也獨怪妙相之難如
隋僧澄空者且三鑄而得莊嚴磨錯之難如襄陽老
姥者閱六旬而融金液何居乎而王子之鑄之工且
速也曰孝子一滴乳能生丈六金身則優闐王之香
像直取諸懷抱中矣而況乎所鑄之金先時十七代
之制錢也錢有用以荅人王佛有體以荅空王王孝
子其忠矣乎故曰求忠臣必孝子之門也

又讚 孝子復號五菴

分明是母乳而子故嘗之將母乳療母母愈見何知
本是法王金而我鎔作泥以王金象王功德吾何尸
不尸此功德云何貪嗔癡而復以癡名誠哉百世師

漢臣云旣足于城名教復爲佛法金湯如此豎義
直是總持三教莫作法喜小品讀
誠之云至性人說忠孝辯才無礙說法似兼擅之

傳

陶令孀母李孺人傳

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又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古之食君祿饗天糈節親令名者皆以將母爲汲汲則母之口肥甘而啜五侯之鯖也宜也獨晉陶侃爲監魚吏遺其母湛氏以魚鮓之珍而湛氏封其鮓還之曰爾以官物遺我無益我徒增吾憂耳吁官

物之畏人如此耶晉史賢之曰陶母今之慈姚有類于陶母者亦必曰陶母所以辛玄馭之戒子也曰兒從宦者來貧乏不能自存此好消息也衣輕策肥貲貨充牣此惡消息也辛玄馭之言陶母之言也凡爲母皆可以如陶凡爲陶皆可以如其母而惜乎萬室之國一人陶也余所見陶令石長其母則湛氏之爲母而子則陶侃之爲子也母姓李金湯連山人中土之間氣爾而美心爲窈美粧爲窕美貌爲娥比於中山之陰姬無一失焉及其所事姆教之婉娩而已麻枲絲繭之組紃而已不知髮之有髢眉之有黛也尊人開先公嘗言吾女精神端審時然後言非深中駮外之儒不以配也時陶君養志方歌鼓盆不成聲思窈窕焉李母之柴陶母之季故異姓姊娣也開先公與陶以直先生舊爲同庠學易友遂心許焉而婚媾成矣蓋養志君素善易易之咸曰利貞取女吉易之家人曰利女貞養志君而作求於李夫夫婦婦之利貞也季姑爲之前李媳爲之後父父子子之利貞也李十五歸陶而世母于叔母馮季母李咸得妯娌歡

兄兄弟弟之利貞也家道以之正矣家道以之正而吏道之貞郎取諸此象之象不云乎納婦吉子克家孺人年十七生長君成瑜廿二生仲君成珩廿五生少君成瑛廿八生一女終焉蓋出震齊巽見離皆嚮明之義也故自十七之廿五於數爲九得男凡物致役乎坤故自廿五之廿八於數爲四得女而西北之卦成矣西北之卦成則陰陽薄而夫婦不終矣年三十養志公病左手如痺右手如附枝而孺人飲之以湯舉左手嘗之以藥舉右手禱於司命之神越朞不

得貸而養志君殂矣妻道無成而代有終既無成欲
不死得乎所以孺人披髮徒跣哭擗無數而七日不
粒食也代有終則三子一女在長君繞舞象入頖宮
王氏媳婚、三日爾仲君九朞少君六朞女三朞所云
一索再索而得者固無父乎無父曷爲乎坤母也既
無父曷爲乎不坤母也李孺人讀易至坤母之說卦
日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有纖紝之義焉故其性好
積有中饋之宜焉故其禮尙乾餱有翕闢之道焉故
其教貴謹歨而周詳長君小有過必曲誠之且閉之

陋室中曰、隣里相馴無相践也又讀易至坤母說卦
之終曰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輿者輿也孺人以明
季避兵遷中右所越六年徙關門而金甕明珠玳瑁
輩易之幾盡至於居鄂渚僦秦淮而始得莞簟之安
是已文者文也孺人擕男孳女於旱蝗戢馬之中而
晝荻不廢教有義方石長君以順治之乙酉登賢書
爲文安學博而鶯遷石首是已衆者衆也冢媳王氏
不祿而鄒氏續之次婦焦氏歸之少婦鄒氏復歸之
鄒氏者冢婦鄒之女弟也兩鳳不雙棲兩凰不並息

而歸於一門歸厥母也宜乎準生震生相繼有蘭枝
孫女外孫女以次獲良倩也柄者秉也斗得其柄而
衆星拱之母得其柄而衆子化之孺人少寡九二十
八年爲石首母則其心如石威武不之怖也爲尼郎
母則其行如尼好爵不之縻也非愛貧也其志在苦
節爲國家任重致遠而不願其子之以豐樂苟簡終
也是故修其表而蔑實者非貞也困于赤紱而納牗
取容者非貞也利有攸往而見金剸屈者非貞也爲
官不貞其柄安在故陶氏之樂有賢母也方孺人爲

寡婦時以裙釵蒞男子之事授之衣推之食不過諸
子媳女孫而已爲寡母時以巾幗而修官長之事故
食人之食而憂衣人之衣而畏其樂殆不如諸子媳
輩之享之也或曰孺人少年苦多哀中年苦多涉艾
年苦多故哭其少子瑛哭其殤孫震生又哭其適王
之長孫女而肝腸枯者齒縮矣不知其手拮据口卒
瘏者惟石長君遊宦之故且不憂其不宦而憂其宦
之成陶子之才雲行雨施何者不爲獨虞其過正而
日中見斗往得疑疾耳然而信以發志終遇其主故

其誠不首之辭曰吾冀而職居閒散讀書修德光我前人今我寡也爾又在外倐吾思僮子備官而未之聞也旣而捧檄滇南巳居　王所而猶遣中男往探之曰離久思殷果仕巳矣未仕則來攺其東直不願其子之爲尼郎令也非不愛尼郎令愛尼郎令之爲吾子也夫尼郎令且不之愛而愛監魚之鮓可乎哉迨長子任尼郎中子亦以王命爲連然守禦而孺人之舉網得魚喜可知巳擘然喜之者二子之得祿而戚之者二子之母之不祿也天不憖遺一母爲坤道光而湛氏之徽音於焉絕巳後之人欲嗣陶母而三之得乎呂子乃歎息爲之傳傳曰余讀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又讀詩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而知母子之相成蓋以善積也遂水陶氏世有隱德李孺人實光贊之訓其胤爲廉吏爲賢閫盛巳而謙謙若貧家子無以爲容余官楚嘗至其家蓬蒿不翦出入無輿麥粥糲飯清風泊如幸立與之所謂好消息諒哉然其夙興夜寐孤行立功名以報補母之貞至巳而猶曰天地雖大莫我能容吁何其孝也

漢臣云忽莊忽諧歸于經術師于捉兎捉象皆用全力于此具見
誠之云似以遊戲作傳復遊戲說易文采葩流枝葉横生管公明之筆舌也

過母劉太孺人傳

昔之人懷德象賢尊生而惋逝雖笄黛必歌詠其休載諸風詩或留家乘或付史館所云詔許辭中禁慈顏赴北堂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者也我太孺人之德且賢也采風者　上聞述芳者野誌而表墓旌庭則以其子不公成進士故石公念母氏劬勞謀所以誌之由是四方之名詞輻輳絲筆纚綿合七寶以成月姊之章焉而猶闕一傳以命陽陽不敏其何敢辭乃爲之傳曰太孺人姓劉與過同井里世族也父肖月公爲孺人相攸而卜過吉遂適過始于歸堂絕尊章之奉欲執婦道而無繇霜飄露零悽其怵惕雖色將不逮乎而几筵薦馨如生如存可傳一挽鹿車宜井臼鑒彼小星戒爾攸遂與子老矣惜乎別鵠鳴冰絃斷機上之流黃不絕啼烏之夜月長懸可傳二過之先産素封逢涔儀室屢罄太孺人謹筦鑰節闕費先業晏然內而廩外而畬經營或倍之惟教子耕

抑如也幹蠱之丈夫不終恤緯之巾幗斯著可傳三子石公少能文蘇鉞方頡桑鐵已爐而太孺人以爲地必三遷家唯有母星當五聚君子爲朋于是乎學居肆友居仁期爲九仞之及泉焉而石公始得游丹鳳之墀爲石渠之雋也騶過氏之多才歟畫荻之功深佩觽之教遠也可傳四嗚呼婦職婉而易弛母教溺而靡飾古所稱閫以內其德不過含章尚柔順而已其行不過守女貞嫺內則而已卽所著鍾夫人禮郝夫人法憲英之明智無方絡秀之才能迥出皆剩

事爾而唯敬姜之於文伯母教獨隆百世爲楷石公暨弟范植子商侯猶子爲章輩奉其母太孺人訓兢兢然束身如圭璧也離離然摛藻如金錫也而後乃今可法可傳爲班姑之令史焉敬姜之風其不遠也夫物蔑甚則錦承之人銜深則絲繡之以太孺人之懿德而百口褒之已難百身贖之則又難余小子今日之言不足以寫太孺人萬一將母贊

漢臣云典而不俗秀而不佻風歸麗則辭剪美稗此足當之

誠之云以燕許筆寫貞慈金石之氣卽在騈偶中

小傳

雲川臧忍菴文學小傳

臧子之名於雲也譬如蘭亭五字本人皆愛之而遨遨青箱悠悠白社浮家泛宅短苧長桑若將終其身矣於戲此豈臧子之才不逮哉臧子之時爲之也昔楊雄嗜酒而門多好事鄭敬皤枯而巷有鳴車方今好事者不乏何莫驅鳴車而進也向嘗侍曰採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夫章句且不屑而況於好事之車乎故其時正身履道清靜少思進能徵音退不失德

隱見鈞也六書匙巧八索成篇道藝同也在闇不淫在涅不淄明晦一也冬無褻寒夏無炎暵四氣通也以妙年之秀苞經史之奇而心安陋巷體服菲薄至讓家產於諸兄不知悔而折節荆妻朝薪暮炊斯亦難矣人之度量難鈞而進退可限使臧子而奮其陵颷之羽曜夜之目司勳班爵何所不爲迄乎中年亦旣爲長卿之棄官稚賓之自免矣今日之陳書輟卷長嘯家園猶之乎棄官也自免也非終不遇也東海之中有棗焉華而不實何也以燕棗黃布裹之至海

而掾其布故不實世豈有棗而不實者哉臧子年十五補弟子員三試棘闈中爲張天如先生所歎惋棗既實矣未有處耳邇者寓書於余曰日月遂往機巧日竦匪云養高亦安時處順之適耳矣噫如臧子之安時處順庶幾其聳高駕塵者哉或者揚其先美壯其國華以爲浚明之子奚而不仕其猶海棗之言也夫

漢臣云取雋取致却歸於雅可當一則清言

楊母徐孺人小傳

楊子荆生杭士之賢而隱者也其不貳者三焉在塾不貳書入市不貳殖居家不貳妻故卓然爲獨行君子而輔相之使成國器則徐孺人之內勳可風也孺人海昌名家女十九歸楊莊容正服以匡其家篝燈織紝以佐其塾衡出量入以資其市而荆生于是乎家素封子連駟有萬石君之風孺人復勉之曰豐其枝者或傷其心跋其胡者或疐其尾天之道也今汝有家不能銘之閥有子不能戩之穀奈何于是乎相厥夫敦一經入棘圍者五而觀光不少衰訓厥子服

先疇循聖典皆爲樽節退讓明禮之賢者余嘗赴荆生之喪止其家知其子孝且友化伯履端振明天章四子以業雝往來吳會間爲章昇扶二子策名博士員國章一子司莞鑰掰公稅各守其職以娛其親盖孺人之舉子七猶詩人之咏桑鳩而七其子者一其心則詩人之所謂淑人其儀一兮者也荆生不貳之報天之相之茀且蕃矣夫鸞與鶴羽族之奇也不並巢而棲金與玉泉府之珍也不同穴而處而孺人能導厥子使之一其儀且七子之心如一也其德美豈出關雎下哉

漢臣云簡令有法正以少許勝人多多許

誠之云詞約意該有書家藏鋒之妙

引

昭君夢還漢宮雜劇引

世儒所傳昭君怨者於馬上琵琶聲得之昭君歌於秋木萎黃時聞之昭君書於漢元帝禁籞中出之有書有歌有怨不聞其有夢也有夢自薛子既揚詞劇始薛子曰琵琶聲凄且清不可以無夢木葉黃二人傷不可以不夢悲漢宮咽賤工不可以徒夢而夢於

是乎成劇矣劇中敘昭君入關見駕冊封賜餔諸事象李夫人一笑傾城入幸時遇甚榮賜劍斬畫工毛延壽象孫翊妻徐氏紿殺嬀覽時氣甚烈烈耶榮耶胡爲乎其夢耶蔡文姬不過才辨曉音律之女而曹公且以金璧贖之歸漢元帝堂堂九有之君豈智出曹公下而呼韓邪單于之戀色曾不如左賢王之善舍哉此昭君與文姬之幸不幸也然非此則昭君之墓草不青而漢宮之還不傳諸此劇也夫何恨所恨者元帝之不爲邯鄲夢耳爲邯鄲夢則駕幸玉門關

載昭君與俱歸生同幄死同陵夢也而如眞矣尤恨者呼韓邪之不爲南柯夢耳爲南柯夢則金枝既尚之後旋勅歸里妻子失槐宮沒眞也而成夢矣孰謂戚關一去仰藥西羌夢者之不爲眞而眞者之不成夢耶抑當年之出漢關者夢而此日之還漢宮者眞耶文人筆舌能使貞姬烈婦出入生死于三寸管中而莫之端倪如楊太眞之金訶藏乳此入漢宮而驅之出者也惟昭君則出也而呼之入武素娥之花妖遁去此生漢宮而促之死者也惟昭君則死也而命之生生而不忘漢夢亦不忘君也於是乎塞外之敎敎山爲夢山泱泱水爲夢水萋萋樹爲夢樹青青塚爲夢塚當年之所謂彈琵琶歌秋木報漢書者皆夢也雖不殺毛延壽猶愈乎曹公之見贖也

漢臣云夢中說夢文心幻絕

誠之云子美詩有環珮空歸月夜魂之句魂歸夢歸總是不忘漢之意明妃何幸得千古文人傳之不朽

鄒子清閨曲引

鄒子流綺曠世史才也以史才而作艷詞譬如首座諾詎那前見花妖下拜體近褻又如燕許大手筆語

吳姬越姬之姸事近瑣而鄒子之亹亹爲之者何也選伎者必達乎軍容導舞者徐觀乎兵勢夫伎之與軍舞之與兵不相謀也而其道可以相習則作史才何必不閨中曲乎身有珊瑚骨則八尺體能使霞爲珮而月爲裾胸有玉鏡臺則一寸管能使翠爲毫而珠爲字李青蓮仙史也而獻清平調三章則楊妃李龜年操樂器以從王荊公柱下史也而誦花蕊夫人宮詞一帙則郭祥王禹玉繕濤箋以進雄青雌碧之觀綠羽丹苞之美賢者不能不移聖者不能不惑也

豈日隋煬之駕碎于淫聲唐姥之床雕於錦字而已乎獨忠緣情之作緣者非情賦媚之篇媚者不賦與爲班婕妤徐淑妃之纓絡莊嚴毋寧爲張麗華盧陵仙之步步生花也與爲澧蘭湘芷之遐思白華飛蓬之隱怨毋寧爲子夜樂府之繡帶翾翾玉樓春詞之羅襦習習也故言笑者必及其倩言目者必及其盼言愁者必及其顰言啼者必及其暈言謔者必及其淡言夢者必及其顛言醉者必及其顫言病者必及其羞言釵鈿者必及其墮言響屧者必及其忘言刺

繡刀尺聲者必及其懶言逢頭拜而萎者必及其嬌言凭欄立者必及其思言垂幕隱者必及其覰言禮仙佛者必及其愧言詩文字者必及其淹言烏絲箋送迎者必及其罷言同心並蒂綰者必及其孤言蹴踘六博戲者必及其輸言調琴瑟笙竽笹簧者必及其閒言脂澤旖旎竟體香者必及其唾而後謂之情眞而後謂之情史故惟我鄒子爲能以良史才作清閨曲也

漢臣云生花之管忍俊不禁說火何曾燒口應與宋廣平梅花同觀

誠之云淵明白璧之瑕在閒情一賦此引得無類是耶然正是素心人與聖情痴耳

贈沈文學小引

吾友沈而偕孝友篤行人也孝友者天必胙之福而而偕所如多不偶衣原憲之鶉衣食孝已之葶食四十年如一朝暮也或者譏之曰乃祖復吾公名冠南國學探東林而不能爲其子若孫營五畝之宅畜耕奴養蠶婢以至于此理學之病人甚也夫以而偕今日之貧爲理學病猶之范清詔之被收而歸怨于氣節謝文靖之不保而誚讓乎清談也夫豈儒者執中

之論乎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沈氏之子孫奢而亾不如其儉而守衣錦而危不如其衣褐而安也復吾公計之審矣況而偕之伉爽好義爲人友必誠爲人師必忠以信又皦皦然不欺其素者哉

漢臣云至理格言涉世人當日讀數過

誠之云此是薪齋本色語

族弟隱仙繪畫圖小引

嵩山之麓迤邐而東竹洞經聲石樓鐘鼓夾水滸而棲者甘露禪院是也其間蒲荷夕泛則謝蕩西來黍

秢晨收則濠湖南注看花鴨市有風流晉㨾之名采芰鵝濱有蕩槳吳姬之目隱爲樵則綠栟盈車隱爲牧則青牛載路漁隱耶鴻溪一釣簑稼隱耶歷山多舜艸隱於泉美人遥睇木蘭船隱於茗自挈龍團灌香井爲壺公隱則幾層雲磴幾松關藥苗滿案爲君平隱則半在丹崖半城市周易連床而隱騃騃乎欲仙矣獨怪陳希夷盧養浩之徒玉簫吹斷空復斜陽鐵劒橫飛徒聞化鶴依人海燕避塞南鴻須臾逝矣庶幾哉白牛雞留笠閣之閒可以相携愛馬同訪誌

公乎而窈窕祗園猶然閉月客來敲梆瘦僧去掃松毛落落而已近得我隱仙弟爲甘露寺招提于是乎酒浸清尊燈留浴院可以家香積而醉泥洹也樂矣哉緇衣草履徧爲瀛島之花錫虎盂龍散作崆峒之客而隱于是乎仙矣藉曰苾蒭者流毋謳中山之釀毋彈靜夜之絃毋披輞川之圖毋架蘭亭之筆是猶蟋蟀爲堦下之吟而封其股使勿動絡緯爲林中之織而掣其肘使勿梭也可乎哉然吾聞之謝蕩多魚濠湖多芡甘露市多酒魚可觀不可釣芡可飡不可飽酒可飲不可沉湎則余於隱仙將終勉之矣

漢臣云覺有綠陰青樾疎簾畫閣隱映紙上是茗上一派着色法

誠之云題畫更倩於書末幅數語是僧家老實棒

讚

中峰蒼雪法師讚

嚴容偶然遭際詩文到處相尋經偈只圖遮眼佛字曾何挂心

漢臣云眞蒼公知已他人只以講壇高座相推何曾夢見蒼老在

贈龔處士駟玉

壽逾孔子德美中庸何必磻溪一釣王公

漢臣云澹然忘言

贈王五癡 五芝

平生好佛仗義疎金時吟小道擊筑鳴琴老而有後天高聽深

漢臣云似銘似傳

贈盛隱君 名行

守貞履節春氣在中雖遭坎壈古檜踈櫻鴻飛千仞至此回峰

漢臣云結語有力

崑峰鑑山公像賛

維鶴在梁維人在林玉山之秀健翮高音可以夜詩可以朝琴與談心性冬日不雺與游花蕊夏日不霆口含清馥紫茶霜菊道破鳶魚流霞布瀑呂覽書成諸侯駭矚胡為國門猶然局曲嗚呼東萊旣東造道無窮袁州嗣之壁立千峰振衣濯纓惟吾鑑公學山山至吾其景從

漢臣云清空一氣如話

誠之云似四言詩中之穩秀者

訪戴圖賛擬宋人沈遘作

子猷與戴非必交深倐焉懷及如鳥思林小棹從之大雪方陰門前無客屋裏虛琴白雲來去亦有何心

漢臣云行到水窮坐看雲起直為千古高人寫出

物次

誠之云王戴俱在阿堵中

芝谷姚公像賛

公被先儒之服而盧生是賓長夫椒之麓而西神是

親珮丹書於肘後洒金液於前垠渥丹耶舜華耶望

其顏思其人題之曰芝谷先生之化身

漢之云不多一字而風致自遠

過隱君讃 復齋

君辭親於中歲而白首猶然擁襚得子於艾齡而未老居然俊英蚤耶暮耶天何負耶謂食肉而肥耶君所餐者澤蘭海藻之精謂好道而非耶君所悅者黃庭內景之形山閒水閒左圖右編先以松雪次以石田陶家酒君弗口謝家碁君弗手而獨愛此區區之蝌蚪君其愚邪愚而竒君其癖邪癖而奇

漢臣云文情栩栩欲動具此筆意方與画賛相稱

唐隱君像賛 少巖

至聖之寶愼守其鐏戒言白圭三復之勤呂覽為策計然為書尺璧分陰高齋運甓行道遲遲忍垢含媸詩書潤色意氣清奇訟而不撓如執其虎退而無爭如鷗斯舞子西銘硯吾銘子西靜者鈍者壽與之齊東華賜旌坦然八十二子竆翔諸孫燕及

漢臣云訟而不撓四句如古箴銘筆力卓絕

誠之云宛然老氏之意

楊荆生□才像賛

人何所事書作畋漁韋編三絕孔氏瞿瞿豈知杜舞

春秋與胥恒譚苦吟貌若痀瘻荆生楊子愼守三餘
非書不著非著不書譬諸餕者得其嘉精五試場屋
退而欷歔不咎主司咎我茅茹益命諸子滴露研朱
易簀之夜猶然囁嚅嗟嗟畫工繪我何居逍遥石上
聽鳥觀魚

漢臣云只一語能使通篇俱活眞頰上三毛手
誠之云寫經生之腐如畫又妙在末句點化其腐

楊爲章文學小像

有石如琴拊之成聲有酒如洛飲之成瀛何以下酒
離騷楚經醉而讀之可以解醒梅花吾婦水仙吾丁

栟櫚吾蓋菉竹吾屏此四子者皆如我貞戴淵明巾
不疑我僧坐子雲亭知我之名

漢臣云落落如松下石
誠之云文酒之氣可挹

先外祖懷江秦公讚

巖巖古處白飯青精交門五柳度隴雙耕樂非外得
理自心生羹墻見孔吐納如彭稀含蕙氣坐有琴聲
逍遥八九㒒然墜壑[illegible][illegible]不祿孤孫守塋我游秦渭
亦補呂覽蒸嘗[illegible]情

漢臣云[illegible]人評
誠之云[illegible]亦有蕙辰琴聲

黃杲倅小像　芝畹

君懷遠心栖遲簿領官舍如閒民情斯炳美韓文茵
濡毫弄穎几席江湖圖書參井夜坐鳴琴英娥與竝
雙鶴能聞孤鶴亦省望月焚香呼童淅茗客至忻忻
客歸耿耿五十知非無非何瞥短簿髯叅三人對影

漢臣云字字清雋可當水桃雪藕
誠之云有此韻倅竟解吟秋光多似宦情薄之句
耶宜爲名流所題贈也

沈茂才讚　大邦

鷄如木養生足人如木剛毅樸君近仁不求穀鞭木
牛耕孔墊凶年來有木玉居無盌木城宿

漢臣云許大筆力世人但以爲寥寥數行耳
誠之云極似古銘

黃家舒漢臣評
錫山呂 暘全五著
兄自咸誠之閱

紀

家叔兄爾儀論圍棋三國手紀

奕之爲道也擊之而勝則不仁敗則不武佯處于不勝不敗之間則不義是以高下博則下者敗高下相平者博則勝敗若轆轤然而欲因是詭隨于不勝不

敗之間未可也兩軍張兩敵當恐而虎疾而鷂不覺其鼻口之呀呀鼻鬚之戰戰矣然欲因是而猛以乘之躁以取之橫以截之貪以收之又不可也詐者詭隨之不可譬諸曹孟德刈諸袁平劉表威行華夏間而欲退爲武平侯委捐所典兵衆是也後者貪狡之不可譬諸孟德已封魏王華歆桓階等勸進人情休休惕惕懼其速王而欲濟膺大寶受漢禪是也孫仲謀乘斯間也而退保句吳劉玄德乘斯間也而進規巴蜀是以稱圍棋三國手措乎孫劉亦皆有其間焉而曹氏不之乘若漢中初擊之日西川一日數驚江東納幣之年吳人稽顙聽命而內阻劉曄之忠外聽張昭之辯以成鼎足皆曹公之不善筭也奕書曰多筭勝少筭不勝曹公且不善筭而況其他乎故曰奕者間也彼間則此乘之此間則彼乘之彼此乘而勝敗之筭決矣六國之人善用間而不善用梟三國之人善用梟而不善用間以致攻伐數十年卒無全勝悲夫順治十一年六月朔家叔兄爾儀論三國圍棋手優劣如此謹識

爾儀叔兄酷嗜圍棋紀

叔兄爾儀酷嗜圍棋仰而觀俛而索不覺其寢食之疲面目之黧黑也吾母諷之曰奕也者敝形勞神爲猪奴之戲何學爲且因之以賂也爾儀曰唯唯予豈好賂哉以賂則安重霸之徒而已非奕也夫奕者冥心無爲逍遙乎自然之域聽手指所之若操舟江海之中而泅游乎風雲潮汐之上也剽而厲舟必覆厲而剽局必亡貪行則失巳躁行則失人失巳則關鑰疎疎則危失人則罝網裂裂則殆夫奕者所以禁躁

而刑貪也存亾得喪人生之恒數而不知者以爲非常之喜非常之僇觀於奕澹然矣澹然則無利無利則無補於饑寒而忮心生然而象犀珠玉之富凶年得之不可衣不可食其無補饑寒與圍棊一也昔劉先主好結髦嵇中散好鍛不象犀珠玉之好而此之是耽予之耽圍也將毋同

漢臣云前猶兵論後則道書以奕爲禁躁刑貪直忝無上第一義未許粗心人着眼誠之云爾儀奕手甚奇將造極而殀然人則淡樸人也得全五弟數語借奕傳之足矣余曾與過百齡夜談謂君是天下第一手幸語我心訣乎奇極致孰難百齡思良久答曰平難平難吾輩奇着幾

奪化工然究竟穩當不走一絲自然居難耳此語可悟作詩文法以告全五苦心斯道者味之

紀爾嘉伯兄語

人在塵如魚在水而曰六塵非有五蘊皆空誰則信之要之處六塵之中當五蘊之盡則幡然寤矣故省已未嘗依仁而仁自至存心未嘗學佛而佛自來化城之設非爲疲商而疲商見之爰居爰處衣裏之珍非爲窮子而窮子懐之以遨以遊聽經聲覩佛火便知托身之有地耳惜乎幼不知老而知之健不知病而知之生不知死而知之也晩也

再紀爾嘉伯兄語

人有葷七寶施於人而散諸千不爲〻鈌諸一則爲憾者何也一人之不獲有其寶也夫佛則人而有之不用他求人而寳之不須賚衆是以刻天香之室栽清妙之花燃智慧之燈建圓明之㙔爲大供養而人知有佛之有不知無佛之有則琉璃之不煬也知無佛之有不知有佛之無則蓮華之着水也試忝之

漢臣云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是道家妙語冷然意無限身與波上月是禪家妙語合詠之可酬此二則誠之云前警語火攻耶後喻品幾於二何之同佞矣

碑記

鼎建關聖帝君神廟碑記 代

古者佐命立功之士必有明聖顯懿之德布於方夏故能鐫諸金石與世無窮漢壽亭侯關公其首出也公之廟貌甲天下而楚地爲多維楚爲公當日秉鉞之所故其民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親之如風雨四時所在皆設祠焉而惜乎規模之巳陋也余奉
命鎮撫三楚撫公之地按公之節而心慕公之爲
人是以登其門望其衣冠而肅然以興也升其堂

其威容而愕然以省也入其室覩其籌策之縱橫兵
鈐之整密而遹然以遠也古之將相如蕭曹平勃樊
霍耿鄧之倫非不奮揚威武聲施到今而上語乎倜
儻非常之觀則未也惟我公精變日月氣壯河山故
觀其破七軍囚虎將而可以立勇也奔袁營訪豫州
而可以立信也報曹公刑白馬而可以立愛也濟沔
口渡劉禪而可以立智也據湘水勒銅梁而可以立
義也鎮荊南殉首領而可以立忠也美哉其德〻乎
乎祠廟之設所以昭其德也鄂城中故有　關聖祠

在鐘鼓樓之南而茅茨不剪其鄙已甚昭德之謂何
予與少保祖公經而營之復度材而處之率募衆力
以勤厥成華蓋巘巘然離宮奕奕然丹至金碧之費
煌煌然夫豈耀世俗之觀瞻邀後來之福芘哉將因
之以自醒也　關公有言曰日在天之中心在人之
中斯廟之作其日之中天乎登斯廟見斯人而肅然
以興焉而凜然以省焉而遹然以遠焉則存乎人心
之在中者也是爲記

坊額曰萬古人極坊內曰江漢英風頭門匾曰關
聖帝君行宮聯曰寳猊只今猶鎮魏威光到此合
吞吳二門匾曰日在天中聯曰膽大勇衣冠敢不
下拜式天神俎豆自此陪升捲蓬匾曰赫聲濯靈
聯曰捭劒七軍借鸚鵡江流一洗偏安氣色揚鞭
千里比長蛇山勢皆成[illegible]義規模正殿匾曰功參
化育聯曰扶漢室綱常一夜春秋半卷直掀天地
起爲楚邦柱石千年俎[illegible]與帝王齊
漢臣云有體有要足壽金石芒但[illegible]汭忠烈鋪張
驗魚澤中之蒲可勝采乎
誠之云靈光剡剡直攄肝膈之作[illegible]平日[illegible]麗畫
斂

法緣上人血書經預[illegible]碑文

蓋聞搦提利建[illegible]白馬晨嘶蘭若弘開則青狼夜現
湫水穴而龍樹興青蓮生而獸鬼侍大安安在會遊
塔頂輪邊慧可可知不出嵩山雪夜渡無[illegible]之筏百

志惟貞登彼岸之　朝得報如南禪院沙彌超解
者聞香托體三茅鍾母氏之祥護龍行符東海叶外
家之夢琴川舊跡歸然初祖心腸興福恭師便問本
來面目見牧雲之[illegible]舁如架箭以張弓懷百丈之高
蹤與磨磚而作鏡西堂中喚百蝖棒符地風雷行脚
處見五分身斬新木石名家宗教之必參不離筌蹄
而求斂慧猶豫狐疑之激問豈執文字而障虛空檀
水清芬非無根而孕水曇花高潔還着土以開花由
色身得法身親慈可憫知無昧是三昧懺法昭然刺

指血書報恩經恩從何報斷口葷禮大悲懺大邪彌
悲金體成剛無漏子皆含舍利藥師諸品伊蒲饌總
燦蓮華抄寫二十餘函朗誦五千零卷蓋單持鉢塞
之相驅乃禪版蒲團之悉痛歎山監事此鹿形骸白
土聞禪言言骨髓古鏡拭南山之鏡煥若天中法緣
通西域之緣登時阿育勳寶王於書院樓偏下雲水
於錫峰戒畔芯州太一時味澈凌女歸心曹溪水千
派歸來達僧作偈八年又拜雖三又以歎顏百世心
師乃一台而啓作事履之孤存想香臺之可接寒

塘清磬聲聲寫翠竹之松古寺疎幡葉葉開楚鞋巢
笠上方句是足芒岸喜又常琮履道忘在茲仗有白
公易聿遴名匠重構珍杉純足嚴關祖肩祗樹布
金爲地何須達長者之多寡鴈成堂實僧伽羅摩之
勇慈雲飛片片青尾爲丹甘露灑離話論欄片碧何
故鶯鱗之下鷲鳥戢翼而前須臾大吞之問獅子垂
頭而舞剖視之血經數卷依然孝子因緣可異哉大
藏靈詮預屬前人手腕詎心心之相印廼法法之遞
傳謂所資者乳水而霜痕雪點何以不泯滅于鶴壘
烏巢將借潤者筆精而兎角龜毛復自今宣朗于珠
宮貝闕馱來妙諦五百年阿護無遺憂以葱龍三千
界末言則宜鐫貞石之崙育浮圖之上齊輝佛
光贊　王家謹碣

漢　云淹博鉅麗玉元美稱簡棲頭陀寺碑爲佛法中翹楚此文何必多讓藏之云九爵之斗交錯四照之花陸離法喜碑文莫麗於此
甚矣

贈承德郎季準唐公暨　封元配成安人墓表

余友唐書巢文章名噪南宮海內之誦之者比于劉

安之鴻烈篇蒯通之雋永說靡不欲登其門一覩其
爲人而不知其水泉木本肇自皆庭若虞集之有虞
文仲而其母楊氏郡之以春秋蘇軾之有蘇老泉而
其妣程氏過之以范滂傳也按書巢之贈公諱道標
字季準别號建侯年十歲制舉義驚人而其蘭亭秘
本則韓退之椰椰州諸大家文集也博覽遠思精神
雄視一世所以青巢之文飛仁揚義飄忽九州而仲
子聞臣暨其孫大希祥冶輩宗之亦復爲懷蛟吐鳳
之篇爭奇甲乙或者曰此侍御立齋公之流韻使然

而余謂贈公夫婦自有其英絶者非必借其先柱下
之衣裳爲羽毛之助也維生人之大節以孝友以養
生送死以法令而傳後而贈公皆得而有之且刑于
壼中不渝焉曷言乎孝友也公序最卑失怙早擗踊
哀思如不欲生而於乃趕朔宇公之喪經營窀穸不
遑啓居尹遷亾父浣邨公于漆塘之陽而祔葬兩兄
于其側吁何篤也所謂以諸孫代冢孫以季弟勤伯
兄以叔父而攝諸從子之事者也則成安人之以介
婦而代冢婦以從娣而勸前姒以叔母而攝諸世婦

之職可知也況乎熒遺嫠于諸孤之右有若孝暐之
風禁兼嗣于析產之時有謝弘微之量者與非孝友
而然與曷言乎養生送死也浣邨公見背時張孺人
以妙齡歌黃鵠垂六十年苦已人未之知也公以諸
生昌言于繡衣使者之前聞諸　當宁而錫之旌曰
唐節婦美已亾何慈闈告罷天寵虛懸迺鳩乃工絲
乃垣宅乃位祠廟嶆嶆然與壽州之張東平之鄭比
烈偉已而且臚爲家典垂示來人曰三年一墍熒也
五年一丹雘也子孫廟見一不至者書識之再不至

者罰懲之三不至者鳴鼓而攻之雖使公緯重生延
之復起其森嚴不是過已吁此所謂幹母之蠱節父
令名者也則成安人之時其盥漱定其溫凉潔其蘋
蘩湝藻之供修其敦牟卮匜之飾可知也況乎濯巾
羃于內侍之間越夜分而不息羞壺餐于外父之室
浹風雨以靡忘者與其養生送死無憾者與曷言乎
法令而傳後也宣尼之論仁也曰克己復禮贈公夫
婦銘諸座隅曰克己吾之寶也內而卹天親惇古誼
無間言外而施姻睦惠交游無德色以至下帷之日

滋味備嘗力穡之餘人情可畏而贈公姑隱之忍之
平旦下氣以承之洎乎書巢登賢書上公車諸子曰
可以宴矣公不敢以宴也蕭蕭布襆如寒生館舍時
邑紳士聞其風爲之賦賓筵焉公不欲賢有司造廬
而請焉諸子曰可以出矣公不之出也鏟跡銷聲如
處女護厥身時成安人亦壹志同心不強之出也蓋
女人文學元芝公女自侍御澹菴公而下簪紳五世
不絶而之子于歸後四十餘年稱未亾人又十餘年
無矜嫚心無嫉妒色無詆訶態撫其子女臧獲彬彬

然有禮焉粥粥然若無能也迨書巢策金門官度支任雄關安人身膺冠帔翟茀以朝覲贈公時門楣加麗焉而安人追念所天忽忽不樂如先姑張孺人咏柏時惟日誦法華金剛諸內典爲卒歲之謀而已然且口誦空王心閑內則女尼師巫戒弗納也招提蘭若足弗經也榮寵過于其姑而操心慮患亦復相當較之贈公之爲少孤爲彊立其心慮之深危未知何似其母而茹荼之苦唱隨如一轍也非所謂法今而傳後者與書巢之兄弟所以爲陸辦爲陸恭之書巢之父子所以爲韋賢爲韋玄成其積漸使然也豈徒一詩文之盛而已與嗚呼日月之照不千里則不能以燿八紘泰山之雲不嶕嶢則不能以膏六合士人之行不砥礪則不能以青門閥象泉臺贈公夫婦庶幾乎言之坊行之表矣庚子臘葬于漆塘之故封是爲表

漢臣云靈光之朱闕崇墉髹闥之長天秋水文中備此勝觀

誠之云絕似燕許手筆復不減如瀾如潮之致

誄

江右南城徐養貞年伯誄　諱德耀太史徐仲光諱芳之尊人

仲光太史徐孺子後養貞先生尼山報酧曾夢朱曦有光熒畫西華之神亦降于岫羽衛喧闐赫如巡狩實生先生東崗所祐兒時慕親慰候牽帬惟懷橘柚餅啗無分師授之讀一通可吚朗然清瀏五典三墳于役齊右廨裘豜褎揮手黃金飈馳雨驟爲母視裝玉揵金箱必請所與遺其曲房終母之世罕有私藏霜梨可嗅尹家是卭千里飛歸味無飣餖中饋體之餚核維潄母兮父兮先後悲離目不交睫苦藥凄其浣衣池上冰寒瘃肌黃坑負葬慰骨成蹄人皆畏虎君視如貍葬畢蔬食野菜山鼈終身不御酒肉稟鶩繼母所畜或有寒燠孝養無殊久而雍穆仰天歎吖我有孤竹君體素豐爲母彫容于今骨立有山鞠窮君之出矣遊徧朝墅求其友矣交徧燕許爲鮑叔牙分金我予爲直不疑亡金我取郄色歸嫠閒聲贖女朝瑞周公忤璫蛩蛩君爲泣餞憤貫長虹金吾緹騎相顧悲風髭髯洒洒言笑霭霭彼何人斯彎弓負鐙馬上雙鋒迎刃而解介胄之夫觀場肯矮于何得師

蘇秦學捭火器兵車欄鈎木拐以計取之登山入海
蓮殀遲迷房山馬羈出其不意故走河西衆稱飛渡
聯袂歌驢胥遭寇艇戎衣短領引滿而前歌聲徹郢
寇知異人潛歸息影又遭刼門伊人宛蹲門關不破
橫槊追奔禽其渠帥號曰[illegible]軍君既抱子三通是矢
名子聖賢不爲亾恥堯舜亦人吾何彼此山館深林
月一披尋如是十載朝霜暮露兒衣無紲亦無錦衾
仲光筮仕不食胥史勉上公車不見夫子年少高科
謂之禍窩忌驕忌侈庶幾安和澤州偕任不携馬驢

罷兒食稻自甘粟禾齋中治邦葵藿斐斐堂餐罷供
盂麪而已驛騎疲勞將驅入市留養齋中時其薪水
旬日之間六轡閑閑若爲民俵利害誰攤利民之事
雖小亦喜以訟掠民雖公亦詬寧廉而敗不失爲士
以賄得官人將不齒自澤之還纔四十鏹不張弔帷
取貨于覲不啣書帕取媚于閒躬耕罷老且鋤且好
樵牧爲羣貴人莫攬有殺人者願獻千鐶詞連巨室
恣彼兇扳君忽有思思我乎反閻羅老子儼然泰山
如何不畏冥冥譏彈再登銓軸門風澹肅裹足三山

如彳如亍故人遠來將投珠匱議轉監司五千一斛
遭君拂衣正言相逐童子嗟吁食無菜茹渴不留之
少佐清厨乃挂九錢懸諸門邊費盡則止日無虧全
辭豐守嗇古之荀淑三百年來僅此尊宿初兒郡試
竿牘不致廷對房官序卷不筒所以居銓不納衣帔
宗人僭逾抑之以文有扞網者面折廷論久而化之
依然弟昆彥方一語和爭息侶杯茗束蔬辭其報酬
爲人坦衷意氣軒冲不畏強禦于惠困窮[illegible]偶泊
婦人屍伏立解深衣白茅純束舁至隔江埋之山足

微服富陽見有皂僕索杖下金持人手梏君分橐金
爲之膏沐及問姓名俛首不告繼自流離披緇衣綈
予躬曲局慷慨危然猶憐親族黍稷重穋采藥扶厄
懸棺瘞髑歲已凶矣猶出其陳身在陳[illegible]猶貰其新
儉年給粟荒年糜粥春發秋收名無例穀性甘苦辛
浣衣散皺惟情所觸揮鏃如塵鄉鄰逆旅載德含薰
津梁涂道匠作紛紜凡事無心惟善則有有心依仁
仁乃悠久尤巷殺生孳息多口家猫乳兒思我老母
顧之復之三年在手桃花始春摘之母頻捂其子者

懼傷其根弟兄客外比兒差大曰冠曰婚親師釋菜
因心則友則友其昆析箸不樂淚灑衣巾逮乎行路
徵錢滿鋪乞者侁侁取諸典措爲兒縮綸十載長貧
苦中得力學比河汾僑居圯舍木石交鴻如在閒房
軒眠中夜江洋迅風心搖趾趑徐從浪花神光四射
知君厚德徵茲天赦君好桑弧晉楚齊吳九華初陟
武當載胥登泰山兮睪滄海夕遊五臺兮憩清凉石
陸地蓮花萬年氷澤皆手掬之同於琥珀義塚舜井
魯城鄒嶺瞻眺裴徊麻姑再省如哭其親老而彌慄

愛伏龍崗因之作堂高閭大舍不署門坊恩綸游錫
猶然局迹徒步布衣束修雅飭每念山嵓草藕爲栽
爰修鄉約六諭綏來籍善惡簿除守望臺鬬于郡伯
下令諸城一都之中　堡爲畫一都之外五都是則
保甲輪番兵農不析什伍登壇赫赫嘽嘽磁甃亟
郡邑都殘維君訓練玕南獨蕃欲養老者爲堂于祏
立廣惠倉爲基于埜有志未遑以待來者盡其所志
物格知致惟公惟誠身修事治與子言孝與臣言忠
道在此至矣中庸聞雞祠禱天地祖考博帶裒衣

旅見鄉老與宜人同雖雖在宮雖下僚方敬之如兄
倚徙偃仰不交于躬財色二者自反虛空平生心力
至此光顯胡天不仁殂落我君六十有一古之中身
隱約天使戶外環侍迎我入官尊銜不次忽爾靈光
頂間出匹手作圓相大如月匡卩傳遺訓約有十慎
修德謹身防奸止釁孝友〃恭親良遠佞悉焚人道
已通則認恐亂神魂媵妾勿進復張眼眶在彼靈床
呼兒學好再三莫匹布衣疏飯却聘辭爵虛中正氣
坐脫天荒曾傳佛號數珠那告法花大乘津津果報

爲憐殺機談兵不按爲愁業網居官不撻豈知君心
博大雄深饑溺猶己立達相尋文通鄒衍畧貫劉鄴
離騷百結至死沉吟區區佛號聊慰孤岑師巫尼女
夙有明禁嗚呼哀哉先生來襄竭忠之暮純孝之孩
蛟湖水絜曾潭暮開南宮呂氏作誄登臺既登我臺
魂兮歸來宵啼我哀

漢臣云無限情事以妙筆出之不極不蕩才法兩絕
誠之云洪容齋作汪莊敏銘長而不冗古蔚絕倫此誄可爲敵手

江邦維之先妣錢孺人誄

君爲女身兮茹邑芘栽蓮花兮翠葉施攀月姊兮揚風姨胡照夜之明珠兮而優曇氏之棲遲悲靈鷲之襪襬兮蹁躚與白象俱飛預知死期兮合掌將合掌歸兮披禪衣來生極樂兮吾何疑

漢臣云數語中極飄搖之致
誠之云此誄又簡淨若此字字作青蓮花氣

文

祭吳封翁文玉公文 梅村嗣父

維三辰之垂曜兮降會子于延陵開八代之文章兮嗣韓愈于堦庭蘭有香而必潔兮泉有醴以長澄何哲人之邈邈兮等空明之墜星公之少也文而弱如洗馬之姿孃及其壯也敏而賢似黃門之德譽一介不取兮其操四字可守兮平生烏衣巷中知謝琨之猶子明珠隊裏感盧氏之添丁司成公以英妙之年珉銀璜趨紫禁而公齒纔及乎艾齡而六十而七十乘笱輿策鳩杖逍遙乎海上之仙靈時不復老而獨邢姨兮掩鏡求子兮歸冥司成公在 帝左右兮哀號躃踊而陳情方祈謝三牲之祿養酬一日之躬耕而公遽以鳳之飛鸞〻受翛然返駕乎玉淸懷美人

而如在兮思皓首以無徵噓嗟兮延陵之秀質與漆水而齊傾俾百里內賢人執經何地問字何門如酒人之方睡而睡者之三日于醒濯婁江之浩浩兮瞻白鶴之冷冷炙鷄爲膾兮釃酒爲釧公其來燕來寧兮曰匪和羹之爲美而和平之可聽

漢臣云麗以則
誠之云以文人祭文人之父豈難詞之工如此簡當爲難

祭鴻臚孚魚公文

嗚呼、人儕正直鬼瞰高明龍伏豫且失其常倫如我孚魚叔翁之匹天耶人耶悲何極耶公巖巖儀表列列修髯懷郭解之精明具侯嬴之骨鯁喜惟一諾怒必衡冠或學書如子房之末嘯或學劍如季札之高懸或好遊如謝公子之孤征或好劇如劉季奴之一擲喟然獨處則天子不得而臣油然與偕則莞庫皆得而伍嗟葛衣之凉薄則破產其不辭苟牟角之可援則捐軀其弗恤而乃紆簪曳履徘徊乎孔氏之堂抵掌伸眉馳騁乎平原之域抗節追風仰惟前烈嗚呼茲豈公之時耶而促膝以懷安耶於是怵怵惕惕

坐不得寧走三衢趨八閩還兩粵滄零丁人絶路殊
崎嶇鳥道擔圭沂爵位次鴻臚公得丮邊陲之前身
禰衡之覆轍哉然且放跡番禺首丘吳地與埭里之
親族交游良會已足而公雄心不已駿骨難收掉長
江瞻泰嶺游督亢之坡踐黃金之臺據鞍矍鑠矯矯
乎伏波之遺意焉借乎時會不逮資冠空返箕裘少
色大[illegible]蒜山公之志其已老耶於是飯牛田里講易
荒郊與諸猶子應期萑修藍田穆穆之儀布東萊憲
憲之德幸已亾何坎壈失職爭膀詰屈匪尾蹈危凶

終隙未鳴呼公強項其爲虎耶目不瞑其爲魚耶手
足僵立爲黃熊之化耶披髮大荒愬諸天帝所甘心
焉然而浩氣渇虛丹心炤古稷下之琴未斷燕甬之
筑猶存公亦惟含笑九泉而已況乎涇渭不同流薰
蜀不同處堯桀不同國椰跖不同家罔之生者必死
直之死者必生罔之幸而生也必爲鬼爲疫爲玄黿
之豫直之不幸而死也必爲石爲星爲要離之鬼之
休矣且承恬澹之藥挹和平之酒而宴焉尚饗

漢臣云不勝蘭摧玉折蕭敷艾榮之感於此見蕭
齋俠烈之氣如淵明荆軻一詠誠之云乎翁莽哨可湊曹蜍李志千輩此文殊爲
吐氣

祭黃埭茂才應時公文

嗚呼百卉榮洿百蟲蓸飛而人獨慘澹而歔欷華堂
曲𢒼玉葉金枝而我獨搔首而靡依維我茂才和藹
靜志詩禮自持髫齡屬筆取號應時方與開閭閻之
門待銅龍之詔叅青瀛揖丹墀而乃憇東門之墠以
青青子衿爲後期亦維我呂衣冠著姓前有公餘後
有欽咨長洲祏禰穰實基之越我孝廉奮翼天池暨
我茂才勉旃是資庶幾乎同德度義爲埭里之宗師

夫何所生不造零丁孤苦悲譏樹之無人歎寒泉之
失怙唯長兄是親唯幼弟是矜捧蒸嘗而泣下聽手
澤以如新里有役茂才爲之力庭有言茂才爲之白
於斯時曾啜一鮮桃飲一杯水以當終日之食而不
敢告勞告餓以應公家之亟負郭之田纔七十畝而
能與績配之吳載耘載耦戲聲徹於階前柘影横於
屋後而烹羊羔酌以幽風之大斗與人交久而彌
敬與士約儉而𠐊章言不苟阿以妨吾義行不苟取
以亂吾常濯濯乎雞羣之一鶴獸族之神羊奈何哀

樂相彝典亾失夾寬一夕而九升腸千廻而莫制語
時事則悲來塡膺望高原則愁思轉熾所以子陵閉
關仲蔚杜門不逾中壽遽殞其身孤兒稚子涕淚霑
巾觀其自序有曰余幼年喪父中年喪妻𠑬年喪子
人生三大不幸一身兼之愴兮悅兮似無告之窮黎
及其自慰有曰四九遊賞六九置側七九舉兒吾願
已足壽之修短非所或知徜兮徉兮似仙子之離奇
於是乎騰清霄軼紫府驅蒼螭策斑虎遺委蛻于莊
園議齊骸于鄭圃露雞在左蘭醑在右薄言將之是

來是嗅尚饗

漢臣云情詞兼至清藻翩翩
誠之云清音幽韻悽如塞風急雨之驟至

祭太倉族嫂陳恭人文

嗚呼男尚特生女須介立矧茲孀閨衣裳有縎維我
恭人姿容畢畢生自太丘儒風素習鳴玉爲琚采蘭
成袁幼歸元雅㞒屢斯及金微在床寶篋在櫃遺家
多難顛沛憂悒井臼自親機杼弗給侍我舅姑入唯
亯呼烹羔膾鯉酤酪醍酬以實籩豆祁祁穀取下令
不再孝道之孤相我夫子入學以薦說禮敦詩左圖

右史溫清晨昏靡忘本始而今并祖母也天只鞠我
兒孫襁褓溫存前者執袂後者聯綱文章典麗武庫
繽紛而今長夜漠漠慈魂宴我賓族家梟野鶩授〃
肆筵蘭肴桂粟乾餱不愆陶孟之績而今母儀於誰
之屋母在孀居耳耳同隅鮮花委露弱葉流渠合貞
忍吝懷氷負胥乃闢數畝編茅爲廬蔬園是灌菓園
昇殳粗供蠶織以代佃漁公籲服古逢衣章甫公求
入官鞲熊符虎得拜　恩綸花冠奉母麗服飈亭
鉶繫組而母如常不庚不釜深衣杵勞帷裳砧苦識

獲僮奴不加鞭楚回首空花金碧成沙盛衰難保聚
散毿毿焚香禮佛清茗寒茶尼衣羽服冉冉升遐哀
哉二子躃踊縗麻嗚呼麥芒漸漸兮鴛羽蹌蹌靡草
不媚兮有木芬芳而彼恭人兮走空桑菱花照夜兮
不可賜臯蘭被檻兮路黑泉黃珠襦玉匣兮隱長崗
俾予小子咮莊姜兮不成章聊薦嘉蔬兮清洒㮣奠
回曲房兮飲一觴尚饗

漢臣云賦骨騷情珠衣蘭珮合而成篇
誠之云善爲悽惻之辭幾於屈宋遺響

祭山東李門程太孺人爲吾年友逸羣公之配

嗚呼蒹葭蒼而思秦木葉黃而悼楚維我吳人不忘鄒魯爲孔也父者則天下皆父之而其子焉往爲孟也母者則四國皆母之而其子又焉歸惟吳司理李蠖菴之歸以其亾母故吳人泫然[illegible]之[illegible]也於[illegible]乎送司李之境上爲位哭其母既哭其[illegible]又傷吾已逝之年友給諫公也給諫公以徐勉之雄才膺史丹之鉅寄甫入兵垣策車騎蒐廉勇海內翕然有金甌之望焉夫何義馭方馳朝陽遽晻而給諫公亾矣給諫亾而程夫人將從之地下幸也諸子力挽

之以迄於今然何其挽之在魯之日而不克挽之在吳之歲耶當在魯也釋鮮衣敦舊業禮義爲田詩書爲黍稷長也元方幼也季方彬彬乎六龍之下箸焉而天獨揀其仲君爲吾吳少府夫人於是乎書之屏珥之彤管曰某也平某也反平多人則粲然喜反多人則戚然憂或不平而反則凄然慟矣夫人之欲生吳民也如是其世有吳祿乎天之將喪吾吳也胡爲而祿其司李天之未喪吾吳也胡爲而司李之母之不祿耶吾聞之秦風曰溯洄從之[illegible]道且長楚辭曰望美人兮不來臨風怳兮浩歌吳歈亦有之[illegible]逝[illegible]穴掩露金樽坐含霜一闋苦寒奏薤[illegible]歌傷[illegible]某寺[illegible]以年友兼之子祇松也茂則柏也惟芝也焚則蕙也歎苟孟母之匪殊豈同波而異瀾宜孔父之脫驂咸聞風而淚潸魂來歸兮哀吾吳哀吾吳兮坤道殂尊之魯酒嘗之醽尙饗

漢臣云哀誄應酬大抵多無情之篇耳安得有此宛轉透入纏綿悱惻眞[illegible][illegible]中第一

誠之云哀詞中別調

祭族母施太孺人暨嫂氏施孺人文

嗚呼思有醲而日月不守心靡變而姿容早彫龍門之桐人不皆見其生而人知保之者爲其抱咸池之曲也淮海之蠙人不皆見其死而人知哀之者爲其懷明月之珠也我族母施孺人產自深閨笑言不出於戶而保其生哀其死者達中外焉則何爲者耶婦人之德曰勤女紅曰和七毖我守閫應[illegible]公出名孝廉後而生之者寡非墻桑以佐嘉禾機杼以佐牙籤瀕乎困矣今之東南其畝而是鎛是𦬇者誰氏之勤也埭里爲菱芰匽賓祭之間罕有備物譬諸居山者

不治魚鱉居陶穴者不治𧗠鄰也而虀韭酸鹽辨諸
指下升其堂知餅餌之有噎鳩焉過其祠知水陸之
無饑鼠焉乾餱不愆神人嘉悅誰氏之祁也婦人之
美曰盛容飾曰修苑事我守閫方戴鷊冠衣錦衣加
夫人以文縠之袿翠羽之翹而能持之以謙欽欽若
村家偶至於前陽山後鄧尉桃李之花棄之如過峯
僧尼之盛遠之如鹿麋不旣以婦人之所美者爲不
美而不美者爲美乎生我文孫綢繆史館容與經閫
可以樂矣况佳兒佳婦非同居直同施也惜乎中綌

旣傾老絃斯殄蓂莢落于朝望舒虧于夕春蘭委于
露秋菊靡于霜而我孺人竟不祿矣嗚呼帝子降兮
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我施氏之爲姑也橫流涕兮潺
湲隱思君兮陫側我姑之所以哭施氏也姑之所哭
焉一施子之所哭夫之所哭焉又一施而宗黨之心
痛矣门月缺寶珠嚙琴床灰咸池輟不賸淸酤是歌
是咽重泉遥遥音聲冽冽尙饗

漢臣云濤薄春風拔是此文境悲風動地起是此文情
誠之云姑婦同宗同殯哀情纏綿寫得愀切

原缺第二十六葉

嫩拜于室孫子拜于庭美矣備矣抑知其秉心勞勞
則多思其志念深深則多恤固不殊饁餉之耕妻斷
機之織婦乎儀部君鶯遷之日正比部公倦羽之年
一則喜一則憂憂喜交戰于中能無病乎嗚呼東漢
一代名閨不過秦嘉之偶王謝兩門懿範無如道韞
之賢而秦夫人一旦崩淪可悼也雖使蘇蕙回文莫
能書其悽切馬倫才辨不足寫其哀思聊奠瓊漿以
杼百感女宗長逝孤影誰憐魂兮來且招之燕兮來
且嘗之尙饗

漢臣云誦閫德處溫茂典重絕似敬姜論勞逸之則豈所謂爲文必肖其人耶
誠之云寫名門淑媛極烜赫中有憂患覺微音爾遠

祭梁封翁大都督文 冲天提臺之尊人

嗚呼生爲賓臣死爲英神曲江之上輕裘緩帶章臺
之下怒馬鮮衣顧盼而自如者大丈夫之志也鴻門
細柳按轡追風玉關鼎湖攀髯直上瞻望而同嗟者
士君子之行也惟行高故生也榮之惟志遠故死也
哀之若我梁公邁績自身圭璋之表仰應星文生我
都督青祉白茅言樹其纛大海爲鋒千山爲鏃一麾

功成神武忠肅　聖朝疇𢖍武功之成始於其親𦘕
習舊典蹈道依仁班命爾父位爲列侯殊其旌幹而
胡不辰旣錫之祿遂奪之齡嗚呼哀哉公之初生懷
月孕月令瓊吐晶必有青蛇之瑞火龍之徵焉而予
也僻居下里未能比戶而聞聲公之壯也甄陶博陛
指示汾陽必有猨公之術石老之經焉而予也鏤心
雕蟲未能投筆而請纓公之艾也陵高闕下鷄漉浮
龍門入王屋載登載臨步虛如騰必有縮地之符照
夜之星焉而予也株守吳趨未能盪俗而通靈惟輿

都督公聲諧氣浹爲長揖之遺㡿而未能升堂拜父
左進之爵而右絜之羹然而觀吾翁知若翁觀吾兄
知乃公都督之言笑晏晏然知我公之氣誼如歐蘇
也都督之肝腸惻惻然知我公之忠誠如牟左也都
督之壯猶韡韡然知我公之黼黻如方叔如召虎也
胡爲乎行庭不見而息影乎大荒之谷吞響乎幽山
之墳爲霸橋之行客兮何折柳而長輦爲影蛾之夜
儛兮何弄月而亾魂爲中條之仙履兮何採芝而絕
跟花茵撤兮沉香不焚金莖冷兮銅鳳不鳴予小子

敢奠一尊兮三泖之濱歸我大父兮爲蒿爲焄尙饗
漢臣云芬陀之華其光四照
藏之云子建之誄仲宣安仁之哀常侍情惻文縟
此作之前型也

祭趙母高太夫人文　浙制臺君麟趙公尊慈

嗚呼姮娥西墜扶桑早彫臺玉剖而嫣璧沉百繡開
而湘錦奪夫豈特一姓之悲傷此邦之悼歎已耶趙
太夫人之生我總制君翁公祖也丹書書之彩袚袚
之都人士尸之祝之望其爲瑤妃爲王母而一旦收
華紫禁掩彩瓊樓爲聊曼氏之靈姑耶總制公方舞

象攻舉子業而太夫人由鐵嶺馳驅山海間雪鎧風
鞲與先贈公相莊猶戶處也嗚呼馳馬赴軍幞𢥞慨
携干將木蘭氏之淸風其巳亾耶總制公文章麗冠
一軍太夫人語之曰大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
作章句儒爲縫掖老于是乎筮仕山陽治軍白下食
祿官寮爲出之憲而入之程也嗚呼鄒母善導三徙
成教斷織厲子敷揚聖道孟母氏之音徽其巳遠耶
總制公遷長沙轄楚粮將晉中丞純綿之麗太牢之
饗遙奉其母至矣而以視師之役萬里間關太夫人

思其子。晝夜哭。幾失明。又以王事靡盬。不敢言歸。勉之夙夜。靖共爾位。嗚呼。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曾敬姜之面命其耿耿猶存耶。所以攀鱗附鳳之子。日如曙星。身都卿相。賓服滇黔。視咸陽之萬戶千門。依然太夫人之儒幃素幕也。視章臺之軒車露冕。依然太夫人之縞衣練裙也。視東海之蛟珠蜃貝。依然太夫人之珮珥瑤甕也。泣血三年。沉思十載。歸葬一疏。動色者九重。興哀者四海。哺烏見之。迴翔仁獸。見之旋舞。萃笋慈松見之。植立青琴宓妃之感。愛其生故。爾憐其死耶。展如之人兮。寔邦之媛。諸孫振響兮。一子鳴崗。黃聲窈窕兮。翩然下荒。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蒸嘗。嗚呼哀哉。尚饗。

漢臣云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側愴文兼二妙誠之云趙公爲當今方召于吾弟爲石交故知其母德深而哀詞可洞寘可垂代也

薪齋三集卷之八

黃家舒漢臣評
錫山呂　陽全五著
兄自咸誠之閱

文疏

募修水口　關聖祠疏

鄂城有黃鵠大觀。諸山古神仙佚遊處也。其間因山作廟。豬水爲祠。不可更僕數。獨水口關聖祠。承山澗之諸流。爲沙湖之寶筏。靈爽尤著。歷今千餘年。鐘廣遺遺。宮觀奕奕。蓋壽亭侯之遺澤遠矣。然而烟火所聚。不免摧殘。薪木之傷。於今爲甚。住持僧明珍悲而欲葺之。將乞金檀越。而請序于予。予惟石鏡亭邊詩題呂字而去。故至今遺棗如瓜。予凡種也。不能植回道人之棗而竊欲獻桑門氏之瓜。敢亦書呂字其首。以勸夫楚之爲檀越者。

漢臣云想落天外誠之云清官勸檀越冊標回衜人眞佳話也

勸修雪浪菴疏

雪浪菴。余不知其何自而菴也。具區之濱。橫山之巔。

有精廬焉覘其下湖水晶瑩濼濼然瀲瀲然風擊之
而怒則浪涌如雪同雲飛空銀濤潰洫不知秋壑之
巳冬而滕六之驅燭龍也則雪涌如浪宜其以勝名
耳余竊怪其間清齋如雪盂水無波閣黎不數人而
擾擾晨鍾不之廢何以故豈有送食之雲居遊莊之
普願存乎輪初上人之孫一語語人曰松根滿苔石
盡日閉禪關菴得毋已陋耶況鳥鼠侵牟之謂何也
或告之曰如來四十八願請修之以勸須達長者何
如余曰唯唯否否語大則如來之四十八願猶爲未

足語小則吾儕之一願二願可矣而又多乎哉雪取
潔浪取白無侈心也求者無侈心施者亦無侈心修
其一願二願而四十八願已足與雲居之送食普願
之遊莊何以異

漢臣云非浪非雪亦浪亦雪正如東坡在黃州江邊築雪堂時濤聲雲影隱現筆端

誠之云雪涌如浪併色攝聲所未及也文致似之

滁州黃連鋪施茶亭疏

吾聞琅琊之山有釀泉諸名公飲其流而醉者頗多
故歐陽子謂之醉鄉未聞其以茶也茶產于吾郡之
唐貢山泉出于吾邑之西神山而筐提甕汲幾徧天
下則知茶者泉之釀也歐陽子釀于泉之上而琅琊
以醉鄉名使其茶于釀泉之上而釀泉不以茶醉名
乎蓋釀之性狂茶之性淫皆醉心之物故歐陽子作
醒心亭爲收視返聽之所滁之法華菴曾照宗者醒
心者也悲其里人之馳形奔神走修塗于暍日不之
止也作亭于菴之右而飲之曰茶亭且病其菴之日
亙月圯將弗亭也命其徒智念募金于大衆而修之
余憫而爲之勸亦醒心之說也然而歐之醒心也以

釀余之醒心也以茶則謂之茶醉焉猶第二義也夫

漢臣云冷然獨絕劉參軍陸處士遇之皆當把臂入林

誠之云小疏竪義甚精不肯輕下一語

題

題春培侄虞山瑞芝圖

芝數莖不易生含孝笋作松貞五色現三光并非天
姥胡爲萌非四皓胡爲榮風淅瀝雨琮琤雲纍纍月
孤清芝數莖不易生爲春培藥草櫨烏目下服山精
八十母如芝英六十婦如芝瑩十二兒如芝擘紫[illegible]

蓋碧爲棚茹貝葉吐琪瑛羅鳳鳥宿鵷鶵山有榛隰有苓不如芝我之稹投我桃報我瓊不如芝生有情

漢臣云離離驊驊如在艮嵩山下
誠之云翰囷秀粲

題李公瞻冊葉

岐黃家皆古名族以聰秀知理溫艮潔儉者爲之賓李氏以來二十六世皆其德芬更南渡歷荆榛衍箕裘如一身濟濟然擇術之能仁抑軒軒然吾道之不羣

漢臣云純以結構勝又妙在不露筋骨
誠之云筆法似學昌黎

跋

葉九來花信詩䟦

葉子之爲詩也不知其以何花有此信亦不知其以何信味此花也譬之於古花信其靈藥也葉子其玉杵也有玉杵而靈藥可詩也花信其羽衣也葉子其雲馭也有雲馭而羽[illegible]詩也然此猶漂渺封姨若存若亾之事也今[illegible]香甫脣而百琲旋來緜帳纔陳而綃衣陡合如葉子之爲花信詩者以其淫文放發識之逸之豈知杜若蘭香作者代出集西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娵傳子之徒而爲詩古之人猶將採焉況乎寫其辭者不必淫其志揚其遇者不必蕩其懷樂天之於櫻桃退之之於柳枝且有然矣而欲禁葉子之不詩必也櫻桃寡媚楊柳亡姿下邽以此貶其賢昌黎以此排其正也天之所媾誰能離之葉子之爲花信天也非封姨也如以封姨而已則二十四番紛紛霏霏焉有如此之一德一心崢嶸金石者乎故聚西施徵舒陽文段干之屬而爲詩猶浮華也此則其發乎情止乎理義者也

漢臣云曲終奏雅一筆不苟此等源流自楚詞漢賦中來
誠之云比儗匪夷所思

張處士詩䟦　也菴

王次仲以仙術化大鳥祖龍召之至再乃以三大翮墮與使者爲落翮山而去也菴之三筆勾其卽三落翮之義乎筆已勾矣何爲乎而有石公山詩曰此中條隱者噀水之遺意也隱者嘗乘白驢往來汾晉間休則疊之如紙置箱中乘則以水噀之復成驢已今也菴衣幅巾穿芒鞋往來巖谷間醉則爲三筆勾而

醒則復爲石公詩矣吾烏知次仲之大鳥非卽其白驢而也巷之石公山非卽其落翮山乎不然何以醒則爲之而醉則勾之耶

漢臣云有味外味
誠之云韻得入妙

寒山寺天與上人手卷跋

昔寒山子隱國清寺中冠樺皮之冠與拾得爲猿臂交善笑故俗摹其狀皆笑吾吳楓江之寒山寺有寒山拾得像頋頬尤粲然不啻口出相傳爲寒山子之手勒云萬曆年間寺且燬僧西流者力成之殿閣歸

然僧靈光而於寒山子之頋頬摹勒尤謹識者以爲是佛笑非人笑矣先輩有好鑄佛者鑄罷輒毀三年不就工將行童子詒之曰得無似人面乎其人大悟一夕而佛容成蓋狀佛則欲其似佛也而狀佛之笑則欲其似人也甚矣悟之一言難學也西流晚年精修六度幾乎大悟一時士大夫傳述其丰采微獨人見之笑佛見之亦笑西公亾後佛且悲矣坐禪坐悟之指既不講於今日而又以寒山寺與楓江市近僧人習之多市氣飲冬酒茹春菜以似寒山子之錢食蕣滓其可得乎或叫嘯凌人或望空呵罵與寒山子之呵罵則同而與寒山之撫掌笑則不同矣嗚呼同其罵不同其笑此佛之所以悲也惟天與上人纘西公之業六時經行不長坐亦不懈散不一食亦不沓食與人交儀儀然似有大樂者學者呼爲一味禪西公其不死矣西公不死而寒山於是乎爲佛笑復爲人笑矣蓋本來清真原無煩惱楓江之寒山寺卽天台之國清寺也

漢臣云棒喝交下直是爲諸比丘現身說法
誠之云筆歌墨舞行文有此樂境

書錢礎日遊燕楚二記後

梁簡文遊華林園曰會心處不在遠翛然林木便有濠濮間想錢子遊燕遊南楚中經趙魏陳鄭三河七澤之區視濠濮不已多乎而錢子雅志囂囂放眼湖山隨車指點會心處復不在近何也酈道元高陽而江南水經非道元不注歐陽永叔廬陵而洛中牡丹非永叔不譜豈非以其身履之目擊之始悉耶如錢子畏足勾吳不遐覽金臺之故址不遠窺黃鶴之僊蹤亦何緣問河津陟衛霍而譜數千里風土人物之

盛哉然則二記之成非偶也天命之傳檄烟霞平章山水爲世外之梁簡文也

漢臣云老氣橫九州誠之云襟日山水間作多憑弔古人所謂會心復不在近者此耶

錢君實刊施法華經跋

法華經猶車輪也大悟人能轉之出入三天游行六道遵五行之康塗否則爲敗轅之牛見月而喘耳故六祖有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之喻也君實錢公於蓮華妙義參證有年一旦幡然以誦法不如施法

自利還須利它乃出其金錢刊大乘經凡數千卷傳諸四方曰吾以之鑿山𨻶疏棧道若佛氏之轉輪也至問其轉輪者何地受轉者何人則六祖言之矣曰如所有珍寶盡屬於汝由汝受用不作父想不作子想亦不作用想是名持法華經錢公之施法華亦若是則已矣而它又何知焉

漢臣云遺說隨帚不落第二義誠之云施經家多爲種福得此文可轉法華書

復錢鶴侶書

諦覽來札褒許過塵幾乎鄭璞而周寶矣余聞之璞有二鄭人以玉之未理者爲璞周人以鼠之未腊者爲璞若不佞弟鼠之未腊者也非玉也而比諸韓荆州是鼠也而璞相之矣不佞方錐跡銷聲修楊子清虛之術而四方猶有璞名宜乎其皮相之辱也足下爲文清越以長爲人溫其如玉而俛首與溧含糗銜門有應瑒飄薄之悲無蕭朱結綬之樂豈昔人所云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者乎予又聞之駟馬仰秣伯樂徘徊焦桐引灰蔡邕側聽足下雖懷璧其罪乎

而渠雪之者至矣況乎吟嘯之奇出乎韓渥者入乎溫李出乎溫李者入乎徐陵如藜藿詩詩中之少宮也秋宵迴文吟吟中之變商也而清妙悠揚婉如秋瑟芊眠佳麗蔚若春花豈其借翰於文姬假手於蘇氏哉燃諸國門彪如炳如鄭人見之呼爲玉周人見之日爲虎矣若夫楚子亾弓而荊南有烏號之戚齊人逸馬而東野有不釋之詞事之偶也非可與足下較短長也

漢臣云詩石疎花誠之云是六朝人筆札復不減晉人之雋

與爾嘉長兄書

思親之至無如守身守身之至無如養心老年養心之法寡思慮節煩勞而已弟愚戇謹將對症之方聊誌孔懷之愛

一日早間不持咒　持咒所以攝心不過學佛之一事吾儒自有正心誠意之學何用此不急之務爲

一日午間不花齋　吾輩惜福放生一二魚腥雞旦諸卵已足充口何必多求既不多求何用花齋與老年腸胃反爲格格

一日夜間不禁酒　酒所以活血養榮疏周身之鬱滯理宵旦之煩勞適意三五杯亦不可少何必苦加禁戒致暮齡人四筵獨坐竟無生人之樂　聽此三言諸病不藥自愈惟兄察之

漢臣云是老人切實受用語
誠之云愛兄肝鬲中吐出翻似老僧拈棒

復盧澹園大參索蘄州志

某明並螢光才同蠖屈徒想長卿之賦不知左氏之書而欲持雕蟲技爲蘄春請不已迂耶職官戶口賦役零記不全賸編難補勉搜遺簡剪彩爲花恐莊舄之越吟無裨楚畧而匡衡之漢儀掩映唐書則老公祖之郢削破觚爲圓不可少耳語云露不廣海塵不增山而土壤不讓涔流不擇義或有取焉地輿圖本乎地也楚蘄錢糧數尊　王之賦也名宦鄉賢人之德美也蘄州志備國史也附以管見明已之仕蹟也敬錄如左答君之明問也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是也

漢臣云簡中有韻是晉魏人筆不落齊梁金粉
誠之云全五仕蹟堪史故堪爲人史聞楚士有詩
云峴山碑已沒叔子蹟猶新可信今兵使淸風拂
後人爲全五詠也

與徐魯詹茂才遊草菴約

百歲流光悲來樂往飛蛾不息愛火恒燃而欲頓躡淸凉脫離苦惱猶之銀樹開花鐵舟艤渡不可得也雖然病鄉作客回首無家既老思休英雄安寄雲在天中水在川中鳥在林中僧在谷中翠樾淸泉冰凌石骨于此叅尋佛不遠矣夫溝中之木朱而碧之可以作伽藍井裏之泥摘而團之可以爲香象而况人乎

漢臣云從憂生之感說來方不是夢幻泡影空談
誠之云淺淺說自告老衲見之未必指爲門外漢
語

說

孔孟告老說

吾之所以樂有吾者耳目口鼻舌五官之用各使其使也及其老也五官積積然不我用吾於是乎不樂吾矣孔孟者列國之耳目口鼻舌也列國不能用而委諸無何有之鄉老焉天之所以老列國也非孔孟之老也列國於是乎不樂國矣

漢臣云孫樵劉蛻文字
誠之云剔說自確不言心者心統五官也郎從先知先覺翻出耳

面壁說

達磨面壁九年因而契道其說如何曰壁有形而無心吾面壁壁無知吾亦無知壁無言吾亦無言壁無動吾亦無動久之冥而爲一不知壁之爲吾乎吾之爲壁乎壁面吾乎吾面壁乎因而澄觀道妙本來如是道無心故面壁者無心它人數之曰九年達磨不知其九年也它人觀之曰壁達磨不知其爲壁也它人熟視之曰達磨達磨不知其爲達磨也苟知其爲達磨則達磨與知達磨者爲二非道知爲壁則壁與達磨與知壁者爲三非道知爲九年則自一數之至九自九數之至百千萬億將有百千萬億之壁又有百千萬億之達磨亦非道故曰道一而已有百千萬億之壁壁何在有百千萬億之達磨達磨何在

漢臣云遍眞東坡維摩畫像贊但彼以韻語此以散行耳
誠之云是西來眞諦耶是文人饒舌耶

獲珠說

吾獲無價寶珠者三曰無思無慮無營何爲寶珠曰循物自然而靡所著譬如孩提歡笑儻來精神內寧栽非外熄不愈于徑寸之珠乎內省無惡亦無卻顧日行徐徐夜臥于于如是而終靡有怨咎不愈于照乘之寶乎目如罔明耳如罔聰依質抱庸馴變守中無爲有爲有爲無爲不愈于連城之璧乎

漢臣云平寔指示省得酒德頌許多枝葉睡鄉記許多填砌
誠之云人人知之人人患之珠在衣中如何覓得爲諾得珠之樂政如夫子說樂在其中樂處政令千古尋味

外傳

家貞九道人傳

列仙傳載仙家九丹八石吐納變化之道甚詳而生

人中不一二見也張子房學辟穀有願從赤松子遊
之語而詭辭非實事況其下乎淮南子之八公分形
而易貌崩高而塞深呼吸風雨惟其所之求諸今人
雖鑽老聃之石四十七年且不能究而乃得之四十
七歲之道人吁可異也道人服氣飡霞稟乎自然踏
宿祛邪原諸秘籙予不能知亦不敢知望之如星辰
之高高在上而已河海之涀涀中深而已顧慕其從
者積功之掌記行人與福之口碑而檃括為之傳傳
曰道人姓呂名毖字貞九號桴菴卽吾呂十二世祖

東萊公之苗裔也東萊六世孫耕芸公出贅華亭之
干山蔡氏為華亭呂一傳大綸舉明正德孝廉二傳
見溟公以義俠聞三傳崑華公松郡庠生四傳渭石
公浙秀水諸生五傳儀部儒士中渭公實生我貞九
道人道人覽揆之夕渭石公夢肖輔徐文貞來與之
著著後猝變為嬰兒方詫之手摩其頂而子舍張氏
已報道人生矣于時鼻觀異香氤氳出堂戶舉家知
非常人稍長讀書一目數行下文章英絕亢爽無烟
火氣弱冠領婁庠第一走都會名籍籍江左間所著

事物初畧官史小史楚辭註付之梓其事物統名山
川表異淮海記事唐人詠物詩及貞九自著詩尚藏
之篋中未鋟也流氛擾擾中原多故道人年旣壯不
得志訪諸乩仙判云汝祖有夢問何夢則初生時徐
文貞也道人驀然省遂斷五葷遠房闥號赤隱子以
為文貞之事三宮正一法也貞九之事金丹大乘法
也正一大乘同也邇所見周雲岫道家驅巫治癲鞭
龍駕霆之術頗有異盍往而學焉學之熟可以施矣
禮北斗為太上之金科亦孔門之家法每薄暮禮斗

散鬼食誦度人經一卷鬼喃喃有聲皆就饗庚寅十
一月旁死魄遠人至不設食是夕鬼嚎嘯中庭不去
行路之人皆聞之于是齋必跱跱必誠誠必衆而同
人之禮斗散食者十而五矣法旣備乃捨之而度人
人有疾金石不能治公治之有祟師巫不能遣公遣
之有逝魂緇衣羽流不能懺公懺之有大妖土公祉
神不能除公除之如余所聞

踹蝢路張君甫者家有一怪足印如數歲兒而舉
重器毀成物開嚴闢如強有力人竊湯沸中熟腥
飲啖殆盡他人或叱咤之必受箠楚且盜其衣履
去塞諸溝涂好剪綵作禽魚花草巧繪之容瀰漫

而下通里訝之求帀于道人道人日妖由人與孽
由已作爾市脯不仁故至是速政爾業乃治張難
之既而已焉乃為之奏聞上帝儺從來生命之為
張手剿者怪寂然　胡伯夔文學子鷺廷弱冠未
娶夢美婦數人儞入一室主婦尤娟奸交褄歡甚
每夜至日漸尼襲伯夔知其由移兒別院启臥于
床待之所夢無異越癸已春兒忽癲疾躋跚室內
精血禍祐猶日月至焉胡氏自水部子灑公來世
奉佛而伯夔尤謹適延高僧結大悲壇持密咒病
者亦隨泉哮誦不已家人竊喜之及出壇故態復
作一日夢大士告日汝欲說作祟物耶引聽事前
見巴蛇長二三丈大千斗履問腐肉尺許悖而醒
然其子夢如故相傳蘇城之同芳里為古孤坟壇
地多伏尸胡君焉山京征將彭姓者儺處其堂月
下見美婦人隱現嵜下旦日掘地入九尺得古棺
其從者又見美女瑚珊然出入叱之或懸樹上或
投并中去僉謂蛇精諸部為怪道家襪之不效亟
請于道人道人唯唯子之刺伯夔懷其刺置見床

頭日北呂法師手書名氏也今夕不來則已來則
必刈汝是夕夢果斷疾瘳伯夔忽忽寢前願復夢
巴蛇盤繞聽事者三極棹尾二百丈目光如炬張
卩來嚙人懼雨竄有一道人空中降羽太翻蹕鬧
日此蛇我能咬之二卩而盡伯夔長女適戴孝廉
星歸者夢亦同始倍此怪雖去猶未滅而二卩為
呂字非道人而何況宅基伏鬼原凝祭煉度之遂
延道人上達諸天至夜放貪時家人聞鬼聲悉自
內出絡繹不絕越六月伯夔妻李氏夢青天中雷
電作金甲神謂之日汝子埼蛇靖為祟大小有八
項巳斬之東嶽殿前矣謂氏乃寧　天庫前周見
予妻顛氏毋家時進香冀山得瀨疾于歸之一碁
復發喜居閭處京几皆背月光自書中與鬼語陳
溺器入九具泉其冀譏手弄之如蟯蛣之轉尤夜
半鎰於檪柱救乃得毉持刃斷指三年之間刈手
指二矣伊兄顧德生文學丐道人求活道人書脊
二令捧歸焚服且告之曰呂法師將救汝于意云
何病者聞之郎躍起既而道人不郎去復欲鎰死

道人于是奏啓帝尊作祭煉告斗法解其夙幸生
是病者瘠默不交人言至此始降色謂家人日吾
初不欲死有好姐姐以徹纆擐吾項耳今不復來
矣壇事茇見予弟得予夢通宅紅光見羅二女人
自病房出云此地巳不可居當他往少者稱其氏
姨老者稱王外婆尼粧而繫其頸醒告於兒見子
日少者病人之姊妹老者病人之庶外祖母也兩
登鬼籙久矣二十年怪疾一朝蘇　齊門坐墓鎮
徐鳴玉媳潘氏清明日歸寧虎丘觀社神會到母
家忽藝語亾父其附厥身回陽世述生前事甚悉
舉家信之一日二子往鹿城取帳鬼呼其家人日
兩兒令日幾羅人命菑吾默救之乃解歸詢之果
有取帳家攘臂出門而老病者虁于床矣驚感不
巳如是三月翁姑來迎至夫家夷踞坐自稱我觀
世音菩薩越數日又稱我上方第幾殿鳴玉不得
巳送之上方山又大言云我非亾父非觀音亦非
上方乃得道精靈以此女與我宿因故來取耳病
者纏綿久血氣奄奄待盡道人草橡付鳴玉投城

隍司約回半路而病者安妥如舊但沉壢三日方
醒耳　吳縣緝祿巷陳其家突有一怪拋石毀皿
戲侮關帝土像司命木主移寘他處盆魚窓艸損
沒無遺嘗出沒烟竈下以刺刃卓地脊之忽不見
竄處梳篳間女婢見其一手如人而有黑毫棲遲
半月道人為檄府城隍珍治之兼以靈符鎮其家
遂寢　王育六之妹適南濠局氏藝云上方四毆
下相染每來時院中另一世界異香滿呈顏如渥
丹美男予也日詭久漸歷瘦道人草一牒令其兒
登山焚化是夜迹媳病亦瘳　長洲王象擒之女
適倪氏為邪魅所憑神思悟嘗象端自醫之不克
敦趣道人到家魅憑循豫不忽去道人令牌禪之
亦無滿楚聲將其牒押丸池司岸罪姑云不敢不
敢我去我去王氏慈歷　阜禱金錫之殿女嫁葑
門王氏未彌月為祟所尊庵云上方三拜巳為我
家夫人不復汝家兒媳矣公姑皆屆滕作牀前斯
夕不霖道人下衙于司命勢稍殺延歸法而止之
文學馬羽長之姊孺姐年十七未嫁邪魅憑之

誑言五聖來往不特道人鎮以符水兼撤里社第
逐遂絕羽長弟德卿家吳縣華嚴寺前亦有徑物
作祟舞弄器皿啓閉窗楞或狗形或大頭短身不
一狀道人撤社神還治之甫下撤而其家肅然
長洲黃埭里錫工薛其妻忽爲鬼妻每日見有
妖憑樹而下盱貽不復醒口云儂葑門外黃茂之
順治二年爲亂兵所殺今來此儻宿耳免道人撤
于城隍薛卯廟焚之未抵家病者室中忽厲聲日
汝求法師治我我巳不敢宿此但心不休耳大毀
其竄而去又長洲治前季若駒家有妖夜夜攘取
什物以爲盜適竊去風魚一蘗濕布衣一過五
六夜歸原所而衫布之濕如故每晚伺之如伺
倫仍人治之絕跡 南倉橋王撤泉家有怪撤
運道飛磚尾射人潛身閣夜上與小婢交接隱
語物限三日驅出境第二日陰文催逐孔迫大
恚道而去云且過三年來蓋冥司巳罪鬼薪也
人家學周生於居跨塘橋其先宅主會負官
殺辱妻李母子三人同時經死精真不以晝夜覓

狀生於館外方妻王氏時見半身或全身或黃晉
針薾以繩圜空下厲聲呼始收去樓上下奔走聲
不絕母子都患虛藤十旬不起請道人到門守者
云且看呂法師登岸病者便覺身輕項之聽樓闕
樣頭若數人奔突走者未作法而病者喜見大宅
翼日道人爲祭煉趨解鄰家女號咷云壁間假山
上或鬻或鷄豚或狗馬長豆人等縱橫雜亂行真
駭人也生於家自此晏然 黃埭應期道人之宗
見也子文孫室施氏新遷顧氏宅中染恙且久女
巫覡之云屋下以鬼多爲祟所言狀貌信道人乃
撤當境土社云呂顧二姓交易分明子孫既以產
業投人祖宗自應各歸其主何得妄認孫產乘機
婦害貰司逮押出戶各依子孫或子巳徙他境
則煩移交轉會恊力肅清檄下病者遠女二人
相對泣吾等去郎去房前手午盎一婦天水故
物宜見還先是交易時蓝一本巳償共值矣以蒐
想未之知故戀戀耳嗣後病人櫛沐如初布隊妖
蘇部丞槨公室人患癲疾諸醫束手靡愛斯姓聞

道人名勸駕公衙治之翼日而安贈匾救世文星
吳別駕水蒼之元配病痰年高久療危狀悉陳
長君子京文學率所親臧算盍之免道人達諸斗
宮章甫上而病者進廉粥半月飯如常 松江李
士材醫之良也且患腹疾幾殆延名醫數家療之
亦不靈命長子壽臣拜求符水即可先是腹苦脹
刻不欲生得符後下宿穢血斗許神氣爽爽如在
西山妻張氏患喘三十年緣侍病夫憂勞益甚服
靈符同日而可又從人沈血痢經年道人一符療
之半月後病奔走復劇聞道人在清微道院扶披
號咣而來流血載途道人復不斬予之符李氏之
門無病者矣病者之門有李氏矣 玄妙觀前李
長卿內子季氏痛疽甚乓道人符服之是夕夢青
衣二人語日吾儕苦渠不大惡而渠反以符苦胥
我奈何一云且到十三日貰之覺來痛稍差至十
三日報愈月餘復種一癖幾服符水而平 周猶
所暮年生對口疝道人符治之立潰不日口斂而
安 范正甫總盧氏患口奢勻水不入卜人云丞

鬼求度病在口白咒詛實招之來而欲威脊之去
乎非建醮解讓不可道人如其請第二夜行吱天
心章病者怡然出觀第四夜水火煉巳環珮珊然
矣 吳縣木賁鎮湯氏娶居鬱鬱成怯且發著嗣
子沈在王徒跣而來令先結斗壇拜醴擇吉回向
屆期道人臨壇作法病者霍起 懸橋巷胡季芬
孀妻熊氏亦病怯夜夢一人謂日爾瘂欲否呂公
貞九來日閶弟觀其有呂貞九其人否觀其日在
庠行法友也愛述前夢修剌而來館人槪辭之不
見奄奄明秋且艱知道人且復行法藉老雄求于
道人遊吉起壇拜表後病孀霄然菀食時巳在壇
左布週祝如無病人矣 采遊巷張允吉子三暮
發炎嘔瀉徹夜啼斷水乳胥人斂手去道人佩以
靈符請命斗宮而復 李胥三母劉氏孝康劉肆
背之姑病齒夜痛不休卜之謂有二羌居斷讌之
間藥入卩如奔流不術胥服無盎也請靈符瘵之
乃止 阮文卿母年近七患河魚疾早夜無度蹺
臥不寒而傈文卿戰戰然請靈符救其母入卩面

安如河隄之障屋霤也　桃花塢沈瑞甫妻楊氏
患膨脹四年醫禱備矣不一驗于丙文稽顙道人
前始為之禳星稍可閱五六日又瘥為之癒食度
鬼小愈而半月病如故道人乃為建星壇畫主將
劉元帥符令日日服之一月而起先是建壇前一
日伊女夢仙人云汝家且日呂法師來務虔淨勿
用女巫彼來一巡必携一鬼宿汝家自病起至今
用六巫留六鬼塲擾病身其能久乎法師到楊枝
水淨宅其鬼自奔亾無一存矣　金獅巷楊名卿
妻沈氏病佉瀕危且敦匠事呼天搶地不得道人
為之奏斗禳解第二夜五更時忽思香茗美若氷
桃醫來診脈巳矯健矣　懸橋巷回眞院羽士周
又濂有志學道人也不知以何凤嘗患傷寒且死
道人書符救之其徒李雲筏夢本師師祖等對簿
賢聖毀前主者云看呂眞人面且恕之醒述前言
病尋轉而瘥矣再延道人建醮移文賢聖尊者又
濂強起拜不能立扶至林良久蘇法事竣瘥止有
回眞之兆焉　白蜆橋蔣叔和室趙氏患瘵堣六

年直咬心窩不合睫飲腐黎一口而巳侍者病莫
能興叔和無可知何來謁云儂巳知無力挽回未
審仙家有回生術否道人云然書符二通令到家
高祝于司命家祠之前云此恙巳求呂法師扶治
謂有寃對求雪望家神面諭幽瑰今夜若不風波
生痛楚來日便起壇墠行諸善事禱畢服書符病
者舁賬盡一書夜叔邦喜奔告道人為達表文趨
亾雪對病不復作　長洲維亭鎮湯叔先妻王氏
患癘疾梳沐俱癈溺河自繼日以為常道人甫有
凤孽祀牽當作善事和解之乃下剳祉令驅逐時
夜五更報可此春二月事也訣矜復病道人臨鎮
作法伊尋夢尊人兆頸公來告云三根子恙賴呂
眞人法力全東奕果黔　蔣門沈又庸病劇道人
為禳解放食時見二無頭鬼許苦如有兌者訪諸
又庸鄰佈云順治二年大兵果殺二人于其後圍
假山邊乃聚共姓名嘗薦之　吾杏材之妹嫁關
門汪氏分娩後得癡疾一載鬼蒽盈前索其同往
間有云若得呂眞人超解吾輩或矜而釋之否則

京之杏材哀訴道人許焉擇吉尙追伊妹復夢至
城隍致下與前鬼對簿有願解者有不願解者紛
紛庭下城隍顧謂一隸曰呂眞人既肯為伊度釋
可誓押回陽勿容飲食侯有確音安撫諸因方許
食醒來死巳兩晝夜催心窩少溫耳吾氏素善飲
啖維日不足至是候閒吝格勺水不能下杏村恐
奔告道人與以二符一焚甬前一令張下郎進糜
粥如舊　玄妙覬前張于椒文學之父雲將公患
半身腫痛麻木甚危時老友丘湛虛亦疾篤譫語
云汝與張雲將妄保申其致于神怒申共巳亾汝
皆當攝去矣億曇時同到城隍司保福恐甚逸道
人移牒挽回于椒皆弟于蘭叩廟下牒歸侍榻前
雲將忽張目問汝二人詣府廟否我亦璉後至見
汝兄弟跪化一疏城隍顧謂左右曰剝宮拆封侍
者宜讀讀竟乃諭汝兄弟云壽箒太上主之善惡
乃吾所掌還求太上為是且發到心髀司遣豁痰
使者豁之引至旁署剖我腹灌我腸濯之良久稟
云洗不淨矣署主云既不淨且去出門見二道士

相謂曰汝病巳可速同家飲人參一云恐無及今
我神思稍請痛稍止背呂先生力也呂見亟陰府
如此盡再懇其牒牒之乃代梳草疏藁令于椒持
謁道人云神明既云當求太上應惡日建醮匡保
徒牒城隍無濟于事于椒然之未及舉行而卒丘
湛虛亦同日告頌焉　按陰府有心髀司則有頭
目司手鄉司有一體則有一病有一病則有一司
畏哉布治病
劉雲倬文學延道人禮普濟熾將登崇臺雲倬之
弟婦抱幼子出觀行至堂側耳邊忽閉人語日讓
我讓我視之不見乃向室吃焉足背上覺有禱石
射之痛甫定而所抱之子潮熱作矣夜夢亾姑云
我欲觀呂眞人施食乎搜相蒙何見吃乃爾足疼
由我任身潮熱由我諧欸我當相釋岡自示欲食
三四品覺而治餌賓之愈又雲倬吾常喜食驚饍
牛大內自出心我巧易烏炙妻徐氏亾七中忽附
靈婚氏呼雲倬告曰寘中為君喜戚生命我不行
規正而手自烹治之亦成罪戾向拘寘曹今家中

道場暫押回耳雲停大懼問今何往答云往原處且言同因婦女多問有奉各神符命取釋者吾朱知何緣得此良日晞爐不自滕旣醒弟婦一無旂知而雲倬自是禁宰生丐道人爲之薦接登臺久火光閃燿目力少睞判餅時有一兕名元始昔度萬靈眞語未會持念其夜尤立三輿䕶壇夢一道士星冠鶴髦語日呂眞人行法誠善但餅後有一兕不可不誦出袖中示之文甚長不能訖醒而告逆人道人憮然亟取科書孜之宛然夢中義也相顚大驚著爲例

闔門專諸巷脅響之前室朱氏死入九年矣每附親女身談泉下事或索食薦之黃籙壇中終不得度癸巳年于沈孝廉允兼家起文昌社曉風殘月時響之尙未歸其靈復附于繼室云蒙呂法師沈家錬度巳得托生特與汝別不載來矣是日允兼妹丈俞汝霖亦預社薦其宗親室人在家夢一童子僧帽醬色衣來謝之之汝霖日此吾幼弟也未成童歿襯中用僧裝盖㠯時棲末歸故不認其叔云

長洲主賓宇之父捐簾哀戚倍至七中作諸佛事求昭報不可得終七延道人上章祭煉是夜夢其父執手日汝畫孝難得向來所作無一用惟今日功德大耳賓宇痛哭而醒三日後復夢天上騎吏多人持紅燈大如車輸上書拔度㠯靈四字蒲厥柩前繞三匣寘之靈棨而去

叅戎周靖侯有姊適驛氏棄世時靖侯才六歲報本社中偶忘之未入薦蒲夢于其毋曰吾弟于諸㠯親併戚獲俱薦及何獨虛一我耶泣數行下毋氏未詳其由以語靖侯亟檢圖冊祔焉又靖侯子震滋與女登官相繼殂道人起社楊子貞家郎伊對河岸也閒室許氏方稚時耳邊忽與毋親乃其㠯男女喜且笑日父親延呂法師趙薦巳得安樂所矣今與毋氏說知啓跟不見

吳縣三板橋楊子貞建報本社夜分伊毋金氏假箖見子貞父從外入匆匆衣禍不甃曰云法臺上香炬鉄醒語子貞乃香烱中斷也護人丁某衙半浴閒饑鬼聲多懼而起撤食時壇下觀者聽河中搖檜聲不絶一時以爲美誐

郡前錢晉臣祔薦其㠯友許

爾寧秋分夜夢與許遇於途稱謝不置且云呂眞人紅字文書乞與我一緘姑知年天實籙㠯者書之如大貝南金焉

鄂學前宋吉甫奉懺社稱召時鄰人方乘夜京當路見林樹中男女無數肯蓋手魚貫行至宋門忽不見

長洲傳芳里顧猶先家施食適鄰人抱其子諸讌臺下其子忽失聲哭抵家死逼里人聞法師下臺時驅從呵道聲不絶或疑官府道經啓戶覡之燈火熒煌及邊視一無所見

吳縣華嚴寺前石肇文恭請道人施食鄰兒張姓者從師命贈頭稀痘撒食時當取一塊來與吾見緣放食此子巳掠入手中矣空中四人靑面瘵牙虎責而來錢練綠之遂仆地昇至家半聊叫痛法事畢乃甦

長洲鷄哥巷王虎臣㠯妻青回時免道人拜表章緣兩日虎臣夢天上文書緘發云爲薦㠯事自練之後或晉寄陰府或托生陽世許會一夢以安生者之心少項㠯妻至拜其夫日吾得呂眞人法力巳救罪輿邑城隍知之再得眞人務文一角便放歸矣五七頁復請道人祭練夢其妻巳脫然云

吳江金非閶欲建壇薦其祖先力未逮㠯者屢夢促之乃求道人作法五書夜形神俱肅方三日非聞之室夢其繼姑馮氏云呂法師道力㠯者戚獲利益但我不得度橋故徘徊水岸耳法師補之何如醒逮于非聞非聞日來年淸明月補忽又附其家人婦云罪遣夢不信急呼其姐出來與語蓋室人乳名惟姊知之而此婦新進未之知也非盟大駭復乎虔橋馮氏泣謝而去

吳縣金正中文學前室㠯巳六載祔薦戴中忽叔夢于其繼妻胸兵日吾六年不見一薦以爲彼死哉矣中尙生我乎賓尋語待趕道場解度爲上覺來其夫聲音笑猊宛前室也謀之道人經年乃立壇於回眞道院放貪持正中見一星光若螢從臺前再冉有過持巳李冬百蟲皆螢而有螢異也螢非眞何以有見晃非螢何以似星道經厝云幽蒐出現若家霧星光者然歟時又謝別于陶氏夢中

邪守高公虔請道人建蕉于淸微院道人思纍線之日雖於疎柳殆鍾必得良二千石印

信牌文令以過獄卒宣名弔取始得同沾法惠高公曰諾遣該胥查獄冊自順治以來以過因覓均弔出受食當夜有胥人途遇寬鬼隨踪到家云我其人汝得我錄若于不與我分憂至此今棠吕法邪放出須償我來亦有路旁認鬼覓疑其未死或欠身或拱手者　黃山補文學舉懺社祭錄時道人閉目作觀乳媼見之失笑郎大發熱夢以夫阿其不薇乃懺告于道人而退　湯啓新截社輸及內外宗親戚製冥衣焚化是夕室人朱夢先以輩新衣楚楚來謝乃知幽人亦喜易新衣也　唐邪若是曰在會爵召時偶牆睡見幽覓蓬頭赤脚無敷伸手求食冷汗通身　張仁甫建普濟法臺于家池邊蓋張氏之宅後有魚袍深四尺許兵被城投溺婦女甚衆風雨啼象水聲嘈雜加子規之吽夜至是影駒絕矣布黴以

楓橋吳玉繩生辰丐道人行法第三日進表南極星像之上有大聖嬉如蟹盤旋不去壇上下人扉不驚驪蓄巨蟹官辰辛未正其値日為諸眞下降

之驗祭煉畢有老藏從高壁下書云少時人賓外家兩姓宗祖我一人承之身為人奴不便主祀今諸親相値臺前責儀忘本故推介耳道人乃開榮幽覓并諭其主特為設祭三日而安　長洲治前錢山銘孝康為父教如六旬建預修道場七畫夜壇中袻狀種種召將發文後玉帝旛竿結龍鳳像斗母旛竿結猪頭訣像升高解開少項又結如是者三拜表時初度火即裂開表匣上中雲際監齋神以婦女經事與觀不淨郎顯神通　楊名卿年四十預修道場方拜表家人婦嬉笑于前夜半散壇此婦忽仆地迷眩甚四人扶至床自擊其頸不休云書在竈前滌飯器忽青面二人言嬉笑呂眞人者若也將鐵紲扣之疼甚再三求之始脫頸中肉巳破矣　顧家橋周昌甫年壯無子浼道人保奏兩月後遂姬乘一于復延道人建謝恩醮咸儀儀恪越明年又一子布襪福

甲午夏仲吳地赤旱當事禱半月不雨縉紳先生言于撫臺兩公齋名刺登門請三辭不獲乃結壇

竹堂寺中章奏文移俱限第三日午未時雨道人日夕露處高臺越三日雨如注所限晷刻不爽士民慶之有呂雨詩呂雨謠亦有圖像為呂雨手卷冊葉者撫臺匾日儒望支宗郡守高公日文禱雨世邑侯宋公日道德文章　辛丑夏又大旱鄉紳啓于當道建臺禱越三日得官將報章白府縣云今夏無雨入秋乃雨勉留數日而解卒如其言在法臺半月粟粒不沾飲清水數盃而巳五日後下五方龍玉鐵牌井中賴以不涸又下黃河借水符蒔是日迴至龍潭有童子無知件之立頒布藏甫嘉定孝廉陳義符假寓鄧尉之妙風院夢至山巔謁一眞人傍有一石僧作人語越翼日里中徐其僧粧者邀往妙高峰謁貞丸師既至敘寨瞻別號石和尚者我也義符因悟夜間所夢石僧之前眞人是呂遂委贊焉　蘇州程其往四明訪道臨安路中忽聞人與云呂祖師請乃亂仙知其過急與之也仙云汝既有心學道吳山自有眞人何必遠來越水程問誰呂貞九也遂徧訪其行踪弃舊第子鄧尉山顧某占仙仙云我在妙高峰伴我道友不忍離見此香烟繯鄉越若來耳道友為誰仙亦云然顧遂傾心領薛　道人在嘉定建黃錄大醮九畫夜時南翔鎮羌君生平好道每目有乩仙指示至是數日不降怪之符使云呂眞人集仙宮建醮諸仙俱到護法無服來耳羌君亦遂歸心　吳縣周文若家奏錄以木賣貞女許雲標為首雲標在家夜夢天榜已名第一仍有一天神云汝不久當召至此地雲標意不欲前天神云不妨尚有幾年三日後呂錄帖寄到果符所夢云　長洲洞橋袁君帝禮斗有年年四十六夢天上湯校籍命肯四宇驚喜云呂師眞神人也　陳義扶附壇奏錄夜夢上帝召見云汝奉道心皮特加二等此正月二十一日也二十六日到壇遽問來表何日寫定道人云二十一日義扶拍手大笑因述前夢以為奇絕布認果

予惟老子有七轉變景清生之符而垂死之病夫始

知所轉旋紫虛元君授真武以寶劒而邪魔始有所統攝孔子之弟子施存者授費公以竹杖而地上鬼神始有專主他若安期生神樓之匕有藥而無符馬城子胎煉之元有氣而無藥譚紫霄能醮星辰伏魑魅越僧全淸善書符厭役鬼神而未能服氣煉形以辟穀稱蓋神仙之學難乎其兼也我道人以白面書生遽臻高妙數者兼之豈昔所云着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其人者乎何道之卓也赤松子雖不食穀而啖百艸之花如資根然道人則花實無所啖水泉無所飲也而能喙咒書符作一切法足所履處受芘者多人何事之偉也年四十五建斗母閣于鄢尉之妙高峰峰妙高也而居之者亦妙高與斗母尺以咫矣越明年內鍊已足遂辟穀稱辟穀道人又三年訪道于終南之阿遇一老人語曰汝功行十有其七盍歸其所補之再來乎蓋道人碧天洞中人也往來終南山徒步數千里而雲遊樂記成曰碧天洞散人門弟子如其像鋟之妙高峰石而蘇郡城亦有淸真觀者元時黃孤山之遺舄也道人鼎新之塑黑虎劉

元帥於其門爲護法門下沈景文丘公曄輩復肖鍾純陽祖師孤山貞人暨貞九道人於其中曰三僊堂題贈詩幾覆屋壁女弟子之爲貞姬爲孀烈婦者詩雲標吳雲襟雲招金雲音毛雲儀蔡雲佳輩咸願出家學大乘法爲立女貞靜院於紫石山之陰處之男女不相犯也昔李昊善篆符鬼聞其名辟去而陳述古則不然蘇轍以問李昊昊曰述古多欲故爲鬼所侮吾斷欲久矣故鬼不敢見非有他術也夫鬼猶憎人之多欲而况人乎世傳費長房得符于壺公制百鬼嗣後鬼竊其符因以殺長房無他以法救人而無求于人此則符也救人而有求于人此欲也非符也我道人於可欲之醮資辭不受而且積其修脯散之貧家縫絮襖三百襲以衣寒者袖中如意丹千金膏活人以千計修斷橋甃狹塗以數十計放生禽一萬有奇許姓者捕鳥者也道人勸之勿捕鳥而捕其心鳥者可羅者也心者不可羅者也以不可羅之心逐可羅之鳥則心勞而業廢亟收放心從善業爲便遂徙業仍予之資本十六金膏曰仙家積功于陰界行

于自然我無多金而以符藥度人豈反侈心而叨人
賂遺耶苟有餘金藏之無益不如散之所以其符人
可懷而鬼不可盜也道人平生忠厚清謹足不踐有
司之門與人爭曲直事性至孝尊人中調公爲悍奴
姚南所搆棲禁中道人親送食左右不離每旦必號
哭訴于當道凡三月當道感其誠獲覆盆焉初贅外
家館穀盡以供二人及諸友弟貧族之不能飽者奸
戸陛思橋以下則田詒上等價稞粒不登者數年遂
入還其劵不之較且却其送子服役曰汝父子相依

毋分割也柎膺自思吾不得一第爾得第時必爲廉
吏勿爲貪狡吏與徐文貞之制行如出一揆云蓋遵
人者徐文貞之後身而純陽子之現身也史稱徐文
貞作相時無能改于當宁神仙之好誠有之而文貞
固神仙匹也其後身當爲貞九道人道人呂姓輯呂
氏譜以純陽子爲法而衣冠笑貌謦咳亦復夢與之
交故其現身爲純陽子九者陽也貞九者純陽也當
世之聞其聲晉其形者僉曰純陽子來亦其應矣獨
怪純陽子出而淫厲猶多何也曰吾知之矣乘于墟

爲土石之鬼憑于物爲精祲鬼居于宮室區隅爲驚
人之小鬼鬼有歸乃不爲厲天其以道人爲之歸乎
抑純陽子嵓道人二十六代之從祖也嵓父曰讓祖
曰渭曾祖曰延之世爲河南呂氏至宋初曰龜圖龜
祥圖之子曰蒙正三居宰輔封許國公祥之子曰棠
亨亨之子曰夷簡夷簡之子曰公著公弼公綽公孺
著之子曰希哲代爲宋平章事龍圖閣學士哲之子
曰好問以太師扈高宗駕南渡始居浙呂氏之繁衍
由此好問之子曰本中官修撰謚文清傳至東萊公

全五三集　卷之八

祖謙爲道人之十二世祖與予均雁行也譜系中吾
呂之爲公爲相者數人而爲仙者嵓一人嵓在宋時
嘗遊岳陽謁滕宗諒自稱回道人在吳興飲東老酒
亦稱回道人自日中昃飲數斗無酒色今道人不能
酒亦不必酒而一粒粟可以飯鬼二升鐺可以懺亾
燒丹符子可以活逝人袖裏青蛇可以辟妖孽榴皮
可以詩朝北海暮蒼梧可以終南亦可以清眞觀道
人其回道人耶回道人其道人耶終南歸後功行月
高將翺翔紫府不復與人世接視其音容其以是編

爲仙呂之世家也夫

漢臣云撈嚴十種仙各自一門深入要之天上無不度人之仙佛人間無不救世之聖賢當以三千功滿八百行圓爲宗彼導引之淸客固不如符籙四之利濟也薪齋此傳序敘精核之拈出無求于人之藩字尤是金丹妙訣可以續鐵柱之編證龍沙之讖矣

誠之云道人辟穀脩眞人信爲僊不得下壽人疑學仙之不驗又或疑道人以此僊去夫古來所傳仙去者之大都類是然之仙與非仙俱非道人本絶棄世而仍思度世精誠之極符籙盡靈絶斯世烟火十年救斯民災苦萬狀死可無憾此道人本色也全五弟詮次其實垂之無窮則道人眞不死已

於戲百六之季實產奇忠幹蠱之窮惟爭一死爲龍

隋司徒歷封武烈帝陳公傳

比則亾君爲袁劉則亾友而椒房杯酒之間變生不虞漱肝刷腸自濯以死此臣子之所同悲古今罕蹈者也維隋司徒陳公累封武烈帝者名杲仁字世威江左晉陵人大嬀之後生於梁太清三年鼎角嶷嶷如貫犀狀讀書一目成誦年十八躋高第仕陳爲侍御史巡視江西道有英譽通六韜三略書陳亾隱草澤中隋高祖累徵不起大業間　詔討賊不忍辭以戰功多授銀青光祿大夫尋拜大司徒賜宮姝廐馬粟帛不貲煬帝遇弑沈法興舉義師入毘陵與賊帥李子通深相結陽討賊陰實據之公故法興壻也不附沈且拒之力沈酖之以酒遂薨當是時肝腸休英爽悲立青霄跨彤車射法興以雲中之矢毗郡人見之大驚因臚公生平所爲忠孝文武信義謀彝八絶者而請諸朝即公兵仗庫立祠祀之唐武德三年事也嗣後陰兵數出扶懿主珍強梁歷朝褒封至武烈帝俎豆于今不衰迹其平生隋主不綱廷臣寡助膺圭爵者咸懷反側心而公獨以草莽臣鉏叛寇于蘄虞之日忠之絶也昔陵爲金革衛途距吳興一衣帶

水公以父母之邦多方扞禦勞而不怨孝之絶也八歲能文章十八登進士揮翰摛辭露布草檄皆立就文之絶也矛鋋梃擊兩手如十數手深入長白山洞刈賊無遺武之絶也義寧中詔令不行會師期不至公獨鳩太僕丞元祐等誅逆渠婁世幹二十萬于東陽信之絶也宇文化及已陷江都而公猶捍蔽吳疆效死勿去義之絶也樂伯通兵十萬偪處江寧駸駸東下公造藝設奇以計破之謀之絶也李子通與沈法興以曹瞞之譎張王允之師人咸爲所愚弄而公

獨面折其奸無難色無悉詞辨之絶也洎其薨也陰
褫僞吳之魄俾吳與一片地儼若清家迨天命有歸
由唐迄宋宣和二年方臘寇丹陽距州界才百里而
以郡守魏憲暨州人嘿禱故潜驅之不入境朝右聞
之額曰忠佑與唐之乾符冊忠烈公中和冊感應忠
烈公同一揆焉以此思忠忠斯絶已唐垂拱建廟以
來曁南唐保大年間陰兵翼陣始褒封烈帝夫人軫
氏武烈后張氏賛幽夫人沈氏爲沈明后未已也宋
淳祐四年郡守趙　仍奏請冊公父季明爲啓靈侯

母段氏懿德夫人伊氏昭德夫人長子長坦濟美賛
惠侯次子穎助順協應侯一門之中王三錫命勿替
引之以此思孝孝斯絶已公之敘官遊歷跡著無方
名與日月輪迴功隨載籍卷舒唐秘書監齊光又序
之宣法師寺碑銘之勤篆豐珉所在無弃以此思文
文斯絶已宋建炎丁未秋陝右兵次嘉禾一夕軍變
東蕩蘇臺西屠京口惟吾常界二州之間初入境殺
羊犒之其酋領一人拱手坐逝賊相顧失色將縱火
雨作望燕上皆紅衣巨人持兵仗轟轟乎雷霆之

原缺

碧虛也以此思武武斯絶已係大十三年吳越兵薄
柴克宏之禦之夢公告之曰若毋畏吾當以精兵助
若及戰風雨晦冥有黑牛突入行陣間克宏乘之俘
馘甚衆公得贊三世柴亦封翼靈將軍以此思信信
斯絶已淮淛毘陵公桑梓地陳師鞠旅必貌公像以
侍在朱梁封福順王王之也南唐封武烈帝帝之也
宋咸淳加顯靈昭德王元延祐覆加仁惠孚佑眞君
夫帝者通天人之辭眞君則天之矣　明洪武題其
木主曰清司忠陳公之神謂其始終不忘惰也不辱

薪齋集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呂陽撰陽字全五無錫人前明崇禎庚辰進士入

國朝官至浙江布政司參議是集凡詩一卷文六卷歌行賦詩餘又爲一卷

讀史亭詩集十六卷文集二十二卷（一）

〔清〕彭而述撰

河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七年彭始摶刻本

讀史亭全集序

天間世而生一人則必其人爲可傳而特其所傳之數或以文章或以事功往往分見以立名而苟求其備則雖漢唐迄今亦且頒頒乎難之開府彭禹峰先生文章家也而夙抱事功之志嘗自言曰丈夫龍驤虎奮應策功竹帛當高帝時取封侯而乃碌碌公等偕趙國十九人捧銅盤飲雞狗馬之血則其人必不傳以故丁申酉之季由名進士授百里去官非其志也會遭喪亂盡毀所爲文齧齒殺賊思以殄米脂柳澗之孽因之受 英王之聘開府貴州大拓西南疆當是時先生以孱然書生破賊狼江馬嶺間何其壯也然而屢進屢退棲遲戎馬者越十年值王文通公暨經略丞相渼知先生以豫知行省開藩滇池進西粵儀同爲牂牁夜郎諸官長而迄不能如漢樓船暨兩伏波故事因又歎曰生即逢高帝而自知骨相不稱不能割茅土仍不若退爲文章猶得比封君與萬户侯等而惜乎文章多散亡也先生少以時文名既以詩名又既以古文詞名而時文葰略即嘗督學三楚大顯經義於天下而橐置勿道若詩古文詞則在靖州殺賊時輜車喪失凡從來文稾之在笥者悉付之烏有乃馳驅行間積其累年所撰著如幕府移文軍梱白事或横槊而賦或摩盾以起草以至陸賈之爲書司馬相如之爲諭告封章羽布所在都有然且鐵

橋初開闢索再開舉凡版圖所入例有記載銅鼓石硂類多刀筆銘勒之製予向歸田時僅錄其聲律謂三唐以還罕有其匹因作還町錄而冠之卷端然終未嘗錄其文也康熙丙戌先生之季子爲予同館官督學兩浙於竣試之暇輯先生詩文彙若干集并若干卷合而成之爲一書予受而讀之上之渾渾噩噩幾於沕穆次亦兀奡奇桀截去郛郭撇轢鞅而絕塵以奔比之開疆辟土廓然於名城大域之間覺事功未竟反得藉文章而事功以傳予嘗謂古文之衰起於世之摹彷八家者比之元創八比描臚而画頰生人意氣盡矣而先生論文

適與余合故曰嘉隆後論詩不必七子唐宋後論文不必八家吾於先生見傳人焉先生眞文豪矣哉若夫以事功而兼文章則惟杜當陽者能以平吳功註春秋策書近則王公新建既已平賊平蠻平畔逆樹不世功復能出所爲文與信陽北地相頡頏而究之文以功掩稱其功無稱其文者然則先生超然矣時康熙戊子長至後蕭山後學毛奇齡敬題於書畱草堂年八十有六

序二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雜四時五色之位彰施之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而後顏采備具觀乎人文分陰分陽剛柔迭用其功用固有次矣以言乎天地大文則不然雲之起於山川也無定形也泰之行人也周之輪也宋之車也魯之馬也韓之布也齊之絳衣也蜀之畚囷也無心而象焉者也水之趍於壑也無定勢也正出而爲濫縣出而爲沃仄出而爲氿尾出而爲瀵小波淪大波瀾直波徑無心而異焉者也夫惟無心成文辭必巳出屛勦說雷同之弊而宣以天地自然之音洵斯文之英絕者矣禹

峰彭先生先世自臨江徙南陽之鄧州州人目曰樓子彭家先生既成進士釋褐知陽曲縣事絀於不知巳貽友人書輙引唐之李衛公宋之張益州明之王威寧新建交相期許卒自副其志持節撫黔陽率麾下殺賊過當未幾輒罷去栖遲萯水者十年易登陴擐甲之身吟風嘯月所撰樂府不盡摸倣前人至五七言古近體合乎興觀群怨之旨所謂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不必盡無者也先生自序詩文凡三鏤板一失於澤潞九仙臺再失於靖州今年冬先生季子直上以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修撰視學政浙江試事既畢取笥中存稾合刻之手澤存焉不因卷帙之繁而輕議刪定焉彝尊

第十三叔父兵部郎昔枩先生同榜又與諭德君後先
託身文墨職敦世好拜手作序不敢辭秀水後學朱彝
尊撰

序三

夫戡定禍亂者著於常之績鼓吹休明者恢雅頌之聲
傑士建勛才流成藝事不兩能人罕兼體依古然已緬
懐近代青田劉公發名元季成業明初決策揆幾乘時
翊運而其才華頴豎詞翰斐然方宋諸公莫或能尚武
宗之世惟新建王公差堪頡頏泝自蜀漢武侯李唐衛
公有宋韓范諸賢而下踵武並稱指未三屈蓋其難哉
鄧州禹峰彭公夙有奇負好談兵事舉子時曾爲督師
熊文燦招賊獻忠既説文燦以擒賊之計文燦不能用
卒底於敗逮舉進士令陽曲無何丁母艱會京城失守
避亂渡江堅辭卻聘終制泝流抵武昌將歸里值
王師南下以英王疏薦督學三楚補分守永州道比定
南王平荆湘用師川貴薦公爲貴撫予兵三千行至靖
州降帥適叛公以一旅覊賊數萬相持歳餘賊不得逞
乃巡按御史以不救永州劾公落職居數年尚書王文
通公薦公於朝得　旨赴經略洪公長沙幕府洪公表
公爲衡州兵備道旋移桂林猺賊莫扶豹反公檄土司
募鄉勇進擊扶豹竄走追敗之西山又敗之麻岡公設
爲三難破四可擒之論卒縛扶豹平獞亂以功遷貴州
按察使時　廟堂征水西公建策謂烏蒙烏撒鎮雄東
川與水西唇齒土司隴安藩於安氏昏媾也四府名爲
内附實陰持兩端以水西之悍而安藩挾四府傳之安

坤誠未易制計莫如先誠安藩據有四府水西乃可傳檄而定也迨後誅坤竟如公策進廣西右布政使移雲南左使公久歷西南荒徼所經皆金戈鐵馬瘴烟潦霧之鄉闢疆展土才略飈發而橫槊賦詩譜鐃歌鼓吹之曲昔人所謂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者公其是歟顧以廿年從事疆埸不無班生玉門之感願乞骸骨歸會有詔名公改調遂行出滇南一舍許無疾而卒年僅六十公之才抱蓋未盡展也公生武侯之鄉懷衛公韓范之略其出處似青田其若績在新建立功之地而其文武兼資節槩磊落當今實鮮其匹竊嘗論之青田新建鳳翥於前公鸞騫於後三百年間分光跂曜世有孟堅子將月旦表目鄙人斯言不虞河漢也公第五子直上諭德戊辰與余同釋褐禮部余官左掖君居同巷數相過從及余歸里後君來視學兩浙既竣事奉其先人之集屬孫子思九詣余請序余爲兒童時讀滇黔二客吟卷即知公名心所慕向今忝爲年家後進得覩全集廁名簡末屬有厚幸公之詩文雄奇峭拔如其爲人余顧不暇詳論而特著其不愧古人者以復吾友爲世之讀書知人者告亦見今世操觚之家無有如公者而於公不能不爲之服膺而歎息也若公詩文之工則有目者皆知愛重之矣何煩贅論與康熙四十八年歲在己丑春二月既望年家子青浦王原拜譔

原序

古文人遊滇黔者首推漢兩司馬嘗怪太史公以元封南遊其著作無可考長卿所傳亦惟答盛覽論賦一篇豈蠻煙瘴雨未足發文人之綺思綵筆哉既而思之以雕題漆齒之衆語言侏㒧至今或不知詩書爲何物一使者至輒解及詞賦其事甚異腐遷雖南來無所著至傳西南夷夜郎嶲昆明以及勞浸靡莫之屬皆因是以登於史册是兩司馬者或人文藉以化導或人事藉以表章功皆堪尸祝百世者也厥後遊滇黔者雖多多淹沒無聞不則托他人一二語以記其姓氏諸葛君名士樹大功其傳聞於世者擒縱兩言耳彼既不欲以文字自嗚從行諸君又無能詠歌記載其功績翻不如史萬歲武人猶有石城山絶句自寫雄心烈致焉良可慨矣唐之時駱賓王賈島游滇李白游黔頗有所著詠至段蒙竊據阻聲教者五百年以迨於明王禕何景明吳國倫諸公前後持使節至言論亦散見於當時要不如楊太史慎其居滇久摭著亦最富白古通記譯僰字爲漢音與李元陽張含輩往復唱和備表章化導之事焉又二百年乃今見吾禹翁彭老夫子初授黔中開府值寇亂罷歸巳而

王師開六詔起大叅視右方伯事旋復自粵兵使者晉黔臬移滇左司藩遊滇黔者數而詩文亦屢授梓矣乙

巳元夕從諸同官後得讀公新作樂府選體上下漢魏
歌行字字少陵近體方駕何李更能以才用其法記序
書傳搏捥出韓蘇而體裁本秦漢洵
開國文章第一大手筆也顧尚秘篋笥不可不亟梓以
公諸世夫公之詩文多矣不必此始傳乃予亟亟為公
謀傳此者誠以滇黔處萬里外我
國家不憚數百萬師執訊獲醜西犂緬甸東滅羅施其
間征討之勳撫治之術與猛士謀臣循吏之勞苦非公
大手筆為之揄揚則無以彰昇平而垂不朽且不特此
也方今以古學造士而此邦僻荒服人鮮知書得公集
以懸之國門奉為模式吾知後之為盛覽李元陽張含

者項背相望矣所謂人事藉以表章人文藉以化導公
殆兼兩司馬之功而一身出之彼楊升菴撰著雖富然
以身既放廢故得恣意於楮墨茲公游滇黔所司者刑
名錢穀宜乎反會計之不暇獨暇出餘力為詩文以表
章化導於茲地若此是公之才固十倍古人而功亦特
盛焉予既為之校閱授梓人更僭附數語於左使讀是
集者知非以滇黔遊稿傳彭公實幸得公以傳滇黔也
雖然公生長中州負大名少年往來吳楚間於明之所
以亡與我
朝之所以興見之甚悉集中如憶昔行廣陵行諸篇皆
以立告誡示法程通於其旨雖天下可也又豈獨滇黔

哉康熙乙巳花朝前五日屬吏馮甦盥沐書於五華僧
舍

原序

余友禹峰偉奇磊落人也性豁達多大略頗豪於酒目不可一世曉暢戎事貫甲鳴鏑萬夫皆靡人皆謂班定遠馬伏波之儔而造物者抑之使以鉛槧顯及其紆朱紫綰銀艾崎嶇楚粵滇黔之間所職則刑名錢穀簿書期會之事雖一時赫然著聲績然非其好也顧獨發抒為古文辭詩歌汪洋鉅麗不名一家言朗如日星變如霆電力大而識沈勿論小篇短什皆有呑吐江河之氣噫藝至此壯矣即使君擁旄建節麾百萬之衆指揮如意先登克馘之樂亦未必踰此予昔待罪嶺西君在桂林遷黔臬欲行矣予貽君詩為別有云岐路自生車畔草炎荒惟有鏡中霜君得之欷歔諷誦反覆不輟於口者累日予蓋未常不以畱滞遲莫太息而悲君之志也今君往矣遺編具存計後之讀者氣奪心慴亦當如諸侯軍壁上觀鉅鹿戰時則君之生平雖千百世猶見也其一時畱滞遲暮之感即定遠玉門伏波五溪究亦如是耳以之悲君何其淺哉何其淺哉康熙丙午季夏北海年弟趙進美撰

附

送彭宮諭督學浙江序

天地之意所最貴者莫如文章而功名富貴直視為蜉蝣聚散無足重輕之數故振華落藻之筆每得名山不朽之傳而其文之負荷綱常恢張名教足以潤鴻業而光史冊者天之貴之也愈甚其愛護而培植之也愈深往往使其離奇輪囷鬱積而後發而且淵源堂構繼繼繩繩父子纘承世其家學故司馬談之後而有史遷班彪之後而有班固蘇瓌之後而有蘇頲蘇洵之後而有蘇軾蘇轍天以文章之重寄之不得不以一庭濟美之盛歸之予嘗合　本朝一代之文薈萃表章都為一集闡揚潛德採掇菁英臺閣山林無所不有顧自虞山錢牧齋而外所心折者為彭禹峰先生益先生之文以道勝為主氣盛為輔而本之太史以得其疎宕之孟堅以法其整齊會之退之以探其沉雄取之柳州以師其雅健其地則中州而外於燕楚於滇黔西粵無所不歷也其山則少室之幽衡嶽之峻以至牂牁夜郎之阻碧雞金馬之秀無所不極目也其水則伊洛之清湘江之濶以至洞庭彭蠡之險昆池洱海之奇無所不低徊憑弔悉寓之於篇什也要其孤懷耿耿一往情深所目擊而心傷者尤在折戟沉沙之事所掀髯抵掌氣張神旺為之描摹刻劃使千載而下碧血如新鬚眉長在者

尤在忠臣孝子義夫貞婦之人吾所謂負荷綱常恢
張名敎必以先生集爲斗極矣於是天以斯文之重
付之而郎生　宮諭彭先生繼之是父是子蔚然有
一庭濟美之盛往戊辰之歲宮諭公新入瀛洲予嘗
論次其制義之文傳諸海內忽忽十有餘載今予方
丹黃甲乙上下千年墨守故武而宮諭公泰山喬嶽
之槩冰壺秋月之明海涵地負之學資深望重上徹
宸聰去冬遂有持衡浙水之命夫吾浙固斯文之淵藪
也唐宋以前毋論勝國初金華之學上接考亭宋景
濂之深厚王子充之典雅胡仲申之淵博蘇伯衡之
雄奇莫不黼黻國華聿開有明三百年文章經術之

氣同時又有青田之經濟寧海之氣節落落應之嗣
後則楊文懿張東沙陳后岡張文定顯於鄞陶石簣
徐文長顯於越浙產之盛所從來久今者山川稍寂
寂矣得無天地英華清淑之氣有待而發必得遷固
軾轍其人者爲之操玉尺以稱量天下士士乃雲蒸
霞起爲山川吐露其精光耶夫錢塘之怒潮金戈鐵
馬可以資筆陣西湖之明月冰肌玉骨可以養文心
二者皆文章之窟宅也宮諭公行矣奉
天子命以往恭膺繼晷矻矻不少休作忠之義於是乎
在然孝者忠之本也孜孜然有表章先集之意而即
以先集之負荷綱常恢張名敎者引而伸之觸類而
長之士其有不刮磨砥礪爭自奮以對揚
聖天子之丕顯休命者乎則公之往也無多取約束爲
持先集以往足稱量天下士矣
康熙丙戌春季日甬江治年家晚生徐文駒頓首拜
撰

讀史亭詩集總目錄

讀史亭詩集目錄

南陽彭而述禹峰甫

卷一

樂府上 四十八首

紫金曲 采桑曲
董逃行 黃鵠曲
洞兒謡 石寨
烏栖曲 問瓦雀
問梁燕 妾薄命
辰州歌 明妃曲二首
湘潭有節婦行 武曲毒蛇行

蕪湖行 白米詞
黔陽雀 郭淨妃詞
仁宗報郭妃 荊州歌二首
湘曲三首 黃鵠謡
悲西延 烏夜啼
長干行 衡州歌二首
長干行 估客行
相逢行 戰城南
將進酒 問銅雀
悲辰陽 悲潭州
阿將軍 相逢行

長安有狹斜行 漢南戰
石城曲 哀穀城
將進酒 南塘路
儀眞曲

卷二

樂府下 四十一首

古懊儂謌二首 介山謡
數奇歎 掛劍曲
晉陽急 樹中餓
邯鄲賈 易水行
下宮行 鄂渚謌

潯陽謌 促刺行
古劍行 雀巢謡
黔道難二首 龍潭曲二首
驃國詞二首 小僰歌
大僰歌 爨碑曲
廣南輿 門有車馬客
苦熱行 行路難六首
君子有所思行 塘上行
鷓鴣謡有引 辛丑伏波山下
猛虎行 炎州有古樹
都狼嶺 河伯仁

四言古詩 十三首

南漾四章章八句　金山寺

瓜步于園　勵志二章章八句

感馬 三首　淮海曲

平水西頌乙巳元日作

卷三

五言古詩上 六十九首

憶九仙臺　金山寺 四首

衡棲　贈窺山冢宰護國寺

却聘　燕閑晤陳蝶菴

寄興平　喜晤英軒

同朱無垢宿盧龍觀次日為先慈生辰

壽張箕疇在蕪　送英軒入豫章

懷楊陟瞻於義安 乙酉春 二首

寄陳竹黃　散愁 乙酉秋浦 二首

有懷 秋浦 二首　汲水行 橫山

三兒取鸜鵒子卷之以為嬉示此釋之 二首

憶昔　六月十五日

谷潭菴詩 二首　澤州逢井虹嶼

湘潭偶興 二首　漢口贈閔太守

初度臨湘　行巴陵題人屋壁

沙陽南郵　鄭將軍園

郎官湖憶太白　衡山集賢院

下火塲贈恒明　贈破門

迎秋詩　毘盧洞

破門詩 二首　香水菴晤鄉僧純智

永州聞荆孫殤於痘　再至永州

朝陽巖　代愚溪憶柳子厚

代柳子厚憶愚溪　三哀詩

明發　多端

辛卯正月過嘉魚望木魚山憶與黃仲霖舊飲處

事在丁亥秋時余自粵歸仲霖官閩久不得消

息　拜風臺

贈劉小渠　劉次渠

與楊參莪話舊　送棗陽李公美還里

榴花

仲夏東園棗陽王茂才景順來晤寄懷諸子

與棗陽王茂才景順話舊兼訊水寨無恙

贈任嗣美　曠南寺

維揚寄賀蘇林　辛卯秋漢川西華嚴菴

投郢守李茂實　石城別萬君

見賓園同田楚珩飲

卷四

五言古詩中 六十四首 附詩二首

卷六

七言古詩一

卷七

七言古詩二 附詩二首

豐樂鎮望銅雀臺和壁間韻 以下常寧刻集

鄴城行 有引

哭劉狀元湛六公死難暨夫人側室

邯鄲行 有引　白漪公塘産並頭蓮歌

朱敬身南歸歌 有引　與顧介石登燕臺歌

吳六益歌　清涼寺作

將赴湖南宛城留別桑笈雲藩伯

曹鶡子行 有引

附 公于衡岳南天門外書偈訊石船一昔風雷作破壁飛去其事甚奇道士李皓白載入衡山志湖湘父老至今能言之以爲昌黎開雲不是過也因用昌黎謁衡岳原韻敬誌二首 男始摶

酉夏客潭乘馬忽死爲招以歌

郴州拜義帝冢 有引　俠士行贈楊海宇 有引

巳亥初夏武陵題游漢叟像

大營歌 有引　再遊黃鶴樓 以下滇黔集

湘鄉懷褚僕射　靖州戰塲歌

靖州戰塲歌 再　沅州太守歌

贈房遊擊光先 沅州　綏寧歌

關嶺歌　滇中歌

庚子秋昆明池上同楊筠伯談及太原舊事爲作

太原歌事在癸未距今十八年矣

黎平行 庚子　貴陽行

滇陽送徐眷心歸思南歌 有引

卷八

七言古詩 三

歸化寺歌 庚子初冬

四戰歌 有引 辛丑四日作

一保寧　二廣西

三草橋　四交水

白水行　貴州晤王樸齋 名鍈山東人 辛丑三月

都勻歌　武岡雙杏行 有引

中秋小集　石將軍歌 有引

觀察黃抑公山室歌 有引

西粵胡方伯歌 有引　又方伯詞 代

藤峽弔古

秋日灘江東龍隱寺讀磨崖元祐黨人碑

秋日拜伏波祠同抑公德輝紫雲諸君

再拜伏波祠作歌　全州道中聽松歌

桂林行　從軍行爲張一菴賦

粵遊歎　水月洞 有引

分水塘 有引

再送祖大將入覲兼訊舊遊

書所見　定粵寺

卷九

七言古詩四　附詩一首

卷十

五言律詩上

卷十一

五言律詩下

九日贈荊山二首　九月十三日寄全鎮柳州
九日後贈梅谷二首　征古田日起奮二子來省
二首　壬寅除夕二首
癸卯元日四首　徐亨若居攜起奮二子來
遊二首　別廷甫二首
別公卜二首　嶺外湖舟二首
桂林間陳子完馬易生王政襄三將軍討賊山中
將去黔州留別二首
同張九如衛翁絃陳自修諸君遊東山二首
送靑余北上二首　送徐方伯丁外艱歸揚州
二首　水西二首

送自修先生之楚二首
乙巳七夕婁仁符呂武臣招飲白衣菴六首
史質輔居二首

卷十二

七言律詩上

楚闈校士　五日贈祖靜菴將軍
橫山二首　奉懷若谷師二首
母節暨女烈建坊　流寓二首
中江阻風有引二首
乙酉過儀真示丘將軍飲次
泊蘄州　團風鎮

武昌見梅　送香嶰令丹陽乙酉夏二首
戊子湘潭九日母以癸未是日殂陽曲署距玆六
年矣二首
戊子重陽前二日起兒病愈自湘潭歸鄧四首
歸興　郢上阻風
村居有引　桂林寓順治七年仲冬二首
再過熊罷關二首　庚寅八月六日憶母
庚寅中秋瀟湘夜坐
辛卯三月春風閣東楊莪參
夏日寄懷江司馬　初夏寄懷汝李王介公
漢上逢韓繼之同年　過漢口經鎮兵憲舊樓

望廬山　彭澤懷陶元亮
杜丹丘
江寧赴盧長華招同陳孝求感舊述懷盧別於越
陳別於燕俱十年矣
維揚　壬辰秋寄許素臣商山
壬辰除夕　癸巳元日二首
五日東園送夏人淑還孝昌六首
夏日同鑑湖城南再遊黃林寺因憶向來張王兩
孝廉俱已物故二首　趙聖居開府予告歸富平
秋感二首　送唐修之任雲間
甲午二月過塾師鈕修公墓有引二首

卷十三
七言律詩下 附詩八首

再過會同有感 有引 二首　靖州別高將軍 時公移粵東予移粵西

自滇藩移粵再過武岡吳六吉太守話舊二首先是予以順治戊子持黔節過此今辛丑十四年矣今昔之感聊記歲時 二首

新寧竹亭王砥如明府招飲 二首

寄江州崔使君　西粵送南司李之河間

灕江送楊崑伯開幕東粵

桂林飲勲宇將軍因憶廼兄陳自修便羽郤寄

中秋前二日西粵署中桂花盛開同方伯胡德輝臬長黃抑公衙僧破門酌其下

靖江廢邸同藩伯胡德輝臬長黃抑公學憲尚紫雲諸君秋集獨秀山下

七夕飲德輝亭看盆荷

嶺外讀登極詔　粵山九月朔賀長至表

桂林送破門有柳州之行 以下粵遊集

芝舫詩 有引　崑崙懷古 二首

西粵于撫軍晉爵總制

送祖大叅入覲　憶雪

憶浯溪

滇中讀芝麓先生詩奉懷四章頌耀武大叅寄去以代起居書之伏波山下 四首

附和韻　龔鼎孳 四首　灕江曉棹

送袁司馬得請歸秦

長兒捷至諸公損詩來賀奉酧二首

寄馬提督　冬深

全陽送葛李二將軍自粵移守黔中 二首

辛丑歲杪桂林送紫雲同社以萬壽節入覲便道省侍　辛丑除夕 二首

壬寅元日

晤郢上呂補菴予先是丙戌督學楚中

胡德輝開府南贛 二首

桂林逢磐石兼訂金沙之約

因李磐石寄韞退肇慶 二首

再送李磐石寄趙糧儲霞潛東粵 二首

送沈羽生遊擊歸大同

董魁吾兵巡鬱林　馮季覲裨將涿州相國弟

寄懷州守家弟晤山　寄平南 癸卯春別來十五年矣 二首

寄侯鈞菴粵東提學　征賊詩 有引 四首

桂林和鄧孝威見懷元韻 七首

憶昔 七首　出師 以下續滇黔集

永寧馬易生叅戎　永寧師

送石荆山移軍蒼梧時予視師永寧將有黔州之行

別故國八年矣薄遊桂林更得黔臬視師行間率

卷十四

五言排律

七言排律

卷十五

五言絕句

七言絕句上

鄗城　滿城飲袁開鴻（時予有湖南之遊袁以西粵道里居）
過方順橋哭夏泰來（四首）　尹村再看王孟津書石（六首）
長沙送傅同野歸孝昌
尹村眞原寺遇慶雲僧
丙申春過內丘南圓津菴（時印亭和尚示寂斯先作讚墨 二首）
黃梁祠（二首）
送徐漢䕺之白亭時予亦遊楚（二首）
家園晤董心水（二首）　瑩潔園（丙申四月 二首）
蜀僧大澤九十相逢沙陽隄上（三首）
過約價口弔譚擬陶　雨中興國寺酌劉大祈（二首）
簰州即事　衡藩邸酌將軍（二首）

栢坊　問飛來船（有引 四首）
寄破門
過衡麓清涼寺憶寂虛和尚（予丁亥及庚寅兩遊此中今丙申秋又至僧化矣）
訊破門（有引）
李皓白來衡山隨筆二絕（戊戌初夏）
雁峰訪破門（二首）　雁峰下晤秀栢僧
戊戌正月遊清涼寺（有引）
唱和詩（四首）　蘇山絕頂
臨武北馬侯山（二首）　赤石司
常寧北留別吳正持（二首 以下攸縣刻集）
戊戌冬予以覲兵一至白蓮山閱明年己亥又復

至郴適喻子孝廉來訂重遊已許之矣驅車西
歸匆匆未果書此寄謝白蓮（三首）
讀朱五溪來書憶及舊事（二首）
祁陽寄李將軍
長沙晤楊岫青廣文（庚子　以下沅黔集）
沅州四首
靖州贈高將軍時君將卜居襄陽
鐃歌（有引 十首）　貴州送張龍涵之官宛城（二首）
平蠻西天台山（二首）
筇竹寺庚子長至同左轄李嵩岑驛鹽史賀輔屯
田蓋封之諸君遊出昆明城北可十里寺在山

腰俯瞰雲城雉堞歷落伸手可捫二子始起始
騫隨侍（四首）
滇曲四首　別滇友之粵（辛丑二月 四首）
別璞函　楊林別友
鼎湖詩　過鐵橋二絕
沅州贈徐兆輿
破門忽來自衡山共醉伏波山下走筆三絕
粵閫司廳事古松同胡德輝黃抑公爲張一菴賦
西粵送劉心一移師鎮遠
辛丑閏七月小飲獨秀山下同胡德輝黃抑公兩
司長即席爲書荊山便面

讀史亭詩集目錄終

南陽彭而述禹峰甫

樂府上

紫金曲 江寧刻集

王瓜園化麥田酸棗根狐兎眠月牙城上榆飛錢紅襖小兒放風鳶百花洲渚盧水豆婆冢空祭祭天陰夜雨青火明烏鴉東門罵白起

采桑曲

田家少婦嬾不得茅屋誰憐人傾國兒蠶初起餓欲死南陌采桑玉顏黑馬頭兒郎機頭妻堂上垂白膝下啼我開黃絹一疋值千錢曷不及早組織鬻之納縣官郡中里胥昨日騎馬來為言天家兩稅一齊開治河使者工未歇長沙又報收兩粵男兒有力死邊疆女子敢為負官糧耳語問小姑今年蠶似去年無小姑低頭結殘縷阿婆未飯日巳午

董逃行

良朋攜酒東林壠麥青青河陰折花累騎相尋蜀琴趙瑟弄音半百去矣傷心解一伏臘蒲犢周旋屐舃雜沓少年白日袞袞西還黃河逝水不還俛仰能不悽然解二朝飲杜康銷憂夕跨款段遠遊交交鳴鳥何求天涯相見無繇人在楚尾吳頭解三舊歡樂不可支新愁展轉自知盛衰理固有期曷不聊浪自怡為銅為炭眞癡解四小園博得偷安且須努力追歡平陂倚伏無端大藥不駐紅顏逢人再拜為難解五

黃鵠曲

武昌城外黃鵠磯鐵笛夜半仙人吹燈闌月榭酒闌時中有一人歡兼悲南去洞庭一萬里粘天無壁湖光水九嶷山下豺貙多湘妃無淚斑竹死虎嗥猿嘯雕弓摧谿牙霹靂萬竅哀大行孟門非峻絕窮途老馬半虺隤曰歸來三月暮麥青黃薔花露君住鸚鵡洲我向大堤去世情反覆如雲雨客來客去何足數隱身豈必金馬門鬱輪袍恥娛公主猛獸食人不避賢豪兒曹作官莫作外僚蜂蠆有毒妬女津赤手無錢御史瞋

洞兒謠

丹江以東山為石窟有婦有婦抱兒勿哭解一紅羊青角輒喜甘人雖曰甘人穴深莫尋解二有城切不可入有樓且不須登藏身九淵地裏結營解三百家有一存存者在洞中鷹子山南馬圈城東解四石之上鐵馬嘶石之下鑿氷炊阿婆阿婆莫怨為解五低聲問小姑阿翁出洞去老年眼昏花倘是賊來路解六

石寨

禹山石寨壁立如堵村氓相糾穴此而處内有火砲聲闢霹靂伏莽氛來望風辟易乙酉之春李闖突馳兼攻日夜智勇莫施誰司干櫪厝火腊毒時守寨者曰袁無知鄧諸生也不戒于火發礮反焠[illegible]

殲焉有羸其羆駭機發伏嗟此寨民數十百人一朝灰燼空山飛燐遥望絶巘赭山截業舊鬼不哭遺骸成垤

烏栖曲

石頭城外桃葉渡金簫銀管日欲暮讀曲新翻進内頭蘭膏明滅倒玉樹雞鳴山下烏啼殘鮮卑駱駝到天壇雲臺曉仗拜千官君王也賦行路難胭脂井上碧琅玕驚起宫中白鷳鵐將軍不少韓擒虎

問瓦雀

爾既憑人屋啄人粟提子抱孫恒於斯主人去住爾當知或言是前朝之給諫或言是上國之貲郎一朝烽火竄去他鄉骷髏永歎林莽偕藏或作惡而亡匿或爲善而否臧有終鮮舉靡後不昌爾棲舊軒爾爲我言瓦雀告我曰物與主人命在同宫中原走鹿烏飛失雄雀當斯時失主人翁花開水流鴻雁來去亡却姓名匪伊朝暮簷前雖是舊時窩瓦雀其如主人何

問梁燕

梁燕梁燕聞爾來自海上舊主何歸爾當聞見胡不知大厦之摧積畢方逞祆火明光殿豈爾遠隔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羽毛豐潔不聞失所自玆以後亂及南方朱鳥倚徙烏鬼遁藏爾主與其親戚族屬亦飄泊於廣漠之野亡是公之鄉戀玆數椽能無厚顔燕亦不爲之左頷乃掀身而翱翔君不見彭城樓烏衣巷城郭人民兩俱非至今猶有燕子飛

妾薄命

憶昔年少時都雅多顔色西隣有狡童匪斧求弗克父母擇門第遠嫁漢皇國白水流浼浼陰后宅其側弋雁慚雝雝婚媾爲我特妝奩多簪珥脱卸不復飾黽勉事雞鳴渺瀰共厥職一朝天地黯堂上生荆棘鉛華謝盛年老馬入銜勒良人不讀書頗知力稼穡牀頭有青錢高廩多黍稷尚有緑綺琴東壁不復識嗟彼臨卭客千古空相憶

辰州歌

君不見辰州阿總兵回回遺種榆林城一朝走入左家營左家將軍下南京自言身救王之明雞鳴牛首鬼神驚左家將軍潯陽死登壇掛印何纍纍昨日買馬甘肅來漢江南岍走風霾鈌耳豁鼻無其數百里聞之人避路

明妃曲

畫眉入漢宫環珮曳天衢抱衾數東星行列比貫魚待詔深漏下涙落如聯珠豔姬積若山進幸必按圖月流玳瑁牀銀燭照金鋪倚徙梧桐北但棲朝陽烏團紈秋漸老風至感婕妤又無小黄門買賦入成都雁門數款塞使者走傳車單于結和親長城卧鼓桴天家有故事高皇貽良謨安邊須粉黛何必盡丈夫但願四海寧不

惜一身孤珊珊出舊邸光華生道隅黃沙拂面來寶馬
耀襜褕西風催塞笳相將入穹廬名王見我喜北酪傾
醍醐白狐與紫貂幷苷美衣袪酌酒撓留犂黃金飾比
余不似未央內寵妒生覬覦疆埸罷戰爭談笑靖居胥
持此報漢恩不勞皇帝書
黃金有貴賤寵幸生邪慝姸媸遂易位能令明主惑由
來此理同不獨在巾幗爺娘生我時足不履中閾荊門
西來山奪得巫峽色嬪御選良家籍入萬歲側自入永
巷中脂粉不復飾無錢買畵工見君胡可得昨聞單于
表欲結婚姻國遍覓漢宮人誰肯去天北朝臣以我行
君王宣手勅及其臨行時淚下衮衣溼低頭別未央肇

鼓馬上急又恐單于怒自此兵弗戢挽轡去白登却憶
高皇失當時無陳平重匝那得出磧草分外黃飛沙望
不極罷却長安粧賢王或不識小心入毳幕死生在異
域莫學漢宮列再借丹青力

湘潭有節婦行

美人兮湘之涘殘魂兮隋軍壘上有桑樹長白皮左右
草生蘭與芷良人已死恥獨生遺腹長大望成名誰知
成名又無日辛苦年來成老疾洞庭湖上北風急東鄰
人家吹觱篥撫繩牀斷流黃三日儲瓶無米糧頋爾僕
往羅穀穀價十兩纔一斛綠熊見我笑玄猿對我哭老
身又無可食肉幾番憶良人又復痛孤雛孤雛流落在

蒼梧望之不見雙眼枯如此有生不如死將身化作湘
江水家道離析杜鵑悲漫將後事付群婢

武昌毒蛇行

武昌城在鄂渚上有黃鶴樓氣象吞三楚有蛇有蛇何
處來矯首直上楚王臺虎文豹胎丈二身口中磨牙聲
如雷食盡鳳凰食鸚䳇蛇子蛇孫成部伍大別山中不
能容垂涎金陵十萬戶誰知義鶻起東方一夜飛入牛
首傍銅睜鐵爪凌秋霜驅除毒蛇如黃羊蛇王病疽九
江死眼看蛇塚成喂壘覔船莫過潯陽城恐有流毒在
江水

蕪湖行

蕪湖寡婦夜半泣養得遺孤不成立結交亡命無虛日
酗酒擊毬如鱗集汝父人殺骨未寒裝束學戴沐猴冠
茂菽不辨米鹽虛眼看弓冶半摧殘東鄰年少里中霸
自逞強梁逼我嫁窊地又遣老嫗來紫金釵子烏綾帕
爲我謝使君此情不敢聞君不見九嶷南去瀟湘浦二
妃君山淚如雨千金難換百年身舊恩不肯負良人

白米詞

三升白米七升糠選得精鑿上官糧收糧長吏身手強
短袴提箕親簸颺山田納錢又輸穀白頭野老赤脚哭
只今南粵烽烟屯永州運船塞江濱黨正猶爲念鄉井
小胥夜來貫捉人去年白骨滿城積食盡人肉不食石

稍寛一粒即君恩留與六親招魂傀

黔陽雀

黔陽雀黎平府乃來在武岡之南瀟湘之浦既不入鸛鴿巢亦不棲鳳凰樹西去夜郎五溪隔南膴九嶷萬里路松柏森森玉琯鳴人傳乃是重瞳墓雀因瘁瘏拮据於其間低徊哀叫不肎去北望黄鶴樓崢嶸鸚鵡洲中間衡嶽九千仞洞庭八百里日月蔽虧熊羆睡風雷黷淡魚龍愁安得與子把臂相遨遊但聞天陰暑雨桂林深山鬼木客縹緲乘人泣黔雀既有子黄口五月兒腹背毳三寸但恐他鳥窺黔雀回首九江顧眙山差莪湘纍慕我欲刷羽長沙擒厥鵰中途乃與皂鵰遇衡陽鴻雁呼不來零陵石鷰麾不去此物非凡鳥牙爪如刀鋸黔雀與决戰一旦鎩其羽黔雀引頸不欲生海青飛入潭州城漁歌䆗乃水山緑風毛雨血月三更黔雀不為身後計孤墳尚有老僧砌一株桑樹呼倉庚年年花落哭望帝

郭淨妃詞

太液池邊月娟娟流新魄傷心不一事芙蓉水面白瑤華雙燕子頡頏振其翮君恩不可恃歡樂在何夕昔時畫翟褕今為羽衣客未取怨執政老奴苦相厄委質如落葉寵幸如轉石有願結來生化作桃竹席

仁宗報郭妃

我讀谷風篇夫婦之道苦人紀貴肇修况為倫物主憔悴感蒯菅深宮失其輔爭攘兒女常此事我未睹玉釵一零落翡翠無完羽淒清永巷間兩妮葉如土頗恨呂丞相有鈌不能補致使大宋朝失德學光武

荆州歌二首

華燈午夜醉葡萄肩拍將軍看寶刀鸊鵜新鋒吹落毛櫻桃樹底饞伯勞鐃歌爛縵月初高咳唾驚飛廣陵濤致身竊愧藝輪袍手揮如意唱董逃

荆州河下巴蜀船黄帽尻穿兩長年沙棠一丈十千錢木客爛醉口流涎廣陵女兒蹴紅蓮檀板午夜可人憐賓布如氊沙市賑明日好赴將軍筵

湘曲三首

鵝管之山白蔗潭烟鬟淡冶眙水寒古寺石風吹筤竿青蘋蝂蝂杜若殘涼月笠簑何處彈

雞鳴曉露啼寒螿千林病葉飛衡湘少婦夜來縫衣裳欲寄良人到朔方涼州葡萄晚秋香好向陰山驅黄羊

寫罷良書寄東吴良人販茶入姑蘇賣茶不彀辦官租今年茶比往年麄虎丘石上美羅襦不少如玉在當壚薄幸且莫學秋胡

黄鵠謠

穰州開元寺浮圖八十尋黄鵠巢其上鷲雀不敢瞋西隅紫金山古柏鬱森沉三月麥田緑垂楊夾峅新潺湲

滿河水城隅邊舊津昝時漢將相春陵起嶙峋雲臺斷荒塚短棘何蓁蓁黃鵠顧而悲徘徊為酸辛老僧勸黃鵠何事哀鳴頻不見承天樹松杉化為薪

悲西延

西延路洮陽山上有樟樹如蛇虬下有黑水流潺潺三伏赤日常飛雪棧道穿雲如鬼穴木結辛夷花松流琥珀血攢山列如麻中藏有人家香稻早秋熟果蓏多西瓜老賊自何來西涼人姓馬擁衆十萬卒到此過長夏宰割洞民如牲牢灰飛盧舍無全瓦餘魂竄息入深谷間道夜行向我哭爰整我旅洗其巢回紇將軍膽氣豪定南手執一杯酒翻身上馬如皂鵰左帶弓箭右寶刀

咫尺不見飛鸞橋名王計日望奏捷廣築京觀來反接自此渡瀘定南方未許伦尉帝百粵豈意師貞吉反成左次辱施家裨將獨眼龍長白山高最稱雄烏號聲挾餓鵰鳴霜蹄陷入大澤中勝敗兵家亦恆理男兒自合馬革死晉史且莫記枋頭尚有曹沫未刷恥

烏夜啼

君在彭城我江州馬上相逢淚交流烏啼月落霜花稠隔窗兒女彈箜篌黃金馬青絲頭豫章山下莫遲留且拂琥珀枕好鋪龍鬚席手織吳綾二十尺望郎不歸化作石

長干行

郎官湖上舟滿載離人酒送子去襄陽依依漢上柳自君過大堤湖湘聞鼓鼙二月無西風夏口草萋萋錦衾著鴛鴦屏風結翡翠平明望郎歸更深不成寐早晚過宜城且莫醉東鄰東鄰兒女比麗華短墻昔過宋玉家

衡州歌二首

桃花霏霏滿春院楊柳堤邊鶯聲囀自君攬轡入衡陽紫騮蹀躞如飛電梁間黃口燕兒肥莒蒲有酒漬羅衣蠻靴莫戀妖姬舞妾身日在巴陵磯巴陵磯接瀟湘水祝融峰入雲霄裏妾身生長潭州北前日夢見舊鄉里爺娘屋舍麻林橋東隣姊妹喜吹簫君行繫馬長沙曲不少妾身是細腰

豆甲麥穗三月路孤舟君向洞庭渡春風閣下百花殘憔悴金釧與寶璐每日登樓望漢江知郎作賦在瀟湘鴻雁不來鯉魚暮啣泥燕子空雙雙作書遠道對燈寫歷盡寒食復又夏朱陵舊有醽醁酒蠻宦不少鷓鴣鮓叮嚀珍重金石身努力加餐莫厭頻

長干行

六月發孤舟黃鵠磯頭雨東南多便風十日廣陵浦廣陵古繁華綺羅十萬家二八多女郎雙髻學棲鴉十三習筆墨十四解琵琶舞袖尤蹁躚昭陽燕子斜此物會傾國燕玉無顏色願嫁文選郎給諫不可得良人聞之癡千金買蛾眉不念舊家室白首以為期裁書寄良人

勿爲蕩子身妾髮初覆額中饋理蘋蘩豈其中道違使君自有妻願言早歸來靡眘與之齊

估客行

平陽鹽商黃河來左右牙儈塞滿街貨得新鹽積如山一時氣焰傾兩淮揚州女兒姑蘇紬蜜蠟簪子茉莉油綺席笙歌無朝夕醉後憑陵若王侯縣官急爲輸邊錢文學莫著鹽鐵篇君不見巡鹽使者榷關急引見此物只長揖

相逢行

前年别燕臺路今年晤廣陵城記得别時曾有說南山可移東海傾何期分手成南北一身遠去夜郎國眼見

巴蛇呑豕象虎豹啞人雲雷黑黶黰歸故鄉適逢瘈狗狂三年不出户種竹滿東墻不合因人作遠遊蘭槳桂楫沙棠舟人言淮揚華麗甲東南果見金簫銀管塡十二之翠樓故人騎花驄來自潮門東牙兵喝道氣如虹漶漫通一刺云我不相識遍覽縉紳中姓名不可得閽人戒曰郎中怒斯人且勿登門簿

戰城南

前年得桂林城今年失長沙府日南有象大如屋身披裝具猛如虎蘗弩飛鶻鞭山來萬騎辟易聲如雷蠻蜑飲血獅子蹉跌佗尉壘邊骷髏積崑崙關上馬嘶鐵鶻鴂笑胡鴈啼壯士沙場不得歸

將進酒

不願封萬户侯不願食八關齋但願新豐市酒醱初醅漢水鴨頭鸕鷀杯左提劉伯倫右攜王無功烹羊炮羔琥珀濃玉漏鎗鎗日輪紅人生得意時無如酒盈巵黃河流水不上天黑頭轉眼已成雪胡椒百石成何用檳榔滿斛不足說所以古賢達視此杯中物莫惜杖頭鵝眼錢一醉應須三千日

問銅雀

銅雀之臺臨漳水其一尚存二半毁問當時銅雀臺上妓既已從曹公遊何不從曹公死以致紛紛屬後事計及分香賣履或言是英雄無斷處或言是兒女情牽時

閨閤之中且如此四海報恩知是誰我既負人人亦我負此意君知否

悲辰陽將軍徐勇以壬辰十一月廿二日城陷死之

仲冬廿二辰州厄礮聲白晝喧霹靂將軍虎頭猿臂身寧死不肯辱巾幗全軍戰没亦何苦數百男兒血作碧五花寶馬鏤金鞍朝廷不知洞庭陽時先以戰功尚方寵賜俱抵岳陽

悲潭州

官車駐札潭州城西望辰陽城欲折黃頭健兒不肯行秣馬輒須四箇月辰陽將軍已斷頭辰陽戰士盡流血帳殿名王那得知北來駱駝怕風雪

阿將軍

阿將軍過襄陽氣排突不可當婢呼節度使奴視二千
石二千石不敢言聽人穿鼻坐山樊一解席帽綴珍珠牛
飲醉如泥莫過習池問葛疆前門後門多虎狼二解自言
此去向洞庭洞庭湖草青好飯辰韓馬草易青馬難下
三解贏得將軍印如斗健兒莫中君山酒君山酒止能延
年不能克敵蠻女笑隋椎髻四解

相逢行

匹馬臨燕山燕山多白草相逢兩少年杯酒灑懷抱太
階幾時平憂來傷人百年殊難保一解征鴻將去燕榮華
與枯槁莫歎馮唐遲莫羨鄧禹早白頭苦難饒憂來傷
人烏兎催人老二解金閨稱莫逆如蘭訂夙好一朝遠別

離翻飛疾于鳥垂翅落塗泥憂來傷人矦門不可造三解
衛霍同水流金張如火爍寒暑理或然成功退乃覽日
暮猶駸駸憂來傷人富貴徒紛擾四解交君發覆額垂老
心難曉甘言毒於鴆覿面不能了杜門絕車馬憂來傷
人一切焚紵縞五解

長安有狹斜行

九陌車轂擊紅塵擁朱輪建章何迤邐娑駁起嶙峋銅
沓白玉階云是天漢津甘泉出鹵簿晃日照龍鱗虎賁
簇獺尾天樂轉洪鈞富平居北第平陽在南鄰常侍既
狼戾五鹿尤齗齗或爲金吾客或云椒房親謁車奔流
水積金如雲屯將軍是家奴奉觴天笑新阿閣連霄漢
錦袍画麒麟既嗤石崇儉翻笑何曾貧咳唾興雲霧嫚
罵不敢嗔公卿早候門謁者疑鬼神腐儒一裋褐窮季
不蔽身望塵拜顏色徒爲溝瘠人

漢南戰

順治甲午時孟夏賊出謝羅山之下南連漳水西房州
紛紛鐵腥與銅馬山上啼鵂鶹山下閃兜鍪山中糗糧
絕山下二麥秋渠魁勒健兒腹饑如此何不下山屠肥
牛中丞怒出兵符鳴鶴膝耀犀渠大隊凌萬山小隊渡
檀溪銜枚夜向筑陽趨筑陽城西十里穀伯廟羊腸詰
曲牛角道箭括通崖谷群猊此中伏將軍唾曰鼠子何
足平壯士提刀可橫行誰知狹斜路昔值天又暮三匝

圍何急大黃射不出矢石砰訇無完軀萬騎蹀躞血糢
糊新安戰骨撐長平鬼晝哭川原古來厭人肉陳陶不
須怨房琯潼關且莫詈哥舒丈八神矛金僕姑將軍健
者身姓蘇

石城曲

山僧精舍宋玉臺山門恰對漢江開桑柘陰陰黃犢來
窟底猾拙堆成壘山陵松柏安在哉石麟夜吼寢廟頹
行人莫望郢城隈

哀穀城

襄陽江上寡婦哭男兒有力弓三斛昨日新捧節度檄
跨馬殺賊入房竹房竹山高連霄漢鐵壁陰崖鬼心[illegible]

中有綫路纔通人老狐回頭青兕斷男兒自誇身手強不擒餘賊須擒王跳身直入虎穴中手縛渠魁報我皇一時昧利因深入勾陳玄武爭呼吸妖腰偶領尚憑陵寶刀欲折鸊鵜澀馬識舊路昨日歸雕鞍帶血出重圍一二裹創人爲我言消息丈夫已作沙場泥遊魂多應在馬蹄

將進酒

客來遠方貞精銷亡腹中饑渴指酒索嘗大婦謂小妻我有美酒瓶頭帶泥我爲作食爾爲我酌丈夫歸來一杯差樂小妻自思此酒有毒乃大婦所爲彼有狂童煉藥成方一滴入脣利於徐夫人之匕首濡纏即殆飲之無夫言之無妻事處兩難蹶而投甀夫謂不力乃反遭笞遭笞亦何恤殺夫不可爲

南塘路

南塘三月路我來紅陽城夾道楊柳暗芳艸傍我生盤行大堤上如聞銅鞮聲坡陁入南郡果紅正摘櫻爛醉將軍筵泥飲過長鯨羅衣奏新曲歌喉轉流鶯相逢成解珮欲去留絕纓何意分手後從軍日南征朱鳥既代謝白帝忽而更中夜起徬徨蟋蟀牀下鳴鞮屧飾亦總絲子日以縈感時成歎息秋風落葉輕終當吟白首持此報長卿

儀眞曲

儀眞船如雲屯都督府榜軍門石青水獸黃金字泰第撥剌無朝昏喝聲如雷氣崩奔萬船辟易不敢論

讀史亭詩集卷一 終

讀史亭詩集卷二

南陽彭而述禹峰甫

樂府下

古愼儂謌二首 常寧刻集以下

薄命如驛騎中宵淚沾臆生女逢亂世不如瘞荆棘
翠幃羅象牀知是何方客拭淚強作歡欲飛無羽翮

介山謠

綿上田寒食煙龍已去蛇不眠若使周流便受封灰飛
景滅與人同紛紛茅土竟是誰萬古清明自歲時

歎奇歎

漢家內戚號專征後有去病前衛青冠軍甲第接平陽

幕府椒房生輝光雲中守數不偶藍田尉逢醉酒白草
黃沙胭脂黑威名遠出光祿塞白頭其如對簿何英雄
無奈殺降多

掛劍曲

劍亦有時盡心固無時死夜來鬼火光疑是劍中鋩劍
花燄燄化作土掛劍之人心獨苦

晉陽急

勤騎出宮中蛾眉馬上椎關說晉州危粉鏡好自隨金
翹玉鈿映花紅關西兵馬鄴城東鄴城東紫陌塵妾薄
命更屬人君恩如山那肯負前日宮姬今春婦手撥鯤
絃腸斷時切恐前人未必知

樹中餓

燕山去已遠楚水望不極況當腹中飢雨雪關河黑兩
人性命本一身生死不合更離群羊何智桃何愚生與
死分兩途千年樹穴餒鬼哭不見高官分微祿

邯鄲賈

嬴秦日熾天未醉特產妖龍匪其類百二山河一婦人
邯鄲謌舞滿腹鮮呂家兒趙氏娼六國滅二世亡興亦
不關秦亡亦不關秦茅焦多危論嫪毒碎其身咸陽土
邯鄲賈李園之妹春申君秦兮楚兮竟無人

易水行

易水東流去不還千年熱血擁燕丹六國無人燕有人

一夫入關竟誅秦秦不伏誅燕客死舞陽小兒色如土
屠龍手環柱走督亢圖繞堂呼匕首不成煩鐵椎阿政
生平兩大危兩大危燕與韓丈夫報主爲其難

下宮行

袴中兒遺腹子兒勿啼存趙祀程嬰爲難臼爲易臼爲
易鬻假兒假兒死身隨之眞兒在何許乃在深山裏日
月綿綿眞兒長成刎頸如遺乃見程嬰噫吁乎趙氏一
孤送兩人朔妻不是婦人身趙氏有客兼有妻血食欲
絕還復垂

鄂渚謌

黃金犀毘白鼻騧尚方錫予左侯家天明未明散曉衙

豹褥象牀醉琵琶百萬突騎引虎牙西捲襄樊東黃麻
青閨嬌女黃犢車

潯陽謡

艄鴰下九江南兵此處降捲甲彭蠡湖棄馬匡山陽老
侯鼻息剛如縷小侯腰膝已無主鳳凰山上白額虎琵
琶洲上出穴鼠虎耶鼠耶侯豈知耶

促剌行

我歌促剌行擊筑復彈箏君當困厄時與我定交情渤
澥可乾終南傾慇懃勿渝白水盟一朝君向五雲去隻
手排開金闥路朝宣白麻夕鼎鐘九天咳唾興烟霧憑
漫一剌難得見左鄰春坊右察院館陶公主霍家奴白

捂笞人如雷電身騎款段馬一匹奔馳竟同市門卒謁
者如鬼主人帝相公今日早朝日

古劍行

我有古劍出豐城華陰土拭月華明匕首更利徐夫人
魚腸新出虎丘營霜花又淬鸊鵜血出匣神光眞切鐵
錦鞍蹀躞紫騮馬西縛邛支南下粵只今人老劍不靈
英物竟失蒼龍精尤戀主人不肎去蒯緱夜半風雨鳴

雀巢謡有引 以下滇黔集

衡太守李東園署內有古樹一株可三丈枝葉
扶蘇不辨何樹蒞官之次日有雀雙至啣木結
巢乳數子飛去明年又來復理舊巢未幾徙木
輙向西南去如是者數月巢不即了是時東園
有滇中信願而異之一日行李戒途雀片晷移
巢全去無復一枝存矣爲作雀巢謡

來從太守來去從太守去太守今有日南行此邦之人
不可處阿公令徙木阿濵敢積薪再構家室良苦辛解一
我聞滇雲玀玀國毒蟲猛蛇箐雲黑有太守前往此物
欲肆吞噬不可得結廬碧雞山日與太守相盤桓解二秣
我馬脂我車棲遲不敢戀一枝鵾鵑遍地欺鸞凰鴛鴦
嫁作伯勞妻太守東我東太守西我西鴻蜚冥冥羅尉
曷施解三越山多鷓鴣瀚海多胡雁人情安土難重遷毛
羽亦爲水土限維鵲眷屬多五服九野喜相過我聞後

來者鷹眼鶻行將窺我窩從此逝矣奈我何解四

黔道難二首

牂牁南下烏蠻北萬艮攢簇巨靈宅金天之精失鈐轄
亂散魔軍塡鬼國太乙神旗華蓋翻上透重霄下黃泉
番陽令趙趐王副使咋舌轉漕天上犛牛死開道雲中
校尉絕股家高宗不曉事三年徒勞壯士血黃羆掛樹
巔白蛇長千尺山腰老蛟慣伺人跋底芒刺蜂蠆毒嗟
彼遠行客胡爲乎于役千端羅綺走昆明驊騮凋喪蹇
驢鳴
闌嶺插月窟盤江奪蛟室蜿蜒磊落塞虛空偪側萬里
何巃嵸前如蟻後如蛇天風排壁壘而下芙蓉矹硉走

鎮鄉猛虎銷魂乳贙死嵌實山腰決清泚寶刀角弓犀
比兒朝發筌竹暮櫟榆馬骨如陵皮肉腐鞭笞督郵人
不敢怒賈客捆載何處來揮汗負擔沿崔巍道傍殯騎
伺汝久生憎此物遺毒手借問宦遊子中國亦自堪樂
何爲疲薾戀戀此

龍潭曲 有引 二首

昆明城東五里小山數四古刹歷落老樹蒼藤
虧蔽雲日潭出其麓深緑無底岍有楊柳孤祠
穎然有龍其下偶同藩伯李嵩岑臬司崔修菴
孔守聶令諸子載酒來游讀壁書感之爲作此
曲

盤渦沉綠深無底中有龍孫與龍子湧腥跳沫八千仞
陰風窸窣萬山吪蝸涎敗壁血光紅靈旗白馬塞虛空
峩冠長劍氣如虹左右環珮響玲瓏剪葉珠衩被青璁
綠粉掃天日光薄鬼火如漆照哀壑池館楊柳人森寒
黃昏翠幙入殘郭
三韓鐵馬蛇鱗甲關嶺南來雷電霅昆明海水潑天黑
大冢奔出緬甸國王侯落魄失枝梧或降或走只須臾
誓死倔强惟老儒攜妻抱子向天呼碧潭瀠洄深難測
琉璃堆成蛟龍室垂楊倒影走遊魚一門大小入者七
白日屍浮水不流骨肉指爪相凋翏日月慘黷天地暗
野祟青火哀草畔咮網遊絲纏舊壁破簷甲溼蟲淅瀝

霜華缺月下鐘聲時見英魂結隊行

驃國詞 二首

螺蛤珂珮羅雙環琴瑟寶髻八綿蠻娑羅半臂羃䍦寒
海蠡灰雜金齒班拉手羅拜竹王祠彤弓羽箭幽并兒
君不見楊柳青青昆池畔益州雞嫁碣石雁
雞葵蠻豆蔓胡桃鞦韆襬衩翡翠翹一朝塞笳捲地來
鐵鎖不守石門開妾身如蓬根揮手別鄉縣莋關東去
沅湘深回首百濮何處見吁嗟乎蘭滄江上國殤哭佳
人已過濁河曲

小僰歌

叨孟來鈒花帶塔頂金紵蓋鐵鞍銅鈴蒼象雄合掌迺

向宣慰拜宣慰手持緬桑弓硨磲琉璃黑水東緬人排
琵琶車里弄箏笛長鼓鐃板相喧豗哈喇紅粧笑口開

大僰歌

紅藤腰圍黃金齒緬面花角來戞里雙頰象牙環髻插
白雉尾南山遮些郎北溪地羊鬼相約共赴陸梁會道
上莫逢史萬歲

爨碑曲

關轂裔鎮蠻後散處滇南山谷之左右椎髻佩雙刀標
鎗馬上豪大宗云磨些支派是幹泥引刀相讐無虛日
家藏積貝一百二十窠㹮玀㑊㑊種類繁東接冉駹西
吐蕃我聞明王何用須此物越裳近是老撾國

廣南謠

祛丕山西洋水我問儂人沙人常居此左瞰東川右交
趾苴可喜戰伐耐德當門户人情視死真如歸慣置強
弓與毒矢披氊戴笠無冬夏海貝瓔珞爭耀飾君不見
戰骨如山洱河東行人莫話天寶中 妻曰耐德壯士曰苴可

門有車馬客

客從遠方來羽箭插雕翎兜鍪雜寶玉騕褭異流蘇義
從解秦聲竪子能番書眉目殊皺醜鉸刀剪黃髮問客
何處來東髮事朔方突騎過白登前軍出定襄先從衛
將軍其後霍嫖姚顧此不腆軀寶欲連節旄三上雞鹿
塞兩踏光祿城雪帳捲穹廬魚海捕長鯨首功歸主帥
避身行伍中自分不受賞賞亦不及躬長此二十年刁
斗備行營垂老辭部曲尺籍歸本宗封狼猶在夢悔未
識崑崙願從張博望策杖問河源

苦熱行

驅車來洛陽行行入甌粵九郡古日南地氣實炊熱炎
帝司其權祝融作威福蘊崇如層火游濕生煩毒騂騮
被赐死瘴鬼凌我僕猺獞雜而居睢盱音報讎誰髻解
巫蠱瘴癘滿炎洲轉想漢武帝嶺外勒六師兩越雖云
收中國一以疲伏波將兵加樓船賞獨薄士馬略相當
無復比衛霍

行路難 六首

半生塌翼頭更白萬里偏側猶作桂林客珊瑚翡翠白
視真無用捶碎車轚唾手欲取日南國三路破藤峽一
鼓奪崑崙前軍飛渡富良江轉戰林邑蒼象奔羞談白
璧賞不受聊城功長嘯入商洛毀像謝麒麟笑他絳灌
不讀書酒後徒爲破柱人
巴童拖鼓盧女叩絃朱欄文楸帶雕甍刺豹烹麟滿前
軒諸公且勿喧賤子歌一言烏兎各爭飛黃河不待年
昨日丹顏如花紅今日霜髮垂兩肩金吾邸第改作公
主園會須一飲吸百川赤手莫惜吴鄧錢
椎髻歌蠻鼓檳榔塡玉盤爲問洛陽客如何驅車萬里
走西南五管風物苦六詔氣候偏僰爨猺獞相鈎連芥
爨蠁殺靡歲年烏蛇長百尺巨蟒大十圍倒餐角鹿捲
樹枝山行畏此物惡谿多毒草何時解出回中道
少年下帷事縹緗石室蘭臺搜厥藏珥筆作賦奏明堂
君王顧笑生輝光一自世運變陵谷按劍逢人空碌碌
莫向邯鄲問才人還聞驃騎尚公主陸賈難登帶礪盟
司馬終不逢漢武落花入平地各自東西南北飛人生
會有命侏儒飽死東方饑曷不拂衣賦來歸
驅車太行道早歲佩龜魚適値懨門邊報急又兼潼關
下戰書南者逼蒲坂東者下井陘將士無人色鶴鵠何
從橫賤子指揮一羽扇太原上黨罷爭戰方期一鼓下
河中唾手山東七十城不謂低轄二十載居然兩髩成

衰翁垂老作遠遊朝走流沙暮炎洲我聞交趾日南天盡頭躶國鼻飲風氣殊眉目觸熱生焦枯部下健兒半節旄同學後輩今亦黄金各横腰紅袜帕首左右佩刀何事傴僂囁嚅學兒曹

父母嫁我時我髮初及額雙耳耀鞢䪌長枕飾琥珀象牀璀璨珊瑚鈎翡翠寶髻玉搔頭父母臨行時慇懃爲我說但願琴瑟誓始終莫使鴛鴦更雌雄朝夕盤匜接郎歡郎亦爲我開心顔一家妯娌列成行歲時連袂拜姑嫜那知雲雨多反覆良人早歿身難贖金黴玉軫催斷絃再画蛾眉誰見憐亦知齊大非吾耦賤妾何當更箕帚新人貌如花妾命賤如土羅列多二八老傖不堪語曾聞覆水終難收幾見臨邛賦白頭

君子有所思行

千金寶馬珊瑚鞭蓮花淬鍔吼龍泉浴鐵十萬鼓闐闐前茅後勁與中權鹵簿𤓰塓擁長子樓船飛渡擊朝鮮九眞百濟相率而來歸明珠紫貝間元龜回軍鳴笳開玉門西掃回紇南土番提師還過葱嶺外駐馬遠出貳師城金齒繡脚舞明堂雕題君長獻芝房總干山立龍衮旁左右奏曰宣付史館紀鴻書白虎異同討諸儒四海一家天子萬壽滌蕩漢唐緊惟我后

塘上行

江干車馬何闐闐雪帳明甲大將壇十部鼓吹下廣南龍户馬人心膽寒采鵲朱舫二八女珠璫玉腕隔紗語二十五絃斷腸聲鬱陶半是思鄉土自惜紅顔多悞身手拖巾櫛更事人鴛鴦于飛失其故雄郎心多猜日費彌縫回首新婦登車日葡萄衫子石榴裙奩粧久已蕩盡故人遺物無一存天吴紫鳳剪作衣不及王孫初嫁時

鷓鴣謡 有引 以下粤游集

重九後二日爲德輝方伯壽予既爲長歌同諸君綴之矣意殊未盡作爲此辭爲先生滿引一觴須之名曰鷓鴣謡粤山所有也謡之者何古人托物比興不盡質言之亦猶作者之意也時辛丑伏波山下

鷓鴣住粤山桂林蠻寨裏猺獞睚眦喜報仇晝治毒矢夜治毒弩小蟲逢之不敢飛使君來時得安栖左扶鶵鶵右石雞解一前有矰繳後羅網鷓鴣躑躅草間不敢過生長粤山無奈何角鷹皂雕來窺我窩使君來東方𤓰塓前道呵此物見之心膽隋解二朝不向灘江飲暮不來馬山宿南隣強暴鳥銃象鼻逼我族阿公喚阿婆前者日南有使貢上國十丈珊瑚大如柴使君宴之朝漢臺四海一家今入我懷解三江東白米嶺南鵝鵝簸揚糠覈胖淘河鷓鴣腹小遺粒能食幾多解四南山北山家家插秧布穀催種築圃塲滿堂歌舞樂未央使君壽考如何

可忘解五

猛虎行

鄧梁子弟禿袖襟錦幪騣褭飛紫塵地勢使之高七寶
犀比大食刀吐漱雲雨金穴銅山各有處所郭解報仇
人借軀魏其座中無有灌夫方山巾子遠遊冠髗㲉魯
儒莫名一錢胡椒狼戾桄榔滿床二八選侍白紵舞飛
羽流觴紅日暮東方客射覆邯鄲生鼓瑟陛陛儇臥掣
豹憨睡如雷亡命藏柱中阿誰持斧敢問蹋鞠才欲舞
緪遞來車酒馬肉樂未央子尚公主女椒房

炎州有古樹

古樹盤屈糾維葉何衰衰朱鳳棲其間獨據最高枝差

參奏笙簧群鳥相應和自下看朱鳳端如阿閣坐孔雀
東南來羅列如群臣飲啄自愛惜光采故繽紛老貍突
然至白日瞯鳳巢鳳急望捕救左顧孔雀號孔雀身不
武解縱蒼鷹絲為我搏擊之勿令其遁逃孔雀富羽毛
蒼鷹有奇骨旦夕窮謀施決戰探其窟挾身試爪牙老
貍濺朱殷不自愛身手以報孔雀恩朱鳳顧而笑謂君
不能任前此誤識君幺麼生盜心

都狼嶺

兩山偪側女遮堵墻左擔谽谺岐路微茫上有鳥路下
有烏潭鷄棄牛欄在東岸虎落符籬羅北堂爪架芋埒
磊落閒狎蛇蝦蟆不取錢阿爽所山柴阿媳提鸞來回

首祝老公日未下山早閉門前有赤豹後黃熊

河伯仁 續滇黔集

河伯不仁吞吸汴梁汴梁十萬户王孫列侯俱入河伯
腹中河伯未饜終日湯湯夸門懷襄解一河伯謂人曰予
何不仁上帝憐汝中州之人不忍觸白刃盜賊之手死
為國殤寧為河伯所有解二就中何者最賢出害粟活人
獨金助軍餉爰賄一船於長獄之傷解三黃推官乘陴南
陴射賊一日四月至九月賊攻危城不下晉汝曹門解四
河流崩奔如箭賊列鐵營大堤萬馬不敢趨珠玉美人
席捲蛟宮汨沒於陳橋之東解五當時魏公子何在推晉
鄙直走邯鄲侯贏諸客茫茫魚鼈中墳墓更無處所解六

洛陽生白毛真定白日鼓妖鳳陽承天玉魚三泉晝出
何謂河伯無狀解七

四言古詩附

南漾四章章八句 以下江寧刻集

我行南漾春水瀰瀰率彼徒御戒我婦子爰瞻郵墟烽
燹肆衆焉卷一舟零涕如雨
相彼鴻鵠栖峙沙汀胡為人斯室家靡寧血流燕趙桑
乾水腥一葉江淮言念所生
有嶢廻繹蒼烟濛濛狐貍穴處狖玃依叢我去維揚阻
水一泓舳艫有戒布颿宵征
蜿蜒千里乃經於[illegible]之陸之風雨其悲不念嶮巇維

癉是嬉周道蓁蕪則靡我所之

金山寺

江頮浩淼山骨崚嶒翠微人語噌吰水聲兩岍贅樹六代齋僧鸜鵒呼午蚴蟉迷鐘虎豹爭座蛟龍互宮墓傳郭子客重蘇公我來自北江流自東青果枇杷椮枝梧桐擊節何人把酒臨風

瓜步干園

嵯峨者山鈞盤嵛路嶠既蜿蜒石亦森竪傑閣綺牕壑噴濤沸駭蚰怒螭蒼藤癭樹小䲽蒲根新犬竹蝡揺曳孤艇花䑊水氣我重來此南陽子驥

勵志二章章八句

綿褫經紀溟涬罔倪朒朓朏魄儵忽斯馳䁕以朱鳥食以江蜎爰拂穹岫振䟫丹谿

茂茂蘭唐惠風汜之樊桐松板嵡敦罔虧卒業匪懈郃名云基厥道淵回庸勿覃思

感馬二首

雲中之種月題於并蘭筋竹耳滅没崢嶸迍邅瓜步嬖楚秣陵歲聿云徂元黃是仍汎濫柖提寄命於僧好飤細草曾共死生

向走南徐亦遂虺隤幾死二三燒駡蘇臺茲來秋浦鶯飛花開不任踶跂潦倒蒿萊豈無棧豆綿劇城隈顧我徒御與爾同來

淮海曲

淮海斎洄揚州舊土漢祖初興爰誕碩輔氣結風雲威則龍虎辟昜藐夫千鈞之弩陳侯踵生甲兵滿腹夸門問椎燕市訪策石拜穀城書鄙馬服奮厥智勇公等碌碌義旗東來十萬浴鐵白狼奔雷黃河積雪揮日無戈覗口有舌策杖從龍征衣帶血終軍之年仲謀之子賦就長楊回明秋水連鑣紫陌爲橋爲梓帝眷中原爰釐南顧曰維宛鄧瘝瘝待哺野則買犢民則有袴甘蔔之泉倚帝之懸有熊兕觥令德來飫

平水西領乙巳元日作續滇黔集

皇帝三載肆征不庭時維龍猇十月地見天文志在泮告成彈丸

儸鬼厥醜安氏箐林窟宅負固苗壘歷秦與漢未奉正朔割據荒獷鴻蒙是鑿如何白日乃亂天常甘負虺蛇以逞方良　帝命遏劉爰整其旅我師殫怒有如彪虎衝車雷動震驚集糞肉薄環攻一月三捷熏室鼠穴掃厥蚩蟨膾脰屠腸流血孔殷露布星馳于六歸河烏蠻授首赤苗虫沙獸駭魚恣乃逝烏蒙亦越烏撒東川鎮雄維彼四郡水西肺腑虢虞隴蜀連綴而取乃得虎子思臘舊穴爰得渠帥稱邦之孽拓地四省緩師一期雲奔電掃負版職來我王開闢哀對上下鞭笞八荒以篤其祜車里緬甸譙敢不臣交州土蕃相次而賓我王膚功揚旌西海嬉彼殷商有光覆載

讀史亭詩集卷二 終

讀史亭詩集卷三

南陽彭而述禹峰甫

五言古上

九仙臺

老樹匝蒼壁岧嶢一何危石梯縈峻嶒絕巔位神祠萬古青濛色碧流環抱之陰剝靈贔文殘柏梟禿枝上有人煙簇相將避亂離苦塊滯平陽長河望瀰瀰技淚澤州城棲託聊於斯父老餉雞豚向前恭致詞謂我爲宰官治晉多良慈令者此山中幸得進一卮誅茅爲君廬垂老不須移我聞父老語不覺淚漣洏母死重九日客葬汾水湄有路不能歸潼關阻戰旗剝運當循環羣兇

滅有時紛紛訓孤葦昏蹶徒爾爲昨者陵川縣賊檄震隍陴翾彼翡翠鳥羅罻慎威儀遐騫者鴻鵠翛翛慕良規我遂從此逝昏夜與臺辭饑鴟叫矮木草枯伏短狸血濺腰間鋏亂砍走山凾得覩蘇門泉荇藻落清池是時王宗伯琴書泊大坯攜手張雲齋端著詢所疑連檝皷衛流泰係問朝曦翍翍桃杏花楊柳拂青絲東山多壯士頹垣鋒鏑吹旅魂驚白日喪馬何足悲宗伯爲我言星躔東南維溟濛蒼靈谷幽嶠多長眘發棹渡清河吳山與我期新茗瀹初夏有魚攺及鮒虎丘石蹲蹲綠蟻對黃鸝良夜展素心晨起溉芳鞋周身鮮經營不材愜所宜提羽達明光麟閣濯聲施艱虞勞將相之子慎

匡持望望九仙臺別汝能無思

金山寺 四首

彌望遥岑色葱菁入高軒江聲日夜流薄山嚙其根喧豗無停時山亦勞夢魂入寺讀殘碑濕苔手與捫銀杏何婆娑老烏欸而蹲低徊問蘇髯無復昔僧存孤塔望中流空綠揺高痕舳艫無斷續瞑雨下黃昏

怪此江中寺拳石終古存澎湃浮斷梗天地無朝昏不知巨靈手何以奠厥根上有青冥樹下有古人墳估客飄千葉亂流南北分我來方四月鰣魚白如銀芽茶煮虎丘禪房氣氤氳雛僧索我書藤溪紙數尋勸我爲勤石空山雜蟲吟我雖不好名僧意良以深

山身何嵂峋盤結在江腹胚胎藏混沌巖靈摩參宿龍母與螭孫引類窟其麓霹靂日夜轟鼇背如轉轂寺成無歲年從山門來歷沙濺頭陀金高臺蒼蘚蝕靡無發空香老竹學婿綠輸爾山中人長此寤言獨

凴檻問江聲激射何張皇鐵甲百萬師沙礫飛戰場孤軍與之角雌雄未可量久之和議成彼此兩相忘櫻桃果其上杜鵑英其傍人神勞位置金粉爲輝煌日日江上客來此命壺觴冠蓋何鹵莽與山爭祠堂鄴貞萬古石爲峴首桐鄉芳穢不可知徒爲山靈傷不見子瞻帶江流空自長

衡樓 甲申西湖

聊浪長干上晻晼日欲西墳衍多偉樹暮蟬攜樛啼郊垌何朞朞枳落人呼雞僑園欝修篁頓擗如荒祠爲看唶唶鵲紛泊來宿棲久滛江介間馳繆初心違私艱復羇旅國事不可爲旬始餘秦分燕山關鼓鼙邇者關門戰人傳收京師春秋大復仇漢幟耀靈暉遥知大江上熊羆振瓌姿袀服出六軍熠煌自南畿吳越古戰場鈎棘自昔垂繞霤非不固底慎於未危大夫新講武戈船掩湫滔鐃戲來閭閈縵胡跨短騎壯夫莫騂笑所志功名隨不見四侯伯金符自纍纍

贈貌山家宰護國寺

野寺著秋垌蕪丘頹葉奔唶唶來羇藍迅商捎殘垣中有黃髮老僶俛屏鷖煩光塵槖海隅龍象肅膺魂在易言高尚庸詎王侯尊遥蹤天衢表洪崖翼與翻伊蒲佐雕胡清磬閱朝昏有昔註靈文卓犖訂佛言我來勤仰止傴僂晤南軒鄂節思佳兒烈熖錘其璠自昔爲諸生覯我於大原墨篋右軍帖謬推國士恩喟焉崇令則遺徽揚帝閽周道尚齟齬熊虎巳列藩輿王今求舊老成未云諼孟晉圖匡濟大道所由存

却聘

偪側秋江暮使者來維揚咭予草土中黃葉積空霜袖底躍兩魚素交諳故鄉薄言惠光塵嶶音叩微茫伊予傷風木慈魂羈平陽相彼鵁鶄鳥而無厭火方又如彼

蓼蟲不適葵薺場我閑相國久戮力勛封疆炎運幾蹙
圮斯人爲再昌何來傾明月熠煌及我堂熠音位火光誰實拯
横流頓擗理遐荒小草靡遠志此義或自量揮手謝君
子四壁啼寒蛩

蕪關晤陳蝶菴

娟娟鳩兹月方舟來西川長年濯棹人萬里拖風烟惟
余知名久往事猶能詮伊昔爲郎日捋鬚祗自憐揮手
皖伯臺飲水第二泉再吊夷門客重删宛丘篇迄今汴
梁道能言使君賢亡何賦麻衣烏道入青天乾坤金虎
耀帝魂化啼鵑子攜經國業白石悉久眠愾歎別松楸
迤邐大江邊赭山一杯酒東泊建業船送子感亂離故

鄉何杳然凄凄苦塊内時事每中悁惟子將相畧匪徒
以文傳勛力酬艱難匡持慎所宜

寄輿平

將軍起關隴英姿飽沉謀百戰風塵際朱旂閃兜鍪晤
我澤潞間旄象響鳴騶客舍九醞觴嚴颷何颼颼丈夫
多感激握手許相投深銘衛士恩送我作遠遊我雖成
趦趄此誼古人侔別來皇路棘駊騀走崇丘怪烏向我
啼玄猿向我愁傴側東南來蒸鬱苦一舟已歷西湖夏
復逢北固秋昨聞螭紐印幕府鎮瓜洲公瑾幼視師伯
華早封侯江聲滔白日萬里向東流中有金焦山石脚
踏鰲頭坤維資兩柱須洞釋帝憂淮陽古重地勝槩搤

咽喉試看金焦山擬卽斯人儔

喜晤英軒

雨雪驅車道別我去幽燕蒼鬚衝古驛跛馬捩寒鞭時
聞潼關破妖氛纏西安未幾我東來妻子走婁珊相逢
多豹虎傴側不可言聞君過太原王孫與盤桓三晨不
梳頭一飲錢五千嶔崎六十載赤脚遍山川自我與君
友可與言忘年今者白門遇歌哭出肺肝從子學飲法
勿爲達官傳

同朱無垢宿盧龍觀次日爲先慈生辰

驅馬日下春城闉青草路薄蔴叩烟扉踈桐淅微露相
逢笋籜冠揮蒲進款素一室貯白雲疋練騰古霧冷蛩

凄孤枕濕螢竹根吐羈愁日以增時事多凶懼中夜起
彷徨空復妻孥聚明朝母誕辰蒿胃平陽墓

壽張箕疇在蕪

髫齔爲兄弟蹉跎成老醜君年忽四十我亦三十九君
今桑弧辰洗盞爲君壽憶我吏晉陽泥塗曳尭綬子同
九玉兄慰我於山右爾時雖伊鬱所幸有老母簫鼓闐
上元歡呼繫春酒送子入燕京明光射蝌蚪凌飈無反
風鎩羽歸林藪流寓大江南腷臆未云剖我哀賦蓼莪
太行孟門走取次入青齊催船向京口聞子饑鳩兹北
來飛鴿首把臂說亂離萬羅黄葉厚生平稱善病兩顴
漬深黝近日習天文夜半尋參斗時勢需英流經綸子

其手與朝多殊恩侯伯者其其致力及方剛歲月釀衰
朽相期勤景鐘浮雲誠何有

送英軒入豫章

髯翁無械事與我交十年盟心淇衛流匡我崛園山每
食脫粟飯不愛五銖錢醉後捋蒼鬚睥睨天地間坐槐
根讀書雙瞳㶿電懸閒人不平事磨牙突老拳自誇其
兒孫負荷以象賢世人怪厥眞欲殺不相憐驄駿以終
慕秋林何茫然昨者陳竹黃家書寄安全公喜愈尋常
十罈傾熏泉茲別我西征行登中丞船片帆過彭蠡艤
舟匡廬前登臨還吊古名山幾人傳爲我報山靈我將
卜居焉豈必蘇子瞻與夫李青蓮

懷楊涉瞻於義安乙酉春

不見潮州[illegible]遷歲屢更我向遊并州子尚滯華京左
有羅元[illegible]右有董福兄同門我四人爛縵對寒燈別來
邦㮚杌鐘簴九廟驚況復高堂頹腸斷杳由城萬死孟
門道隆慮走崢嶸跛踦渡江南行李帶哭聲負笈西湖
上得問予休徵一麾今無恙練江寫晶瑩我聞爲軒渠
風微慰友朋太守古諸侯銅魚耀藩屏煌煌漢宣詔豈
爲千石名我今客鳩茲所親賦遠征尺書感遙夜釣陳
慘不明洒淚悲歌地骨都寶馬行令聞勤璽書師帥作
公卿願言矢嘉謀於以興蒼生

嶟嶟鳳凰山下有相思樹人何獨不然山川夢或誤舊
遊京洛塵回首桑乾渡良朋成異物美好京工妒恂愁
滯江裔（恂愁音冦 茂愚貌）所遷人非故時事方㸐擾狂攘聖明慮
白日走夔魖齗齗恣泰豫仕進心日頹艱難賦行路極
目聃城澤葵胥寒兎緬維同心友浩淼漲海霧鱷魚
會潛跡大顛殘刹暮古來潮州守昌黎其最著至今甘
露巖玉簡欽風素蚺盤張許祠碑蝕陸家墓暇時爲吊
古五馬一左顧

寄陳竹黃

揮手行山側柳色映汾澮今年復見柳乃是大江匯忽
忽已三年遊子不得歸怫鬱來我心浪浪下酸悲昔年
老母在送于多言辭自思禹山好種種泉池繚悵以

終老無從竟所施至今霍山下鬼車求夜啼我度詰曲
阪選蠕遵窮奇壯士心欲死長劒手親提委遲過山東
葡萄醉熊羆擊楫揚子江扶節白公堤南北四千里音
書何由齎二月阿興至慰我采石磯讀衣帶中語字字
良淒其猴葵既已蕪燕麥亦已披風雨逼寒食黃狸嘯
京扉傷哉祖父塋椒漿閣歲耆仕進心日頹竹帛無由
垂鄱陽鴻雁來一帆過江西厥根不屬地譬彼野狐絲
憶汝感弦筈離合靡長期黯淡百花洲垣衣胥蕨薇

散愁乙酉

留滯江國久夏雨何淒淒榴花然高枝毛羽爍山雞朝
興眴灌荼人驚於莵蹄小婢不解事悞指日東西汙田

傾刀笠火聲發塗泥鄉老閒櫛沐雲根臥清谿漆竿銅
陵來白門鐵馬嘶沈酣不敢言誰復念噬臍秉鈞者何
人勿乃玉貝迷
明霞閱翠幕行行将蒼鬚男兒生四十不得遊帝都口
澤傷栝棬黒雲壓蘾姑肺氣蘇深山妻子呵賤軀皇路
方蕪穢閶闔不可呼朱提傾要津飛揚多人奴紛紛黄
口兒今已大金吾底綏未有期臣僕雖自愚不知魏闕
上何以爲良圖

有懷 秋浦

楚舟䍐吴驅消息傳一月頗濟天弗吊蠢蠢震北闕窮
山哀鰥寡蜂蠆毒罔遏相戒過亂門𢷬然豎毛髮 𢷬閑上聲勁忿
艎見左傳與䑲同 融風東北來爪步蕩溟渤餘皇輳秦淮直抵蛟
龍窟婺婦念宗周漆室勞心骨高勲思冠鄧定傾誰平
勃降割增寤歎石罅白雲浡
竊亡趨菑田伯趙鳴殷林羽毛知歲時因之變夏音伊
余離鄉縣江國久滯淫兒學徒荒嬉前哲靡所欽余亦
積衰白二毛忽已侵定交杵臼間親暱非黄金吳君饒
不諼德造復悄悄望衡鋤藥欄時復攻諷吟四壁空虛
竹沓颯杳然深亡崖匿白日恒雨萬山沈時事每冲肝
物理感客心

汲水行 横山作

妾本良家女嫁作蕩子妻破産梟盧擲又身爲女奚香

奩不復事求與轂紈辭負擔鹿盧邊素跣踏青縻屈體
綆古水荒苔與額齊鬖姍爲喘息斗水六升泥兩肩壓
丘山纖手拗柔荑吳兒憐見之咨嗟在水湄感君躊躇
意勿復覼縷爲阿婆督責嚴恐爲生嗔疑既以供樵蘇
忍再著鞭笞父母實生我空復好膚肌玉粒含朱櫻豐
頰輔長眉流落溷廁間爲容者伊誰百花黯芳洲紫金
未解圍飄泊在東南五載不成歸饑寒眎主人矜顧敢
自尸前年燕趙破佳人爲鯨鯢近報廣陵陷明珠幾去
帷世亂無貴賤乘除理難私金屋與縞綦云胡有差池

三兒取鸜鵒子養之以爲嬉示此釋之

世間能言鳥乾睪與寒皐有口祟厥躬居高不自弢往
往爲人玩毵毵其羽毛况復剪乃舌死生隨所遣相彼
黄口兒依母乳於巢聰明猶未著樹巃但咬咬将子胡
爲者𢥞篠取其曹嚶喔良以悲跦跦無所逃何如捨之
去老大相慰勞微翼有天性長此遂翛翛丁寧學瘖瘂
結廬在山椒
在昔聖人世鳥獸爲咸若巢可俯而窺鳳凰在阿閣後
來繁智巧羽族翔寥廓冥飛有篡鴻占歲每悞鵲我觀
鸜鵒子結構向屋角自我卜居來眼見其出㲉雙雙無
停晷銜餌飛霍霍非以忘機故噬肯近棲託如人念家
聲忍計其墮落𧝐褷雖長成姱姿猶小弱青絲貯簾櫳
不及一枝樂來巢記魯叟汶水不度貉凡物有形性勿

以攖寂寞

憶昔

蒼黃南渡日諸公策碩膚主鬯急得人天命諶赤符八
紘瞻曜靈仙樂奏大酺彗星掃欃槍太阿柄湛盧幅幀
未可量日出暨海隅上以報山陵萬祀鞏永圖貴陽鼎
折足釀成亡國俘蕩心即非彝卤莽及菑畬吳歈穠越
吟華袿傾羅襦卮酒醉長星官米飽侏儒羇紲流光彩
縢夫喝通衢並植任當軸威福萃公邀雲雨吐漱閶黙
晢變斯須銀潢等敗牒周內竟相屠大澤殄麟趾千仞
劫厥雛根芟日蕃廡良顯就驅除黃門左右之搏擊似
於蒐金壇周禮曹乃以清流詠懷寧逆案人一朝兵尚

書稗政揞臨安腥聞到姑蘇市兒爲攘袂岙矛盜城郭
靖南仗忠義疏留先帝孤寧南棄武昌癰潰彭蠡湖前
此王孟津嘉言多訏謨芻蕘不見收予聖誰知烏維揚
史閣部連章屢疾呼因鬼難見帝翠翹陪清酤木妖生
雲漢丹雘窮倕輸猴眞惜楚冠御座乃墜孤燕雀難處
堂蟠蚌合收漁兼雪四海恥猰貐擒亡逋捲土朔方兵
師子被淮徐河南凌御史頸血濺犀渠史君南向拜敢
愛三公軀樓船亂揚子風鳴金僕姑賊臣稔凶德鼠竄
走泥塗遙聞姑孰戰王師敗于蕪將軍裹馬革白羽望
如荼江神驚鷁首鐵鎖焚東吳禮雖先一飯無復飽羸
蒲漢家松柏路歌舞羅氍毹不見舊祖臘忍看曆數徂

致此者伊誰盡哉徒欷歔

六月十五日

披蓁來谷口風雨集僧寮雷奮何獅獅豐窩亦太驕白
雲釀廛巖磡礐湧波濤圜樊迷山隘石蘭間梯桃皇林
斵木聲沙嘴吼狂茅淺淺幽瀨流穿墳瀑短橋瓜架續
襹褷離離垂遠條孤磬破午烟懷新見良苗臺笠驅犢
歸鳥耘日勞勞以供水陸人赤米無衰耗（耗同耗有蒿音詩耗斁下土）世
間游手子豐年徒嗷嗷

谷潭菴詩

戈鋌侵吳會空江動鼓鞞遊子去石城倦尋秋浦栖岑
麓何盤紆錦禽照回谿壠上傭耕人稚子襍山妻野老

談朝事參差語不齊長夏煅紅爐逃暑過招提繞屋富
松杉瓜蔬葉淒淒寒泉仰而出瀰瀰浸稻畦篔簹生豬
堊白猿時一啼留滯胡不歸中原多蒺藜煩惋無可極
親朋日以睽獨立感蒼茫秣陵走駃騠

澤州逢井虹嶼

十年彌羣盜豫南無堅城殘鬼哭斷壘短軀戴日行衣
冠耆舊几肉與杯羹寒泉催落葉飛花泊其英茫茫
彝門道惟聞流水聲賤子晉陽吏萱摧痛所生崎嶇汾
藿上霜月啼三更南枝鷓鴣悽音繞樹鳴取道擬彰
衛清淮間碧泓騷騷北風厲聞君來西京客裏逢親舊
觸余故鄉情白衣投短刺閽吏顏而驚君曰我鄉人歡

笑爲之迎技淚談烽火各傷祖父瑩君新官西粵水陸八千程只今百粵長車書隸聖明祇須誕文德不必問長纓

湘潭偶興

湖南經歲客征骨倦風塵颯颯秋風裏獨立湘水濱遥望漢口船寄語問家人故里亦可歸何必久漢津我爲一官悞不得遂隱淪褒西有薄田稻熟酒且醇盈盈茱萸水中有三寸鱗苗命既已覆又復理釣緡此即不軒冕仕隱正維均誓將捨之去永爲葛懷民

癸酉至乙酉中原作戰場躍馬來關西妖氛一以猖將軍輿爲市相逢雨不戢坐使氣力雄談笑摧封疆血流

溅大堤白骨滿洛陽腳踢昭王臺黄河空湯湯東海有聖人朝旭炳扶桑括囊收羣盜九牧載其光白露瀼銀漢木葉下瀟湘徂茲能無嘆沆瀣沾衣裳

漢口贈閔太守 北直人名允其

郤陵有高臺翩翩下孤鶴一舉凌空煙俯視雙清閣下有十丈松蜿蜒繞東郭鯉魚尺半長碧泓恣其樂爲問太守誰五馬來京洛年方二十餘英姿富奇畧去年秋戛間于役煩諸度貔貅千百羣寶馬黄金絡西風厲以驂上林無乾雀相與共朝夕琥珀照瓔珞連轡走千山猰貐紛相攫憔悴入武昌衣冠雙落魄春雨復淒淒孤舟貯寂寞漢口酒如澠酸辛不堪酌我今復北歸子尚未去鄂鄧西有山田凶歲猶不薄何時來相訪當與飽藜藿

初度臨湘

辛巳及戊子八紀歷茲月偏值攙搶辰山川屢播越或在燕與晉或在吳與粵三年客楚中羇孤蠻蜑窟一官强仕過頭上見白髮寒雪飄洞庭皚皚黄陵碣棲棲湖以南所在勞戰伐身是黔中使虛名兕節鉞未敢憚馳驅士卒半衂没羸馬與病僕風沙侵其骨逢望禹山高神思增忽忽

行巴陵題人屋壁

青山何崎嶇馬頭犯早霜萬壑松風響朝日爍其光鷩

牛壯如虎鬌鬌雙角長煙寒雞犬少破屋無酒漿客從遠方來僕從有饑腸柴頭苦蔓菁堂前秕稻粱不暇求精鑿舉火炊而嘗房角老烏啼隔嶺於菟狂刷我錢青馬金勒前途長茫茫桂林路尉佗昔稱王指揮定百粵符璽達南荒巴陵有名酒歸來醉岳陽

沙陽南邨

驅馬沙陽鎮浴水見鷗鵲雲氣東南來淙淙雨亦垂投鞭入孤村崎嶇凌深陂茅屋三五間庭草青葳蕤老烏巢樹巔啞啞哺其兒兩燕相呢喃蛙部時一吹架上有殘書是爲鍾譚詩主人吾弟子稽首拜宗師我向授楚士去此五年期明珠與大貝强半羅江湄感此念夙昔

盛壯不可追馬融扶風日王通河汾時高足者幾人將相復稱誰睠茲門下士長此慕良規

鄭將軍園

將軍有名園乃在城西隅入門即深山深山或不如老樹如蛇軀蜿蜒下庭除怪石凭墻立俯首呼其雛櫻桃亦爛熟約有數十株食新堪一飽佐之以清酤檀板飛白雪妖姿帶羅襦一飲遂一石長干舊酒徒醉後寫白紈長者乃丈餘墨蛟相怒盤霹靂滿兵符將軍拔劍起斫地作狂呼我謂將軍曰南方多短狐我欲借此劍談笑殲其逋投筆從此起無事此區區

郎官湖憶李白

李白去夜郎得稱湖上客相逢張公子湖光洗其魄把酒酧郎官仰視天爲窄羯鼓入長安是時唐祚厄璘也亦王孫附之得遠謫竄武多功臣李郭何赫赫舉事有成敗遂至天壤隔文人無厚福不登佐命冊剩此舊遊地化爲居人宅停驂幾過此勒馬讀殘石寒鴉遶春城古壘竄蜥蜴江山借賢達俎豆見履舄魂氣來大别黃鶴纔咫尺刷羽過江東欲奪崔顥席

衡山集賢院

曉入衡山道香秔滿青畦竹裏多人煙陸續有鳴雞行師姑橋兩岸眠鳧鷺晴日照積沙天半舞虹霓流泉迸山脇素練百尺垂遠聞如有聲霹靂奮龍池峰巒七十二上接星漢齊如何從近觀祝融反覺厎

下火場贈恒明

南天門而下是爲下火塲叢林肇古昔臺榭亦已荒去此尺有五蠻脾綴山房巨石十餘丈陰罅日傘張白沙激碧湍琤瑽鳴金商紅顔醉窈窕況復多海棠倚徙不能去紫烟凝夕陽

贈破門

破門何處客野寉雲間身雲間兩佳士偉哉董與陳破門與之交水乳相爲親歷落四十年一棹洞庭濱結茅此間久遂爲南岳人筆下寫懷素有草不須眞黑蛟摶白絹百丈復千尋相逢羅處士共覓桃源津天半飛舸下白石看瀰瀰後此船辛卯年飛去

迎秋詩

成功有代謝寒暑一以侵木葉先示之此理無可尋我來衡山久赤日薄長林天地如大鑪萬物相鑠金偪昃不能受搔首望作霖昨夜空林下四壁蟋蟀吟懶婦相顧愕夜半搗殘砧良人在甘州西夏未成擒昨日有書來破襖待織絍曾幾何時節白露忽而深感此不能寐勞勞遠客心

毘盧洞

南岳毘盧洞乃在山東支林木何芊鬱鐘聲一以吹巖雲宿羲皇魍魎不敢窺飛鼠嚼松花百丈不嫌危山中

無播種斥鹵多蕻菽老僧以爲家匝屋種棗梨猿狖每垂涎間或攫一枝僧亦不與較相宗以爲慈吳衲字破門半百黠而癡爲我言此中神設或鬼施我在飛來船遥遥一望之恒悗其弟子鉢心學爲詩刦刦雖未成久當如其師探奇須杖屨再來是何時

破門詩

懷素星沙人去此千年久破門吳下來懷素生其手岳雲五千車貯之不盈斗與我坐炎暑凉風出肘後新作一卷詩是人未開口池內風濤翻筆下龍蛇走我欲呼墨顛醉之以美酒

衡山有破門乃在山東脚石壁跨松根樹杪掛鬚纓中有一碧泓穿竹洗其篺自從飛錫來虎豺如相縛他年爾歸吳山勢空磅礴

香水菴晤鄉僧純智

衡陽香水寺盈盈一水西峻嶺叢竹樹龍象此間棲偶聞鐘聲響馬蹄入清谿僧自何方來生長湍水湄羣盜走中原擔簦南岳居結茅瀟湘岍種茶兼種葵屋角黄楊樹天陰啼子規盆花開且落梁燕羽差池石榴赭如啖況復隔墻垂低徊問鄉人來此曰何其百粤未休兵蠻動尚五溪濕土多蚊蚖安枕無其期何不早歸去羈旅不可爲

永州聞荊孫殤於痘 八月十九

丁亥冬來楚産爾在南湖厥地名荊河職方乃嘉魚以之命爾名把酒醉飛盧襁褓入官署老妻來歡娛左手指長戈眼中識之無頭角自岐嶷爾兄或不如兒齒且四歲學步穿羅襦鄉人每慶我德色爲之腴是年復求州遺爾在故閭洞庭與峴山茫茫天一隅前日家人至痘疹劇憐渠但言庄上聞不見爾父書幾番窮探索中間語糢糊豈其眞怛化倏爾成白駒造物愚弄人變化只斯須殤鬼不識路嬰啼入冥途前此十五載地下有爾姑（余長女以丙子春死雖奉　旨旌節）爾去往尋之重陰或可呼但恐語難詳不能記里居

再至永州

丁亥驅車至使君盛威儀絳幘樹高牙喧豗擁九逵衣冠留耆舊華屋與雲齊香秔白如脂輪囷覩豐碑賣漿屠狗者拍肩醉相隨屯扎多大兵羽箭關東兒夜半管絃聲仍雜鼓角吹自我去黔州時勢不可爲越冠莽間來羈勒滿山陲官兵出接戰睥睨一以隳驚沙逐琱戈風日慘蔽虧馬肉不足食析骸乃作炊戶口三十萬所餘纔孑遺將軍潰而出不遑死其綏此事已三載庚寅我來思前日臺與榭撑楮没蒿藜相逢無父老街頭盡殘骴黄昏吐青火照耀瀟湘西官舍兩叢桂頹廊落日低秋深猶未開陰翳網蛛絲出門見蒼鼠徑尺分外肥舊主化爲鬼此物聊憑居試問愚溪柳所見何如斯

朝陽巖

永郡饒山水山阶分外奇我聞流香洞上有道州碑捫
蘿穿石竇蒼巖鷓鴣飛曖曖澗底松含雲弄朝暉苦竹
不盈尺還與松頂齊壁鐫古歲月老蘚爲之迷芳泉吐
石脣嘹喨來深帷下視瀟湘流嵚岑一以危板橋生山
腰上著觀音祠朱檻鎖青藤倒影入玻瓈咫尺鈷鉧潭
蒼茫見九嶷懷古信悠然意興良無違

代愚溪憶柳子厚

君自古河東來抵湘江滸文人多左官當道嬰齟齬降
謫下九天鸞鳳鎩其羽風日閱十年林壑快得主頑石
與枯松顧盼生嫵媚維玆涓涓流夾道乃子午山下啓

蒙泉噴珠濺石乳埋没幾千年姓氏不出塢自君題以
愚顏色照南土愧無盛德容敢將大智許自子去柳州
音耗遂以阻所歎知我希幽咽只自語遮莫唐以後銷
沉幾今古人壽無千齡不堪從頭數

代柳子厚憶愚溪

我憶永州城西門十里屋墟煙各成村食竹不食肉得
罪朋友來之官以其族南方鮮士人抱膝在空谷十年
罔不調豈爲貪微祿零陵佳山水葱鬱多樹竹脚底一
泓泉迴環經于目弄我無朝夕洮頮如未足不忍題巧
慧署愚良匪辱不敏如小子敢謂此水不世人競愉捷
爲官恥放逐此水不尋常與我寤言獨罷時劉禹錫亦
在辰陽曲朗江西來水映他杯中綠嗌伊無嘉名曷不
流而伏自我去芝山溪聲傍我哭如彼生平交念玆腸
斷續

三哀詩

吳總督孳昌

固陵吳孳昌其先名曰伐丙子大梁城晤子在七月婆
娑餞浮屠青草地上歇畫壁試旗亭靚梳曉雲髮是年
歌鹿鳴蘭茝深相視庚辰在長安作賦詫奇絕雙劍合
延津撇捩如飛雪給假我南歸送我盧溝別紈扇灑長
篇悲壯帶幽咽爾官入雲中我亦腰初折晉陽一泓水
共歷黃花節西風于北征滹沱車相軼未幾除吏部光

寵生同列我時丁內艱避亂入西浙遙聞鼎湖泣攀髯
號北闕 大兵討賊來迅掃欃槍滅出爾縲縶中視爾
口中舌宣大藉長城刮磨燕然碣何物來青蠅羣毀因
銷骨翻然賦遂初杜門絕請謁不謂讒太甚鴟張深相
齧猛虎食賢豪吞噬如蠓蠛閶闔遠不聞乾坤竟流血
蔡邕既無兒漢史從今輟二陸入洛陽便與雲間訣膴
仕亦何爲傷心感明哲高才無著述零涕心惙惙

王孝廉之鉉

先皇升遐年我住九華脚萬山一葱翠虎落罥紅藥維
時王九玉放歸新落魄流寓秋浦城聞亂爾出郭卜居
共一村笑指雲間鶴地主吳應箕弘才何磊落江東管

夷吾符秦王景畧一發既不中折牙自就縛九玉謂我
曰爾我盍去鄂意中大别山西風差不惡我乃遂官楚
子曰故鄉樂携抱入德安叛卒夜相薄倉卒亂軍中遂
爲人所攫如彼崑山火良玉能不灼我聞長太息遺骸
在某壑有子苦伶仃不忍見流落試看絶交論爲何人
所作

張孝廉洪範

茱萸流潺湲名山屬大禹蘊隆孽其英賢達實接武前
此天順朝穰州出碩輔維今長樂林是其所生土奕奕
張箕疇亦遂產其處伊昔舞象年頭角嶄然舉講席開
東隣魏師來自楚師名希舜鄖人執經多問學齗齗我與汝跋扈
競飛揚功名侈自許作賦入梁園觀者乃如堵幾番戰
燕臺空折千鈞弩我遂行作吏入官愧學古折坂登羊
腸探碑到岣嶁幾看橘作枳又見鼠變虎傷心燕子樓
化作臨卭女生平把臂交除子無可語令子既云亡有
懷剖無所子無一卷書將同秋草腐我向勸爾作子文
我當敘爾猶等閒看筆墨無留楮孤墳蕩冷煙言之亦
何補

明發

伊余昔伶俜生四歲而孤煢煢只我母膝下撫兩雛祖
母與王父年俱已桑榆爲我延塾師謂我血汗駒小兒
不解事玩愒日枝梧浸尋十四歲祖父亦以徂鄰子躭

麯蘖招邀爲歡娛我乃學飲酒頷頷夜狂呼我母向我
泣呵責在前除眷子不成立畫虎或不如況乃里中豪
侵軼我田廬吞聲無氣勢受制于家奴出入無完衣敢
言葱藿麤因此發猛省不敢浪居諸終歲手一編食字
如蠹魚二十游鄉校翩翩曳長裙中原戰屢北不得釋
犂鋤丙子既三十是歲登賢書適遭家園破樓閣化丘
墟一女死賊難義烈爲阿姑女年十四不離伊姑遂及于難避地入襄陽大
堤看芙蕖及至庚辰春乃得售公車一行遂作吏太行
何崎嶇對此汾晉俗有懷古帝都昊天胡不吊傷哉母
氏劬從此恨終天黃花慘山陽母以癸未九日老陽曲署扶櫬入平陽馬
鬣封東郭是時秦寇熾勒馬將渡蒲倉卒携家人間道
走青徐猿狖在左右白日虎豹俱孟津王闍老相遇大
伾嵎連舫兼並轡取次達三吳維時甲申春僑寓在姑
蘇忽聞龍髯泣薄海攀鼎湖一夫墮九廟血流遍寰區
禍慘白馬驛朝士嬰毒痡或爲座上客凝碧醉笙竽皇
皇三百曆誰憐赤帝符眼看大厦頹難將隻手扶潛舟
走餘杭螺黛見西湖爰維史閣部饒具興王圖馬復共
天下建業王氣虛沉落萬山側隱身只釣屠迨至乙酉
夏　大兵巒南弦既破潼關賊旋追九江逋良玉去武
昌靖南死在蕪子儀古則有王敦今不無天意不可知
興亡在斯臾金陵豈鎬地爰止是誰烏我欲賦歸去稷
河種茱萸牽纜到鄂渚乃爲當事狙亡何遂一官漢陰

拔明珠捧詔再遊燕零陵學牧匆詰屈入井陘取道平陽途乃負我母骨歸葬五父衢八月泊漢水一葉棹短艞長沙思太傅汨羅吊三閭菈兹甫三月名王借吹噓空秩愧節鉞澹然賦遂初丈夫感知已詎唯為簪裾庚寅復南遊帳殿擁氍毹白露下清湘暮山聽鷓鴣刀環及馬策相伴維蒸徒長兒獨追隨離家十月餘全州城空澗家園多霜蔬況別墳墓久天寒走蒼軀庶早整歸鞭勿為但躊躇

多端

別爾在春暮南陌柳青青囑我語多端多端恨塡膺我謂行當返六月計歸程豈意淹滯久今已司哀寞湘山

多鷓鴣黃昏向我鳴叫道去不得悽戾多哀聲如聞深閨訴切切不堪聽蒼梧連交趾毒霧氣溟溟尉佗猶稱帝夜郎未休兵朝夕帳殿下羽檄見縱橫棲棲復棲棲不得即北征牧馬湘干上積雪結成營薄暮不耐寒刈茅搆短亭蕉蒯緝户牖互篆在鄰楹與牛人近冬笋不可鬻半緡或苦菁夜來煎松膏耿耿代孤燈前月寄書去家人細叮嚀計爾將南發何日過洞庭

辛卯正月過嘉魚望太魚山憶與黃仲霖舊飲處

事在丁亥秋時余自粵歸仲霖官閩久不得消息

春雪江冰寒薄暮扁舟銳望見嘉魚山城門日早閉魚山拖殘練衆樹纔如薺我友黃仲霖登臨憶連袂落葉颯西風乃在丁亥歲爾我各有詩同心紉蘭蕙鳴榔過洞庭湖光但溶瀉投鞭去夜郎爾遂入燕薊一自嬰世網我向故山憩閩天海日紅波濤東南際悠悠五六年書札無一字維我遭轗軻短髮日憔悴知已如君少白日多魑魅著作近滿篋示人輒不利草成旋自焚不則或中棄今朝自粵來正月江雪吹開蓬見魚山忽憶舊遊地故人不在眼拳石空贔屭孤帆看蒼茫獨酌不成醉

拜風臺在嘉魚赤壁山

赤壁山上石猙獰如猛獸赤壁山上碑風雨蝕巖溜剝苔讀古文摸腹想句讀當年赤壁役諸葛績乃懋水軍

三萬人東吳相輻輳併力拒曹瞞噌吰天地鬭綸羽轉風角陰陽歸氣候萬艘一炬中烏林偷身走魚龍沸窟穴虎豹空山吼至今赤壁石猶餘血光繡吳書侈本國襲之乃陳壽公瑾悞成名豎子實年幼我來正月初踏雪窮巖岫臨風思昭烈如在漢宇宙嗤彼髡鉗兒乃以書蜀冦

贈劉小渠

曰古長安寨穰東六十里土墻高四圍下有盧奴水殘壘照紅陽腐草化夜光白茅數間屋春燕巢其梁石塢三寸竹乘風娟娟綠主人能愛客況值村醪熟

劉次渠

次渠劉將軍拔劍起南陽殺賊武關道京觀築郿襄金
樽大堤曲華燈醉紅粧風流不可極鬢鬚亦已蒼塵生
玉鞾鈌高臥白河旁爛漫老瓦盆珍珠響槽床

與楊蓼莪話舊

憶昔平陽道題詩韓信嶺怒蠕盤四壁潑霧暝千頃別
來淹歲時寒暑十年逈風雨泣王孫劒光爍電影使君
官西秦取道入晉境下馬拜淮陰遺墨猶炯炯南陽帝
子鄉朱輪照晝省晤我百花洲金罇卜夜永覼縷成佳
話如醉發深醒敝帚干戈餘雕蟲灰劫冷此物付名山
不敗有天幸

送襄陽李公美還里

李子來春暮流鶯變夏聲征衫衝雨濕薄暮紅陽城南
國芍藥開爍爍灼眼明櫻桃亦離離一尊相對傾憶昔
官三楚南北走羣英意氣摩衡嶽咳唾凌洞庭別來五
六年兩鬢漸以星息機千斤弩老驥恥長鳴餘酣發浩
歌落月下三更

榴花

榴花開如火終日燒西壁苞含大秦珠百顆纂歷歷丹
砂不敢紅猩血著雨滴瓊枝五月綠葉底藏鳴鵙左右
竹數竿搖曳時相擊趙家好姊妹驕倨氣無敵昭陽白
玉堦銅沓玳瑁飾起臥小園中彼姝時在側風雨聯朝
昏白日片雲黑馬上聞琵琶明妃去漠北班姬長信室

作賦淚沾臆一時見憔悴零落雜荊棘君恩不可恃芳
華有時息不及老蒼竹猶堪伐作笛

仲夏東園襄陽王茂才景順來晤寄懷諸子

白水東南去人傳舊章陵佳氣不復昔殘壘漢家營王
子來百里高林動蟬聲晤我小園中名酒相對傾榴花
開以餤井邊王瓜生種竹三五竿慣雜風雨鳴因子思
舊遊歷落感晨星馬融門下士誰是鄭康成

與襄陽王茂才景順話舊兼訊水寨無恙

爾祖多心計綠水繞爲城水面濶三丈水底徹百層菱
蕖祠陰薇鮮筍北中生鳴狐起叢祠躍馬來欃槍所向
無堅壘天地風塵後烏雞絲一丸泥保聚未遭兵嬰堞多

戰具草走霹靂爾祖既令終爾輩復長成木罌度襄
陽巨艦鐵鎖崩潰瀾一以敗劒閣一以傾不及爾祖智
桃源思武陵

贈任嗣美

白水東來路彌望是津鄉蛙黽喧天地玄狼白日猖二
麥已成秋京坻半在場黃茅護斷塚老馬跳石梁解鞴
鄗家渡榴火燒東墻任生事幽討南園種海棠甕瓶穀
雨茶紅泉汲新香五年三到此短鬢忽催霜長林多布
穀時聞呼雨忙

嶺南寺在孝感東五十里辛卯五月

十日楚山程平原稻如繡暑雨來北山滮滮一何驟土

堡自成村塢主勞結構亂世避兵燹雉堞如輻輳牛圍
產小犢籬邊栽豆蔻洿池不盈畝垂柳陰相覆上有盍
旦鳥夏來哺其㲉短垣藏拮提茅屋纔新就木槿生其
門流水環左右蝦蟆避磬聲皷腹不敢吼繩牀蚊頗褱
帷帝能相透窮途欺倦客不復念邂逅五載憶前遊風
塵催老瘦夏日使面黧夏風使面皺尺五黄陂河霹靂
白日闞滂沱慰桔槔村姬憐水耨秫米白於脂不負豚
蹄祝緇俗相連墻汲綆出一𩬊僧言北山中上有老學
究十年不出山白雲生屋竇向者陶彭澤翻然捐印綬
又如漢陳咸祖臘用其舊看山懷伊人桑下成三宿

維揚守賀蘇林

五載京華事西山看積雪分手我南遊洞庭詫奇絕洄
溭八百里魚龍吼金錢繫馬芝山道湘潭紆九折纔讀
武岡銘甫建中郎節白日跳魍魎蝮蛇競相齧我爰賦
遂初鍛羽家山穴抱膝懷故人孤舟棹六月信美廣陵
城潮聲激海窟高臺不可尋迷樓化成垤咄哉隋帝子
風流不可滅夜來管絃聲冷冷漏箭澈春歸蕃釐花逝
水共幽咽

辛卯秋漢川西華嚴菴

長堤連古澳佛火照黄昏老革喧鋌鐲墟燈落遠村孤
舟望峴首晉碑何嶙峋漢陰多明珠渺茫不可尋旅遊
亦何極長此曳車輪因之生寤歎故山娛雲根

投郢守李茂實 辛卯秋

春來過石城麥秀正離披上林多倉庚落花滿深陂太
守遮我飲光盈琥珀巵把手宋玉臺西指羊祜碑卓犖
懷古人芳草正葳蕤酒後感前遊憶在晉陽時雕弓大
羽箭并州馬上兒五月廣陵渡八月燕子磯分袂忽西
風秋江木奴肥扁舟溯漢水旌襍白露飛低徊舊山陵
兔狐穴翠微挹蘭思公子蒹葭在水湄可能一杯酒同
醉看鷫鷞

石城別萬君

萬君熊羆士挽弓强如鐵束髮起遼陽征衣常帶血二
十蹴狼居三十蹀虎穴旌旗淩漢上珊瑚耀寶玦叢狐
不敢鳴長鯨亦已絕醉我千斛酒羅綺紛成列爾時燕
初來文杏飛殘雪孤舟去東吳瞥目九閱月再來蓼花
紅雨岍如錦縝遥望郢上山金飈泣短碣宋玉不可招
宜城酒尚熱忽忽復別君我行入百粤

見賓園同田楚珩飲

新野城之北是爲楚珩居夾洲白湍水三匝環映之憶
昔弱冠日讀書漢皇祠與子同飲酒擊筑歌楚詞陳倉
石鼓文祝融大禹碑別子二十年戎馬何倡披一作汗
漫遊三湘跨九嶷歸來杖孤筇晤子舊河湄故人成龍
鍾雙頰雪盈髭手提一壺酒拉我醉東籬當時雲臺仗
將相何髯髯繁華不可見古水流寒澌可能不沈飲白

沙娘鷺鷥

讀史亭詩集卷三終

讀史亭詩集卷四

南陽彭而述禹峯甫

五言古詩中

廬次詩壬辰十一月二十一作

日月不少待母逝十年徂憶昔汾水陽淚灑天一隅赤眚滿河干鐵馬度飛狐冰雪結平陽凝滯廣柳車遊裝歷燕魯驚魂過青徐鷁飛入廣陵鹿走傷姑蘇風濤五千里來食武昌魚旣而捧皇詔謁帝承明廬叱馭走太行扶襯到堯都魂兮我母歸潼關路崎嶇茫茫宛洛道取次達茱萸家居河名是時值南遊不及歸黃壚浮坏我父旁日夜泣慈烏萬里蒼梧埜八百洞庭湖忽忽五六年浮名笑轅駒不慣事權貴倏倏賦遂初醉尉呵將軍舊客棄人奴山田有蹲鴟可以飽妻孥歲時念我母蒼然感頭顱嚴霜吹古栢黑夜吼於菟葆羽何飄搖州里奠酒餔明朝是窀穸重泉不可呼地下見我父十年淚已枯所喜兒成立即前四歲孤

伊余髮未燥吾父成永訣吾母年廿四誓死礪苦節王父與王母衰齒且耄耋官吏時在門譙呵常不缺東隣羯羠兒乘隙相媒孽跉行十二三視我如蠑螘父柩在中堂母時爲泣血亡何祖父殞祖母亦已歿煢煢母與子不絕纔如髮二十遊鄉校慈顏爲稍悅屢戰輒不利一臂曾九折丙子我三十乃登賢書列再舉入明光西

山看積雪歸來葬我父炎暑適六月母也哭之哀肝腸
爲斷絶剖符入陽曲太行何砨硉詰曲羊腸坂車輪摧
相軼邊城紛如蝟京象見伏鼈豕鹿多戰馬秦關飛金
鐵短衣夜乘障蓐食在城闕母氏鑑兒苦相對時哽咽
一病悲護推奄忽千年別鄉國路難通平陽勤短碣五
載徂寒暑隙駒只一瞥間關達故鄉邅廻去楚粵今年
歲在辰仲冬已凜冽卜吉啓父壠葬母於同穴楸松溜
霜皮萬古一丘垤

社日思先壠和　大人廬次詩　附始摶

陰陽運轉轂逝者遞相徂去來爲哀樂所見但一隅
昔日王侯墓零落穴兎狐誰爲黃腸輳徒侈雲霙車

凄凉笛悲呂蒼茫劍挂徐萬古如長夜蟄藏無昭蘇
笑嚇鴟雛鴟欲兼熊掌魚何況闤市人寄宿如遽廬
蠅營而苟狗攘臂蘗五都羶附誇捷徑羊腸終崎嶇
森森栢鬼庭未聞禳茱萸水自別淄澠壤宜差墳壚
白非浴而鵠黑非黔而烏昔日汪洋者熯然塞葑湖
進退篇中瓶局促轅下駒人坐自窘耳曷思完厥初
先公恥雷同剽襲嗤僮奴舉止自羞澁帷車閉新孥
因之自竪立嶄然見頭顱銜勤弛生馬赤手搏於菟
不屑耳爲食寧肯糟是餔廹欲晧宋聾曷啻疾聲呼
俯視吠聲嘷狐肥終腊枯所以千載人立意不妨孤
明發耿不寐罔極悲永訣春秋倏變更幾歷寒暑節
氣摧髮先白心憂貌如耋春秋上丘壠今已十年缺
吾母手植栢種爾自牙櫱護惜加溉灌風雨覩蠓蠛（淮南蠛蠓泰而雨蛭而風）痛念祖母亡一植一淚血茱萸荼荊榛鹿豕
所出没植根幾如困易葉纔若髮跪拜告祖母如奉
慈顔悅伐木作重櫚般勤防踐折羣盜逼西山蟣虱
縱橫列爾時耕稼稀麥種未濡雪離城將百里母住
每匝月今我困一宦南望堪痛絶渾河朔塞來濁浪
高砨硉顛怯駭呂梁蹇足競摧軼大鵬伍斥鷃驊騮
笑跛鼈囊無長袖金索對短檠鐵朝朝瘦馬塵踉蹌
向燮闕昨日遣人歸封書對嗚咽大鳥戀故巢廻翔
不忍別蟬吟響林垌苔篆上碑碣歷歷記夢中霙爾

風花瞥強作莊生達肝膽覩楚粵社公雨濛濛怵惕
心凜冽誓將歸故山無爲戀枕穴試看雨蝸角何殊
一蟻垤

郢東郊

到此日亭午黃鸝灌木多麥隴野煙直蒼槐碧玉柯四
月連陰雨沙灘漲白河馬武塚纍纍雲臺空蹉跎麒麟
風雨夜獨立向中阿慣是白楊樹盍旦結成窠

與浙川陳熙徵話舊

伊昔丁丑歲避亂入襄陽僦居一間屋修竹夾短墻市
兒無相知鬼魅日成行西山多盜賊千楯何披猖寂寞
習家池誰與共一觴陳子淅邑來軀幹似我長胡鬚堅

如戟蝟毛磔而張連袂歌大堤爛醉笑葛彊别爾十五載天地忽滄桑我尋嬰世網貝錦織成章腰褭每嚙蹶平地多呂梁歸來尋舊廬濁醪滿槽牀六月炎蒸日子來登我堂攜兒年三十驢背負奚囊為言亂離後重繭走他方幾死憐張祿大索胣子房所餘老皮骨鬚眉愈蒼蒼慷慨勿復陳東菑有舊庄香糯白如脂遶池菱荷香時平催科緩閉門著老莊

聞定南戰死

三韓皝瑰瑋長白產奇英姿具天人表功成帶礪盟蹶張有殊材學敵萬人驚早從毛將軍海外蜚聲騰拊髀烈皇日知王儷韓彭王不事權貴蕙苡謗相乘黥布終棄楚王猛來咸京托王如心膂眷王乃股肱按圖上方畧出奇斬長鯨威名田横島始事萊陽城彎弓三百石十萬可横行一錢程不識人奴眞衛青維時戊子歳六師自南征渡瀘還五月飲馬過洞庭三苗無固壘京觀築朱陵王來瀟湘濁王至瀟湘清乍食鵂鶹鮓再勒武岡銘槃瓠安遺種鬼方不用兵璽書曰欽哉百粤適南溟維王鎮撫之草昧以經營王也安反側巢穴一時平崑崙失其險尉佗撤纛迎磐山茉莉發荔枝爍眼明驛貢丹砂細人披白葛輕不須張博望無用馬長卿行看昆明闘重譯皆來庭蜂蠆流其毒魁宿歘然興鷙伏看乘隙虎視久已萌象兵千萬隊噴火如雷霆人馬失枝梧列缺相砰訇王也厲其勇猛氣愈凌兢熊羆五千士搏挐如蒼鷹衆寡旣不敵重圍復數層昆陽瓦屋飛滹水風鶴聲王曰天亡我飲血不欲生身被十餘創拔幟猶先登所殺亦過當嚴關陣雲崩王乃入城内焚燒其朱甍手自刃嬪嬙宮中聞血腥佩刀尋自決山河氣崢嶸炎州失半壁猿鶴沙蟲鳴壬辰之七月軍營墮大星時在襄陽日聞之趙中丞憶昔住芝山篝火遍欃槍王旅閑金莚秣馬到湘蒸相遇成國士文錦五侯鯖夜郎方多事黔撫當前旌自此永陽破戰骨如山撐雖然羆官歸實王再生成縶馬桂林日南遊歳在庚每兆名王宴醍酒琥珀盛堦前百虎士皆為太眞擎夜半側前席密語達五更為之疏前事中山謗莫盈別來已三載白髮種種生蹉跎成衰謝半世空飄零未死慚知已涕泗淚縱横

壬辰樵吟

白露團堦墀鞠花開滿室順治今九年又見重陽日隙駒無漸次跳擲雙丸疾憶昔汾陽城邊沙吹蔽箕北堂此日傾太行崩崒律瞥目十寒暑短髮不如漆每至登高節魂魄如相失灑淚向秋風四壁聞蟋蟀

春里居寄懷韓祭酒行塢 癸巳

憶作京塵客西山看積雪君為帝者師名德震九列醉君玳瑁筵華燈耿明滅夜半呼索郎指天見伏鼈未幾

我南遊風烟路楚粤脚踏蛟龍窟手捫虎豹穴百戰竟
不侯壯心成九折褰裳賦歸來無復口中舌望望燕山
雲音書久斷絶豈不念長安舊交心如結惟有薛祭酒
肝腸爲獨熱

哭河東副使王大舉有引

予交海内多矣未有如王公父子之愛予者客
歲孟津先生死予往哭之今河東長公大舉又
復告變嗚呼痛哉予湖南戰冠以來𩯭爲枯飛
揚不復故態昨春自弘農走三鴉路雉城山中
憊甚苦復不任鞍馬行且老矣不能復哭於其
第爲作詩以代誄命兒子往奠焚之太公在時
喜禹峰作大舉試往質太公地下共讀之嗚呼

痛哉

去年三月中我在君家屋炙雞走千里旅淚傾十斛憶
昔鼎革初鐵馬太行麓避地入東南相將以其族惟時
爾太公繫馬在淇澳携手入齊魯五兵相馳逐白浪湧
金山夜半擁艫舳冠來亂如麻江聲霹靂蹙我時嬰重
創幾飽江魚腹公等出死力勿爲鯨鯢肉或爲蘆中人
或爲白龍服一葉過錢塘相與問天目太公乃宣麻舊
物號光復將纘東晉烈或蹕南宋躅神州忽已沉運適
丁百六庚信成羇旅江總復見錄著述數萬言所遇良
不淑前年歲在卯捧詔入秦蜀峨眉與太華疑作杖頭

緑萬里寄尺書訪我襄江曲風雪漢皇城太公病以篤
入關何郎當沉緜入郟鄏維昨年孟陬太公乃就木宣
尼忽絶麟賈誼已賦鵩聞訃寒食時仰天爲痛哭海内
喪厥鼎中原失其鹿李白歸庚星蘇軾還奎宿登堂徒
彷徨生芻纔一束時君來河東揮淚對短燭别來十寒
暑歲月如轉轂兩鬢多蕭疎而我尤碌碌君年四十强
已自建大纛殺賊立奇功太行爭矗矗是時君家弟身
猶寄北陸排閶叩閶闔天顏爲洞矚特遣大行人祭葬
勞史祝峩峩太保墳乃是將作築自别君南歸雕鞍跨
雙箙每望孟津雲擬山園裏竹胡爲曰改歲春律滿幽
谷偶從將軍所接得太史牘鵂鶹感在原謂君忽不禄

斯人竟早折百身不可贖將謂天道何宜男或遺腹手
執太史書雙淚忽盈匊四海誰知已君家父子獨不應

一年中奪我何其酷

麻將軍駐鄧

西山蠢羣盜荒城邏戍卒雕弧大羽箭駼騊千餘疋雖
未曾出師駐劄三百日馬旣戀棧豆人亦忘家室遥望
洞庭南北軍吹觱篥房州復割據近報竹山失居民疲
奔命苦無點金術朝廷詔寛大遐荒豈不恤何時洗甲
兵四海歸寧謐

癸巳燈下走筆贈馬雲孫

是日遊南寺微雨下石榴紅焰發丹房[illegible]鶴囀墻頭封

羊醉嘉客肥羜佐金甌別久不相見百壺難消愁剪燭
猶卜夜搏蒱喧更籌窻外金琅璫淅瀝不肯休醉後歌
烏烏擊缶襍笙篌邵陵正用兵房州羽書稠杜甫悲陳
濤花卿不可求骨白蒼梧山血湧瀟湘流蟣虱敗王畧
天子念懷柔亂離人欲老蹉跎兩鬢秋拚潤思故舊中
原走兜鍪種我南山田典我驌驦裘茂陵誠已病驃騎
何須侯眠蠶凋遠桑布穀呼東疇手攜劉白墮岸幘問
糟丘

申將軍自鄧歸淮陽用陸機送馮文羆韵

樽酒白牛津遥指大江南之子行將歸故山有所尋嗟
唶憐宿將兵符爲世欽三璽既改卜輴轀到河陰羽戟

空中亂天塹未爲深角巾歸茅屋遠遊良苦心時作仲
宣賦或爲莊舃吟花洲暗朔雪贈別媿雙金來年春草
發耳熱聽車音

讀史襍吟 甲午春

頗牧趙良將相繼死郭開信陵何人斯酒色沉英才秦
政亂鮑魚趙高爲禍胎至今長城下冤鬼哭如雷魏其
禍武安賓客安在哉灌夫與之俱意氣何崔嵬
陽翟商賈行邯鄲歌舞鄭佳姬不復惜奇貨居異人千
金爲結客飾裝入函秦吾兒既已誕顧乃遍體鱗此物
非常兒啗父口齗齗胡爲放尤者乃有楚春申倚彼李
園妹爲作楚王嬪兒既嗣社稷父復掌絲綸一朝時會

改赤族染朱輪
平陽有歌兒雙袖舞驚鴻朝侍平陽邸暮聽長樂鐘椒
房連衛霍推轂錫彤弓旌旗臨絕漠京觀何穹窿亦有
李夫人兄弟未侯封因遣惡少年以成貳師功戈船百
越下璽書朝鮮通人醉葡萄酒馬嘶苜蓿風樂府傳都
尉祠禱登崆峒安期食巨棗黃帝騎髯龍文成隨殊死
五利復鮮終神仙既已矣巫蠱起江充帶劍一男子大
索長安中子豈盜父兵藏匿湖以東嗟嗟空自經累及
主人公雖作望思臺莫慰白頭翁庶幾輪臺詔惻然省
厥躬
聶政縱累俠得姊大名垂荊軻入西秦枉殺樊於期不

明於劍術非關舞陽兒亦有魏公子能解邯鄲圍何以
殺晉鄙朱亥袖中錐云胡一虞卿解印急人危此人固
不識安用賣漿爲魏齊頭顱盡燕丹宗社墮如此稱俠
客悞人良足悲
黃霧四塞日漢家封諸舅飛燕既已入歌舞爲皇后啄
盡宮中兒木門倉琅朽定陶賄昭儀得爲成帝後丁傅
繼喧赫幾出王氏右巨君爲齒冷齗齗日以久亡何羣
燕飛銜土哭培塿馳詔新都至漢鹿從此走孺子來中
山臘日上椒酒火德不復燃禍水實文母位號移他人
區區握璽綬
漢統垂三絕劉向多讜言身死十四載王莽篡至尊狐

婚取天下　獷德腥乾坤　茫茫九州土　謳歌思漢恩　或爲陳咸臘　或爲龔勝魂　安衆起通侯　東郡出相門　赤符應有主　猶自歸王孫
谷永或附鳳　揚雄亦美新　歆也既無父　譚也失厥身　稚圭以專地黜　免豈無因　名儒重孔光　老死貪朱輪　禹好肥牛亭　愛女亦上陳　年老子孫弱　曲意奬篡臣　如何文章士　偏爲狹邪人　權奸得黨附　竟厄曆數屯　經學兩不媿　更生乃絶倫
兩漢紐絶日　天意苦蒸黎　神奸竊大統　九鼎如肉臠　先爲安漢公　繼惟董太師　妖狐憑帝座　股掌漢家兒　巨君既拔舌　郿塢復燃臍　劉氏眞再興　火德乃重熹　或在大河北　或在益州西
劉虞既已死　義烈見田疇　哭墓辭之去　伯珪不能留　子源天下士　徒跣救雍丘　所志良不遂　一死復何求　陳琳檄曹瞞　許攸賣冀州　棄主如孤雛　反面事讎仇　翩翩彼二子　偉哉莫與儔
中原方雲擾　偏霸以成功　竇融圖河西　公孫據遠東　融尋歸光武　勳名列上公　淵也恥曹魏　竄匿大海中　亦有晉室亂　豫且困白龍　張軌保涼州　三世表純忠　流民起梁益　成都帝李雄　或以田橫死　或以佗尉終　歐陽十世家　割據將無同
牽掐哭袁尚　脂習哭孔融　孫峻殺諸恪　一門嬰兇鋒　臨淮無臧均　棄如腐鼠同　王經死東市　鍾會復鮮終　隕涕爲收葬　惟有一向雄
黃皓用西蜀　東吳進岑昏　社稷既淪胥　輿櫬出國門　丞相既有子　先主復有孫　石頭一片地　慚無忠義魂
潘岳徒乾沒　構成愍懷書　生平躁進人　乃託奉板輿　張華喪博學　秘書三十車　亾何中台圻　竟忘天象殊　二陸雲間士　才名壓東吳　戀洛胡不歸　唳鶴雲間孤　何如張季鷹　蓴羹食鱸魚
洛陽有小吏　容止一何妍　納入簏箱中　香湯洗少年　樓闕多好屋　綺食錦衣鮮　烈烈吹朔風　河洛起飛烟　獻容泰山來　衣中赤火然　留臺幾賜死　金墉仍苟全　一辭弘訓宮　黃沙摧朱顏　不思司馬兒　摇唇劉曜前
彥威著晉論　竟接漢家年　除却魏三恪　阿瞞不足傳　力病歸襄陽　豈肯事苻堅　野民來姑幕　百家實精研　累官秘書監　篡竊値桓元　況復有寄奴　晉祚不其延　遺老徒悲涕　收淚復何言
謝家秘書監　好爲山澤遊　構患來太守　一朝乃見收　作詩良悲憤　投軀入廣州　高才多放逸　陵忽起戈矛　何如柴桑叟　爛醉死糟丘
豫章雷次宗　好學隱廬山　被徵建康來　巾褠侍天顏　開館雞籠上　車駕時往還　一朝舍之去　不入給事班　卷舒眞自如　高風不可攀

魏主受符籙拜道靜輪宮下不聞雞犬上與霄漢通崔
浩實勸之億萬費人工如何鄙佛敎經像一炬中沙門
欲盡誅長安流血紅金人何不幸天師亦以雄智能測
敵國不能庇厥躬
道成破休範實惟張敬兒及其襲江陵又復擒攸之大
敵既已殲九鼎遂以移畫腹是佳朔骲箭中其臍即此
是禍胎蒼梧嗟何爲
邊榮感舊恩不詣敬兒降臨刑何慷慨談笑雪刃旁泰
山程邕之抱榮泣數行意各爲其主與之俱存亡一時
同見戮義烈動荊襄俠骨千載後江漢流湯湯
劉業荒滛日乃有壽寂之蒼梧尤不悛復惟玉夫隨射

鬼竹林堂織女渡河時吁嗟李將軍喋血滿宮闈神龍
豈不耳捕之如狐貍天意一何酷好還諒如斯順帝出
別宮何用淚漣洏不記最時事取之司馬兒
順帝禪齊日不願生天家王儉解璽綬出乘畫輪車琨
也攀獺尾痛哭淚如麻彥回何披猖謝朏良足嘉更有
裴河東奇節高嵩華寧爲宋臣死齊栗等泥沙
劉祥譏禪代慷慨見乎辭雖以宋書禍不愧穆之兒褚
賁何矯矯身恥父之爲南康既已死讓爵不復疑同一
感宋恩明德良自持繩武與蓋愆百世想見之
敬兒爲開府阿弟居冠軍已知遍體熱薰灼不忍聞見
收華林園貂冠竟誤身一朝消息至席卷入蠻雲衞身

惟明哲禍福早已分超宗胡不悟諮議徒紛紜越嶲竟
賜死咄哉實自焚
劉裕毒恭帝道成殺汝陰轉眼六十載逆戈巧相尋司
馬無遺種寄奴族亦沈大物原不祥灰屠良苦心作法
實眙炎報施如轉輪自彭城以後天道全如瘖
山陽禪位日二女釐降之上表彼何人李伏與許芝楊
彪漢老臣不肯作台司陳留入金墉太傅爲酸悲卓哉
司馬孚獨念當塗驄寄奴殺零陵詔出傅亮詞遺老剩
徐廣淚下如綆縻闔將刈汝陰築宮彷宋時衞士殺丹
陽宋種無復遺淵儉稱佐命俱是公主兒王琨哭畫車
何點靑史垂奸雄眞捘蹠不剝如相師羣小安在哉古

道照鬚眉
黑獺入晉日瞻視原非常六渾欲殺之此意獨徬徨蹉
跌舍之去凌厲不可當長安迎孝武既而仍相戕元魏
成東西洛陽爲戰場關西與鄴下蹴骨齊北邙兩主若
孤雛二雄各鴟張拓跋自此衰豆分日披猖貽戚者誰
氏胡后實天殃爾朱亦已滅河陰事茫茫
高歡既已死侯景隨以叛宇文不受愚蕭衍墮其算朱
异爲先容臨賀復內揆木驢蝦蟆車建業遭喪亂庾信
食甘蔗棄軍如鼠竄羊侃差不媿精誠天日貫烈烈裴
豫州垂涕爲定難復有大都督依稀識韋粲
正德叛梁日侯景立爲帝歃血盟臺城長圍日相綴援

軍數十萬統一無復制諸王復相螫北魏乘其敝淮南
旣淪陷江陵尤呑噬金甌亦已缺捨身不獲庇嗟彼八
十翁荷荷無良殖野王不顧家白華氣亦銳庶幾僧辯
來霸先爲盟誓一舉石頭淸湘東稱萬歲

興國篡梁統勒兵入宮中沈恪爲將軍忍死不能從江
陰隨見弑天祿亦已終張彪旣赴義黃蒼知劾忠厚祿
豢蕭氏靦顏佐命功轉瞬三十載隋兵入江東掘陵焚
其骨飮灰盪元兇僧辯猶有兒報讐抑何雄

高洋作齊帝窮理爲淫虐殺戮傾諸元爪甲滿溝壑雅
舞三臺巔刀鋸恣狂藥楊愔供御囚桃枝爲鼎鑊及其
臨亡日憏然反不樂憂及正道兒常山或相攫試問痛

哭誰非關羣臣薄

侯景破建康九鼎忽沉淪二帝旣遇害湘東起逡巡西
魏復呑噬蕭詧稱賊臣霸先竊江東篡割禍相因伊誰
問宗周王琳乃致身縞素哭三軍獨捲長沙塵旣發世
祖喪復立承祧人九江爲震動灑血溢浦津所志旣不
遂忍辱入北鄰誓欲吞三吳蹉跌死壽春頭雖行千里
心實照三辰典午旣已滅當塗亦已湮徐廣與馬孚矯
矯固絕倫

李密傳首日世勣哭黎陽三軍盡縞素誼爲故主傷楊
廣死江都宇文何披猖惟有一陳稜葬柩吳公旁一爲
亡命子一爲天下王得失在人心哀樂豈茫茫

楊廣去江都元感起風塵鐵脛與銅馬遍地成綠林李
淵在晉陽私侍多宮人裴寂實國賊懼禍造戎心化及
已圖僭魏公據洛濱旣斷關東路偏師直入秦九鼎已
有歸王實復成擒遼東勿浪死悲哉徒荒淫

叔子

羊祜在襄陽伐吳謀乃成將帥進譎計飮醇醉以醒不
敢曰祜兵陸抗在西陵酒藥相贈答交際何頻仍非待
陸抗死此事方經營成志有張華當局爲推枰益州王
刺史濬下石頭城曠世玆一事人傳杜預名以上二三
子稱舉良非輕策書中祜廟唾手建業平以此報明主
不須臣自行今看峴山下片石千載情

元帝

元帝江東日偏安稱至尊與馬共天下乃出王氏門茂
弘專機政征討屬王敦賊子本無賴稱兵入九閽嶄然
石頭城血流江水渾賢哉卞大夫有兒弟與舅誰持安
東節默默無一言坐致伯仁死負玆良友魂賊敦不足
誅導深負國恩晉綱漏吞舟地下愧劉琨

桓溫

桓溫伐燕日五萬至枋頭慕容非其敵行看一鼓收鄧
羌從西來投鞭殺滬流況復南軍饑犇陸焚其舟輜重
與鎧仗堆積若山丘邀擊復譙郡苟池展壯猷此事非
袁眞溫也執其郵史氏傳直筆孫勝作春秋喪敗豈偶

然皆出王猛謀當温入關時披褐鮮其儔悔無知人明
常抱敵國憂

子儀

懷恩抱病死賊兵圍涇陽回紇與土蕃二家爭雄長維
時郭令公衆寡不能當免冑見葛羅健兒爲投鎗與回
紇定約厥功在大唐脇之以危語葛羅不能傷反與我
合兵追逐出塞疆結好與畏威葛羅計之詳此事關權
謀光瓚賛其傷忠信能感動迂哉胡致堂
代宗幸陝日子儀入咸陽洒血諭將士旌旗一飛揚全
緒到藍田大軍來自商吐蕃失倡儌駭奔氣若狂維時
李臨淮高枕江淮傍置母於河中不復念高堂遺棄在

君親忠孝已斯亾如何千載下李郭得齊芳

二士

羅隱説錢鏐舉兵討朱温身不遇於唐猶自念舊恩亦
有蜀梁震歸君過荆門季興欲官之白衣恥華軒止稱
前進士不復慕高騫矯矯彼二子芳躅不可攀

眞卿富弼

眞卿使希烈富弼到契丹一以獲死所一以得生還盧
杞及夸簡不同者賢奸中傷與銜怨厥病則一班乃令
千載下二公以此傳誄骨亦已朽丹青照紅顔

萊公

寇準方繫馬丁謂已治裝雷州與崖州止隔一堵墻故

人來天上何日發汴梁司户差不惡爾我官相當家人
苦多事縱之六博塲主人不會客移具有蒸羊天道不
可誣報復亦其常誰似公安竹年年抽笋長

四皓

秦鹿漢逐日靜臥商山陲干旌不能致采采山之芝靡
耆履帝廷策立漢家兒此計本留侯呂后嫉成之公等
皆安在顧笑聆言辭羽翼自此成楚歌聞者悲後來劉
氏籏不絶幾如絲何如建長策葛藟庇本支早制諸呂
横毋待左祖時舍此不復言毋乃見事遲子房尚如此
四皓不足嗤嗟嗟圯上篇空稱帝者師

相如鑿齒

相如歸成都垂死著封禪鑿齒論漢晉力疾以待獻意
在佞雄主學仙與好戰太山梁父間古來香火院況夫
漢室亡三國兢相煽玄德帝室裔巴蜀猶赤縣繼漢不
繼魏習生千古見但求逢世具相如何足羨

敬通孝標

身自操井臼曾聞馮敬通孝標爲自序蹙軻與之同悍
媪如鷹鸇丈夫失其雄二子顧賢達遭逢如此窮倉庚
可治妬乳酪倍其功當時非乏此胡爲困兩公

許皇后詞

妾本滲䄙質生長在茅屋少小事黼組書史手親錄一
自充後宮璽綬炫笥篚寵遇冠椒房光輝在九族何乃

壬寅日明詔太相促陽平既不佑本傳許氏自知爲鳳所不佑安能芘親屬灾禍嫁妾躬彈者徒反覆本有竊國徒不致一語觸區區奉滅省披庭甘樸萩歎息欽永輩空爲鷹鸇逐

鄧惲

惲厚董子張爲父報厥仇子張當垂没歔欷淚交流覗惲雖不言惲領知其由起而遮殺之笑取仇人頭子張可以死有病不須瘳兹謂生死交曰手而不憂

光武廢后

光武廢郭后或言累盛德皭然中興主況爲萬古則試觀呂野雞姦穢漢家賊誅鋤半朝廷殲劉如不克非平勃諸人大軍收南北產祿苟乘權卯金運已厄子孫尤劾之大奸焉能殛所以十世間政柄半中國及至新莽世外戚遂移國懲此能無憂除惡無回惑後來賢后多馬鄧無纖慝雖曰天性哉亦得作法力黜呂陛薄后與此同一識

虞卿

虞卿解相印信陵亦不識驚問何如人侯嬴乃在側斯人萬户侯伊昔秉趙國白璧與黃金談笑之間得解印急魏齊亡命來河北嵇知信陵君欲見公子色況復天下士賢者不可測乃知信陵客强半侯嬴力

卜式

欲討南越畔輙爵關内侯若果平南越此德何以酬卜式喜功名武帝多權謀輸財貢縣官自是桑孔儔咄咄牧羊兒勿爲敗羣憂鹽鐵與平準覗此輸一籌

送張亮伯歸泗洲兼寄訊黃無技

我有四方志世人竟不知迤邐三十年華髮照接䍠樓以終老義馭不我遲婆娑故山側白酒醉黃鸝左手牽雞翁右手牛醫兒昆明未收復羣盜尚五谿王旅自南征百萬振熊羆豈不愛匡襄尫羸無能爲之子來泗州瓌瑋多殊姿頰毛二尺長負軀良不貲胡爲徒碌碌急之勿失時或題日南柱或勒燕然碑景畧佐苻秦江左或賴之崔浩尤佳士聲名在絶陲爲我問黃石學須爲帝師子房惡少年傖哉博浪椎

宋小菴詩

野人有茅屋乃在岵山陽赭堊多酸棗老鸛呼白楊香稻七月熟飽儲鴿鶩梁授兒毛鄭詩阜比坐講堂勿通縣官租里社封肥羊瓦缶有濁酒老少互爲嘗厥名曰刺麻醉來倒衣裳擊壤歌烏烏於菟窺短墻寄言謝於菟爾是獸中王無啖我雞豚我將適他方

送菊溪觀察金陵以下常寧刻集

之子適南國鳴騶過我園健兒腰弓韔春郊大旗飜漢水漲桃花兩岍長芳蓀解纜夫人城簫鼓振襄樊雄風吹大别彭蠡勢崩奔疇昔形勝地王氣鬱吳門石城何巀嶪潮聲靡朝昏大吏來京兆氣奪三山尊酹酒弔仲

謀撫膺思王渾彈指六朝間寧復幾人存　今皇開寶
曆江左接中原東南財賦急亂後訟獄繁外臺簡名卿
推轂式臨軒　天子曰欽哉惟公愼平反峩峩古方岳
華蓋擁朱轓鯨鯢方鼓浪海上多游魂唾手成功日捷
書報九閽

送徐漢輦之白亭

我昔年二十疋馬走於村萬山巑岏裏麥田雉子翻中
有嵖岈山歷斗躡天門我友徐漢輦病足臥丘園百城
擁圖書薜荔紉芳蓀攜手看青杳幽篁倒金樽別來滄
桑改海水飛乾坤人生逢陽九白日壓崑崙中原豺虎
多天風捲蓬根萬里嗟霜鬢長征傷旅魂里居復十載
燬屋醉瓦盆每望岵山嶠紫蓋映朝暾故交成星散生
死未可論今丙申二月時和天氣溫將子丹江來薄暮
及我閽審視不相識耳聾雙目昏案頭傾濁酒意氣殊
騰騫我行遊南楚磨楯事戎軒梁益方跋扈牂牁江水
渾九有勤式廓宵旰勞　至尊近日飛山戰武岡蒼象
奔子老多奇計何以贈我言

沙陽覿馬公堤馬名逢皐鄀人堤竟三里費金三萬

沔水來播冢蜿蜒下武當欽歔歊檀溪畜怒勢彼猖爰
爲築大堤適在襄之陽又屈汪而下地卑沮洳場秊水
繁厥族秋夏恣汪洋摧堅陷鐵牛金堤爲蹶張盧羅半
魚鱉章華蛟龍翔吐巾兼納祐蠻府竟茫茫我公顧而
歎削牘上明光御史與中丞一時相連章帝哀此昏墊
命公爲之防泥塗乏成歲月辛苦爲備嘗朱提三萬兩虹
霓十里長百川歸大別赤湖化倉箱覩此荆州土包茅
貢尚方昔者胡公烈補決多遺芳至今景元史人傳太
守良我公今繼之鄢郢兩相望千載馬南郡江漢共湯
湯

自岳抵潭舟中述懷

朝發大軍山暮宿節度石天水相冥緬萬古蛟龍宅君
山向我笑毋乃前度客蒼梧未解甲哀牢方辛螫潭州
百萬師猶自職方隔君胡事遠行赤手縛鯨額酹酒謝
君山饒具綏邊策男兒生五十安能常困阨我欲請朱
方越裳來重譯九真稱外籓䝉國歸圖籍長嘯入嵩洛
不願九州伯

長沙雜咏

朱方冐隆暑金石眞可灼喘息臥方床無計出炎熇湯
泉入幃幕火山近城郭層氷何處尋團扇徒揮霍蛟龍
渴欲死陰陽竟舛錯府主赫山川土龍被丹雘望望祝
融高松杉枯萬壑

地旣苦卑溼天復苦炎熱王師住城中萬甲明浴鐵北
馬氣不蘇嘈音吸衆聲 嚎見涓囊賦 䘓多蠓蠛垄豆雖有餘雲錦只暫
列駿骨何磈礧蘭筋化蟻垤昆明猶待開佗尉尚未滅
當宁勤南顧幾盡大宛血時北軍多馬死

潭州雲霧後空青見嶽麓徘徊公廨中夙感傷心目戊
子徐將軍此中建大纛羣寇西南來飛蝗十萬簇三匝
薄危城晝夜閱十六霹靂碾地開衝棚如電逐城下鼓
角鳴城上陣雲矗將軍氣愈銳挾纊慰皸瘃我時勸黔
兵與君力相戮熊羆一以奮鼠鳥各竄伏我旣拂衣歸
君作辰陽督豈知衛霍功竟成張許續一別成千年人
代何其速我來重遊此傷心問前躅甲第開新府琅玕
摇舊綠事在戊子冬

星沙古內城不知何王築瓴甓如鐵石膠漆貫其腹中
有殿五楹直與雲霄矗珠簾白玉階翡翠映華燭上巳
祓禊晨寶琚照嶽麓賊騎捲江來王孫共魚肉紅顏不
自保偷生草間宿一朝零落盡深宮聞鬼哭眼看睥睨
平化作千家屋

長沙贈郜凌玉時以提學罷官遊白下

嚙膝困捕鼠山雞欺孔雀高才不任官此理誠不錯湘
潭逐屈平賈誼定落魄王楊無貴仕翕赫或衛霍古之
卓犖人强半在巖壑斥鷃戀棘蓻六翮翔寥廓犧牛讓
泥龜亢龍學尺蠖龐公隱鹿門劉表不能攫樊英不仕
漢張翰終去洛賢路有崎嶇禮法多枘鑿我昔困世網
十載臥猿鶴著書良已多鄰酒恣大醵烹腥與啄腐爭
似飽藜藿今日走炎荒又被徵名縛回首百花洲惆悵
不如昨

湘舟大風丙申七月

開舟已七日尚自困喧卑涷雨忽作惡秋氣兼以悲黿
鼉欲成梁虎豹復追隨欻浪大於陵兀嶁學九疑奔崩
散頹音絢頭頹大也砡音玉頭貌銀漢相差池磅唐一舟中五色失威
儀豐隆怒不解黷灑惱雲師谽呀音鰕與谺呀並同相噴薄列缺
如煅吹稍得進北岸篙工理栰維繫纜蘆葦間方悟向
者危

前日長沙城正值三伏日朱鳥羅昆吾蒸爍無可匿將
謂祝融峰墮落在我側孤舟入湘潭再看衡山色是時
七月中秋氣忽蕭瑟素威一以壯箕伯驕其德况復陽
侯怒鼓浪天爲黑沟藥沸湯中舟中成敵國黃頭號最
能撇捩盡厥職蝘蜓良自喜尺璧不可得涉川以忠信
長年或能識

丙申長沙逢初度忽驚五十二矣援筆記事傷如
之何詩用元美五十舊韻

華顛何匆匆撫躬五十二踉蹌無所成恧焉愧身世伊
予命不辰失怙纔四歲母稱未亾人撫孤延先祀霜雪
歷諸艱惟恐箕裘替稍長受一經俛首函丈地機聲雜
絡緯剔燈攻六藝嬉逐同學兒引將濁醪嗜一醉十餘
日沉湎無所忌母不忍尺箠甘言繼以淚雖復對盤飧
殷憂或不食予時但頑冥鮮復解人事庸調急追呼門
有歲稿更總角遊膠庠冠軍輙小試作賦入大梁鄒枚

羣相至三敗困曹沫盟車軏騏驥丙子登賢書乃騁燕山轡下第感劉蕡襆被促歸騎流氛血中原寺人稱元帥賊旣多猖獗兵復少節制丁丑二月春禳城忽崩墜白骨撐如麻黃金耀旌旆六親半成鬼田園但拋棄老母時鄉居藏身走蘿薜懷抱乳下孫百方爲安置血屬幸保全敢曰邀神惠降亂雖天心豈非人所致銅馬日跳梁猰貐恣狂悖拉朽陷名城將軍皆辟易山陵玉椀出王孫珊瑚碎庚辰醉曲江錢鈔尚方賜逐隊進賢冠光采都人視文字重雞林黃金買上駟曳綬入幷州恒山亘幽冀是曰古堯都唐風誠已細晉陽弔尹鐸黃沙笳聲吹祿養曾幾何反成終天罪是時賊踞秦先聲凌

晉魏蒐裒旣無所爲作南征計豈謂爾朱榮公然睨神器龍去泣鼎湖苞桑無所繫義旗起東方一雪普天愧談經入舊楚湘山種蘭桂持節過洞庭鞭笞牂牁際誰謂嬰世綱齟齬當道意虞翻昔有言骨體原不媚雲臥忽十年救時慙無技倉猝別猿鶴寸心實惴惴卻掃丞相門一官毋乃贅徒來北山移未遑室人詈繡弧滿潭州客身猶如寄邇者辰陽捷露布傳賊退飲馬入昆明銅柱看再植　今皇勤遠畧鬼方能不畏時序感如流勳業無所詣駑駘本盈朝紛紛持國是徒手無斧柯拊髀良足喟

飲羽林將唐廷碩園 丁酉夏潭州

象牀臥雕弓佳客集瑇瑁四座薰風入岑牟飭新隊獄麓雨氣深湘烟濃如黛玉蛆泛叵羅格五爭行簺筊鳥相爲啼簷花呈異態把酒問將軍昂藏饒敵愾兩踏都護城三出光祿塞醉後解廁牏血痕猶在背

禁旅夾燕關更番十萬騎雲錦張南國離衛沸歌吹潭州百粵喉上公作元帥智高方反側雍閭猶攜貳節樓日旁午雞翹紛如織實屋廟堂謀未規疆場利武庫來精甲爛鐵資糧糒茫茫金沙江使者方攬轡夏屋開綺筵清溪傍古寺蘭錡勃盧明楯瓦列成肆蚤策尊卣勛舍爵歌飲至

耒陽龐公祠詩

炎德方灰燼中原起臥龍西川建大議況復有龐公胡不念河洛因而棄江東劉璋亦同姓掩襲如囊中立國四十年大耳誠梟雄蜀賊始法正繼之乃張松貪作小朝廷曆數失厥躬典午與當塗相繼竊寶弓煌煌甄官璽竟入洛陽宮涑水作通鑑其說將無同紫陽爲反正萬古開羣蒙所以甚曹馬小宗纘大宗豫州失機會龍鳳相始終我讀三國志歎息眞無從玆來桂陽郡仰止欽高風下馬拜荒祠歲戊戌孟冬殘碑蝸牛篆揩前木芙蓉不見盈樽酒空聞隔寺鐘翹首望成都鳴琴記舊蹤因玆生感慨天寒雨濛濛霸業前朝水客心南浦鴻作詩投宇下魂氣或相逢試往問諸葛遺恨滿虛空

夏旱詩

蔥林成魁堆蘭臯蕩朱旗吸吸畦瀛盡桔槹不復施㭴丘與京沚隉莽走封豨不見采菱女長干死鷓鴣鼉何能飽女蘿失葳蕤土龍空蜿蜒豐隆實未知蓱翳雙耳聾鳥楊角簪簪雄虹與雌霓逃暑將安之老父仰天歎黴黧愁歲饑喟喟感離鸛陫側空爾爲

貴州猶轉運雲南尚執殳時事一轇轕黔屭轉崎嶇念此荊南地兩月疲轆轤爍日走南陸金石爲之渝强半見腐井沙洲渴短狐螟獺饑欲死蛟龍泣江湖鹿蹊空躑躅徒管切跳貌也楚辭九思鹿蹊兮躑躅跛鼈爲人俘馮夸威何在陽矦氣不舒願言叩上帝沆瀣早來蘇勿使雲漢後而再賦周餘

忽憶

世路何蹇産曛黃復歲時十載客南榮騷屑獨自知桂楫歷曾波每每遭石碕徑復多磈硊硠磕苦相隨安得駕青虬又復驂白螭所屆無墆翳墆音垤又音帝楚辭墆翳陰貌飛身過黃支部曲一百萬左連大夏陲相將入都廣爲王闢洪基犀甲何焆煌焆同焆淵入切火光長鋏一陸離掛弓蒐嶺外談笑捲朱旗

世皆棄孟娵儱廉入深宮儱音壟儱僮與龍鍾龍東同人皆重康瓠雞駭兀礫同胡繩誰能識馬蘭塞路中事騄一何憊朴牛乃如龍鈞繩各異姓竹栢別其胸鼅鼊遊華池燕雀笑飛

鴻男兒生世間吾道豈終窮桂蠹宿芳澤辛苦獨蓼蟲囊我棠谿劍橐我馮珧弓笑謝雲臺仗采藥入中嵩

讀史亭詩集卷四終

讀史亭詩集卷五

南陽彭而述禹峯甫

五言古詩下

雁峯留別同事諸君 以下滇黔集

僭作朱陵長三載如過隙軍興方旁午水旱一以劇文牒苦稠濁簡書讋魂魄蓼擾郴桂間牙孽復作逆土窖藏告身蛟龍護矦伯去年西征卒公然肆蠆螯勤兵鋤陸梁寢處不遑席屯兵壑巨川轉餉難及額催科與撫字兩事實相厄睠此閭左遺瘡痍充户籍南荒苦兵劫强半溝中瘠纍纍者草橋戰金鐵喧霹靂名王化作塵白骨如山積近日滇黔收車書通九譯湖南一塊土荆棘實再闢予也忝藩宣覆餗良跛踖洪惟二三子爲我贊擘畫市虎不啞人鴻雁來中澤積薪敢云久瓜期亦以迫璽書下昆明蒠嶺連沙磧古來建節人多是西南客離筵簇南垧爲君飲一石躑躅惑舊遊徒有雪爪迹

頂站

關索嶺而西山勢與雲齊臬臬象鼻路斷續成高低水聲一鞺鞳松杉陜前路石龕夾天塹下有粳稻畦苗人垂椎髻[illegible]纓五色繡鳥耘坡陀下赤骭踏黃泥自言罹喪亂菑畬生蒺藜秦王竊據時滇黔爲鯨鯢大者煉象兵小者充提攜十九無烟火豺虎噉蒸黎近者勤吊伐聖主念邊陲王師屯六詔竈增洱海湄羽檄馳流星三軍待晨炊香秔來吳楚白鏹供梁齊縻費八百萬轉輸相追隨虺羸苦負擔更無息肩期願言交趾開長此卧鼓鞞

憶我西征日夏口柳飛絲今已六月後尚在黔中棲崎嶇四千里强半陰雨垂熊羆吼當路白晝走魍魎山頂決層雲山踵穿深池或折如鹿角或叠如牛脆險隘不一狀顛躓勞馬蹄近者燹爨道百萬羽林兒詔書還開疆驛使來京師過都如歷塊没滅飇風吹大吏仰鼻息小吏受鞭笞驊騮半凋喪駿骨生瘡痍所嗟皇華路荒服靡孑遺兼聞厮養卒鈔畧無虛時商旅爲纍足都護空爾爲不知端拱上何以慰蒸黎

再別崔修菴

東郭歸化寺青青松栢枝諸公送我行離筵載酒巵南指蒼梧雲飄渺天外垂行行一萬里山川實間之絶巘通胥漢嶤石起熊羆五溪春水沸遥接牂牁湄嶺表雖小康九郡尚瘡痍金沙隔戰壘帶甲滿滇池戮力視公等租稅疲孑遺我行日以遠分手良凄其社燕海上來遊子去何之我來菡萏發我去楊柳垂把酒問同人分袂即天涯桂林連象郡荒服盡南陲往者漢武帝四路出王師呂嘉不復反甌駱罷旌旗　本朝收兩粵幾經反覆爲名王鎮番禺日南盡健兒遥知閭左空征輸及荔枝深覺撫字難何時罷鐵衣

滇南道中寄南寧令伯建

西南山石都險陘剛容轡硌硌礐礐然夾道縛良驥唐突千萬羣大小如引類高峯削鎮鉚平坂列贔屓左擔臨絕壑驢背惟恐墜狂飈吼山脇人面日顛頓木香散馥郁茶花開紅膩亂山鷓鴣鳴林深不見翅南買遠方來布疋捆載至繒過百牢忍將餓虎餧此物到雲南一時三倍利賧子蘭滄來量移□嶺地所嗟鬢毛斑原無將相志蹉跎三十年舉趾多顛躓一身萬里遊於國無軒輊空郊多豺虎游徼藏劫騎行李雖蕭然白日防魑魅金沙未息戈緬甸牽右臂雖鑿昆明池莫樹日南幟王者大無外未容車書異翹首望炎州南海當離位智高久蕪沒呂嘉亦辟易我行賦南征敢謂交州棄我友程江夏百里南寧治一官走天末花封實小試十年喪亂餘民生亦孔痒孫李相鯨鯢黃沙沉斷鏃恩勤良已難慈乳防猛鷙惟子嫺經術循良有故事邂逅交水頭陶然成一醉夜半詔書來云是長安使黃帝忽乘龍薄海爲灑淚倉猝竟分手銷魂對古寺把臂是何年此日未當記

雞塲寄題天台

憶我庚子夏乘傳入滇池三千黔楚路頑山滿目垂冀堆與土壤礐硌空爾爲曩者飛雲洞獨自出等夸今者天台山愈出迺愈奇青嵐觸馬首藤蘿煙霧披芙蓉十里外乍可到金雞夙心嗜佳勝林壑矧列着未可覿面失跌馬相追隨遥望巴神谿近眺愜所宜石梯何峻嶒老樹三十圍委曲蚰蜒路松風入絳帷山牖俯萬峯嵌竇瀉屜屧迤邐陟絕巘軒欄帶罘罳飛閣相牽屬藻井一陡離恍惚雲霄上脚下踏虹霓空中神骨寒落霞任指揮緬想楚莊蹻與夫秦張儀遠畧開遐荒萬里勤旅師靈山歸職方輿圖盡西陲此山失本來斧鑿窮設施倉猝去白崖經年昆海湄今朝過安郡雞塲繫馬時復欲一登臨春光攬翠微王程不自由杖履未有期故人石太守今者地主誰爲我訊平安名山好護持

半山亭

孤峯跨郡郭巉巖劃幽奇雲漿瀉石竇碧玉濺屜屧寒壁削積鐵白沙走清池有時蛟龍吼驚湍疋練垂有時竽籟鳴薜荔相葳蕤遥望四周嵐雲霞生近陴攬之不盈掬襟帶烟霧披飛閣凌雲出木筆大十圍蒼筤搖春風松濤捲翠微主人來山東魁傑經人師牙籤十萬卷振鐸西南陲偃仰一層蘇諸生羅絳帷金甲方震蕩羽書何交馳士子敷文德柔遠愜所宜賤子下昆明杖履偶及茲深同主人醉遂與名山期昔者夜郎王君長自一時漢使唐馬韸棒檄下羅施古人不可見風物邈難追攬勝不到此萬里空爾爲

辛丑四月黃平作 時守杜廣文佘夢鯉相與盤桓甚善

滇雲甲未解王路正崎嶇旌旗來上國念此西南隅代戍有程期敢自厭征途安西未列郡餘孽實逃逋粟鏹輸中原艘滿洞庭湖轉運一以囏不供健兒餔騷褭塞城郭又復急青芻苗民筋力殫骨髓日以枯府吏捧牒至山谷爲喧呼開疆事未已遑計閭閻墟王者合三統萬里入車書會須銘青海勤石過居胥洗兵常不用瘡痍長此蘇

我行黃平道百盤何嶕嶢下有蛟螭窟上有狖鼯巢我前青兕叫我後黃狐嗥蹭蹬使我下迤邐使我高左右風颷颷弓箭各在腰左擔危如棧溪惡或無橋疲薾日將暮筋力一以勞馬上見平楚茅屋架樹梢道旁兩官長迎我過西郊雉堞埋蓁蕪没滅見城壕下有百頃田茶蓼無人薅一水通五谿險陿纔容舠近者鑿石門南米來百艘所嗟陸運難喘汗入重霄殷紅良可惜戰士空嗷嗷

重九前二日看菊 以下粤遊集

嶺南萬里地連年苦用兵圍亭半瓦礫花草不復生時序值九月葳蕤謝朱榮如何楚江菊竄入百粤城也復能盛開爍爍灼眼明雲霞當尊見錦繡列前楹五色相披宣白露載盈盈客子來遠道天涯簇弟兄絕嶠值名花對此愜歡情況復重陽近如聞風雨聲良醞姑蘇至河干小舟橫翩然黃鵠裳楚客賦南征酹酒問秋菊恥將百卉爭勁節傲嚴霜天地見崢嶸本宜植上苑圭璋耀其英炎荒多瘴癘雜然配橘橙未飽宗臣腹徒成處士名培之以錦砌衛之以千旌送汝洛中去明王重老成

全州道上聽松

驅車歷炎暑四望入平蕪長松夾道植積舉十萬株結蔭彌百里倚斜色態殊青銅化作骨積鐵長其膚根節互盤錯强半如跏趺車蓋何陰森龍螭相盤紆萬籟忽而作變幻不一塗大者撾金鐵小者振笙竽或如兒女喁或如壯士呼山谷一以震管絃一以鋪或謂是風也抑松之爲乎風松不可辨二者相模糊兎絲結不解琥珀理難誣列戟擁將帥鼓吹導前驅行行斷復聯望望到城隅我聞古嚴關在昔隸番禺南越在漢初不登王會圖此松始何年歷代幾榮枯尉佗不可見伏波亦以徂飄渺蒼梧雲日暮但棲烏

柳州懷子厚

我昔更求陽山水足亨嘉大率因君顯文字爲梳爬不然終荒裔蛇豕以爲家今我入南粤浮梗泛天涯覽勝入龍城懷君意更奢公於元和際崛起陟清華銳意凌霄漢鴟鶚淬鏌鋣豈知遭蹉跌塌翼徙咨嗟屈原得放逐賈誼到長沙自古經術客難免物望譁困厄愈凌厲何啻陟嵩華當其堙鬱極騰踔天漢槎芝菌發光怪虬

枝紛盤拏磨成大手筆漏天補女媧百粵文字祖詞賦
奇而葩讀君易揩表天子再宣麻誰謂君門遠一身萬
里遐君於朋友際義烈良足誇所以韓公傳昌言為君
加同遊蕭許輩高步登雲霞無人為一言洗刷其疵瘕
騏驥困泥坂鳳皇終籠笯永柳遷謫作秋雨襍塞笳當
其腸斷處猿聲落三巴羅疾勤俎豆荇藻間秋瓜歲時
走巫覡楚歌猶傳芭酹公一杯酒不復歎棲苴公有句云復歎棲苴
使君作將相德音豈無瑕何如千秋業時發嶺南花

粵城諸葛祠 有引

在桂林城西阪臥龍山麓土人祠之未詳所始
衡州石鼓書院有公祠舊史公為軍師中郎將
督三郡軍實於臨蒸按零陵距此尚數百里此
時嶺南之地盡歸孫氏公不應至此或聞風而
祀不必深究也拜公祠

公是瑯琊人跋涉來青齊避亂入南陽臥龍乃舊棲歎
息漢中葉中原走鯨鯢三顧煩昭烈魚水相提攜協規
赤壁功畧地湘水西嶺南百粵地震悚達雕題江左方
割據許昌正鼓鼙借此荊州土苦欲救蒸黎所志既不
遂白帝成封泥雲霄一羽毛長此復悽悽灑血定南中
誓師過碧雞只涔因蛟龍麒麟縛其蹄回首祈山道潼
關戰馬嘶未能成僞醎徒自嗟噬臍至今褒斜路五丈
草萋萋我來粵山徼荒祠一攀躋萬山犄鹿角疊嶂如

牛脆石竹年年綠榕陰怪鳥啼望斷蜀鵑魂落日蒼梧
低

望南嶽

昔溝嶽主人勝槩幾遊覽譬彼果腹客珍錯不能啖今
日過嶺來反動南嶽感陟身蒼梧巔遙望金沙糝祝融
爾能來烟鬟何澹淡伸手秀可掬昂首走菌萏下視齊
州低星辰會一攬岣嶁峰奇字虬龍糾成綑忽傳虞帝
來珠琉帶玉紞如聞朱陵瀑銀河流其坎紫蓋羅閶闔
陰森雲日慘山北多蒼耳山南多菖歜我聞得道人啜
此如橄欖但能生羽毛凌虛出塵窅把酒勸赤龍世兒
差鉛槧洞庭纔一杯九野氣黮黮一笑漢秦君學仙無
此膽

談蘧老之東粵

談子何方來詩文美而豔短髮間霜髭壯心殊未厭跋
跋走江東鷗鶖看一劍百戰疲金陵餘子爾壇坫糠粃
見六朝長江湧天塹又如金焦山砥柱廻瀲灩近日詩
格卑徒為竟陵玷如疾到膏肓藥石難箴砭孟津繼廻
瀾李何起昏墊以此號大宗當壁或不僭自笑頭已白
半生攻鉛槧一官雖不偉壁壘猶在念飄渺蒼梧雲霜
風吹茅店送子過粵東雖尊何足饜祿位譬高名如君
亦其驗

鏡亭園蔬

何來瓦礫地蒿苣雜菘青黃公鄙肉食藿蔬羅其亭悠
然命灌溉不時勅園丁曰惟古之人淡薄以爲經所食
無兼味何必五侯鯖近市少桔槔有智須挈缾未幾兩
月間滋華如郊坰承筐猶掇之蓊鬱滿户庭狂奴不求
多公餗常在銘我聞服氣人所惡啖腐腥葵韭薤蓼蘇
野味留芳馨長鑱以爲命菜傭且莫停古之霸王畧寓
意在無形經綸藏播植甲坼隨風霆黃公笑不答客去
門復扃

閒署古松

公廨中置此閱人眞如郵未審何年植枝幹與雲浮挺
挺空揩下老氣横炎洲黛色兼霜皮蔭可蔽千牛訓狐

不敢巢陰雨啼鵂鶹當時秉鉞人歷盡幾公侯人代抑
何速此物等蜉蝣憶在勝國日閫帥建節樓朱甍連碧
砌雄風抑飀飀大廈都銷歇一椽不少留愁遺獨有爾
離奇載道周豈以不材棄先容不我收徒爾耐風霜總
不受虔劉日望伏波山礨磥相綢繆主人金陵來饒具
匡王謀暇日酒其下壽觴灑壯猷時復一相訪金尊散
客憂婆娑想神理倜儻出城頭如斯不棟梁深爲匠伯
羞有時清廟上網羅或見求

書所見

我觀溝洫志載讀河渠書疏排有至理地氣無塡淤吳
子啓邗溝嬴秦掘丹徒迷哉隋楊廣梁宋達江都亦有

蕭寺主淮堰百里餘國君猶不可何況在簪裾汝南鴻
隙陂灌溉資萑蒲一朝與陂滅黃鵠爲嗚呼是皆窮造
物遑恤民怨雎我行甌駱道高嶺雲鬱紆北水歸洞庭
南水下蒼梧灕江近城隈雙虹帶高渠王足何方來麻
子殫爲閭胥靡苦畚鍤子遺失歡娛罔論地脉傷雉堞
上河魚鯨鯢相喻呷引類入南隅直突羊馬墻輕舟蕩
雁鳬地是沁水園人泛赤沙湖羅綺滿沙棠蓮舟穿芙
蕖府主大歡喜醉汚氍毹

寄衡州趙使君時於桂林運

爾本承明客舊作長楊賦再出典山公人倫歸掌故一
麾來百粵山林咨華路十萬羽林軍掛弓灕江駐轉輸

良艱虞嬰兒如待哺石田困廩庾庚癸恐時呼長鯨未
盡縛量沙那可娛惟君救時才兼能佐轉輸星檄飛江
東白米如泉注日增十萬竈儲胥咄嗟措槍纍何振振
飽此桂林戍滇黔方出師黃金急白羽得此稱後勁飛
過鐵橋渡計日泰階平告廟賜大酺念君紆籌策勿紲
西南賦行且名君矣回首望嶺樹

懷南寧江使君

我昔遊金陵得聞江郎久身出紫陽鄉文似同甫手一
官閩海東伸手捫北斗飄渺白雲司鵷鳩在户牖茲茲
九江南屢經兵燹後聊作豫章行彭蠡環左右帝乃顧
日南巫黔尚小醜惟茲百粵陲倮國相雜揉誰爲借長

城　天子曰江某果見黎陳歸公然上印綬筐篚盈道路表箋篆蝌蚪可知兼通材左宜而右有吏治須經術邂逅君是否

寄平樂胡使君

日前胡公來爲作方伯祝玉壺合在陳銀燈醉華屋是時黄花開兼之秋釀熟飄渺飛白紵婉轉連絲肉我聞方伯言得悉子芳躅褰帷在三輔旌旗照上谷牙籌佐軍需羽林仰斗斛驅車太行坂跨馬華山麓至今秦晉地剪伐愛嘉木　天子顧五嶺雙戟下南陸百粤魑魅地萬山如結束峣确叢蠛蝨梳爬難欲速惟君保障材椎髻易風俗豺虎旣屛息深巖結蛇蝮聲靈震朱崖稽顙來歸服此事雖廟謨功勤良足錄賤子叨同舟隨人空碌碌翹首蒼梧雲倚徙江潭綠

聞長男始起武科捷　辛丑仲冬廿日

一官寄嶺南邊風欺人面每於吏牘暇手不廢一卷念我起家此垂老猶不倦晨興未盥沐丁寧喧貢院（時予居此）短衣兩健兒來自長沙縣囊出京國錄爾與熊羆宴喜提如意舞朋舊相歡抃　英主方龍興連年苦征戰將帥思鞞鼓時方重弓箭昔日班定遠書生焚筆硯獨於父兄外卓犖以自見我爲縹緗悞輒生時事賤崎嶇萬里遊歲月如飛電昨朝攬鏡窺鬚鬢白於霰誓將拂衣歸湍壖學漁佃濁醪理散帙王侯何足羡

粤樹何倚葱粤山彌崒嵂廢邸作公堂朱門帶瑶室歎我離家久屈指歲華七睠懷祖父塋伏臘增歎息前接建水書萬里來滇國爾弟先致身荒徼尹爨僰我爲軒然喜豈不念先德丈夫事壯遊何必論關塞爾今復成名天駟驊騮質古來封疾人原不在文墨楊馬賦蹭蹬衛霍擅封邑天寶多文人獨傳儀與弼兵氣未全銷潢池在方域爾父抱壯志生平人未識斥鷃戀搶榆蹉跎已云失努力事戎軒爲國靖殘賊吾里將相鄉雲臺猶在側莫學爾老翁但恃三寸筆

冬暖偶出郊關坐蕭寺看沿江煙嵐

吏事嶺外簡瘖痍纔定後異國喜同人荒嶠多煙岫每

於簿書暇不忍廢清晝笥輿出東關探奇如訪舊黿鼉駕高梁江面迎風緺傍岸即闍堵人煙茲羣僦連錫與丹砂藥物相雜揉榕木冬逾青長干垂橘柚上有青蒼壁山花爭鋪繡尚穴靄森沉宗生繁玃狖翡翠不時鳴椶櫚霜皮溜精廬何年置幽篁猙石竇梅花不雷同金苞大如豆叢桂甫盈尺公然與霜鬭蜜蜂乘煖來栢陰晴更覆郊郭一氣中孤峰識獨秀商帆南北征戍壘尚斥堠金沙鼓未歇樓船捷待奏百粤相唇齒如車恃輻輳猺獠叢蠛蝨荒獷而固陋邇來雖化鳩所在猶莽伏節鉞賴重臣南人多反復儲胥飽健兒芟芻克馬廐轉憐民力艱所慮挺而走以此告同遊過計豈云謬

風崗觀魚

桂山有古崗乃在城之陬俯瞯即灕江梟雁見漁舟洞風來無自空中響颼颼如開土囊口窸窣動四周下有百尺潭鱣鮪相遨遊往來矢魚者網罟如雨稠間有垂芳餌捶針作釣鈎大魚或以尾小魚或以頭時聞潑剌聲憑空上譙樓四座各歡暢披襟任夸猶絲膾切紅玉蒟蒻酒無籌我思渭水璜尤懷子陵裘日暮風將息漁火猶未收臨風問榜人艓子滿沙洲在昔張季鷹秋風憶舊丘念及四腮鱸蓴箸即日抽粵山雖云好萬里在邊州何如白水上鰋魚任所求

雨中送破門

浹辰春雨足旅愁日以侵況送老衲去如何不沉吟雲館一寂歷紫花帶夕陰虎落相逶迤翠鳥在青林對此魍魎地徒勞瘴海心祝融八萬仞九江杳然深爾去朱陵洞我在桂陽岑但逢南雁至可能不嗣音

名山在何許霄漢入百層乳鶴巢不住猨玃失憑陵我爲朱方客石梯凡幾登門對臃腫樹詰曲間壽藤黠鼠時窺案華蟲不避矰嘆息十年事宦途屢折肱茲者蠻瑤窟杖屨如不勝半載留朶下破衲悟三乘時作文字緣揮毫見爾能脩然從此去奮飛如蒼鷹問汝從經路莫驚山裏僧

贈李梅谷方伯

梅谷天下士千騎來東方前纛擁如雲列戟明如霜聖人爲推轂受命下炎荒不腆西粵城萬山羅混茫猺狑如蟣蝨窟宅瘴癘鄉六詔相連屬長官接夜郎近日大將軍駐軍甌駱旁轉餉何艱辛舳艫載江糧使者持牙籌經營紫微堂蒼梧雲氣白牂牁草木黃作牧心良苦何以報 君王

送張一菴

魚魚文酒會相娛灕江滓婆娑長松下茅舍日相親兵衛雖羅列中有圖書人東門青羅江朱樓碧玉岑有時或往返頹陽漲夕曛不知炎荒苦逐逐老馬塵著書一百卷殽核雜然陳窪者風籟木微者鳥鳴春匪伊經國業聊爲梁父吟得子能玄賞如聞太古音扁舟從此去

蕭蕭叢桂林嗟彼長安市我欲碎胡琴

再送張一菴

憶昔鼎革交賤子遊金陵鐘山十萬户鼎然號陪京藩邸洛陽至丹雘聳觚稜黔相何猖狂貨貝日以增永巷塡綺羅狗尾續公卿王孫何方來貫索滯前星義旗武昌下南北列軍營誰云長江險指顧失中興夢夢思往事天心未可憑子今歸建業艤舟石頭城六朝空霸業舊禁走鼯鼪向來胭脂井香魂帶血腥臨風莫惆悵白鷺夕陽平

送沈羽生歸代州

燦燦沈羽生奮翼出錢塘上書入承明蘭臺墨幾行潛
身圖書府拔起羽林郎饒抱匡濟畧造次謝東堂揚旌
來宛鄧叱鞭問萬疆還訪名杜蹟溝洫起隄防蓄畜東
南畝京坻復倉箱每每鉗盧陂斗泥不可量暇日事犁
腰爰田作戰塲五步或六步風雷躍龍驤仡仡千夫長
西鄂資金湯蜉子潼關來急羽索軍糧或言是亾將潰
卒恣披昌得君砥柱之夜半走南陽痛哭元戎第飛檄
靖城隍至今遺父老垂涕思不忘勒馬入上谷鳴鏑句
注旁相逢李太守出獵射黃羊如何桂林路炎熱下朱
方水陸輕萬里扁舟問瀟湘慇勤念老友不辭瘴厲鄉
百粵文身地向來號大荒近日中國人租稅通上邦呂
嘉不復反樓船各相望安南復來歸鱗介慕衣裳一身
笑陸賈愧無千金裝離筵復送子載酒各盈觴蕭蕭黃
葉下白雁亦南翔屈指數歸程雪花滿太行

病狼行 有引

八桂人有業田者見一兒狼病倒山溝間以絮
籃護之持歸初制以鐵鏇繫項間日食以肉少
許坐臥牀第時常弄之狼亦搖尾求食馴甚一
日偶乘主人醉毾㲪嚙主人足寤驚乃御一肥
豕跳墻去此以後橫不可制墟落蕭條北客有
多力者手搏而得之乃磔焉伏其辜

狼子方出胎抱疾山之阿傴僂溝塍中老狼不顧他黃

髮把鋤來咿嚘耳邊聞依稀似狗子拾得守柴門小物
能狡黠弭毛在堦除雖然受羈靮原無阱檻拘自小好
肉食一日輒二斤豢養成氣力反顧齒齗齗主人帶酒
來齁息只酣睡此物乘其暇一足幾不衛主人中傷起
謂畜何敢然魚肉及主人情理難自寬跋胡乃自言不
耐鏇索苦食肉有程限一日能幾許槽頭有艾豭終日
口流涎今日飽飡之其腹良果然謝主入山中腰膂日
增强恨不生羽翼擇啖牛與羊狼在一家寧狼去四鄰
驚無復留雞犬赤增汝橫行長橋有老蛟南山白額虎
不及此狼饞肉山雞糊口左擔碧玉山右恃羅帶水崎
嶇走軒昂據山之腸胃有客鄧塞來兀然奮老拳入山
尋此物貙劉如烹鮮嗾犬食其肉阿奴寢其皮老狼氣
數盡貪戾亦何爲

梧州石荆山園走筆贈黃凌之 以下續滇黔集

凌之三湘客生長岳陽樓身跨五花馬又被青兕裘從
軍四十載大戰隴西頭左手執雕弓右手拖神矛倜儻
何不羈同遊邈無儔功成身將隱不願關內侯近者棲
嶺南冠蓋若雲浮愛客四公子華鐙酒無籌時方亂未
歇邊塞羽書稠幽州謝廷甫陰符多奇謀日與凌之交
約如膠漆投盛世方推轂毋爲躭林丘會須杖策去爲
王定交州

陽朔舟行

癸卯之六月舟行陽朔道萬山奪一目形容難爲肖或
如象而蹲或如虎而跳或如縮頭鯿或如搏風鳥或如
淮陰旗赤幟捲燕趙或如昆陽圍風雨戰獅豹或如虢
女粧娥眉只淡掃或如龍山會參軍落其帽或如鵠鸞
翔或如鴟鶚叫或如陛下戟或如馬前纛或如泗上君
歃血結盟好或如吳延州觀樂恣探討五城十二樓鬼
國羅刹島變化各神奇空色俱亙妙扁舟五尺地公然
奏衆巧神魄失枝梧應接忽潦倒半剌未及通義從如
雲擾雄蝠乘晝出栟櫚貢瑤艸水車響烏犍木客走窈
窕維時梛擬熱桂蠹甚一飽獼猴如串珠孔翠類中表
黑涎咽老蛟輕舟纔瓠小不及細領畧愧未闚其要風
煙入髁國江山富文藻百怪洩元氣莫笑人物少

益湘贈經雲文

山勢何紆曲夾道即長林壽藤挾老樹倚釣狎風淪此
中有遺舊原是葛懷人自言其先世系泒汳水濱宋高
南渡日爰長其子孫貂蟬何赫奕閥閱在其門迄今嘆
式微衣冠尚蓁蓁相與話先疇屢夕復兼晨低徊不忍
去疑是武陵津

七月十五日策馬出全陽迤邐六十里一河水湯湯蛇
盤田塍中山角互低昂有時路不通樹罅吐其光碧瓦
連朱楹風雨半圮墻座間對者儒頭顱亦如霜長揖爲
下榻宿我忠愛堂古心含樸直雖忝感農桑我去黔陽
道居住益湘旁可能來相訪莫笑夜郎王

波山詩有引

歲在癸卯予年五十有八薄遊桂林爰生七郎
繫馬古田輙得寧馨遂依舊山題以佳名五月
歸來一試啼聲扁舟蒼梧瀘焉朝露老人心痒
傷如之何康熙甲辰黔臬春王偶然念之爲憶
以詩令爾厲行無忘孺子

垂老西南角兩鬢漸如絲六詒初開日繫馬昆明池東
鄰有妹子二八揚清眉蹇修以爲言邂逅遂結褵迨遇
來廣州萬山走魍魎甫獲即次安介馬復星馳雨雪山
谷間魂魄寄屋屐梳爬良以苦負固阻王師綱紀家中

來喜氣滿軒墀爲言熊羆兆三月産佳兒維時在座客
强半多偏裨手奉金巨羅爲我酌盈卮我因頹而醉百
盞不復辭兩月始言歸倉猝撫摩之羅列多星士維言
此兒奇焚香謝祖妣酹酒伏波祠願言錫嘉名常念百
粵陲如何三伏日一葉梧江湄鳴榔入始安寸心百憂
罹匕箸不能進反側何所爲骨肉相關切躊躇獨自疑
東門逢小史將欲艤舟時忙然亟問訊忸怩飾言詞我
乃知兒信生別死相離嘆汝多兄弟兩者今我隨寬言
慰老父其實用自悲古人折箭誓相憐同父詩下殤何
足嘆老淚徒爲癡西郭有黄周地下好扶持

送黄蟾如歸思南

黄公年三十奮蹟起東遼弱冠入承明況復闕閣高一守西陵戍旋觀浙江潮仗策淩八荒蛟龍上節旄振旅還帝闕聲華壓百寮為王司喉舌黄麻出雲霄廟堂方側席徘徊西南徼封豕曾割據兵氣未全消我聞烏蠻俗人類而鴟梟睚眦一相犯讐殺如刈蒿負固梗王化陸梁匪一朝慣為逃逋藪吮血礪寶刀茲茲巫黙野族類古三苗蔓于接房州魍魎連其曹十年成甌脫千山斷芻蕘唯公　天子使萬里賁星軺號令一以下板楯不敢驕溪主來相賀釃酒醉嫖姚鯨鯢成京觀蟻穴盡蕭條賨布時登市徭女在近郊咸曰大夫力長此罷征鐃

寄王振懷思南

郡陵雙清閣送我入滇池金勒紫騮馬寶鞭珊瑚枝郊原列穹屋鎧仗壯軍麾猶記分手際贈我多壯辭獵騎金沙外踣碎麓川碑丈夫耀竹帛未可碌碌為封侯當及壯勿負不貲軀我亦隨相勗黽勉勿遲遲倉猝從此別王程路崎嶇我遂入六詔君還過五溪越嶲開壁壘山鬼避旌旗聲靈讋川東解甲巫山齊府主失魂魄刀劍易鋤犁黙中咫尺地牂牁水東西賤子來觀察復與公同時去不盈千里相思無了期我聞黄使君君比往年肥我日增衰白常夢故山薇我有琥珀酒飽貯鸚鵡卮安能長羇旅與君久別離會須恣慢爛重倒舊接䍦

照壁山作 癸卯冬

貴陽郭外寺乃在此山巔騎馬恣登眺屢踏菜畦田雞柵間茅屋石路走蜿蜒我馬纔喘汗青巒珊瑚鞭行行及山麓曲折入雲端石門何崱屴廟貌亦方嚴僧寮多窈窕北牕起竹竿老僧何處來家住青城山來此四十載霜雪覆兩顴趺坐亦不出日暮看飛鳶周墻種小樹丹翠殊芊芊我友陳自修歡笑拍我肩為言身到此鼎鼎巳三年胡為未過此此懷良歉然適來同子醉好山應佳篇我為磨墨書杯酒半闌珊坐念冠蓋場難得此日閒倚徙不能去萬山返照間

送吳熙申

吳下延陵客三十始從戎騎馬過南鄭投鞭劍閣東上書謁朱邸談笑揮長纓邂逅幾不遇一奮夜郎城壯心猶未巳杯酒指長虹

海內推大手皆言吳駿公我昔遊京輦親與決雌雄犄角分其鹿人傳兩空同我遂去長沙子亦返江東何期西南角得遇爾阿戎篇章固磊落幹畧復縱橫人望其麾蓋知為大軍營

贈王篤仲 二首

曾向姑臧壘獵騎射生還破敵當英歳轉戰過前山河奔沙原下伊吾戰馬間至今六詔地猶說舊蕭關

挽強纔三尺雕鞍跨賀蘭涼州要害地蓐食如風湍短

劍峭函夜寶刀渭水寒蒯緱猶在握垂老不能看

讀史亭詩集卷五終

讀史亭詩集卷六

南陽彭而述禹峯

七言古一

靈石縣南淮陰祠

六國灰燼何茫茫飽食伏肉秦始皇燕有名儲奮厥螳千金爲人壽北堂悲歌易水濺衣裳七見圖窮還自戕是時將軍蠖屈淮陰傍冷眼唾手觀興亡江東烏騅銳莫當只合垓下泣數行尺寸山河歸咸陽長者寧惜一假王俎醢何須怨彼蒼辟穀虛傳張子房一生恩怨只女郎漂母淮水呂氏未央君不見王孫土與明妃墳或如朱丹或如靛奇寃別恨無處白天地千年爲改色

同劉講山飲鄭天玉園甲申春揚州

霏煙淡瀉細雨宜白花青果相宣垂海上蚌蛤江中鰣珀光瀲灧巾角攲嬌鶯雛燕翩來遲如雜歌板吹塤篪雄文一卷粲棗梨滄溟欲枯華峰低有如駒騄奮神姿朝馳荆甌夕月支我爲捫讀長嗟咨珊瑚十丈照江灕昭明文選三絕碑曠世如君眞一時風翻滹沱走旌旗天津柔櫓蟠蛟螭稻糧宿飽羽林兒磨濯棠谿振鐵騎嗚呼長子誰帥師潼關榆塞不復支十萬解甲空熊羆而今流落清河潴北來經過淮陰祠不見王孫意空悲之之子騰驤馳九逵軒轅之法陰符辭淬鋒截海剸鯨鯢喝斷蘆盤溝死紅眉我方氣竭西山陲鋸牙箭羽出葳蕤

孤艇煙波貯子皮虎丘寉圃任所之曳尾自惟快塗泥
不妨種藥兼采芝揣摹如君當自知碧竹蒼石照幽奇

江浦曲

前日到宿遷縣今日過清江浦夜來巨浪疊如山天風
吹隋龍腥雨雨下麥田兩岍青春艸蓊薈氣冥冥海鷖
與胡燕翱翱遮小艕煙戍蔓墳古城殘壘夢縈亡慈感
彼逝水躍馬鳴狐毒九垓新秧長踸何人哉手刄虺蛇
突圍西來今日兒女船中語不見一人淚如雨

峽川歌贈劉伯宗 乙酉

峽川詰曲盤幽窈六月陰晴幻昏曉蒼龍甲爪透雲根
鬖鬖長鬣拖山杪溼綠毛雨泣殘紅石乳泯泯決清醥

女貞林裏亥猿啼山雞衣妒錦鴕鳥大樓雛奇挿碧空
獅峰襹褷而倔矯我友劉伯宗來此躭淵討左子而右
孫坐卧復潦倒千里置驛每慇懃十年作賦非草草我
昔讀書嵩少巔海內文人知子好亥都燕麥感春風天
祿閣上青藜老我今遇子大江南寤寐與之爲介紹客
冬青羽落鳩茲秉燭夜闌魂悄悄蘆荻洲帶江雪白凍
烏啞啞寒林繞照秦磯上柳如絲一葉桃花鯨波滃賃
春我傍昭明臺子就征車金陵道寧南鞾鼓武昌來東
流建德無完壁卜夜我尋江祖石秋浦玉潭看欲飽幾
回問子無消息豺虎滿前魚雁少有子有子曰得與邂
逅騎驢仁四保爲道阿翁駐烏程欵段馬尾中丞纛是

時鳴笳吹維揚鐵甕土崩金山搗延秋門外扈從希解
體魚龍抑何早駒駼蹄齧六朝松山鬼陰森哭華表胭
脂古水咽石牀檻車忍復入燕趙侘傺江鄉胡不歸漢
水湯湯禹山杳便欲鼓枻遡潯陽羽檄烽燹尚未了閶
門小箆履叩荊扉儵鱗曳碧藻慕蟬澌瀝枇杷秋浣婦
子在峽川乘興時登眺避秦尚覺武陵近棲隱或見鹿
門小筑……

書所見

投馬箠卸馬韉煮香秔烹小鮮若有人兮如雲氣吐蘭
兮氤氳度吳歈之疊疊曳蜀錦之鱗鱗玉管金徽動深
曲酹醴馥馥酷觴綠羅襦朱袿笑遲遲珊瑚枕雜貂襜
褕阿誰尸之羽箭兒闐闐衙衙姿軒渠破人之壁穿人
屋枳落駕豚無遺足白日陰曀老穉竄驟裹踐蹀如飛
電朱雀茇茇蒼龍躍椎埋紛拏溷廁遍乾坤無地無鉏
鋙君不見河北熊羆江南虎

乙酉季夏遊昭明祠

秀山蜿蜒菝草綠有客躑躅窮椒麓朱甍碧瓦對石床
一泓古水吹蒼竹空山偃蹇六朝墳斷塹荒城度白雲

纂組百代心良苦不得君父誰共語李白詩魂結秋浦
風流文采照茲土同爲蕭李稱王孫生前杖履如接武
涷雨颷風捲幕來芭蕉車蓋葉翻開江南幾許帝王陵
采樵驅犢凌崔嵬殞折英齡白日匿天道非耶不可測
白寃誰復借賓容世子之篇空抑塞醯雞腐儒漫嘈嘈
耳食蘇公爲弁髦獨不見草堂杜二名詩史屢以遺文
敎厥子管鮑迭奏亂鐘鏞作者述者同其功

擒虎行

往年虎蹲山中今年虎踞山下乘風虓闞飛走窮白日
咥人虐長夏虓𪕬羅羅不一族慣於淺草路傍伏劉昆
不復法雄死忍令弱者強之肉昨者巨寇武昌營十萬

重圍池陽城嗟哉此方阨百六干戈滿眼虎憑陸山中
父老爭相言有般斯首薄鄰屋疎籬牛後透爪痕劚肉
如拳牛失魂乃置胡𩯭機阱中往來曾不嗅厥門爲笑
此物一何狡不將七尺營饑飽依徙巽林吼谷風金聲
烜烜星明昴亭長有待擊重瞳劉璋未許坐山窮君不
見射石斬蛟彼何人酷吏角翼漫爾雄嗚呼世間可畏
非毛蟲

胡鍾郎舟妓曲

江煙羃𩃀蘆光白晨粉宿脂凝翠額鬆鬟馥郁寫薔薇
剪剪秋泓沉琥珀我來排闥坐匡牀錦纜風前飛彩鷁
握手一笑池陽人揮別高梁四五春春花春月燕京道

地棘天榛傷懷抱騂騮塵蹴進賢冠金雀銅駝飛野燒
間關娉婷走江南匣電三尺魚皮函崖蜜撒飴殘紈扇
朝華晻靄菡萏面門前車馬意如何笑他潯陽夜半歌

同黄仲霖看廬山歌乙酉

潯陽江上廬山青長虹蜿蜒亘天半我來正值八月時
落葉寒蛩淒古嶠幾家屋舍火燒殘將軍猶未罷征鞍
柴桑故里風淅淅琵琶洲上露漙漙良宵恰遇驄馬使
爲我投轄復倒屣胸中磊落龍劍鳴慷慨悲來肉生髀
憶昔君在大梁城銅鍱鐵騎兩年聲蛙竈自屬保障力
張許徒博鼠雀名一朝姓字聖人知惠文峩峩凌具茨
䗚䗚辰爾時念瘡痍十萬金錢長河湄亡何大厦燕山折

南國君臣安庸劣君時按部三楚中排闥天門飛列缺
炙手可熱彼何人青宮蒙難黯紫宸義旗直下小孤山
露布淋漓泣鬼神漢業灰飛天彈怒從此銅盤泣仙露
秋笳㵗築吹秦淮傷心松柏鍾山路我今歸里過江州
十年舊夢廬山遊得君稱地主况復遇中秋領略烟嵐
几席間五老香爐杯中浮我聞此山瀑布甲天下爗雷
蒸雷靡晝夜攜手絕巘不爲難桂魄寧馨月華瀉海內
風塵戰血腥鼎鼎空傳燕然銘向來印綬懃五斗誰教
猿鶴負山靈片帆明日西江去蘆荻深處看野鷺多應
回首匡廬間山帶瓔珞白如絮

重九武昌舟

前年此日幷州城竹屋悲嗥不勝情左妻右子泣孤煢
葬母平陽淚縱横既入淮泗通廣陵道塗草竊復叛兵
一身狼狽達舊京楓林颯颯棲霞鳴長揖鍾阜秋浦行
五十八灘勢砰硡二年蒼狗雲陰晴亭亭松柏祖父塋
可堪鮮民無弟兄七尺揚顯愧所生今歸計將母柩迎
茱萸河邊藝杜蘅秋風九月報水程荔子黃與蕉葉平
武昌殘郭飛礮聲黃雀碧瓦雷電驚儵忽籬間黃花明
摧膺如雨泣落英霍山宿草纏荒荆廿四月中戎馬征
市來楷鏺啼無聲屏風蝸冉見紫莖

楚王城行

頹垣落日樊山道牧馬兒童纓珞帽江風鏜鞳呼垂楊

十圍松柏鵂鶹叫熒熒青火飛蒼艮參差鴛鴦沉野燒
碧甃朱甍荒壘存芳草無復舊王孫憶昔分封亞秦晉
剪桐賜履備楚藩奕世其昌史卜之汝往欽哉天語溫
甲第縱横連天起珊瑚翡翠如雲屯彤管朱徽琥珀流
鐵笛戰退黃雀樓趙玉秦聲闐金屋蹴蹡舞燕動箜篌
瓜綿一世至二世本支繁衍多昆弟林立邸舍矗崚嶒
阡陌王田富租稅蕭墻內外備將軍老拳爪透稱儀衛
三月春遊卓刀泉蛾眉嬝娜拜鞦韆雷車風旛黃塵起
桃花李花漾芊眠薺苕初放小亭前到來秋夜月娟娟
六出不綏朱門裏三時佳興非偶然亡何妖邏見黑眚
百二關中賊壓境鳴狐躍馬誓蒸徒流血漂鹵填胥井

大河以南鮮堅城雒邑既陷襄陽讐凱音次第達明光
蚵書不上中書省猶憶癸酉五月時石榴開遍舊來枝
渠魁謂張獻忠也夜問黃州渡鐵騎直逼洪山祠登陴戰士如
兒戲十萬豺虎摶堦墀兕鍪耀日柳葉明殺人如麻尸
縱横累累帝子驚撤膳雕弓忽入長楊院嬿婉魂飛水
晶簾奔崩失落明珠釧髻鬟隆準被生擒筍輿長謝丹
青殿伊人宛在水中央江聲霹靂磯頭濺通判長史高
與徐通判高景昇長史徐學顏死之一擲頭顱漫躊躇可憐杞梓材半盡可
憐椒蘭澤欲枯故相賀逢聖死之諸生明睿一門全節弔古空傳賈太傅投江
不少屈三閭況復寧南捲土來長江一炬嗟焚如二別
山邊青青草白珩不見無以寶大言賦就綠林灰細腰

人向黃巾老昨年我自九江來千里蕭條傷懷抱看來
不獨楚王城冥冥天心何足道

弔楊杏園君諱暄

渭南大令能死節十月霜風摵城裂頭顱一擲等閒看
白刃如飴濺頸血渭流春漲魚波腥青火迷離吐孤城
長年俎豆宣王宮寒雨如絲泣鬼雄君不見將軍之首
太守舌渭南大令能死節

空印歌丁亥

仲冬戊上祝融峰有僧指我茅坪寺茅坪一望樹茸茸
北風淅瀝黃葉墜僧言衲是鄧州人祖父犂鋤湍水濱
蒼茫略記丁丑春人死如麻白骨隣夜半縋城從此逝

一瓢一笠漢江裔無端遠涉洞庭南一住衡山十二歲
蒼耳食盡劚黃精七十峰頭白雲生日斷鄉關無一字
南浦不聞鴻雁聲弟子前日來石鼓為言憲使湘江滸
荒山不識宰官誰驛卒喧傳是中土山僧依稀記姓名
文章鉅公身是彭又聞長老為余說此日建牙永州城
永州距衡三百里去來衣帶湘江水我方早採穀雨茶
明年訪汝鈷鉧裏我為聽罷飲一杯今日眉峰為爾開
好坐蒲團待我來共訂法華禹山隈

寄王北幹

我所思兮在衡陽南天門下老楓香中有道士鬚眉蒼
自言生長嘉靖皇祝融海日氣茫茫水花夜半濺衣裳

萬山飄颯秋葉黃北來胡雁斷翱翔憑高登之見瀟湘
樗蒲歷歷走白霜安得攜手我友再徜徉手抉岣嶁燦
寶光衡山腳下督郵堂有客和之詩四章

魚塘歌

曉星缺月客行早車轂轔轔湘鄉道昔來湘鄉五月初
榴花明媚朱顏好繫馬邵陵閒悒鬱傷懷抱南方苦蒸
灼蟣虱況群盜夕陽峭幘城東郭江流直下雙清閣雙
清閣上砥柱磯修竹長松雲外落分藩使者夏長公手
攜一尊每與同弓韔矢箙兩月中騄騄四馬我復東四
鼓發前騎萬山響秋蟲早田香秔熟破臼老婦舂幾回
憶君重搔首濕烟冷霧魚塘柳魚塘居人十萬家雕梁
畫棟互倚斜主人何處去狐兔宵來遊蓬蒿滿目蒺藜
稠為兵為賊者誰子碧瓦參差片片毀鑿朱提沽白酒
鸞雛雞山之後勅戒兵子勿強梁此間土人畏爾如虎
狼

湘潭紀事

去年黃葉落漢口桂楫蘭舟雲夢藪永陽繫馬及霜紅
鈷鉧潭邊青青柳[illegible]落有命我西征杜鵑霏霏倉庚鳴
武岡西去豺虎橫白晝飛入靖州城砮石砰磄走列缺
壯士兜鍪身流血萬山蜿蜒入黔江馬鞍風雨冷如鐵
挽鞍又復到長沙有客贈我南嶽茶多情尚憶徐將軍
琥珀爛熳喧棲鴉是時爰有岳陽卒麤馬一百五十疋

馭于敝甲溽暑中進發邵陵抑何疾邵陵剛遇夏使君
岢嵐舊友八年人飽斟金罍向我酌都梁寇盜聲息頻
炎荒祟人病徹骨湘鄉前館重來歇何當阿兒亦憊甚
沉綿七月及八月湖南桂樹十丈高黃花緌緌委秋濤
黑雲倒壓邵城折雙清赤染東門橋零陵衡陽菝蟣蝨
眼穿熊羆一百日汎掃攙星見雲霄何以酬之太階平
醽醁之酒衡州橘

贈中丞詩

中州十年烽火餘八郡生聚不復初崑崙怒浪掀滎澤
東京遺黎[illegible]爲魚我　皇御宇簡才傑惟公爰莅使者
車漢家太守二千石赤轄皂蓋凌孟諸　天子臨軒策

良翰乃爲公也勞璽書古者方伯連帥職今之大吏司
儲胥乃築宣房伐淇竹尋厥故道殫爲閭有時疋馬入
南陽有時搴帷臨陳睢維時餘孽起新野揭竿嘯聚縈
有徒公爲方略捕械之在泮者籲原者俘此中不少迫
脅人實維鄧之西南隅剌史解綦彊禦名遑辨淑慝悲
焚如公也清問爲流涕寧失不經匆無辜爲解其縛爲
脫驂之死而生惟須臾時予督學鼓生儒澧蘭湘芷芰
榛蕪郵籤作文記其事豊碑直壓龍岡嵑此時憶公未
見公欣逢朝覲趨鴻臚公治天下爲第一天子手錫錦
繡襦未幾節鉞臨湘沅我亦分藩聯蒼梧零陵郤陽多
群盜蓁蓁千里飛封狐公誓滅此方朝食磨厲鶴膝穿

犀渠風雲變態祝融頂鵝鸛響徹帝子湖昔者陸賈到
番禺尉佗改號臣老夫南海東西數千里和集百粵通
剖符又聞徼側徼貳亂炎荒矍鑠翁爲擒其逋及其傳
首洛陽日進爵新息賜大酺君是經綸草昧手況復公
孫自碩膚射隼何須計高墉即鹿林坰其無虞自此南
人不復反北歸還拜諸葛廬

漢口别夏令源 時同李淑元王北幹程雲叟許秀巖即席賦

春雨凄凄漢陽舟相逢共醉晴川樓短髮蕭疎不勝愁
大别二别鬼啾啾中有王郎氣最遒讀書萬卷開雙眸
一朝拉我洪山頭賦成擲筆鸚鵡洲左攜程子右夏侯
江空日落聽棹謳古刹龍象金碧稠青苔茁茁石華柔

三撾漁陽雜笠簇夏公浮白磚碌甌目前勁敵誰其儔
憶君昔在嵩嵐州塞草沙磧邊笳秋我亦種花汾水流
與君把臂同鳴騶揭來天地叢戈矛子入雲中我東遊
越絕吳趨客如郵七八年來不可留方舟共向瀟湘浮
郤陵幾度成糟丘雙清閣下魚儵儵蒼柏幽篁掛猿猴
我方夜郎振貔貅終日饗士椎肥牛八月高秋潦新收
興國寺裏聞鵂鶹盜賊如麻恣虔劉上湘中湘風颼颼
我今遇子百其憂世路崎嶇何須尤鄱陽許子礪吳鈎
畫上麒麟不可侔緊惟李公向我諆雙柑黃鸝好相求
家有秫田堪耕耰簝簝羊棗夾紅榴我將邏子穰西疇
歲時伏臘飽乾餱不羨人間關內侯

許菊谿使楚竣旋里予自湖南罷歸聯舫入襄舟
抵仙桃鎮泛月觀劇因話往事酒酣菊谿有作和

其韻

雲中矯矯雙黃鵠南北飛來江水綠鳳凰山上歌復哭
生死六年如棋局自别爾來我亦官聊復爾爾未免俗
秋風不厲蒼鷹翮行坂幾蹶驊騮足猶是漢陰誰投珠
再過荆山聞泣玉鑾谿苗尚古戰場餐眠動與干戈觸
九折雖云叱馭艱雌伏懷安非所欲每於馬上讀殘書
匆匆旅夜燒短燭悲來幾醉君山酒澆胸不少衡陽醁
無端更建夜郎節銅鼓山邊悶大纛羊腸橫亘千餘里
墝埆何處平田沃民間猶用諸葛禮漁家解唱禹錫曲

杜鵑聲夾短狐鳴江水砰訇飛石歌是時寇盜從西來
沅撫宵奔棄長轂我率麾下戰郃陵雙羽腰鞬自結束
坐上揖客幾後輩皆前將校或舊屬南人未服多反側
王亦靡鹽用相促楓木嶺邊戰陣多紫陽河上重恢復
只將筋力盡攣拳那知黔楚分疆域八百洞庭重鼓楫
庾亮南樓乃再矚今朝聞命得歸田草色芳洲看繡縟
畫舫好月仙桃鎮笑殺市兒失寵辱亦知官達等戲場
蹉跎良宵難再讀此去高卧禹山隈多種黃精好自劚
還吹橫笛和陶詩出卜不勞更握粟

漢水舟次同許菊谿再步前韻

乘風短艓疾如鵠依依楊柳眩晴綠君承使命我歸來
楚國相逢不一局抵掌衣冠優孟場難將此意告薄俗
六年別緒喜兼悲把臂故鄉意良足憶爾向來賦擲金
長年挈潤人如玉伊余祿相不宜官鳩拙輒與世網觸
家山菝桂招我還永矢勿諼固所欲幾番落月滿屋梁
趑此宵閒更秉燭漢水既不西北流眼前莫負杯中醁
與子呼盧復歠歌醉來漫說曩時蠹蛇蘭拂拂杜若香
大麥小麥青沃沃與君西指峴首雲倒罍共聽大堤曲
猿寉莫將三徑疎虎豹從教九關獄問君裘馬遍長安
如我兄弟幾連轂顛狂羨供吳儂憐縶來放達恥拘束
金山菊水俱情性百里風壤相聯屬我歸作誓告先靈
子亦北裝莫太促相期共有千年業名山著作勞往復

仙人丹竈老青鞋判教塵俗分疆域蒼崖矾硉八千仞
倚帝山椒縱互矚揭來岏嶢劃長歗山中禮節去其縟
自憐壯志巳成灰何事虛名乃再辱呼兒速爲糟丘營
失侯不須酎金贖霜後蟹螯客共持露下藥苗手自劚
醞珍何必大官廚饘粥飽我陳陳粟

惜阿喜有引

阿喜者岳之臨湘人年甫十四自長沙隨予入
寶慶爲言幼爲兵所掠日事薪樵遭兵婦笞楚
不能爲命順治戊子仲夏予方提師入黔喜來
掃除滌器侍帨沐皆精勤率訓不犯主人嗔予
念此兒離亂旣失本生父母獨非人子歟善畜
之巳丑春予罷歸隸中狡儈者乘隙解去喜依
依無他志舟行抵襄陽四十里日將暮黃頭使
船走風飛帆如鳥喜身綠舵上屋簷將嬉其上
日以爲常乃竟以是墮水死長沙姬人念而哭
之予心惻爲之廢箸作惜阿喜詞

阿喜生長洞庭浦頭角未成失怙怙鐵騎一朝捲地來
風散蓬根離故土没身入奴在潭州冬夏斬木山之幽
有時牧豕兼捕魚阿婆刺刺詈不休自歎此身欲擇主
倉猝遇我郃陵府追逐獠奴阿段群腳踏黃泥冒暑雨
馳驅漸苓梧葉落白露盈盈霜花薄長沙群盜六十萬
箭如蝟毛生蹴郭是時圍解我北來岳陽路上雪皚皚

一寓臨湘八十日桃花杏花各爭開揭來得遂長林願
一棹漢陰草蔓蔓阿喜戀戀隨北歸三月解纜黃鵠磯
鹿門灘上春風厲沙棠舟去疾如飛阿喜短肥學升木
舩板搖落舵間屋不兆蜉蝣戲江魚刻舟難求覓首麓
主姬念汝裔儀辛杜把恩勤付水濱向來躍馬食肉者
掉臂而去彼何人

晉藩遺宮辛巖

太原古城連荒塞瀰瀰汾水來西北我昔筮仕惭五斗
腰間印綬太行側登臨幾醉汾河柳桑落酒帶琥珀色
別來海內荊滿眼再到并州不可得揭來羸馬走湖南
相逢故人一歎息荒祠再拜馬將軍楚王宮裏生荊棘

却憶先朝舊宗師狼纛不歸再辱國襄陽失陷洛邑崩
黃巾馬內彝乾勤空餘城頭一片石磨刻姓名在常德

新廂驛 有引

岳陽南去六十里爲新廂驛甲第雲構矗斜可
五六里自兵燹來強半劫灰剩瓦殘磚草木蕪
穢兔穴雉雊几并荒臺行客酸鼻西距五里是
爲黃氏村大厦維多馬上遠望屋出林表略有
人煙其下行者息焉予戊子冬以撫黔役爲當
事者見謫奉命還里趨於茲時薄雪衰林敗葉
霜委寶慶夏少參錫名太守閔先基郃令晉承
杜潊浦令雷賜阜俱爲越所寄一時並至是維
臘月七日爲少參誕辰爰酌村酤爲壽醉而罷
閱今年庚寅予奉定南王檄再經其地念諸友
既飄零不復聚而此屋有緣薄言信宿睠懷舊
遊能無載歎因爲長歌紀事

湖南山水看不足三年兩度此間屋一者寒雪載道塗
一者黃鸝囀夏木憶昔諸子共稱觴旅舍蕭蕭跋短燭
郘陵藩伯夏使君紛紛年少吏若屬一朝撤寇捲地來
兜鍪麼裂湘山竹酒酣耳熱起彷徨漁火不聞欸乃曲
平明上馬入巴陵八百洞庭纔一束諸君既去我亦[illegible]
閉門掃軌金山麓今朝重復下湘陰三載缺隙一何[illegible]
新廂草茂高於人攪轡荒街驚起鹿揭來舊館猶巋然

前度主人曩時僕昌邑夏老歸山東太守大令具在逐
汨羅何處弔屈原長沙少年應痛哭古來放棄楚澤多
況今諸子經余目予桓欲報吳質書南皮舊遊不可續
雪中鴻爪尚依依歷落晨星感太速不堪回首憶故人
歎我馬蹄空碌碌

虎丘行贈荊州太守袁籜菴

虎丘片石何崢嶸千年生長姑蘇城仲謀舊井要離塚
鬖鬖老樹蒼龍精籜菴苞孕適此地揚子欲枯金焦平
六代禮樂延陵劍上國衣冠黃池盟慣逢文舉呼大兒
不教作賦屬長卿朝刷燕薊暮甌越流沙西渡南過衡
足跡縱橫一萬里二十八宿失晶瑩明光殿上奏黃鍾

天池鼃蛙不敢鳴有時彈箏入秦隴有時鼓瑟過洞庭
優孟寂寞叔敖死曹植水渠邯鄲生我以十年意中人
良二千石識楚荊珊瑚擊殘蘭膏滅瓦間鸜鵒柳上鶯
此時把臂望東南下士大笑蒼蠅聲

與李燦字燊戎同舟話舊 有引

李名東斗關東人順治丁亥以燊戎鎮永余以
是年受分守命既抵永相得如舊交戊子春余
奉定南王題請撫貴遂別去是年七月十七日
滛來攻永公出死力且守且戰大創賊無算賊
愈益衆多圍城三匝援絕糧盡人相食凡百零
五日不解至十一月初一遂潰圍出賊尾之公

以數十騎接戰齮齕五晝夜乃達岳余又以前
後至岳倉卒一臂東西會庚寅五月余奉定南
招來衡李適以他事自武昌來艤舟岳陽樓下
余以馬行倦不能辛苦遂同以舟南朝夕几榻
茶鐺蚊幕久不相見私語道故不能盡悉志其
中間離合之境及別來兩人死生閱歷之態詩
曷可没耶

江南五月花的的沙棠舟去快於鵠萬頃水色一拳山
巴陵道上人吹笛此地逢君不偶然憶得前年霜滿天
猰貐亂齧巴蛇豕岳陽樓上不飛仙馬首相逢萎百草
臘月裌衣猶未襖驃騎雲夢獵初回郵亭金盤擊鮮麂

時佟將軍送鹿共食問子何日離永州別來無日不兜鍪山城群盜
結如蟻投鞭直斷瀟湘流自從七月至十月砲石如雨
戰不歇竈間爭產晉汾蛙睢陽食盡中丞妾髑髏滿地
火燐燐重創扶病餘幾身將軍褁藥猶酣戰拔起傷殘
氣嶙峋背城與賊共決死許國有如此江水銕衣猶自
犯重圍誓不從賊爲君恥單騎冒雪走長沙山中蝮蛇
多於麻肉孩群猊萬山中熗熗龍文耀鏌鋣我自暮春
與君別牂牁西去泉幽咽豈知定南一疏力手拔餘生
出虎穴無錫直指雅愛余好學相如撰子虛聲劾偏不
及權貴皂囊爲我賦遂初草草東西遂分首傷心芝山
我去後何當邂逅復此間君山井邊人姓柳屈指倏忽

三年餘遭逢世路各崎嶇我今又向永陽去與子同舟
朝與暮眼前俱是再來人如彼萍散與萍聚湘鬟曉髻
拭粧殘長干不少九畹蘭不堪驅車舊遊處白骨如莽
不忍看

送衡山黃令歸吳門

邑居南嶽東北隅瀟湘兩岸多鵜鶘頻年寇盜苦兵火
監門難繪流民圖固山佟公靖萑苻上方親賜銅虎符
投鞭飲馬洞庭渡蜑鳩獠洞誅其逋首恢湘潭次衡嶽
樓船百萬御舳艫騄駒一鳴莽戎伏手攜瘡痍出菰蘆
江夏黃童何來蒜扃舟一葉飛東吳自稱身是次公後
漢家循吏傳良模創茜群猊一百六跨馬虎穴手擊枹

岳麓培塿作京觀反接纍纍似貫珠自此哀鴻歸中澤
強半菜色與短褐大軍之後有凶年天災流行一何瘏
公出腰纏炊作米家糊其口如哺雛祝融峰下多黃精
山僧日斸數百株解囊四野起尫羸窮簷活得溝中軀
國僑今是衆人母風詩賦我人居居一朝姓氏達宸極
璽書緘下承明廬帝曰汝非百里才兼當家國草昧初
我來駐馬衡山道朱陵六月如洪鑪到來幾宿清涼寺
竹風習習吹椶櫚前日聞汝金陵去百千父老遮爾車
有吏如子固信美不獨客中能好余相于新到多名酒
小罍餘杭大姑蘇與君共典鷫鸘沽曷不泥飲呼硨磲
河朔舊欲逃三伏況是秋風落宮梧酒酣耳熱起狂呼

座中黃公歌嗚嗚石𩍐欲破天門開壯士沙場耀昆吾
又如兒女小窗語喁喁爾汝恩怨餘前身應是周公瑾
笑殺楚國優孟徒石頭城下六朝都金陵故有莫愁湖
因君有懷舊遊處干戈未定杖屐孤與君相期十年後
壯心猶欲碎唾壺丈夫立功在麟圖不見乃公安事書

九龍盤 在衡祝融腳爲三散林之一

萬山蔥鬱氣冥冥九龍飛下濺石屏歕沫拖玉馳風霆
上薄銀河走流星壽藤瘦樹各青青下臨絕壑白粼粼
板橋苔壁積如茵鳥蛇蜿蜒丈八尺狻猊攜雛彝蹲蹲
時下山園偷果頻老衲見之不敢嗔眈眈相視齒斷斷
秋蟲亂話無晨昏風聲水聲不可論我來七月適中旬

僧廚飯客爭與尊靜臥不聞山犬狺時復荒雞呼月輪
飛樓丹閣臨深奫欲尋歲月無眞珉開山阿祖彼何人

丹霞寺

丹霞本是南陽山如何移作南岳寺寺中遺僧爲我言
南陽始祖開此地此人姓鄧名天然長安謁舉兩不第
擔簦裹糧過洞庭卜地岳南棲神志曾於脚底踏聖僧
更向木佛燒舍利自從祝髮住空山至今石塔猶鼎屭
後來歸去老丹霞衡嶽猶傳丹霞字此事去今二千年
南岳有圖寺無記揭來我亦南陽人四年兩作楚國吏
扁舟數渡瀟湘濱策杖一拜祝融位不知丹霞是舊山
瞥眼梓桑良可媿今者僧出篋中書咄咄反驚爲怪事

分付他年住山人此事當入衡山誌

集賢院將去衡州別朱吉甫羅克生諸子

四年兩次瀟湘渡沙棠舟上看白鷺最久無如此番遊
他鄉又是七月暮記我來時正清明家家楊柳寒食雨
馬頭遙見鹿門山杯酒一酹宋玉墓荊州寂歷舊章臺
霜梅鋏幹窟雙兎割據無復話曹劉登樓空傳王粲賦
自此舟楫達洞庭萬頃波裏君山樹井邊不見柳毅書
城角猶鐫杜甫句淒淒陰霧走星沙岳麓華表慘泛霧
四月五月二千程中間戎馬行且駐榴花爍爍過衡陽
香水菴中我暫寓一拜定南便辭歸王曰姑留不須遽
金盤雕龍珊瑚杯葡萄名酒醉以飫舍此移棹過湘東

斗室炎蒸不堪住座間有客言南岳白雲深鎖無瘟㷔
又言一入南天門萬丈飛瀑如澠溟夜來寒氣積層氷
六月衣被不離絮我來正值三伏中梧桀雖飛暑不除
一肩行李岳廟前少帶紗羅多帶布集賢院內古先生
此間俱是過化處七月十五上衡山朱子羅子向我語
南天門下三禪林相連各有數百步肩輿蹭蹬入雲烟
奇語山靈此再晤中山琅玕萬餘株寺南椰樹猶魁梧
茅坪菅有百尺樓紅果離離瓔珞具溪聲對岈鏜鞳來
中栽黃精與山藾迤邐西去九龍盆石乳噴薄如甘澍
陰壑烏蛇丈二身吐舌客邊不肯去夢中嚕呟枕上聲
蛟龍怒鬬霍然寤狙公呼類犯僧園盜得茄瓜大如瓠

天門南去不曾遊所恨但只方廣路下火場中羅生圃
蒼象紫駝簇相聚絳紗玉膚帶朱脣海棠千葉如錦鋪
半百和尚雲間來手走龍蛇寫懷素中有一碧流漉漉
有客錯指桃源誤下山白帝已乘權洞庭鴻雁且將度
我當返轡入衡州南去蒼梧行叱馭憶子杯酒話朝夕
此行難忘者杖屨諸公少年各努力天開草昧莫馳騖
陸賈南來一紙書嶺外將軍銅作柱還期立馬九疑峰
百粵山川歸指顧

九仙臺詩

長平山中九仙臺我曾半載坐徘徊風雲慘結甲申年
黃河鐵馬渡喧豗庚寅之夏南遊楚驅馬衡山聊避暑
此地亦有九仙臺龐眉道士爲我語蒼藤九節綠玉杖
穿磴詰屈秋虫響林禽樹下青蓮池一股甘泉颯蕭興
是時夜雨天初霽空指倚徙看石砌石刻滅没不可讀
髣髴猶見至正字傍鐫支干庚寅年爾時天子元順帝
甲子五周年三百光陰百代眞過客閱盡銅駝與石馬
煙蘿不改道人宅今年又逢庚寅年挂騄遊此豈偶然
紅桃離離青果熟茅屋雕胡炊白烟感茲歲月成歎息
好憑雲母看山色

赤壁歌贈朱吉甫

子瞻才大故如海下筆原泉傾萬斛古今文人敏而贍
餘子雕虫空碌碌當年孟德下江陵八十萬人如蒼鷹

一朝糜爛過公瑾江風火烈勢奔崩疋馬曹公華容去
眼看赤壁成火樹自此阿瞞罷南征荆州猶歸東吳處
只今遺跡屬嘉魚嶻嶭赭壁半丘墟江干尚有祭風臺
夜半殘鬼哭烏烏子瞻狡獪懸河口橫槊儼然覩釃酒
兩賦草自壬戌年此事誤傳千載後黃州亦有赤鼻山
山邊沙礫何斑斑謾把巴陵作齊安武昌西去荆州南

雁峰歌贈黃抑公

秋江潦水下千尺秋色飛入雁峰碧江上懷人天一涯
南陽十五年前客我之師長君叔父白水城邊舊講席
爾時伏轅太行側不則抱泣荆山璧求知羞上宰相書
救時空具太平策曹沫三敗恥劫盟博浪沙中休大索

分藩使者闕ㄌ（如彼芥草引琥珀高築戰壘十二城
屋瓦亂飛張衡宅公謂我曰此壯夫不比雕蟲乃執戟
自從别後無消息或歸深山與大澤中原十載多豺虎
鯉魚無腹雁無翮今朝送子在湘衡重訊黄公紫芝色
阿咸正好凌青雲門下士巳髮半白勳名將相愧河汾
絳紗南郡空陳迹對子杯酒塊壘生雲臺無分商山窄
誓將捨此去熊耳磊砢松與百丈石流泉濺入讀書聲
白驢閒襆登山屐何時有使報海東為言此志終無斁
富貴憔悴兩無著況復雲山萬里隔不及人間有子孫
授此生徒亦何益

衡陽晤袁粲嵐話舊

秋風乍入衡山麓朱方亭午猶熇熇北來十萬羽林兒
手擁雕戈腰挂箙一時破賊入邵陵蹙築聲喧馬蹄蹙
有客孤劍懸湘東居停斗大纔一屋瞪目北望洞庭雲
葉下微波靜落木扁舟袁子何方來二千鄂渚水耶陸
床頭舊有姑蘇春湘南況復香秔熟殷勤相對話契闊
遠看祝融萬丈瀑七十二峰落酒杯勢如陣雲爭矗矗
袁子酒勢作狂呼慨慷欲碎燕山筑憶昔繫馬黄鵠磯
武昌城内烏食肉爾我悔為一官出時危豈曰躭微綠
江東江西多戰船氣嘶強顏如奴僕子眞有才踢鸚鵡
捕鼠縛將麒麟足我時不飛亦不鳴日與諸生課卷軸
屈宋文章不復昔楚王宴上冷樺燭私心不敢吞雲夢

抱璞肓教荆山哭惟子與我相朝夕經營此事費心目
别來倏忽巳七年眼中晤言如信宿三月楊柳過潭州
寺壁新墨光煜煜此詩弔古多感傷江邊漁父坐閒鵬
我謂僧曰袁子來訪我當在江湘曲夏來炎暑莫可當
流石鑠金者三伏筍輿昨自登岳歸衣帶雲嵐猶堪觸
果於此地得逢君可能不醉負醽醁只今百粤未休兵
尉佗城邊多遺鏃君看入粤諸群吏龍鑲食盡瀟湘竹
舉世共棄一人知自有名山藏圖籙試看古來賢達人
豈必高牙與大纛

岑源汶

蕪湖解纜大江流西風騷動黄鶴樓匆匆鷁首各分飛

我入秋浦子虔州左家將軍武昌起流血直下九江水
揚子北來雲氣鳴鐃馬突入金陵裏我遂與子隔南北
渺渺音書不可得遙聞司馬敗枋頭曾聽漯嶠思故國
關心不止兒女情蜉蝣陰出蟀秋聲燕臺風沙梁苑月
雞鳴曉露石頭城鄂渚未巳零陵郡四載空霜入短鬢
入宋大令恥陶潛歸蜀逃士愧梁震今朝勒馬向全陽
湘山寺前蕉葉黄有客來自豫章水識得南贛李都堂
慇勤訊子在何許為言巳作嶺南土正朔相承三百年
爾家鄧州兩宰輔前者秉鈞天順時玉燭春調丕丕基
維子一木支大厦手抉虞淵日熹微出師未捷諸葛死
漢業不成良有以地下無慚周世宗人間再見江萬里

仁化山高錦石屛云是相公馬鬣封嶺南舊有將軍杜年年陰雨杜鵑紅

桂林行

桂林西南山巃嵸四面石壁削芙蓉高帝猶子維藩封與爲訓梓爲剪桐黃屋左纛連崇墉獨秀矹硉王之宮上有朱鳳與銅龍碧甍金楔十二重西秦烽火起關中終南焦爛渭水紅長驅直過潼虢東一時崩潰如轉蓬高帝子孫隆準公洛陽襄陽失其雄維時將相何龍鍾中使有旨觀軍容縻盡金錢帑藏空萬隊駃騠到宣同高梁石橋如螮蝀地維摧折神鰲窮鼎湖空遺烏號弓攀髯掛角不可從　大清義旗誅元兇追逋直入九江

衝爲明討賊惟乃功立國七載亮天工西南聲教尚未通爰簡名王誓羆熊瀟湘河下水溶溶戰艦如山積艨艟銜枚壓城雨濛濛兜鍪燿日新磨礲三韓鐵馬嘶曉風桂林人散如驚鴻是年十一月之冬侯伯鼠竄無影蹤王孫孰𩞮珠簾櫳留後閹臣曰吳儂倔强猶昔嗟老翁張家司馬氣如虹阿祖江陵舊相公二君孤憤在其中行止蓋與衆人同連雲甲第玉玲瓏零落胭脂碎華穠梧州帝子尚呼嵩雲臺仗入水之淙聞說嶺南虎豹戟可無爛熳到高春

金口驛拜睢陽張王祠

九江砰磤風颸颹武昌上下山亂走扁舟有客自粵來是日泊船到金口金口廟貌巍長干擊牲石上血痕厚堂構不知何王殿金碧穹窿篆蚴蟉半百黃冠爲我言神靈舊是睢陽守天寶之亂羯鼓鳴爾時熒惑犯南斗河北旣去潼關破長安如失左右手六龍西幸馬嵬危妖䰟血汚玉環朽公繫半壁在東南淮揚保障良非偶令狐子奇相糾纏彈九黑子不足取唯公誓死捍孤城鸜鵒劍作蒼龍吼帳下美人善馬肉雜將雀鼠充軍糗軍中聞笛賦新詩墨氣潑雲生兩肘援絕糧空城以陷眼中蟻賊如瘈狗怒鬚蝟磔噀血紅嚙指斷頭猶不苟以身障賊蔽江淮太子靈武已稱后張鎬未死李郭生尺土復爲大唐有天將完節付兩人公也先之許也後

自古興亡若寒暑賣國偷生亦孔醜屈膝蒙面彼何人我公見之恐欲嘔千年蘊藻楚江濱棟梁自與乾坤壽里中後學仰高山我今酹公一杯酒

䟫絲戎歌

郎官湖上柳青青春草葳蕤漢陽城孤舟萬里蒼梧來官邸梅花爛縵開花香酒色何清醥金管叵羅舍要眇半酣起舞屢傞傞礧砢之人眼中少將軍有馬白鼻騧産自西極來流沙自跨此馬七十戰閑在櫪間老自嗟泰堦既平欃槍伏終日不能飽苜蓿況復西南多戰爭何爲駡此驊騮足夜中醉摩鐵兜鍪床頭寶劍鳴蒯緱安能四十常碌碌馮唐李廣都白頭丈夫立功須絕域

或在五嶺之南雁門之北拔劍斫地欷歔何極試看屠狗販繒人山河常照英雄色

蒲萄歌 有引

舅氏述塘公客庭東偏蒲萄一株根如秋蚰蜒蜒亘互維葉萋萋風雨蔽虧每客盛夏觴其下飲筠筩麥釀見青果垂垂約如指拇大撞人頭角自兵燹秦關以來萬事頹唐舅氏與諸表兄弟俱已物化今春余自粵來表姪輔臣招飲舊棲敗壁殘瓦歸然此物念昔人無復在者繄蒲萄之幸歟人何以堪乃爲長言紀事

蒲萄果熟香離離涼州十斛西風吹況是博望之故里

遠從流沙來月支扶疎曾記吾舅宅盛交深秋醉琥珀根如怒螭相糾盤披猖狂葉二千尺雕梁朱棟映南園瓦雀胡燕爭來喧維我常年坐其下竹枝白苧鬪高軒揭來猰貐頻相逐中原既死秦人鹿千村烟火百村燐十年塵劫化親族重遊我媿魏陽元指點舊跡迷頹垣曩時傑閣無一存暮鴉古樹啼黃昏菜甲紅雨短籬寂月榭風湍遍瓦礫何期此物紛葳甤猶見兀然出敗壁博望舊封沒荒坵遺種猶傍東庭陬街頭硍硉百仞樓高年可與爾作儔魯靈光殿今在不古戰場文無時休華燈瀲灩銷春愁嵡山客似昔年稠

得于橋十方禪院

勞勞馬上苦蒸灼長林招我雙乾雀手披蒙茸古佛祠龍象偃蹇照寂寞柏深亭午自屯雲老檜兀突猶巢鶴殘僧戴笠鋤藥欄終日不堪飽藜藿黃犬狺狺布穀啼山中花木開且落我聞此寺肇唐藩朱邸金碧紛相錯憶昔南陽全盛時平沙特地起樓閣珊瑚破碎王孫死功德無主寺落魄贏得石梁隋彩虹千年祖構穰西郭白頭父老能寄語天上麒麟真如昨我來廿載憶前遊京物不改只巘崟欲將此意問蒲團夜半鐘聲風前鐸

與見賓

紫金山上望中切鬱鬱園柳韜百舌渭北江南憶舊遊轉眼與君十年別陰后宅荒弔古藤伯華壘沒拭殘碣

跋扈俱是少年場布衣與君深相結有時拔劍吼蒼旻白水泚泚聲斷咽有時騎馬過長楸颶颶寒風十萬鐵倪裴兩向昭王臺攬轡同看西山雪何期一朝天地醉鼎龍飛去烏號折麻衣飽載晉陽雲朝踏齊魯暮吳越𨹹書直入尉佗城西南再持中郎節餘生虎口鯨波中十七部史何處說今年贏得骸骨歸短髮垂霜馬蹄鈌茱萸灘上鶴夢堅大禹山外鳴騶絕親知半隸泉下人對酒腹痛耳不熱低徊憶我梁孝廉藥畏關心憂惙惙君不見子雲成都門常閉窮年著書良不輟又不見王通教授河汾時生徒將相皆人傑此意我爾俱有之鄉里小兒真蠓蠛

叔度園喜晤元憲 壬辰八月六日

叔度園中花千種不合園中更有竹竹葉凌虛三百尺
風雨瀟瀟映茅屋叔度時常坐其下手捉白蟫傾玉斚
東皐老友八十翁霜髮鬖鬖對長夏白水嗚嗚達郡東
漢業銷沉雲臺空荒岡塚墓何纍纍回首西風感臥龍
曩時遇君黃鶴樓西風颯颯紅蓼洲慇懃送子峴山頭
寇盜如麻干戈稠我時黑髮君未老罇酒與君灑懷抱
左看鵷鵠右鳳凰衰草離迷漢陽道奄忽別君已八年
子眞老矣我蒼然蹉跎兩事吼龍淵一犁雨足一蓑烟
何不歸來種舊田

憶昔二首用少陵原題韻

憶昔聖人起朱方雲龍風虎簇鳳陽長騎浴鐵一百萬
白晝魍魎不敢藏手提三尺眞神物綸綍六經多紀綱
鞭笞萬里不爲恤列聖饒嫺文武略玉燭金甌靖多方
鞣𩋾西來天地黯解甲開門不可當宮中㒺恩夜未央
控弦蹀躞來西羌妖狐一旦坐御床劍佩將將拜假王
豈知東海來傳箭長驅鬼國掃夜郎

憶昔烈宗丕基日萬年天子奠家室日南太守上計吏
琉球海舶貢庭實無復螟螣灾異生如彼絲綸王言出
揚州錦繡青州紈水陸繹絡弗相失執政宰割如觀火
城無盜賊不須漆文子文孫三百年譬則寒谷聞吹律
豈期運會逢百六坐看玄黃日流血頑且罔中眞龍死
洪河果見潰蟻穴侯景已擒黃巢竄陵寢鬼哭向誰說
只今鼎革已十年爾輩又有公侯秩不合時調應歸來
况是夙嬰茂陵疾

臥龍岡

我遊龍岡二十年安得臥龍呼之起蕭蕭古柏幕井寒
豐碑林立棲鴉語今日並轡陳使君回風獵獵霜華白
西望成都噑三分一時吳魏無顏色投箠下馬醉將軍
氍毹隊裏酌琥珀是時草衰夕陽中對客遥指半壁月
借問草廬大夢人長林颯颯驚落葉

東郊行

鄧城東接土山麓桃花李花多如簇三月群花半飄零

朝來微雨釀新綠道傍突兀結高墳云是將相千年屋
憶昔廣栁出東門千車萬馬攔道哭雲臺結搆漢中興
前者馬武後賈復父老傳聞失其眞况復山川多陵谷
既無石馬與龜趺教人何處尋名目日落黃昏青麥阪
白狼成隊趕角鹿

包叔度過訪

茶竈匡牀白茅屋陰雨瀟瀟叫布穀有客來自小長安
錦韉黃泥紫金韉剪燭呼觴酒百壺十載離愁歌兼哭
大小戰憶燕臺雲抛擲壯年空碌碌功名無復画麒麟
中山毛穎已成禿將子跨蹇時往來紅藥欄邊看修竹

古柏行

南寺古柏學龍鱗髮鬖黑鬣曳風輪肩背浮圖兩相望
鋟幹猙獰互齗齗老態婆娑五十圍霜皮皴瘃如蹲跜
父老傳始開皇中風雨剝落無殘碑綠瀋遠帶嵩山雲
烏鵲巢傍斗牛宿有人悞疑博望槎秦家大夫梁父麓
胚胎我欲問金仙兒孫近亦稱長年人言兩雄不並立
黛色橫亘各參天時危且莫作棟梁聲名直欲震扶桑

賀允升誕日歌

五月十九榴花紅漢南漢北久掛弓高樹夜鳴鋟鳳凰
麥秋雨後呼郭公廣文先生是日壽有客爭來酌醇酎
淮南書自枕中傳黃石略從圯上授先生莫惜醉如泥
半生蝌蚪照青藜膝下既有仲謀子案頭日對伯鸞妻
先生今年四十九我多一歲稱老友肉髀自憐劉豫州
琵琶空對潯陽口略記廿年大梁城鐵騎十萬靜無聲
與君大小七十戰長河欲倒嵩山平是時汝我方年少
鳴鞭躍馬汴京道轉瞬雙丸織如梭英華已去兩鬢皤
與君不飲將奈何

霜髯歌

申公霜髯天下奇橫行海內號于思星眸烜烜翻紫電
黃石白猿爭追隨憶昔徒步起淮海左拉劇孟右朱亥
六博時為繞牀呼蕩盡千金產何在雕弓羽箭白鼻騧
揮斥惡少等泥沙天下何曾有劉備山東止有魯朱家
轉戰青徐二千里飛騎喝斷楊流水勒名遠出雞鹿塞
揚旌再過甘陳壘自從束髮誓擒王刀痕箭瘢身滿創
隔江無復拐子馬偏裨解用梨花槍歸來戰袍猶帶血
長江以北十萬鐵廣陵不守督師死武昌精甲如捲雪
聖人義師出東方韓仇已報張子房況看率土皆來王
普天大酺赦首陽林[illegible]鐵工非長計宜城酒保難終避
褐衣襏襫來襄州不妨為詆聖人世把臂曾於刺史宅
狂叫為我呼大白劃然一聲石門開欻然珊瑚十二尺
祭遵老去周郎死將軍雅歌今已矣誰知二千餘年後
乃有髯公發皓齒君家先世申公受詩浮丘伯齊人轅
固燕人韓嬰為之客三家身入儒林傳一時歐陽夏侯
角相抵天官風角地理圖髯公以身為之廚世兒多碌
碌髯公白共目樊英能噀成都火方朔舊遺細君肉乃
知青騾日馳七百里甘離人世辭親族何如隱跡江湖
稱寓公醉吟田舍春酒熟噫吁嘻望門投止彼何人郡
邑殘破累交親雖有高名安足珍

晤曹燮文追憶往事

西鄂山下綠楊村牛社濁酒滿瓦盆近來齒腳漸衰朽
車馬故人誰相存有客來自湑陽里叱咤風雲無與比
鉅鹿戰罷始歸來箭花滿眼血在髀奚囊小技欲全焚
彎弓猶能三百斤漢室不能容賈誼唐人何解用劉蕡
我有鸊鵜新霜十二尺出匣光芒走太白何不與君南
定百粵西縛羌羞共累累若若之巾幗不則林慮尋夏

馥大壺訪樊英日坐拂拂與猩猩燒藥空山不入城吁
嗟乎曹君記得少年騎馬春陵道唾手雲臺仲華諸公
不爲早不謂蹉跌竟如斯今日封侯巳自遲莫放長林
酒一巵

讀史亭詩集卷六 終

讀史亭詩集卷七

南陽彭而述禹峰甫

七言古詩二

豊樂鎮望銅雀臺和壁間韻 以下常寧刻本

魏家臺榭凌雲起岌嶪舊對漳河水經營結搆四十年
玉堦金屋貯羅綺南陽戰罷赤壁歸又餘張魯在西鄙
況復涿郡大耳兒壯心流涕肉生髀河北袁氏冀州雄
黎陽烏桓相繼圯吳蜀未定中原危許昌還向臨漳徙
築臺欲併太行高兩都並建良有以當年誰著九錫文
荀彧空向壽春死漢家自得孝廉報英雄無意甄官璽
低眉忍作大將軍此情堪對只女史唾手漢鹿不爲難

寧王不帝甘没齒百戰鬚袍精力衰雖有將相不如婢
他日好爲後人言丞相心事只如此紛紛豎儒漫低昂
王莽桓溫相詆毁吁嗟乎試問宮中賣履人眼底孫劉
安足疑

鄴城行 有引

爲鄴城詩多矣顧獨罵曹氏不及石虎高歡諸
人將以爲不足責耶爲此作詩並及之

秋日秋風鄴城道黃沙紫陌飛白草曹家父子何清狂
沿河高臺鑿空造當年金碧玉玲瓏歌喉舞袖蘭膏紅
日出猶醉珊瑚枕佳人臥起拏影重岩嶤飛觀今已矣
嬋娟化盡走豺豕壯王淫后司馬驟河東羯兒來漳水

誰家瓊室復雕墻南跨建業西咸陽勞勞土木無窮已
大行恒岳兩相望北魏東齊纔瞬息鄴城龍戰玄黃色
宰相何人供御困漳河有魚食不得五代流血滿城渠
收兒斷壘拾頭顱瓦橋南北多爭戰山前山後此通衢
暮雲捲山日欲入漳河河底劍花澁僵屍直豎安陽橋
天陰鳥鳥聞鬼泣

哭劉狀元湛六公死難暨夫人側室

有明三百不及曆西山寇盜淬鋒鏑流血漂鹵大河南
拉朽名城氣無敵既屠太原入紫荆驍騎公然犯帝闕
坤維破裂天柱崩乃在甲申之三月宮庭禁地走貙貐
烘山絕頂飛金鐵甲戌狀元劉雍丘平生忠孝多大節

攀髯痛哭竟無從瞥眼穹蒼空咄咄登堂肅肅整衣冠
便與妻孥為永訣成仁取義自書紳仰止文山有遺轍
揮手笑墜文杏梁庶幾無慚跨往哲公自書成仁取義孔孟所言文山踐之予曷不然云
有妻有妾兩繼之黃泉不忍相抛撇臣死君兮妻死夫
忠魂拉手甘同穴黃河倒捲中嶽摧星歸箕尾光難滅
千年竹簡青猶汗夜雨荒燐碧成血彰義門外土一抔
忠臣忠婦邦之傑旅櫬寂歷荒丘寒高梁澌澌流嗚咽
泉下骨仍戀舊君咫尺山陵四霜雪孝廉兒盡念遺骸
梁苑松楸歸切切嗚呼靦顏從賊彼何人却把綱常忍
自絕靴狗亦為故主報齊和還斷隱侯舌負心甘笑古
人愚遺臭從今天壤別公豈心邀後世名讀書識得是

字徹此事在公不為難所難尤在公妻妾

邯鄲行有引

乙未仲秋騎馬邯鄲呼女郎涂佐觴詢及知為
江右名族以金變流徙如燕為兵子婦後兵子
陣沒再傳乃至此噫傷已然頃年來吳楚閩粵
如此類亦復不少予為挑燈記其事作邯鄲行
噫獨悲一女子乎哉

八月廿三邯鄲城秋風黃沙馬頭生邯鄲有女南城裏
菡萏欲吐朝霞明依違向我欲有言微見衣褶舊淚痕
郎當似屬不得意落葉滿庭坐黃昏為問女郎年幾許
爺孃更是某鄉土如何流轉值此中更向邯鄲學歌舞

幾番欲說且逡巡羞將姓字向人聞古來生女良足悲
未詳本貫淚先垂吳頭楚尾是妾鄉南昌故郡傳家郎
父母生我年十六等身剛與阿嫂長阿翁遠作嶺南客
阿母深閨頭半白流蘇帳裏繡鸞凰摽梅未賦奠雁闕
將軍姓金名聲桓激變全由獬豸冠公然跋扈生割據
欲將洪都抗長安洪都城內百萬家城頭半載聞吹笳
猶記北軍破城日旌陽觀裏屍如麻惟有紅顏多薄命
縱橫紫駝踏曉鐙曳紅拖綠無哭聲鼓角振入廬山磬
將軍掠我入氊屋手執乳酪傾一斛雙槳直入琵琶洲
聞得長官喜殺戮嬌身隨營渡秦淮戈船又向廣陵開
明眸暗濕青淄道蛾眉浪捲天津來燕市十月大風雪

賤妾馬上聲哽咽將軍言語類烏孫碧眼禿衿刀磨血
對伊不敢念江鄉毳幕魂猶落豫章穿針學刺平壤靴
纖手日作高麗裳雲中一旦干戈起債帥乃是姜家子
河東澤潞黑雲橫上谷漁陽築戰壘長官奉命又出師
手挽弧矢竟不歸阿兄賣妾狹斜巷倚門忍作青樓姬
去冬轉徙邯鄲道香閨日把雙蛾掃群娣勸飾梅花粧
涼州口授是阿媼南商北賈織如梭三河更是老兵多
翡翠簾中春不住珊瑚枕畔淚成波葬愁埋憂無處所
於邑此情共誰語卧榻盡是行路人平明上馬何足數
朅來今日遇使君胡琴欲奏不敢鬧倘得竊附紅拂去
人間省得蘇小墳此言未已潸潸泣華袿珠襦一時濕
醽醁滿貯金叵羅氣結魂消不能執君不見馮家小憐
下鄴臺玉頹委地蘭蕙摧又不見洛陽草迷銅駝日羊
后忽從趙曜來我聞玉河今兩岸桃花李花結成片不
是越女便吳娃銷沉粉黛又何限不聞胭脂來塞北駒
駼盡是傾城色灰飛夢逐向南飀青塚草猶思故國即
如邯鄲一片地千年香粉雜烟霧寶瑟跕屣醉藂臺金
缕華燭歌玉樹香魂鬼哭石麒麟安知不是流落人

白猗公塘產並頭蓮歌

霜華月練白公宅座中蘭燈燕趙客芸窗的的雙紅渠
香風瀲灩動魂魄枯枝婍娜猶含情連理枝上鴛鴦鳴
武安郭外秋塘裏趙家姊妹芙蓉城朱苞紫萼層波綠

帶月娉婷削群玉金釵翠翹簇新粧前者如壓後者蹴
楚腰吳娃同一宮臨春綺閣滿花藂珠迸魚貫相首尾
鶼鶼宿起狎獵風我聞西嶽有峰高揷天建業江上九
華前層層肺腑結菡萏一跗一萼勢宛然何如白家司
馬門前浦煙霧斜橫成三五銀甕芝房不足奇河朔變
作西方土白公金屋絕代人纖歌霏微玳瑁塵攜手香
國氣氤氳珊瑚枕畔石榴裙

朱敬身南歸歌有引

甲申春予同孟津少保王公自伾南下會稽朱
五谿是爲敬身之父與偕抵東昌今太史藉茅
及乃兄太公與敬身躍馬西來劍合邸舍中間
患難險阻靡不共亂後南北信杳且十四年乙
未冬予客燕敬身亦來再晤太史館爲賦此詩
朱郎昔年二十時同我跨馬走亂離鶯築夜喧臨淄道
爪步山頭多戰旗桃花夜半渡江水長鯨鼓浪舟欲圯
拔劍斬蛟彼何人君家是父與是子南[illegible]爲太湖曲
又過六橋訪天竺虎丘寺裏杜鵑紅飛來峰下楊梅熟
是時國變聞鼎湖江左傳有管夷吾一時命昧誇天造
長江南北失雄圖亡命尚見庾丞相死節不聞卞大夫
倉卒乘輿向北來姑蘇臨安一齊開我遂食魚過武昌
君亦採藥入天台歲月如駛十四周夢裏由拳想舊遊
何期雨雪燕山道馬上相逢對蘆溝頭顱蒼黃半不識

各道前事淚沾臆不堪爾我同作客爾髯如戟我頭白
丈夫垂老尚風塵此義毋乃羞巾幗歸謂爾父窮措大
且向戳山深處卧或入宛委探藏書侏儒一飽真可唾

與顧介石登燕臺歌

燕臺碧律漁陽北蜿蜒西拖恒山色雲霄上接天爲黨
平沙漠漠桑乾黑是時顧子雲間來京洛故人誰在哉
我適西馬南陽至相逢把臂共登臺昭王既去郭隗不
回千年老貍夜哭龍媒相與灑酒共徘徊燕雪如掌冷
如鐵薄暮酒酣耳政熱眼中不見十七年此身未老猶
存舌荒原狐兎嘯落霞痛飲且復數暮鴉憶我西南走
萬里上有藤橋之路下有牂牁之水道逢大敵喪偏師

身經百戰濱九死歸來卧疴舊柴荆四海同遊隔弟兄
里門自鎖翟廷尉當朝誰識張然明天涯聚散復今日
連袂相歌復相泣腰裹壯欲鳴芙蓉光未漩西山積翠
鐘聲出羽林健兒吹㬀櫜君不見東南兵氣亂星躔海
上旌旗欲絳天吴趨越絕時見艨艟船又不見夜郎昆
明天外懸雍闓智高相鉤連流官纖長椎髻猺女未息
煙吁嗟乎顧君大夫既不長𡙇勒石入瀚海即當伏波
題柱過日南充國成功歲巳暮伯華封侯年獨少安能
逐逐羸馬緇陌塵龍鍾老死長安道

吴六益歌

長安冬日苦風雪腮毛鬑鬑如蝟結紫貂白狼駔儈兒
紛紛車馬走列缺猩唇麟脯五侯鯖邐床呼盧鬬金穴
藺膏白苧醉擢揄一時造化歸炎熱吴郎三十餘手持
一卷書裋褐體不完皴瘃無完膚沈家學士雅愛才殷
勤手進中山酤吴郎狂呼鯨吞盡一石腰間蒼龍白日
吼霹靂男兒生負抑塞磊落之壯志皇天不易棄七尺
酒酣擊缶歌烏烏手提如意碎珊瑚胸蟠象緯二十八
著述如山窮筆扎左思真後輩張華坐下風孟津巳葬
北邙中大梁無復李空同茫茫海内誰其宗檕拄頷頷
笑禹峰騎驢忽遇銅駝陌全如舊識非生客赤幟王通
多上書制科安能辱李白典鸘鷞沽美酒相與把酒共
登昭王臺歎華表之無存見馬骨之巳朽荆卿樂毅復

何有噫吁戲機雲陸抗之子孫聯袂入洛媿青門雖有
文章安足論彭澤長沙後輕棄柴桑栟縱然折腰賦歸
來八十日曾綰印綬吴郎詞賦動京師草稿不令君相
知雲臺竟不換漁簑傷心父死之謂何

清凉寺作

羅庄古寺臨江干老柏突兀石嶙岏内有篠簜竹十千
因風娟娟蓮座前白菘紅藥互爭妍社燕三月飛翩躚
群衲貝葉豈徒然碑文剝落元宋年咸陽火烈連甘泉
海外金闕自神仙征衫驅馬走麥田沙彌手執籐花箋
鐘聲數杵歇茶烟淮海將軍帶酒眠雲谿綠露榆莢錢
好將墨寶經堂懸黑灰或劫此物傳

將赴湖南宛城留別桑笈雲潘伯

南陽城外芳草生南陽城內班馬鳴酌酒別使君賤子賦南征南去瀟湘一萬里粘天陷日洞庭水怪鳥紛飛猰貐狂槃瓠氣壓三苗壘祝融峰下萬竈烟丞相駐師今五年使君饒具安邊略三輔曾將豺狼縛我今匹馬走長沙殷勤贈我金刀錯我謂使君南陽帝子鄉東都大業見蕭玉寇鄧已去雲臺圯瑯琊人起卧龍岡先朝阨運當百六中原川谷厭人肉青犢銅馬滿西鄂千村萬落聞鬼哭使君新捧璽書來驄騎遙矚紫山隈腩耩車軨生饑殍寒谷陽春今始回桃花落盡黃梅雨子來宛汝我適楚中原相望各欷歔鐃吹聲中閃旗鼓臨岐惜分手對酒不成醺據鞍且莫悵離群書生解作上將軍

曹鬍子行 有引

李皓白齊人與予方外交十年其人多道術雜亂以來江阻南北匆匆不得消息丙申七月復作朱陵遊遇襄陽之曹鬍公採藥侶也走筆贈此幸執此以報皓白且寄訊山靈平安也

衡陽鬍子身姓曹丰骨寒削髩二毛朱陵白露響雲璈道人手執紫玉瓢十年前有方外交依稀玄元皇帝之裔苗其人曰皓白云是山東客燒藥九僊觀半畝蹴遍宅裏年我向祝融遊時值落葉洞庭秋聮袂拍肩赤腳直上岣嶁之上頭耳邊但聞白虎紫象笙歌竽籟之啾啾今別已六年道人不可見我復至衡陽寥天初試雁歘遇鬍踏芒鞋爾何來九仙臺為云南天門外之石船已於前年之六月霹靂列缺夜半開濟上羽人未便歸山中日食蒼耳肥丹竈玄鶴往來飛子與道人掇取作斃衣我欲身跨白驢重經此再看半壁雲霄疋練水

附

公於衡岳南天門外書偈訊石船一峇風雷作破壁飛去其事甚奇道士李皓白載入衡山志湖湘父老至今能言之以為昌黎開雲不是過也因用昌黎謁衡嶽原韻敬誌二首 男 始摶

開雲曾說昌黎公天人相應一氣中文明筆配朱鳥

位嶽靈不得專其雄昔稱幽絕阻中原清淑之氣于焉窮蒙茸探碑到岣嶁猿猱綠樹啼酸風屏翳果見收雲霧自信正直能感通先公繼起南陽後石船白日飛半空當年湖湘繫馬日杖藜三次來祝融秉鞭止在苗獠窟乘槎不夢蓬萊宮筍輿相傍朱陵洞蒼苔屢破丹崖紅維嶽降神信斯語和平神聽鑒厥衷樓船往定九真亂賊壘深入捽鞠躬昆明戰艦鬪鼇鼓潮州鱷浪將無同譬之艤舸萬斛阻陸地舟楫霖雨徒以荒山終不若虛舟破雷電泯然常存造化功名山著作藏巃嵸鑿開混沌開曈曨開雲飛石傳兩公亦如祝融之南紫蓋東

公爲南嶽主人公三至朱陵洞天中七十二峰題詩
遍筆與嶽勢爭豪雄南天門外飛來峰太古以來傳
無窮望之可見不可即三神山遠隔閬風舳艫一一
具維楫徑谿絶而風雲通公時笑語應坦化積氣萬
象還虛空數日居人瞻嶽麓晴雲無翳天融融何來
風雨吼魚龍山腰忽擁馮夷宮鐵瓦迸散浪頭白嶽廟殿用鐵瓦綠樹半碎雷脚紅船之去也符公語信惟神靈啟
其衷韓公有言識神意清明志氣果在躬不然何以
二千載靈貺彷彿鬨雲同我聞天人感應有至理神
物變幻渺難測其終此間已履波濤險何處更收舟
楫功巨槎貫月事荒昧斗牛浮空傳朦朧安得乘槎
一訊銀漢支機石樓船駕楫扶桑東

長沙走筆贈夏人淑

人淑來湘之隈天久旱𣪧而雷花石戍邊黃狐立銅官
渚內老蛟泣烟舟夏口别茫范不見於今六十日郜凌
玉住武昌來書其日下建康建康陵上六朝松鳳臺屹
立華表東中有大士臥白雲隴西元是舊將軍我欲作
書寄此君將子來時可會聞子向凌玉稱弟子大抵雄
文相如似凌玉拓落不得意子尤輕世而肆志君不見
長沙城外吳王墳高處六十有八丈海風吹入赤沙湖
崚嶒直與祝融抗又不見蓬荊深没馬般宮夜來烏烏
走鬼雄登熊湘望百粵我欲驅兵百萬過日南伏波銅
柱只等閑

酉夏客潭乘馬忽死爲招以歌

湖湘十載作戰場元老秉鉞靖遐方少年　天子勤南
顧羽林健兒盡上襄北馬不飲瀟湘水十馬生來九馬
死駿骨高撐吳王臺前日驊騮今蒿萊天廐房星若爲
空馬祖不應雙耳聾昨年賤子來幽并遐盡兩廣無下
乘黃金不惜買莝豆伏櫪但見蘭筋瘦次第化作嶽麓
塵夜半時聞蛟龍鬬昨斃一馬更無敵長途用盡壯時
力艱危幾出虎狼穴十年患難共南國爲馬誓曰鳴鞭
直入昆明池叱咤風雲生權奇朝秣葱嶺夕炎洲麒麟
閣在好爲之如何棄我忽中道振鬣一旦厭水草辰角
昏昏渥洼竭坐歎齧鄰成没滅不信長沙卑濕地三湘
日流汗馬血

郴州拜義帝塚有引

予讀漢史至項王弒義帝竊疑之然漢竟以是
得天下借口實何歟毋亦楚分王諸侯漢亦在
王中故使黥徒殺之推過重瞳觀後來布歸漢
其一證也且項王爲人彊直太公及邦蹻其掌
中數矣皆不殺乃巳立而巳殺之是狐埋之而
狐搰之也其又一證也總是漢見楚王彭城雎
水一戰東歸念厌乃弑帝一事爲誅楚名弁三
老之說亦借之以行其僞者也若小說所傳英

布後身節推九江爲義帝所攝其口授當被弑
之由是漢非楚則反荒唐附會不足據已順治
戊戌十一月以行部入郴得拜義帝塚爲作歌
弔之
泰人哮虎啞山東席捲八荒指顧中藍田戰後丹陽衂
天不授楚社稷空楚王入關無歸日楚人哀之如親戚
世爲楚將項梁死江東忽起重瞳子身倡大義立王孫
手拉亭長拜至尊京索滎陽戰雲矗劉家太公俎上肉
叱咤終屬婦人仁吾翁若翁不忍戮一時雌雄判興亡
老死褒中漢中王乃封義帝楚南疆況是熊繹舊帝鄉
弑帝江中事可疑驪山之徒供指揮巳爲隨何進身地

此意唯有三老知因之假名爲誅楚縞素三軍義旗舉
若果眞爲君父讐豈忘他日啜羹語吁嗟乎淮陰餓夫
跨下兒慶楚王漢亦何癡彭城纔傳魯公首泰關已裂
假王尸世間是非論成敗漢史滅没幾千載鴻門猶不
殺敵國何爭故主苦相害郴陽江上一孤墳銀杏婆娑
葉紛紛我來弔古增惆悵焚詩地下一問君君不見祖
龍鮑魚錮三泉牧兒火底生紫烟長陵深土蕩丘墟漢
家陵寢多玉魚泰然漢然今巳矣帝墓猶在郴山裏

俠士行贈楊海宇 有引

君諱洪弘農人身精悍眉宇深黝聲如巨鐘豪
宕性成慷慨負燕趙之氣幼從異人學書不成
進而學劍人有不平事投分一言輒身許之蘇
張復生不能閒也視金如土人有操是術進者
揮而去之予年四十得遇此君武昌江上今予
年五十四計君年亦且四十即有俠安足施客
曰如禹峰言何以處田光侯嬴輩也海宇方壯
昔荆軻入泰事不成爲小兒所壞必如海宇前
數年吾懼其敗也今海宇若干年矣俠成矣禹
峰曰是也會巳亥四月海宇來衡慰我官邸將
歸郢爲作是歌送之
憶昝作客黃鶴樓正値干戈鼎沸秋前有毒蛇後猛虎
江上窺人不出户鳴臯義士來司州腰下錦囊貯吳鈎

幺麽餘子敢蹀足夜來醉酒看蒯緱十年五度常遊楚
此公流寓漢江渚扁舟南來舊遊散如君無次不相見
今年訪我來朱陵眉宇氣槪何峻嶒相見相歌還相泣
老驥伏櫪長太息男兒書劍兩無成局促轅下困鹽生
或從易水訪荆卿或向大梁謁公子祖龍只作俎上肉
四十斤椎安足齒三杯叵羅罵不平灌夫斂手魏其驚
君不見張儉亡命何曾死笑彼望門輒投止又不見廣
栁車中季布出河東太守無乃是人世難逢司馬遷游
俠作傳豈徒然朝救李陵夕蠶室可憐竟無贖身錢楊
公楊公世兒齷齪何須數緩急人之所時有陰呂飴甥
公孫杵臼或歸晉君或存趙後我昔強壯少年時喜同

烈士談心期一言刎頸何足道酬恩應報軀不肯精力銷亡今老矣談兵說劍猶自喜我有寶刀一贈君結爲白虹氣凌雲陳湯介子彼何人一劍獨成萬里勳滇黔以下兵甲休閩海鯨鯢尚未收將子珍重取封侯勿但輕擲元衡頭

己亥初夏武陵題游漢叟像

蒯履茄衫帶鋒芒山門早下入戰場左右頻顧意徬徨置身忽在牛斗傍神龍三尺飛扶桑群雄汎掃如秕糠驅騎十萬定南荒六詔牂牁一時降指揮八極無陸梁天竺活佛來西方倒騎獅子謁玉皇廣額屠兒象花槍朝發廣陵暮瀟湘何不仗劍來從王麒麟閣上生輝光

大營歌 有引

祁陽北五十里山之北趾素名大營初未審名所自起會己亥六月有蒐軍實之行夜宿郵舍見二碑矗然上鐫宋岳少保題壁遺墨云於紹興二年七月七日蕩寇至此中有復三關迎二帝等語急呼同侶走筆記以長歌公英烈忠憤千古如生廟貌血食久而聿新始臨大營所自書句慷慨永屹南荒諒哉

楚南雄關扼百粵草樹蒙茸迷短碣誰將佛寺作官亭殺氣氤氳泉聲咽有客指我榻邊石鼎贔屭盤拏高三尺剔燈捫苔快讀之奇鬼陰森搏魂魄夜半忽驚少保來萬黿鼉貔貅細柳開手磨盾鼻驅毛穎突兀龍蛇生塵埃我爲一字一叫絕唾手三關犂庭穴湖湘兩廣一時平將軍視之如蠓蠛憶昔宋家南渡時康王承乏纘丕基六龍北去長不返鐵甲中原鼓角悲從此徽欽無消息蟻聚蜂屯多盜賊天心已厭夾馬營璽書不向長江北將軍崛起河朔間三百斤弓左右彎長驅直搗朱仙鎮匹馬奪回太行山從王誓死願不遠九哥原不念慈闈白溝移向江淮去錢塘何須二帝歸將軍血鬬徒爲爾湖南江北多戰壘掃蕩蠻蜑只等閒曹成已縛楊么死幾回問天天茫茫將軍無福死戰場千年罪案莫須有反將逗撓爲藉口黃龍未醉獄吏尊閶闔誰爲呼天門

四壁秋聲響萬竅祝融山捲祁陽郭風雨旌旗常不散紹興七月今如昨

再遊黃鶴樓 以下滇黔集

武昌城俯漢江流萬里烟波與天浮西門截業起孤峰憑空祖搆黃鶴樓 倭跨江邊不知年雲夢洞庭相鈎連馮夷鼓浪陽侯叫噴薄巴蜀帶秦川左攜鳳凰右鸚鵡江漢蜿蜒夾雙股楚王宮殿没荒苔章華南樓作黃土憶昔阿瞞下荊州唾手江東孫仲謀何來舒州一年少頃刻取走華容道涼月臺空字剝落相傳曹公手自作烏林本是舊戰場此事毋迺眞荒唐又如典午南渡中原血劉石紛爭九州裂當時若非陶八州江東安得成

王業長江天塹非偶然六代雄圖恃荊襄何怪當年問
周鼎氣吞吳越郊何強低佪莫思勝國時蟒衣玉帶賜
江湄肘間金印大如斗將軍夜半潯陽走一炬長干烈
火紅夏口武昌復何有開國元年我來遊白骨陰雨聲
啾啾黃鶴時已乘雲去畫角琅璫不知處今來又復十
七年金碧嵌空貯飛仙桃花紅雨亂翠微江山無恙酒
一卮李白騎鯨去不來崔灝題詩安在哉惟有仙棗盤
屈青銅根夜半時聞鐵笛上月臺把酒問同輩往事付
劫灰漢陽樹色半斜暉痛飲爛熳不須歸

湘鄉懷褚僕射

隋鹿競走唐龍躍太原忽起霸王略汾陽文水百里間

荊州都督武士彠爰產妖狐傾唐宗紅顏天子竄宮中
豈知昭儀即禍水燕尾龍漦涸甄公是時寵幸壓群婢
冊立厥后維武氏敬宗義府彼何人英國胡爲亦爾爾
惟公尚書司喉舌臣不奉詔心如鐵正色危論死不懼
御衣難浣侍中血屛後媚娘恣震怒此獠斧鉞何足汙
正直古來禦魑魅爲君遂起潭州路潭州去國三千里
左者蠻窟右苗壘不少忠義作比鄰三閭洛陽常居此
後來宸妃亂天下國老吞聲侍從啞王孫肉俎海內殘
幾使晉陽屋其社惟公灼見稱先知遷流應過楚江湄
豐碑不泐潭督字湘水常流洗墨池

靖州戰場歌

靖州城褱萬山中四面斗絕削青銅西南險扼滇黔路
控引百粵犄湘東蒼崖詰曲猺苗窟密箐楂枒蟣蝨藪
順治戊子時仲夏我來道經茲城下時方秉鉞過牂牁
臂挽雕弧身躍馬是夜霹靂列缺紅銀河倒注長江瀉
主人堅卧公廨中銅鐎澌箭響玲瓏密聞邏卒相偶語
降將反側陳友龍蜂屯蟻聚成三匝青犢銕脛何縱橫
維時主人拔劍起重鎧竟據西門壘喧豗砲火走雷霆
流矢直射女牆裏懸梯蒙盾相肉薄突騎奔騰山欲圮
頃刻孤城勢且隳元戎揮戈陷重圍帳下將軍奪槊舞
先登叱咤陣雲飛（謂中軍張自強）人馬辟易輒數里僵尸如麻南
山陲驚沙斷鏃寶刀折雄溪水漲桃花血闌外武裏三

皷戰江上康樂八公捷何須更勤武岡銘從今迅掃飛
山穴旋軍且復去潭州拂衣我尋歸蒐裘自此湖南重
割據邵陵以西干戈稠　今皇御極之戊戌輿圖始將
舊地收萬里滇黔成破竹六詔夜郎一時復異姓真王
鎮南中剖符通壐設司牧庚子我捧藩使檄再向靖州
城內宿登臨恰是舊戰場低回憶昔淚沾裳傷亡將士
猶堪念軍諮祭酒何淼范（書記謂陶生副將賀進才）感茲歲月成飛電
彈指何堪十四霜人生封侯貴及壯老去蹉跎鬢已蒼
吁嗟乎登臨恰是舊戰場

靖州戰場歌 再

憶昔順治戊子年持節夜郎稱使者手挽神物三尺寒

破賊靖州城之下組練霜飛鐵馬雄黎平天柱草木風
桃花繡澁寶刀血百萬鯨鯢空其穴自笑功高不受賞
歸來遂作五湖長此事距今十三秋飛揚跋扈成白頭
無端又作昆明遊風雨瀟瀟入靖州靖州城外舊戰壘
白骨如山京觀在婆娑長劍感年華一官此日復天涯
英雄往日思廣武白馬將軍眞貔虎烈士壯心良不已
投鞭欲斷金沙水博取侯印大如斗重來痛飲靖州酒

沅州太守歌

沅州太守年二十朗朗玉山照人立胸藏異書三萬卷
匣底芙蓉風雨泣前年親捧皇帝書剖符直下南粵國
今年仗節入沅州五馬驊騮黃金勒我來驅車過昆明

榴花爛熳沅州城欣逢使君呼大白滿酌叵羅兼晨夕
把臂問使君因子念匡嶽匡嶽廼是吾家物東南青峰
虧雲日下有萬里之長江五老香鑪風蕭瑟何時與子
策杖共踏廬山第一峰酹酒問天公如此矹硉挺起八
萬丈矯首直入斗牛宮崑崙西來蓬島東何遂不與五
嶽並稱中國雄

贈房遊擊光先 沅州

房公偉岸天下奇盧龍塞上產英姿十歲跨馬落皁鵰
翻飛上下捷於猱恥學書生記姓名一匣秋水鸊鵜成
霜華烜烜走上國面受方略入金城姑臧上邽連沙磧
青兕豪豬左右射元昊沒滅失游魂居胥瀚海白草昏

千金寶裝珊瑚鞭安西都護勒燕然我聞公入玉關時
皓首父老雙泪垂開邊不少馮奉世遠略擬同皇甫規
天子南顧念蠻方將軍爲我定遐荒而今滇黔新開闢
洞蠻餘孽尚充斥我聞湖南表開府甲兵藏胸手霹靂
前矛後勁侍中權房公膽略萬人先吁嗟乎旣稱膽略
萬人先天子何不喚取親築壇

綏寧歌

萬山矹硉草樹綠綏寧城郭傍山谷西征鐵騎如雲屯
飛鞚與翦日轉轂令君饒具揮霍才手洴霹靂心春臺
簿書之暇左右射撫字心勞靡晝夜憶我前年客長沙
與君共醉馬侯家馬侯吳鈎三尺水天下人呼馬鷂子

威名曾著光祿城上谷雲中無全壘將軍雅慕令君名
桓公幕底羅郗生設策直下牂牁渡前軍今已過昆明
令君左手搴螯弧右手連發金僕姑笑謂老兵不足爲
美錦學製楚疆垂彈丸黑子多棘把銅符握手瘡痍起
楓門樟嶺蕺蟣蝨相傳廼是槃瓠宅猺姬攜鼓舞蹲蹲
公堂野謳獻瓦盆我來持節過滇池羊腸牛角走厜巖
得公醉我武岡酒時維四月梅雨後丈夫及壯當封侯
開疆須到西海頭樓蘭鄯善復何有緬甸交趾爲君取
行矣勉之好加餐我欲攜君上雲南

關嶺歌

關嶺在何許廼在晉定之西南萬山矹硉嵯岈最高處

猿玃號啼鵂鶹愁倒退長蛇死猛虎哀牢緬甸接夜郎羅鬼花苗自君王隔斷中華幾萬里天產雲漢作壁壘憶昔雍闓亂南中虎豹蠍關蠛蠓藪漢家丞相前後出師表迺遣河東將種關索爲前導將軍手握金僕姑陷陣先登萬馬趨嶺上一時失枝梧鐵鎖金沙重開昆明圖丞相因成擒縱烈益州振起富強業至今蜀漢歷千年山腰猶存馬跑泉飛流濺沫萬頃碧古樹陰森響霹靂穹然山椒半畝宮野老俎豆歲時同孫曹霸業久澌滅西川王氣亦銷歇惟有此嶺長存天地間將軍姓字日月懸

滇中歌

我聞且蘭以西哀牢國盤羊烏櫳古重譯蒼牛叩頭馬搏頰鹿崩狼荒少人迹劉徹皇帝事開闢麇泠桑關來獻馘厥降左擔成通塗漏江盤町歸疆場牂牁既定益州開金沙朱提互崔巍天馬胎銅一時至光珠琥珀滾滾來相去中原一萬里浪泊林邑連交趾范王城上好樓閣丹碧照耀日南水晉宋以還多叛服金標鐵柱變陵谷曾聞征南敗九真未見元嘉斬區粟只今　天子還孝武陳師直下永昌府計功不少龍編侯滕家都護何足數葉榆江潤蜻蛉寒楊邁金登瑪瑙盤剖符應須到越裳文淵近已鑿南塘

庚子秋昆明池上同楊筠伯談及太原舊事爲作

太原歌事在癸未距今十八年矣

管涔山接飛狐塞馬邑南來剪桐國腰章手板憶昔年珊瑚寶玦黃金勒種花會遍沮洳場敢謂彈琴不下堂貞觀社稷餘霜草開皇宮殿下夕陽爾時寇盜正充斥故鄉南望黃流隔河伯纂入梁王臺洛陽城內戰骨白太原風物遊冶兒玉簫金管擅歌吹中有一人最艷者手搊琵琶低雙眉流蘇帳裏琥珀酒藐姑山色汾河柳人間別有溫柔鄉玉環飛燕彼何有挹蘭把蕙無終極快意當前莫虛擲大藥曾不駐紅顏千金難換此一夕潼關一夜羽書催殽函風雨二陵來歘見鐵騎迷上黨銅鞮絳闕一時開樂極悲來繁華歇風風雨雨鶼鶼別

九仙臺畔銷魂時二月楊花腸斷絕馬首東征走萬山重圍幾陷虎豹關大行阻絕羊腸路雁門不見有書還此後滄桑幾歲月墨綬丁年今華髮徒勞舊夢憶并州金徽難續菱花缺自憐玉關人空老無端更出牂牁道昆明池水三百頃西南萬里傷懷抱東川使者楊筠伯自言舊作晉陽客越石樓邊每對酒戎襠新粧姘袖窄猶記慇懃問姓名雙眸珠下淚如傾可憐明月凌井驛石門關上度曲聲萬事灰飛中申巾長絲秋院鎖梧桐不堪回首少年遊晉陽耆舊鬼啾啾

黎平行 庚子

甲申三月燕京變賊騎突入明光殿未央鐘杳斷嵩呼

鼎湖龍去如飛電薄海不聞勤王師大廈曾無一木支
四鎮甘爲守戶犬百官盡作澤中麋黎平秉鉞在江漢
精忠直與秋霜貫灑血躍馬誓蒸徒前編後伍出勝算
亡何良玉尸居餘部下健兒半賊渠三軍何自虎變鼠
終日戀食武昌魚五馬浮江成南渡建業忽啟行在路
玉帛爭耀三山明旌旗乍遶六朝樹一時僕隸化侯王
宰相何人馬貴陽羊頭都尉騰關內狗尾公然列成行
是時三秦邊報急商於鄖鄧皆充斥盧循欲向海上去
黃巢竟掃關中迹左卒聞之膽已寒橫江舳艫卸馬鞍
潯陽秋浦烽烟起千里長干一時殘先是公駐貢院裏
老兵夜半迫公起亂箭如蝗射公庭踴身躍入江漢水
樊口豬山江水紅公遂藏身菰蘆中召號湖南多義士
還期捲土來江東人傳叔寶已北去王謝燕子迷舊處
兩王繼立甌粵間黎平公爲借前箸南陽纔罷衡陽興
武岡邸第楓木平一夜西風傳漏箭郭外喧闐鐵馬聲
鼠頭國舅劉承胤肉袒牽羊來相迎君王夜出延秋門
絹輦柴車路蹭蹬黎平百折氣難回險阻艱難何壯哉
枋頭輜重棄不顧順昌旗幟捲復開零陵桂陽成唾手
三軍爛醉湘潭酒忠孝難全壯士心忍學王陵棄阿母
更番江上萬貔貅三匝危城裹戍樓一劍猶傳姜維膽
千里自行王琳頭嗚呼黎平何處是乃是中國西南彝
羅施鬼國三苗壘星文遠接荆梁域夜郎直下牂牁水

大澤深山產龍蛇五開衛裏君侯家百年間氣鍾羅甸
長城萬里蹐星沙

貴陽行

匹馬崎嶇貴陽道萬里巑岏多苗獠赤社何人撞破之
纖兒曾說馬閣老憶昔先朝國變初白水還剖赤帝符
維君隻手扶日轂江左想像曾夷吾如何大節從中攺
胡賈公然居鼎鼐一麾閣部去揚州大小官爵惟視賄
深宮終日醉長星未央宮殿白日扃宰相堂中無政事
栁揷羊車且莫停是時江東晏安極忘卻神州舊社稷
豈知將軍從天下一時交壓江南北貴陽左右失枝梧
飽裝珠玉過西湖金陵城大不須戰六代烟花失三吳
抱頭遠遁錢塘去拖卻君王不知處山陰道中跋馬看
驃騎已奪前旌路黃金如山不贖身先後徒爲兩截人
前身未是賈秋壑今日忽逢鄭虎臣嗟嗟貨貝亦何益
國老當年空定策半壁山河擲等閒鐵甕金山自潮汐
我今攬轡過君里黎平一樣龍從起銅鼓石門下夕陽
界河奔跳烏江水黎平未與白馬盟猶能報國誓忠貞
君當洮額見黎平慇懃不共彥回生至今人歌石頭城

滇陽送徐養心歸思南歌 有引

公黔人壬午鄉薦汀州之役爰走東粵晉太常
奉使楚左遷永昌少選轉滇中督學會 今上
之十六年王師三路入公念天命有歸謁軍門

復疏原官如故既而以他事去余庚子夏秋得
交公家弟駿閒座上同人多作詩送之余爲長
言用弁驪歌之首
黔州荒徼西南角萬山崩峁青銅削隔斷中國三萬里
丹砂筆竹黃金錯秦漢以還不曾開道路嵯岈虎豹回
中間光怪藏不住每在巉壑最深處曩者事在甲申中
黎平忽起湘潭公洞庭波浪瀟湘潤照見碧血懸丹衷
國家養士三百載臨危幸有黎平在人言紫袍花苗是
鬼方自此人去無復夢見舊封疆我友徐養心磊砢負
奇襟自稱生長思南窗箐與長林仰天拔劍來東溟三
尺秋水臓血腥覩藩自起無諸國手把牛斗氣縱橫萬
星墜落溟渤地無端遂有汀州事披衣夜半望羅浮嶺
外王孫天際頭是時公爲小司馬九眞奉表來闕下亡
何汲黯去淮陽迤邐君亦過永昌哀牢山下孔雀呼再
見中郎下城都西南文教漢武帝池上石鯨近有無於
鑠　今皇十六歲乃簡名王下雲貴將軍親統三路師
鐵鎖橋邊耀旌旗公乃披裼謁軍門萬卷圖書山色昏
維時草詔專封拜將軍由來制閫外還將祭酒領諸生
未許英雄論成敗私心未敢負猿鶴乃憶白鷺洲前之
舊郭我聞昔者田疇隱徐無自言身賣盧龍圖老死田
間不願仕如君毋乃斯人徒又如襄陽龐處士景升百
計不能取攜將妻子臥鹿門至今高名照漢水噫吁嘻
徐君弗復吵嚘悵離群種瓜蚤學青門客射虎只憶故
將軍短箠三尺黔陽道青螺却向山中老

讀史亭詩集卷十·終

南陽彭而述禹峯甫

七言古詩三

歸化寺歌庚子初冬

金馬山腰歸化寺雲城咫尺連東北崔巍殿閣何年置
虬龍盤拏鬱松柏朝霞掩映光玲瓏簾牙詰曲荼花紅
回廊飛榭不知數靈文樹木解翻風石梯蹭蹬寒蒼竹
僧敲木魚狎豕鹿紫薇皺瘃玳瑁偃梧桐倒掛鸚鵡綠
憶昔勝國成化時金仙此地剏初基山河已往將軍去
今餘贔屭照壓扆門前車馬如流水狐兎悲嗥梁王壘
前朝戰馬麓川功半入昆明黑刦裏此地古來鄰西域

葱嶺雪山相扼塞蓮花初產阿育王風壤實接衆香國
十餘年來鐵鏑鳴髑髏化作沙蟲聲李潅郭多相繼起
陳餘張耳接踵生雄心霸業徒灰滅六詔山河亦崩裂
陸賈元通大夫璽臨邛今建中郎節往事滄桑不足論
花開木落幾黃昏高車大纛何處去亭午荒山寺閉門

四戰歌有引辛丑四日作

孫李據滇凡三戰一保寧爲劉文秀被我師大
創而奔一廣西爲李定國定南王敗績死之一
草橋亦定國我師復少挫時主兵者皆孫可望
迨後兩雄不睦肉俎所事孫發黔省李自滇接
戰交水孫敗來歸滇南事以去此自爲戰也不
與我戰之數其他辰常諸戰不盡載至於羅炎
磨盤此敗亡之餘不足錄也繫馬昆明覽前王
之遺邸感梟雄之舊事爲作是歌

一保寧

褒斜左擔蜀山路杜鵑啼血鬼哭雨錦江玉壘蔽蟣蝨
割據白帝藏金虎將軍十萬走城都內江外江一時渡
是時孫渠據南中拔劍斫案氣如虹爲遣三軍敵甲冑
鑿出凶門劉文秀晝夜兼行三百里塹山堙谷築壁壘
窮追鏖戰保寧城千山落日草木腥南兵帶甲捲土來
黃金匼匝錦雲堆北軍齊栗呼風雷虎豹戰栗終南摧
將軍躍馬親搦戰朔方健兒好弓箭西洋火砲武剛車

迅掃南兵如飛電南兵象馬積如陵夔門劍閣積屍平
君不見甲申大戰關東日唾手堪擒李自成嗚呼一戰
兮戰正酣應憑長劍掃雲南

二廣西

獨秀嵾天天五尺黃沙白晝走霹靂玀玀跨象湧山來
一隻可當萬人敵飛弩毒矢如風疾銅騎金甲山嘶日
名王劇戰鐵衣紅宮中火烈星流空孤城援絕城已摧
寶玉金章付刦灰左嬪右嬙同時死嶺南眞見鐵漢子
嗚呼二戰兮戰數奇千古英魂百粵陲

三草橋

祝融南去雁峰迴蒸湘水對寺門開月冷草枯霜華夜

白骨烏烏逼人來使君問前路乃是南北交鋒舊戰處
我馬躑躅掘地鳴我僕膽悸不欲行使君仔細聽耳邊
微聞刀槊劍戟百萬金鐵人馬踏籍之行聲憶昔兩軍
相當時旌旗蔽天閃曦兕南鬼煩冤北鬼哭交趾毋象
大如屋百粵烏鎗三韓箭獅子吐火元黃戰飛鏃蝗霧
捲長沙烏食人肉亂如麻東珠璀璨嵌兜鍪千金竟賺
大王頭嗚呼三戰兮戰不利南楚賴有長江蔽

四交水

郭李自相傾陳張乃隙終二物不並大神位生巨慾中
原自失咸陽鹿么麼餘子相徵逐西川割據彼何人腰
領灰滅空碌碌孫李抱頭如竄鼠穴此西南一塊土不

甘老死棘疊中假借朱陵擁共主牂牁江上豎壁壘十
年喝斷五溪水人謂葛相將復生豈知朱溫特未死囚
繫安龍空怨嗟後世莫生帝王家刎頸忽爾結深仇二
子治兵交水頭大兒側目雲南府手屠龍孫梟龍子次
兒揮刄板橋東誓死不肎㑥乃公虎豹股栗天地黯秦
王晉王來酣戰一成一敗彼此分十萬枯骸性命賤遺
矢斷戟沙場鐵斑花土繡壯士血停鞭下馬繫長亭道
傍遺老爲我說是日東南風正急秦軍大刓寶刀折秦
王帳下曹無傷夜半曾將軍情洩秦王塌翼望東行晉
亦跋馬回昆明嗚呼四戰兮戰相伐滇黔萬里歸職方

白水行

先帝升遐十八年　今皇龍飛之二月賤子驅車雲南
來新捧簡書入西粵是時六軍尚駐滇雕弓羽箭滿市
廛積藁白粲相鎰屬東南水陸飛金錢滇田磽确歲一
穀既要一丘租一斛閭左烟寒狐兎嗥破屋微聞寡婦
哭板橋南來白水渡衰草頑山無一樹頹垣廢堡兩家
村中存一線行人路我友南寧長其人涅伯建蒼頭持
書夜半來驚心陂陀見于思書前何所有爲言江夏别
今是五載後書中何所見廼言求我詩勝當百疋絹嗚
呼伯建抑何癡我詩何能萬古垂只今聖人漢武帝遠
略開拓西南彝笑我隨人徒碌碌僅能百日醉昆池昔
者陸賈好詩書趙佗一言九郡歸司馬相如善爲文中

郎持節開滇雲世知二子能文士豈知二子所長殊不
在此我何人斯所遊之地廼與古人期君不見雞狗之
血飲銅盤縱羅千人不能救邯鄲丈夫有權能救世文
章無命工徒然周絳侯霍子孟一朝將相功業天地間
李杜萬丈光芒知何用

貴州晤王樸齋 名鐵山東人 辛丑三月

王郎鬚髯天下奇蝟毛磔磔飛黃絲駿骨崚嶒華不注
雄風嵷起東海陲嶔嶔芙蓉寶玉鳴夜半光寒斗牛橫
自昔跨馬走長安諸侯上公盡交歡坐中朱亥邯鄲椎
洛陽劇孟爭追隨尊前不顧尚書期灌夫季布大小兒
一麾車蓋來江楚手拉滕王親致語有酒頻澆陶太尉

華子魚輩不足數趙尉嶺南尚阻兵璽書曾聞致陸生回首還開牂牁道夜郎鬼國一時掃僕也遠從六詔來把臂筆竹城之隈拔劍砍地讀君詩如同鉅鹿酣戰時犵狫烏苗皆破膽蠻王長跪前致辭天涯知己惜分手驪歌莫問旗亭酒桂林山色蒼梧雲鷓鴣陰雨不堪聞貴陽芳草三月暮不知何地更逢君

都勻歌

貴陽使者河東客貌姑山青沁水白風節華胄振箕裘廿八羅胸天地窄亂裏一官走豫章詞源爭如九派長爾時侯景窺江左適值蘇峻起溧陽公視此物如蠓蠛王維官受祿山爵翻身跳入蒼梧雲手捧金冊朝。至尊經略丞相受命方南征將子署爲老參軍既定五谿夜郎旋開西南君長相率俱來我前捧檄入六詔邂逅逢君劍南道今日單車入桂林相逢舊邸夜雨深予亦有命入西秦脫手相贈雙南金黯銷魂惜分手寒雲幕幕黔中梛我作嶺表客子狎關內侯瘡痍滿眼羽書未休丈夫不爲稻糧謀茫茫別恨水西頭

武岡雙杏行 有引

晉陶士行令武岡植雙杏幹大如囷數十圍高準是年來皮枝剝落薛棲其上生意枯焦約二千年物矣守浙東吳六吉作甓護之予自滇藩移粵經此地爲作歌

陶公手植樹雙株輪囷杈枒山岳扶兩雄並霸西南角倚斜排蕩神焦枯龍虎攫拏蛟螭走赤膊擬向雲霄趨骨皮皴瘃蟻子穴蔵㹀蘿蘚生積鐵老烏將雛巢絕巔風雨飄搖不肯折勾吳太守來浙東爰爲甓砌護厥躬宮墻咫尺分俎豆如睹典刑永嘉中盤根直節二千載秋霜烈日陶公在豈知前此十五年大物一旦蝕光彩禿頂還搖祝融雲怒號拔起洞庭君古柏何數孔明廟大樹俄失馮將軍我爲婆娑坐其下古氣森沉迷朱夏酹酒還澆陶八州一木眞堪支大厦憶昔司馬江左時上下南北羽書馳棟折梁摧鐘簴覆一時將相失枝梧惟公灑血誓登舟掃蕩宮闕見石頭自此秣陵一塊（去聲）土得公再奠成安堵溫家太眞絕裾來與公提攜心良苦睹物思人轉惆悵晉室安攘存亡葛藟猶能庇本根柱石如公豈可忘君看此物豈無神歷代撐持亦有因樛枝遠蔭長沙墓萬劫常留天地春（宮墻句以陶祀學宮故云）

中秋小集

看月難得值中秋況復中秋在嶺頭石渠婆娑菡萏舞天涯兄弟飛觥籌觥籌交錯還度曲胭脂花對幽篁綠琥珀瀲灧玳瑁紅蘭膏明滅漏聲促座中已見月華升玉盤飛出五嶺東山河大地水晶裏冰綃誤入廣寒宮桂林勻谿更盈盈一尊爛熳越王城今宵得遇故鄉月故鄉爭如此月明昨年此日遊昆海金尊玉斝僰僮外

今年匹馬走粵山良夜兼逢知已在人生百年已過半十載飄零客異縣日前黃菊又將開昨日初聞北來雁問君何事還不樂欲駐紅顏無大藥君不見獨秀山頭落葉紛向來歌舞石榴裙至今高臺一任麋鹿遊夜半古木響鵂鶹

石將軍歌有引

將軍號荊山吾鄧人爲予表姪與予鄉社相望同作諸生既見中原多事棄去豪於酒能度曲精騎射廣交遊不復事生人產鄉人不知也獨予知之今　興朝定鼎名王南下謁軍門得爲虎賁亭障涼州再遊河間會辛丑予遊西粵將

軍亦以是年分幕桂林隸撫軍戲下相見如夢計予別將軍且二十年棲遲嶺外故鄉親串來希幸得將軍杯酒道舊破塊壘亦佳話矣重九飲將軍別業芙蓉花下陶然盡醉走筆爲石將軍歌次日即將軍誕晨爲將軍壽

將軍天資原磊落少年不受諸生縛雕弓羽箭常在腰唾手欲取封侯爵每讀衛霍諸人傳將軍擊節口稱善大夫何事不戎軒安能鬱鬱長貧賤將軍跨馬出門去回首曾無妻孥慮眞王承制下江南適遇前麾鄢郢處將軍獻策軍門喜天吳朱鳳賜衣美從此將軍稱愛將羽林金吾各相讓一麾鹵薄走西涼天下精兵古戰場

姑臧城外草迷離將軍每日射黃羊牙纛再領漁陽騎雲中上谷畫角吹將軍宻佐中丞幕易京樓臺不用戰維時　皇帝南顧問西粵近來不閉長沙鐵趙佗呂嘉亂既定漢家竟啟日南郡本朝兵力全勝時將軍爲我勒銘直至南海陲將軍謝曰惟　天子聖且仁鼻飲川浴敢不臣坐見國王竪旗降象馬從此不敢再飲富良江昨日朱夏信使來接踵稽顙拜中台海貝瓔珞貢上國交趾今已安反側我聞將軍攜有西涼綠葡萄此物釀酒令人飲之膽氣豪將軍明日是懸弧帳下壯士各爲將軍盡一瓢滿堂客醉芙蓉花況我與君相遇在天涯此花爛熳迷五色手持琉璃貯琥珀酹酒伏波山爲

問新息侯英雄仗劍萬里邊蠻方何須更憶馬少游

觀察黃抑公山室歌有引

室甫成納以書帖四壁粉堊綺疏霧縠疑在玉壺階池甓砌蒔秋菊百本甆甌置短垣上略經布置雜花稱是最後湧高臺周望四遠桂林萬山揖拱几席如聞謦欬笑謂抑老誰謂公廉半畝之宮載千笋來矣同藩伯德輝學憲紫雲爲作歌落之

黃公嗜山眞癖絕一圍幾欲藏百粵百粵奇山在都會珠聯璧合各引類黃公學得縮地術以之縮山無不足觀察署內有隙地公欲看山巧布置幾回度土事經營

要領當無過此處公爲築室兼築垣辛夷作柱竹作門
生平尤愛柴桑客五色菊花種百盆蘭蕙不須更計畹
短松禿如鉸刀剪栒杞茉莉相後先橘柚垂垂帶橄欖
石丈層臺如人立牕紗凝烟晚照碧酒熟忽逢嘉客來
拉客看山一登臺臺上山光杯中落片片青山供大嚼
巳羨臺成驅山鞭更許山作下酒物我聞君住東南海
國城武夷山高參斗橫綿亘磅礴八百里萬丈瀑布噴
雪水此山眞可作兒孫君胡爲乎置之前軒與後軒黃
公謂我君其謬看山何必似家山況夫粵山原與甌山
連十年薄宦風塵老是山皆可破愁顏有酒不妨對山
酌無山有酒亦自樂但須對酒讀君詩何必千峰與萬

壑

西粵胡方伯歌 有引

方伯字德輝武定人太翁博極群書屢困名場
教甚嚴方伯奇穎又能彎弓馬步射會值鼎造
方伯以髫歲遐人考上第筮仕昌平擢陽和晉
河東兵巡所在稱治旣廼歷三秦二東及兩
浙藩臬當一面犖犖有聲最後有西粵之遊歷
今官西粵接滇黔巨猾方殄國新立飛輓仰給
他郡公咄嗟而辦語曰山東宰相自漢巳然今
聖人起東海密邇豐沛又其時矣旦夕借公中
書籌畫天下事有如此粵又或以公兼資之材
俾以方虎之任豈韓范諸君子所得常美於昔
哉辛丑重九後二日爲公攬揆期爰壽之以酒
作爲是歌或者曰公年方強仕春秋正富衍爲
大年此不足爲公壽解之者曰太翁方康強天
子方南顧側席而求壽公者壽國家也

天產鬱葱作百粵中國五嶺相隔絕漢家帝子逞雄才
萬里車書朝北闕自此列入王會圖明珠翡翠走番禺
馬人龍户來稽顙春秋冠帶盡蒼梧勝國末葉邊塵起
寇盜縱橫豎戰壘荔城象郡竟甌脫編民化作灘江水
今皇御極再興師城内無人只健兒況兼猺寇蔽蟣蝨
尚主時復報反側爾時徭兵兼象陣日南猶未復九郡

蓼擾如此蒼生何家臣何以佐轉運 天子詔公惟舊
臣爾其爲我氣九眞牙錄未巳漏鼓歇節樓蘭膏正明
滅舢艫銜尾到江頭眞界黃金地上流驍騰士馬嶺南
道貔貅日增十萬竈前日交州新入貢手挾芝房兼銀
甕行省威名入雕題會見侍子來親送同時撫軍亦雄
略與君夜半相咨度石田椎髻種菑畬猺狫獞女把犁
鋤我思關中王業首蕭相汗馬曾不敵轉餉古之方伯
總六師豈如後世區區但度支坐看節鉞下期門整頓
乾坤報 至尊男兒致身將相未四十爲君東取朝鮮
西崑崙

又方伯詞 代

我公起家燕趙邊營平鎖鑰雲中守迄今馬邑雁門間
亭障威名常在口晝戰再爲蒲坂行藐姑山色黃河聲
巳收潼關百二險還下山東七十城前騶一問無諸國
鼇眼射波海天黑談笑收拾兩浙中東南再定蛟龍宅
帝念嶺表在天末爲報呂家新受縛陸梁密邇接滇黔
惟爾爲我定亂略今者四海貢車書皇輿猶似建元初
屹屹方嶽在南陲何須更煩十萬師伊余三度從君遊
前者齊晉今嶺頭菊花爍爍照金甌况逢桑蓬懸節樓
滿斟椰酒爲君酌蕭蕭黃葉尊前落男兒及壯當封侯
高密早受元公爵

藤峽弔古

造物亦知地維缺胚胎東南忽而結交廣風氣接炎洲
海氣噴薄凝積鐵綿亘延袤六百里高入層雲下無底
蒼梧雲氣貫其中潯陽江水勢砰訇兩山巖業劃然開
鴻荒以前斷絕人煙不往來中有猺獠常居此鳥言卉
服椎髻而漆齒藥弩火箭不離身芥蔕報復日斷斷有
藤何來罷如輪牽橋百丈渡行人屠牛刑馬喜戰伐往
往憑覘大藤峽縣官不敢問里正且莫瞋磨牙吮血相
鏖戰左韃右橐解弄兵我思成化正德年中葉嶺南蟻
聚奮螳臂矯命昔見儂智高抗衡欲學南海尉三十年
中變三起爾時土木禍初巳前有韓雍後蔡經中間底
定王文成王公但借田州兵餘威恐喝八塞平蔡經亦

用萬達策公丁猖獗不可得惟有韓公爲其難爾時賊
巳煽亂兩朝間攻蹢郡邑無虛日朝議洶洶日顧南韓
公用兵尤奇絕十七萬人八道入虎穴决策不遺新會
丞立斬指揮何足説此事去今幾百年戰功猶在嶺人
傳樵子陰雨拾斷鏃沙場尚帶土繡綠我聞近日峽人
耕作稠估客時通魚鹽舟歲歲伏臘祭三公膜拜獻牲
一與祖先同如何當時朝廷賞獨薄威寧靖遠偏獵五
等爵歎息爾時監軍無中官致令此事封拜獨寂寞

秋日灕江東龍隱寺讀磨崖元祐黨人碑

桂林城外灕江東巉巖陰森藏古寺青壁蜿蜒走雲霞
魚蟲剝落前朝字萬木蕭疏一氣中英魂高叫老蛟宮

手掃蒼苔認邊傍雙眼模糊失光芒石顴澁繡復積鐵
懸鉞垂露半磨滅薜荔綠沉元祐人雷雨陰垂皇宋碣
司馬君實來洛中看山伊水相率從最後忽出黃豫章
細尋惟遺米襄陽勁節高風不可見金繒社稷元黃戰
蔡家父子何披猖三百九人開生面當時石工彼何人
朝堂不懼丞相嗔至今嶺表蒼梧地想見諸臣瘴癘身
或竄或逐威福歇富貴繁華如掘閱力能禁錮及終身
豈知史冊光日月汴水東流艮嶽圯花石君臣今巳矣
舉目不見宋乾坤諸君姓字空山裏

秋日拜伏波祠同抑公德輝紫雲諸君

伏波山接桂林城孤峰突起揷雲表黃葉蕭槭虎豹蹲

峻嶒獨歷廣南道我來繫馬値秋晨想見將軍百戰身
鬚眉欲動劍花落舊是當年戞鑠人將軍去此幾千載
俎豆依然血食在只今輿國文身地歲時伏臘常不改
灕水東流此山存蠻風瘴雨幾朝昏祠下松杉烟漠漠
祠上芙蓉萬仞削回首中原望雲臺不見當時功臣閣

再拜伏波祠作歌

漢家世祖中興日交趾猶稱漢郡縣美兵忽起兩女子
帝遣將軍爲定亂將軍秉鉞號伏波手揮日南萬里戈
朱崖九眞歸底定浪泊西里幾戰勝桂林是時交州之
北門灕江煙鎖暮雲昏孤峰蜿蜒傍江起上入青冥下
無底有洞劃然向北開人言此地將軍還珠來此山因
以伏波名萬丈雄峰湧出蓮花臺將軍一去無消息此
山挺立百粵常與天地無終極歲歲蕉黃荔子紅野棠
間雜木芙蓉遙望中州三十六人雲臺何處是烟樹范
茫但一氣酹酒問將軍當時火德欲熸赤龍未興隴蜀
紛紛各問鼎赤眉盆子據關中如何識得眞人出白水
遨遊二帝意獨在東我聞至今安南國黍稷馨香烹羊
釃酒欲報將軍德將軍神靈著南海將軍名姓光史冊
椒房不宥貯南宮卻恐丹青污顏色

全州道中聽松歌

全陽古松夾道立森陰虧蔽無雲日楂枒遙接蒼梧嵐
千年青翠何鬱律蛟挐虎攫枝撑幽炎天白日藏鵂鶹

牙蘗盤屈青銅根九嶷雲氣頂邊浮客行六月安南道
回廊曲榭恣窈窕鏜鞳忽從車耳生響像弁互不可曉
百萬鐵騎頃刻變昆陽鉅鹿互鏖戰鐃歌鹵薄鼓吹兒
又如雄王獻捷告廟時匡廬瀑布錢塘潮渤澥横流海
怪號彭蠡洞庭環左右銀河倒注雪山高久之微聞雅
奏出髣髴周郎來度曲崗主蠻腰柘枝舞秦箏趙瑟斷
復續神魄恍惚聲聞歇如醉如癡不可說車殆馬煩人
忽蘇廼覺此身在百粵萬木何獨松有聲萬木獨啞爾
獨鳴松爲人語辭則恭千百萬株化作龍漱秦大夫何
能爾向者不見大王風

桂林行

西南風土古百粵城外山身何稠疊歷落巉嵯相結聯
蒻苴蓮花生鑌鐵下有鬱藍萬里之灕江想見當時下
瀨纔辛夷花發虞帝祠古柏笙篁無歇時朱門舊邸青
燐走訓狐夜啼雨垂垂憶昔六師號專征此地曾經兩
用兵山川糜爛無耆舊一時猰貐漏南寧滇黔近日雖
收復閭左尚鬨寡婦哭僮狑尋戈相仇殺民間更無半
間屋饒有菴閭屯蟣虱鴻雁依然在中澤米船啣尾括
東南鳴榔猶覺九江窄近日部氓亦徵租公府文牒滿
蒼梧磽确新穀纔上塲有吏不待官家呼　天子使臣
治郡縣就中土司居強半我聞勝國開粵時安置岑黄
兩姓潯江畔南交黎莫稱外臣歷世干戈相斷斷此物

前朝攻之不能下四千里地棄朱垠一自　興朝震雄略前日安南就戎賨貢來霧縠瑪瑙盤繡腥花裳拜王朔一時遠人喜輯柔聲靈今過南海陬此去君門眞萬里春風不到五嶺頭念兹瘡痍猶未起中丞早建籌邊樓

從軍行爲張一菴賦

江東年少張一菴手提神物三尺寒追捕白額縛長蛟三吳俠士讓君豪性癖佳句尋謝眺高牙早建宣城道翻身射翼入雲中蝥弧蛇甲白草雄指揮即墨五千兵唾手山東七十城圯橋素書無顏色華不注山戰雲黑心念尉佗不歸朝　聖明南顧徒勞勞張公磨厲匣底

鸊鵜刀霜花如水照吹毛笑彼洛陽一布衣猶欲父子死南粤況復興國將相多如林席捲九郡何足說鳴鏑直踏蒼梧雲鶉尾炎州蕩妖氛紫騮叱咤過南極穹龜大貝來鮫室富良江上豎降旗胸中甲兵眞賢百萬師賤子一官萬里來繫馬邂逅伏波山之下與君彈碁更酌酒眞氣素心生戶牖自愧腐生三寸竹半世無聞徒碌碌白馬何曾問詩書列侯將相幾見出文儒佔畢悞我頭空白丹青無名老邊塞因君再歌伏櫪詞我有壯心君應知

粤遊歎

瀟湘南去五嶺頭風煙萬里隔神州毒蟲惡草相蘊結

中有怪鳥藏鵂鶹朱夏炎天流金石行人如在火山脊祝融秉權愈驕蹇生人八九化作碧我聞胡德輝方伯爲我言宦遊此地失精魂去年之官入西粤百人今有幾人存　天子帷簽念使臣中丞郵符給亦頻更有扶櫬歸無力白骨終然瘞異域所以西粤成畏途馬蹄斷不入蒼梧一人官此一家哭不見除目見鬼錄嗟乎此事是耶非作官豈必在王畿君不見旅食京華歎積薪長安豈無陳死人又不見衛霍出車事朔方三軍士馬亦相當豈必嶺南能作厲漢家因而棄朱方我聞江南爲橘江北枳鸜鵒渡濟偏能死物生固有性人生亦有命陸賈過嶺曾北歸馬援征南年巳老猶能百戰出重

圍丈夫如不南粤走爭似鄉里小兒紛紛僵尸兒女手

水月洞有引

在桂城東半里山踞水中作象鼻形鼻之下群水所滙每月出映水水映壁石光怪殊絕漁舟其內聲竅然矣

桂林有水繞城隅百千萬山向東趨中有一山不欲行十二辰中姿相殊盤踞中流挺偉軀厥鼻蜿蜒十丈餘矯矯欲捲往來艀是石是鐵森糢糊鮫宮貝闕疑象䰠水怪見之生嗔畏此物元自產日南坐鎮蛟龍如無氣歲久波深忘本形舟子漁人但髣髴髣賓韻又音沸見靈光賦不走不鳴有鼻存噴薄鯨鯢當百卉鼻下盤渦時蒸雲噌吰鞺

轇娛象君月華何來生水底爛縵忽成五色文琉璃盤托明珠出寶氣雜陸照夜分鼉鼓欻然掀地軸有時真象來相逐天地黯淡海若藏霹靂跋浪震山谷九疑兩氣翻磊砢耳後風生鼻出火我欲醮酥載百壺左携蒿師右象奴捉月入洞任狂呼屋梁影落滿蒼梧我聞林邑諸國戰此象即可作車徒近日兩階舞百獸呼嵩擁立當彤除驊角鳳嘴供上國何事象鼻復區區

分水塘 有引

塘在興安即灕水之源其地當西南最阜水分南北下多石峽傳為秦時所開云

五嶺南來石砐硪千峰開遍芙蓉朶地接雲霄水不流

天限南北灕江左（一作分江沱）咸陽帝子事雄圖六十萬人鏟坎坷直驅叠嶂學平陸一線中分夌飛舸舳艫啣尾入青天長年欸乃催行柁象郡龍城歸職方雕題漆齒椎髻髻南人使舟北人馬漢室將軍從天下呂家相國漫倔彊犀甲戈船一時濵大軍騰飽戰纖裯明珠翡翠來中夏鷄鵝歡呼屬玉鳴萬里舟楫憑此開（殺上亦開也裂也）蘆笋蒲牙兩岸綠打鼓開船斷復續鹵簿忽出馮夷宮時見中流閃大纛人謂百粵是瘴鄉水行殊不苦蒸毒就中荇藻何森蔚時見漁郎窮罟罻估客日載東鹽來山民饜棄黃魚味我來局促一扁中斗酒自勞還自慰無端忽憶創始年物力人工幾經費今逢四海同車書黃屋久

無真定尉垂衣平秩到南交聖主聲教正四暨

再送祖大烝入覲兼訊舊遊

霜花十月廣南道扁舟送子傷懷抱羨子北征入長安我復羈旅在嶺嶠憶君昔年乘驄馬豸冠峩峩稱使者如何一麾到朱崖兩年遠宦蒼梧下五陵公子舊豪遊劎門風雪鷫鸘裘況是公車計吏日手賚桓圭入鳳樓少年 天子臨軒問漢家百粵原九郡前日交趾朝貢來川浴躶國皆效順君為拜颺 聖人喜王化綏服過儋耳珊瑚玳瑁不須多獨羨車書通萬里爰命家臣簡茂異多君曾攬澄清轡即看斧鉞賜專征晉秩一比藤峽事嗟予猶作炎荒客半世虛擲頭已白因之𪓬首望

桑乾無端想見張華宅我友合淝龔大夫胸中羅列廿八圖久知司馬掞元祐未審李膺去東都勳業幾能兼制作文章不上麒麟閣君才十倍過曹丕莫怪區區今落魄

書所見

畚鍤雲舉雉堞開黃郎鼓櫂沙棠來香亭旖旎柳橋偎醉擁如花笑江淮金雀紅唾蘼蕪綠倚徙象牀呼銀燭碧流繡户芳園美壕鬼嗚嗚骨成壘

定粵寺

百戰功成金刹起鐘聲塡咽鼓聲死觚稜拏雲鴟吻號熊羆爭入星月高玉階霜華老苔溼夜半如聞龍象泣

銷没眞王一炬中陰雨空山萬感集

賦得早起寒霜似雪深

祈連山下北風起漠漠驚沙一萬里明駝戰慄黃羊僵漢家將軍出定襄夜來寒星搖練白部伍晨起無人色彎弓十人九踦指紫騮蝟縮雕鞍死幕上有烏禁不飛薜炊黴菜滿金微僕射終然如父兄安能人人挾纊到邊城無定河旅魂哭賀蘭坡烏啄肉角弓鳴虡膠漆折況復沙場寶刀缺

登萬壽寺塔

神工鬼斧搘撐絕貝葉靈文碱短碣黃緣似上蛟龍窟窸窣忽驚蝙蝠穴三江水氣蒼梧雲鈴柝澌澌瀝不可聞

百感如觸曠士懷東南九郡劃然開如見星辰在户底朱門人烟纔如蟻蒼茫指顧日南國照見銅柱青冥色却憶金人辭漢年清淚如水下流泉不及此物崢嶸久能令交人為世守日暮風高增歎息南海朱鳥在咫尺古寺鐘聲黃昏起滿城笙歌出壁壘

伏波行

伏波山下酌君酒我在桂林君去栁客邸逢人歎白頭縞紵無人公最久憶昔　先皇戊子歲定南授鉞征南時戲下熊羆八十萬迅掃湖湘禁鯨鯢幕府何人練掌故獨有黃州草露布磨墨楯鼻倚馬成翼軫山河皆內附我捧簡書來京國眞王駐馬衡山側旌旄疏入我牂牁明光　天子動顏色爾時把臂識君侯長沙星物木蘭舟彎弧躍馬入夜郎杯酒別君在瀟湘男兒殺賊未貴黃金肘笑予曾被妒婦口我去故山子南遊猶記辛卯相逢五嶺頭自此與君成再別落月屋梁不可說豈知老去萬里走西南天地重握手昨年共醉羅施城鐵騎邊月踏秋聲今年擊馬象鼻山復得與君劇飲相盤桓追憶前王不可見碧梧叢桂滿西院人生知已苦無多耳熱悲來淚如霰

線將軍

鐵幕霜寒虎鞹驄宗谿干將光玲瓏當殿都護懸金斗左列魚麗右犀首腰間寶玦賜尚方四尺角弓綠沉槍

大戰七十小四十鸊鵜先登氣無敵九眞象齒雕題金駱田君長來獻琛血戰功高更無比遠拓炎荒一萬里漢家白馬丹書新如君閥閱復幾人

流蘇駿馬五花身平踏沙場氣絕倫束髮從王起東海憑君迅掃咸陽塵中原已靖黑山穴名王唾手下南粵灕水桂陽壁壘開親縛尉佗報北闕伏波山高羅虎帳炎荒萬里列亭障我來長揖上將軍時向西園醉画舫

全總戎

猲佐名王起海甸跳踘科頭三十萬牙旗十丈蕩蚩尤七尺刻畫俻戟自古戈船下番禺長姣織指錦羅襦軍中有婦氣不揚將軍志操凜氷霜石相祠守欒公社

真見父兄作僕射古來不少躍馬登壇人貫頤奮戟徒
紛紛幾見郤穀與祭遵

送桂林司李蘇念溪之官虔州

春陰幕幕灘江側嶺外蠻雲學墨色伏波山下送同人
可奈離尊只頃刻自笑垂白作壯遊桂林繫馬已經秋
邂逅蘇君歎不及而今試看嶺南集星巖象鼻幾回醉
鐘聲夜半棲霞寺目前喜無拘忌人跌宕飛揚笑俗吏
唯君健筆起東南海上樓閣飄緲間樂浪琉球連日本
雲煙變滅藏毫端同時奮袂者誰子親逢勁敵壁壘
謝眺驚人苦不休（謝天樞也亦閩人）等閒欲逐秦鹿死謝已身逢
御史嗔落魄天涯惜此人不應君復捨我去茫茫江水
潯陽樹我聞虔州江楚之上游制府此中建節樓勝國
貔貅三十萬一時同赴章貢流至今瘡痍猶未起陰雨
鬼哭殘城裏君去試拜新建祠想見洪都定亂時

胡德輝中丞之官南贛握手灘干許為翻刻小集
書此志感

開府文章許燕手雄風崛起濟南後栖鼻墨成戰馬中
蘭臺賦就明堂右齊梁小兒何足說囊括汲冢探禹穴
從橫中原一萬里廿八星辰胸羅列我來嶺南時把臂
朝夕得與芝舫會見君吏治飾經術合浦日南貢租稅
笑我下帷三十年名山風雨手一編欲將副墨公海內
恨無十萬青銅錢胡公愛讀禹峰作潦倒藝苑恣盤礴

欲出中郎枕中書懸之國門任筆削我謂公曰此粃糠
不堪隨汝過南昌江入潯陽九派瀾滕王閣下好文章
維子謂我不凡材麟角鳳嘴鬱崔嵬黃鐘一出瓦缶息
上叶清廟生民什慇懃攜時過嶺頭明珠大貝耀南州
木客山君皆辟易海王島服來相求君不見昌黎遺稿
萬人傳廬陵隨州開其先又不見知章一言重李白天
子調羹賜顏色豐城遇合自有時舉世還有一人知當
其金石銷沉後龍鬪雷電光陸離我聞公言三歎息我
生負有征南癖亦知立言能不朽未必大業能經國對
君一笑凝情生多君貽我後世名

江東歌送張一巷

張侯得意江東去我欲挽之不暫住問君欲去何匆匆
張君笑不言其故江東昨日有書來細檢篋中手自開
中云里胥徵租稅男丁女户相鱗次一分二釐五銖錢
致使姓名掛吏議　新朝大農重催科江南江北逋欠
多一朝緹騎從横出斗粟尺布成綱羅張侯有母年七
十時常望兒倚門泣幾欲解組不得歸今朝歸去樂何
極行李已繫伏波山挈榼提壺相追歡人生離合不自
由試看始安嶺上分水頭一帆遠影過蒼梧一帆搖曳
下楚州此如人生暫分手萬里東海終合流我與君復
類此訂後期何處是我携敝帚三十卷此物不令世兒
見多君為我付棗梨黃金不覺咸陽賤供人喜怒良足

啞安能共君北去棲老禹山陲姑蘇毘陵我舊遊因君更憶五湖舟

嶺南再晤姚亦若有引

姚諱繼舜歙人而長於鄧與予諸生相善先朝亂避地大堤登臨宴會靡日不同予筮仕晉陽單車來訪遮留彌月贈答連綿篇章爛然鼎革後不聞消息者十餘年計同遊諸君但化强半斯人俱盡不可考矣康熙元年予官桂林亦若忽從東粤來疑以爲鬼覗其刺則予三十年前所與善之亦若也歲月遷流山河頓異咄咄二子獨爲傳人斯亦奇矣爲作嶺外歌

峴山襄水鴨頭綠與君共聽銅鞮曲日逐歡場俱少年藥欄酒榭記華屋我自種花汾水去君隨勒馬入句注黃沙榆塞咫尺間亭障望見白登樹開皇别館下夕陽杯酒送君入帝鄉急管繁絃日已暮便同蘇李限河梁碣石行山分手期袖中各有銷魂詩豈知轉眼滄桑事即在跋馬别離時井陘居庸戰雲黑等閒斷送大明國金仙流淚銅駝埋百年天意混南北聞君先此渡秦淮我亦抱憂白門來山河迢遞不相見飄零遊子各異縣一官馳驅大湖南十年崭巖嵩高畔中間更作滇黔遊鐵橋金沙天井頭死生朋輩音書絕西南戰伐無休歇春鴻秋雁兩蒼茫異代繁華成永訣老來更作桂林行伏波山下棹歌聲將子何來眞如夢劫灰朱邸干戈送耳聾眼花頭更白那是當年舊顔他低徊追憶往時歷十之八九泉下人多少黃壚生舊感不獨喪亂一沾巾

讀史亭詩集卷八終

讀史亭詩集卷九

南陽彭而述禹峰甫

七言古詩四

梧州老榕行 有引 以下續滇黔集

樹在梧州公寺騎墻而生不知幾千萬年大數畝童童幾車蓋嶺南多大樹盡榕榕之此爲覇

癸卯六月有黔臬之行挐舟來梧憩此爲作老榕行時趙人劉經菴文士官此一見如舊識率書此篇相質願經菴好藏之與此樹俱壽可耳

倚天扳地從中起蛟龍怒吼三江水本是明堂清廟材如何偃蹇荒服裏枝葉扶蘇捲復開九真雲氣蓬勃來

勢接羅浮參斗動蒼梧綠瀋浸朱崖風平日煖如無力千間碧玉澄一色獨秀山高讓一頭銅柱爭雄不可得有時搖曳震風湍上潦下霧湧百蠻萬馬辟易鐵甲鳴根如盤石怒猙獰三伏赤日暍欲死婆娑其下凉無比層氷峩峩陰山雪藐姑綽約來僊子我欲移向邯鄲道囑付木客勿相譙喧阗車馬蔭萬人卽不棟梁勝嶺嶠借問父老植何年依稀聞得秦漢前陸梁開道俱白骨更無楊僕下樓船桃源歲月迷晉魏五大夫應難肩背只疑造物相胚胎孤峙南天成一隊

謝將軍

將軍裹屐起燕臺三百斤弓雙手開更染柔翰擅當場方略十二走羣才推轂跨馬粵王國元菟樂浪戰雲黑獨杖馬箠叩壁門十萬金甲安反側　天子垂念顧桂林七星岈上黃麻新租稅一時通交趾鼻飲川浴皆來賓鳴鞭近過蒼梧郡樓船東下三江震客來命酒還圍碁十丈榕蔭嫺八陣將軍有母年七十北望長安韎韐濕幾番欲歸不得歸欲把斑襴易戎褶我來下榻君之宅佛桑花下酌琥珀是時正值三伏中一夜江聲喧霹靂眼看水精百丈高匡廬瀑起廣陵濤將軍怒欲拔劍起匣裏蓮花吹落毛昨夜東鄰響淅瀝人言有物藏空壁前旌到此魑魅休不當將軍之一擊誰解將軍將而儒左列橐鞬右圖書羊祜軍中常緩帶弟孫樽俎且投壺君不見古來良將出趙邊秦歟漢歟戰鬪還此是天下精兵處盧龍碣石非徒然我與將軍狂呼盡一石蒼梧夜半星月白來朝分手入黔州茫茫雲山萬里隔

都狼行 有引

余官桂林兵巡康熙元年八月永福牒云有賊殺人理定江幕府于公檄官兵捕之命予視師永寧守史贊勳功最著爲作都狼行

康熙元年時仲秋暴客刼人理定頭大鎗鐵脛十七人白日血渾江水流殺者何人名蔡葛如此賓州太守何白鑅紅顏捲地去大礟飛鏃傷人多邑宰軍書來見告尚書聞之傷懷抱會城貔虎擁如林黃金肘印大將軍

不宜國門咫尺地倉猝還有南塘事花闌紙票出兵符
唶嚄何人未獻俘兵巡使者膺專城急呼校尉來點兵
叅軍驅馬都狼去夜半啣枚嶺上行我兵伊何陳與王
馬家裨將居中央是時秋陰天又雨賊巢尚有百餘里
爰勿間道出奇師人縛馬舌捲旌旗帶雨黎明入虎穴
鼓用無聲短兵接朱殷漲膩始龍紅頭顱糢糊草木風
用將京觀築鯨鯢解甲直與都狼齊就中死黨八百餘
又接自首哀言詞我聞脇從應罔治擒賊無如殲其渠
向者截舟十七人纍纍長跽堦下陳飛騎走上軍門書
豺貐餘孽一時除出師振旅剛百日倮國傜丁皆歎息
日者師從枕上過從此南人安反側轉輸芻糗誰第一

危灘毒溪淡千尺赤脚花衫佩短刀作尹驩狄非朝夕
借問使君彼何人河內男子史贊勳

憶昔行

憶昔烈宗戊寅歲盜賊如麻人鼎沸中原白骨高如陵
推轂將軍等兒戲是時渠魁誰最雄西營八隊張獻忠
推隋名城無其數甘言搖尾房州東總理何人熊尚書
八閩曾安海國逋爲中前議專招撫寶馬黃金錦繡襦
尚書帳下多材官如十九人來邯鄲漢家不少中行說
晉陽誰復張孟談當時孝廉方家居尚書聞我親式廬
更有王孫爲交薦束帛戔戔賁門閭我母驚聞止兒行
兒未爲官何輕生親朋闌道爲遮留此行毋乃非身謀

我謂母曰不足慴此但恃兒口中舌曾聞韓愈使河北
豈必魯公遇希烈吹角鳴鞭南門路鐵脛銅馬不足慮
百里鄭陰蕭相祠五龍門前漢江渡賊整軍容夾道迎
皂旗高牙下江兵匹馬入營三軍起紅帓腰韃主人禮
我稱王命作上客折衝樽俎無草澤羊酪牛炙幾夕晨
胸中鱗甲不可測歸見尚書恭致詞出其不意兵薄之
尚書謂我迂而癡此事何須更用師大堤正駐左寧南
銅鞮日夜醉管絃更輦黃金三十萬元戎斗印到軍前
未幾賊果飽颺去從此難將折東至漢江千里流血渾
拉剿洪支不知數尚書身向東市死賊渠躍馬錦江水
孤兒寡婦化青燐征南破蜀未見此成都財賦天下雄

秦漢倚此扼關中蠶叢路絕杜鵑死兩江水湧劍閣紅
曾聞眷賊如眷虎穀城之事目親睹坐使中原賊勢逼
龍髯一去無消息相公司馬何人斯銅駝荆棘九廟移

廣陵行

大梁閣部領揚州上下長江建列侯鎧仗霜寒三十萬
漕糧雪燦五千艘請南幕府留瓜步左家壁壘漢陽渡
更有二劉堪犄角間道出奇亦不弱此時江東捲土出
更遊北軍左右翼君臣飲血蕩秦師唾手關陝不可知
何事南朝俱如寐半壁山河猶貨貝眼看廝養竪旌旄
乍見王侯開邸第曾聞貫索滯前星節鎮治兵江夏城
爰撤黃公辦西事淮揚一時失障蔽是時大軍已渡河

廣昌先倒馬前戈闖道東平更蹈海止有揚州孤注在
丞相身披金鎖甲雙劒怒吼圍三匝部下壯士盡刀頭
傾城粉黛一時休金陵自此不用戰鐵鷂飛入明光殿

潼關行

文㸌已誅嗣昌死闖賊目中無全壘偃師一戰左軍逃
百二關中在囊底代州司馬起南冠汾陽部曲角聲殘
散金椎牛勦名募橫戈直欲輸心肝司馬自顧兵力弱
上書廟議請咨庚稍寬時日更籌兵佇看綠林一鼓平
臺省諸公慣舌戰皇帝聰明亦受炫爭言司馬費金錢
坐失事機良非算司馬類禡便誓師十萬鐵甲如掣電
二陵風雨古來多夜半暈沙可奈何元戎督戰氣愈厲

怒馬飇馳看裂眥鐵脛大鎗幾重圍一時前軍倍精銳
[illegible][illegible]桓桓九尺軀丈八神矛手親提更彎雕弓左右射
僵屍直與商山齊天險已隳潼關摧表裏山河赤眚來
司馬竟殲沙場血紅顏黃口歸井渫妻妾子女十七人
霜魄香魂葬一穴是時天子重建侯東壓河濟西楚州
擁兵各有數十萬滿堂羅綺醉箜篌賊衆控弦入晉薊
上谷漁陽無戰備節鎮戟門午未開遂有甲申三月事

大梁大水行

黃河水沒梁王宮戶口十萬化沙蟲饞口魚龍飽欲死
天風捲屍大海東百丈浮屠餘三尺金宮銀闕入鮫室
艮嶽平臺復何有白波勢與嵩山敵艅艎大艦何處來

王孫禁女出東街圍城盜賊不須戢壁壘無人只自開
御史中丞乘小艓汎波中流纔一葉十日不食亦不飲
剛遇登封大舟楫教坊朱邸舊名倡画角吹簫各擅場
自縛木罌凌狐子九死不忍棄周王我時繫馬晉陽城
因感晉陽灌城事乃知水之爲利害讀書須讀河渠志
此畨馬首入東京黃狐赤狸塞滿城果見金僊剛露頂
向來人在地中行幾家沽屠土蝕門藍縷衣裳半裹身
信陵公子能愛客可憐更無守冢人

王將軍談南陽舊事

康熙二年梧州城偶與將軍相對酒將軍不知何方人
項帶刀疤一寸厚彷彿年纔四十餘腰間鞓帶雙銜珠

豪豬鞾子紅纓帽口操秦聲不枝梧隨問刀痕緣何事
將軍彷彿還能記略憶崇禎十四年流寇掠取河南地
南陽朱邸唐王孫髙帝子孫肺腑親詔書屢下頻南顧
未許鐵騎過朱門兩家總戎猛與虎（猛如虎 虎大威）廷受兵符到
藩府相從一半榆林軍三河俠少相參伍獨山牧馬纔
崇朝諜報賊鋒過穎橋裕州葉縣無堅壁左帥朱僊久
遁逃王孫夜與將軍約或戰或守定一著城内粟可支
一年閭左蕭條無虞掠賊鋒甚銳且勿交伺間乘暇礪
寶刀但使將軍全社稷何須更覔霍嫖姚語尚未終突
騎至三匝幾同華不注西洋大砲如雷霆衝車雲梯更
不計屋瓦皆飛虎豹鳴昆陽之後無此聲恍惚更憶河

北戰壁上諸侯鉅鹿城四門屯錮壘攻打霹靂列缺三
晝夜内外喧豗鼎沸中爲賊爲兵兩不下偏將何人是
左襄自知賊鋒不可當奪門躍馬五百人亡命蹀血脫
戰塲是時人心已渙散肘腋之間遂生變如彼牽繩有
絕處西北城角開一面將軍接戰短巷中渾身是膽鐵
圍紅一折牙旗成粉虀慷慨不暇更從容王孫侍女皆
星散玉甃梧桐滿後院無處更尋青珊瑚隆準大耳齒
一劍南陽城内血成渠南陽萬户化髑髏維時賤子作
偏裨酣戰連宵力已疲不記當塲殺幾人依稀彎弧蹈
馬時白刃砰訇人命賤左膊右肩俱帶箭生死魂迷皆
不知咽喉氣息纔如線腦後傷不記姓名屠刀亂下如

犧牲一身換作磨刀石幾番求死更不能體無完膚何
況此解衣視之良爾爾果然四肢如刻畫每逢陰雨痛
不止言罷泣涕更沾襟談及往事多傷神故國山河今
已去爾我徒爲殘廢人

房山寇行

獻忠死蜀山自成殲盜浦　大清建皇極盜賊無處所
何有遺孽尚偷生竊據房竹謝羅坪時佩刀劍還耕作
鳴鏑突馳任縱横窟宅延袤褒斜谷夔子巫山相連屬
擅居王土非王人二十年來恣蠆毒有時狙伺天柱峰
紫霄宫裏死飛紅子女金錢歸鈔略千山香火斷齋公
有時躍馬漢江下輒與官兵相攻打向者曾傾五千師

中丞捷書令人駡鷹眼時復窺漢中連雲棧與子午通
便欲耕屯渭左右一丸泥塞潼關東朝廷何難動一旅
笑謂鼠子不足取仍宣赦諭下荆州既不封侯待不死
三家節度屢上書此人非可折柬呼因之　天子赫然
怒三路將軍各出師山磵崎嶇轉輸難里胥選户出丁
男每夫運米約四斗脚踏左擔千萬盤蒼黎出夫各歡
歎天子爲我除禍患婦贈芒鞵兒負釜日望鯨鯢築京
觀今年二月出西征今年四月賊已平前日郵報飛兩
捷爲秦爲楚大中丞雖有蜀督未見報想應賊未入蜀
道招安反側十萬餘蔡人吾人皇帝詔上請朝廷設官
吏蓽路藍縷待布置　皇帝夜展輿圖看不喜殺賊喜

得地我居宛南賊近郊順陽鼓角一江遥嶺外此時讀
露布恨不即日挽歸橈計日賊除應罷兵家園不駐將
軍營周餘殘喘得安息年年布穀催春耕

昭平灘　二首

試問灘聲抑何疾有如萬馬相爭趨篙工面面無人色
死生便欲決斯須弩力勢與馮夷戰龍母蛟孫如飛電
齶齒如霜丈二長日吞駔儈從難饜東隄滿載撫軍舟
砰訇谽谺過石頭分付江神且莫侮不是尋常舊商估
秦人開嶺良苦心郡縣而今說桂林桂林一水下蒼梧
日夜聲喧萬轆轤盈盈千里三百灘下者連瓴上天難
約計一灘高數尺地形便與星壤隔粤東百貨聯舫來

棢椒栎榔次第開鹽筴金錢十萬緜行嗟使者克軍餉
不然廣西嶢𡶒國不食東鹽人亦得

別鶴瞿歌

十年画舫𠩄卭溝廣陌金粉照朱樓我友鶴瞿方抱膝
已是江左夸吾儔白髮蕭疎入百粤自憐鐃具虞翻骨
朅來鶴瞿亦踰嶺手捧簡書下北闕猺寨駱户苦難馴
桂蠹椰梥魁髻人今日詩書傳陸賈漢風丕變滿朱垠
一畨邂逅等膠漆如飲醇醪眞莫匹那知分手傾蓋間
眼中伏波已相失桂林遙望五溪山蛇途牛角八千盤
自笑蹉跎兩度過部雜生苗與烏蠻一身遠托夜郎國
鐵鎖飛流隔爨僰同作外臣我更遠對此曷能不歎息

君盛年我落魄梧桐葉老雁初飛人生難得及時樂灕
江美酒置千壺且畱斯須與君酌

楓木嶺迤西山路險巇今開除如砥且數百里癸
卯三過此記事

楓木嶺勢割雲霄開闢以來未見此十步喘汗五步歇
鷓鴣塌翼玄猴死偪側谽谺變幻奇陂崖絶澗命如絲
懸度微茫不可辨如過大痛小痛時近日周開府山川
受經理飛檄下郡縣鏟削如平砥朝發武岡暮抵黔陽
我僕木杪俯󰀀巢我馬蹀躞渡板橋鑿山開道者誰子
我今爲作周公謠

貴州送馬君輝歸浙東

我昔浪遊昆明池逢君征南幕府第是時上將方出師
鐵鎖金沙沸鼓吹公手征南一卷書周迴萬里掃葉榆
棄斜犍爲指顧間左攜唐蒙右相如大渡河邊玉斧開
六詔象馬滚滚來我思瀚海昔勒長昜銘千年短碣照
班生又如丞宰輿師淮蔡日韓愈文章懸瓠城我爲讀
罷長咨嗟爲君呼白走龍蛇此事他年入國史征南實
錄良非夸磨墨楯鼻事未已如何更渡牂牁水邂逅逢
君在黔陽老驥雄心未可量問君匹馬何所至君曰將
歸檇李過錢塘君歸莫向東山去此是謝安舊隱處

貴州送王右君參政嶺東

憶昔繫馬長江日與君共趨丞相府丞相已成帶礪勳

經營手闢西南土幹略維君左右之不獨下馬草檄時
我每潭州陪清讌婆娑華燈振雄姿無那一官去衡嶽
此日揮手别東閣已知談笑失中丞豈眞當路成枘鑿
此後昆明作遠遊君亦黔巫校牙籌三年之中兩晤汝
我來君去五嶺頭貴陽共作異鄉客君壯我老頭半白
看君匹馬走炎荒茫茫羅浮大庾隔甌駱風氣古來偏
百濟新羅日本船伏波兩度專征日九郡全歸正朔年
名藩授鉞開朱邸澤國艨衝患未已君昔參佐在三湘
開拓滇黔已如此遮君馬飲君巵送君那得不作詩春
禺山高割據歇看君竹帛紀南陲

送衛猶箴齎捧便道還河東

太原勾注連砂磧刺天湧出太行石崑崙蜿蜒倒星河
龍門砥柱纔咫尺天地光茫藏不得帝都王會河東國
六經以後無文藻崛起司馬傳筆墨卓犖衛君生其鄉
胸羅百代相低昂乍闢薪蘸開鬼國遍徵公車獻長楊
少年　天子勤訪落正月王春玉帛錯況值慈恩祝釐
辰萬里孤臣傾葵藿朝天纔罷入壺關崎嶇九折壽陽
山迤邐持節經行地雨雪征塵驄馬還伊我昔年曾過
此往事飛揚等逝水今日牂牁一送君無端更欲拔劍
起君家舊有桑落酒我昔一飲三百斗倉猝南來二十
年夢想此物不到口何時舊地復重遊與君爛縵倒觥
籌醉後攜手共踏藐姑之上頭蒼茫九塞望中收俯視

黃河一線流不知此願可能酬

丙申重經江夏憶羅節度追錄

憶昔江漢草昧日武昌城外盡飛鏃洞庭一水即戰場
烏鳶白日啄人肉八郡子弟多憔悴屈宋衣冠非舊族
我時局促守一經杞梓楩楠在深谷關東節度豫州來
手披翼軫衡岳開十部從事書一紙樽俎談笑驅風雷
明光一疏萬言瀉吹噓上天呼使者自此雄風振楚國
豈惟白雪出郢下未幾攬轡復南遊芙蓉七十望中收
名王傾蓋成鸞達中丞鹵簿水西頭鎧仗剛發寶慶城
三匝忽聞戰馬聲夜半陷圍親搦戰義從裹血出軍營
得公羽書飛夢澤雄師十萬壯魂魄長沙岳陽鼓角昏
廓清一旦歸疆域中山滿篋彼何人當道曾逢御史嗔
初服一棹歸樊鄧杯酒黃鵠慰我頻往事及今已十載
知已無存城郭在孤舟此日問瀟湘灑涕當年舊壁壘

水西行有引

水西居黔省之西北境大荒國也羅甸王火濟
居之漢以來不通王化　本朝自十五年開黔
閩康熙三年　朝廷遣兵討之大將軍以下二
十將軍拓其地前後凡三戰斬馘有差渠魁安
坤尚逋誅予由滇藩之軍中駐六廣陰雨連朝
為作水西行

我皇神武誓長征天策羽林上將營特遣元戎授廟略

鐵騎十萬水西城淵淵闐闐擊畫鼓叱咤之間風雲靚
雕弓在韔箭在腰二十將軍彪虎怒苗壘何堪作戰場
蜑洞蠻窟不可量混沌以前未見此密林深箐何茫茫
鑿山剷道塡鼓吹馬上兜鍪裹糗糒大者牛車小負擔
日為君王開土地延袤四府多膏田烏蒙鎮雄與東川
此輩婚媾相犄角古來結聚西南偏昨者露布三大捷
或化鯨鯢或反接死黨散盡憑陵孤游魂豈足膏斧鉞
甌脫自此供職方縱橫千里多稻糧　天子萬壽輕而
康空同長劍掃粃糠
羅甸古外域竄居滇黔腹滇黔既入郡縣中水西猶然
稱荒服向者事起天落年水西乃與播州連一傾我軍

三十萬椎埋黔省無墓田疆埸至今烽火青照見國殤
列舊營此物百年不復收瓦礫殘缺水西城甲申以來
關東戰靖埽燕都定喪亂幾度樓船過昆明又復提師
過緬甸飲馬欲斷牂牁水三苗負固無全壘鼓吹纔渡
六廣河大軍直擣果勇底崖崗懸絚三百丈牽藤人如
獼猴上下有深淵上青天人在山陰之腑臟轟雷飛礟
列缺紅長崖人下絶壁中革箱褁鐵擊撞處天驚石破
百羅空螽兹歘然喪魂魄宗生族長甘就縛不信其中
大有人生聚依然見城郭前此一萬八千年中國王會
不能宣開山鑿石逢今日普天長貢水西篇

送陳頎龍觀楚中

頎龍先生起淮甸自幼學書兼學劍左携陰符右昆吾
獨步江淮人所羨曩者事在鼎湖中手障東南當一面
指揮江上王敦死再定溧陽蘇峻亂騄駒已報過揚州
八公山下人不戰爾時飛檄四鎭兵保障山東七十城
回首江南失故國鐵騎十萬大軍營將軍倚閭淚沾裳
遥念白頭指故鄉况是義師關左戰手擒貔貐報先皇
將軍淚下如鉛水國運天心正如此高郵相公棄印歸
東平跋扈內袒裏將軍登壇復下帷手携佳兒換錦衣
昔也彎弧今射策驊騮同向五雲飛有子今作虹縣郎
有父昔刺湍水滸兩邊棠樹分南北一漾謳歌思名杜
秉鞭作牧復太行貴竹蒼梧兩相望送君今過洞庭水
白首交情倍感傷公昔下車我落魄啞啞言笑春風閣
豈期一去適長沙便與青山負然諾揮手送子武昌城
我復萬里去昆明山河綿杳分方域骨肉關情別弟兄
我有雄心未建旄時命難將理數遭將子今爲金吾客
節鉞何堪笑二毛只今大國屬江楚西山冦盜無終已
古人治獄兼治兵汛埽房竹無全壘君家舊略在戎行
往事披靡幾戰塲開承大業多垂暮老驥伏櫪淚幾行
悲歌發離恨長黔州有酒滿千觴願君弩力莫相忘

別張公詩

督糧使者洛陽來手持牙籌心計開向者身居大農日
國計民生總自裁此日西南用兵久倉庾錢緡無一有

咋者下令流水源轉粟真同量沙手羨君紗譽能兼通
酒政文心笑語中六博投壺兼飛檄命屐東山何從容
交君真可譬醇醪歲寒良不負久要况我與爾同鄉縣
兩鬢蒼蒼已二毛我爲觀察子繼之我復萬里入滇池
把君手飲君巵萬山落木遊子悲陳君之外無知已與
君且復醉斯須

別董公

董公健者氣絶倫夙昔曾作上將軍甲申南渡秣陵春
手障鐵圍淮海濱指揮十萬何嶙峋唾手虞淵取日勳
北來大隊滿天津鍾山陵樹化作薪六宮粉黛石榴裙
短袖悲啼馬上聞董公飲血渡江濆武昌安慶獵火焚

揮戈魯陽不敢嗔東南半壁已沉淪董公杖策來稱臣
躍馬川蜀過西秦褒斜子午摧車輪保寧畜牧南鄭屯
又曾驅車到八閩大梁平臺醉日曛孝王之苑酒千巡
回首太華黑水滑碧雞金馬炫若神　皇帝念此滇黔
民汝往乳之飲其醇金吾羽林聚如雲金錢百萬聚散
頻赤手仍不見一文方伯無如董公貧予也歷落嶔嵌
人頗有肝膈取君眞與君意氣獨相親此日別離不忍
論白頭灑淚欲沾巾

甲辰重九復遊鸚鵡菴

向者登臨值此地勝友如雲八九人今日尋秋復到此
載罹寒暑更五春追憶舊遊復星散或生或死各異縣

眼前古檜黃葉稠把臂談心何由見自歎人生會面難
朱門駝馬散如煙當時連床風雨夜此日忽隔九嶷山
後會無期魂斷絕丹青信誓限吳越不堪回憶舊時遊
山頭同看中秋月

送楊職方入長安

憶昔授經南郡日一時網羅傾江漢是時楊子甫成童
隻手攜得青玉案上有珊瑚尋丈長下有星辰互燦爛
我為把玩長咨嗟洞庭雲夢相倚斜忽而化作南岳雲
七十二峰連海霞予去初服萬山陌茫茫煙雨鄂渚隔
十年不寄一書札萬里遊人頭半白今日逢君滇海邊
五華山色六詔前壯心寂寞雲臺仗屈指別來十七年

君年未壯吾已老邂逅送子邛郟道國之大事莫如兵
司馬得之名譽早只今東海西山事已平唯有水西尚
列大軍營破巢犁穴親搦戰烏蒙東川皆革面將子驅
車入金門汛埽蝗子如飛電君不見馬鈞陽劉華容廟
謨邊略二君何縱橫唯子勝算能壓荒服四郡城萬古
西南不用兵

馮再來節母戴太君詩

越山有女閑書冊天台鴈宕大江隔自從結褵賦蘋蘩
不同凡女共巾幗藁砧慟絕秋霜清子規夜啼山竹裂
阿母辛勤畫荻灰爰鍾令子上苑客頓將黍谷變陽春
自是天心眷有德萬里金馬碧雞祠手執刑書馳蠻貊

不堪回憶黃鵠歌雪霜慘淡龍蛇阨凄凄風雨淚痕中
贏得金門首射策予時坎坷走炎荒逢君邂逅眞超越
念君異骨本生成向來文字復奇絕為詳君履讀君書
令人白日生哽咽予母曾作未亡人紡輪猶帶指上血
只今濩落無所用身將老矣頭如雪羨子綵服且華年
赤城霞起在東浙我欲登堂往拜母如見并州舊白髮

送吉太丘之貴州學使歌

皇帝四年再來南中道路逢子去何匆匆使君南去九
百里漢節遙臨五溪水萬山詰曲一線通紅苗烏蠻間
壁壘自昔我聞羅施國夜郎牂牁相扼塞穴居蠶處非
我族盱睢侏㒧天為黑前此勝國三百年開山千里近

蜀川歲貢公車賓上國六經名教得薪傳近來聲教朔南曁我 王冲齡翊運出要令草昧起文明不教猺獞入鬼魅況君立朝多風節壯心老驥難没滅豫章殺賊八十萬箭花滿眼刀磨血是時 天子動顏色璽書下勞錦歎織何人解妬甘陳功欲畫麒麟不可得坐閒絳灌誰與倫自言兒輩上將軍偶因半醉罵權貴拳折卿相不須嗔幾載沉鬱劍光澀夜半猶聞山鬾泣昨日躍馬過金沙玀玀爨爨豎毛立王師新蕩水西城南謝北謝各罷兵繼此全歸羅殿部獠狸巢穴一時平我昔交君在長沙日醉洪公宰相家東西分手各雨散今日相送復天涯送君行難為別爾我仕宦各他鄉南雁北鴻勿斷絕以公兼德今作師蛾子術之照蠻彝文翁常衮彼何人向來文字啓西秦君不見黎平公楊監軍身當國家板蕩日吐氣猶與山河壯深山大澤產偉人鬼國何曾無將相

送胡都閫之江東歌

胡公與我交五年兩度相逢俱在滇一朝南去問樓船故人撒手如雲烟問子何所之將過匡廬凌三山問子何所携長劍陸離吼龍泉少經大小百餘戰指揮壁壘白羽翁左手跨得左賢王右手撥刺天山箭自從王師定雲南牙旗畫捲画角閑昨者一鼓水西平紫犵花苗敢縱橫盧循孫恩已報滅海上鯨鯢尚餘孽尚書忽下討賊符偏師江上埽逆逋采石磯濡須口此是長江南北要害之淵藪莫愁湖上六朝松歷代繁華在眼中倩子今飲建業水毋使他盜窺江東

陳將軍歌

君不見北平將軍礪寶刀殺賊中原如刈蒿晷記當時陳汝戰西精旣平嵯岈高有子弱冠猛如虎東髮欲取河南土當年李闖氣最雄一時眼底無關中大梁城角正鏖戰賊之右目忽受箭江東不為赤縣歸回首玉座已摧陷將軍躍馬定三秦雄師十萬埽黃巾偏師又定梁州亂手闢河湟下崑崙河堤當年捲郗子萬户千門化作水圍城半載攻不下自非將軍不至此提師還復入六詔翩然為闢昆彌道西南天地待君開車里緬甸一時造為君酌酒為君歌子方年少我婆娑依稀記得四十秋我與太公同醉古穰州太公據鞍顧盻氣雄豪子亦彎弓上馬身如絲兩世交情何繾綣白髮鬖鬖淚如霰

張晦先柱史歌

當代柱史何人斯我聞身起常山郡臨軒天子賜酒頻番禺朱崖君是問是時東南亂初定羅浮山射海光動新羅百濟皆來朝珊瑚翡翠齊入貢西里浪泊無盜賊鯨鯢息浪星月白尉佗自用天朝禮呂嘉更鋤邯鄲色是時蜀道尚縱橫白骨如麻積錦城君為一開褒邪路

劍閣如砥雪山平更念西南煩司馬詞客猶勤萬里駕
指揮乃見冉駹通閉關能使吐蕃下惟我老髦與君遊
知君詞命居上頭衰音𡁻彼竟陵儔草𧎾蟋蟀聲啾啾
我時抗浪渺難匹跋扈飛揚無與比此日甘心死太原
敢向中原問牛耳今之著作誰鉅公孟津已葬北邙風
得我與君相犄角不令夗缶揺黃鐘君方年壯我已老
邂逅逢君蘭滄道縞紵雖然是新投海內應求子舊好
幾日同看太華雲幾回共踏昆明月人馬辟易失枝梧
不覺牙旗竟爲折我方跨馬入燕趙萬里行被金門詔
秋風颯颯下梧桐故人把酒傷懷抱我去君來經歲暮
雪花滿眼盧龍樹有時燕市還對酒相逢更折高梁柳

附
送彭禹峰先生應　詔赴都門歌
真定張純熙晦先
銀河耿耿秋月白我友策馬長安陌　天子側席憶
長卿獻賦長揚聲名赫天涯此日惜離觴同人攜手
上河梁別余燕趙悲歌客把酒臨岐倍慨慷文章有
神交有道世人紛逐何草草先生力起八代衰障砥
往瀾於既倒少小本具封侯骨健翮排雲似秋鶻彈
琴曾坐單父堂一劍能當十萬卒是時潼關已不戰
賊兵直入昭陽殿陳陶青坂事可悲荊棘銅駝勢忽
變徒跣哭廟血淚乾身著麻衣歸鄉縣傳聞弘光已
南下國事蜩螗胡爲者官爵塞滿石頭城南渡威權

歸左馬先生披髮入山深却聘書答史道鄰楚囚對
泣嗟何益閉户聊爲梁父吟　清朝乘運秉太阿
世祖奮起揮　天戈先生龍臥起南陽報韓不作五噫
歌　朝廷開國重選舉秉憲銜文過三楚酒酣賦詩
黃鶴樓王粲禰衡等爾汝氣吞五岳猶未平直欲乘
槎問牛女仰天大笑惟李白下視羣子如腐鼠片語
傾動洪丞相握手風雲孔武壯隨藩開撫闢黔陽既
脫大夏列亭障旌旄直到海西頭豈徒爨僰獲蒟醬
建牙吹角西南行妖星夜照靖州城前鋒摧陷狼烟
滅潢池何人更弄兵先生臨敵意整暇羽扇綸巾眞
不亞手提寶劍七星文猸臂挽弓左右射麾下健兒

氣如虎丈八蛇矛銅牙弩斬盡鯨鯢走欃槍積屍流
血武岡土嗚呼此事二十年父老銘勳勒燕然功大
謗生反受過揮手長笑遂歸田男子蓬矢射四方宦
遊何恤走邊疆伏波山下著述多斷獄明刑復牂牁
兩涉滇海泛昆明太華峰高對嵯峨人生建樹何須
早鬚髯如戟君不老匹馬秋風黃金臺傾倒燕山意
氣好漢文下詔方求言羨君應詔登金門董賈天人
治安策移榻前席動至尊嘉謨滾滾告我　后臨軒
讚嘆不絕口御蓋調羹親賜酒石渠蘭臺重君集經
國文章垂不朽君曰俞臣曰否元首康哉臣拜手此
日遭逢眞不偶萬里之行自兹始鷓鴣亭子河橋柳

古道離情歌一曲君今何辭醉百斗況有文章垂不
朽

將遊燕與鄉人趙鴻章飲別因訊汴事

予居汴水我南陽居然與予成鄉縣鬖鬖白髮六十年
間關萬里乃識面晤予昆明傾蓋中無數荷花隔岈紅
美酒十千來醉我無端却憶大梁東依稀猶記前朝事
賊壓四境門晝閉青犢銅馬如堵墻嵩山震動黃河沸
何來蟻穴潰金堤浪湧如山熊耳齊艮嶽浮圖無是處
賊方大戰虎牢西白谷既敗潼關𨙫横行燕薊眞無敵
義軍數萬塡東海不遣孑遺染鋒鏑此事去今已廿年
眼看白波化桑田朝廷仍有河南地禹蹟茫茫走潁川

世間往復亦常理治亂相循十二子今日相逢在天涯
對此能無憶州里爲問亂源事若何王侯第宅汴梁多
一自腹心遺傾陷盧龍古塞失嵯峨堤柳飛花似夙昔
繡壤山河竟崩圻不堪馬首望東京泥沙何處尋遺迹

洪丞相以經略治兵長沙予時以白衣從軍與今
臬司孔公共事稱莫逆會有飛語中兒子孔公治
之得亾恙閱數年矣官滇黔如一日也會有燕行
賦此情見乎辭

經畧治兵長沙日西南猶未歸郡縣沿江羅列羽林軍
洞庭上下人情變是時紫陽界鴻溝列戟如麻簪栗裯
夜來詗伺防叵測衷甲蓐食古戍頭岑年一人女墻中
夜半醉墮藥局東夢中云是夜郎使爲人穿鼻雙頰紅
一時軍壘乘風起如得敵國汨羅水得君鞫治衆無譁
投彼亂人付豺虎此意感君十餘年馬首車塵黔復滇
歷亂間關幾萬里我今被詔復遊燕黯然南浦與君別
君方華髮我頭白可知燕臺醉酒時等閒還憶長沙客

讀史亭詩集卷九終

讀史亭詩集卷十

南陽彭而述禹峰甫

五言律詩上

平陽亢園

名園足勝事況復枕城隈疎樹蒼烟斷遥山暮雨來池面隨欄曲客身煩鳥猜欹空穿石壁綺閣綴高臺取境寂喧外何妨近市塵木牌花姓字墨繡壁山川霜氣空堦爾藤條古徑牽到來餘一恨無竹著松邊

靈石道

甫息征塵路空林獨鳥鬧前山知是霍有水不離汾到處武安廟荒坵國士墳終南黛色裏烽火黯斜曛

拜辭母墓平陽將卜居鄴下

嚴飈吹霍岳灑淚別孤墳黃土長年草暮山何處雲旅魂關塞濶歸路死生分總廢蓼莪句淚慚烏鳥群新阡傷異域只此愧兒孫豺虎迷鄉夢蓬蒿長墓門殘鐘來廢寺冷月破孤村秣馬西陵道傷心不忍論

同張雲齋避亂南徙自共城沂道二百里尋覺斯先生舟於黎陽聯檝而進載詩見投依韻奉答時甲申二月

舟檝同今日干戈彌十年鄉人俱異縣旅況復凄然缺月江城暮青條野寺烟古來說廟算何以慰安全久絕家園信所親何但疎那知衛水上得傍一舟居短劒觸沙冷危檣動夜虛東南堪避地鷗鷺待平墟揮手黎城去孤舟泛曲汀沙看浴鷺白雨送遠山青好對雕胡飯同翻貝葉經黃蒿紫帝里知舊感晨星已是聞聲至相憐況異鄉時方悲處燕誰復志封狼雙槳中流濶孤燈夜語長弘農未可問不獨是南陽沙鳥私相訝高旌照古原山川叢鬼厲樵牧侮官尊失據黃河水難憑露布言試看淇衛草血帶馬蹄痕同此北風意相將一水湄春來或舊雁花發是何籬坐感物情變寧非人事爲淮揚一片月瀟灑照青蟵

蘇州徐元歎

拓落以今老儒冠戀鬉絲到門紅苋發憂客老蘭知定有名山在寧關我輩私晚風留石岫習習過軒帷

虎丘

好山今日到夏雨正凄凄僻徑石光澹蒼林虎跡迷轉憐吳苑草舊接越來溪香散紅羅裏斜風煙嶼西

湖心寺步覺斯先生韻甲申

知有湖心寺春烟一棹過栁風吹白鷺沙嶼隔黃河客夢旌旗遠僧房薜荔多蘆灘橋上月慘淡意如何不見北來信空餘南下情水涯忽有寺春杪未聞鶯客況憐荒驛江風識舊京嵁巗棲息穩只此愧塵纓

寄謝世培中丞

炎舟威季夏綠縟鬱茗谿晚見孤雲去凉披一水西浮

圖歸野鴿荒廟畜山鷄却憶維揚道江聲雜鼓鼙

去年六月裏侍母太原城此日吳興路愴然感嘆生丘園煩束帛忠告愧干旌況此故鄉遠啁噍燕雀情

金陵中秋 甲申

積葉空齋坐羇魂倦不支他鄉愁對月多病強裁詩國事存諸老江風冷一巵昨聞淮上壘軍氣振熊羆

相看難成寐涼風動水湄棲身何地可乘興此宵宜榴葉承虧蔽桐陰覆合離無端思舊歲照我大行陲

贈沈崑銅

慊慊太平路曉鐘促假裝濟流慚苦葉蹋忽寄青堂豈必才名誤堪為吾道傷淵聞淮渚上師旅正張皇

牢落靈墟酒菀枯賦所遭星應潛處士烏許註功曹一殺供人快頻揄恣鬼勞綺疏蕉葉雨蠹腐舊離騷

阻風登天門山同九玉

一雪動旬日積寒凝客舟凌晨來古寺敗葦咽殘流債帥紛難數封侯志未酬何當采石上醉弔謫仙樓

寒日江天暮丹爐對客趨凴欄翻野馬皺浪拜江豚樹薜連身古山蘿得勢尊擇冠餘短髮足不下松根

望望鍾山路逆風吹日曛長年紛入市舞袖半從軍乾鵲何林去荒雞昨夜聞飄零感歲暮目斷楚天雲

冬夜讌集

他鄉值歲暮濁酒對層冰孤緒易為感散懷殊未能流

歲促凍草晴雪帶殘燈可有寒園夢明朝許細稱

訖不得安謀無端歲且遭土風祠竈餌旅況澀乾餱舊宇清江浦高藩黃鶴樓材官來帝眷雨雪正彪彪

識舟亭同劉公勇

江色來亭上高寒滿萬羅遥天傳雁呼冷石咽漁歌古北風塵暗西安戰伐多三山青不改斗杪澹金波

丁隆吉墓

一棺攢客骨嚝莽著荒丘護國殘鐘夜蕪陰落木秋玄壺耦穴住白浪湧江流不盡山陽淚他鄉憶舊遊

平生磊落意伊鬱孝廉魂古瓦沈秋水初楓染斷垣尚聞行李去無復老奴存珪冷蝬磯月青畦入舊軒

王渭竽墓

蕪陰來哭爾蕭槭及秋晨衰草他鄉淚沖齡半世人聰明眞宰妒筋力戰場辛無地藏英物風回揚子濱

殘魂眞惜汝披棘認崇岡處世同朝露鐫碑註夕郎寒林羅橡栗華髮痛耶娘咫尺賢書鬼相將入故鄉

乙酉春客秋浦故鄉蕪穢胡纏郎館我池陽馬倩若奉差詒復至長安兄弟遂得三人

五載粵東客飛廬萬里來關河叢涕淚星物但徘徊花燦錦駝烏草薰文選臺他時郡國志流寓傷君裁

太原重九日百死罹憂身杜宇眼中血鬼門關上人泣咏經癸甲 母亡於癸未九日 灰劫憶庚辰飄梗嗟何及能忘京洛

塵

聞建德東流破

二邑相連陷不知何處兵長江未可恃天道亦難明怒雨崩鯨頷沉谿度虎聲東南王氣在拜手祝金陵

僧院七里

萬樹綠相學竈觚連水灣菜花分竹出雨氣著苔開喜遇蓮花界如遊檀特山塵勞憐底事午夢落雙鷴

春同王九玉張箕疇遊杏花村尋坐三聖菴中

共憐花事老游思未能緘竹影沈杯綠山容入望饒春浮雲溼樹雕窟鼠憑嶬杜子眞如在遺踪問木函不謂傷羈旅此生雲鶴甘松毬方滑屐榆火正燒龕女

曳三春態山拖五里嵐方塘碧水靜柳髻正毿毿

寓和甫園東發若子相

柱石今誰賴樓船薄帝京徒然勞秬鬯悔未惜縶纓烽火邗溝夜蟲沙姑孰營可憐南北史又復記皇明撥杯讀往史夏院每蕭森皮結栟櫚重花敷落葡溪鼎鐺憂未巳蜂蠆苦相侵誰撰景純賦徒堅江表心

山居

紅藥空相對清谿每獨尋蠍蛺豐草立朐胊蒸堦吟斆學荒兒久通侯報國深商於殘成壘回首一沾襟積雨方朝霽東山小屋喧蛇師緣竹杪與父抱瓜根徒見新林渡無聞瀍洎屯何堪舊相國飽載入閶門

再聞

徒然揮涕淚兩至友人書不見六師作空憐九廟墟關山來鐵馬將帥負銅魚回首新豐市依然漢帝居中興成底事灑血謝熊羆灞上無堅壁符離又喪師庭花箋曲日桃葉渡江時却笑黃冠惧同歸一死期君在蕪陰死今宵夢見之聊爲李翰傳再賦杜陵詩國事金甌破天心海颶吹皇輿三百載誰與競鬚眉

谷菴喜次尾九玉見過

遂能攜手至欲發且逡巡堦雨王芻長林風黃鳥頻花臺沉夢蝶蝴眼射遊人白社嗟何晚甘蕉自許身不謂里中寺來游始此年溪山誰杖履書帙供餐眠旅

次逢秋浦高枝急夏蟬可能杯酒外相與證青蓮

寓高田將復移居七里吳次尾緒倩發若和甫幼

箕子相遮留谷潭菴賦此

逆旅稱家衖慇懃兩月中能無思代馬猶未厭雕蟲蜀郡浣花叟周南太史公何當返北棹蘋末起秋風別離良獨苦況復是心知微雨青蒲上斷橋殘月時思玄同作賦招隱各裁詩回首天涯遠雙蓬鬢欲絲感君情繾綣遮我過拈提秋浦未歸李秀山今姓齊教兒慚刻鵠蹴友負聞雞孟六襄陽去詩名滿大堤晨興髮未梳接得小兒書爲報諸君意同捹遊子車高材堪逐鹿彈鋏恥歌魚廡下從今賃端居賦遂初

谷潭菴胡王中來留飲松下

山關南北路屐齒到從容活活楣前澗陰陰屋角松樵虹插地肺靈瑣決人胸坐看石盤上隤藍出亂峰

山行四十里蜷曲到瓜田看我忘三伏知君踰五年青楓蒼鼠擲斜嶺老猿懸款欵綠沉裏衣紫萬壑烟

再至池州

二月齊山上孤亭入翠微重來紅蓼發再見錦駝飛秋漲雉城矮塵生塞馬肥傷心江漢水猶未片帆歸

箕疇覆江得不死

留得餘年在茶鐺倚病軀良朋今有二生死直須臾方信水難玩旋知天可呼故園佳節近誰共泛茱萸

那知天塹內白骨變紅顏憶過烏林寺同看赤壁山魚蝦慶弔裡神鬼醉醒間却笑孤燈下鮫珠溼翠鬟

寄懷吳橫溪

好月并州夜離群計五年狂歌誰共酒患難幾呼天君父歸殘夢身名等逝川不才我與爾往事愧凌烟

雙清閣同夏使君 有引

順治戊子夏五月提師入黔道經邵陽藩使者夏公揚名與余同官晉陽友善再晤於玆八年矣邀飲雙清閣是日密雲靉靆無風熱甚散去後二日攜門人張鵬翼暨兒子始起復來兼小船渡河問北塔再旋登石級入竹路淡曲得寺歸又同遊者為溆浦令雷鳴皐也

同作并州吏別來逾八年蹉跎空白首遲莫未歸田曲檻憑蛟窟流雲傍佛巔揮杯邀石丈醉倩北窗眠

楚郡何頻陷沅常與靖州蒼生孽未滿恭順去難留俗自傳青鬼冠仍着沐猴欣聞兵馬使解纜武昌樓

蒼寒入石路綺閣俯江邊剩此高山寺猶刊往代年青崖藤竄鼠孤塔雨鳴泉香稻汙邪綠爭如故國田

二水清如許環流寶慶城青林留客坐舊雨溼鐘聲天末憐知己南方苦用兵紛紛車馬夢回首故園情

翠靄微茫處孤亭暮雨時茂林群寺出長笛一僧吹遠拓夜郎地重開武帝池匡襄慚大業六月自王師

寶慶送張圖南丁憂還德安

七月邵陽路臨岐送汝歸碧梧初落葉荒郭見殘暉雲氣桃花洞江聲黃鶴磯獨憐疋馬去雙淚溼征衣

記度洞庭水湖南葉再黃苗民猶負固佗尉尚稱王橋色寒衡麓秋風緊漢陽可能忘竹帛來共老都堂

湘潭秋雨

九月湘潭縣征車苦未休蠻歌三爵罷詹溜一燈秋鄉思雁峰頂浮名蜃市樓昊天亂靡已烽火報荊州

恒雨真無賴飄搖黃葉天壁蟲爭作夜雷響乍如泉宋玉初悲後媧皇未補前憑書報俗史麟筆紀何年

箕疇墳

斯人胡不壽零落紫山春搜古抜金簡傳家厄石麟夸
門梁苑雪燕市馬蹄塵遮莫前朝事傷心問舊人
往年南下日別爾在牀頭不記作何語相看淚各流舊
交新兩散故國老鴉秋慘淡徐州月猶懸燕子樓
塾師同負笈略記少年場奇穎君稱早飛揚我獨狂鷄
聲催曉月芳草逼橫塘底事都成夢孤墳春柳長
鼎湖龍去後避地在南方舟覆君猶在夜闌燈共涼何
當牖下老不及白頭亡猶有烏栖樹牛衣泣汝傷

庚寅七月自登岳還至衡湘東岓忽見白鬚二命姬人拔去

昨日衡山道猶誇未老身何當螓首下忽作燕毛人去
惡原當盡拔尤寧厭頻風光憐白傳博爾一時顰
逼人何太遽薄雪到長林無鬢堪陪汝守玄良苦心宜
途容此少爾輩惡他滚拙矣安仁賦二毛憂見侵

庚寅衡山初度

衡嶽清凉寺一年三過之老僧能愛我初度況隨兒短
鬢風還勁孤舟雨亦奇梅花南國早開過舊來枝

過洞庭

湖南四載客今識洞庭君岓黑鴉成壘沙明鷺悞群蛟
龍還割據草樹此平分禹蹟九江在春生極浦雲（先是陸行）
誰說洞庭濶今纔受一舟江豬迷舊窟地肺結新丘脉
絡通吳會風聲壯岳州適來不渡此應亦負南遊

水勢雄秋夏我來正月初傳聞八百里今見果何如氣
槩還張楚江山舊起予黃陵祠上井可有寄來書
兩月湖光裏舟中望岳陽風雲何慘淡蛟蜃見行藏短
鬢誰知巳低眉憶故鄉巴陵堪買醉春色報垂楊

荊州晤劉生（劍光涓川人）

南郡干戈壘蒼生喘未蘇林猶啼怪鳥雨尚嘯封狐覇
旅空才子雄風舊霸圖蘭膏鄉夢裏十載大梁都

辛卯春暮同座師薛相國兩郎君出遊西郭看鐵鍋歸集眞武廟

是日來西郭春風盪馬頭高臺唯見寺老樹但呼鳩土
蝕前朝鼎城傳故國侯湍流舊無恙浴鷺滿平洲
春郊時極目猶是舊山川殘堞浮圖出晴煙燕子旋枯
僧淡藿後野話夕陽邊片石成今古還鐫隆慶年

辛卯夏中鄉送菊溪之商州

百二山河在星文動使車腰鐮入麥阪曉露溼葵花戰
壘潼關暮垂楊渭水斜邵平如可問寄我舊時瓜
兩散前遊日傷心憶國門不才我自棄有子在中原殘
戍干戈壘荒城虎豹屯三秦定有檄早晚去戎軒

明遠頂同薛爾儼爾昌兩世兄（完泉郊）

騎馬東郊外堤邊芳草生憑墻倚老樹隔寺見流鶯青
黛餘殘照白沙裹舊城炎精飛雉處突兀暮雲平
南陽城外寺紅碧只三層攜榼聯同輩鳴鞭問老僧兩

倒前朔樹墻留十丈藤春來啼布穀猶傷漢家陵
昨日春陵道傷情二里橋殘香逐蝶化勝事與烟消麥
阪猶朝雉荒臺見晚樵南都賦可作橙橘雨蕭蕭

棗陽東野憶王布衰

泥塗思老友此地惜重遊水寒魚蝦少荒墳薜荔稠故
人猶繫馬新雨正呼鳩賸有青氈在傷心問白頭
長年不可見舊舍水之濱無復蒼龍杖難尋化鶴人春
陵氣已盡峴首淚如新莫怪西州路征車痛轉輪

別江寧令杜丹丘

此日江邊客他年晉水人相逢憐異地老去欲沾巾舊
夢銅駝陌新詩寶馬塵鍾山松柏路況復化為薪

小孤山 辛卯八月

煙波望不極兀湧一峯尊樹奪鮫宮入日吹鼇背昏何
當插地脉從不見山根一片鄱陽石比肩呼弟兄
江心起柱石獨立削青銅浮玉稱東帝大孤森雨雄客
身窮鳥道寺脚踏龍宮八載名山約今朝喜便風

池州母誕 辛卯

八年不見母飄泊況他鄉攬鏡憐華髮稱觴憶北堂蘆
花秋浦黯木葉禹山黃封樹思先壠悄悽未合防

辛卯中秋再泊九江 有引

乙酉八月十五泊舟潯陽皎月對酒望匡盧山
在眉睫間今八年矣會辛卯秋適有金陵遊溯

洄鄂渚復以是夜繫纜此處殊不見月看盧山
蒙蒙略辨因念八年來天道人事為陵為谷顧
予前後兩遊不先不後俱以是夜作盧山過客
亦佳話矣

八年如轉轂兩度此中秋好月難重遘空江只自流蘆
花漸地主鴻雁識征裘轉覺盧山好多情不在遊
盧山五嶽外獨自結奇峰兩度來雙槳孤踪欠一筇江
邊呼白鷺天外暗芙蓉不見潯陽月淚杯度曉鐘

九日沙洋舟次

此日思吾母重陽忽九年短逢新歲月雙淚舊山川客
火紅蓼岸暮鐘黃葉邊征鴻來不倦猶自去南天

池州母誕作係辛卯年此九日沙洋舊刻又序在辛卯中秋後可見亦同一年作前此乙酉燕關九日賦得菊花從此不須開詩有悵他九日菊摧我百年萱云云蓋祖母生於八月六日殁於九日公每還是日必有哭母詩今集中或存或不存以公生值戎馬倥傯之際故多遺失今止就存者考之亦可見公終身之哀無日忘之也己丑三月日男樟泣然謹誌

和王覺斯先生哭新野二馬公詩 有引

先生辛卯冬奉使蜀還道經新野哭康莊九逵
二公於其第時先生病甚歸孟津之次年壬辰
正月以詩四章寄冢君雲孫二公與先生四世
交誼也詩後跋禹峰知必屬和共成一卷懸之
祠中云云閱三月乃聞公訃予往弔歸雲孫乃
以前詩見寄索和因和之哭二公兼哭先生矣

星車來蜀道灑淚漢皇城古驛飛殘雪檐帷欲二更中

原文獻盡白晝虎狼横生死交情裏山川見哭聲

萬里關中路單車白水鄉長安憐舊雨殘夢憶黃粱御
禁還鴛鷺沙塲老驌驦尚書冬日淚蓑笠暗斜陽

心知與世訖到此只山阿雪苑留歌舞藥欄飛薜蘿西
州情自劇河内恨偏多回首洛陽道其如白髮何

如公亦復死枉自哭詩魂散矣長安雨傷哉白水村攀
藤來鳥道策杖過龍門豈意中台圻華堂酒未溫

秋陂寺 在郾城西五十里一名鉢盂 壬辰八月

秋陂縈繫馬古院倍堪憐茂草埋前徑落紅流暗泉雉
飛老佛頂兎立臥鐘邊幸有蒼苔護碑鐫弘治年

我聞王太守弱冠治穰州召杜人[illegible]空往河渠書尚留荒
陂啼布穀老衲飯黃牛鵲語眞堪驗蕭蕭蘆荻秋

宛南晤黃學憲兼憶令弟源簡師

舊雨勞殘夢蹉跎十八年荔枝肥海國鴻雁斷南天空
執郎官戟難忘圯上篇君家荊樹好分植草廬前

春感

只尺西山盜遊魂尚未擒孤懷惟白雪病骨且長林黨
錮留張儉時危憶郭欽無端霜髮裏歲序復驚心

上元

上元又復至敢自負深杯細草長年綠百花今夜開封
蛇驕楚甸河伯吼梁臺幾夢金門友長安使未來

臥龍懷古

帝里荒岡迴人傳蜀相居空堦聞雀語危石讀蟲書王
業成三顧臣心在一廬中原猶割據東伐意何如

麥此中興地重來擴漢疆憂時還抱膝遇主起南陽天
意留神鼎中原見假王老臣不盡淚白水自湯湯

躬耕原此地更莫問襄陽涿郡風雲日東都戰伐塲吟
情留管樂兵略走關張六出能無死雲臺未可量

山東梁父日已抱漢家憂鄗塢初燃董樓桑已識劉從
王同白水遇主似陳留蹉跎張鄧業流恨失荊州

林居和戴經碧見寄

畏日長林下何人共一觴休心同瘣木過影見鶯黃大
業留華省雄心付戰塲相期重載酒白水醉斜陽

亂離經十載慷慨且呼觴國計留甌脫將軍失大黃 時楚氛尚熾
窮林喈夏鳥山县滿秋塲旣遇漢文帝何勞哭洛陽

癸巳六月十四鄉雨書懷

凍雨來何急村波没樹腰漏屋驅仙鼠危枝墮馬蜩 蝙蝠為仙鼠蜩中最大者為馬蜩 不辨白門練如觀赤岸潮羽書南國緊兵氣
不曾銷 時王師駐寶慶

小水能留客崩崕未有橋村居忽十日淫雨過三宵溼
樹宛童落腥風醜扇摇長安莫更問生事寄山樵 爾雅蝙蝠醜扇注好摇翅

一夜西岡水土門洶欲平無人更載酒有旅尚盈城莎
薜緣墻上雍渠得意鳴問蟆何所為喧沸過三更

帝心不可料雨澤真無窮窪土鵝車死喬林負雀雄近
床鐃濁酒隔壁見長虹念此不能醉馬蹄吾欲東鵝音溫鶂也以
（捉雀名負雀）

五年不出户今日復離城舊鬼陰宵哭殘花半樹明空
山聞鑿木夏日見商庚海内誰知己離群感又生（兩樂鸞鑿木）

東佟懷東中丞大梁兼寄聲周元亮

秋雨留新爽山花滿汴城故人餘蜃海藝苑走蠅聲往
事新亭酒孤懷廣武營信陵坐上客若箇是侯生

猶記一杯酒秦淮古渡頭乾坤賸老革魚雁割鴻溝竹
種辛夸塢詩傳杜若洲遥知海國使舊夢落穰州

七月十九聶元賓庄是日次兒京至

蜻蜓非一處禾黍間秋塲兒面增黧黑客書題正陽隤
垣迷黠鼠商葉老霜螢見説河防急丁男滿大梁

城西三十里古道半泥沙驅馬臨淄縣蕭蕭黄葉斜衣
冠猶洞口鷄犬自山家何處嫖姚壘烟沉水一涯（去冠軍里餘傳霍嫖姚墓）

張村寺

疋馬逢秋霽殘碑入廢壘土垣餘茂草山堡見桑田魑
魅凴人嘯麒麟傍塚眠商飈吹不極落葉滿晴川

冠軍城

舊封傳戚里知是漢家侯五劇蓬蒿滿荒村薜荔秋江
山存石馬風雨入鵂鶹莫問臨淄縣黄沙古渡頭

官舍烏巢

春煙彌望裏偏占最高枝卵翼誰能禁鴟鴞未敢窺方
知憑禁樹正好護佳兒分付東皇主莫教風雨吹

聽友人談密縣松高十五丈

百里蒼蒼色冥濛曉日高蒼髯分嶽雨白鷺濺江濤僞
爵羞秦帝雄風拔虎牢消磨萬甲子大地見秋毫

道士巾

低頭思往代羽客自堪奇共羨綸巾好休教白髮知龍
章司隸盡虎士典巠垂長劍陸離者切雲空爾爲（虎賁士貌似中郎）

一代時王制峩冠化作塵侏儒近逾飽優孟一番新誰
漉籬邊酒猶存墊後巾聖恩高莫戴嗟爾觀中人

甲午除夕

五十明朝是孤燈且半酣青雲辭魏闕白首老江潭楚
國餘三户柴桑見五男横塘楊柳路策杖許湲探

乙未元日

短髮羞窺鏡今年更可憎餅梅還慘淡仮馬故崚嶒笑
任來高密兒疑是景升故交零落甚貰酒問山僧

一松亭

騎馬東郊外寒煙入望來隤隍還寂歷廢壘故崔嵬貍
母屠酸棗山樵陷野梅戊兒腰羽箭時見獵禽回

行行春又去白髮逼人長半靨桃容濕通身柳骨狂呼
盧遮别墅牧豕過隣墻取較羅城裏幽心未可量

老傖雖尚在傑閣更無存瓦雀譁生客棠梨識舊村經
營都腫樹溫飽在衙門斜倚黃牛背漢書時一翻
距城剛五步便是自縣身猶用前王臘休嫌四壁貧竹
松開委曲巖壑譜清新海內傳佳句羞稱慶曆人

銅雀臺

離宮何處是往事倍增愁霸氣潼關外文心赤壁頭明
珠埋舊草鬼母哭荒坵冪歷寒烟裏西風菡萏秋
英風不可見落日下孤城綺閣雄狐據銅臺勁草生乾
坤開閏統兒女戀多情松柏西陵路似聞鼙鼓聲
薄暮臨漳道悲風何處來西征元有志漢業未曾灰氣
壓鮮卑外名成官渡回一抔香履盡千古大行隈

舊都凌趙魏硉矹此臺高短賦餘橫槊雄心見捉刀山
河難誓漢曆數竟歸曹滿目沙場淚朔風摧斷蒿

信陽西乾明寺 乙未七月廿二

崎嶇千里路驅馬泌陽東暑氣晚猶酷山身遠不窮僧
當荒歲老蚊是早秋雄依舊寒堦下蕭蕭旅夢中

申陽晤丘魯瞻夜坐

竟日輾車輪晚山秋氣新鐘聲催旅鬢蟲路妒閑身王
化周南地華風江左人良宵千里共思與季方親

孔皙按光困坐署中憶之 同魯瞻時携兒始赴北上

蒼梧山下別六載悵離群淮水來何暮秋蟬不耐聞紫
荊花下酒鴻雁嶺頭雲展轉不能寐剔燈為憶君

迤邐安昌道危溪著板橋山農常畏虎客路但聞蜩別
淚思南粵殘年復北朝蹉跎非一事獨立向中宵

晤汝下李一韓

曩年遊楚日得子國陵書一札何曾報多情愧不如豈
知淮水上竟似大梁初白首秋風裏荒城落葉疎
鈴閣秋烟迥南湖草滿堤戰塲餘斷鏃后馬臥黃泥晚
照薜蘿瘦天寒烏鵲低殘碑荊棘覆無路覓淮西

因王鵬起思太原舊遊

管涔脚下路還憶少年遊夢裡名山改尊前白髮秋邊
風吹畫角旅雁過譙樓無限并州淚逢君緬陌頭
往歲鳴琴地今聞塞馬嘶青苔迷畫閣翠羽醉征鼙日

落岢嵐暮雁飛句注低華顛思往事強半太行西
舊遊真隔代奚但感黃壚煤窟藏山鼠戟門跳野狐毀
身誰報主忍死未存孤剩水殘山在沙風日又晡
墨綬他年客翻然牽旅魂石田餘户口羯鼓厭王孫土
蝕隋宮瓦花開李后村沸昏天地滿無處覓劉琨

中牟道

濁流無定渡走馬逐風湍纔至河南岸應知薊北寒隋
堤楊柳禿雪瓦故宮殘廿載兵戎事行人掩淚看

宜溝驛飲喬鳴軒馮秀才

西山新黛綠頹壁老沙鳴策馬逢亭長關心問友生殘
風催薄暮缺月帶層城廿載黎陽道蕭蕭白髮明

仲康祠

循良不可見往事記中牟下邑留殘齒馨香薦一丘林
獐爭壘出雪壑帶春流無限前朝淚傷心古渡頭

衛輝投張調鼎觀察予戊子與公及徐總戎共守長沙今丙申十年矣

憶作長沙別悠悠十載中關河豺虎裏歲月死生同舊
跡真如夢重逢盡是翁行山萬古碧好照一樽紅
聞爾蒼梧去威名百粵尊何期來薏苡猶未奪崑崙歲
序孤鴻雁干戈老夜猿十年炎嶺外零涕對華軒
共作湖南牧我歸君亦歸白頭空被放血戰幾重圍官
路憐同病森山見落暉共城泉色好把臂問漁磯
幾醉君山酒同看岳麓雲別來誰念我夢裏數逢君鐵
騎關山黯金甌歲月分潭州餘父老淚隨舊將軍

磁州晤湛虛司馬公曾為兩廣總制

廿載鄴城路征鞭十度過故宮妖粉盡舊壘戰魂多歲
月空三徑山河老一簑嶺南銅柱在風雨黯嵯峨
南渡倉皇日桃花水上舟王敦終禍晉庾信竟歸周國
事苞桑失天心碩果留韓仇應已報好共赤松遊

讀史亭詩集卷十終

讀史亭詩集卷十一

南陽彭而述禹峯

五言律詩下

石城晤門下士常寧刻集

列帳談經處凄凉此再過一身行老去諸子更如何成
臼餘烽火大洪翳薜蘿叉憐羊太傅遺淚滿湘波

漢行雜詠

倚徙孤蓬裏遥憐江上村鶺鴒啄蔓藻烏賊湧朝曒暮
暗垂楊曲飀摇素女魂可知愁病眼別有物華存

郢州

枉渚風無定郵程故不前兎鶩頹岍外燕麥廢村邊旅
夢闌山濶鄉心羽檄懸江雲望不極彷彿見晴川

長沙送傅對揚還山東其先官秦被謫歸不遇當事去

長沙逐客地萬古共悲辛況我浮湘日因君去國辰虞
卿終棄趙王粲合歸秦海霧茫茫裏漁竿何處詢
樽酒江城暮帆懸嶽色孤天涯憐謫宦世路齟鴻儒鷗
没田横島鼉鳴范伯湖良書期早寄天地幾吾徒

長沙送李欽鄰之官賓州

誰謂長沙遠還看嶺外行鑾烟開象郡天使過龍城檄
攪迎車色鷓鴣殘雨聲職方猶未盡好報日南平
赤日蒼梧路行旌望欲迷三湘猶畫角九郡自征鼙廢
驛蚺蛇壯殘山孔雀低車書今萬里攬轡見雕題

湘行卽事

溯流湘水上竟日見青山兩急寒皐冷樵稀古度閒漲生昨夜雨崕疊百重灣憔悴征南客何時奏凱還

山坳成水次濁浪奪清流未免天吳喜徒教孔雀愁朱房隣豆蔻青壁腫扶留亂後墟烟少無人問橘洲

慣作湘中客重遊復七年畹蘭何處是茅匭只空傳雲氣呑山股藤觔鎖樹肩小蘼不畏客覔母到沙邊

秋雲排不盡水裔泝無垠篔簹適得志鸂鶒欲凌人賨綵綵音集左賦綵遐荒斷牙璋幕府頻獨憐衡嶽色一看一回新賨紛紜綵鬱中貨名

衡藩舊邸酒南將軍

王孫不可見舊邸作軍營共羡巴渝舞忽聞羌笛鳴玉堦桐影碎碧瓦露華盈十載南遊客愁心一雁橫

又是悲秋日初筵動旅情若能爲楚舞何處得秦聲翠羽當軒媚紅粧耀甲明興亡成底事灑淚忽沾纓

寄黄抑公公閩人名中通是爲吾師阿咸今作永州分守予舊地也湘東別六年矣

湘東一片地曾記共銜杯別憾六年久艱虞萬里來昌黎慚幕府江夏見雄才鈷鉧潭邊樹勞君仔細培

騷屑真無賴從軍賦遠行瀟湘猶旅鬢天地忽秋聲隔代憐師友南陲老弟兄向來跋扈意不敢對君鳴

湘行

彩鷁晴江去諸峰隋我前半年空駐馬七月始閒蟬老樹呑風吼孤篷釀雨眠南來何處客莫是武昌船

長沙中秋同夏人淑黄煥甫及次兒始騫小飲

相逢真不易況復是中秋對此金飈動空憐白髮稠闌山還戰鼓天地自清謳饒有胡牀興何須庾亮樓

只此十年内長沙五度過丁亥戊子及庚寅辛卯暨今丙申其如今夜月更照旅人何帶甲三湘滿愁雲九郡多親知南國酒老髩更婆娑

萬古天邊月人傳此夜明浮雲無處著天籟忽然生霄漢流雲母乾坤貯水晶倚樓何處客惆悵故園情

丙申九日是日爲母忌辰母下世癸未十四年矣

客心無節序難過是重陽異國人空老鄉園菊已黄寒烏號斷戍落木抱迴塘獨有終天淚年年向北邙

枉渚悲風急南鴻幾度過征衫空歲月短髮滞關河劍是王陵苦檄如毛義何可當梟溼地暮雨入湘羅

丙申初度長沙送次兒始騫歸鄧

長沙今送子五十二年人相府空留滞歸途獨苦辛江山撐戰骨歲月黯傷神莫把封侯志荒唐紿四鄰

十年彈指過今日又長沙蹉跌心猶壯飛揚髩巳華長征愁歲晚久客奈天涯誰共屠蘇醉江城隱暮笳予游長沙始丁亥

送陳自修使君之潯州

三湘猶帶甲五嶺尚征鼙坐惜斯人去何時手再攜鷓

鵠啼晚驛桂爨落晴谿千載桐鄉淚六門堤水西

丙申除夕同袁巻嵐李臨淮黃煥夫家弟昉聖守
歲

四時成過客此夕倍難留屈指衡陽路衰年五度遊天
心容虎鬬歲序裂鴻溝兒女天涯意征人竟白頭

丁酉元日同袁巻嵐李臨淮作

百年已過半歲月復天涯況值辛盤薦難堪旅鬢華日
南訓戰象幕府散寒[illegible]風物[illegible]如邊塞人[illegible]

潭州晤汪學士煉南

往事燕臺月淚杯度曉鐘何當經歲別況是異鄉逢怪
鳥鳴花戍奇雲倒雁峰誰憐俠骨盡瘴雨暗芙蓉

長沙送唐廷碩將軍旋歸

文昌推上將朱鳥捲蚩尤旌入蛇盤渡笳吟雁陣秋蓼
花搖漢水楓葉染蘆溝若問牂牁路唐蒙此舊遊

長沙送雪肝歸翼城

天涯成聚散客裏送君歸澤國賓鴻下霜程落木飛他
鄉誰共醉老淚忽沾衣姑射神人在誅茅傷翠微
天子方南顧湖湘未罷師歸鞭逢雁陣子舍遂烏私秋
色綈上晚宦情桑落知蓬根良可念重晤是何期

寄池州劉輿父吳緒倩諸子時客衡陽

石城南去路險陿見斜川訪子淚林裡騎驢小徑邊中
原無祖逖霸業失孫權回首江東事驚心十四年

飄零吳會日喪亂寄餘生豈意寧南檄終成犯闕兵盧
龍驚紫塞鐵鷂度金城往事都如夢江流六代聲

衡州送次尾冢郎吳孟堅歸池

鴈峯山上酒送子去江東吳楚方飛輓滇黔未掛弓存
孤慚李固後死愧臧洪無限新亭淚秋花滿故宮
異鄉驚汝至臨別倍淒其幾作巢中卵猶存袴下兒孤
舟蠻雨歇客路夏雲垂壁裏遺經在無爲學廢詩

劉岵岮校衡竣將駕芝山公吳人

南薰披祖帳郚酒酌青湖荆貢亦浮洛楚風今變吳絳
紗籠翡翠鐵網得珊瑚回首東京事春陵氣未孤

戊戌春寓清涼寺

咫尺湘干路香堂狎鳥飛重來雙鬢改所寓故僧稀夜
雨青林墜春畦紫蕨肥炎荒還鐵馬何日解征衣
百戰衡陽地鐘聲水一涯猺蠻連百粵舟楫帶長沙鄉
夢早春雁邊情薄暮笳還看銅柱近搔首問年華

送黃抑公從軍

聞說沅州下羣雄一水西漢中還借箸關外滿封泥帝
節蛟龍繞蠻雲虎豹啼檄文難父老仍是茂陵題

安仁東郊彌陀寺

遠郭山藏寺此中應有人花藤纏豹股老樹學龍鱗屋
角雲爭護鐘聲雨乍新金剛門外草髣髴見前身
曲徑迷青靄僧雛出樹根偶然驚客至即此是山門苔

辭仇官長輿臺惱世尊却憐霜葉路歸騎欲黃昏

謁杜祠

傷心天寶客遺蛻重衡山水落魚龍窟魂招屈宋間好花隨地發落葉趁秋閑便遇曾麟筆公詩不用刪如公原未死疑塚在江關靈武君臣後詩名天地間亂離來白帝談笑老荆蠻萬古郴江水東流不肯還

晤寶守傅和鳴以下攸縣刻集

他鄉喜汝至把酒醉高岑瘴癘山川合干戈歲月淡獨憐老病態又觸別離心匹馬滇南去晨風寄好音

烏符觀

山月留殘魄蠻荒賦遠征諸峰含夜氣一鳥入秋聲老寺繁雲合危橋古木橫時方憂旱魃況復未休兵

詰曲零陵路殘星髩早窺喬夫紛列炬木客避前麾香稻高田死徵兵寡婦悲風塵遊已倦尚復滯南陲

卜夜征途裏眞同秉燭遊偶然一寺覩引我到林丘半嶺笙簧度方塘菡萏秋仙人不可見遺墨滿山頭

樹腰忽有寺況復帶前溪饌客炊冬筍司晨仗夏雞藥苗瘠土瘦瓜架夕陽低襬襶空惆悵蠻山觸馬蹄

浯溪

扁舟今再至倉猝憶前遊削壁蒼龍躍枯枝怪鳥愁江山傳過客曆數記靈州不盡漁陽恨瀟湘日夜流辛卯一過其下

南荒稱二絕佳句與良書落日呑殘寺寒烟嚙舊廬胡麻萎旱後秋隼踏枝初多少遊人淚傷心天寶餘

名山留勝蹟遺墨重千年社稷孤臣淚干戈死事傳蝸苔十丈碣牛笛一溪烟倚徙孤亭上斜陽急暮蟬

寒澌連腫樹石徑一荒涼刺史何年去蒐裘古道傍金仙成地主貍母臥橫塘欸乃滄浪外如聞呼漫郎

郴江別高晳省刺史時予將遊滇公以壆誤歸山東

緒風催落葉孤館歇征輪對此一樽酒相酬萬里人好朋難聚首別淚忽沾巾聖主西南顧能高臥海濱

桂陽山中晤黃生

聖世留遺老青山戀腐儒遊人方下馬稚子解提壺我

愛陶徵士人傳龔大夫多男兼大隱談笑謝安蒲

武陵晤游漢叟得周元亮手書

誰憐離索久好友各天涯瘴海一鴻信荒城四月花君仍藏廣栁我尚滯長沙患難何曾共臨風枉自嗟

共醉高梁月分飛忽四年艅艎連海嶠羽檄滿湖天籍喜元豐削名從黨錮傳一書來正好況値武陵船

湘中送戴生歸孝感

送子洞庭去瀟湘一葉舟可能不共醉其奈此中秋漁父滄浪晚歸鴻白兆稠庭闈方健在莫滯武昌樓

官遊白髮裏無汝不開樽維楚還多士何人念舊恩餘皇凌建業鐵馬指荆門子舍郧山近黃花綵袖翻

自古文章客難兼義俠存孝昌維戴子此事可同論慕
雨催黃葉南荒斷旅魂相期江夏月醲𩞬對芳樽
藍縷開疆日談經鄂渚城相從誰古道洵美爾多情九
折湘江轉千山落木平南霜初度雁旅夢憚秋聲

潭州送王小猛從軍雲南

岳麓黃花爍椎心事遠征他鄉猶送客天末若為情木
葉當霜下秋鴻帶雨聲遥知緬甸國更築受降城
立功須萬里慷慨爾西征瀘水蠻烟合金沙戰壘橫高
秋愁雁語古戍怯猿聲同有封侯願蕭蕭白髮生

別雁峰 以下滇黔集

三年慚地主欲去始登臨便作名山別其如父老心塞

帷猶水旱捧節且滇黔回首朱陵月并州淚滿襟
衡峯七十二負郭爾崔嵬萬里人將去三春雁不來湘
靈解夌客山鬼舊憐才莫謂玉關遠班生手自開

經鎮遠

山路無終極王程且未休蠻溪逢令節賽鼓動鄉愁公
廨連雲母金仙跨戍樓戰爭思往日猶憶潁川侯

平溪衛訊故監軍萬年策

荒城當落日下馬且徘徊鼠向魚街過狐從狗竇來交
遊成隔代邸第見青苔倚徙蠻山內笛聲何處來

清浪衛

山貿留客住破屋著繩床燕廈蛇窺幕牛欄虎過墻荒

臺生旅穀側路見垂楊苔雨涔涔裏蜻蜓分外狂

興隆衛

微雨山城暮嵯峨指舊宮朱門弔鸛鴿別院鎖梧桐漢
業摧張耳成都失李雄遐荒留姓字往事記興隆

飛雲洞

黔山殊易了得此忽驚人象馬空中下鸞凰物外真化
工勞結構鬼母泣酸辛不作梁州貢夜郎稱外臣
古柏蹲山腳奇峰觸面開三山湧作柱百怪結成胎海
若元身現河圖闢寶來幾經秦亂後莫作武陵猜

重安江

灘流急暮雨勒馬趂空城銀杏歷千歲夏雞催五更花

簪苗女路鐵騎大軍營憔悴黔州客愁從兩鬢生

清平衛

舊邸朱門在高臺尚九層劉禪失劍閣孫皓棄金陵燕
壘迷今昔榴花照廢興窮途難買醉恰得酒如澠
倚徙何王殿殘霞報曉晴松巔烏曝翅瓦脊鵲呼聲羽
箭流官路環刀犵狫兵開疆須萬里回首玉關情

一字孔

席帽斜朝日猩袍闢曉程溪山隨處艷小鳥怪人鳴白
鏃中原血黃茅瘴外晴頻年勞　聖主萬國未休兵
迢遞群峰合荒城落照間郭東餘破寺地勢舊巉關鼠
竄沙場瓦苔生雨後斑招安勞刺史兩月不曾還

迤邐羊腸路參差鹿角城周廬皆鬼國槍槊半軍營佛
火半山吐彝溪溁樹行已聞開越巂何日罷南征

安順府王將軍栁亭同石崑圃太守

羅甸逢知己飛觴酒百壺蘭膏簇翡翠白苧落䍦褕蓬
鬢風塵換雄心歲月徂西南荒服外近剖一王符
六軍令出塞萬里合同車持節來荒徼王程半廢墟輿
圖九野外部落百蠻居屈指西征日潭州二月初

永寧州

信宿郎公驛茅簷送雨聲群巒圍廢圃一澗遶荒城瓦
雀親厥喜竹雞溁岸鳴紅崕畱古峒猶說武侯營
纔過雞公背逶從象鼻行雲根一寺出石髓亂溪鳴歲
月金錢費關河鐵馬情似聞南詔使　聖主欲休兵

孔驛

到此黔中盡山巔兩樹存香杭褁廢寺茅屋出孤村人
語華番雜蟲聲遠近喧如何馬太史猶未識崑崙

鵶哥嘴

行盡高低嶺坐來長短松雲烟纔一氣水石幾千重暮
雨天邊巒空山世外鐘一身成老大遮莫感萍蹤

平彝衛

滇南纔入望山勢漸從容早稻平疇滿亂流殘郭重九
夌開道路六詔見提封今夜陸梁月飛尊對馬龍
路入芳華縣溪邊忽有村環山簇石筍拔地起松根苗

女雜窠課倮翁燕麥屯喇麻罈內酒何必讓金罇

昆明懷古

乾坤留閏位歲月老遺宮蔓草高臺綠雕墻晚照紅鼎
遷金馬外氣盡鐵橋東卻憶昆明戰還歸灰刼中
孫逆窺神鼎西南創帝基雲霄連象魏日月走罘罳鐵
馬雙雄斃金甌一統資交州吾郡縣莫綫富良師
山河黑水盡列第遍王侯樹老虬龍坼園荒翡翠愁鬼
工窮貝闕藻井上飛樓不盡興王感滇池夜倒流

別駿聞

倉猝別吾弟應知分手難天邊荆樹合塞上鶺鴒寒世
亂悲遊子人情妒好官西湖饒畫舫贏得幾回看
何能不爾別灑淚向滇池廉吏人爭笑榮名只自知離
尊鴻雁過客路柳條垂莫謂蒼梧遠相將噉荔枝

再別嵩岑

我到君斯在胡爲我獨行銷魂惟此日回首不勝情萬
國勤飛輓西邊正用兵秋風驕鐵馬想像渡瀘聲
五載長沙別相逢洱海邊河梁人又去雲樹兩相懸嶺
外泰關路昆明漢武船板橋分手處再晤是何年

雞場別石崑圃

送我牂牁道石林餘落暉天涯寧易別知己古云稀皂
蓋彌荒徼徵書下帝畿粵山一萬里獨有鷓鴣飛
遲暮難爲別相看更一巵他鄉芳草路瘴雨落花時楚

國軍書滿昆明羽檄馳可憐分手處邊月照羅施

平越三丰觀

何處尋丹鼎苔荒舊石梯陰林飛鳥過畫棟古蟲題物色勞英主窮追到海西至今禮斗處俯瞰萬山低
城內孤峰起高臺獨爾尊金丹那更有石髓至今存老樹猿猴掛靈巖虎豹屯團圞叢桂裏鼓角易黃昏

黃平客居

萬山藏宿霧古寺帶煙蘿翡翠來深樹獮猴飲碧波蘆筒邀客醉椎髻聽彝歌粳稻連檣至嫖姚意若何
樹杪朝雲溼城陰喜雀斜催科勞府主戰伐自天家白粲蠻溪裡沉槍黑水涯黔州凋敝甚群盜尚三巴

千山憐絕域六載滯他鄉白氈蠻中長丹書異姓王居然開越嶲不復賦蘭滄魂折滇黔路到來迷戰場
山雨能留客荒城竟浹旬黃鸝隨樹囀乳燕與人親有客攜尊至諸生問字頻草堂堪送老莫是浣花濱

沅州別表撫軍

兩度沅州路俱逢孟夏時雕梁還乳燕茂樹更呼鸝越嶲新開郡牂牁未罷師五溪傳俎豆獨有馬公祠
十八年中事三經過此州滇黔歸鎖鑰吳楚控咽喉鐵馬千群牧牙檣百丈浮征南留勝蹟應在萬山頭

東安高山寺同里人邑令潘文彩飲

老樹留殘郭高臺壓近城客心林與靜暑氣午來清疆場還荆甸溪流帶粵聲一尊同地主恰動故鄉情

送劉宓城大行西粵奉使北歸

嶺外與君別鄉思忽以增一帆飛采鷁萬里奮秋鷹桂節經寒暑江山記廢興六朝還在念指顧下金陵
卽看龍節遠一棹洞庭飛此地難爲別堪兼送爾歸江城紅蓼發故國羽書稀莫戀東皋醉乘時入帝畿
星車來萬里百粵古雕題瀨酒那堪醉明珠未可攜江聲來不厭王路苦難稽晤記銷魂處伏波山正西

秋日寄劉公愚行省江夏憶舊

故人逢異國幾醉越王臺使節蛟龍繞重陽風雨來蘆花江月吐雁陣楚雲開爲報梁園客新從交趾回

萬里蘭滄路一杯黃鵠磯那堪雙鬢白又是兩年違澤國金錢盡炎荒羽檄飛牙籌還未歇得不念宵衣
昆池纔飲馬又作嶺南遊萬事今垂老一生終不侯關山炎海盡瘴癘百蠻秋懷舊思江漢飛觴黃鶴樓

藤峽懷古

聞道王開府威名著嶺南良家勞士馬蛋窟靖戈鋌佗僭纓曾繫嘉亡首自函至今瘴癘地猶自識耕蠶
奇兵萬里外直搗百蠻居絳闕黑山夜盾鋒露布書軍中傳小范司馬屬穰苴社稷功猶偉淮南定亂初

劉仙巖小集

劉仙何處去聞在此山居鳥篆雲中額蝙窺篋底書烟

嵐蒙姓字樓閣著空虛驛絡南垂客憑高問舊廬
往事留仙蹟靈螺壓日南藤蘿迷藥竈橘柚護丹龕千
仞風能肅一泓泉獨甘遲顏如可駐騎鶴問蘇耽

棲霞寺 以下粤遊集

削鐵來青壁飛樓倚斷阿秋鐘吹木葉石燕出雲窩古
寺能留客邊城久息戈且揉今日醉華髮笑蹉跎
咫尺江東寺婆娑兩度過榴花殘更吐布穀叫偏多金
碧當軒酒漁樵薄暮歌馬祠懸漢月不飲欲如何

送林司李之官惠州

共作粤西客胡爲君獨東孤帆更有託吾道欲誰同海
色羅浮上江程白鷺中香魂知未散（翻電）酹酒問蘇公

送蘇司李之官虔州

異國惜分手春城酒一卮江山憐過客冠蓋憶同時驛
路征鴻裏鄉心漲海陲南昌應有賦早晚寄相知

送鑑湖歸里 有小引

鑑湖與余少年同學相善兼以親誼亂後故鄉
友朋率先後化爲古人壬寅春余客桂林鑑湖
翻然來慰我伏波山下别久老弟兄相歌也還
相泣未幾辭去爲走筆贈此

嶺外春風劇他鄉送爾歸何人憐短髮落日見殘暉亂
後江山在荒年故舊稀北山猿鶴夢傍子到荊扉
棲遲誰更問寂寞送君行楚粤關河濶歲時兒女情蠻
山釀瘴雨鴻雁帶春聲往事繁華歇黄壚憶爾兄
回首同遊盡如君復幾人殷勤猶念我瘴癘入邊塵舊
夢山河邈元戎壁壘新恥將天寶事零涕一沾巾
回思難鑄錯半世枉蹉跎却笑馬肝誤其如蛇足何青
雲遲歲月白首送干戈還憶臨湍縣秋風理釣蓑

鮀淵巷以他事左遷還江東

邂逅隨成别離筵悵晚春即看江左客舊是嶺頭人才
子宦遊薄主恩功令新恭聞舌更在仗劍復歸秦
陰雨對離尊獨勞江上魂棲遲憐異國送子下吳門六
代繁華歇長江一練存吾曹還戀此豈必長兒孫

九日贈荊山

萬里江山客誰憐落魄人封侯豈不羨報國愧無因壯
志風塵老殘年歲月新天涯吾與汝斗酒莫辭頻
何當重九日恰是爾懸弧旅鬢客中換年華嶺外孤天
邊傳虎節塞上識龍圖吹角鈴門下黄花蕊正敷

九月十三寄全鎮柳州

漲海傳金印飛來大將旗鈎陳明帝座玉帳下南陲地
盡羅侯表天連浪泊卑丹青應有信麟閣照鬚眉

九日後贈梅谷

宗風留柱下異世見王孫秬鬯何年錫歌鐘往日存初
鴻翻桂嶺殘菊照金尊如水塡車馬擁歸將相門
同官兄與弟僅隔一牆居巧曆誠難算猶龍愧不如形

弓傳盛業白馬紀盟書況是南荒酒剛逢雁落初

征古田日起奮二子來省

汝父西征日兒來萬里行頭顱憐雪白鼓角帶邊聲黠鼠穿千障都狼歷郡城(盤名)天涯還歲暮對汝倍含情

何能不汝憶遠寄在窮邊底事空囊外壯心華髮前關河來故國雨雪滯殘年浪說成功日鐫碑記古田

壬寅除夕 時出師古田

舊曆隨時過新醲隔歲嘗節旄驚此夕老大寄殊方積雪猶擐甲空山未裹糧 聖人南顧切何日報明堂

五十七年夜無端欲二更歲華如掣電旅次倍關情蛋户還抽稅駱田方用兵天涯思故國把酒淚從橫

癸卯元日

山城春又至元日羽書馳白髮猶天末青尊且歲時金門念未歇銅柱置何期笑作蠻彝長黃甘信手持

癸卯正元日交南兩度春不應荒服地久住數奇人瘴癘欺雙鬢文章悞此身 聖朝無闕事爭似老垂綸

徐亨若居攜起奮二子來遊 癸卯夏五月以下續滇黔集

竹塢藏山角匡牀只舊書籜花來女伴采梠入樵廬隔岸猿呼子晴江薄曬魚相逢無縱黴此地一留車

王瓜隨夏長任意過墻頭社燕巢茅屋長堤縱子牛握歡成劇飲有客是中州薄暮催雙槳漁歌入夜稠

柴門連曲榭中有讀書堂洞穴衣冠古亭臺草樹長駱

田愁水旱耆舊記興亡短巷遲樽酒歸來月滿航

偶然成過從攜手到林陂曲淖香杭滿茅簷乳燕卑耆能藏老蠹花解種辛夷蠻語習來慣黃昏入酒卮

別廷甫

謝君年少客射策且專征橫槊媚詞賦投壺借友生三千君子在丈八鐵矛成南粵今無事何方更請纓

早歲擁車騎隨登上將壇轆轤傾壯士騕褭半材官愛客黃金盡重圍白羽寒從來傳衛霍生長在長安

別公卜

相逢偏意外此地別離難短髮愁中老王程亂後看荔枝百粵郡竹箭五溪灘俱是前遊地敢言行掛冠

邦笑霜髭滿黔中復此行纔離佗尉國又向夜郎城天地留孤蹟風塵老弟兄來朝即萬里回首各含情

嶺外溯舟

桂林城下水十步九迴灘壯士如鏖戰諸侯但壁觀蛟涎屯黑沫鱷齒礫風湍轉憶秦皇帝能令天地寬

造化眞奇巧因茲障百蠻撐篙臨鬼窟上瀨賀生還百計留康瓠多情悟曉鬟西南天地隔何必只嚴關

桂林同限子完馬易生王政褰三將軍討賊山中

將去黔州留別

十月勤師旅今朝始罷兵黑山無剩壘白馬竟成名雪帳都狼驛軍書細柳營牙旗方虎臥遺孽敢從橫

大澤何年嘯江中竟殺人中丞騰露布談笑卻邊塵馬
繫桄榔樹糧舂檞葉濱向來經苦戰念此倍酸辛
陰符聞早授武庫更知名虀血堪磨楯提戈笑請纓帷
燈山影路暮雨荔枝城我向牂牁去臨岐感易生（提戈一作週頭）

同張九如衛猶箴陳自修諸君遊東山（在貴州東郭）

騎馬東城外鳴鞭且暫停好山堪命屐雜樹故冬榮苔
逕天門路禽歡雨後亭向來傳割據把酒問山靈
精廬聊把臂風日倍堪嘉極目來前浦憑虛問落霞猿
城山磊落鬼國氣參差同作天邊客臨風各憶家

送青弇北上

常年兵革裏今日問京華六詔星河異千山雨雪賒衣
冠簇輦上書劍起天涯遙指南歸路春深御柳斜
萬國呼嵩日三春祝釐辰益州傳驛使上苑舊儒臣遊
子千山路危疆百戰身欣逢江左客天末見歸人（釐音利與忌叶）（見會稽頌）

送徐方伯丁外艱歸揚州

相逢良不易握手復臨岐所見多芳草長征更墨衰炎
荒留姓字友道在鬚眉萬里尊前酒恐腸是此時
好朋偏晚合送別值初春宦跡存荒服鴻鳴紀北辰江
聲雜涕淚疆埸門風塵脈脈揚州去羞稱跨鶴人
淮南風物好廿載憶前遊戰馬嘶行殿珠簾捲畫樓蕪
城京觀在斷戟海門秋底事增惆悵揚帆過石頭

黔山天盡處送子適東吳何計遲行李黯然聽鷓鴣昆
明還置戍蜀道尚彎弧六代繁華地鳴榔指舊都

水西

王師真聖武六月啓蠻疆入穴窮方略開山作戰場炎
荒青鬼火木末透蜂房除卻猿梯外陰符未可量
鳥道原無路猓兵何處來崗門喧霹靂地肺起樓臺雞
犬常年置溪山特地開浮槎星漢裏應有漢臣回

送自修先生之楚

與爾生平約始知離別難故人誰海內相勸且加餐白
髮憐同調蠻鄉戀一官還期携手處得似往年看
之子荊州去西山正用兵離筵還此夕老馬去孤城黃
鶴江雲暮金沙磧裏聲蕭蕭秋葉下無奈是長征

乙巳七夕婁仁符呂武臣招飲白衣菴

楊柳綠無次陰森小院東危樓藏古佛繁響雜秋蟲僧
羡茄瓜長客來車馬同蓮華香梵唄清吹夕陽中（一作勿教離別吳盡醉藕花中）
選閒聊甜此鄉里動金巵旖旎荷花放參差晚照移窺
香來粉蝶捕鯉見鶖鶬勝地還佳客投歡良在茲
鬟畬還衙寺群山半入筵滇南偏少蝎夏日更無蟬堤
花綺羅裏金刹酒杯前匝地松茵合涼風獨颯然
徼外風光異歡然坐小汀芙蓉環廢寺笑語對孤亭卻
指闌山月剛逢牛女星殷勤此夜酒擽醉莫教停

萬綠幽篁外垂楊古寺西小園來翡翠淺藻帶鳧鷖薄暮還吹角青畦獨杖藜可憐雲漢夜難得共招提

馳驅十載暮今日始言歸酒喜親朋餞時兼羽檄稀江山還落葉伏臘且漁磯回首昆明上常看鴻雁飛

史質輔居

策馬東城路尋幽過子居入門雜花放流水漸成渠有客頻呼酒當堦自種蔬金戈閒此地幸未有高車（一作聊復駐吾車）

小園方種菜原自飽兵符百戰愁關嶺銷兵出葉榆聖明辭紱冕垂老且江湖策馬昆明舊猶然憶五銖

讀史亭詩集卷十一終

讀史亭詩集卷十二

南陽彭而述禹峰甫

七言律詩上

楚闈校士

篝燈瀲灩映高幃栢老虬龍膩葉稀鈌𨾏高臺燐未散荒簷古瓦蝠初飛十年夢冷雕蟲技四月江乘黃鵠磯誰謂洞庭衣帶水猶遲聲教未言歸

五日贈祖靜菴將軍

虎帳巖關久濯靈身經百戰血袍腥黃河舊仗元侯策瀚海曾封長舅銘乳燕從教迴綺席榴花況復醊山亭君家勝事差堪繼笑指先鞭髩已星

入橫山

江干忽復徙兒橫秋浦鳴榔卜夜行欲買奇山誰定價試詢野鳥自呼名胡牀月冷瀟湘色棋墅風餘草木聲數畝香秔堪自老問奴應解象爲耕

青林偃臥半斜橫避亂山城以族行尉是南昌今易姓山非隆慮暫逃名長林一悟菀枯理遠澗時傳喜怒聲最是多情撒穀鳥石田無地也催耕

奉懷若谷師

畧記輕舟到越垂玉津園內酒盈巵歸來絳帳關山淵夢裏銅駝歲月移商雒還能留甪里江湖豈肎厭鴟夷風篁嶺外深秋月可似傳經燕市時

錢塘郭外奏吳歈爛醉烏程聽鷓鴣一自扁舟凌北固
只今疋馬憶西湖傷心莫問關中鹿往事深慚轅下駒
鎮海樓邊頻借問江山勝處屬林逋

母節暨女烈建坊

九原合慰祖孫魂斷臂焚身終古存華表崢嶸神禹廟
絲綸詰曲養甥村幽宮冰結玻璃乳黃土松沉琥珀痕
一死何心來譽嘆鴝鵒風雨殢山根

流寓

凌晨舟楫蕩晴霞火後山城亂卒譁萬里長江空隘險
六朝王氣失繁華殘書已盡湘東邸破鏡還歸越國家
却憶司州王閣老冷鷗煙嶼賦蒹葭

江聲鏜鞳孟婆風展轉孤舟對短篷蘆荻悲鳴沈畫鼓
關山暮雨斷征鴻武昌再下王敦死湓浦初歸庾亮窮
不謂雲烟雙玉蝀銷沉戰馬夕陽中

中江阻風有引

乙酉八月日發船安慶抵東流岸泊數日時寓
池州久聞江漢道通歸鄧荊州記江至潯陽分
九道東會於彭澤經蕪湖名爲中江云

閶闔西來白日藏傍人理舵意張皇江連渤澥歸牛渚
山折崑崙下馬當再有何人橫鐵鎖漫因往事笑沙囊
聊看皂雁平洲上忍使黃花怨故鄉

五載風塵厭薄遊歸帆繞放正中秋山魈雨泣楓香驛
鼉鼓雷鳴桑落洲澤國銅符遼海使史書錢漢靖南侯
青簑擬向嚴灘去渺渺烟波一釣鉤

畫船贏得旅顏酡繫纜江干五日過蟲響荻幃憐客夢
葉翻石壁下漁簑喜聞羽檄武昌少但見舳艫南贛多
此去名山應有願千秋祖構意如何

乙酉過儀眞示丘將軍飲次

有客飄零感斷蓬蘆烟蘋雨薄秋空杯涵靜竹橫牕立
幕捲喧蚊入夜雄燕趙血流殘壘外東南險據亂流中
向來五馬浮江處古渡荒寒起暮風

泊蘄州

荒汀旅夢淡秋泓促織蘆中帶雨聲舊鬼髑髏餘斷壘

孤村煙火亂朝晴垂楊葉老西河驛腐草光流夏口城
身是桐鄉思故吏蕭蕭鳴雁自南征鄂守夏公斷人歿已二年

團風鎮

町畦蕭瑟暝朝曦度越關河遊子悲被被烏椑鳴曉葉
踆踆鼯鼠冒殘籬陰陽人鬼一闤市風雨蛟龍兩斷碑
莫向南朝詢戰壘青袍如草渡江時

武昌見梅

芳華久負故園期春色江南見一枝不謂荒城仍有此
獨存老氣較難窺法曹官閣留賓日處士孤山放鶴時
旅況闌珊年事暮婆娑花影欲何之

送香巖令丹陽乙酉夏

空江涼月映秋澄離思鄉愁兩不勝異國山河人又去孤舟妻子病相仍臨文乍可搜丁夘酹酒先須弔建陵古寺沙邊如借問瓜蔬夜雨憶龕僧

鍾山合沓暮烟平釃酒勞勞送客行忍向他鄉裁别賦誰從古道認交情漁陽戰鼓聞燕月關外軍書老渭城因子東征思國事長江未可恃陪京

戊子湘潭九日母以癸未是日殂陽曲署距玆六年矣

歷年楚國浪遊身婣婣秋颸江上蘋老去慈闈傷歲月南來久客倦風塵鼓聲未閡三苗壘栁色空殘五代人況復夜郎行萬里晴江白石愧投綸

太原城郭憶殘暉苔篆蒼槐十二圍悞我終天因墨綬着身無地是斑衣重陽每歲猶堪到汾水東流竟不歸此日瀟湘樓上望北來鴻雁趁秋飛

戊子重陽前二日起兒病愈自湘潭歸鄧

颯颯金風入碧梧晴江萬里一帆孤初霜鷹自珍殘病佳節誰堪共老夫鄂渚月明黄鵠后巴陵秋色洞庭湖遥知十月穰州客爭送隣家酒一壺

前日蒼頭報水程襄船猶繫漢陽城曰歸恰値黄花燦久客初聞鴻雁聲帝女祠邊方躍馬滕王閣下未休兵新恩却喜如天廣郎報南人正六卿

湖南作客已經年蘆荻風催下水船送汝愁看湘浦月一官遠去夜郎天征車取便如安陸繫纜無須更漢川寄語農人多種秫釀成春酒我當還

穰國秋酣橘子肥家人待汝合同歸漢陽僑寓非長計膝下辭余只暫違上國今年征吉士故人曾否薦鄉闈有書報我初冬日莫待金山雨雪霏

歸興

穰西河畔舊茱萸屋角白雲堪自娱豈必名仍稱處士此回論合著潛夫喿閒布穀聲中雨牀下鴟夷腹底壺楚水黔山如夢裏投醪每自愧蒸徒

郢上阻風

郢城南去斷征鴻日夜江聲震短篷歌處不聞下里調風來較比大王雄五年楚澤驚霜鬢三月長干見落紅況是重經豐沛地荒榛石馬夕陽中

村居有引

順治七年庚寅定南王開西粤秣馬衡陽粤郡吏皆羇旅焉環湘東西刹觀爲盈臬司山東王公寓佛寺距城五里作村居詩余亦繼作

良家十萬賦西征況是令王舊有名便可直擒眞定尉不須更借夜郎兵於今王祭先供楚自古南巡本在衡百粤歸來羣吏在凱歌雜入早鴻聲

桂林寓順治七年仲冬

錦鷸短景入嚴冬瘴水蠻山十二重萬里風烟臨絶嶠

六軍談笑入崇墉滿堂簫鼓千牛酒故國江山幾樹松
西指蒼梧雲氣黯朱門暮雨濕芙蓉

粵山四望絕攀躋一夜西風動鼓鼙侯伯何人頭似鼠
貔貅有酒醉如泥謂趙印選等鸞天瘴癘消金甲猺女胭脂散
馬蹄獨秀高寒渾不管妝臺猶傍洞雲棲獨秀在落郎後宮多珠樓

再過熊羆關

南來關勢抱龍嵸萬木蕭森秋氣中峰接祝融鴻久斷
勢覘滄海日初紅龍旗甲度三韓馬客鬢霜催萬里蓬
滿目山河成渺淚漫云設險是王公

雲間石磴曉風吹萬壑硶砑度鳥窺將畧何人弛虎豹
關名徒爾擁熊羆揮戈直欲吞三户立馬行看踏九嶷

惟有秋山今夜月獨憐使者再來時

庚寅八月六日憶母

遺恨千年詛太行難堪此日又瀟湘安東未遂憐溫嶠
黨錮無名恥范滂不信依人空作客獨慚遇主尚爲郎
蕭騷短鬢經秋日雁杳江城憶故鄉

庚寅中秋瀟湘夜坐

一年能得幾中秋好月良宵不易酬十載光陰都作客
此番汗漫爲誰遊軍中鼓角天連水笛裏關山人倚樓
漫說蒼梧荒服外從來禹甸古梁州

辛卯三月春風閣東楊莪蓼

十載他鄉容鬢秋幸逢吾土一登樓雨中鵓鴣呼殘壘

亂後蘪蕪滿負丘社燕已過三月候流鶯還覓百花洲
浮圖自湧荒城出斜日闌干起暮愁

夏日寄懷江司馬

楚天烽火照滄浪黃鵠磯頭酒一觴建業猶存王導節
武昌又醉庾公床十年知已慚名表萬死驚魂出戰場
自笑黔南持節使牙旗空壓竹三郎

初夏寄懷汝李王介公

寂寞湍陽舊釣磯荒城落日見殘暉牛醫有子思黃憲
駱督稱奴愧陸機枕郭青山還舊臘窺園蒼竹已成圍
仲宣詞賦凌徐阮莫謂荊州不可依

漢上逢韓繼之同年

十年風雨憶連牀短鬢蕭疎雲水鄉不謂士龍空入洛
却憐司馬舊遊梁杯前草色流鸚鵡笛裏梅花繞鳳凰
今日欣逢漢武帝與君莫話老馮唐

過漢口經鎖兵憲舊樓

春花同汝醉長干舞袖蹁躚午夜殘一自懷沙憐太傅
更誰把酒酹郎官道逢楚國思鴻雁讀罷騷經憶芷蘭
隆慮山深樓息穩天涯有客獨憑欄

望廬山

識面匡廬已八年今朝又泊九江船白雲自傍香爐宿
瀑布還從五老懸如此山川勞應接何時杖屨待周旋
猶聞李白經行處月裏松聲落澗邊

彭澤懷陶元亮
參差雉堞曉鴉鳴歷落人家烟火生一抹山川猶晉土
千年甲子舊江聲轉憐五斗還多事不愧八州惟此行
我亦有田堪種秫歸來一賦獨難成

杜丹丘
凝珠桂魄憶汾陽此後分飛即戰塲對客愁談天寶事
藏身多在武陵旁毎憶舊遊驚似雨何堪短鬢漸成霜
石頭城下六朝水況是孤舟人異鄉

江寧赴盧長華招同陳孝求感舊述懷盧別於越
陳別於燕俱十年矣
同人餘榼冒江濱十載離愁旅夢頻眼底山川古建業

尊前爾汝舊鄉隣湖光明聖猶如昨柳色高梁幾度新
容裏相逢好共醉鍾山曾對六朝人

維揚
離觴傾倒酌清酤正值西風下碧梧處世于今多醉尉
藏身何地著狂奴雷塘夢冷香魂盡瓜步山高戰骨枯
廿四橋邊今夜月十分秋色雨模糊

壬辰秋寄許素臣商山
嶒屼韓嶺下秦原析酈相連如故園憶子商於六百里
願聞道德五千言窓前舊雨梧桐濕天外孤雲鴻雁翻
何處深山尋四老蒼嵐石窟紫芝繁

壬辰除夕
終年潦倒只長林最是難堪此夜心四海誰投青玉案
一身久付白頭吟小齋石塢能留雪明日春觴好聽禽
底事日南銅柱下情深知己欲霑襟定南舊有白子疏今職致

癸巳元日
春來好自醉春筵雪鬢催人漸滿顛況復纔經譙亂後
有生幾見太平年近聞南粵除黃屋且喜西川盡杜鵑
往事風波還自悔從今莫放洞庭船
何處逢人謀醉鄉難從烽燹話滄桑棘荒誰辨銅駝陌
蕪失空驚朱雀桁老態還能驅款段當門正可種垂楊
昨年來自弘農郡莫看東都看北邙

五日東園送夏人淑還孝昌

蒲觴小苑對清池半醉重呼酒一卮自喜諸生歌瓠葉
難堪遠別贈將離黃雲攏麥生朱夏灌木荒山聽畫眉
水國芙蓉明月夜西旋馬首莫遲遲
荒城雨過水猶澌日暮斜風蕩酒旗文苑十年容逐鹿
故人此日一歌驪極目好憑鴻雁信關心最是鶺鴒詩
白頭君外無知己待汝重來倒接䍦
桐風槐雨閒樓櫚三徑蕭蕭處士居可奈離筵偏送客
況兼多病正愁予滄浪此去尋漁父夢澤還應念子虛
紫嶼西來多爽氣不須久戀武昌魚
遥指東南天一隅黃泥暑雨冒征途驂來作客羞彈鋏
未足臨風也憶鱸故國園林藏俎豆頻年衰白感頭顱

晉陽霜雪北堂草反哺如君愧孝烏

無端送汝别東郊野具魚蔬三四肴曲䈂眠鷰新結繭
高梁乳燕半辭巢擬將白眼看時輩誰向青衫問故交
昨夜長沙傳露布喜聞縮酒供包茅

東城碧曲帶蒼嶢剪燭呼觴奈短宵卜夜爭鳴惟査旦
結巢易就是鵂鶹龍媒自許曾來宛白豕何須更過遼
華髮摧頹成底事胸中塊壘不曾消

夏日同鑑湖城南再遊黃林寺因憶向來張王兩
孝廉俱已物故

廿年此地歃征鞍杯酒同人話夜闌世事新亭流淚後
交情河內奏琴殘乾坤無地留雙劒父老猶然進一飡

遲暮不堪重躍馬長林愧爾一黃冠

荒郵鄰火試新茶野渚長堤幾部蛙却對酒壚思往事
一番舊雨落誰家葉搖晴樹連雲綠日落柴門帶辟斜
共識漢陰灌園意相期學種邵平瓜

趙聖居開府予告歸富平

大堤曲裏歌喉殘不喜彈冠喜掛冠漢水元來通隴右
華山況復近長安天馬舊從西極至鴟夷今見五湖寬
獨憐此後習池酒不共山公馬上看

秋感

桐風蕉雨對孤城芳歃不聞鶗鴂鳴豫讓何當稱國士
李陵元不墮家聲閑偕藥物防多病耻借樽罍罵不平
莫把英雄啞廣武由來豎子易成名

鄜水洶洶走白龍可能一洗向來烽魚遊鄧塔三層上
賊壓㕘山第幾峰泉貨年年勞大內丁男日日去開封
頹床剩有殘書帙猶伴山僧寺裡鐘時河决連年冦擾房州

送唐修之任雲間

杏花新雨暗飛觥椏眼青青望欲平六載柴車留小吏
一春畫舫過陪京天涯揮手即殘夢海內關心尚老兵
爲訪陸家兄與弟多應久去洛陽城

甲午二月過塾師翎修公墓有引

師諱鴻翔鄧茂才負氣能文唾手青紫竟未遇
以子衿終有子三四人俱罹於亂有生者亦轉

徙他鄉予舞象時從遊受益良渥予爲諸生時
師旣下世且二十五年復無後無可以報德者
坏然一丘蕭㭜城隅跨馬西郊時當寒食率兒
輩拜之手植數栢爲作詩二首告其墓

新花著雨蹐孤村往事傷心不可論俠骨共憐藏馬鬣
白頭誰解負龍門賓融久斷西河種徐穉空悲江夏魂
二月紫金山下樹鷓鴣嘑處易黃昏

萋萋春草對斜曛陌上新詩和淚焚東海猶傳死士壠
大梁誰守信陵墳魂歸月夜寒湍水氣薄蒼旻失冠軍
麥飯霏霏紅雨亂南來燕子掠愁雲

過井寒泉丁頡水故居

白帢青衫跨小驢年年濁酒醉君居座中半是平原客
門外常聞流水車舊鬼燐青十載後故人馬勒一春初
重來不用山陽笛籬管風吹泪滿裾

經井淵水止水故居

竹筒麥酒任狂呼記得東隣舊酒徒柘葉園中啼布穀
藥欄亭下長蘼蕪風塵畢世誰青眼潦倒當年一賤軀
攜手泉臺州里盡宦塗何處不崎嶇

宛晤張渙之翰林問晉陽諸子

十載并州結夢魂管涔楊柳浴晴軒肉生髀裏增新感
淚濕衫邊見舊痕驃騎何能容李廣瑯琊原不念劉琨
殘碑剝落斜陽外杯酒宵闌問狄村

宛邸

宛南城郭只荒園青草蕨萁舊井眢香閣晚霞才鬼哭
高臺暮雨老烏言昆陽戰壘劉文叔鄴下殘垣賀六渾
頭白低垂空老去近來不解憶王孫

載酒西庄

墻頭朱果亂垂垂偃蹇繩床竊自疑瀹茗時看曉鹿過
著書怕有夜猿知信陵歸國偏逃酒謝傅籌兵且着棋
况是尚方新賜劒南征莫問羽書遲

送嚴準之粵

十載南征未息戈炎荒今見重臣過渡瀧丞相還忠武
踰嶺將軍自伏波客至剛逢橄欖熟天陰慣是鷓鴣多

桂林山色曾相識爲訊平安近若何

戴巖犖侍郎內召 公參汝南藩移粵西右轄未行遂有是命

難堪分手只須臾紫陌鳴騶踏九衢共看懸旌臨鳳闕
可知補衮屬龍圖萬山草樹秋烟迥易水樓臺晚照孤
回首東南方戰伐老臣恨不到蒼梧

麻將軍之官肅州 有引

將軍名脩揚雲中人也早讀軍書夙稱將種張
然明特起酒郡獨號邊人渾鐵勒世爲蘭都不
愧乃父李都尉善射爰惟將軍之孫曹保臣多
謀固是國華之子策杖而歸河北雲臺之烈再
見仲華捧詔而入臨渭與元之功不數忠武威

名久著於梁宋愷澤聿遍乎覃懷維兹穰州逼
隣楚地躍馬嘶檀谿之月未授首者六年長鯨
薄漢水之城被流血者千里猥以群醜致簡師
貞昔黃巾暴起於潁川得義眞而大定又梁龍
扇動於交阯藉朱雋以成功律既叶於丈人兵
無慚於仁者託宿壓市以無擾如武穆之過廬
陵令犯鐙笠者必誅似子明之在南郡時維季
夏人去西涼念長城起自臨洮衛中國須斷右
臂陳湯揚旌於赤谷郅支懸萬里之頭班超起
家於祭酒西域開五十之國古猶今也公其人
焉同人數輩離酒一尊念生平肺腑之交如公

絶少感嗜昔膠漆之意乍別實難送南浦而消
魂不啻斷腸憐此日埜陽關而灑淚可知聚首
是何年聊復贈言各成近體
王師六月即征途况是西涼天一隅耀日旌旗明弱水
凌秋鷹隼下休屠霜寒玉匣青芙見風老金微白麥秸
萬里陽關從此去邊陲無事但呼酥
佇看戎軒去絶邊涼州天末靖烽烟自來青海連西夏
此處黃河帶赫連唐室中興靈武後漢家上策竟寧前
將軍一石猶難醉故遣將軍到酒泉
對酒聊爲出塞歌送君百二度山河寶刀人醉苛蒻劇
鐵騎秋肥苜蓿多疏勒城連群磧出崆峒雁帶早霜過

玉關莫問班家事五姓單于已請和
得孝感煞石書
牂牁江上羽書催裹血將軍夜半回異國驚魂豺虎路
天涯灑淚弟兄杯難堪生死十年事都傍關河一使來
壯志彫傷霜鬢短幾回殘夢楚天隈
寄周元亮
北風淅瀝雜征塵猶記衣冠南渡身自許徐陵初使鄴
豈知庾信竟留秦十年夢對江東酒萬里鴻歸海角人
蕪没梁園賓客盡宋家陵寢大河濱
五日懷胡韜頴中丞李慶餘副使
綠陽遮處雨鳴鳩杯底葡萄映火榴按部好尋龍臥處
屏開肯向鹿門遊中丞露布閑荆甸宰相軍書盡粤州
半世壯心銷不盡憑君一上仲宣樓
晤孫高二生
廿年杵臼化飛烟曾記長干帶醉眠愧乏雄名傳瀚海
空勞垂白見桑田高臺破辟晴翻燕短樹斜陽晚抱蟬
莫謂孫登眞大隱蘇門舊在嘯臺邊
文心酒况兩迷離亂後相逢老大時慱辯舊曾翻白馬
高懷今喜對黃鵝天台久著興公賦蜀國爭傳節度詩
知已年來零落盡忽追往事憶南皮
三湘五嶺鼓鼙頻百戰空餘未死身誰念伏波傷薏苡
枉教充國畫麒麟舊遊却憶山陽蝦官况惟存漉酒巾

蝦日長林多布穀作書今欲報同人
寄懷申陽兵巡孔皙弟以下寄刻集
嶺外霜風擁馬蹄長松鬣鬣古全西不堪我北君南去
况是天寒日欲低山老無人孔雀睡驛荒對酒鷓鴣啼
豈知一別六年外聞說炎荒尚鼓鼙
百粤樓船擁帝符申陽使者舊蒼梧殘燈鬼哭幽篁雨
老馬人分絶嶠途江左華風還六代汝墳地氣舊南都
年來毛羽摧隤甚夢裹雲霄失壯圖
重經博望
舊封蕪没只荒苔鳩面人家住草萊破塚黃狐成隊出
隤墻野彘侮人來直教鑿空音孔星源見誰信浮查碧漢

開試問輪臺何日詣多因方士海東回

汝南觀音閣逢母誕辰

征塵白露淚沾裳五十今纔過汝陽豈謂將兒還北道
不堪垂老憶高堂秋來野寺聞蟲語月落空山叫鴈行
萬古并州歸逝水重憐落葉感他鄉

經汝南哭吳孳昌 有引

孳昌予同年友也固始人弱冠成進士總督雲
中罷官爲軋巳者所中竟以笞辱死無後汝寺
僧爲予言僧師趙然計其後事甚周予旣多僧
誼乃哭之以詩並垂焉

汝陽城角對重軒古寺思君不可言官跡幾年同紫塞

郵書往日滯金門山陽死後琴聲絶絳縣來時獄吏尊
試看橫溪山上草只今劍戟竪英魂
朔州節鉞大中丞一旦風摧萬里鵬酷吏甘人何必賊
交情誓死獨留僧秋原宿草難懸劍亂世無刑慘弔蠅
自愧同遊寃未雪傷心鈴閣最高層

過汝陽懷一韓貢士

廿載騎驢走大梁那堪轉眼是滄桑聖朝自棄雲中守
往事深慚許子將白露秋塘菡萏死荒城古瓦海棠芳
懷人野寺頻搔首嘹嚦空宵雁幾行

八月十二夜商水寺

好月淸樽喜勸酬兼逢客邸近中秋衣邊蟋蟀鳴蕭寺
戶外蒹葭帶戍樓客夢連宵紫蔡國征途明日入陳留
兵戎到處勤飛輓況是宣房未報休

高柴里

高柴里望大康城風雨迷離秋草橫斷塚荒岡沉舊鬼
饑鴟老樹叫新晴中原水患三河淚南國軍興百粵兵
老去何堪復躍馬關山迢遞不勝情

乙未仲秋北上紆道晤曠菴弟鄗城時弟亦罷官

何意長安復此行關山萬里帶秋聲初鴻纔出滹沱渡
老馬重臨光武城宦況都隨俠骨盡霜華忽使壯心驚
可知年事蹉跎去磨蝎同宮弟與兄

重陽前一日都下晤譙明

燕臺黃葉報新霜底事離愁未可量宋室山河迷艮嶽
漢家將相老南陽豈知鴈阻連年札忽使花臨九日觴
尚憶滄桑分手地清源皎月照河梁

都門晤桑笈雲侍御時予久放公亦再謫

晨星遮莫感同遊客邸重逢十二秋馬首新霜臨易水
燈前殘夢是并州憑教白苧翻歌板共拉青衫踏酒樓
昨日東門瓜巳熟問誰更覓故秦侯

董福兄燕邸夜話

薊門秋老斷征鴻把臂高梁問故宮避世敢云稱水鏡
掄才眞不愧山公十年旅鬢迎霜白一夜衰顏對酒紅
更欲重遊郭外寺碧雲黃葉夕陽中

長安晤張譙明趙錦帆夜話有作

相逢莫厭酒杯頻共醉銅駝陌上塵亂後猶存天寶客詩名况是建安人秦珠海貝新豐市舞袖香車别院春往日園陵松柏盡可堪回首一沾巾

燕邸晤大司農戴巖犖

才名海內舊龍從咫尺星辰玉燭紅富國羞稱鹽鐵論封侯舊讓轉輸功金堤河畔方横潰玉斧圖邊劇戰攻水旱東南民力竭莫教上苑起新豐

燕邸東元亮侍郎 有引

同里年友周元亮官閩方伯遷副憲尋晉少司農爲異己者所伐天子下議閩撫公杜門引大

臣謝過不妄交賓客予投劾日久挾兒輩赴武闈把臂逆旅歌且泣因念庚辰同遊今閱十六年生死聚散眞同晨星元亮方貴顯旋爲人所下石將伯何人谷風永歎嗟乎此昌黎所以痛惜於柳州也予拓落連年迍邅草間尚復言天下事耶身同張儉形類賈彪元亮視予於朋儕中何如也撥燈蕭寺書此以報元亮昔人云虎不食小兒與醉人畏其定也吾於元亮亦然

征蹄又復踏燕霜京洛風華蹴踘場取笑久看來鄧禹並生那更遇周郎禁城名酒芙蓉劍古寺寒燈薜荔裳莫向薊門西北望香山石馬正淒涼

越嶠樓船震百蠻東南帝璽手親頒八年天向愁中老萬里人從海外還自許新恩酬息壤豈知往事類中山漢家高爵誰能擅定遠書生久在關

馬上離愁對帝都相看零涕感東隅上林烏柏霜初染太液紅渠露早枯苦戰未酧光祿塞作官空羨執金吾朔風淅瀝鳴哀柝還似甌山聽鷓鴣

霜華對酒夜婆娑同病相憐且放歌猿臂封侯邊將少蛾眉生妒漢宮多毀深即墨偏宜賞客是任安舊許過攜榼金魚亭子上濠梁意與問如何

燕邸晤張譙明給諫話舊 有引

甲申二月闖賊自潼關渡河予先是丁母艱住

澤州聞信連宵走輝行萬山虎穴中抵輝晤譙明旅舍遂促裝攜家同予避地南下晨炊夜舂與俱綠林竊起狙人周道譙明多算所在輒行隙地得以無虞譙明與某將軍善寓清源予因同王尚書覺斯渡江此後江左草創時事沸羹今上之二年丙戌予官楚以不合違官意歸聞譙明令武林久不調南北雲樹蒼茫萬里予卧痾山中貴交云稀復不審譙明今作何官會乙未秋杪薄遊舊京杯酒闌珊把臂零涕屈指前遊則已十四年矣

太行鐵馬震清淇攜手東征與子期林慮桃花方綻蕊

河干楊柳正飛絲衣冠南渡臭殘夢鞞皷中原自一時
淌定那堪思往事白頭相對不勝悲

春草歲歲送馬蹄陸離長劍手親提帶星夜走青州路
鳴鏑時聞濟水西十載離愁嬴氏鹿一時倉猝祖生雞
荒城猶憶淮揚月我去吳門君住齊

壽王七襄太夫人

寒梅冰骨老霜天雪蕊繽紛照綺筵截髮又經華髮日
斑斕況是繡衣年蓬門風雨連秋杵繐帳蕭條對斷篇
淺歲東風吹燕子幾看海水化桑田

孤檠午夜鎖深帷四十年中萱艸悲江左勳名陶侃母
東京節義范滂兒香清畫省開靈鷲月滿岩城叫子規

我亦窺孤慚晝荻白華有恨淚空垂

送楊猶龍太史之河東觀察

別酒同君不欲停漫因出使感飄零歸來才子金蓮燭
謫去仙人太白星汾柳先春迎旆綠行山萬古插天青
應知門下傳經客不少侯芭過草亭

送藉茅太史之浙中觀察

瘦日高梁蕩酒旗客中送客更堪悲朔颮落木征軺晚
斷壘寒花驛路垂暫借圖書充岳牧不妨節鉞是台司
臨安千古興亡地借問湖光知未知

王似鶴按察之中州

弓鳴落日帝城邊節鎮旌旗出使年雪苑寒雲迎殿閣

朱仙父老米山川十年水旱搴帷裹八郡瘡痍畫戟前
聞說宣房煩璧馬好從河伯問桑田

燕晤錦帆投詩見慰率此奉答

孤館淒清旅夢勞冬深況復朔風高西京以後無班史
南國何人續楚騷酒底叵羅新貯月匣中歐冶欲吹毛
昭王死後憐才少日暮金臺哭斷蒿

招提佛火共寒宵病骨鄉思倍寂寥薄海甲兵全駐楚
天家將相半生遼平沙古北烟沉塞積葉蘆溝雪滿橋
萬國車書猶此日不妨聖世老漁樵

桑笈雲分藩南汝

埋輪尚自憶張綱君向巡按關中使者專轄塞艸霜此去還應如

左輔誰云不可問南陽褒斜山勢連秦楚唐鄧風聲走
宋梁莫謂春陵王氣盡雲臺將相舊家鄉

燕城送客夕陽邊為賦南都第一篇四翼蛇空鳴舊地
雙飛雉已去何年東京王業昆陽壘北魏兵鋒懸瓠田
最是中原要害地使君立馬莫潸然

燕京晤王鵬起訊太原舊遊

廿年旅夢太行山保障虛慚尹鐸還一自碑傾狄相宇
至今沙漫土橋關予往尹曲陽有建狄梁公祠及三堡碑猶存隋宮鬼哭唐兵淚趙
地燐吹漢草斑遮莫鐘聲思往事晉祠明月水潺潺

陳公朗山東方伯

旬宣特命舊詞臣行省中書任秉鈞乍借蘭臺司鎖鑰

故教文苑貌麒麟搴帷應過熖柴地立馬猶思煮海人
此日山東還宰相莫將開閤俊平津

薛彤淅分守蒲州

寒日高牙出帝城離迷霜草暮烟横雲邊山壓巾條色
天外河流砥柱聲亂後沙塲餘斷戟關前野老拜雙旌
漢家原是股肱郡咫尺咸陽接舊京

再送公朗之山東

待漏金華曉箭鳴東藩鹵簿出神京侯門屣趿三千客
國士談傾七十城朋舊偶隨黃葉散離愁忽傍酒杯生
遼陽故地扶桑外聖世高麗不用征

乙未十一月戩尚書奉命畫山水十二幅又賜

御墨三幅

金鑰纔開下玉綸初陽墨氣動鴻鈞帝教冊府傳能事
天啓圖書是近臣萬壑山川皆入覲百年艸木更生春
丹青好借調元手莫畫雲臺第二人
宸翰淋漓寶氣浮多材先即老臣諆墨卿風雨三千个
毛穎山川十二州虎拜敢云稱絶技龍章固已代封侯
四方水旱圖難盡爲付安門監者收

雪邸撥悶乙未臘月初一是月十三初度客燕

天邊雨雪夢中身病骨支離馬上塵萬里鄉闈催落葉
百年齒髮見勞薪清時忍著潛夫論畏路空餘妒女津
禁雀不飛宮樹靜瓊花曉散上林春

王念六之官翰林名廷諫先爲侍中

離亭落日下桑乾積雪香山一帶寒天使遠開張掖郡
侍中舊著惠文冠千峰紫塞雲間出萬里黃河天外看
君去試詢元昊壘可知將略范兼韓

仲冬燕邸贈嚴生港

寒城把酒醉琵琶何處鐘聲響暮鴉投杼似聞市上虎
藏弓爲有影中蛇日南薏苡伏波柱西域蒲萄博望槎
自笑功成身不受高官且讓五侯家

曹秋岳侍郎之官廣東方伯

帝城斜日對尊罍萬里征車百粵開天上樓船懸嶺外
日邊寶玉帶潮來威名久著青驄使詞賦爭傳銅雀臺

近日炎荒無瘴癘羅浮早寄一枝梅
雲臺仗下出鳴騶元老旌旗海國秋銅柱自應傳漢使
呂嘉未許問交州陰崖雨氣桄榔濕晴日藤花翡翠稠
此去長沙猶繫馬思君一上岳陽樓

別篁菴學士名憲汶曾見譴補今官江右人

燕子磯頭醉白蘋五年別恨阻風塵天涯再入對高梁月
歲暮還傷旅次神薏苡囊中招謗客琵琶洲上再來人
那堪分手長沙去又負梅花上苑春

別曹子顧翰林

薊苑霜華送酒頻陽關一疊已沾巾帝城高會殘年盡
南國軍書白髮新馬蹴蕭王臺上月烏啼黑闥壘邊塵

中山南去漳河路想見楊林作賦人

飲中牟李贊恒署同惲涵萬般伯嚴時予方南遊

兼用留別

蘭膏潋灧奏金徽二月春城白雪飛海內知交雙短鬢天涯車馬一征衣袁曹古戍迷官渡梁宋寒雲接帝畿聞說長沙兵未解滄江久負釣魚磯

過博望

張騫故國宛城東異代人傳絕域功一自封侯來博望更誰仗劍過崆峒殘碑壓井烽烟後衰草枯楊落照中人世難逢惟漢武空教歲月老霜蓬何處中郎出塞車荒凉極目嘯封狐尚方符節尋源使

西極山河採玉圖白水寒烟迷舊國方城暮靄接東湖春來苜蓿離離盛曾飽龍媒上苑無

渡河

直從西極倒真源吐納洪荒日月昏萬里春冰溺瓠子千山雪浪捲龍門帆檣漁火陳橋近艸樹鯨吞艮嶽尊十載河渠歸故道泥沙盡識大君恩捧土從難塞孟津中州天險更無倫呂梁自許勞神禹德水終難王暴秦少府金空曹衛地長千鬼哭宋梁人滔滔不管興亡事南北分爭幾戰塵

南征留別漢哲憲章天章諸子

二月垂楊綠未齊南遊有客賦征鞾孤帆春入君山暮

萬甲霜明嶽麓低親舊相逢憐社燕羽書未靖問荒雞敢云新息頭空白躍馬還能定五谿

自襄陽開舟沔水大漲

樓船又向楚江開欸乃鐃歌定幾回萬里枯槎南鄭下兼天雪浪武當來習池落日山公酒郢上雄風宋玉才何似龍驤飄木柹石頭蘆荻鎖烟煤

漢口遇呂全五袁鑵巷俱以飛語免官

仕路全如虎臂灘千回萬折共蹣跚不應再見中山篋何事常摧九畹蘭行坂遭迍常北轍江城風雨自南冠十年郤笑潯陽客往日青衫淚未乾

長沙送趙君鄰丁內艱還金陵

晴江把酒問湘靈欲登陽關不忍聽溫嶠南來心獨苦聶卿西去劍猶腥城邊戰壘春梁色雨後晴山虎豹形四海爲家還此日莫將舊淚洒新亭

長沙晤鶯儕劉孝廉話舊戊子予以野兵守濠凡十六晝夜

扁舟此日又江潭短髮蕭疎不耐簪戰壘常年思病骨征衫依舊笑晴嵐縣來楚爵原稱子不謂雄風竟屬南拉手衡陽頂上去紅霞夜看海天函

秋客長沙値大師西征丙申

居然重鎮古潭州玉節金符照畫樓自許平章還節度可知宰相舊封侯詔書不棄珠崖郡廟算還憐悉怛謀聞說征南新介馬旌旗應已過壺頭

秋客長沙觸事有作

書生枉自愧雕蟲躍馬揮戈感慨中鄂郢只今傳白起
牂牁誰復繼唐蒙霜林乍蹐深秋葉旅店初驚昨夜鴻
況是辰陽多戰鼓隔江烽火照湘東

長沙感懷

居然時序故鄉同斷戍殘烟感慨中苗壘洞庭還左右
霸圖湘水自西東鷓鴣雨泣宗臣廟鼉黿雷喧帝子宮
十二年中爭躍馬向來割據爲誰雄
轉因雞肋滯江津十載雕戈老戰塵時貴偏多馮主簿
世途爭似尹夫人豐碑廢邸彫黃鮮漁火空汀亂白蘋
酹酒還澆陶太尉霜風旅鬢一傷神

長沙即事和汪徵五

清湍只合理漁竿回首鄉關夢未闌自笑殘年霜鬢短
重來舊地主恩寬湘山淚盡惟存竹楚澤焚多不種蘭
却掃空慚丞相府猶分退食到盤餐

容潭感懷

江花江草互芊綿老樹離宮古廟前斷續漁歌湘水曲
有無山色祝融巔張𢎞江上圍棋日楊侃城頭飲博年
大渡河邊堪飲馬藤橋鐵鎖一鳴鞭

新綸紀事

龍髯一去不能攀血染乾坤草木殷天使聖人生渤海
手提長劍刈神姦輿圖再辨九州土華夏重呼萬歲山
更有新綸昭日月千年雲氣護燕關
十七年中宵旰身西陵寢樹北邙塵誰憐麥飯明宗墓
舊是長安天子人洛下朱榮禍獨慘雲中白馬勇無倫
神州無恙豐碑在愁見桑乾柘色新

長沙寄馬都督邵武並訊周元亮消息

許昌把袂意如何轉盼滄桑廿載過自古封侯須汗馬
幾人開國指黃河天臨海角珊瑚老秋入衡陽鴻鴈多
顧曲周郎偏自悞鍾山曾是舊烟蘿

乙未冬燕晤周元亮時予条軍于楚元亮以人言罷司農復就直于閩別三年矣潭州七月書此爲訊

燕臺雨雪共開尊倉卒逢君出國門朱勃書成心獨苦
馬遷廢後道彌尊江城壁壘軍前色海國樓船戰後魂
半世飄零今老大不堪同病向人論
十載湖南歲月虛良朋消息久成疎可知名士親鈎黨
偏是功臣惹謗書海湧鰲身吞日本山連蜃氣鎖扶餘
莫言瘴癘人空老長信還能貯婕妤

長沙軍中送雪肝侍御歸省河東八月十九日

故鄉曾記是并州送子旋歸憶舊遊予舊令陽曲廿載滄桑成
幻夢一嵌車馬付東流中條露早丹楓醉上黨風高白
鴈秋君去河東詢季布多方爲我致曹丘

贈吉太丘泰人以縣令立戰功

宿裏郎官天下聞花封突起上將軍弓彎猿臂一輪月衣帶龍樓五色雲誰信壘符堪破敵幾人銅柱自題勳郤憐憔悴湘潭日聊復伸眉一對君

鷄公石

孤峯斗絕起沙湍曲徑危梯得畫闌萬壑松濤連郛沸一灣黃葉帶江寒偶因風物思前部何事棲遲戀舊官滿眼瘡痍堪涕淚幾回搔首問漁竿子十年內兩爲永衡監司

永興觀音岸

半是人謀半鬼工層梯曲磴各玲瓏樵崖欲俯蒼鷹下漁火時連古洞紅別有山河成大地居然樓閣在空中忽聞南鴈催歸棹誰謂衡陽果斷鴻

藕仙祠

群峯巃嵸俯荒城洞壑雲從太古生掌上芙蓉初掩映鏡中翡翠乍分明輕身欲挾飛仙去絕壁初聞落葉聲廿載南遊今老大鹿門回首故園情

忽聞

策馬焚香別祝融松聲山色舊時同十年再作朱陵長萬里今成白首翁薄命無緣朝北闕孤舟恰喜遇南風此身便是投籠鳥回首衡陽笑斷鴻湘東舊事幾回思忍向峯頭賦別離鷓鴣偶然巢北濟鷫鷞原不戀南枝人同橄欖思回味樹似黃楊厄閏期解綬歸來猶恨晚六門堤上酒盈巵

生來肉相不宜官到處逢迎折節難誰向王門憐寶瑟曾無帝子惡儒冠辱將孔翠知何用毀後姬姜不耐看郤憶雲臺銷蝕盡南陽猶有子陵灘

重至寶慶有感先是以戊子提師入黔駐兵兩閱月歸臥十季復起分臬朱陵以已亥陪直指重來

距十二年矣時又得滇南之信

雙清閣上醉飛觴記得驅車入夜郎異國人誰憐白首此身何事獨南荒往來爭似衡陽鴈剪伐空慚名伯棠又作昆明江上客好裁別賦寄瀟湘

邵陵北郭木蘭舟夾岸松濤帶畫樓鴻爪十年如幻夢蓬根萬里此重遊湖山無恙留孤塔溪嶠依然鎖上游

昔日巖邊今腹裏按圖只已過梁州

別王振褒總戎

蕉園綠滿午陰斜竹影參差暮雨遮氊幕常懸瀚海月寶刀舊帶玉門沙信陵座上偏多客去病生來不爲家更憶湘東花藥寺秋深黃葉醉琵琶

送王南伯之浙閩

祖帳邵陵東郭隈戈船遠向大江開白門雨氣三山壯赤岸潮聲萬里來乍見錢鏐歸率土可知劉裕是雄才洗兵還過嚴州渡莫上狂奴舊釣臺

哭王鐵山相公

救時宰相自前聞拯濟橫流獨有君陌上銅駝摧九廟

關門鐵鷂鵰三軍張良仕漢韓彭外王猛治秦南北分
慘淡高郵湖上月夜來石馬照孤墳

開府當年駐二東臨淮壁壘更誰同餘威鹿塞荒寒外
舊事龍鬚涕淚中葛相才高嗟小就馬援謗後竟無功
精靈此日東南歇好聽君王唱大風

武陵送洪三先生歸里因憶及亨翁相國

潭州把袂意如何風雨江城一棹過東閣春深花信早
南荒戰久陣雲多周勳擬賜青州履漢誓重新白馬河
但願難兄歸去早紫荊同醉舊烟蘿

衡州己亥五月趙興寧柱史陟岳竣西巡沅靖

楚山依舊夕雲奇天使來遊草木知正值虞書巡岳日

況兼蜀相渡瀘時荒臺榭禁藏山鬼戍壘花苗喚子規
往日包茅還入貢莫教漢上問諸姬

潭州重九前二日留祖仁淵飲

晚秋風物自蕭蕭異國逢君破寂寥塞土封狼曾過海
軍中白馬舊征遼昆明鐵甲風帆下建業金戈露布遙
留滯長沙空白首壯心未可對嫖姚

送張將軍送閩

戈船直下九江流海國旌旗望裏收十月湖南橘柚老
千山甌越荔枝秋輿朝戰伐還熊耳絕域功名是虎頭
眼底蕭曹君莫問漢家獨有一留侯

讀史亭詩集卷十二終

讀史亭詩集卷十三

南陽彭而述禹峰

七言律下

庚子元日以下滇黔集

青草湖邊青草生一樽正對馬王城天涯兒女春星聚
蠻窟衣冠異國情海上樓船方定亂劍南節度未休兵
自憐垂白空留滯搔首中宵夢未成

潭州別蔣太守

一生慣作長沙客今日并州去故鄉好友如君別後少
新愁似草與春長總教報國心偏壯即使封侯鬢已蒼
況是牂牁初置郡五溪還復入瀟湘

潭州江上別吉太丘

春江二月理歸舟五載鄉園旅夢稠已是同心難遽別
況兼異國各增愁清時久負雲臺仗老去羞稱關內侯
他日長沙醲酒處音書莫忘海西頭

再登黃鶴樓二首

飛樓縹緲著江干霜鬢登臨記往年隔岸春城來檻外
亂帆斜日到尊前山連秦蜀開荊甸水下東南盡楚天
回首滄桑生感慨孫劉興廢幾茫然

武昌往事問如何樊口郝城戰骨多萬里江身樓上盡
三春柳眼醉中過漢陽節鎮方東下天上將軍已渡河
自昔荊州雄勝地鳳凰山勢舊嵯峩

鄂渚別趙興寧桂史之官滇南
春城煙雨酒盈巵大別山前賦別離黔郡猶傳秦歲月
昆明舊識漢旌旗千盤路吐檳榔塢一線天開瑇瑁池
他日益州來驛使武昌雲樹是相思
邵陵別王振寰將軍時公移鎮黔予赴滇中右轄
一尊動是隔年春並轡何堪萬里塵黔地元來分舊楚
滇池仍自接新秦星文乍見益州客圖籍全歸禹貢人
聖主酬恩還白馬與君拉手上麒麟
登飛山觀舊戰場
孤節此日躡飛山脚底芙蓉霄漢間偏霸宜稱百粵長
奇峰直壓五溪蠻佛前燈火玄猿嘯樹裏經聲老衲還

回首沙場椎劍在川原依舊鬢毛斑
揭來萬里事征鞍贏得風霜兩鬢殘此日飛山仍不改
十年夢裏幾回看粟藏土窖穀形在客入僧寮雨氣寒
開說滇黔戈未息可能待我復登壇
登鎮遠城東山峒
蒼崖壁立壓江清楚水黔山幾戰爭別有丹梯開佛地
遥聞石頂出經聲鐵溪沙上苗人渡油搾關前古木平
久報西南傳漢捷金沙改作受降城
黔中別公卜 有引
與黃公卜友善十五年矣庚子之役抵黔相晤
歡洽也是時君奉新綸移南粵余之官滇中未

卜後晤更在何時書此以見知己離合之際
他鄉把臂慰同心何事萍踪俱在黔往日離愁頻入夢
一番老大倍霑襟王褒持節來滇海陸賈傳書下桂林
咫尺牂牁成聚散鷓鴣啼處夏雲深
同張心水黔州城樓夜坐予曾並仕太原君晉人
也
榆關紫塞接幷州寶馬青驄憶舊遊一自多鷄催老鬢
空教薄宦悞滄州成名久愧銅龍仗再嫁淡慚燕子樓
郤笑雲中李太守即逢高帝不封侯
石逕盤姍困馬蹄黔山無樹草萋萋遥聞虎節時相過
不盡羊腸路欲迷萬國車書歸正朔一王疆域過雕題

漢家郡邑還交趾敢謂君王息鼓鼙
登貴陽城樓 庚子仲夏
黔州山郭帶斜暉亂後瘡痍耆舊希將相籌邊甲未解
荆吳轉餉輓初飛朱門柳絮何王殿客路葵花返照磯
近日牂牁成內地不須更縛夜郎歸
異鄉風物雨垂垂粉壁丹楹帶角吹往日旌旗開鬼國
幾年聲教滿羅施天連參井周官在地接荆梁禹貢知
今日欣逢漢武帝還看躍馬過滇池
關嶺懷古
天限滇黔設此關卓刀泉下水潺湲殘碑草沒斜陽外
戰壘雲深斷岍間後主乾坤留日角武侯功業盡征蠻

可憐華夏三分土一去荆州竟不還
將軍遺廟噪樓烏攪響荒山日欲晡短碣蝸涎苔剝落
虛堂鬼火樹凋枯箕裘齋恨三分國社稷纔成五月瀘
郤喜山河蒙姓字常流漢月接成都

初到滇池

西南萬里隔風煙歷盡崎嶇見大川六詔雄圖餘戍壘
九州王會入星躔路經僰爨思莊蹻人到孫梁憶馬遷
聞說交州新入貢爲君好上旅獒篇
劍南風物值初秋萬里炎荒據上游水下蘭滄通大夏
山連蔥嶺接姚州漢威遠播姑繒塞王爵新分昫町侯
況是白狼今作頌銅標應過海西頭
苴蘭城下水盈盈百戰關河未息兵卭莋曾聞通粵嶲
僰僮那解閉昆明開皇再啓蜻蛉路武德新開檢校城
從此西南無戰伐細腰緬甸一時平
白崖風土海旟田撣國波村割據偏星野自分鬼井外
山川舊識叚蒙前滇家乍授元封朔秦道初開五尺天
日暮昆彌池上望南來可是舊樓船

交水

歷盡巉巖更着鞭忽逢水國見桑田時光乍可如三月
風物依稀似潁川幾處茅蘆攢葦岍一隄楊柳帶城邊
雕弓挾彈誰家子手擁紅粧馬上還

庚子李嵩岑彭駿聞楊筠伯遊鸚鵡寺

萬木陰森帶夕暉更兼薜荔胃征衣丹楹也解留叢桂
雲館何年種紫薇曲磵時邀麋鹿過落花偶傷鷓鴣飛
天涯兄弟今宵月跨馬應須爛熳歸

滇中送楊拙菴之秦

別離況復在天邊異國關情倍可憐歲月八千開蜀道
山河百二紀秦川溪橋飲馬催紅葉野店停車問杜鵑
屈指征鞍春色裏人來多在雁歸前

送楊筠伯丁艱還漢中

眼底心知各異鄉何當分手是昆陽峽猿已自成揮涕
隴水何堪解斷腸戎馬關山餘戰壘金錢歲月下真王
許人剩有一身在不及黃泉更不妨

辛丑元日滇中

天涯此日對椒觴萬里游踪憶故鄉岳牧呼嵩趨帳殿
韝鞮合樂拜龍章可知軌物一王會不數聲靈六詔旁
西域關門連咫尺聖明未可但垂裳
壯心可許老能酬夜半婆娑匣裏鉤瘴癘徒聞銷戰馬
文章從不及封侯本朝正朔連荒服此日山川盡益州
把酒還思韋節度聲靈猶在海西頭

昆明正月馬君輝招飲水亭

天邊讌集值春王眼底金尊客異鄉樹裡烟嵐城半壁
花間臺榭水中央却憐舊邸人還到何事空庭草獨芳
碧砌朱欄渾似夢江山元不記興亡

正月廿日聞桂林之信

已是昆明人萬里何妨更作桂林行相如詞賦西南徼陸賈詩書百粵城對酒雄心還看劍冗官白髮莫論兵鐵橋此去銅標路愁聽征鴻斷續聲

別滇中僚友之官粵西

滇雲歷盡見巑岏九郡還從嶺外看越塞墩臺成信戍大朝符璽本流官千山畫角荒城暮二月春風客路寒薄海爭傳文帝詔尉佗早已繫長安

二月春風天地寬大君有命下長安宦遊不謂邊城苦遠別其如知已難孝武石鯨昆水動日南銅柱海光寒鷓鴣亭子梅花驛萬里征人馬上看

滇中寄畢四世江夏

獨憐老病不抽簪異國風光殊未諳早歲驅車曾冀北此番秘駕更天南秋深石蛭催黃葉露冷滄螺散毒嵐回首并州思舊雨漫勞鴻雁過江潭

又寄衛分守胡君

雲南氣候古來偏靡莫山河爨僰田戰壘荒城蒙段外華風邊月漢唐年虎關舊阨巴黔險蛇徑繞通楚粵天萬里懷人秋葉下衡陽可有雁書傳

辛丑春滇中奉別表中丞四首

碧雞山下聽鳴騶天使今看過益州路盡朱垠日北户國通身毒水西流建元戰伐番陽令大夏勲名博望侯聞說東南金粟困好憑甌脫上邊樓

南國輸將未息戈嫖姚此日意如何十年父老瘡痍盡萬里征人慷慨多都護威名過六詔邊城謠俗雜諸羅可知禹貢山川外境內瀘江即黑河

開天聖主拓封疆此日車書過永昌已見巖邊成內地可知大帥出中堂冊書自領諸侯長鹵簿爭如異姓王飄渺蒼梧雲外路不堪魂斷是昆陽

青郊暮雨入旌旗楊柳煙寒帶酒卮萬里趨陪憐異國一番邂逅惜同時嶺南勲業馬援柱峴首人心羊祜碑五管風煙連六詔尊前揮手各天涯

再過曾同有感有引

歲順治戊子余以撫黔之役大戰靖州城下收兵會同時夜半矣駐武昭鎮十餘日辛丑以滇藩移桂林往來經此念昔年披堅躍馬指揮陷陣抑何壯也今蹉跌多年留落不偶一官萬里尚復轅駒抑又何憊也走筆紀事以誌今昔之感

衆山稠疊著荒亭鐵馬征袍賸血腥何處戰場思鉅鹿空餘燐火散流螢川原無恙人偏老城郭空存樹獨青髀肉蹉跎成浩歎不堪重對舊居停

孤城夜半響銅鐎帶甲連雲過板橋井竈難忘駐馬處旌旄只在此山腰曾遊如對鴻中雪舊路眞同鹿裏蕉

六詔歸來還五嶺漫將往事問龍標

靖州別高將軍 時公移粵東予移粵西

琥珀紅燈醉眼橫兩年把臂靖州城天涯茗酒留書劍
海內風塵老弟兄萬里旌旄憐此日五溪風雨倍含情
東西咫尺蒼梧水握手還期在此行

自滇藩移粵再過武岡吳六吉太守話舊二首先是予以順治戊子持黔節過此今辛丑十四年矣今昔之感聊記歲時

山程迤邐見崎嶇踏盡蠻烟聽鷓鴣萬里滇黔霜後鬢
半年行李雨中途臺隍亂後蓬蒿長棟宇凋殘燕雀孤
郤笑征鞍還未歇明朝跨馬入蒼梧

黔中節鉞舊如何十四年中此再過風景不殊人更老
江山無恙亂偏多一時草昧餘行在往日雲臺感逝波
異國金尊明月夜相逢莫惜醉顏酡

新寧竹亭王砥如明府招飲

長千曲折一亭幽乍歇征輪載酒遊自笑頻年常負弩
那知垂老未封侯松門積雨青苔壯石壁盤渦白鷺浮
極目關山南楚盡漸看百粵入交州

王程此日下炎荒楚粵滇黔萬里長短鬢逢人羞作吏
如君不過暫為郎晴江翠靄搖朱檻近郭飛花亂石牀
咫尺招提成聚散可能不醉負斜陽

寄江州崔使君

北征兩雪記長安上苑鐘聲到夜闌自笑游蹤成汗漫
誰憐老態獨闌珊雲開匡嶽千峰出江入潯陽九派寬
海國烽煙新戰後估船可似舊時看

西粵送南司李之河間

嶺南送客值初秋萬里征鞍足壯遊白露蠻江彫木葉
黃沙獵鼓下營州銅鐫未撤雲中戍鐵券新頒海上侯
此去盧龍還弔古英雄若個是田疇

灕江送楊崑伯開幕東粵

浪跋朱崖海國波戈樓南下意如何家聲百粵留楊僕
漢業三傳定尉佗組練霜寒驅瘴癘蛩弧電繞捲星河
即看窮島登王會盛世明珠不用多

桂林飲勳宇將軍因憶迺兄陳自修便羽郤寄

我自昆明南下日當君捧檄夜郎時豈知水陸三苗路
恰左舟車一日期嶺外游裝嗤陸賈黔中遠畧羨張儀
千山橘柚天涯客黃葉秋風雁字遲

中秋前二日西粵署中桂花盛開同方伯胡德輝臬長黃抑公衙僧破門酌其下

桂林恰值桂花開難得相逢共酒杯萬里蠻鄉同作客
一城黃葉此登臺天邊宦跡僧能到嶺外秋聲雁不來
明月況臨金粟夜莫教漏鼓更相催

靖江廢邸同藩伯胡德輝臬長黃抑公學憲尚紫雲諸君秋集獨秀山下

無情最是此中山閣盡王孫只等閒尚有高臺堪命酒
兼逢勝侶一開顔石鯨蒔荔秋蟲出玉甃梧桐野鳥還
莫向西風增感慨漢家樓閣暮雲閒

七夕飲德輝亭看盆荷

棲遲衰鬢滯天涯知已相逢興獨奢烏鵲剛逢銀漢夜
芙蓉更放玉池花客來絶嶠聞秋杵亂後孤城響暮笳
憶得昨年同此夕昆明海角醉琵琶

嶺外讀登極詔

綸綍風行下九閽邊臣拜舞到崑崙山河當璧須垂統
社稷遺弓待紀元玉几初宣正月詔金甌無恙兩朝恩
真龍只在長安邸六傳何須叟代藩

粵山九月朔賁長至表

白露秋深木葉降况臨重九雨淙淙初陽表篆呼嵩歲
驛使星催下瀨艘壯志如灰飛不起歸心似鴈欲成雙
日南境上日南至猶望雲臺憶上邦 以下粵遊集

桂林送破門有柳州之行

嶺南秋氣北風號天末星辰分外高客路無端憐此夕
禪心如水照江皐多年雁浦留雙樹一鉢龍城駕小舠
况是河東人又去未逢知已莫揮毫

芝舫詩

德輝先生公廨菊築精舍額曰芝舫昭其象也
芝者舟所需也猶之鷁也四面弘厰如在江湖

公有作予單和之

萬里南遊快不禁粵山瘴癘莫相侵老來未改虞翻骨
裝去何須陸賈金牀下鴟夷清濁酒花前玉案短長吟
奇峰海内此中半日對芙蓉散客襟

崑崙懷古

邕州山勢控巖邊曾記將軍破賊旋宋室山河憑一鼓
狄公俎豆合千年北門和議澶淵後元昊軍鋒大夏前
幸有崑崙傳此夜兵威猶自到南天
鐵馬雄風瘴海邊巖關燈火一鳴鞭可知千騎催軍鼓
爭似元宵擲地錢蠻雨寒煙山鬼靜炎洲驛使荔枝鮮
畫江獨有白溝在不問盧龍亦可憐

西粵于撫軍晉爵總制

戟門畫角小春霜幕府黃麻下帝鄉域外爭傳文潞國
軍中舊識郭汾陽 典朝符璽通南海此日車書到越
裳卻笑漢家頻度嶺漫勞使者日相望

送祖大參入覲

君恩從不斷蠻天况是臣工入奏年京洛曾傳桓氏馬
中原舊著祖生鞭周官劍履星辰上漢使車書瘴癘邊
聖主如詢疆場事朱崖近日是甘泉

憶雪

十月煙林逈自芳南中無雪亦其常可能更作梁園賦
如對高歌郢客傷野鶴歸來仍淡掃梅花失艷只凝香

天心可喜還無外雨露年年到洛陽

憶浯溪

苦竹寒流遍野塘曾經杖履一徬徨至今尚憶春陵句
所恨全無刺史坊落葉虹橋天寶後墟烟牧犢古菴旁
瀟湘兩岸漁樵路猶自逢人說漫郎

滇中讀芝麓先生詩奉懷四章頌耀武大參寄去
以代起居書之伏波山下

京華旅食問如何把臂髙梁七載過何事東山還未起
貴人白水近來多遠嵐共對新螺髻好友時驚舊雀羅
爲問成均老祭酒可能日日醉南和

昆明池上讀良書離索山川更起余詞賦應逢孝武賤

王侯爭似沛豐初一官潦倒日南國萬事灰頹下澤車
展轉還思燕市夜春鴻秋雁幾躊躇

霜紅北雁憶蘆溝紫陌風沙別舊遊薄宦真慚南海尉
炎荒幾見荔枝秋東都何可無元禮北海兼能識豫州
經國文章臺閣外金門歎咏任沈浮

往歲從軍六詔旁雲霄一札寄龍驤曾聞諫草摧張禹
果見人心重范滂金馬碧雞連瘴海龍城象郡古朱方
重來載酒知何日共醉揚雄書一牀

附和韻　龔鼎孳

天涯佳句到陰何銅鼓山高玉騘過名士古來擐甲
少酒人當日盍簪多風雲羨汝新茄吹歲月憐吾老
尉羅最憶軍城張讌地碧油花月繞雲和

漢廷流涕治安書謠諑申申其詈余四海交遊官謫
後三更燈火雁來初春星惜別惟彈劍他日相逢肯
下車矯首南雲無羽翼臨風托寄一躊躇

昆明烽火照金滿飛檄籌兵總壯遊報國已銷銅馬
憤移官重對嶺猿秋身隨蛇虎穿千嶂笑看蒲蒻換
一州鈴閣把詩還極望點蒼青翠逼天浮

臥龍勳業日南傍振翼天衢首獨驤抱膝已知追管
樂論心終自許膺滂歌成神馬來西極戰定珠崖奉
朔方安得從公參佐暇婆娑衮客坐胡牀

灕江曉棹

伏波山下繫江船畫角鐘聲破曉煙無數青山浮水出
中流夜雨帶帆懸驚殘龍夢愁珠去直踏蛟宮泛斗邊
最是無情分水嶺一時南北鼓闐闐

送袁司馬得請歸秦

湖南兵氣掃攙槍萬里車書到帝京此日滇黔歸正朔
當年元老是長城赤松去國君恩重綠野開堂相業成
好去終南山色裏白雲積雪兩縱橫

長兒捷至諸公損詩來賀奉酬二首

談經舊笑魯諸儒一劍成名亦丈夫翰墨今能嫺絳灌
箕裘原不到孫吳丹書帶礪兵間客畫閣麒麟塞外圖
白髮青山猿鶴夢高陽忽憶舊時徒

門外驚聞長者車況堪走賀到吾廬敢云饒具封侯相竊喜從無讀父書漢詔賢良兼將帥蠻疆鋒鏑未銷除試看衛霍征車日爭似文園賦子虛

寄馬提督

炎荒十載震熊羆鹵簿軍中畫角吹驃騎封侯方弱冠樓船下瀨過南陲戟門琥珀梅花落幕府氍毹白紵辭郤笑君家新息老功成銅柱尚遲遲

冬湙

客裏無從紀歲時炎荒消息老梅知日窮南陸風斯勁序逼東皇晷轉遲海國戈船烟島外金沙鐵馬雪山陲瘴雲釀水釀如染莫向灘江照鬢絲

全陽送葛李二將軍自粵移守黔中

嶺南風雪暮江頭羯鼓鐃歌送客舟兩岸梅花爭送酒一軍畫角獨驚鷗山川漸入羅施部壁壘多傳新息侯此去偏橋堪飲馬春煙初漲五溪流

湘山古寺柁江涯送客長干酒一巵　聖主而今思將帥巖疆自昔重熊羆晴開衡嶽山連陣水下牂牁夜渡師漢業西南餘勝蹟伏波香火武侯祠

辛丑歲杪桂林送紫雲同社以萬壽節入覲便道省侍

使者朝天五嶺西呼嵩萬里動雕題江城柳色催鴻陣驛路桃花到馬蹄歲月南荒蠻雨散關河故國白雲低

臨邛詞賦誰能薦倘可金門手共攜

辛丑除夕

孤燈忽憶在天涯書劍無成老病奢歲月何能留此夕乾坤亡賴是梅花他鄉有酒難成醉薄宦無媒枉自嗟料得明年頭更白須尋勾漏問丹砂

駒隙頻教瞬息過低徊無計可留他半生日月客中送異國山川老去多定有親朋思瘴癘轉憐兒輩滯關河無端又作明年想五嶺春光更若何

壬寅元日

甌駱風煙漲海濱獨憐垂白宦遊人漢侯從不及文吏南粵由來稱外臣萬里呼嵩紫陌遠三江飲馬戰場新

十年故國松楸淚流落炎荒又一春

晤郢上呂補菴予先是丙戌曾督學楚中

嶺外逢君憶舊遊低徊猶記木蘭舟郢中詞賦曾飛雪漢上笙歌半倚樓敢謂傳經思絳帳或因繫馬念并州伏波山閣春星聚遮莫金罇散客愁

胡德輝開府南贛

東南劍氣動星躔節鉞纔臨章貢天三十登壇開大府九重推轂紀元年尊前玉帳珊瑚國花底鐃歌翡翠船往事無如新建伯勳名更得幾人傳

戈船萬隊捲犀渠虎節剛逢鳳曆初嶺上星河搖漲海天邊鼓角下匡廬香罏雖定兵難解樂浪頻年計轉踈

鈴閣今居形勝地秉時早上太平書

桂林逢磐石兼訂金沙之約

武昌江上酒盈巵邂逅長千自一時豈謂炎荒重到此
轉憐垂白是相知千山行槖蠻雲暮一葉秋風旅雁吹
聞道金沙還繫馬遥看鐵鎖認旌旗

因李磐石寄韞退肇慶

記君弱冠起山東上苑文章較爾雄一自滄桑開景運
轉憐老病各成翁三江五嶺人如寄一札十年嬾未通
（十平聲）今日相逢白下客好從吳季奏齊風
香山殘雪對金巵轉眼關河散驛騎萬里游踪今老大
一番世路幾參差炎荒戰伐伏波廟西漢詩書陸賈詞

自笑與君同繫馬可能斗酒二追隨

再因李磐石寄趙檝儲霞滔東粵

春花對酒憶黔州兩粵忽分天盡頭共爾東西持嶺嶠
還如風雨隔羅浮炎荒氣候違諸夏海國金錢據上游
近日朱崖不可棄戈船便許下琉球
樓船十萬下南陲使者今看領度支槍槊山高懸白粲
菴閭海外閃朱旗平開幕府枕椰驛傾倒金尊瑇瑁池
君在番禺我桂嶺一江明月照相思

送沈羽生遊擊歸大同

把手蒼梧訂後期蠻雲漠漠下南陲何妨暫屈藍田尉
有日相逢皇甫規紫塞黃榆君去早三江五嶺雁來遲

一樽濁酒天涯客兩地銷魂是此時

董魁吾兵巡鬱林

天使旌旄動九真珊瑚耀馬寶刀頻可知灞上真兒戲
自古征南屬老臣帳下參軍遮海客馬前義從隴頭人
汾陽部曲如雲散今見臨淮壁壘新（公為經略所任舉）

馮季覲裨將涿州相國弟

嶺南暫許寄長城上將胸藏十萬兵每過雲中思魏尚
輒經易水笑荊卿汾陽好自多兒女定遠何曾借父兄
自揣頹唐難躍馬爭如一劍蚤成名

寄懷州守家弟晤山

連宵有夢寄懷州略記相逢庾亮樓一自孤舟成聚散

廿年信使各沈浮雲邊王屋當軒出天外黃河遶郡流
搔首南荒鬚更白雁書不到嶺西頭

寄平南（癸卯春別來十五年矣）

百戰荊湖草昧時王門畫角閃朱旗偶因異姓傳吳芮
郤許元勳是子儀遠略還開羅甸國書生舊憶夜郎師
東南天地九真外歲歲長安貢荔枝
王師十萬挽雕弧邸第雄開百粵都地枕交州叢翡翠
天連海角走珊瑚魚鱗亭障日南郡馬齒山川王會圖
往日梁園詞賦客誰憐垂白滯蒼梧

寄侯鈞菴粵東提學

大梁自昔說侯生此日宮墻百粵城遂有圖書開地氣

歌來雲漢本天成傳經海上龍樓近持節交南象馬鳴十萬兵賢書一紙炎荒久報泰階平

征賊詩

獞賊莫扶豹窠永寧山中居華離之地斗絕善走屢頓王師連年予巡桂之日上其事勦之凡四戰壬寅十月

暫借滨山作戰場無端鼠子敢披猖石稜鎧甲猿梯上木末旗旌虎穴傍漲海雄風吹屬栗蠻天曉霧帶胡牀登壇投筆從今日一洗妖氛瘴癘鄉

豈知小醜致興師節使西來畫角吹萬古誰開懸馬地三軍日見卷氈時磨刀嵓口山君廟蓐食雲根槃瓠祠

笑謂書生慚將略曾揮羽扇認旌旗

千層黃葉萬層山賊在山之肺腑間碧玉巉岩藏繡鳌青羅詰曲帶烏蠻百年誰上麒麟閣一鼓須平虎豹關勒石波羅名山鐫歲月軍聲齊唱凱歌還

羽書何事尚遲遲迅掃欃槍未有期如彼左擔尋棧道轉因盤磴憶仇池蠻奴久隔周官法鬼物遙從禹鼎窺可似崑崙燈火夜忽聞三鼓賊平時

桂林和鄧孝感見懷元韻

秦淮近况復如何往日繁華六代多百戰關山停鐵馬三宮粉黛付烟蘿文章不朽知誰信瘴癘炎荒老更過近接揚州書一紙猶然憔悴說干戈

灕江南下水潺潺海國樓船震百蠻黃葉爭飛五嶺路馬頭忽見萬重山獨憐遲暮常爲客何事馳驅尚未還往日提戈兼躍馬竟無大業著人間

欲附青雲愧白頭無端更作桂林遊公卿洛下吹噓少仕路天邊魍魎稠秦帝障亭留小尉漢家符璽過交州風煙舛互華彝隔一水中分南北流

嚴關萬里眞邊塞歲事崢嶸薄季冬略記當年白水驛飛觴共對大司農謂嚴若準也章陵無沒聞鳴雉梁父悲吟感卧龍醉眼昏花鴻鴈杳三山五嶺隔重重

雪涕前王憶舊恩滨宮一炬燄朱門鵂鶹啼罷香魂盡薜荔苔封戰骨存節度何來還繫馬舍人帶酒一窺園

不堪重弔經行地獨秀山高落葉繁往戊子定南特藏甌子撫野

周郎謂周元亮遇赦東歸日聞道與君共酒卮白首欣逢張儉在當尊更賦李陵詩維揚自古多金粉仄步年來少戰旗倩爾南遊無不可黃柑秋熟正離離

十年鎩羽知何意半世蹉跎走帝京誰解當歌憐甯戚忽教一語識然明人材未盡山公死天上常懸吏部名每向秦淮思往事白頭賓客獨沾纓謂高衙鐵山相公

憶昔

推轂臨戎賜尚方相公踟手報君王黃金括盡填元帥白羽飛來築戰場桐葉秋殘朱邸外玉魚晝出石麟旁中原巳棄西川去尺寸山河負上皇

偃師戰罷氣先摧一夜襄陽䟦馬回鐵甲已隨輜重盡
紅顏更傍玉鞍來火延安慶三山動戈下江州九派開
聞道金陵風物好幾年染指鳳凰臺
詔書平賊竟如何急羽飛來夜半過京索曾聞鏖苦戰
二陵風雨更滂沱元戎報國潼關上閫宅香魂義井多（妻妾死者七人）
百二秦川無可恃長驅鐵甲渡黃河
蟻聚茶山盜賊稠掃清光固鐵兜鍪水犀軍已收淮甸
銅虎符仍𨻶壽州六代還開元帥府小朝早失靖南侯
低徊細說金陵事不合王敦在上流
尚書戰衂秦關日鷂子將軍過潞州馬上歌喉金翡翠
尊前舞袖玉箜篌馳驅冀北收群盜談笑江東取徹侯

若使斯人還不死肯教良玉下南樓
良將從來說趙邊雁門南下一烽傳丈夫許國憑長劍
婦女臨戎跨錦韉膚栗黃沙摧虎豹僵屍白晝賀烏鳶
三千義卒同時死無補山河亦可憐
元戎牧馬居宛日鞞鼓西來壓郡時百戰刀頭猶褁血
先登隊裡更搴旗轉憐報國心偏壯能使全軍死不移
況復長安事已去秋風禾黍正離離
出師（以下續滇黔集）
荒城鼓角度蠻雲百粵山川帶楚分未是區憐煩太守
差同浪泊下將軍蜂房鳥徑生猺窟殺矢歐刀老獠羣
更見簪花成女伴溪邊赤脚石榴裙

永寧馬易生祭戎
山草庵廬靜不譁烏程每日醉君家軍中曉露征鴻度
嶺外輕風燕子斜上將封侯來隴右英雄割據本長沙
春光九十還難老開遍安南幾樹花
永寧師
黃花爛熳誓蒸徒贏得郊原麥浪鋪瘴癘炎荒還躍馬
崎嶇廢壘尚鳴弧敢云才果如滕撫未必功成似武都
計日王師方振旅春風寶劍度珊瑚
送石荊山移軍蒼梧時予視師永寧將有黔州之
行
遲暮相逢百粵天此番一別更凄然萬山蠻雨侵蓬鬢

兩岸楊花滿戰船異國分飛嗟遠道同心邂逅是何年
關情羈旅兼垂白努力封侯早着鞭
別故國八年矣薄遊桂林更得黔臬視師行間率
復賦此
白髮年來困老兵提師今過鳳凰城羣溪帶作青羅遶
叠嶂山如碧玉橫飛輓幾家聞夜杵庵廬到處只軍營
三年嶺外緣何事苦熱猶爲萬里行
八載飄零憶故鄉近來兩髩漸如霜冗官不合來南粵
策杖何堪更夜郎自昔書生傳陸遜只今漢署羨馮唐
茱萸河畔蘆筒酒潦倒山翁醉幾場
將去黔留別抑公西粵

嶺外相逢復幾春與君同作宦遊人連年戰伐山河在
久住蠻彝禮俗馴海內知交存舊雨一生書劍老邊塵
願君早入金華仗方岳從來稱外臣

榴花爛熳酒盈巵惜別長于自一時亂世交情雙鬢老
巖疆官況幾人知金張地望誠難問楊馬文章喜共持
我去黔中子寄粵茫茫後晤是何期

偶題

半世遊踪只瘴鄉桂林纔罷又黔陽久居荒服如遷客
老舉佳兒是宦囊（子客朱陵生第六子今歲州又生第七子）破賊曾聞書一紙登山
不計酒千觴西南天地多佳勝從此光芒萬丈長

蒼梧別督帥丁公

炎鄉風雨夜何其況復嚴城鼓角悲嶺外初開都護府
雄風日展定蠻旗樓船已見來天上符璽今看過海陲
往事還思陶太尉一身果自係安危

典朝柱國古通侯望漢臺邊杜若洲玉帳霜明金鎖甲
龍旗日閃鐵兜鍪陶璜恩信連交阯呂岱威名遍廣州
三載上公鈴下客夜郎欲去且遲留

蒼梧大水癸卯六月

東南澤國水縱橫一夜洪濤嶺外生忽有魚龍遊近市
乍看舟楫渡層城鵁鶄得食天吳喜蒼兕喧豗海若鳴
聞道長年談往事慣將大稔望西成

又別王子儒副戎

絕脰沙場不死身相逢如遇九原人曾當鐵馬經行
輒憶金創苦戰晨剩有雄心堪射虎餘生盛世不閑
亦知卻穀稱元帥未許江湖老角巾

陽朔舟行

鐵骨崚嶒鮮滿身千年常壓此江濱慣迎舟楫無生客
更長兒孫護馬人龍陣魚麗呈變態蠻王海怪是元神
樓船卻憶征南日一水還能下九眞

茯洲煙火出山脅身代烏鞬手代犁隔水東鹽先祭鬼
乞薜紅米每呼妻藥藏匕首防仇客跨下蠻弓捕竹雞
種得芋魁如斗大瓦盆盛酒醉如泥

土銼藜牀對席門疎籬日出散雞豚宗親好會獼猴脯
兒女佳期荔浦村雜佩雲鬟蓋衛足腰刀紅袜每驚魂
嶺南流土原兼治禮俗兩今漢法存

衆山羅列走江濱半是蠻彝半漢民乍見茅簷飛鳥道
居然户口是猿身南中自古炎荒地北闕何來仕宦人
無怪向來成割據偏安草昧也君臣

萬山塊壘亂如麻一線中通到海涯毒草蠱蟲盤古戍
金章寶馬葬蠻沙霸圖無處容劉隱踞險何人更呂嘉
却笑關中秦帝子徒勞書足不成蛇

再入黔

二十餘年老制科征帆此日又牂牁敢言歲月蠻中若
如此山川我再過聖世遭逢良不易老來瘴癘欲如何

卻憐往日曾開府手板重持感慨多

漸覺頻年老病催一官萬里獨徘徊入宮恥借丹青力躍馬元非跳盪才地接金沙青象出山連巫峽杜鵑來春秋冠帶還如昨香火蠻王御史臺

早發益湘

萬山草樹帶寒流石徑微茫嶺外秋蟲響畬田爭入寺橋通極浦半銜洲長看譙鼓留山角乍聽漁歌入市樓因子還思汾水上雁門句注舊曾遊

東安高山寺赴邑令喬良夫招飲即事

秋山斗酒對青螺檀板朱絃白苧歌萬里一身常道路三年兩度此經過雲連箐竹炎荒近水下湘關楚塞多

況是天涯知已在千觴莫惜醉顏酡

荒城鼓角掛殘暉按部笙竽滿翠微老樹當軒黃葉下雜花帶雨早秋肥江聲怒挾松風上橋路斜連雉堞飛往日登臨成底事山僧解識舊征衣

三過武岡晤吳守

征車滯雨走蠻方白坂黃泥下武岡每過朱門思舊邸況逢落葉是他鄉荒城斗酒三年夢亂裏交情兩鬢霜我去黔中君滯楚音書常在五溪旁

赴黔臬別梁培元靖州時公將之官吳中

三年雨過靖州城屢見飛山馬首生異國初逢黃葉下蠻□更聽暮猿鳴相看聚散還今夕無那江山是別情

建業如逢黔郡使驛書早寄故人聲

征塵裛露滿秋袂異國相逢坐夜深老去交遊誰健在向來文字許知音間關短劒烏蠻路蘆荻輕舟白下心把臂天涯同兩散楚山落木暮猿吟

沅州周開府

上將軍聲響百蠻崇開制府歷湖山龍驤自啓滇黔路虎踞遙當楚粵關八郡良家嫺白羽五溪元老正朱顏時清不用披金甲雲夢常看獵騎還

江城山勢擁巑岏畫角期門上將壇澤國苗徭開幕府部中屈宋盡村官山推衡岳雲霄近水下洞庭日月寒山海經洞庭作銅庭洞本有同音戲下車書通萬里不勞往事築京觀

崔修庵以滇藩丁內艱還里晤於黔時癸卯閏夏

羽林金甲滿滇池共醉昆明酒一卮乘暇每看梁苑雪快遊多在碧雞祠碧雞山後有元梁王避暑宮遐荒劍履憐萱草白旄關河聽子規倉猝牂牁成舊雨燕山易水倍相思

舊遊復得一尊前萬里逢人倍可憐數載羈愁南詔月此番歸騎豔陽天荆州報捷無消息海上軍書見幾年捧檄牽裾俱涕淚昆明回首憶樓船

黔徼水通江漢流孤帆萬里入營州雄風黎牂倅開府畫角漁陽滿戍樓壠畔歸來鶴夢穩君恩未報羽書稠明公早為蒼生起笑我踉蹌已白頭

甲辰元日貴州試筆

正元恰喜值初晴又報春光徼外生萬里呼嵩酬聖主幾人持節是長城東南亭障還徵戍江漢將輸苦用兵祿食驚心頻看劍何時眞見泰階平

董懷赤方伯

將相從來產帝鄉三能多在紫微旁如君自可從龍起談笑於今出戰場山國西南開别部羽書水陸走名王卽今郡縣歸苗土不復逢人說夜郎

寄李范林

回首緇塵感舊遊題書今在五溪頭西南天地兵還在車馬邊巡老未休名士古來多潁上好官况復近揚州廿年兄弟天涯客還向燕臺憶酒樓

張飛熊自滇移鎮甘肅

春風曉角出邊樓百二山河指壯遊鐙仗新開雙益部咸名舊著五涼州伊吾士馬黃龍響光祿旌旗青海侯露板鐃歌葱嶺外祈連山下皂鵰稠

姑臧城外草初肥萬里征人捲鐵衣西域關河稱右臂先零部落傍金微帳前乳酪休屠壘霜磧黃羊勅勒圍酒郡關門還咫尺將軍况挾虎符歸

甲辰午日東山

東山竊喜傍城隈彌望遥空翠色來羈旅天涯還五日欣逢佳節更登臺丹梯白石松風過碧澗朱樓鳥道開却憶金戈鐵馬地幾時乘興一啣杯

稜霞高處泛蒲巵五日登臨又一時千片芙蓉環塞出一灣舟楫引杯遲荒城隨例還簫鼓父老逢人說亂離聞道水西方躍馬至今猶見渡瀘師

龍場懷古簡張晦先

曾捌驪珠天上回遐荒瘴癘爲君開無端魑魅逢人笑倍有風雲翊運來羈旅常年羞走吏牢騷天末獨登臺烏蠻亭館垂楊歇清磬斜陽古寺隈

憶舊

夜雨梧桐凄斷絃西風零落舊花鈿紅顏自古人稱悞薄命難逢我見憐蛾簇雙眉隨去馬鸞分曉鏡過他船爭如歌舞溪宮曲流落蕭關倍惘然

吳姬趙女散飛煙回首華軒倍可憐絕代佳人今逝水錦衾同夢是何年不應老子情偏苦纔别朱門意已儇寶瑟瑤琴成浩歎可能共泛五湖船

垂老天涯秪自傷滇雲底事斷人腸半週遺腹情堪痛嶺外嬰兒淚幾行倚徙空庭悲落葉闌珊病骨憶新粧獨憐短巷車聲粟猶憶顛毛薄倖郎

别制府楊公

黔中置郡古西偏萬里遐荒節制專司馬軍書堪破敵從龍元老正籌邊幾人門第稱華族更見旌旄出少年磨石水西還作頌高文欲並蔡州傳

别徐偉公

長沙對酒獨相親三過君齋送遠人竊喜今朝重把臂忽聞祖道更傷神天留我輩西南角人是邊城虎豹身再過黔陽多置酒相逢莫訝遇公頻

冬日觀昆池

滇南澤國枕昆陽勢接金滄萬里長東夏山高難赴海九州圖畫獨稱梁椎風也自開偏霸荒服居然奠海王萬木蕭疎人事晚幾回立馬向蒼茫

憶相如

漢皇遠畧簡詞臣開闢西南亦有因荒服不須勞士馬蠻中也自識尊親酧功不用通侯爵拓土偏宜賣酒人孝武材臣衛霍外誰知將帥本儒紳

楊升庵遺址

先生遺址寄窮邊名世文章指數椽不謂孤忠遭遠竄轉因盛世惜華年獨逢瘴癘歸無日老死西南亦可憐議禮諸臣皆暴貴至今姓字幾人傳

水西大捷

西南戰氣望春回露布雄風壯八垓戍鼓爭傳霜葉下山花欲傷陣雲開千年甌脫登王會萬里蠻煙擁漢臺可許拓疆青海外燉煌使者自西來

近道三軍破水西名王飛檄手親題身經百戰羣貔盡壘壓三苗萬馬嘶自此長纓歸闕下還看解甲與山齊

蘭滄江上龜茲部夾道連雲畫角低

鐃歌羯鼓板橋東臘月山花開正紅摩盾將軍初躍馬射生虎士舊彎弓輿圖久列要荒外王制新昭鬼井中九野應知還率土本朝大業盡崆峒

寄懷周元亮

昆明池畔青州客對此能無憶遠人雨雪薊門南北路間關海國死生身未成亡命家先破雖遇生還赦亦頻聞道濟南名勝地使君部下走于鱗

蕭蕭襆被即南征未及一言送汝行並命減洪原不媿同遊李固竟成名臨危時吐驚人句百戰長存海外城西極東陲幾萬里天邊雲影早鴻聲

送李嵩岑之河南右藩

使君旌節指中州便道今稱故里遊楚漢兵戈開宛鄧洛陽風雨接陳留平臺雪滿梁王苑艮嶽花飛汴水流莫向中原思往事朱儴南去武昌侯

酾酒飛花一送公秉鞭作牧更誰同四時測景陰陽會一畫陳書河雒中地近山東多水旱雲連關陝易兵戎常年勝蹟今門路白草蕭蕭急暮鴻

汴堤楊柳綠毿毿鄉里遊觀自昔諳幾載青山閑命展於今白髮愧抽簪登封湯沐留嵩少耆舊衣冠重汝南我寄昆明一萬里何時共醉菊花潭

陸離劒珮去東周伊洛山川據勝遊嵩鎮千尋凌五嶽黃河萬里瀉中州憐予薄宦三遊楚得子滇雲一共舟

此日昆陽還載酒掛帆遥指洞庭秋

贈友人

百二山河古帝京戎車駟鐵本秦聲洛陽策自英年出
汾水書從教授成横草沙塲堪駐馬勒碑絶域欲休兵
天涯暑雨芭蕉綠樽酒紅燈六詔城

雨中泛昆明池

微雨輕寒恣勝遊蓮花開遍木蘭舟烟巒佳處剛逢寺
桂檝行時不避鷗綠柳人爭橋下過火毬聲向水中流
烟波極目鄉關遠嬴得閒身理釣鈎

兩岸娟娟紅蓼花輕舟蕩漾樂無涯約有蜻蜓掠我過
閒看黄犢背人斜太華山樹時屯鵲故國遺宫但噪鴉

青草平湖時騁望西南烟火幾千家

國門咫尺接平泉跨馬臨風一扣舷鐵壁嶙峋孤磬出
江城浩淼一帆懸西南羽檄金錢地棘爨畬耕瓦卜田
爲憶成都楊太史龍蛇猶見繞雲烟

六月昆明秋色早紫薇菡萏互爭開兕復攜尊佳客至
無端手饌白魚來畫船簫鼓天爲霽暮夜漁燈月滿臺
明日虞卿歸去早登臨莫説大夫才

附　恭次前題韻　始搏

烟雨微茫聽棹謳五湖之外五湖舟差同震澤東南
滙獨異江河西北流雲影天光相上下浴鳧飛鷺共
沉浮沙棠容與蜻蛉水空外何殊鏡裏遊

獵獵旌旗暮雨遮昆明池水似京華漫看織女雙星
渡如泛天河八月槎鷁首風揺菰米色漁歌聲散荻
蘆花習流戰艦渾無用四海而今正一家

四山環翠一帆懸自有清音激管絃雙塔影浮雲外
蝀五華樓映水中天蠻王織罽酬題句洞主檳榔索
絳箋不比升菴丫髻樣畫裙爭寫竹枝篇

拍拍菱絲去復迴
波吹綺縠自潆洄烟中盡日疑蓬
島戰伐千年有刼灰滇樹雲迷碧雞色蘋花風起白
鷗來晚歸火照星回節深夜魚龍莫浪哀

右恭次先大夫昆明池原韻四首時隨侍同遊者爲大兄伯采四兄北海由萊海登舟至碧雞山之址銜梁王避暑宫泊舟海神祠下土俗家書者應至先公皆欣然應之措時未弱冠猶髣髴記至境聞有斷碣書楊升庵先生讀書處又南觀海鬼擘魚兟龍户鮫人之類入海手擕者

膊胥者胕夾者足銜者每一出水輒不下十數魚海神最甚然神靈藍面不識何神然皆有名號亦皆莫稱而考是日爲六月廿四日土人謂之星回節涗踏過山燈火照爍絡天地云滇王某於是日過害故歲祀之尤異者先公廿五歲時遘病幾危瞢至一處衣冠人物迥異中土恍惚云是滇南七日後甦具道所以及後官滇所遇城郭山川僧豎默含然與夢中符此公水南絶句所謂夢中曾記舊遊滇也猶記此日過升庵讀書處傷惶久之既去猶悵悵顧步孰知甫匝月於七月廿八日辭滇三十里抵板橋驛疾猶爲同官及親友染油素無數至半夜而逝恭升庵來歆還至板橋一夕卒先公亦終於此天也人以先公爲升庵重來如身毒氏前後身之説固不可知即先公詠升庵詩亦有獨遣瓣鷹歸無日老死西南亦可憐之句遂成詩讖痛哉康熙己丑三月十五日男始搏誌

讀史亭詩集卷十三終

讀史亭詩集卷十四

南陽彭而述禹峰甫

五言排律

潭州寺 嘉魚下江岍

曉霧初開日春江受穩流酒帘出極浦漁市落新洲風轉孤篷角人行古渡頭烏啼空啞啞鳥語自啁啁寺古袈裟在墻隤薜荔稠遥煙村與合香稻估爭收壘戰猶存壁飛仙不在樓客心値羇旅誰與送鄉愁

東岡

斷岍留殘雪空江帶晚霞蘆中魚網密天外雁書斜古戍金河驛孤帆漢口艖煙輕春入柳日煖樹呼鴉垂白猶羇旅頻年在水涯戰功餘赤舄謫宦自長沙鄉夢同王粲文心媿木華長鯨睡正穩山鬼靜無譁杓泛巴陵酒甌餘南岳茶穿林來嫫母隔岍即村家到處宜看竹中田學種瓜穿籬雞樹柵夾道犢連車積貯多菱芡初筵但蝌蝦蕘瓶充白釀柴擔湧枯葭山勢舊環楚江身遠控巴三湘方臥鼓百粵尚吹笳澤國新春月殘梅耶歲花巉巖眠虎豹古寺動龍蛇跋扈從誰羨蹉跎我自嗟雲臺名未達銅柱願猶奢驅石嗤嬴政補天非女媧草疑賦鸚鵡舟泊喚琵琶久被才名誤難言時命差澤觀雲夢潤水是洞庭遐日計故園草春生幾部蛙

輓孝源

大物歸炎嶠元臣老絕陲乾坤合板蕩造化一瘡痍佳氣春陵散飇風溟渤吹亂流失寶楫大事喪元龜所歎全軍覆難將一木支馳驅留馬柱涕泗下羊碑蠻雨凋蔙桂酸風苦荔枝纔聞置嶺戍無復渡瀘師憶昔曾同蟄他時或問奇讀書百紙盡學劍萬夫推曹植雕龍筆張公海鶴姿雲間或豎子文舉是佳兒策射洛陽日名成公瑾時連鑣薊北道痛飲大梁祠鸜鵒翻歌袖鷫鸘飄酒旗婆娑舞白苧潦倒聽黃鸝通籍當丁丑分符蒞大伾折腰聊復爾強項固難移花發潘何早梟飛棊不遲黃麻鵷鵲觀白簡鳳凰池侍從每隨獬明良恥摘驪尚方劍許借溫室樹難窺白下驅星使潼關走鐵騎飛狐沙漠漠倒馬雪垂垂瞥眼燕臺折傷心寢廟危攀髯旣莫遂騎尾又何之拓跋河陰禍廣明寃句悲臺城踞侯景凝碧醉王維典午還江表康王復水湄豈知層火伏仍作處堂怡皷角武昌下樓船湓口隨王敦原狠抗蘇峻復倡披難使太眞見莫教陶侃知蕪湖方返棹建業已乘陴不少韓擒虎誰稱郭子儀帝帷沈翡翠宮瓦碎琉璃青蓋眞將去歲星無所施獮天驕猰貐薄海縱蛟螭魂散麗人井香銷公主肌楸松劈鍾阜澒洞壓彭蠡日月方龍戰宗祊失燕貽烏衣空慘淡朱雀尚蹺跜指鹿人何去從龍徒爾爲公時在贑水開府仗軍麾豈不念更始無從效子皮劉琨勸進表庾信哀江辭蕭詧

今焉往劉崇合在斯雲臺築嶺外麟閣起天涯坐惜蒼
梧痛深慚佗尉喚哭應來百濟國豈讓龜茲洗氏方開
廣黃公舊授圯揮戈仍仗義拭淚正交頤敢謂廟中鼎
還同澤下麋雖聞讐國論不忘出車詩蕭鄧人猶在高
光事可比猺兵堪奮臂蠻女也操鏇樹亞桄榔小沙寒
勾漏畢岑溪戰伐地博白霸王資江北聞張浚交南借
孔殘龍城明翼軫象郡轉雍熙握手新亭淚臨風秋浦
巵偷生牛首側避世九華屋懶去不須櫛醉來時倒羅
泝舟入漢沔遮馬見狐狸仲蔚蓬迷徑柴桑菊滿籬薄
遊良以倦多病乃相宜不謂一行去旋當萬里疲負靈
臨晉魏叱馭過雍司鄂渚歌黃鵠越山聽子雅誰能珍

馬骨世解妒蛾眉未及橋孫水翻來啜紫芝笠應還念
珮蛭豈不憐虁敢擬匡衡薄致令延壽隋馮唐遭自晚
李廣數原奇莫洗中山篋誰憐長信姬乍嫌遊洛陸爭
似入秦睢自古侏儒飽曾聞季女饑已而莫可贖來者
尚能追樂志論長統三都賦左思平原乘款段暇日采
江蘺自念身將隱何妨學並嬉看山雨後屐飽客露中
葵罝驛還千里悲歌戒五噫風塵雖已厭筋力未全衰
往歲當辛卯鳴鞭跨九嶷閒君忽不祿乃在粵西達葛
相血空灑宗公恨逾齎江山忽憔悴歲月總支離貞𡶛
誠何意中原棄若遺嚴關摧虎豹舊夢脫熊羆坐看中
台坼眞同天柱虧鷓鴣啼斷續鴻雁影參差湘水空流

血南軍見裁尸枋頭報日至灞上捷無期白髮歸長夜
紅顏掩翠帷一棺投故國九錫謝丹墀纖筆思鸚鵡救
冠想駿驥時艱方杌隉退食敢委蛇來鵩空傳賈嗟麟
乃見尼旅魂應入漢舊鬼尚瞻淇靈氣歸嵩嶽陰霾捲
具茨青蠅陪螻蟻白玉長蒿藜海內猶鳴鏑墓田驚吼
鴟名山藏鼎鼐賜額待罘罳瑟自雍門奏鶴將華表疑
有兒堪肯構一弟乃吹篪春甕獨難醉江鰲誰共持法
書開古塚佳句耀新梨轉使同人慕難言我輩私良朋
成異物感舊倍淒其淯水寒流斷花洲百草萎黃壚人
已杳白馬路仍岐十載霜窺鬢今年雪陷髭堂雖羞綠
野塢好署辛夷雄賦原追馬君才舊勝丕春衫踏紫陌

寶馬躍金羈尚憶廣陵曲還思太傅碁長安車馬客猶
自說皇基

丁酉四月汪徵五江防之蘄州客潭送之兼陳懷
抱得三十八韻

送子途初漲當尊發浩歌夏雲停白苧華髮照青莎燕
子乳辭母郭公晴喚婆蠻煙迷岳麓山鬼跳湘波戰象
環朱鳥胡笳嘯紫駝高牙新府第斷塚舊山阿江左猶
飛鏡天南未息戈髻椎驕百粵華路帶訶羅鐵馬頻年
禁樓船此日過通符彌卅笮捺撥下牂牁花戌屯貔虎
銅官走鸛鵝炎荒方置吏盛世更開科陸賈心誠壯馮
唐髩已皤伍胥羞絳灌罪久詈王何雜肋名空戀燕然

石待磨徒揮楊子淚未起茂陵痾逐客遊三楚麤官笑五紇鳴榔懷正則挾瑟弔靈娥臺骨虛存駿宮眘解妒蛾嵩山芒底杖白水雨中蓑不復任安至將無醉尉訶上書來紫極策杖度黃河談笑收雍闓旌揮定趙佗鷓鴣供宿飾醽醁泛新螺君自乘華轂我方依女蘿爭憐俠骨減可愛旅顏酡勁旅甲藏兕晴江鼓息鼉竹樓還淅瀝赤壁故嵯峨建業千帆出荊江一練拖名僧匡嶽錫估客廣陵艖習俗連淮蔡遥威制沔沱鴻軒香浸柳鷁溜綠生荷別賦魂原黯離筵緋欲傞鳥聲山送管花發錦成窠落日聞鐘杵殘隍見石碏暇時多置酒入郡酹東坡

将歸里奉別經略相公 六月

聖主推輪日元臣秉鉞年三台開氣色萬里入星躔北闕勾陳動南荒太白連再賡天馬頌重奏旅獒篇楊柳關河暗棠谿歲月偏彌疆傳漢節薄海見秦鞭露布芙蓉國鈇戈橘柚天虹霓明組練霹靂下樓船方叔猶元壯長源骨本仙艅艎供白粲帷幄吐青蓮令肅江陵鎧誠通疏勒泉洞庭纔飲馬西里正飛鳶猺女編雕髻烏蠻墾爨田海邦占斗至重譯指車旋孔雀增軍飭檳榔薦客筵精勤陶太尉幹略韋西川應見珠池媚兼逢火井然揉兵還易合燧象莫爭先融盡長沙鐵攤殘少府錢陰山名舊在背水法難傳部曲汾陽並旌旗光弼前

使應通鄯善樂合譜于闐令子追張栻阿戎復謝玄誰云杜武庫竟失馬文淵異姓侯王表專征斧鉞權金沙江浩浩銅鼓草芊芊鞬韉歸王會梯航到日邊錦囊陳太廟羽箭繪凌煙好拭淮西石留爲韓愈鐫

耒陽道中三十三韻留杜祠中

蒙茸山脚路杳靄入回谿怒石逢人上殘霞掛樹低牧兒癡狎虎春婦巧呼雞山勢誠如耒水經注耒水火耕猶借犁危橋閒翡翠斷嶺吐虹霓枳落人煙細楓香野徑迷蛇盤凌石級鳥道入丹梯画閣空梁燕陂塘卧野麛郵亭愁府主阜隸惱輪啼不少租庸吏其如老寡妻十年窮水旱萬里動鉦鼙時方討雲貴劍揷百蠻外弓懸六詔西職方容倮國正朔走雕題賧子來何暮驅車道轉睽朱陵搜玉簡白首悵金閨民社身無補圖書手自攜浮湘追太史陟嶽起昌黎病骨憐黃葉驚心負紫泥炎荒多舛互苗壘失端倪古尚鵂鶹叫懸崖蝙蝠栖垣衣隨意長石髮與眉齊嵐結蒼梧黯雨來郴水淒比隣垂橘柚往事築鯨鯢九畹蘭空發千章木共擠筍輿遊樹頂茅店出山腰蚤嶂頻看畫危橋獨杖藜午煙嬌蛺蝶淺瀨浴鳧鷖霸業荊州牧神功夏后圭人餘盤瓠種地識貢茅畦風物連交廣山川似會稽辛夷解作塢雲母忽成隄巴自南車倦兼聞北雁悽遺踪詢杜老騎馬到招提

郴州蘇仙山

乍晴光瀲灔出郭望披離馬首群峰向車聲一葉吹宿
雲擁古寺殘稻落深陂數點人家聚沿江岫木委柿紅
何纂纂柚老故垂垂蛇徑盤松上猿吟傍磵移餘樵留
榾柮壽樹學蹸跜洞壑森無極煙嵐竟有知諸巒走似
豆偉木縮如薺草没前朝寺蝸呑無字碑懸崖石欲墜
絕壑攫爭窺廢壘王孫塚英魂楚漢疑佳山誰命酒往
事付彈棊不見仙人鹿時看澤下麋炎荒窮戰伐薄海
尚瘡痍苗壘衣裳古山禽毛羽奇星躔翼軫盡地與粵
甌期遺種傳三户鄰封跨九嶷百年王會日一統計偕
時不盡鄉關念臨風感在斯

石鼓留别同事

傑閣憑江立春晴送客行三年容薄宦萬里此長征舊
草當軒發殘霞入座明帆檣吳楚雜窟宅猺猺横禹德
惟存水虞巡尚紀衡草橋遺斷鏃燧象抗前旌虎視猶
南徼鷹揚自北兵血流香水暗骨積藥山平古渡殤魂
斷沙場緑草生名王今解甲上將已連營歲序還如昨
山川見幾更昆明方飲馬嶽麓忽聞鶯留滯嗟雙鬢飄
零感去程廟謨崇畧地時事每呼庚未逐蕭王駕誰開
光祿城却憐朋酒意難慰别離情

辛丑夏日自滇入粤過沅留别衣中丞

半生嗟塌翼會已失東隅落拓山公啟悲涼阮氏途上
書嗤逐客著論老潛夫歲月雕蟲技行藏轅下駒未能
忘竹帛豈不厭葫蘆管樂名雖忝風雲志未孤 書紫
極殿鼓枻洞庭湖上相親揮鉞中丞欵佐樞封章排帝
闕傾蓋拔泥塗衡嶽朝飛雁牂牁夜渡瀘五溪連越嶲
萬里走蒼梧華餪羅肥羜金尊倒夜烏南荒遺小腆上
國誓蒸徒戍卒當瓜代儲胥慮癸呼千帆輸白粲萬馬
過流蘇漏箭傳鈴閣邊籌貯玉壺烏蠻安部落紫犵保
屠蘇巳讋山魈窟還披猓國圖菁茅今入貢蘭芷不曾
無擊汰空明見浮湘縹碧殊常年依大樹感遇愧微軀
握手沅江月離筵響鷓鴣

辛丑夏五交趾來歸西粤于撫軍享之慎德堂即
席有作

萬方歸正朔平秩到南交漆齒今來闕雕題解貢茅便
開九郡路還覆百蠻巢陸賈腰間橐文淵馬上鐃户移
人就日珠走淚成鮫瘴雨龍人黑炎風蜃氣抛嶺南方
節度粿國莫咆哮貢入鴻臚館鮮充光祿庖中丞初仗
鉞邏卒正鳴弰火浣文堆錦橦棉浪叠蛟豹胎隨意餵
鳳管入雲齊榴皺縒薰閣蒲漿更滿匏鞻擬行省醉宮
徼碩人敲椎髻裝難解般盤語最聱羽干還作舞地水
忽成交臣妾連他族侏儒奏近郊上方來蒟醬西極獻
蒲梢前此黎陳亂邊陲士馬虓負嵎匪一姓問罪有三
苞竟使朱崖棄誰云漢業包 今皇眞崛起殊俗敢紛
呶喙駭終當息跳梁不用勦越裳如有問四海竟同胞

虞帝祠

度嶺來西粤荒祠拜有虞松杉纏水澗俎豆切城隅歌逐南薰散風吹大麓孤空檐時掛狖老桷只棲烏方岳猶中土璣衡入舊圖鑾沙迷玉琯邊月照金樞路入三苗國榛開百粤塗鸞鵉存古瓦橘柚滿平蕪玉輅巡應狄湘妃淚欲枯灘江如瀉汭蒲坂倏蒼梧廢井森葵兎殘疏罥網蛛風煙九郡外猺獞萬山徂丹䑋青苔落翠華山彪扶乾坤留揖讓歲月老笙竽協帝垂堯典傳賢振禹謨零陵思傲弟蒸乂幾躊躕

再過鐵鎖橋 順治十七年予以滇落東從閒甲辰再至

黔道原通楚岷流不會滇陣雲奔似馬竹箭激如弦地是華彝界人居要害邊我　皇開國日式廓啟疆年羽檄分三路星河捲四川六軍懸鍊綆萬里度人烟不謂馮夷怒翻成海若愆蛟龍失故性金鐵化重淵叱馭來危棧掄材倒絕巔經營何慘澹結搆亦高騫不借四維力獨尊八柱權鑿空崖失險午貫木相牽長敬烏蠻路還開尺五天遠臣應有頌再進白狼篇

七言排律

舟發全州赴峰

南來臣爲冬之日北發扁舟西粤城一抹青螺雲母色千林曉瘴鷓鴣聲藪篁爨涇衝雲出小艇篷寒破浪行敞屐溪邊蠻蜑女短衣道上朔方兵高春日下催歸騎孤枕江聲對夜桀官吏黃頭充驛卒人家烏鬼代漁丁連旬陰雨江身潤一夜順風山脚晴老婦匡牀儲白米奚奴頓飰爨黃精臘殘樹杪還存葉霜薄花枝未落英魚鳥仍應思子厚虬螭且莫侮眞卿 浯溪中興頌魯公書 懸崖石鏡何年罣絕頂丹鑪誰所撑蒼蘚寒流吞碧笋霜皮古木帶朱瓔橘移江北從難變雁過衡陽且自征妃淚不隨湘水竭韓祠又見嶽雲生書成金玉闕神禹紉纈椒蘭見屈平火豬競傳龕氏樹樓船舊是漢家營炎荒徼外存君長苗壘江邊歇鬬爭沙上短狐常射影山間野鳥自呼名冬天雨作夏天漲一日舟兼二日程風轉鷁隨波九折渦盤龍睡月三更船中載有鴟夷酒手內時持兕角觥小菜百錢欣可買鮮魚半尺況初烹新來病肺能拈筆舊畜蒼童解弄笙娛客何頻來翡翠長鳴不去是鵁鶄風塵兩鬢留南國書劍頻年老上京杜甫浣花空滯蜀仲宣作賦尚依荆門非玄武冠堪掛山是鹿門夏可耕五世韓恩終未報七朝秦哭竟無成匡扶有願思王猛官爵仍書異許衡鼓枻已臨洞庭渡前麾共識夜郎旌數峰青處聞湘瑟不斷香來是杜蘅掘閲衣裳猶楚楚荒林笑語半猩猩一王鹵簿黃金冊五等諸侯白馬盟久客梁園雪屢賦纔離楚席醴方醒前來漢上垂楊綠此去瀟湘落葉輕到處江山成慘淡爲看歲月復崢嶸茅齋近倚三花樹尊鱠長懷千里羹壯志不勞

嘲斥鸚春犁好自聽倉鶊

弔王文安公 有引

先生以壬辰年春下世其哭其里詩文若干首闕今年乙未予薄遊京邸往晤次公籍茅太史方督石工為先生鐫所為詩譚尺牘之類俱屬先生流傳舊交家者籍茅歲月徵之付石此真書冊柸棬意也可謂孝矣予再三讀掩袂黯然念予得從先生遊二十年受先生奬拔不遺餘力今其鎩羽日久泥塗莫振使先生而在其寧鬱鬱久居此耶歸栖蕭寺孤燈寂歷爰譜平生潸然流涕

病骨闌珊傑不支客心憔悴淚空垂十年車馬長安散萬里荆榛孔道危憶昔連鑣吳會日方纔投刺孟津時詩傳張鎬鬚髯異史著虞翻骨相奇博望槎凌牛女石岣嶁篆勒祝融碑微言半吐真河漢奇字剛成薄鼎彝鐵騎此時傳上黨黃巾遍地走清淇泥沙梁苑無乾土風雨殺陵復喪師倒馬關前人不度飛狐嶺上鬼相譆（名出於太原諸說出）亂流莫憶筌筏引疋馬時聞觱栗吹燕子巢林傷濟水桃花飛路蹟臨淄空洞丞相裴中立未見將軍郭子儀江上青袍春草色驛前白馬濁流澌巨羅淚對廣陵酒短褐空歌瓜步詩隻履吳中良自苦掛冠神武不須疑角巾半在西湖曲垂釣擬臨嚴瀨湄不謂大行

皇帝去忽教天末老臣悲清談舊薄王夷甫險阻還遺介子推六代都空龍虎氣長江水涸鳳凰池可知天意渾南北又使玄工失柱維鄂渚征鞸猶未息中原戰壘已相隨荆南自失岑文本關內忽來江總持捧詔兼行秦蜀路登封正屬夏秋期孤節直躡蠶叢險九折寧辭鳥道欹杖底青龍分華掌囊中白雪闢峩嵋歸來一棹滄浪峤訪我雙扉白水陲短髮頻催燭武老久遊今見長卿疲郵亭蕭槭深相念杯酒殷勤不忍辭藥裹猶臨少伯寺星軺好付大堤醫（時先生病甚予令楚醫徐陵處隨北）誰知一别馬南郡何處更尋蕭望之憶得辰春風雨夜夢中少保瑋琦姿（先生沒日猶見夢為我徹序慘然而别）曾將舊約徵玄晏頗似當年說項斯

渺渺千山暮鴉路悽悽二月杜鵑枝台星忒黯司空薦大鳥飛憑太尉祠遮莫於今感逝水飄零猶復困通達中山滿篋誰相問息壤尋盟敢自祁譽至何能達左右侯封枉是到偏裨立功不少甘延壽直 難稱皇甫規師說予慙稱大弟父書今見有佳兒即看淮水流如故舊識烏衣巷不移禹穴藏書真玉簡汲城出土是元龜會稽內史蘭亭帖東觀中郎黃絹辭片石寒陵堪共語千金泰市未能窺陳倉欹鼓苔空蝕洛下殘經字已隳此物應同天地老靈文自有鬼神司

桂陽道中詩 有引

行桂陽山中間闢五六百里聊書所見兼用遣

懷得三十六韻

郴陽左轉路崎嶇地盡東南楚一隅山出雲根能向背
松生石脇任榮枯千林鞋鞈諸靈遍四壁陰森怪物趨
奇羽歸巢鷲孔雀腥風嚌壑駭於菟蒼藤蛟股花鐫臂
老柏龍身甲滿膚積雨苔生侵古路暗泉聲細入僧廚
邅迴幾似禪中蛩促刺還如轅下駒雲鑿巒形成杵臼
沙明石子盡攓蒲樹腰蛇徑危如棧竹頂蜂房大似壺
逆值王尊堪叱馭夜逢李廣定彎弧群峰乍逐秦鞭起
小邑空環楚廟蕪王服荒寒窮鬼國帝魂縹緲接蒼梧
樓雞向夕紛投堞即鹿充庖不借虞鐵鼎環偎炊橡栗
瓦盆時復倒屠酥弩機解禦鄰山寇罽布新交縣吏租

頗似井陘難禦馬恥同白帝更稱孤車書新自連交廣
風土由來滙楚吴窪下車輪能噀雨懸崖瀑布舊噴珠
沉牛頭角堪擒虎狸竹䯼髯欲假狐果熟荒林猿引隊
草封土窟雉將雛猺官画鼓婆娑舞蠻妾羅裳錦繡鋪
落葉蹁躚如亂蝶長林淅瀝響飛鼯水成磴磨當村口
稻作衣裳褁樹軀不少金沙稱佛地況多巖竇是仙都
志云九仙二佛出其地 種傳槃瓠攢香火祠重文淵走覡巫羅列兒孫
何可辨擒來胏腑豈相誣一官留滯嗟南土十載蹉跎
笑腐儒攬轡自慚荆楚地鳴榔幾過洞庭湖初心滅没
仇三徑往事悲涼憶五銖豈謂亡羊同挾筴曾因操瑟
悞吹竽人情舊識三危險仕路還同九折紆闌內爭傳

王景略江東竟失管夷吾樓船乍可歸楊僕節度還看
笑鄭愚可奈風煙摧瘴癘不禁鄉社憶枌榆竄身蠻峒
垂垂老點鬢秋霜冉冉枯欣報前驅開箙弩盡收空翠
入襜褕

廢邸梅花

予官粵無公署以邸傍別業爲治所老梅一株逢時而發約友人醉其下

鐵骨猶然傍舊廷欹斜白雪帶枝青關山何處吹長笛
消息居然到短亭庾嶺開花仍異候羅浮有夢只初醒
昏黃雀啅浮殘月惆悵蛾眉憶小星曾對歌臺幾爛縵
郤教香閣妒娉婷碧梧玉樹今搖落石馬金仙剩典刑

公主粧成傳潋灩法曹勝事未飄零海棠欲醉魂先失
霓羽詞高唱莫停上苑風光還歷歷日南瘴雨自冥冥
折來如對珊瑚樹欲揷何須玳瑁瓶楊柳腰逢無意緑
芙蓉面遇懶成形同稱姊妹無如并當君王我姓邢
真見藐姑來綽約果然老嫗產寧馨 劉夢得詩幾人雄猛得寧馨寧作平聲 長
門歲久庭飛絮曲檻宵閒草化螢萬里一官同泛梗十
年百粵感流萍婆娑老態憐相似歲月遷流愧屢經遮
莫歸來餘舊侶孤山佳處鶴梳翎

讀史亭詩集卷十四終

南陽彭而述禹峰甫

五言絕句

紫金山

曩記曩時路跨驢來此山白頭老道士采藥不曾還

曾聞賈學士讀書此洞中豐碑不可見暮烏但呼風

廿載曾遊此山門晚照孤黃冠何處客猶此種葫蘆

雙鴿巢飛觀山雞叫墓田羽人空世外金碧是何年

獻廷庄

雞豚散平原禾熟田家釀晚照入羣峰山色全無恙

金丸彈野雀飛鶻搏狡兎天上下將軍湖南傳露布

風急冉江岸葉下禹山麓白雲擁車輪尚有老蝙蝠

別山辭

江北燕子來江南春草發錦纜萬里行送君入西粵

紫金花正開二月天氣熱楚山多鷓鴣莫認是百舌

陌上麥青青別酒與君酌近日湖湘南解烹紅羊酪

有客去南方扁舟入漢沔欲寄長沙書中宵幾輾轉

肅州曲

玉帳臨河魁將軍出天上勒馬崑山西葱嶺平如掌

我讀西域志南詔接土蕃　今皇好遠畧莫閉玉門關

都護入河西大旗閃隴右部奏龜茲樂云是漢甥舅

秦皇城下骨傳是戍邊卒黃沙迷歲月鐵鏃痕未沒

隴山嬌鸚鵡花門走駱駝神禹㠜多智中原無黑河

蕭蕭黃葉下萬里羅征塵離觴好共把酒泉不醉人

翠羝出大漠飽食黃羊肉至今燕支山猶聞婦女哭

莫笑趙充國欲屯塞下田今日屯田使次第到絕邊

騎馬臨甌脫試問受降城古來何南地歲久無人耕

邊穛回紇種毛毳作氊屋枸杞赭如丹為我寄十斛

錦泉亭

孤塔雨呼鳩層城風急隼杏花飛雪片況有春蝶引

兩年不到此今攜客手登關西都護淚日暮下三升

將軍手植栢半膏健兒斧斜日孤亭上腥風下童羖

野鴿掠僧舍紅陽漲墓田頹隍一片石云是漢家泉

小飲廢寺

荒堦留短碣幢影散諸龕雒陽秋草後誰與記名藍

栢屑磨成香榆錢煮作飯門外無人聲梁上空巢燕

老去頭空白十年罷一官初衣問佛祖好上雨花壇

武當斜日裏倚帝北城來山色全無改芙蓉萬古開

巖有太古雲寺無十年樹牧馬荆榛中煙寒樵唱路

菜公祠上酒范老花間雀西夏與潭淵丹青照寂寞

滇中曲 庚子七月

麥花蕩薄暮竈土入新田瓦礫千家哭殘魂戰壘邊

外郭築金帥建[illegible]襄樊城李綱若見用此處是神京

送爾芝岡去金商動早秋關山人萬里馬首鷓鴣愁

武昌城外柳並轡過南陲蘭且梧梢月那堪更別離
湘流無限恨展轉四年中何當西海上羅袂泣秋風
無柰巴陵去昆彌別舊遊征人腸斷處落月滿西樓
老淚凝難下消魂送爾歸衡陽還有雁莫遣信書稀
關嶺艱難過鐵橋仔細行重陽風雨近屈指計歸程

辛丑中秋胡德輝白堂小集

碁聲敲落木酒氣入殘霞分付今宵月浮雲且莫遮
五嶺寒初到九疑青欲來宦游何處客同上粵王臺

桂林新月

嶺外纖纖月半規帶晚霞今宵歸夢裏踏月過長沙
畫角荒城暮天邊早掛弓遥知西海上兵氣銷崆峒
客心倦遠遊月態乘新霽愁人關塞老妾夢香閨㵽
故鄉十載別嶺月莫相訕團圝自有時試問北來雁

灕江晚照

落日吼楓林殘霞亂瑰瑋城闉暮鼓鳴估楫猶啣尾
蠻風冬日勁亂石江流緊短景駐斜暉赤城吐碧筍
落日灕江上芙蕖映水紅征帆南北客鄉心羈旅中
裔土日光瘦崦嵫對海涯離愁天一角丁月見梅花

七言絕句上

乙酉春寫池攜兒輩登古芝墩是日清明望北里

遥拜愴賦二首

堤柳摇風陂麥斜平天高塔隱朱霞春思跆籍入秋浦

不見昔人空杏花
綠波曲曲繡城隈寒日驚心風雨來艸沒芝墩篝火夜
水車嶺上白猿哀

池陽

秋浦緋桃古院飛三年遊子未能歸鄉愁緝結終天恨
望斷江南慈姥磯

去年

去年迎母拜兹村芳草郵亭護短垣誰道板輿成旅櫬
枯楊十里餞歸魂

憶舊

春花春草憶仙臺淚洒征衫樹底梅斜日秣陵桃葉渡

北鴻莫帶晉雲來
鞞鼓聲喧野火飛綺羅無計出重圍春山峽底鵂鶹夜
憶爾踉蹌歸未歸
底事塵飛萬慮慵芳幃戍削舊芙蓉汾陽橋上楊家妓
惱殺春風妬殺儂

九江中秋

潯陽渡口水潺湲少府金錢此抱關霜飽蠏螯持對酒
娟娟江月醉廬山
五年故里失中秋湓浦今宵覓酒樓城郭兵殘灰劫後
琵琶無淚濕江州
東南烈焰左家軍粉堞灰殘淡夕曛莫向靈光侈魯殿

武安祠宇未全㷊

馬公洲

三月楊花處處飛平田麥浪溼征衣郢城舊是山陵路可有熊羆守翠微 興都陵衛在今安陸府

中湘曲 戊子九月十日發固重陽已三度矣

驚魂舊夢憶黔州消息難傳漢水頭前日長兒舟北發此時應過岳陽樓 家口尚僑寓漢陽

王渠湖北響鳴笳陳賀湖南亂似麻乍喜徐君來寄語前軍今已到長沙 王有弟弟亂棄焚

南來計曳武昌船湘上逢秋又一年因對茱萸思故里茱萸河在鄧西偏

漢口曲 六年三月初九日羅官屠里

葦墻茅屋自成村岸拍桃花江水渾自笑五年江上客從玆免得賦王孫

長沙曲 丁亥秋戊子巳丑及此番來 徵凡四至長沙

雨聲木葉古潭州景物蕭疎動客愁三載南遊四過此綠陘未上望湘樓

傷情無柰是長沙故老空傳十萬家怪鳥聲喧蒼鼠夜忽聞幕府動琵琶

文牕綺閣鎖明璫鐵騎風吹下水舡倚徙粧臺思曉鏡梅花依舊老東墻

繡幃錦幕帶朱顏萬斛離愁未許刪夢裏黃州今夜月

飄零秋色一凭欄

榮王舊邸

鴛鴦瓦碎雉朝飛無復裙裾舊舞衣爭向臨春臺上望黃柑歷歷雨初肥

池塘寂寞石臺孤日暮西風起鷓鴣不柰管絃人去盡叢篁客淚憶金鋪

鐵騎風鳴動鼓鼙後庭老樹散烏棲傷心莫話前朝事十萬樓船過粵西

荔枝老去杜鵑紅遮莫年光入舊宮淮南山子梁園雪一樣回波解向東

碧溪巧傍石床開翡翠樓頭鸚鵡杯金鎖消沉銀燭冷

薜墻螢火夜飛來

牂牁東下水沄沄桂樹婆娑霧雨昏金雀銷殘羅綺盡獨憐獅子倚宮門

雜詩 時赴定南徵至長沙未果行歸抵武陵作巳丑十一月十五日

南國紅粧北紫駝胭脂取次渡滹沱琵琶空憶漢宮月近日黃沙青塚多

漢上口號

漢水三百六十灣襄陽東至大別山堤下垂楊連屋綠二月行人馬上看

三月南征二月歸隔年兩見杏花飛沙陽燕子莫相笑今春容似去春衣

九龍贈寒濤

天門南下即層城况是新秋秋月明鄉夢欲成難伏枕
空山夜半老龍聲

樹王

霜皮百丈矯青霓枝葉扶踈星漢低再過千年不可料
安知不與祝融齊

九龍盆

暗泉深樹碧琅玕杖履崚嶒醉石壇兩次不登方廣路
逢人羞說九龍灘

別破門

菜畦茶竈與繩床半百癡僧鬢有霜錯怪谿山橋上月

不能送汝過衡陽

南山萬古老雲屯纔下天門即破門秋夜不聞谿水靜
陰崖石磵伴黃昏

明朝勒馬去衡州北望山雲木葉稠下火塲中門早閉
松邊石縫海棠秋

衡岳路

秋深秔稻馬頭香竹裏雞聲度短墻師古橋邊南岳路
壑來誰識舊彭郎

祝融萬丈卷晴霞瀑泉聲盪日車若使銀河通此去
從渠一借斗邊查

郢上

漢陽城北鐵門關飽酌碑渠醉白鷗好借黃頭為寄語
五年十看鳳凰山

建利道

平湖彌望草如煙人在蘆中來刺船五尺沙棠輕似葉
消沉風月是長年

四過岳州懷舊 庚寅

把酒行觴意未休淑元昔在岳陽樓無情此日君山廟
不遣行人到上頭

匹馬磯頭布穀聲巴陵有酒舊知名欲邀昌老同今醉
可惜岳陽樓未成

自郢歸二月晤丁二宇師開元寺

虛堂簾影茗煙微屋角蒼松大十圍試問繩床風雨夜
幾番龍攫老僧衣

聊園

踏遍三湘又五谿今年纔到郢城西鄰墻老友深相念
牀底鴟夷手自攜

空園溺酒對山樵極目荒城木正凋却憶桂林前歲月
雪花今已綻梅條

同馬雲孫西城

殘郭春田燕麥肥隔墻二月碧桃飛山僧薄暮不成醉
但看棲鳥將子歸

百里頻煩下澤車深春薄雪一燈初等閒記得南塘路

楊柳青青夾短蔬
柳絲孃孃夕陽低酒後歌聲憶大堤萬里蒼梧催短鬢
多情今到紫金西

送侄來太以忠以義歸江右

孤節從未到匡廬赤岓潮頭識面初十載故人頻念汝
恐妨五老問來書
彭蠡原是我家湖萬頃玻瓈入畫圖此去鄱君應有問
秣陵王氣舊南都
吳頭楚尾去來賒醲酒東郊散曉鴉舟去潯陽莫繫纜
夜來恐有舊琵琶

清涼寺書似納川

十里孤峰古渡頭崢嶸遥見舊鐘樓山花滿院經堂寂
新雨長林喚一鳩
短墻賸有玉簪花愛客花前霍六茶廿載兵戎說不盡
老僧指點舊袈裟

隨西道

馬上羅披漲水渾蓮花初湧一峰尊南天門外留雙樹
歸雀斜陽帶雨痕
百折千廻止此河玉虹何事戀青螺繞歸江漢即東海
不及故山知巳多
官潭未已卯安居河伯不勞遮使車南去蒼梧將繫馬
遣君先報洞庭書

隨處得名亦偶然不應占盡楚山川黃河近日聞東徙
白馬空傳漢武年

漢上曲

魯山脚下數歸鴻萬里長江暫轉篷漢口商人廣陵曲
隨風捲入大江東
五年慣食武昌魚南國諸生立雪初一自扶風冷絳帳
康成東去意何如
漢口夜半起笙竽畫鼓樓船手擭蒱二八女郎爭送客
掀風好過洞庭湖
漢陽城外喧鼓鼙平明直至日脚西隔江驛館人不睡
漏下初更雞巳啼

哭孟津 壬辰三月二十日 五首

三月春風到洛陽飛花如雪滿垂楊嵩河元老今凋喪
無數寒鴉遶北卬
一代文章千古身金華殿上舊絲綸遥知奎宿歸香案
此後光芒照孟津
落日荒城晚照低楊花柹葉兩離迷愁絕擬山園裏樹
錦駝飛盡子規啼
瓜洲行艓暮春天剛遇艨艟路鬨船流血江中欠一死
至今猶憶甲申年
踈狂久與世相嗔唯有先生愛我眞筆硯欲焚還戒酒
空山夜雨獨傷神

汝州西溫泉

草邊羅綺浴蘭湯客路香風襲汝旁粉黛東流無處所
泉花結乳水蜂狂

沸鼎連珠水一灣餘波常得傍紅顏上皇老去江山在
不爲楊家洗玉環

蘘陽道中

夙醒未解即征塗回首襄山日未晡黄橙垂垂紅柿落
一村烟火鄧家湖

隆孫園

秋日隆孫滿院香呼觴贏得主人狂猩紅練白偏多種
柰是黃花不見黃

猶記髮從寶慶白幾回魂向洞庭銷爭如故舊床頭酒
爛醉騎驢過小橋

的的秋花明别墅垂垂霜柿滿東隣不道繁華零落盡
此間尚有避秦人

對酒口號 癸巳四月二日

投劾歸來已四年終日乞身過酒泉當時燕子還相念
仍向東樓覓舊椽

傷心何忍問宗人化作丙丁亂後塵麥田閒看棠梨樹
依舊飛花到北隣

殘堤楊柳不勝春飛絮年年憶主人山河最是無情物
愁向乾桑問紫宸

再哭王孟津 癸巳三月

長兒新自孟津還爲道尚書已卜阡桃花雨落嵩山暗
石馬長嘶古墓田

從此千年不復朝暮雲常自鎖嶕嶢垂楊三月難爲綠
一片飛花覆野橋

馬首三川但落暉桃花梨花雨霏霏千年華表北邙月
夜半訓狐成隊飛

水哉行

鄧文明河去城十里有渠爲入城路水漲輒入
城環流如帶土人恃之曰冠來且如此水何或
曰是風氣所關也爲作水哉行 癸巳五月

五月八日大水來四城水道一齊開幾畝菜園飄沒盡
白龍直上釣魚臺

寒烟歷落半瘡痍地接西山羣盜窺懷州戍卒都無用
此水賢於十萬師

果然海水化桑田大地奔騰十丈泉却憶黃巾覆鄧日
河流偏竭　年

和少室林於軒詩

憑軒聊自酌磚礫滿地松苓手自鋤小徑苔痕連雨綠
可容屐齒過吾廬

憶從嶺表卜幽居萬碧琅玕擁綠蕖今日故園亭子下
丹霞山色較何如

蓬門蘿月冷桑樞屋角屯雲堪自娛官米爭如藜藿好
古來飽死是侏儒
花間蝶夢與蜂鬚長許身爲山澤癯十載將離開已遍
東臯且莫種文無（當歸名古今注將歸贈以文無）
夏園暴水長東郭雉堞參差老鸛呼并日一餐脫粟飯
有人誰解在菰蘆
小院桐君對木奴楷欄恰好署𪫧𪫧近日長門不買賦
千金誰賫到成都

湍北庄

廢池舊堞更無隣布穀墻頭喚主人此地往年曾戰伐
髑髏夜半泣青燐

田父場中新麥飯剌麻罈內舊蘆筒翟門久已堪羅雀
怪爾排衙鬧蜜蜂

臨湍道中

嶺屼山色酈陽城乍見芙蓉雨後明日暮老烏啼斷壠
冠軍元是故侯營

香巖園

看山百里踏青鞋十步泥塗九水涯可柰梧桐葉漸老
桂香風雨鎖高齋
綺疏怪石對城隈四壁圖書共酒杯却憶商州許副使
故園幾見海棠開
萬山秋雨石粼粼燈火長干古渡津酈陽濁酒關山月

我在君家君在秦

長華齋（癸巳八月）

雲根秋氣滿菰蒲水意戎戎白露孤幾日歸帆木葉下
客身常在洞庭湖

仲秋開元寺話秋陽僧

瑟瑟秋風病葉多霜池煙草亂菱荷老僧莫問前朝事
十載中原走駱駝

秋陽僧談先君讀書處

參差古兎槐安國藍縷袈裟見兩曹芝草飄零螢火黯
一番涕淚對蓬蒿

同麻英武飲開元寺聞冠警

秋煙羃壢鎖琅玕古殿風來半夜寒聞說鄖西銅馬亂
寶刀如水帶星看

豆婆冢（邏城東南婆在金元間以豆豉療瘟人德之爲築冢）

鼯鼪窟宀老狐窩寒雨秋風怨女蘿人間將相纍纍冢
不及荒原豆豉婆

百花洲（爲范相遺蹟）

夕陽白草照芊芊蕩盡百花五百年剩水殘山秋一碧
蒼鷹飛盡老狐眠

開元寺

纍纍念珠一磬幽秋瓜磊落滿墻頭低眉細說皇明事
辛苦從軍到岳州

春風閣舊址

傑閣崢嶸想像間臺隍流水自潺湲姑蘇人去千年後魂魄猶應戀此山

送人之官雲間

紅陽草色映春袍萬里雲天一雁高不恥江東問米價而今國計正須漕

五尺沙棠萬里蓬客身二月見征鴻此去若逢孫校尉問他年少定江東

金陵鐵甕勢崩奔浮玉峰高接海門好借便風凌建業何須江北晤王渾

東郭離筵春孟初憑君好寄五茸書莫忘常年脫粟飯一朝飽棄四腮魚

甲午夏張將軍予告歸維揚

聞說將軍解印歸血腥纔自出重圍廣陵瀑急如銀箭好爲君侯洗鐵衣

夜行襄陽道中

馬頭蟲語頻呼夢水底螢光乍誤星楚竹煙深山鬼睡忽聞古寺一聲鈴

襄陽贈趙僉事鄖陽雷淆

萬山深處著鄖城羽檄經年鼙鼓聲昨日將軍戰房竹平吞賊壘正三更

潁然僧話雨中

小園二月花垂垂斜壓三枝間兩枝恰喜大提僧見訪正逢穀雨煮茶時

涼州曲送麻英武將軍之官肅州

軍鋒旗鼓出函崤知是歌聲第幾鐃却憶隴頭腸斷處梧桐落葉滿西郊

關西上將報新除白帝霜寒玉露初塞外歌兒回鶻隊將軍笑擁讀兵書

鸊鵜淬鍔帶霜熒萬里西涼靖不庭飲馬今看青海外戰袍一洗向來腥

一葉金風白水秋送君今過隴西頭姑臧戰壘斜陽外九月健兒青兕裘

新磨寶劍斷吹毛況是西征秋氣高好酌酒泉酣戰士分甘不用更投醪

客去咸陽過便橋離筵帶雨倍魂銷古來偏霸涼州外勒馬西河問隗囂

人散荒城醉曉鴉暫邀秦女奏琵琶此行好聽梁州曲二八湖姬薦乳茶

豪豬韃子葡萄觴白草黃雲塞外霜漢使從來天廣大甘陳姓字在西羌

崑崙山勢鬱嵯峨城外關門帶黑河蘇李人間多少淚淚聲都是河梁歌

老病年來不出村逢君爛醉幾黃昏那看遠向陽關去

寂歴東皐又閉門

南陽送嵗華之桂林

秋草離迷博望城斜陽驛路馬蹄輕可憐杯酒春陵月
又向瀟湘盡處明（桂林爲二水源）

木葉寒皐玉露肥送君白水淚沾衣賜環有日來天上
相囑還從此路歸

難別高堂二白頭孤城萬里一帆秋河東司馬今誰是
肯把龍城易播州

嵗華内召

聞說丹書下玉墀老臣萬里拜綸絲遥知　聖主蒼生
意不似長沙召賈時

紫閣飛來白水春雲霞五色擁蒲輪求才　天子臨軒
問莫謂相如是酒人

別賦未成魂暗消遊裝北極馬蹄遥近來燕趙還歌舞
知醉邯鄲第幾橋

贈雲間畫師

西窗一夜颯梧桐雨氣芭蕉響塞鴻忽憶鱸蓴江上客
憑君爲我畫秋風

種瓜十載自青門四壁烟嵐雨氣昏便遇王維難下手
安知不是輞川村

潦河柳巢明

迎風荳蔻帶垣斜茅屋潦河環幾家謄有床頭經歳酒
秋來醉摘故侯瓜

長干且爲駐征車鳥語蟲聲滿舊廬棘裏銅駝君不管
淸時恥上太平書

乙未春初訪朗然慶祥寺

陌草回春一徑幽紅崖古水自林丘僧房寂歴黃楊老
十載登臨感舊遊

黃昏鐘磬鎖莓苔何事山花尚未開白兆峰頭人臥嬾
錫飛纔自棗陽來

乘諧出郭便忘歸獵騎平原野獸肥古寺尋僧僧更少
斷橋流水帶荊扉

浮名久自厭風塵兎角龜毛未有因趺坐山中還薄暮
不知舊是浪遊人

至正寺

春寒白草宿雲多破寺牆頭舊薜蘿自笑半生方到此
名山何怪易蹉跎

山犬猺猺惱客過金元遺碣上青莎斜陽掩映經聲出
垂柳烟寒苦菜多

同友遊南寺

五斗宿酲猶未開攜尊又覓酒人來桃花紅雨歆成陣
捌眼青青古寺隈

聞家耿言

何事肴鋒鎖未開家書新自廣陵來館娃已作楊州土

斜雨酸風上楚臺

于園亭子碧琅玕知是當年大將臺莫向鍾山淮水望幾回悮却舊長安

禹山

夏王宮殿石門開金碧曾經付劫灰桃瓣繽紛花自落頹墻白日老狐來

石城砨硉著山顛蜥蜴奔馳破廟前無數髑髏荆棘裏夜來鬼火下平川

但有飛花伴夜燐簷前蝙蝠舊車輪欹斜石堿蒼苔滑不見清明羅綺人

泰兵十萬擁湖沙一夜西風散暮鴉近日僧魂無處所春花堆裏憶袈裟

嵩山僧

曾聞中嶽雲深處天外雄風掛野猿我欲騎龍絶頂上崑崙西去見河源

三鴉路斷入弘農藍縷袈裟第幾峰萬壑松門石徑小六時白業對芙蓉

沈家橋

新雨泥沙半没橋觀門榆樹築烏巢老雛莫下麥田去黄口雛兒怕皁鵰

西庄大水

桑田［illegible］望水瀰瀰麥穗泥中首半垂黑墳猶自藏魚鼈

寡婦腰鐮待曙炊

小堰常年錨似牽半勞閭左半勞軍天吳解惜蒼生力一夜全漂馬武墳

高原甌脱麥難秋茅屋人家曲水頭昨日中男河上至長堤又報決曹州

投劾山庄已十年濁醪醉枕漢書眠不勞車馬來相訪門外鷗鷺范蠡船

訪梁見宥不遇

荒卒雕弓箭滿腰荒閭風雨漫蕭蕭孝廉只在郭門外淥柳人家第幾橋

馬雲孫靜嘯齋康莊先生讀書處

綺疏小築簡遺簪坐擁專城書萬函無限石渠金馬淚龍門太史舊周南

山園雜樹振流鶯萬綠葱葱雨乍晴石丈昂藏灰刦外十年囤扎大梁兵

晤白二明憶乃兄

新野城南舊酒杯廿年佳勝已成灰蕭蕭車馬垂楊路怕有山陽隣笛來

入洛機雲髻正垂舊遊零落感交期騎驢再過乾明寺想見談經夜坐時

芍藥花間荷葉巵不堪醜縷憶當時向來跋扈飛揚意半付光皇白水祠

義陽百里水潺湲禁旅長沙人未還聞說牂牁初置郡
象兵久已掃嚴關

寄徐漢鼇

車馬故人海內稀廿年殘夢岵山暉白亭風物還相憶
篝火長楸二十圍
岞崿峰高鐵鳳鳴武關西去月三更舊遊知有黃壚在
白首傷心老驥行

再經南塘

潦潭碧曲埜魚肥蟬噪垂楊嫩不飛犀角銷沉羅襪散
衡陽南去鴈書稀

飲少室同見賓作

廿載離愁滿驛筒不堪老去各成翁一生半在兵戎裏
今日長沙未掛弓
山月經秋帶晩霞幽篁石壁海棠花留君且莫出城去
南客新將白嶽茶

讀史亭詩集卷十五終

讀史亭詩集卷十六

南陽彭而述禹峰甫

七言絶句下

經泌陽 以下常寧刻集

頹垣古廟草萋萋泌水從來流向西雨後羣山綠似髻
蟬聲又向夕陽啼

泌東老楸

泌陽老樹自離奇龍虎身存未死枝夜來風雨雷霆闘
可似昆陽大戰時
臨安已事總堪悲花石君臣寢廟危此物中原留正統
六龍猶未渡江時 碑云紹聖二年建寺

申陽憶雲和尚

桐栢山頭憶老僧紅崖脚下注三乘從君去後山門寂
蘭若新生十丈藤

蕭王店

蔫草荒岡没馬蹄玉簪花下老僧棲逢人莫話蕭王事
白水烟寒怪鳥啼
曾聞火德厭東都此地猶存赤帝符河北當時無鄧禹
雲臺强半老庸奴

經上蔡

城郭蕭踈着廢菴離迷亂塚老樵探李家黃犬歸何處
狡兎縱横遍汝南

秋深亭午日炎炎槐影婆娑掛酒帘少婦黃頭門半掩
南家借取北家鹽

望銅雀臺

漢業閒東走戰場阿瞞鄴下起咸陽當塗未幾還司馬
千古悲風吼白楊

寢臺依舊傍山阿香粉從教化薜蘿地下荆州思往事
一枝烏鵲較如何

酸棗南來白馬津高臺揷漢自嶙峋女郎不共曹公死
只爲生前善負人

建安殘瓦錮三泉磨洗爭傳作硯磚不信曹家文字鬼
猶分墨瀋到千年

邯鄲懷古

趙城實自胎秦政秦政還爲吞趙人若使武靈長不死
未容奇貨帝西京

靈王胡服古今奇此義無容豎子知試看山河北晉後
中原半是獷驕兒

十萬秦兵走趙時虎狼竟不敵烏騅至今草樹猶酣戰
白日風沙捲大旗

邯鄲使者意張皇誰識眞人酒肆旁始信天心留火德
肯教卜者帝咸陽

趙家宮殿鎖莓苔歌舞千年去不回夜半笙簫彈鬼女
君王猶自讌叢臺

鄗城

火德未灰誰更燃南陽突起舂陵烟二祖東西無定法
鄗南爭似入關年

滿城飲袁開鴻（時予有湖南之遊袁以西寧道里居）

威名十載隴頭雲膽破西涼回鶻羣試看城外蕭關月
至今猶憶冀州軍

過方順橋哭夏恭來

上元燈火一尊初廿載交情桑海餘路入山陽腸欲斷
幾間破屋照殘書

寒塘禿柳鎖噪烏老友重泉不可呼十畝荒園還牧馬
健兒帶酒跨雕弧

强半同遊付劫灰白頭獨自過燕臺山河無恙人空老
正月梅花凍不開（同遊李孝源張箕疇王九五今惟予在）

凌雲壯志困諸生四海交遊愧爾情保定西來尋旅店
往年別墅是軍營

尹村再看王孟津畫石

相公潑墨抹雲根元氣氤氳丰骨存爭似平泉一片玉
贊皇貽累到兒孫

斜日荒岡雪半封投鞭下馬拜芙蓉燕山不少南遊客
錯認杭州郭外峰

先生筆墨妙如神南渡鈞衡說孟津六代金陵流水去
貌山爭似貌麒麟

後有盟津前太倉國朝盛事屬諸王可憐建業紀元日
依舊花綱說汴梁

長安古道重經此壁上烟雲二十年生死交情星物散
白頭立馬獨潸然

奉使剛從秦蜀歸中台星已失光輝精靈五岳應難散
時向孤村壁上飛

長沙送傅同野歸孝昌

十年繫馬大洪山憔悴支離鬢已班流落荊州空下淚
一江白露送君還

尹村真原寺遇慶雲僧

西山晴雪捲啼鴉寥寂寒烟四五家紫陌琅璫漸灑夜
露林落月滿袈裟

丙申春過內丘南園津菴 時印亭和尚請覺斯先生遺墨

登臺彌望旅魂清積雪平原一磬鳴嵩洛文章卬上月
墨花常照內丘城

廿年底事感前遊車馬勞勞竟白頭再過招提誰更識
青松自護藏經樓

黃梁祠

往來車馬織如梭萬古繁華枕上過何事盧生偏授枕
世人無枕夢還多

仙祠碧瓦對叢臺楊柳烟深春又來月落南城歌舞罷
仙人枕上夢初回

送徐漢犂之白亭時予亦遊楚

芒鞋路出岵山東二月桃花斷續紅倉猝更憐新雨散
瀟湘南去見征鴻

石塢殘梅落舊枝故人歸騎曉風吹家山岸崟雲深處
夢裏丹崖喚子規

家園晤董心水

夜半軍書下武昌琵琶洲上陣雲黃興亡南北真殘夢
往日江山剩酒狂

三山茁葉萬羅秋十載江東感舊遊白水相逢春又盡
殘花菲雨過南州

瑩潔園 丙申四月

小園曲檻一泓幽紅藥翻堦綠竹稠暴壓烟寒楊柳路
鶯聲恰在水西頭

飛盡楊花燕麥翻十年舊夢落平原殘軒老蕙深相待
離亂傷心不可言

蜀僧大澤九十相逢沙陽隄上

九尺身軀九十人腮毛尺許更無倫憑君欲問青城路
擬向玉皇稱外臣

成都西去遍流沙積雪寒生六月花問爾何年離故國
週餘甲子更無家

佛是西偏爾却東山河大地一宗風瞿塘雨色夔門月
只在孤笻想像中

過約價口弔譚擬陶

鳳凰山上酒盈巵藍縷相逢草昧時藝苑飄零詞賦盡

江山寂寞柳垂絲

雨中興國寺酌劉大祈

觚稜古瓦帶青蘿鸜鵒聲喧烏桕枝恠是愁心江雨業

郎官湖上酒盈巵

殘碑風雨照精廬苔蘚何來蝕篆書聞道年豐香稻賤

一時價重武昌魚

辰州即事

長江彌日雨沈沈一曲人家楊柳深隔岸孫曹餘戰鬼

千年青火照烏林

衡藩邸酌將軍

夜半新粧出畫樓琵琶按部譜涼州衡陽怕有南來鴈

錯認笙歌醉故侯

天上歌喉掌上身梨園占斷幾回春大娘未死秦青在

閱盡繁華是此人

栢坊

清湘兩岸綠如鋪碧水中分好畫圖頗柰扁舟忙裏去

春山欲盡鷓鴣呼

問飛來船 有引

飛來船在衡嶽南天門外予庚寅登嶽爲偈付

僧疑其飛去數日大風雨忽不知所在湖湘間

傳爲異事丙申復過衡邑問麓下居人船果烏

有矣爲此詩以訊山靈

空山雷雨奮孤舟化作神龍不可留天上銀潢不用棹

如何搜取到山頭

繫馬湖湘已六年遊踪半在祝融巔重來無復嬾殘在

不獨南天門外船

偶因霹靂錦帆開誰謂凌雲去不回我欲征南通五嶺

樓船好逐伏波來

我詩未必速君去君去似當因我詩寄語南陽韓吏部

雲開自此不爲奇

寄破門

秋風江上暮雲屯書寄衡山老破門遠樹名花思舊客

多應憔悴海棠魂

過衡麓清涼寺憶寂虛和尚 予丁亥及庚寅兩遊此中今丙申秋又至僧化矣

君還樹老鷓鴣啼墨食蛛絲感舊題鹿苑飄零香積冷

祝融峰下白雲低

訊破門 有引

破門住石船下予前衡山記有云船有時飛去

如老僧頭顱何船于是年飛去破門無恙書此

訊之

船去不應爾獨留屠蘇剩得老僧頭金剛未碎慈航杳

莫上祝融觀海樓

李皓白來衡山隨筆二絕 戊戌初夏

食盡躕躇兩鬢蒼祝融紫蓋霧茫茫繩床丹竈白雲裏
不把長生授始皇

采藥衡山兼負薪朱陵暫作武陵春靈武功成君莫羨
長源終是假仙人

鴈峰訪破門

筍輿詰曲入芊眠怪有招提著樹巔萬箇篔簹新雨綠
白雲一縷是茶烟

僧樓斗絕倚山根檻外芙蓉帶雨痕自笑山公無政事
一行出郭便黃昏

鴈峰下晤秀栢僧

白雲輪囷鎖禪扉短竹蒼藤水一圍怪是啣泥雙燕子
聽經帶雨傍人飛

戊戌正月遊清涼寺 有引

衡山北郭精舍一區林篁蓊然佛鉢因依予自
丁亥及庚寅兩遊其地輿靜者寂虛友善別來
忽忽又七八年歲在戊戌予復以朱陵使者來
則寂虛泥洹久矣相傳其白䌯藏處距茲凡一
由旬蓁莽荒穢不可去乃爲詩四絕以付弟子
寄慨焉遊僧蠕蠕卒未有識予者噫安得不重
念寂虛哉

曩年車馬滯山門坐對毘盧看雨痕一去流沙終不返
林間青雀幾黃昏

唱和詩

祝融脇下譜精廬夾磵溪聲濺佛書此去定生山鳥怪
近來解向市城居

衡山高處與天齊曾向峰頭聽曉雞近日山中茶稅苦
祝君莫向此中棲

怪是青鞋不入城雲囊又懼往來兵莫把烟風驕府主
年來官長服黃精

雲母平分下紫駝青山割據老僧多湘川爭似江東水
霸業烟寒付楚歌

蘇山絕頂

黃葉蕭蕭萬壑龡楚山歷盡此山尊遙看五嶺東南盡

欲把羅浮作子孫

一抹芙蓉仙佛鄉祝融回首見蒼茫靈山慣作長生宅
不比中原作戰場

臨武北馬侯山

漢將征南過楚分山頭駐節至今聞勳名不列雲臺上
何事蠻荒獨憶君

伏波威畧重南方兩度軍書下洛陽不謂交州多薏苡
空山俎豆爲誰芳

赤石司

十里山岡九十盤還從木末俯驚湍離離紅葉河邊女

亂踏雞欄看辛官

常寧北留别吳正持 以下攸縣刻集

黄茅嶺上醉征塵咫尺關河萬里身疋馬昆明君莫笑
白頭偏欲畫麒麟

金馬碧雞六詔城通侯自此蜀書生還看勒柱流沙外
萬古西南不用兵

戊戌冬予以觀兵一至白蓮山閱明年巳亥又復至郴適喻子孝廉來訂重遊巳許之矣驅車西歸匆匆未果書此寄謝白蓮

蓮花頂上孝廉居雞犬雲中識舊廬莫羨旌陽拔宅事
金銀宮闕更何如

道左題書謝白蓮仙源有路夢相牽再來欲向青城老
莫學衡山頂上船 衡岳頂飛來船爲余題詩飛夫事在辛卯

西風嫋嫋捲朱旗恥向蓮花訂後期世上交情無久暫
青山半面是相知

讀朱五溪來書憶及舊事

亂離把臂共酸辛萬死餘生賴此人許大滄桑轉瞬過
新亭舊淚滿江濱

底事傷心問甲申元黄戰血膩征塵江東王氣天心去
惹得兒童說孟津

祁陽寄李將軍

離亂交情十五年零陵歌舞散如烟重來欲見曾遊處
雁斷浯溪黄葉天

真看蟣蝨長兜鍪子在芝山我靖州差爾圍城一百日
苦將雀鼠易封侯

長沙晤楊岫青廣文 庚子 以下滇黔集

青宵羯鼓醉燈花況是城頭隱暮笳我欲憑君尋屈賈
才人流落是長沙

沅州四首

沅州楊柳帶虹橋日暮山深喚百勞客去滇南一萬里
雄風得似霍嫖姚

枇杷樹裏鷓鴣鳴江上離觴送客行聞說蘭滄堪飲馬
瀘江為問武侯營

舊遊曾記在江鄉鐵甲鏖兵幾戰場今日滇黔歸正朔
犛牛賨布溢蠻方

沅州有路下牂牁再見將軍馬伏波畧地還須交趾外
狼䏗驃國入鐃歌

靖州贈高將軍時君將卜居襄陽

將軍唾手靖黎平鐵甲霜寒萬馬橫贏得黄金如斗大
歸來共醉漢陽城

戰伐雄名二十年草木兵聲下楚天猶記湘東橋上事
萬人敵裡着先鞭

鐃歌 有

皇清得天下十四年先是以滇黔險遠王師未收今大

兵三路進以順治戊戌春進兵四月十八日抵
黔次年己亥正月三日復滇詩作於長沙舟中
乾坤混一屬　皇清忽報滇南一鼓平此日應開平樂
監屯田早過貳師城
兵威遠過大荒西談笑山河盡碧雞從此燒當傳校尉
任教畜牧到渠犁
哀牢山下血花斑姑墨莎車只等閒都尉還開西海郡
君王莫閉玉門關
天南鼙鼓戰雲昏䍁國文狼各斷魂卻笑燉煌持節者
至今個未識崑崙
黔中地接楚山橫歲苦苗租供老兵練甲戈船邊報急

塞笳飛入義王城
神槍象背走梨花血戰屠耆日已斜莫話衡陽橋上事
大軍今已逼流沙
壯士昆明慘不驕益州王氣黯然銷公孫自棄夔門險
悞國無如鐵鎖橋
卧榻曾聞睡正憨王師半壁下西南宗周已盡愚狐聚
可許姬嘉祀子男
五華山下鬼啾啾西下蘭滄天盡頭史冊莫書南宋事
崕山亦是舊神州
金沙一望氣模糊平緬麓川今有無八駿還看穆滿去
曾無寶玉闘河圖

貴州送張龍涵之官宛城
客中送客倍思鄉莫惜金尊倒夜郎君去試看白水上
東都將相半南陽
君去中州我入滇鄉關萬里夢相牽因君好寄平安字
家在青山白水邊太白南陽詩青山橫北郭白水遶東城
平壩西天台山
道傍山脇出危峯馬首寒雲一望中何必阮劉能到此
層霄開遍萬芙蓉
黔中也自有天台石磴崚嶒平壩隈雞犬真從雲裏下
飛梁絕壁老僧來
筇竹寺庚子長至同左轄李嵩岑驛鹽史貿輔屯

田蓋封之諸君遊出昆明城北可十里寺在山腰
俯瞰雲城雉堞歷落伸手可捫二子始起始寮隨
侍
十圍梅蘂從中吐三丈牡丹何處來遶屋流泉奔響寂
松陰更傍石門開
仙端香積帶歷屭憔悴寒山自一時斜日風鈴傳寺角
野花鏡發向來枝
千盤石徑晚松低萬卷靈文漢齊藏劍閣思往事
山僧莫話永昌西
六詔凋殘舊戰場青山無恙一松長王孫老去仁祠在
頗耐興亡是夕陽

滇曲四首

絶塞桃花沫若春經年司馬僰遊人漢家新置犍爲郡不許沈犁稱外臣

髦牛筰馬古西偏僰婢今耕塞下田莫向中原比廣大鑿開混沌是張騫

曾聞身毒帶西滇蒟醬笻枝大夏前益州零關八校尉當羌今是入朝年

桐師東下駱斯榆略定西南剖帝符建節中郎王副使咸名得似潁川無

别滇友之粤辛丑二月

分手昆明倍黯然鐵橋南去柳如煙金沙戰鼓雪山夜

莫問君王少府錢

花馬城東柳色寒一官萬里幾回看轉憐舊地時籌在更覺良朋遠别難

鰈海龍荒指顧收鳴鞭今過海西頭嶺南風物齊州外夜半星辰地上浮

銅瀨風高黑水寒離筵戴酒莫辭歡珍州南下蒼梧遠山色爭如不共看

别璞函

良朋送我過泉城水上桃花陌上鶯歸化寺前青嶲浪不堪重聽鷓鴣聲

楊林别友

春風無賴夕陽斜開遍棠梨幾樹花也有勞勞車馬客停鞭一啜大華茶

憑虛薄暮萬山低芳草垂楊綠正齊異日并州回首處故鄉多在曲陽西

無端社燕弄春暉倒捲楊花入翠微更是松濤千壑沸却教别淚溼征衣

鼎湖詩

鳳曆編年十八秋山河指顧誓金甌可憐鼎就龍昇去戰馬猶餘黑海頭

元菟朱崕暨朔方樓船鎧仗兩相望茂陵衰草秋風夜猶聽嵩呼少室旁

過鐵橋二絶

鐵橋黑水舊知名天險曾當百萬兵試問臨邛持節客當時何路入昆明

萬山壁削峆岈裏怒石横江雪浪時蒙段山河流水去此情惟有鐵橋知

沅州贈徐兆興

河北將軍握虎符偶然借箸到南都壺頭山上五溪月舊照征蠻跨馬圖

破門忽來自衡山共醉伏波山下走筆三絶

十年兩上越王臺百粤山川更酒杯莫謂衡陽眞斷雁秋風先送破門來

石船飛去在何方船下山僧舊草堂今日蒼梧還對酒
可憐頭白漸如霜
別來衡嶽已三秋飄渺眞同夢裏遊獨秀山間今遇汝
始知衡嶽是幷州
粤閫司廳事古松同胡德輝黃抑公爲張一菴賦
長松鬣鬣捲秋雲領袖蒼梧獨有君卻笑秦人封不到
可知大樹屬將軍
西粤送劉心一移師鎭遠
秋山黃葉動旌旗浴鐵霜寒草木知近日夜郎成漢縣
此行重勒武侯碑
灕水南來接五溪山連銅鼓草萋萋提師早過金沙外

可許論功大夏西
辛丑閏七月小飲獨秀山下同胡德輝黃抑公兩
司長即席爲書荊山便面
雄名自昔跨涼州況値侯封更虎頭壯畧還看開九郡
即今内地是炎洲
西粤送楊將軍崑伯之番禺
雕戈此日靖波臣九尺梨花百戰身鱷浪即今看盡息
本朝王會過朱垠
楊僕初聞下瀨艭飛鳶跕跕墮蠻江貢來南越鴻臚館
生翠還看四十雙
獨秀山

便將拳石峙孤峯百粤山川爾獨雄歌舞臺空羅綺散
年年秋葉下梧桐
參天百丈削芙蓉不合王孫貯後宮朱邸繁華銷歇盡
丹崖翠壁野棠紅
秋日聞李鑑湖言漢口藥僧最愛予書走筆二詩
爲寄
廿年遊楚愧霜蓬悔未廬山識遠公何日淵明還載酒
蓮花一醉漢陽東
生平酷愛只名僧五嶽峯頭幾度登一葉同看六代月
雨花飛處是金陵
寄全完吾柳州

遼陽鐵馬舊知名百戰功高嶺外平聞道安南新入貢
可知飛將在龍城
三韓組練佐龍興唾手崑崙一鼓平此日山河還白馬
璽書早下越王城
送盧用章歸里
蕭蕭黃葉送行舟歷落一生今白頭李蔡爲人中下在
古來善戰不封侯
七星巖
巖在桂林城東傍灕江岸連綴七峯孔穴稱最
初入如大廈數間秉燭而進長可十里或如宮
殿人馬或如刀劍户牖奇怪詭譎種種不可思

議之物罔不具造物者誠勞矣聊賦三絶

灘江石嵓自逶迤雲母胎銅幻作姿聞道阿房宮闕盛
只如秦火未焚時

河圖海貝滿屜屜變化靈巖匯所思竊喜名山還愛惜
深藏不令市兒窺

神工鬼斧闘罘罳羅列琮璜大貝時禹貢九州方物外
獨留寶氣照南陲

尚紫雲有燈上麗人作和二絶

羅幃金屈乍生香姊妹花間第一行莫向伏波山下走
恐人悞指舊椒房

酒闌花謝露為霜傷擸何緣舞袖傍似有歌聲來座外
就中若箇是周郎

壽謝將軍

江東子弟舊烏衣白鼻雕鞍橫槊飛萬里邊陲無戰伐
霜天紅葉獵禽歸

殺賊誰能更賦詩侯門將種羽林兒幽并部曲嶺南道
手撰鐃歌馬上吹

豪猪韝子豹花裘十丈蓮花照粵州韉底珊瑚金勒馬
況逢高帝好封侯

瀾熳兵書五十家偶隨長劍到天涯清霜一掃黄家嵓
都護新栽獅子花

偶讀昌黎桃柳詩忽有作 壬寅 古田

故園空負幾年春二八紅顏翠黛頻一去昆明三萬里
無情最是宦遊人

綠楊飛絮別江邊淚染胭脂溼畫船玉塞金沙人更老
深閨無復問流年

聚櫄嚴城記古田無端若有夢相牽叮嚀耳語知何用
嶺外題書雁不傳

飛花拾翠憶南園醉裏笙歌欲斷魂老去邯鄲還入夢
獨憐春色怨黄昏

昌黎桃李豈無因獨有娉婷憶遠人世上蛾眉眞薄命
幾人能占大官身

別後郎當不可支玉蟲金粟兩迷離春華歲歲催人老
馬上征人知未知

明珠灑淚說干戈老大逢君離亂多料得封侯還有日
妾年不待意如何

每向妝臺憶老奴十年九過洞庭湖生平要上麒麟閣
陡覺歸來雪滿顱

永寧口號

山城正月自飛花桃李紛紛若個家羯鼓元宵人不臥
銀環粉面鬧琵琶

撾箏擂鼓笑顏開跋扈飛揚獅子來木客魂揺山鬼避
平[illegible]跗上棧王臺

紅顏二八采山茶半是山腰半水涯昨日巫臺雲雨夢

髩間粉蝶任横斜
廣州木屐着新成我欲尋郎無姓名結隊連肩榕樹下
當歌細聽獞兒聲
開黔中觀察信予以順治戊子填撫此中閱康熙
癸卯十六年矣
十五年前此舊遊高牙大纛照黔州驛亭如故劉郎老
惹得山花笑白頭
汎掃欃槍十萬兵勳名自我蹟垂成滄江一臥年華去
猶向三苗嶺上行
蒼梧別友 以下續滇黔集
猿臂雕弓左右彎軍中白馬賀蘭山雄風啞手安南國

辦取通侯髩未斑
輿朝將相杲無倫鐵甲霜寒九尺身血戰歸來還露布
佇看投袂上麒麟
送趙振判鎮安 新野人
何來藤峽碾車輪象郡荒寒塞樹昏暮雨鷓鴣啼不住
看君匹馬奪崑崙
昭平南尚書祠
灘江東下尚書坊碧瓦朱楹薜荔墻香火依然無姓氏
老烏日日送風檣
丹艧蕭條古澗垂夕陽老樹護殘碑估帆上下蓄蘋藻
堂上衣冠竟是誰

新寧左家庄
萬山綠學氣蕭森石徑荒凉竹輿淡土銼柴門黃犢健
癡兒猶自狎山禽
君遷樹下好池塘種得嘉魚半尺長舉網還須車馬客
經年七箸不曾嘗
會同贈何令調之題公署壁 令旌林山陰人
郵亭古樹積桐柯介馬曾經夜半過往日長千人不識
老兵略記會同河
匆匆此地又逢君三載離愁五嶺雲猶恨不登崕屋寺
鐘前黃葉下紛紛
陣雲夜捲五溪時獨擁旌旄十萬師勒石磨崖成底事

多君刻我戰場詩
貴州送滇令聶聯甲歸蜀
握手昆明已四年逢君此日下西川花開蜀道鶯啼早
莫信連山只杜鵑
益州霸業古來偏猶記成都割據年劍閣峥嶸連白骨
庸才豈獨是劉禪
送江川王令和曲林守歸江東
十載遊裝西海頭金沙鐵馬碧鷄秋檳榔爭似江東米
一葉孤飄白露洲
與君把臂醉昆明此日巫黔百草生萬里良書江右去
瓶君莫過石頭城

三年別汝倍含情黑水蘭滄鐵馬聲邂逅牂牁還雨散一帆春水建康城

春風弱柳五溪舟一線中通萬里流此日東南無戰伐滿船簫鼓下揚州

小箐王師征水西時予由黔泉奉檄滇藩之軍中道上即事之作

六月單車小箐中萬山綠學鬬殘紅不知何處清商發十部笙歌別院東

十丈黃泥帶板橋半沒馬脊半人腰水西六月勤飛輓菽麥餱糧滿袋挑

崗中羅列見樓臺丹䕶依然石壁開百丈懸藤牽不上官兵何自解飛來

健兒力疾負官糧百里山程粟一囊自古輿圖連腹裏敢云羅甸是遐荒

西南詞贈袁天罡

犛牛江外若水渾倒捲牙旗拜至尊越嶲何年連舊郡草間山月醉黃昏

朱提縣外瀘江西十萬雄師駐馬蹄算來不及蜻蛉戰一時鼓角到雕題

博南山下渡蘭滄琥珀珊瑚兩相望當年解甲十餘萬不遺釣蛇在道旁

秋日重過水南寺

荏苒韶光又五年夢中曾記舊遊滇白首老僧猶念我門前流水尚依然

石橋流水帶斜陽贏得山僧午夢長猶記往年曾到此紫薇花下醉迴廊

五嶽祠

瀰洄亭午出孤村映帶湖山即寺門中有青松間雜樹滿堂鐘磬易黃昏

方塘楊柳帶城隈老革龍東騎馬來何處西隣偏醉酒酣臥繩牀門未開

七月廿六日送大軍之蒙自

馳驅戰馬雨霏微壯士南征載鐵衣鐃有秋風歸去好征鞍急着早鴻飛

廿八日別昆明作

雲南附郭承恩寺兩度同官送我行杯酒闌珊人更老何人躍馬復西征

白頭流涕板橋霜知已難逢淚幾行我去家山歸夢穩莫教羽檄到南陽

暮年知已易蹉跎殘病相尋且放歌西節會山堪自臥未容車馬一相過

別公珍

誰向長沙問布衣當年唯爾坐漁磯昨日相逢鐵佛寺一村燈火出熹微

附
三言古
湘南寺 在南天門下一里 江寧刻集
南望湘亶徘徊山壘壘失崔嵬瞰湘流只一杯艤岸久
不肯開蒼梧雲白皚皚松風響萬壑雷
彼岸亭 在中山南樹王下
日出遲客行早露華滋白石皓蒼龍盤赤蛇矯太古雲
無昏曉
茅坪道中 自中山西背爲桂府道場
火傘張深山暑下懸崖萬丈許石雞鳴鬭山塢毛髮鬖
或飛鼠西窗外柚樹巨紅果垂如赤琥鮮可摘薦佛祖
楚王孫在何所
丹霞寺
丹霞寺望衡州湘九折灣如鈎風淅淅鬼啾啾海棠發
滿山陬倚竹笑帶雨愁恨不見李鄴侯
廣陵道
廣陵道紛羅綺紈袴兒黃金子百壺珠換小婢白雪飛
燕子起艷華鎔剪蘭蕊主人醉葡萄美臨春臺但殘壘
風流墜妖姬死秋露肥凌蔆蟜江都夢竟誰是
六言絕句
紫金山 家集
堦下犍牛眠草門前石虎撲人班鳩晴猶喚雨白骨夜
來成燐

麥風吹散桃花酒氣鬱成戰壘天旣無勞生瑜士亦何
須始隗
王猛終成一隅諸葛枉就三分英雄多留未了笑他聚
訟紛紛
秦關自古多塵塞上何日無馬典午豈料平陽宋禍不
由西夏
蝴蝶凴風上下蝦蟆入座喧譁道人編簪尺許客來手
供南茶
經年讀書忘倦連日不飲成疾舊遊忽憶南岳夜半祝
融看日
漢禍全貽黨錮宋亾已釀熙寧山河雖然易主老成不
在朝廷
林甫就終牖下蔡京自死潭州天網原多疎漏曾聞作
惡日休
觀音寺
榮木臨風欲語黃鸝帶露初來糟氣似聞香積鉢魚莫
是尊罍
屋角種桃如蘭道傍牧豕不辯剩水白魚狼藉羼提可
飽一齋
池邊柹樹成蓋籬外牛蹄過橋一枕佛堂初覺斜陽已
到殿腰
伐鼓爭驅魃鬼徵兵欲下南蠻何處六月無暑前年我

在衡山

詩餘

憶江南 即事二首 江寧刻集

廉纖雨一夜杏花殘遊子山中騷裹溼長河曲裏杜鵑寒遮莫獨凭闌

曉起處雀噪小汀隈怪底林花猶踏雪如何園笋未抽雷人自濁河來

行香子 懷孟津

嵩岫嶙屼洛水潺湲跨驊騮塵滿朱顏麥風搖浪梅雨拖烟歎雲霏微花歷亂鳥綿蠻 塵土摧殘旅鬢闌珊盜如毛馬策刀鐶與君共戀歷盡間關痛螢火飛蕪草宿劍光寒

江城子 春懷

百花洲上柳絲柔望南洲淚長流霧髩烟鬟長鎖夢中愁大別山頭杜宇血老去也對箜篌 近來頗覺雪凝頭酒添籌戲戮鉤簾外鶯聲睍睆語朋儔無那春風都是恨芳草岸岳陽樓

金人捧露盤 憶舊遊

看花來憂花去愛花紅正西山烟雨濛濛承天門外繡袍錦帶馬如龍當壚買醉小亭北細唾雕櫳 棘蓁叢銅駝陌金仙淚露盤中烏衣巷無復江東五侯七貴西風一葉響梧桐海青嘹嚦笳聲起淚灑英雄

千秋歲引 懷舊

楚國江干粵南地角畧記當時傾乳酪朱門漏沉絃管送白苧風翻琥珀落智高臺佗尉壘交相錯 無柰嚴飈吹絮薄無柰夢魂繞池閣一葉北來吊黃雀問騷人枚叟去梁負奇氣賈誼生洛白頭催青衫溼悲歌作

驀山溪 自敘

汾陽橋上春綠流鶯語傀儡笑當場跨歘跢曾無寧宇鐵騎如簇突入舊漁陽銅馬黷御河渾慘淡梨花雨 南遊避地一旦同飛絮攜手老尚書亂軍中雕弧滿路鸎花謝了歌板舊金陵朱雀桁景陽樓衰草斜陽暮

滿江紅 飲夏人淑憶江漢諸子

江漢先生建雙戟南床呼白畧記得絳帷羅列傳經多客作賦曾登王粲樓反騷一吊靈均宅魯諸生送我過襄陽淚前席 到今日十年隔空悵望楚天碧歎半生潦倒九霄摧翮猿臂將軍舊姓李雀羅門巷今稱翟再何時飛過洞庭湖吞夢澤

滿庭芳 春酒獨酌

春雨廉纖東風尖側樹頭鳥訴黃昏一杯孤酌往事動心魂憶昔長沙寶慶銅鐎響賊壓崑崙那堪更猺人苗女踩躝五谿渾 幕中出勝算雕弧羽箭斬馘紛紛歸來和湩乳飲至策勳而今十年去也頭白了曩日軍門權撤下雕蟲老蠹斗酒對孤村

水調歌頭 清明

二月行將盡節序逼清明昨朝騎馬西舍春酒醉宣城芳草爭青南陌燕子初來華屋此處幸無兵短髮蕭蕭酒老去淚縱橫　平陽墳汾水驛鐵戈聲歸來千里旅櫬有子愧成名屈指近當寒食掃過新墳楊柳杜宇血三更翹首禹山道腸斷若爲情

又 憶兄

文杏飛殘雪楊柳織初鶯當時峴首南去作客夫人城歌聽銅鞮冶女醉看接䍦太守連袂走難兄羣盜紛如蝟江漢嚙長鯨　我爲旅君歸去各飄零一朝君去泉下有弟獨吞聲十七年來一夢每過東郊寒食風雨不勝情伯道復無後天意不分明

讀史亭詩集卷十六終